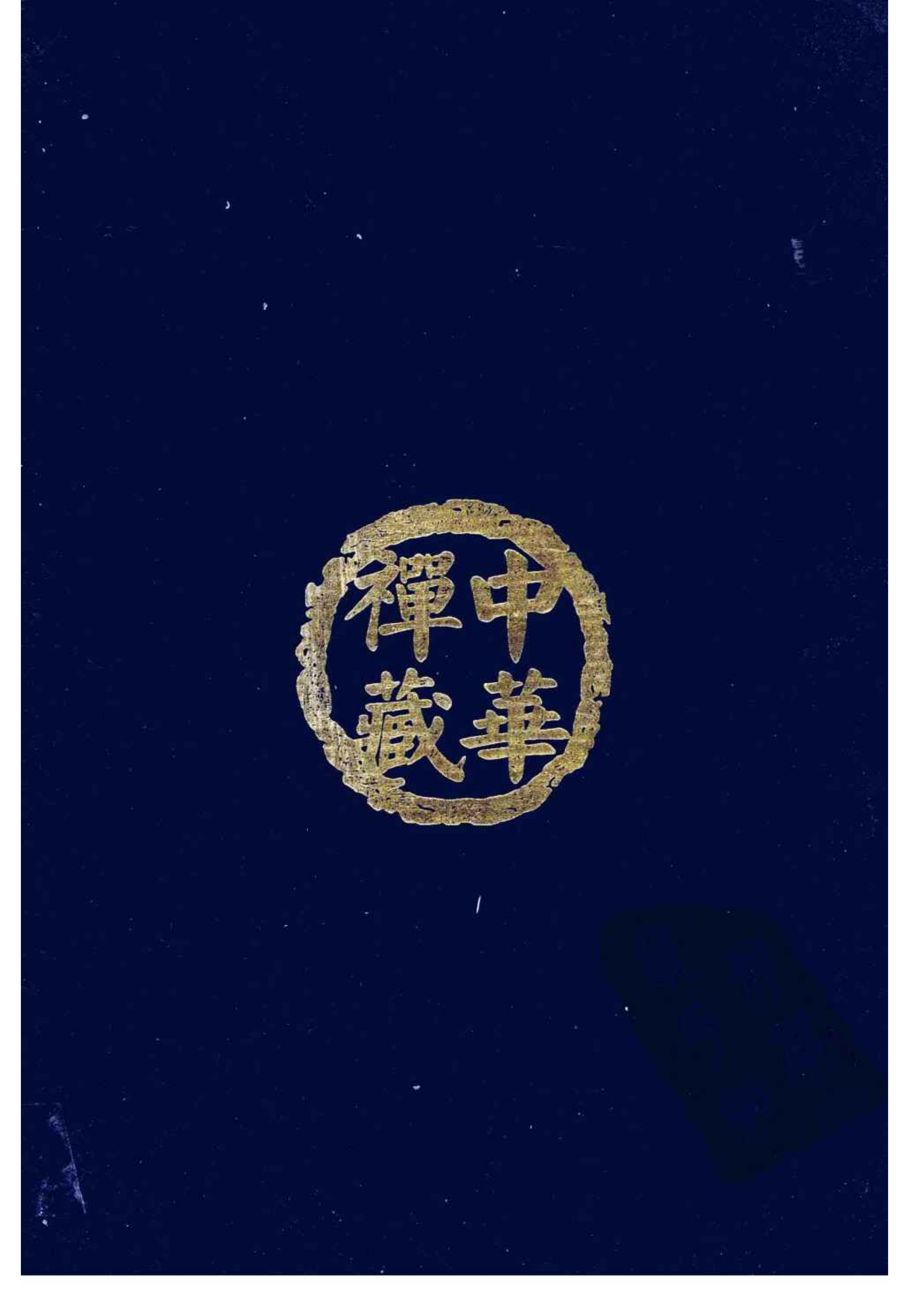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二七

(27)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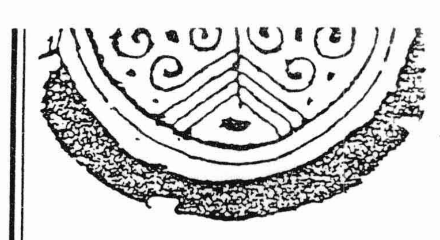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五燈全書 下

（卷七四——卷一二〇）

清·超永 編



目次

五燈全書（卷七十四——卷一二〇）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廣東惠州曹源𢿜山本微禪師潮州傅氏子上堂諸方浩浩說禪宛似畫梁春燕古樹秋蟬且道禪作麼生說一僧出問只如從上師僧陞座入室所為何事師𢾺拄杖曰看看竟歸方丈　師一日赴齋歸中途一僧問檀越齋僧還有功德也無師曰不可無心得曰只如梁武帝五里一廟十里一寺為甚初祖道實無功德師曰不可有心求曰除此二途請道一句師曰大道透長安山翁忞嗣

鄂州獅巖遽菴本元禪師上堂諸方撾鼓陞堂獅崖登座最苦田禾遇著乾荒僧房盡為賊擄晨鐘暮鼓相催要且難充饑火畫○曰大眾會麼少間碗底箸頭薦取山翁忞嗣

金陵東山大咸本咸禪師川北廣安任氏子幼閱楞嚴經感發志求出家年二十五禮羊山總持薙染完具時值破山明避兵石柱司師往參扣明問你俗姓甚麼師曰姓任明曰父母未生前還姓甚麼師不能答禮請開示明打曰參師從此懷疑猛力參究再請開示明復痛打師益疑偶聞講楞嚴有省遂決志南詢歷參龍池微古南門後謁天童忞忞舉僧問南臺離地四指為甚麼却有魚紋臺曰有聖量在因緣掛牌令眾作頌師屢頌不契乃于三日中寢食俱廢目不交睫坐起不知忽下樓失足豁然汗下得大快爽值忞上堂師乃出問曰昨日因南臺答聖量因緣于下樓失足處識破南臺今對人天眾前舉似和尚忞曰熱㗘饒譫語師曰灼然明眼難瞞忞便打師便喝忞又打師又喝歸眾忞又舉殃崛值產難因緣徵詰師信口曰雪裏梅開自有春休將百卉較疎親猖聲小是天邊雁可信當年悞聽人忞頷之　上堂高聲曰住住但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便下座　上堂良久曰與麼會去已陷情圍不與麼會去早沉識海總

不與麼如何踏破草鞋赤脚走好山猶在最高層　晚參人人擡起頭各各看山僧且道是甚麼眼裏有睛的開眼也見合眼也見脚跟點地的東也踏著西也踏著放之本不離求之卽蹉過當體絕蹤由物物憑渠播好大哥要行便行要坐便坐　僧入師拈拄杖僧拂袖便出師曰良馬見鞭僧回顧師曰物見主眼卓朔僧喝師曰要草料那　師歷主采石實積太平白紵金陵華藏康熙丁巳八月初四日師將示寂衆請留偈師點首微笑而說偈曰傾腸倒腹爲人屙屎溺連天不較多屙到而今屙不得原來肚裏一些無阿呵呵會也麼良久曰知恩不似負恩多說畢趺坐而逝 山翁忞嗣

韶州曹谿雪櫵眞樸禪師閩之漳州徐孝廉也得法于天童忞初住福建太平後主曹谿　上堂浹旬寒雨落瀟瀟凍得天王鼻孔焦廚內碓頭花匼匝庭前石柱筍橫標空鍋溼菜和根煑冷竈生柴帶葉燒寒拾無端拍手笑且道笑箇什麼豐干何事舌頻饒擊拂子下座　小參舉花藥英云十七十八道著卽瞎十九二十人信不及更要待枯木生花胡餅出汁師曰花藥老漢雖則尅期取證未免活逼生蛇若是曹谿也不教你胡餅出汁只教你眼若不睡諸夢自除何則不見道甕裏何曾走却鱉　僧問威音王初出世時參甚麼人師豎拳曰參見渠來 山翁忞嗣

蘇州莫菴博凡濬可禪師小參豎拂子曰若也會得向此一塵之上便見千佛現前若也不會縱饒千佛出世被者一塵遮却且道畢竟如何擲拂子曰雖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山翁忞嗣

溧陽古木古拙本哲禪師僧問如何是鬧市中佛法師曰挨擠不開曰如何見得師曰猪肉案頭茶鹽舖裏 山翁忞嗣

越州老祖瞿菴浮弋本岑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歇場師曰大火聚 中山翁忞嗣

金陵蔣山佩南本印禪師邗上名家吳氏子偶以朝普陀遇太白見山翁忞言下投機遂從芟染嗣受記莂命住廬山黃巖七載後主興善開爐上堂寒風蕭颼山寺荒凉開爐雖無柴炭無烟火種煇煌直得虛

空消爍萬物隱藏祇如無角鐵牛又作麼生煅煉良久曰遇賤即貴遇貴卽賤　上堂節屆重陽水落霜黃籬菊叢邊尋枝摘葉底三三五五茱萸酒畔清歌妙舞的逐隊成行不是西來大意亦非諸佛條章驚風亂颭芙蓉水細雨斜侵薜荔墻山翁忞嗣

安州大覺釆商本棨禪師上堂說心論性擎拳掉臂揚眉瞬目指東話西總是寒潭潑月卓拄杖曰會也未若會得也是寒潭潑月　僧參師曰喚你作客作漢得麼曰特來親近和尚師曰大妄語曰果然大事未了師曰草鞋泥水太多曰承和尚恩力去也師曰幾被你瞞僧便喝師打曰也要分明山翁忞嗣

杭州橫山光明圓智本緣禪師上堂說悟說迷已成特地煅凡煉聖轉見不堪若是利根上智自然點頭知尾假饒三搭不回未免重費經畫以拂子畫○曰此乃是釋迦老子二千年底遺範諸仁于中行住坐臥切忌九十日內不得動著何故心王一動六國難通　晚參清寥寥白滴滴佛祖門庭冷如冰雪趂此好安居生死打教徹徹不徹結制已經三七日水牯牛鼻孔要牢牽寒山子面目須親識大衆寒山子作麼生識莫是與你同門出入底是麼喝一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上堂花開心地證取無上菩提眼具頂門洞見諸佛源底三千里外不隔纖塵一坐具地包羅萬有舉一明三拈頭作尾如是行如是持全體戒乘恁麼參恁麼究通身作略騎聖僧頸不爲分外捋猛虎鬚要在其人衆中有不涉階梯而高超極品者麼卓拄杖曰千花叢裏現全身　除夕小參燒錢黃老絕廉纖話歲烹牛強指南爭似光明無量相風前唱拍要空拳阿呵呵囉囉哩大家拾箇乾蘿蔔豎嚼橫呑滋味全復舉保寧勇示衆曰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數目甚分明上下依資次依資次有何事以拄杖畫曰一時把六十甲子撥亂了也師曰保寧善能提唱爭奈忘前失後若論六十甲子未畫以前早已撥動了也光明則不然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數目更分明顛倒還依次雖依次無箇事以拄杖撥兩撥曰一時將六十甲子撥正了也諸人還見麼喝一喝曰祇爲分明極

27

翻令所得遲　上堂。剋期取證。猶嫌鈍。如法甄陶轉見遲。安得超方伶俐客。輕輕點著。即知歸。卓拄杖曰。如信得及。當下搆去。再若猶豫。白雲萬里。復舉洞山禪師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首座曰。過在動用處。洞山即掇退果桌。師曰。食到口邊。被人奪却。如今有道得恰好句。山僧者裏。和盤托出。不然。猢猻騎鱉背。心肝挂樹頭。參　上堂。天自淸。地自寧。人自傑。物自靈。祥雲彌六合。瑞氣靄叢林。叢林何所重。眼目貴精明。若問佛法。有抖搜沒半痕。若問佛法。無滄海幾番枯。佛法有無俱掃却。桂輪皎皎拂珊瑚。　僧舉。恕中慍禪師曰。穩坐家堂。因甚主人翁不識。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曰。掀翻大海。撾碎須彌。因甚平地上蹉脚不起。師曰。合眼跳黃河。眼光爍破四天下。曰。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師曰。伸脚原在縮脚裏。　問僧。開口即錯。閉口即失。去此二途。如何通信。僧曰。兩眼對兩眼。師曰。瞎。山翁忞嗣

龍舒紫林放菴本雲禪師。長沙王氏子。幼聰慧。至成童。時每好禪坐。于時棄儒。詣淮安甘露禮德弘薙髮受具。遍參叢席。後得法平陽忞。出住紫林　上堂。纔臨夏至。又値端陽。日月逝矣。歲不我將。江上龍舟競渡。只爲屈子忠良。人間苦樂相聚。醉殺火酒雄黃。惟有衲僧煎茗。熱惱睡魔盡降。說甚蝦蟇蚯蚓。百怪千殃。不消彈指。瓦解冰洋。二六時。精勤辨道。念世無常。庶免後日。披毛戴角。報答諸檀。顧眄左右。日光陰倏忽。催人老。嫩綠驟驟已過墻。　小參。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顚倒爲君數不出。有口只堪挂東壁。拈却一休。存七眼裏。瞳人吹觱栗。試問雪覆千山。爲任孤峰不白。良久喝一喝曰。凍得鴨兒嘴匾。龜哥眼赤。喝一喝　示衆。舉牛過窻櫺公案。頌曰。一劈華山成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除却當時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　示衆。舉女子出定。頌曰。沒絃琴上知音少。休向宮商角徵調。縱使伯牙與子期。懵然錯會當陽竅。那一竅。眞好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師住雲濤日。僧問。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祇如鐵崑崙作麼生通。師曰。雲濤山勢湧。不礙採樵

人　康熙乙丑九月十五日子時示寂書偈曰一夢五十八年法門深愧無補翻身撞破虛空夜半金烏正午擲筆而逝（山翁忞嗣）

雲間華亭瑞應大淵本齋禪師楚之茶陵陳氏子最初行脚見箬菴問于夾山便得立地穩當復徧詢南浙諸老後到虎巖室中數載參隨深得契入乃于天童堂上印證得法辭隱蘇之陳溪兩主華亭瑞應

上堂休夏自恣諸方舊例當人拶著回頭猶是循途守轍太醒醒何顛蹶我愛夏日長人皆苦炎熱　上堂寺環流水木森陰殿閣涼風倒影深條窗蟬鳴侵晝永幾回驚覺祖師心喝一喝曰是何言歟　晚參冰河發燄石筍抽條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喝一喝擲拄杖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師一日于白晝然燭插燈籠內向外書屈屈二字親持入僧堂週旋數匝尋復大叫曰屈屈少有契其旨即曰呀今日不著便擲燈籠歸方丈　示衆學古德曰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保寧勇曰月可冷日可熱衆魔亦能壞眞說師曰二大老大似徐六擔板各見一邊普照要且不然日原不冷月原不熱衆魔何處壞眞說諸仁者眞說且置喚什麼作衆魔拍膝一下曰肚無偏僻病那怕冷油虀　示衆傍水經年住談元口不開鴉啞枝上噪飛去復飛來大衆且道明什麼邊事劈面霜風搜骨冷堦前白石滑如苔喝一喝（山翁忞嗣）

蘄州四祖破一本庸禪師上堂法性無體徧界無痕擧目相看歷歷分明且道是宗耶是教耶秖如宗教不立事理俱泯又且如何露箇消息良久揮拂子曰蘇盧悉唎（山翁忞嗣）

韶州曹溪天拙本宗禪師上堂如來禪祖師禪鼻孔兩竅即此說離此說出氣同源即與離且置只如大佛頂如何見振威一喝　晚參自從踏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汝等大衆即今行住坐臥爲甚還在生死海中頭出頭沒復曰自是諸人二六時中脚跟不曾點地又說甚麼踏著（山翁忞嗣）

江西南源具準元發禪師小參今朝二月初一風雨庭前陡急桃花銷落紅粉好段春光打失歎天涯未歸客驀地轉歡成戚阿呵呵休歡戚馳求頓歇觸處

安須識從前錯費力（山翁忞嗣）

越州平水冰鑿元禪師 上堂。諸方說禪。掘地覓天。山中無事。一任隨緣。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你若不會。蒼天蒼天。 僧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的。行取說不得的。如何是說取行不得的。師曰。烏龜吞大象。曰。如何是行取說不得的。師曰。家醜不可外揚。 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石敢當。曰。如何是應化法身。師曰。長的長。短的短（山翁忞嗣）

金陵蔣山興善芥菴琛大禪師 湘潭李氏子。幼業儒。因申酉鼎革之際。頓悟塵勞之幻。遂禮桃花山不頴薙染。遍參名宿。後依弘覺。爲入室眞子。記莂後。出住金陵興善。上堂。春風蕩蕩。春日融融。柳垂嫩綠。花發新紅。龍光峰說法。金水河流通。是汝諸人十二時中。晨朝洗面。黃昏打鐘。也須知聲色俱透過。元關又一重。卓拄杖。 晚參。海底泥牛吞却月。鐵鑄金剛肚皮裂。鷺鶿踢翻鸚鵡洲。舜若多神痛不徹。你也參不透。我也會不捷。 上堂。舉白雲和尚道。禪禪。閻浮提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興善亦有箇見處。禪禪。紫金山在寺門前。鬧道日日變現十二種色。于今松杉伐盡之後。惟見白日青天。山僧亦得登其頂。造其巔。遠觀東西南北。近看萬井千烟。畢竟如何。禪禪。 晚參。舉衆賣花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古人恁麼告報。雖則高擡聲價。其奈已見猶存。興善未免也續貂一首。不賣花兮不賣松。夜眠直到日通紅。他非我是都拋却。萬事消歸一笑中。且道笑箇甚麼。喝一喝。 晚參。舉僧問璣和尚。禪以何爲義。璣曰。以謗爲義。雪堂拈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代祖師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于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元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謗得親。若是興善。禪以何爲義。以錯爲義。三世諸佛是錯。西天四七是錯。東土二三是錯。天下老和尚是錯。諸人是錯。山僧是錯。還有不錯者也無。以手指其掌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大衆還會麼。良久曰。也是將錯就錯。 示衆。衣成人。水成田。佛法元來在口邊。上是地。下是天。幾

人到此總茫然與善菜礎屋裏稻割門前大家相聚喫了終日語笑喧喧總不念斷臂心安春糠志堅長慶坐破七箇蒲團香林用力四十九年上座贏得日高三丈猶自伸脚打眠行者來請赴堂喫粥攔胸一搊孏拳爲甚如此不合驚起我瞌睡又使我好夢做不週全　小參即心即佛過山尋蟻跡非心非佛渡水覓魚踪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小參秋山削玉秋水磨銅城吹寒角樓打霜鐘修行不到無心地萬法縱然那得空盡向鬼門貼卦誰識虎咬大蟲南泉打破粥鍋甘贄禮拜蒸籠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喝一喝曰若不是山僧者一喝喝住你諸人洎乎又尋過一東二冬　小參前村紅葉落將盡後院黃花開又殘紙被夜烘剛覺暖五更霜重又多寒天何闊地何寬裙子褊衫多破了一箇渾身無處安便恁麼太無端剔起眉毛君自看大事爲你不得小事自家支當　小參語是謗默是誑不語不默凍鎖寒江雪埋青嶂雪峰相見望州亭德山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何故不待春

風著意開暗香已在梅梢上　小參舉僧問趙州眞如凡聖皆是夢言如何是眞言州曰唵部林㘕師曰趙州答話如探囊取物然未免索鹽奉馬有問蔣山如何是眞言只向他道草枯風勁各寮謹愼火燭　小參色空明暗遮雙眼地水火風周一身你若一念心疑被地礙一念心喜被風飄一念心嗔被火燒一念心愛被水溺只者地水火風使得當人二六時中不得自由惟有拄杖聲聲橇橇列列挐挐地不能礙風不能飄火不能燒水不能溺王母晝下雲旗翻寒猿啼落天邊月　晚參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則神驀豎拂子曰山僧喚作拂子了也諸人畢竟作麼生良久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　小參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白羽之白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鎭州出蘿蔔就地拾得麗水金元來又是幷州鐵八十村翁笑點頭買得硃砂畫黑月四句離百非絕今日爲君重剖決天上無釋迦地下無彌勒達磨老臊胡當門牙齒缺十字街頭驀相逢卻是一枚無

狀賊擊拂子曰賊賊　小參南泉擬起茅鐮投子拈出油瓶一大藏教註不得三世諸佛言不及說甚趙州佛性無一箇葫蘆挂東壁　解制上堂一不做二不休衲僧著力轉身句嘉州大象陝府牛獨有太原孚上座五更聞畫角屋裏販揚州朝悠悠暮悠悠行脚挑包事遠遊若是冷灰眞豆爆何須向外更馳求說甚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也要紫金山子肯點頭禾山鼓雪峰毬何似投子手中油架箭張弓空費力半箇聖人那見收擲却絲拋却鈎夜靜水寒魚不餌烟波空泛月明舟擲拂子下座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七醋搗生薑曰意旨如何師曰食者盡攢眉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米無柴曰忽遇客來將何欵待師曰快趕狗漫燒茶

問鷄見相鬭狗見相咬鷗吻終日相對爲什麼不嗔師曰好與衲僧爲榜樣　問蚯蚓爲什麼化爲百合師曰量材補職　布袋和尚讚曰一文乞與濟誰貧浩浩塵中孰是親自己慳囊放不下又來開口笑何人　山翁忞嗣

嘉興漏澤獄來本衡禪師小參鷲嶺拈花眼中著楔少室直指曲順人情二俱隨類示權都則應機赴感何故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新漏澤不敢囊藏被蓋只得相席打令此是我法叔箬老和尚據曲彔木與一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施向上鉗鎚碎衲僧窠臼之場因虛席已久百種全無法幢寥落堂供蕭疎古人道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新漏澤亦有一偈漏澤新開雜貨鋪更無一人來垂顧可憐三尺賣龍鬚剪碎綾羅喚作布設有人問長老綾羅爲甚剪碎作布賣有時價重南金有時分文不值說貴也得說賤也得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然雖如是且喜更點分明卓拄杖　上堂鶯老花殘時逢初夏呢喃燕語舌覆大千礙則涉有爲之境悟則離昏醉之鄉截斷兩頭莫存軌則一性圓明當陽薦取既是莫存軌則薦取箇甚麼良久曰剔起眉毛親證得頭頭物物祖師心　山翁忞嗣

江陰十方山𧮰杲禪師湖州施氏子初參報恩琇琇

問二六時中可有雜念也無師曰速正念了不可得
琇曰恁麼則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師震聲一喝琇曰
好喝再喝喝看師搖頭吐舌而出再謁天童忞結制
立師爲維那忞下堂以杖指單票破處曰這裏因甚
如此來下語不契忞問維那作麼生師曰薄處先穿
忞曰穿後如何師曰貴圖兩相見忞擧拄杖曰猶隔
這箇在師曰也是和尚自生窒礙忞打曰何得觸忤
老僧師禮拜曰今日得見和尚忞頷之(山翁忞嗣)

燕京西山石香夙成本奯禪師荊州枝江王氏子年
十八歲禮本郡菩提場白齋薙染自知參究刻苦用
功所悟親切南詢福嚴天童報恩三大老罔不契合
受囑心印則稟平陽弘覺師長身玉貌皓齒朱唇聲
如洪鐘讀內外典經目不忘日三食眠三覺夜則雙
趺一坐兀然達旦住嬾雲窩後游京都寓西山石香
精舍無何示寂荼毗獲舍利無筭大者如菽寸光熠
熠塔于院之前山(山翁忞嗣)

湖州道場神山本瀛禪師示衆擧南泉三不是話畢
頌曰天外銀沙直下飛謫仙題就已遲遲何如擲筆
懸崖畔亂撒冰珠總是詩(山翁忞嗣)

寧波天童福泉直菴本浩禪師得法後結茅天童之
福泉絕頂人跡罕至有同門山曉晳勸師出世師笑
曰一般秀色湘谿裏君自匡徒我自眠古人已代我
言之矣他日望兄指一人接續用報師恩便一把火
足矣次年晳誕辰師曳杖到天童一見遽曰浩志不
下山今日之來一祝嵩齡一果前約惟勿我拒也別
不旬日即跏趺化去壁留船子覆舟頌曰一月當天
萬壑秋蘆花深處任優游波心幾度拋香餌釣得蒼
龍覆却舟(山翁忞嗣)

新州龍山曠圓本杲禪師上堂問祖道重開即不問
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僧爲汝徹困曰如何是賓中
主師曰咨爾所問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誰敢當鋒
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且立門外問學人乍入叢林
請師指示師曰莫向佛邊求僧禮拜師曰看脚下乃
曰一箇兩箇三四箇毗耶城中行且坐看來曾不隔
絲毫何用當陽重說破不說破任縱橫炊無米飯羮
不溼羮共盛無底盋呷得飽彭亨薄暮小池雙鷺宿

淸秋高柳亂蟬鳴　祖忌上堂。昔年八月三。祖師未出世。諸仁總不知。腦門不著地。今年八月三。腦門齊著地。諸仁既總知。祖師何者是。聽取一頌。雨過千峰色點蒼、龐衣松臛坐生涼。一聲幽鳥啼何處。明月滿山丹桂香　九日上堂。病起髙登曲彔床。萸英籬菊正披黃。龍山今古何同異。帽落從教風雨狂。誰識三元具一句。元來九日卽重陽。䊦糕栗粽俱無有。笑指雲天空渺茫。恁麼則僧廚齋寂。野客清寒。如此佳辰。將何供養。良久曰。幸自身輕。餐脫粟。不須人佩紫萸囊　上堂。妙體明圓。絕所因。本來端的見須親。還他一會靈山客。炎海堪同轉法輪。瓦礫荊榛作獅子吼。石頭土塊一齊翻身。三十年來未了之事。只此一事。二千里外難逢之人。只此數人。不用持道吾吉獠之棒。自然來甘贊藥山之銀。說甚南宗北教。休分東魯西秦。水松數株。碧引鷺池之月。木綿一樹。紅飛鹿苑之春。心境俱非。透過三句。刹海莫測。混入一塵。一塵含法界。法界渺無垠。非離眞而立處。立處卽眞。且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喝一喝。曰。當陽揮寶劍。捻土定千鈞（山翁忞嗣）

寧波錫山寶嚴爐雪慧禪師。僧參。師問。那裏來。曰。五磊。師曰。從九曲嶺過。曰。是。師曰。一條大路如絃直。因甚從九曲。僧無語。師便打　頌楞嚴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曰。滿園桃李呈春色。幾處笙歌揭畫樓。獨坐小窗閒不徹。倒騎驢子上揚州（山翁忞嗣）

金陵天寧古田達元禪師。楚之黃陂傅氏子。初參雪竇雲。一日告假省親。雲曰。汝歸見母時道箇甚麼。師曰。與他三十棒。雲曰。得與麼不孝。師曰。不作者箇見解。雲曰。更有箇甚麼聻。師便趨出。雲乃以偈送曰。越山楚水兩悠悠。盡在元禪拄杖頭。相見母親作麼道。報言三十爲他酬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瓦礫生光。曰。見後如何。師曰。眞金失色　問。如何是佛。師曰。脚踏實地　問。如何是物不遷底意。師曰。雨墮花臨砌。風吹竹近樓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把火入牛闌　問。離一切相。卽名諸佛。既離一切相。喚甚麼作諸佛。師曰。莫妄想　問。如何是佛。師曰。長江水上波。曰。意旨如何。師曰。險　問。如何是堅

固法身師曰驢屎似馬糞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說底倘不會如何透得祖師關　居士呈偈次師驀竪拳曰我喚作拳頭汝喚作甚麼士擬議師一掌曰者裏去不得有甚用處　師一日入城行次侍者問今生父母即不問如何是最初底父母師驀指曰東邊是一羣牛西邊是一羣驢　士問把茅蓋頭時如何師曰山鉏一把三斤半曰寸絲不挂時如何師曰健即鋤雲倦即眠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秋蟬鳴翠柳不礙往來看　玉輪滿侍者呈女子出定頌師曰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出女子定不得曰棊逢敵手難藏拙師曰罔明是下方菩薩因甚出得女子定曰琴遇知音始好彈師復曰女子出定意旨如何滿抽身便出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曰更要某甲禮拜那師曰好與三十棒曰恩大難酬　問釋迦佛治世因甚教念阿彌陀佛師曰柳線共垂絲桃花相映紅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人貧智短　問如何是天寧境師曰茅齋高對古皇城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麤拳大脚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木槌

打鐵磬曰爲甚麼如此師曰露柱念摩訶　頌庭前柏樹子曰趙州庭柏斬釘截鐵擬議思量腦門著楔　頌首山示衆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三角云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曰等閑拈起乾坤黑放下依然壁角頭爭似衲僧都不識鑊湯爐炭轉風流　頌洞山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山曰白鳥入蘆花曰白鳥入蘆花烟昏已日斜一回尋得見蹋著赤斑蛇　頌雲門乾屎橛曰雲門乾屎橛其氣毒如蠍官法急如爐人心冷似鐵　頌南泉三不是曰不是心佛物拶出虛空骨忒殺更分明衲僧多自屈　頌百丈野狐曰不落不昧失錢遭罪不昧不落砒霜毒藥巍巍坐斷大雄峰是聖是凡俱不著　頌趙州轉藏曰一轉不須多一字半藏何曾少一言一遇知音便分付不逢別者不開拳　頌陝峪救產難曰聖法從來不殺生壺中日月自分明若言當下能分娩蹉過如來正法輪　禮白門東山海舟慈寶峰瑄二祖塔偈曰雙龕卓立老東山徧界兒孫未易攀特具瓣香瞻拜繞瘦松蒼靄白雲間　祖道淵源勢豈休壯觀

今又動閻浮欲知無縫團圝句三四啼鴉上樹頭山翁
忞嗣

寧州龍安兜率本圜禪師荊州人無姓氏一日至佛
寺見佛大喜嚮之笑會崇禎末獻賊破襄陽兩湖皆
震避兵東下隨母之浙擇居蕭山之湘湖師姿性超
絕就童學不屑屑書卷十六歲決志出家請母禮隆
[illegible]明然薙落既而三衣登具出參諸方福嚴容拈竹
篦示之有省再詣報恩琇留枯木堂鉗錘凡十年備
歷苦辛至有死而復甦者師嘗曰吾能忘十年枯木
堂哉琇以虛空落地勘師師應聲便喝琇豎拳曰因
甚在我手裏師曰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琇曰解
笑者是何人師掩耳而出會琇赴
世祖章皇帝召攜師入京侍萬善殿每于
御前問答及師師微言承應輒當
聖意暨平陽忞相繼赴
召師隨報恩謁平陽甚喜欲留師不得至平陽還覓
師于湘湖之濱呼師入室驗以機用出
章皇帝所賜金襴袈裟并白拂手書歷代源流授師
出住寧州之龍安山兜率院再住吳江之黎川羅漢
寺　上堂磨礱三尺只知海上橫行把定孤峰不會
下山教化吞盡十方佛吐出六代祖印定一切法闡
揚一切義二千餘年單傳付囑有在六千八葉心髓
次第流通若能於此取證承當赤肩擔荷可以籠罩
古今蔭覆天下便知聖智不可測語言莫能到單提
向上一路離却中下二機新龍安不去揮戈魯陽合
符晉鄙秦疆楚塞拱手歸降教伊從今日去不疑天
下老和尚舌頭還有臨危不變見義勇為底麼三十
棒且待別時復舉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師曰三
聖股肱臨濟功高贊佐寶壽險截者僧無端喫他大
棒若果使鎮州一城人眼瞎則二老無所逃命　上
堂問長廊下也喝後架上也喝置而不論如何是一
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草木叢林皆盡曰慈悲何在
師曰髑髏裏瞠眼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曰
妖狐絕影曰忽遇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時如何
師曰闍黎不妨漏網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
曰江西子福建子都來好與三十棒曰早辯來風師

曰著槽厰漢數不到你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不假三寸問將來曰彼彼住山人師曰鈯斧子擲下好乃旋顧左右曰有千二百長隨衆方可應天王人主之請無分骨得髓兒孫何以特地西來滹沱小院也要兩箇成褫汾陽大衆豈無六人大器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文殊普賢請處囊中雲門趙州姑自隗始若據令而行天下衲僧跳不出連喝兩喝曰買鐵得金一場富貴　雨中同參至上堂密雨狂風趂出門摩醯三眼耀乾坤輪他帶水拖泥去千古全無斧鑿痕逐亦不惡留亦非恩靈山一會暗消魂　上堂禍不入愼家之門瑞不生庭前之草善財通身是手無下手處文殊通身是口無開口處蜈蚣蜒蚰蝦蟇蠍子入隱身三昧去也祇如天龍道和尙虎玄沙曰是汝虎是赤口是白舌良久擊拂子曰滑　上堂不說破免得後來之罵不雕琢方見現今好手去此二途任你讚任你罵且道有成褫無成褫非關諸人各慈却是龍安罪過　上堂未到雪山已到雪山總百億須彌山不如此山未到此夜已到此夜總無量晝夜不如此夜未覩明星已覩明星總通身手眼不如此眼喝一喝曰總百億須彌百億晝夜百億釋迦于此夜覩星成道不如我此一喝復喝一喝曰家家門前火把子　上堂天左旋地右轉應機須定龍蛇眼擊節衝關作者知金椎擲下電光卷多處添少處減一百五日春又晚諦當靈雲陌上花風光無限被渠竊　除夜小參四百年爲一晝夜天親彌勒謾惺惺雖然五百從中證爭似人人眼帶青　病起上堂拈拄杖曰風也打雨也打佛也打魔也打東壁打到西壁明頭打到暗頭打得七穿八落家私一些不留猶嫌多箇維摩榻直得和伊掀倒休　晩參問三界大師爲甚喚作乾屎橛師曰量才補職曰不喚作乾屎橛時如何師曰你置雲門大師于何地曰衆生無分也師曰十號一不減曰謝師指示師曰猶疑語話在他人乃拈拄杖曰雲門一條脊梁硬似鐵拗不折却被箇瞎漢鈍置一上理該打三十棒趂出只爲他管中窺豹但見一斑無喫棒分要見雲門麼上大人丘乙己　晩參問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

打二俱作家否師曰各不相借曰三聖又道瞎却一城人眼師曰善入音聲陀羅尼曰寶壽休去足可觀光師曰踞虎頭收虎尾乃曰夫山木爲良匠所度而定于斧斤瞎却鎭州一城人眼雖是魯班繩墨其奈寶壽不離之心何問話僧復出曰和尚莫錯判古人師隨聲便打歸方丈　晚參士問稱西方有聖況老子爲龍喚孔子是箇甚麼師曰是箇丘乙巳士呵呵大笑師便打乃曰帀帀風雲走電光鳳毛麟角盡騰驤須彌脚下烏龜子猶拽泥沙舊處藏　上堂入黃檗之室太歲臨頭造慈明之門時命在坎彌天鐵棘帀地金錘烏飛兎走機深裂石崩巖語峻正當交鋒無迹物義不傷大家遇境逢緣宏通宗要續此一派名下無虛人喝一喝曰滅吾宗者不知是誰　上堂問一向灰頭土面珍惜寶藏今日四衆臨筵敢請大開布施師曰羅漢也不敢草草曰祇如臨濟綱宗爲甚麼捻聚得來底却分疎不下師曰是誰之過曰分疎得下底爲甚麼捻聚不來師曰莫謗臨濟好曰今日又要分疎又要捻聚師曰又謗山僧曰如何是一

句中具三元師曰古人面目現在曰如何是一元中具三要師曰半幅全封曰如何是第一元師曰鬼爭漆桶曰如何是第二元師曰是甚破草鞋曰如何是第三元師曰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良馬見鞭影而行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獅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一時點下曰如是則臨濟宗風至今不墜師連卓拄杖三下問應時及節懇乞提唱師曰天寒無被蓋曰承此恩力者誰師曰凍不殺卽打殺乃曰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直得剝盡羣陰珠回玉轉日南長至草偃風行任他輥出木毬端的捉來舊處安竟雪庭心抽却雲門顧莫把香嚴挂在樹　晚參譏人說葛藤禪罵人說無事禪也須通身是眼乃不失自家眼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你要罵人麼沒者閒工夫　住北京薦福山隆恩寺康熙乙丑四月十三日

聖旨到山至十四日召入玉泉宮問道回上堂風生大野日照巖廊山河奏乾闥婆之琴聲草木含祇陀

◆汨疑泊

林之金色輝騰今古蔭覆人天展過量提持蘊逸羣作略聞聲悟道單聞此道見色明心惟明此心苟能撥草瞻風乘時湊泊五雲瑞彩咸彰至化二曜長祥並屬照臨不須三印高懸便見十身調御百億國土百億毫端現無量無邊殊勝莊嚴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俾一切人各具金剛正體一切物同轉秘密法輪生佛共樂堯年世界全光舜德逢人莫敢不出傳法特救迷情秖如上升梵世高駕須彌還落階級也無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上堂南泉一隻箭來也雪峰一隻箭來也隆恩一隻箭大衆還見麼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上堂放釋迦老子出氣彌勒無容身之地放彌勒出氣釋迦老子無容身之地文殊不解排難解紛普賢掉頭而去却被隆恩截住若無近憂不須遠慮　上堂登絕頂於崑玉觀滄海於截外洋洋乎百谷之王杳杳乎九天之睹壁開胸曰淨五眼得五力四維上下無倫匹大都大用與大機底事何能添一筆　七期晚參好大衆東邊立地振鬣擺尾西邊立地衝波激浪多是透網金鱗話頭不識底是誰按拄杖曰把竿人　上堂未屙巳前五千四十八卷拈花巳後只有一箇頭陀諸人請放過隆恩却有箇相爲處拊掌一下曰莫謗大般若　授顧溪翁居士法上堂不與萬法爲侶是無事不辦底人能與天地同根是鐵鎚無孔底漢有時染用染汙他不得即塵勞而見佛有時淨用淨潔他不上過元途而抽身以此爲極則青天也須喫棒不以此爲極則明鏡何用當臺大衆畢竟如何即得煩惱海中爲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　晚參有心不是道無心豈是道斬斷有無心是道不是道但還枯木重生艷莫被寒灰燒殺人　頌世尊初生曰冷地生椎沒奈何更加燒熱不增多後來只管重添火一塊無明煉不過　頌產難因緣曰無量劫來未殺生殺生眞是殺生手白血如脂沃野寒子兮母兮復何有　頌趙州勘二菴主曰能言能笑穿窬小盜兩箇拳頭十箇孔竅　頌香嚴上樹曰倒著烟簑立險灘離鈎香餌透還難神鯨自是衝波去不向空江照影寒

師于乙丑年十月示疾十一月朔師作訣書示左右

爲歌名咄咄歌次日師問明日幾時左右以三對師曰三期至矣晨起沐浴更衣作辭疏謝　恩乃作垂問法語與示禪徒語畢將逝嗣法士顧元登請曰和尙可無偈耶復甦索筆手書偈畢微笑而逝世壽五十四僧臘三十八塔于兜率師有三會語錄幷所著湘谿集行世弘覺忞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四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報本伊阢哲禪師重九上堂登高須極頂入海須至底入海不至底不知華藏之深登高不極頂不知宇宙之寬無上妙道亦復然也今朝節屆登高敢問現前作麼生是至深極頂底句良久曰諸人既道不得山僧與汝別峰相見去也遂下座　上元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曰墻外底如何是大道州曰大道透長安趙州古佛撿點將來大似村裏弄報本則不然有人問如何是道只向他道十里燈花明似晝六街車馬湧如潮如何是大道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晚參願愛暮春時落花紅似錦滿城流水香幾人發深省　因雪晚參憶昔普通年事遠看來庭雪未曾消三拜巳曾親得髓斬新拈取示今朝咄月巢鷄喔千年夢不是烏窠吹布毛　晚參垂問古人道三十年不雜用心四十年打成一片如何是打成一片不雜用心底人師曰泰山石敢當　辭世偈曰昔本不生今復何滅萬古晴空一宵風月擲筆而逝山翁忞嗣

五龍瞿庵岑禪師開爐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大衆斯要且置龍山這裏却有幾椿緊要你若會得緊要便知斯要落處會得斯要便知緊要源頭何謂緊要第一諸人于二六時中饑來喫飯是箇緊要第二寒來著衣是箇緊要第三渴來求飲是箇緊要第四倦來打眠是箇緊要第五內逼時屙屎放尿是箇緊

要更有一箇緊要我要問你眼光落地時畢竟以何
爲緊要若也定當得出今日開爐功不浪施其或未
然大家共向無煙火熨斗煎茶也醉人　上堂入荒
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一切在臨時用得自恰好要使
貧者富饑者飽愚者慧昏者曉責把根源直下看休
從枝葉閑尋討不閑討拄杖不在苕帚柄與你三十
　晚參小盡二十九碧眼胡僧不知有大盡三十日
黃面老子道不得總道得也是萬里崖州隔　晚參
結冬一期過半諸人未知趣向爲汝細細商量切忌
自生惰慢驀拈拄杖卓一下曰大衆還會麼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以拄杖旋風打散
頌趙州訪二庵主曰一棱拳頭無縫罅兩邊並峙玉
山寒詩人咏到幽奇處成嶺成峰請細看　頌三頓
棒曰蒿枝六十何曾痛一箇頑皮沒處藏毒發大愚
罾不得兒孫萬代受遺殃（山翁忞嗣）
灌溪采商榮禪師僧參師問灌溪浪隔鳥道雲封從
何得到僧曰不從雲水來師曰脚下芒鞋泥痕太多
僧擬答師曰脫空妄語漢　晚參諸人無量劫來衣
線下事只因東兜西惹曾未決斷今日山僧與諸人
決斷一上遂拗折拄杖歸方丈　除夕晚參佛法二
字拋向東洋大海累諸人東撈西摸不覺又是一年
過了且道還有撈摸得著底麼若言撈摸得有喫閻
羅老鐵棒有分若言撈摸總無山僧拄杖亦未放過
且道畢竟如何免得良久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
寒　小參一口吸盡西江水情知諸人未到恁麼田
地試將南溪與我吸吸看一僧纔出師便打曰全身
墮在泥水裏便歸方丈（山翁忞嗣）
六安大悲快庵鑑禪師示衆竪拂談玄落二三燒香
酬唱忒無憋空張大口忞塵說春到幽禽已指南更
若搖唇成話欛何勞陞座現優曇只憑聞見來求法
試問從前作麼參　晚參結制已七日了露柱燈籠
全無孔竅釋迦彌勒揚聲大叫最苦昏沉散亂不好
惟有寒山子逢人偏解笑且道笑箇甚麼笑諸人無
端棄却家中寶終日茫茫外邊討翻身驀過祖師關
熨斗煎茶不同銚　除夕小參不烹露地牛不燒王
老錢蓮峰無一物將底過窮年既無一物將甚麼與

◈[illegible]

◈[illegible]

諸人分歲驀拈拄杖擲下曰莫怪空疎各宜珍重
師經行次忽擒住一僧曰是什麼僧喝師便打僧擬
對師曰山僧被你一喝僧無語師便喝　居士參臨
出門曰出門原是入門人師曰是什麼人士無語師
喝出（山翁忞嗣）
大錢鶴嶠岱禪師小參太阿鋒鏌鎁鋑埋塵拂斗牛
化龍奔雷電洗兵卽皇路氛淸挂眉則梵天血濺當
門倒揷逼人寒鐵額銅頭遭勘驗諸昆仲薦不薦萬
古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面擊一擊喝一喝
佛誕日示衆舉世尊初生下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雲門偃
曰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貪圖天下太平
雲峰悅曰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師曰
世尊倚霸稱王未免逞俊太過雲門捐軀報主大似
落水拖人雲峰老人雖則眼高千古要見雲門尙未
可在還有知安國落處者麼驀拈拄杖卓曰不是鐵
牛生犢子敢驅金翅捉獰龍　示衆乃驀拈拄杖曰
我看你朝到西天暮歸東土究竟長年只在半途復
橫按曰明知是滿腹絲綸塡胸錦繡因甚問著便開
口不得直饒過東山下左邊底拈得王節級失却帖
正好勘過了打且道衲僧門下又且如何卓一卓曰
刀山劍樹平時路熱鐵洋銅潤口漿要得拖犁並挽
耙何妨拔肺與抽腸復卓三下喝一喝　師趺坐僧
默侍師曰鶴立丹山非其同類出去僧當前問訊師
曰子房門下詭道徒施僧拂袖便行師曰捉敗了也
　僧問如何是機鋒師曰張弓架箭曰此是鋒未是
機師曰不爲鼷鼠而發　示衆舉古德曰佛法也大
有只是舌頭短師曰早已拖地者裏不然佛法大有
漆桶不快　頌趙州訪二庵主曰鋏船駕起下揚州
月浸芙蓉兩岸秋欵乃一聲歸去也金風蕭瑟動人
愁　頌興化擯克賓維那曰赫日鯨波走迅霆魚鰕
驚蟹暗銷魂錦鱗直躍化龍去吐霧興雲出海門
頌婆子燒庵曰松枯石爛自春秋任是張良計不投
可怪一聲無孔笛梅花吹落滿滄洲　頌黃龍三關
曰箭穿李廣鎗使金牙恁麼會得事同一家雪覆蘆
花鷺藏明月停思停機猶隔兩橛淵明嗜菊茂叔愛

蓮端的舉似疑請別參　山翁忞嗣

無錫淨慧節嚴琇禪師上堂問如何是淨慧境師曰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鬚長髮短樵夫樸不信人間有俗情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便打僧喝師復打乃舉楊岐因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岐曰大家齊著力端祖曰白雲卽不然如何是不動尊禮拜著淨慧亦有箇見處如何是不動尊山河大地萬象森羅　謝執事上堂被大師扭痛鼻頭再見耳聾三日兩堂齊下一喝賓主歷然城裏糶黃米來頭上漫漫脚下漫漫罰攢飯了而後出院就水洗犁量材取料雖然一種沒絃琴端的惟師彈得妙　圓通大士生辰上堂大士在南海諸人向波濤上尋大士在天竺諸人向山谷裏討大士在淨慧寺諸人昨日來坐夜今日來燒香大士在郵盧田舍肉案酒樓汝又作麼生與伊相見若向者裏見得分明家家觀世音處處無量壽脫或未然年年二月十九日一度花開一度春　大雨後晚參五日以前禱雨五日以後祈晴事上有餘理上不足正當五日之內打濕袈裟難曬眼掀翻墻壁絕遮攔理上有餘事上不足敢問大衆作麼生得理事一如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晚參以一重去一重早是多事不以一重去一重難免多事者兩箇多事如世之良醫不用下藥要瘳人間必死之症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　立莊主田頭小參我此間禪如大海相似汝以海來盛去始得若是以盋盂瓦鐺貯些子濟得甚麼邊事古人恁麼道引他貧子輩望屠門而嚥津積成希遘之想淨慧者裏禪如農家犁耙相似有力量者進前來一肩擔荷得去當下超佛越祖慶快平生雖然如是山僧有三十棒也要對衆分付且道意在於何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立春小參放鶴亭見春春在梅唇蘇公堤見春春在柳眼知縣官堂上黃泥土屑無不是春如是見者實耳賤目不如是見者執事偏枯饒你出得常情喫棒未有分在　晚參有權衡方始識人輕重無刀尺莫能斷人短長乃震威一喝曰且道者一喝輕重短長在甚麼處復喝一喝曰切忌鑽龜打瓦　晚參天地之

強在覆載日月之強在照明火之強在燒水之強在沒烈士之強在寶劍衲僧之強在鼻孔敢問諸兄弟作麼生是你底鼻孔賣扇老婆手遮日　頌南泉斬貓曰白日雷霆秋空閃電擬議不來霜鶻落箭相逢獨話歲寒心又是重牽傀儡線　頌臨濟凡見僧入門便喝曰未曾觸著髑髏乾岳立波騰宇宙寒飲血茹毛人自古結繩畫卦也無端　頌倩女離魂曰花澹春還澹煙深水亦深寒鷄鍾韻落紅日到天心

古德喫油糍頌曰學琴事棉弓寫字相蝌蚪天地泄其元兒孫壞却手戰波國裏覓同心赤髮波斯春木臼　頌產難因緣曰八百連雲雪未消日高秦樹恨迢遙長安一夜花開盡二月春風似剪刀山翁忞嗣

鹽城永寧此宗湏禪師端午上堂蕤賓節屆正重五不用桃符並艾虎惡鬼邪神自遯藏箇中獨露主中主且道如何是主中主震威一喝　冬至日謝石耳爾純兩闍黎齋上堂漢女宮中添綫魯公臺上書雲慈明揭堂上榜文洞山掇座元果桌緇白動用雖殊化育本源不異須是鵝王始能擇乳苟非獅子爭解

咬人不見道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且道永寧門下又作麼生一陽來復自天心千佛分光照永寧惟有衲僧無底鉢依然盛飯又盛羹　示衆舉眞淨侍黃龍龍舉白雲端頌臨濟三頓棒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大稱賞之淨曰某甲見處與端兄一般龍曰汝作麼生會淨擬開口龍喝曰端會汝不會師曰當初見他云汝作麼生會何不掀倒禪床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平陽忞嗣

衢州祥符獻可寂禪師僧問好雨點點不落在別處落在什麼處師曰你這瞎漢僧擬議師曰果然　晚參嵩少面壁冷竈埋把火二祖斷臂赤眼撞柴頭子湖看狗鬼門上貼卦東山酸餡暗毒攙枯腸山僧將者些骨董和盤盡情打翻還有七斤衫子也蹺蹊諸禪人知不知夜來提起觸著袖頭領依舊尋常自家穿過底何故聻屋北鹿獨宿溪西鷄齊啼山翁忞嗣

京都法光友山石禪師上堂即心即佛掉棒打月非心非佛虛空釘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朝打三千

夜打八百畢竟作麼生日日是好日　上堂豎起拄杖佛祖巴鼻卓拄杖衲僧巴鼻擲下拄杖討甚巴鼻僧拈拄杖度與師師接住便打曰汝得恁全無巴鼻復橫按拄杖顧左右諸兄弟識得也未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　知浴請上堂一問一答熱鬧門庭一主一賓顯揚箇事一世界清淨則多世界清淨一身清淨則多身清淨東司頭佛殿裏許多塵垃圾從甚處得來驀掩鼻曰又增了著一點氣息　示衆父母未生以前便恁麼休去脚跟下早已泥深三尺更待問那箇是我本來面目自然上無登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又爭怪得咄下坡不走快便難逢拍膝一下便起　示衆地爐撥活火通紅茶熟香清萬籟空懵懂師僧眞好笑不知誰是主人公良久撮東風撮東風（山翁忞嗣）

明因尼覺柯信禪師示衆舉臨濟垂問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背面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召大衆還識臨濟老人意麼若也不識且看明因爲你雪屈乃驀拈竹篦一時打散　上堂堂堂日月無今昔蕩蕩乾坤亘古今轉得頭來千萬里不知誰是箇中人敢問如何是箇中人眨上眉毛　示衆雲中拍板鷂臂外海底吹螺括地寒滿座清風來未已休曰雪曲和應難召大衆祇如雪曲作麼生和歸堂喫茶去　示衆祖師心印鐵牛機盡力拈來付與誰渴便喫茶饑喫飯知音知後幾人知　示衆舉興化有時召僧僧應諾化曰點則不到或召僧僧應諾化曰到則不點師驀喚侍者者應喏師曰且道是點是到者擬議師便打　上堂童子遙詢五十三福城東際指歸南須知般若根非淺學得常啼未放參召大衆且道放參一句作麼生委良久拊膝曰笑殺傍觀　除夕小參古德曰今夜今宵去明朝明日來明因則不然今宵原不去明朝亦不來目前成現事何用强安排　示衆舉靈樹因有尼送瓷鉢盂至樹拓起問這箇出在甚麼處尼曰出在定州樹遂撲破尼無對師曰這尼依實供通不道他不是止是欠一轉語待他撲破但向道可惜許（山翁忞嗣）

汀州桑園人嶽曉禪師本郡寧化龔氏子上堂大道

本自現成日用了無缺欠今朝剖露當陽要與諸人共薦舉起拄杖曰若也薦倒騎牛兒入佛殿如未薦更與諸人通一線遂卓拄杖下座弘覺忞嗣

鄂州黃陂素山冲然義禪師黃陂邑李侍御相請邑顧視師便喝邑以手抱師師以偈贈之曰相逢一喝吼如雷究竟無從覓快哉今日送君無別囑秋風消息不須猜士問弟子久欲脫離毋奈愛緣纏縛如何得度師曰將愛緣來為你度脫士曰離家許久師曰無繩自縛師於康熙壬戌春預期辭世至二月十八日午時上堂訣衆叉手而逝荼毗收靈骨建塔本山弘覺忞嗣

湖州清涼世楷式禪師示衆魔強法弱正好入作我慢心高王樹轉凋直得絕思惟離名相幾人於此能超上道芽未及三分魔燄先高一丈紛紛習學囂浮著著不離依傍只圖熱鬧門庭少選出羣龍象說到者裏清涼自領三十拄杖且道因甚如此要與天下人作榜樣弘覺忞嗣

海鹽偶然居曇彥佶禪師武林西湖人俞母柳氏碩人像贊曰雙雙產得石麒麟一笑嗚然便轉身覆有儀容時想像不教兒女泣無親弘覺忞嗣

越州延安弼敏勗禪師冬至示衆天不言四時行地不言萬物生驀拈拄杖卓一卓曰且道無陰陽地上又如何通信喝一喝曰箇中消息本現成弘覺忞嗣

武林六喻笑隱粲禪師楚之漢陽楊氏子初參福嚴容容拈竹篦示之師曰不會容曰竹篦子也不會師便喝容便打師當下會得古人行棒意次參平陽忞忞曰聞知汝住靜東園是否師曰是忞曰住靜事作麼生師曰描也不成畫也不就忞曰何不呈似老僧師曰若呈似則成描畫去也忞休去弘覺忞嗣

山陰烏石山慶壽南雲暐禪師上堂西風拂拂競秋眞積玉堆金滿眼塵風露正零時節至重陽獨報菊花新驀卓拄杖曰珠回玉轉草偃風行有眼者見有耳者聞烏石岩畔翠竹全彰佛祖心印慶壽堂前白日裂破露柱面門不妨行棒行喝揭却衲僧腦蓋坐斷報化佛頭一任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直得拄杖子吞却十方世界敢問諸人山河大地甚處得來以拄

杖卓一卓喝一喝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弘覺忞嗣
越州翠峰懷光燦禪師上堂忽聞爆竹遍村墟歲月還從夕夜除人事未知何日了來朝又是歲辰初過去已過去未來還未來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翠峰曾不敢鑿水永長流弘覺忞嗣
本一薪傳瀾禪師閩之汀州寧化陳氏子舉婆子抛兒頌曰祇這孩兒也不消虎頭戴角出荒郊毒如蝎惡似梟將軍誰數漢嫖姚弘覺忞嗣
浦城山東易堂晧禪師建州陳氏子示衆芳提涅槃眞如解脫是平白地德山棒臨濟喝洞山麻三斤雲門乾矢橛是荊棘林縱透得荊棘林未免坐在平白地設不坐在平白地猶然絆在荊棘林悉非好手畢竟如何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懸弘覺老人道影贊一僧前拜曰又得一回重禮敬師曰那裏曾見老人來曰寶安師曰見的是何面目僧喝師曰好喝只是不曾見老和尙曰用見作麼師曰前言何在喝出弘覺忞嗣
興化天谷徹也照禪師本邑張氏子早參垂關是句也剗非句也剗棒下無私瞎頂門眼汝等諸人作麼生取辨　是句也展非句也展一劍倚天羣魔喪膽汝等諸人如何理論　是句也頭非句也頭眞獅子兒到即不點汝等諸人作麼湊泊弘覺忞嗣
舒城地藏飃巖常禪師頌世尊拈花曰徹底掀翻說向人情懷無過此時眞輸他百萬人天眼脫賺頭陀不了心　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曰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不知至業歸王化春到寒崖異草靑　頌趙州訪二庵主曰兩處都將一欵呈平生肝膽向人傾縱橫殺活機如電鐵眼銅睛未放行　頌寶壽開堂三聖推山一僧曰劈面全鋒如電疾援來不費碗頭力一齊觸向碧波中天上人間無處覓弘覺忞嗣
江西寶峰大雷慶禪師元旦臨座鐵笛橫吹宇宙清洋洋萬國霽歡聲含哺鼓腹熟蠶麥海不揚波犬不驚此是護法致君澤民祈年永命底意祇如我林下人又如何稱頌乃起身曰皇天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上堂入門便喝暴然佛法無多劈脊便棒何用饒

竭世所以撥花簇錦。空鬪大道之淵。厭死欣生。未脫識情之表。是故衲僧家眼光爍破四天。毛孔橫吞大地。拼斥三藏教。呵罵諸小兒。從阿孃肚裏出便作師子吼。猶未是性燥漢。還肯恁麼那。擲拂曰。山家不會論冬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示衆。蔦蘿灌莽蕪翳蔽天。土銼炊糜。松根搘揚。頂笠躡食而居。鹿豕鶏豚為伍。月潭侵玉。雪瀑濺珠。虎嘯猿啼。龍蟠鳳翥。暫時歛念。樓閣門開。直下回機。毫端刹涌。如來宮殿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不覩華藏界爭議舍那聲　結制上堂。拈花微笑。神機密契於靈山。越漢求賢。大用雷轟於震旦。所以五葉流芳。二株獨秀。崢嶸萬指。首開選佛於法林。榘矱千秋。繼述清規於聖壽。脚下盡是兒孫。堀中無非師子。靈山法會。儼然列祖典謨。現在即今重開選佛。大啓洪爐。如何是報答君親底意。海宴河清日。心空及第時（弘覺忞嗣）

湖州萬壽神山瀛禪師。晚參。久雨不晴。雲門劄破迸落青天者。缺難補。饒伊煉五色石。斷六鼇足。具補天浴日之雄威。徒勞疲苦。若是出頭天外底看來不直一唾。福昌愁殺嵩山破竈墮　開爐晚參。諸方今日大開爐鞴。烹煅佛祖。道峰無柴無炭。向冷灰裏深深撥起一星火。諸人脚跟下若也拶著。管教冬暖夏涼。論劫受用不盡。木佛不用燒。古鏡亦休比。若是英俊流。直下便會取　冬節早參。剝盡羣陰。依舊天一陽來復。在機先抽條石筍。烹來嫩蕊發寒灰。賓主全藏。以拄杖畫曰。疑則別參　頌女子出定曰。費力不趁錢。趁錢不費力。女子與瞿曇。未是白拈賊　頌婆子燒庵曰。休兵大師不稱雄。暗度明脩挾路中。正恁麼時。全殺活旗槍別轉冷家風（弘覺忞嗣）

順天放生池響山琦禪師。上堂。靈山密旨。少室眞宗。遞代相續。揭露寰中。祥雲擁座。華雨香濃。駢集人天。繼此高蹤。萬重烟樹。翠繞西東。紅塵紫陌。柳港芳叢。夕陽短笛。入聽無窮。逢場作戲。竿木相從。遇緣即應。利導羣蒙。證取上乘。及第心空。秖如今日。闔國公卿不忘付囑。恭請開堂。祝延聖壽。報答皇恩一句作麼生展演。遂驀起躬身曰。睿筭羅圖齊北極。彌隆帝祚等南山　中秋小參。浮雲散盡。碧天寬皓魄當頭照

萬山近水樓臺人盡望夜深倚遍玉欄杆以拂子打
○相曰大衆還見麼良久擲下曰桂花香冷秋容淡
旅雁霜飛籬菊丹　頌南泉斬猫曰龍泉提起在機
先殺活臨時血濺天誰敢當鋒爭勝負與兵陣後總
徒然　頌女子出定曰幽深花徑碧雲封三兩成羣
逞伎窮嚦鳥一聲山色曉陽春唱徹畫樓中（弘覺忞嗣）

龍舒庚除巴禪師小參遠山潑黛野水拖藍鶉鳴鵲
喿言端語端會郎眞如佛性不會則髗侗顢頇山僧
與麼告報大似隨聲逐色衆中有不墮聲色者麼若
向者裏諦當分明方堪與香嚴靈雲二尊宿同途合
轍未審諸人還委悉麼良久喝一喝曰罕逢穿耳客
多見刻舟人　除夜小參年窮歲盡臘去春回貧富
貴賤苦樂權悲樂者樂得暢意苦者苦得皺眉輸我
林下衲子不逐者般轉遂窮教徹骨徹髓直到無地
無錐始是放身命處方能與道相宜驀地冷灰豆爆
歷劫受用蹖斷衆中還有恁麼人麼光孝與汝證據
良久曰山僧與麼徹困誰知地廣人稀　結制上堂
準例十月十五執事考鐘伐皷爰開大冶紅爐正好
烹佛煉祖無論鈍鐵頑銅都盧盡入裏許照顧爛額
焦頭切忌灰心莽鹵一朝塵淨光生自然超今越古
儻或進退因循驢年放得清楚諸仁者且道利害在
甚麼處甜瓜徹蔕甜苦瓜連根苦　大覺琇老人問
髑髏粉碎昔如何師曰塡溝塞壑琇乃休去　僧問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舌頭不出口僧擬議師便
掌　頌世尊陞座曰瞿曇太儉文殊奢却向諸人眼
撒沙引得承虛接響者商量浩浩數如麻　頌婆子
拋兒曰相逢敵手動征鼙不似金沙布陣奇愛割一
朝眞快便神機千載有誰知（山翁忞嗣）

溧陽古木古拙哲禪師河南右族也參天童忞受囑
後縛茅于福泉精舍僧問如何是鬧市中佛法師曰
挨擠不開曰如何見得師曰猪肉案頭棊盤舖裏（山翁忞嗣）

廬州淨戒泯平理禪師上堂恁麼道太露不恁麼道
太浮切忌從他覓歸家始到頭愼勿外邊走依然得
自由山僧與麼舉揚衆中還有承當者麼良久曰也
是憐兒不覺羞（山翁忞嗣）

嘉興普明息庵沖禪師上堂。法無定相。遇緣卽宗。道不虛行。隨處作主。須知壁立千仞處。不妨合水和泥。有時合水和泥時。依舊壁立千仞。雖然如是。以拄杖就地一畫曰。也是爲蛇添足。今日沖上座既到者裏。又且如何爲人。舊店新開。波波挈挈。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頌臨濟兩堂首座同時下喝話曰。將將何須復將兵。龍吟虎嘯任縱橫。眞風自是歸王化。一劍霜寒萬國清。　頌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曰。返照入閭巷。憂來誰共語。古路無行人。秋風動禾黍。山翁忞嗣

五燈全書卷七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寧波天寧石艭介颿禪師。華亭朱氏子。年三十五。棄儒冠。薙染。首參萬峰。壁看東山水上行。不契。後參竹篦子話。寢食俱廢。一期同堂人面不識。正經行間。聞旁僧曰。你不可作實法會。師乃大悟。述偈曰。竹篦拈來觸背難當。陽拋出逼人寒。從今薦得眞消息。倒却門前舊刹竿。壁頟之。後詣金粟依忞。入平陽得法。上堂。大梅卽心卽佛。馬祖非心非佛。若不大地翻身。也敎虛空迸裂。天寧則不然。丟却心。拋却佛。橫拈黑漆拄杖。打得頭破腦裂。還是盲枷瞎棒。還是老婆心切。有人分疎得下。許你眼不著屑。　解夏上堂。今朝七月十五。箇箇草䔩似虎。腰包匾擔。縱橫欲歷叢林處。所只因憲禁森嚴。六一盡皆關鎖。果然密不通風。插翅也難飛渡。正好壁立萬仞。脚下切須穩步。時節因緣會遇。時八面玲瓏。皆屬我一拳打破。太虛空無位眞人。沒處躱。山翁忞嗣

虞山寶巖檗巖本黃禪師。號古求。常熟許氏子。父夢天台老宿寄居而生。初學台宗于乾三管先輩。後與金粟容古南門通往來。遂單提向上。矢願披緇。母陶以師先經納聘。急命完姻。凡四歷寒暑。衣不解帶。母知志不可強。遂許出家。孫雪屋贈詩。有金色頭陀成密行。散花天女不沾衣之句

年二十。請徑山容主維摩。呈所悟。容許可。手書偈贈。有透脫見天根。越凡會元妙句。越明年。師腰包上天童。求忞披剃。忞爲學世尊初生公案。師于言下疑情頓釋。信口呈偈曰。眼橫鼻直孃生面。千聖原來只一般。却怪天童一條棒。生將艾灼灸瘡瘢。忞頷之。命掌記室。忞記莂後。歷參諸方者數年。錢牧齋宗伯。請住寶嚴古南門。誕辰避客。到寺與師快談。信宿至漏下三鼓。因作古求字說七百餘言。望師爲末法棟梁云。後出世住廣陵萬壽。吳門虎丘。崑山安禪。歷剎闡化。有語錄文集行世。（山翁忞嗣）

維揚淨慧祥光本吉禪師。山西蒲州尚氏子。始離襁褓。即知事佛。及長。投淨慧薙髮。復從律主三昧光授具戒。痛己事未明。寢食爲廢。首參浙西聞谷。印示以念佛法要。次參天隱修。無所發明。去依天童悟。師一日憤然直前請益。父母未生前話。悟與劈面一掌。師蚜視值首座容在側。叱曰。上座何不禮拜。師纔拜起。即豁然頓省。擬進語。悟復拈棒打。師接住曰。請老和尚尊重。乃拂袖便出。故師于天童座下。依止爲最久。當順治癸巳。道峰弘覺忞謝院事。返匡廬。舟過維揚。師遂以淨慧白當事。輓留益切。忞允其請。由是叢林規制。漸次興舉。師且殫力成襯。無少懈。異日懷香進方丈。白忞以所得。忞輒大笑。復怒視叱之曰。未也。師駭然汗下。不能答。因參究踰時。乃頓見忞爲人處。後忞赴青州法慶。念向所建枯木堂。其工未畢。以屬師。師復竭力經營。旡不遑處。賴成其功。兼建大雄寶殿。左右前後。樓閣堂寮。次第修舉。斯可謂極一時之盛矣。庚戌。忞游江淮。抵廣陵。師復迎歸丈室。執侍彌謹。未幾。令左右呼師至。問曰。馬祖一喝。百丈耳聾三日。是何意旨。師曰。徹底風流。忞喚侍者將棒來。師曰。賊過後張弓。忞頷之。徐以衣拂囑師。幷付源流。偈曰。黃梅夜半不通風。帶累兒孫三日聾。出草休嫌重入草。滹沱浪裏辨魚龍。仍命師繼席住持。　示衆。參學人但得本。莫愁末。本得則其末自至。你禪和家。畢竟喚甚麼作本。山僧生平以此立身。以此涉世。以此誨人。汝等勿得唐喪光陰。甘作今時流輩。　示衆。近時諸方。聚衆動皆三百五百。說禪浩浩。夫爲善知識者須

具一片佛祖眞實心腸方許伊說禪說道行棒行喝不然縱使機如掣電辯若懸河只向伊道箇未在你諸人且道佛祖眞實心腸又作麽生具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其示人眞切類若此　至己未冬除夜乃手自書掃塵偈示衆曰年年年盡日掃盡一年塵百年塵復在不見掃塵人衆見偈竊皆疑師有厭世意越明年春偶示微疾遂絕粒不食至二月二十有五日諸弟子輩咸驚惶泣下環跽向師以偈請師曰吾生平一味本色誨人并無閒言賸語汙世耳目今日汝輩乃欲老僧爲之耶衆固請師起坐曰老僧行年將及古稀今日不妨現一大人相與諸人瞻仰取足去也乃驀張兩手顧衆曰會麽良久以手拊膝一下泊然而逝世壽六十九僧臘四十九（山翁忞嗣）

姑蘇虎丘佛智本孝禪師長洲胡氏子胎素天稟九歲投寶幢冰谷水剃染完具習教于蒼雪徹一日見靈巖容問從甚處來師曰蘇州容曰到此作麽師曰特來乞求痛棒容曰我不打你這死漢師曰慈悲何在容曰放過你且喫茶後侍忞于平陽聞雷鳴忞謂師曰雷鳴驚蟄因甚歲朝便響師曰倒行維摩令獨露歲朝春忞曰有一人朝參暮請不離禪教忽遭雷火時如何師曰通身受用恩大難酬忞可之（山翁忞嗣）

延福損嵒本堅禪師開爐上堂有一句周徧法界有一句匙挑不起有一句待紫薇峰點頭即向汝道汝等諸人向者三句中見得分明要迄法身三種病二種光有什麽難其或未然者三句中有一句是汝諸人貼肉布衫炙脂帽子且歸堂仔細　小參彌勒佛出世爲人說法都盧止有一箇布袋布袋中包褁之物攤向街頭一一與人看得底不過是米麪魚肉草鞵木屐沙百瓦礫等項見人不會又收却布袋口挈向別處去也山僧今夜與諸兄弟說底大都只是各人皮袋裏包褁底物不過是無明煩惱菩提涅槃眞如佛性三界二十五有等類亦可以攤出來與諸兄弟看得乃取拂子打◯相曰無明煩惱菩提涅槃眞如佛性三界二十五有總是者箇麽復打◯相曰米麪魚肉沙石瓦礫草鞵木屐也是者箇麽諸兄弟如會得總是者箇擲下拂子曰拾取拂子去如會不得

伸手曰乞我一文錢　晚參拈拄杖左邊卓一下曰者裏是理右邊卓一下曰者裏是事理有理之解路事有事之解路祇如我未拈拄杖時你作麼生解放下拄杖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中秋示衆頭上光皎皎眼前白皓皓若道是眼明月在當空照若道是月明眼前何物曉汝等于此時急宜進步好了得今夜月萬劫不迷倒不了今夜月空被塵勞擾人人本現成箇箇無欠少喝一喝曰錯過茶甌邊清光何處討　師到雙桂纔入堂維那便問國師九十六箇圓相傳與耽源是何意旨師將香尺橫架爐上那曰源進三步作女人拜又作麼生師倒立香尺那曰是學底是悟底師便打　師有時將竹杖畫地成一圓相于中立曰者裏是誰入得一僧跳入師卽出指圓相謂僧你試出來看僧罔措師曰癡狂漢是誰縛汝（山翁忞嗣）

雪巓持禪師揚之通州陳氏子十四歲投郡之大隱澄霽剃染完具一日因客舉本來面目話師不能答乃徧參叢席謁忞于天童頓有省發歷隨忞于五磊龍池金粟溫研日久始承印可　上堂智光洞照了無向背一句當陽千差坐斷所以正令全提聖凡路絕箭鋒相拄照用同時然雖如是也須咬破鐵酸餡百味具足祇如二千年前迦文降誕指天指地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老漢具何眼目良久曰覿面莫教重話會毗尼原是舊祇園（山翁忞嗣）

眞州古菴此宗本溟禪師浮梁汪氏子十五歲薙染首從古雪喆力參南泉斬猫話有省後參山翁忞忞垂問曰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鏡鏡亦非存光鏡俱忘復是何物師曰劈破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忞曰未在更道師曰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忞頷之　示衆舉山翁忞垂問有一人朝參暮請不離禪教忽遭雷擊時如何自代曰虀碎蟠桃核露出舊時仁師頌曰南北不分猶墮見聖凡路絕尙存塵一搥腦後齊翻轉脫體無依自絕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恁麼去曰莫便是也無師曰墮坑落塹（山翁忞嗣）

六安靈遠應禪師漢南昆明張氏子家常事佛幼喜梵書及冠依水目滉受業以緇門警訓讀之乃掩卷歎曰此濟世津梁也欲明大法當求教外別傳之旨既辭趨蜀參雙桂明稟具未幾明遷化偶與同參閱高峰錄于海底泥牛四句語疑不去心遂矢志出峽直造越州平陽悉處經半載屢蒙發藥于是生平礙膺之物礫然冰釋一日因陳所見悉爲嘉歎久之乃命典客次遷侍司記莂于是左右十年未嘗憚勞悉歸寂出住六安州大悲院　開爐上堂以九十日爲爐鞴以痛棒熱喝爲鉗鎚以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作箇疑團汝等但于十二時中經行坐臥處穿衣喫飯時猛著精彩一擊粉碎自然火星迸出性地開通照徹乾坤融貫今古顧左右曰衆中還有不顧危亡全身劄入者麽如有山僧拄杖子爲汝證據乃拈拄杖卓一卓　董參軍送方竹杖至上堂師拈杖曰不自天台攜來亦非南嶽所出手標特異勢欲凌雲勁節翛然超羣拔萃有時喚他作兎角杖有時喚他作鶴膝節有時殺活縱奪全彰妙用有時橫拈倒卓略露風規任是臨濟到來旁觀有分德山間出擔荷無門然雖如是在我參軍分上又作麽生安怗家邦全賴此風行草偃豈由人卓一卓　晚參古者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麽會早是不著便你諸人向十二時中畢竟作何生活始得與他相應去試道看衆竚立師拈杖一齊打散　晚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兩粥一飯曰就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喫了肚不饑乃曰這僧問處奇特山僧答也尋常家風乘此拈出一任諸人較量直饒較量得下也是雪上加霜　晚參顧左右曰我者裏刀劈不開鍼劄不入達磨祇可望崖臨濟倒退千里你諸人畢竟作麽生近得山僧門入得山僧室直饒你近得入得切忌開眼瞌睡喝一喝　上堂悉達太子右脇降生指天指地七步周行大似造妖揑怪帶累後代兒孫大悲今日路見不平未免拔劒相助當頭澆惡水衆日見分明　晚參問德山晚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未審大慧者裏還許學人問話也無師曰你皮還有血麽僧擬對師便打乃曰諸方道經行坐臥底是穿

衣喫飯底是搬柴運水底是若到大悲門下卽向道總不是且道大悲有甚長處良久曰水漲船高　晚參乃橫擔拄杖曰望從樵子出暮共白雲歸踏著來時路休言上上機大悲恁麼道你還肯麼肯則未脫根塵不肯生陷地獄　晚參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敢問諸人此佛性作麼生見未動舌根好與三十更有三十達磨大師自領有分不干諸人事且道山僧意在于何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　晚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燈籠打失鼻孔露柱寒毛卓豎七觔衫有何據擊拂子曰趙州莽鹵少人知勸君莫行心處路　開爐上堂諸方說妙譚元大悲此間不事言語既然不事言語卽今座上說底是箇甚麼座下聽底是箇甚麼若是箇舉一明三底自然牢籠不住呼喚不回殺活臨時縱橫自在其或未然烈燄不容蚊蚋泊精金須向火中看　晚參若論此事凡聖盡忘迷悟俱遣入我法中稍有相應如或不然居凡聖被凡聖礙入迷悟被迷悟礙驀拈拄杖曰山僧拄杖還有礙處也無卓一卓曰丈夫意氣干

牛斗不比尋常曲彔枝　僧問如何是大悲境師曰橋橫兩岸水遶一方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長年不出戶足跡遍街衢　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因甚狗子卻無師曰汝得恁麼頑頓　問如何是臨濟宗師曰白拈未是賊　問如何是直截歸源路師曰此去西門不遠曰卽此便是麼師曰迢迢十萬餘（山翁忞嗣）

武昌圓通穎脫銳禪師僧參師問何處來曰湖南來師曰到過南嶽麼曰不曾上山師曰往甚處走曰今日親到圓通師曰知汝遠來費卻草鞋錢多矣（山翁忞嗣）

靈皐顯禪師上堂天上朋星現地下已成佛回頭仔細觀虛空釘木橛大地諸衆生證龜盡成鼈（山翁文嗣）

大參杜子濂居士名淡山東青州人順治丁亥歷官潘臬受法于天童忞遊戲諸方一日訪鐵舟海于金山士問今日大設水陸一切含靈還能度得盡否海曰喚甚麼作含靈士曰一沾法味立地成佛海曰是他本有非干我事士曰兩彩一賽　士過明州天寧少古傑相見次士問此山曾住甚麼人傑曰宋之大慧明之祖闡至今三百年法輪再轉士指旁僧曰三

百年法輪再轉今日和尚切莫當面蹉過且道蹉過甚麼傑曰青天白日不要說夢士曰善得和尚是家裏人傑休去　士訪石潮寧于天界見壁上圖章似圓相問這箇與溈仰圓相是一是二寧曰這是甚麼所在士曰我道是天界寺寧曰可惜許士曰三元五位還同別否寧彈指士亦彈指寧曰是同是別士曰同坑無異土　問靈雲見桃花意旨如何士曰滿頭依舊是埃塵曰青州布衫重七觔讚士曰壓殺擔板漢（山翁忞嗣）

天台景星湛菴常禪師鄞之孤山吳氏子年二十七上金粟披剃侍悟老人機語迅發名重叢林後受石奇雲記莂　上堂野干踞獅窟山雞宿鳳棲羽毛相似其質難齊妙心俱有凡聖奚稽大道無間就云悟迷所以道祖師心印狀似鉄牛之機不容擬議豈假思維卓拄杖曰者裏擔荷得去如獅王踞地百獸潛踪丹鳳翱翔諸禽畢集豈同依草附木而能彷彿還有擔荷者麼遂合掌云我不敢輕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上堂天晴日出雨下地溼覿面相承何待吏說然則事無一向豎拄杖曰也是泥裏洗土塊便下座　結制上堂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露柱柱燈籠燈籠呵呵笑燈籠通體放光明露柱渾身無孔竅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僧參纔問訊師便出拜僧僧對拜師曰一拜還一拜你回我作甚麼僧曰一拜還一拜師曰因我得禮你又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出　頌萬法歸一曰畫橋西畔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吃茶黃土墼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　師歷住台之玉谿黃巖報恩桐崗鳳鳴仙居獅子方山景鳳婁江南廣諸處各有語錄行世康熙甲辰閏六月望師示疾和雪嶠老人逍遙歌至二十七日索筆書偈曰生平于世赤條條死了依然要火燒珍重諸子無他說臨稍祇乞一莖茅塔于方山頂之左崗（石奇雲嗣）

寧波大梅法幢幟禪師俗姓林東甌瑞安人原名增志領鄉薦讀書永嘉興善寺即信出世法持不殺戒所行皆放生掩骼諸事比見馬僧摩居士得所引而信向益深一日坐竹林偶一葉飛墜士拈起曰是何

消息師曰業性本空士曰如何又有此業師低頭無語凡七晝夜不放參一日士舉證道歌中水中捉月拈得之句垂語曰拈得方是祖師禪師遽呈偈曰迷時錯認川中月悟了方知月裏川一片光芒還攝取不須伸臂已參前士許之謂林子參得禪矣因讀書頭陀山密印寺寺乃唐一宿覺道場見寺古將傾即存興復祖庭之願崇禎戊辰春夢巨人持高燈前書戊辰科後書不殺不淫之報及放榜果魁本房第一初筮楚蒲圻令倘廉靜汰煩苛矜慎刑獄憐憫鰥寡嚴禁屠獵修舉廢墜感甘露疊降諸山一日與禪者偶談及張子韶斬象公案以李廣石虎爲譬僧摩卽徵師所見師曰一斬一切斷士曰此是大慧佛法未是汝的次日往省賀節于官塘驛中觸藤湯器忽大省發曰奇哉藤湯器其中黑漆漆陡然看破時雪消地上溼土首肯之任滿膺殊典入館得編修知推入翰苑自師始讀中秘書時至各寺與禪宿及士大夫信心者相盤桓有門外馬蹄來作枕帷中被子去投胎之句散館會東宮出閣讀書選講讀有品學者六員師與焉尋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兼侍講學士晉少詹事充經筵講官流氛逼犯京師震驚師平日卽憂深未雨而以職在詞林不當事任遘變南回弘光隆武俱以閣部大拜推擢師知事不可爲就沙縣呂峰逾遵老宿染衣　皇清貝勒親王亦以閣部舊銜召見擬用師力以僧辭得從所請因歸密印歷亂重興古刹隨離故土偏參海內尊宿末上雪竇茶次談及有宿覺再來之額石奇雲曰還承當得麼師曰承當不是好手雲曰迴避不得時如何師便出他日雲問古人道知是般事便休喚甚麼作是事師曰盡力道不出雲搖頭大笑師曰說是一物卽不中雲叱日更說道理那早參次從左門入雲曰何不從中門入師曰若是中卻成偏去雲曰只如老僧不在禮拜是不禮拜是師欲進語雲震威一喝不覺汗下一日雲舉香嚴我有一機偈問師師出禮三拜曰未舉已前答和尚了也雲曰如何是祖師禪師曰寐語作麼雲曰如何是如來禪師曰還要第二杓惡水那雲休去尋以偈印曰臨濟正法眼滅卻瞎驢旁只者破沙

盃待將與舉揚雲之與師極似應庵華之于密庵傑焉適甬東請師住大梅雲隨取衣拂付之題頂相復有青出于藍之句師以大梅乃漢梅子眞舊隱且爲唐法常禪師荷衣古院遂欣然赴之八百餘年寥落荒庭案琴絕響師不憚與諸衲子滦茅補壁本分提持眞不減楊岐風味也遠近趨蹌漸成叢席住凡六年應甌中請開爐密印龍象輻輳於梅尤盛是日小參乃豎拂子曰者些火種從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以至曹溪分宗列派自南嶽傳至大梅已經三十六世閱歷千百餘年卽今又在密印寺中冰河發燄豆爆寒灰直得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以及大千世界若聖若凡俱入其中輝天照地耀古騰今且道現前還有避得句麼揮拂曰眉毛拶出金剛燄大地山河盡放光　小參復月初一黃鐘應律餘二非眞唯此事實珍重諸人愼莫放逸不見僧問長慶眾手淘金誰是得者慶曰有伎倆者得僧曰學人還得也無慶曰太遠生大小長慶壓良爲賤山僧則不然若有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答曰無伎倆者得設曰學人還得也無答曰何曾失且道與古人是一是二

臘八小參舉鐵關樞上堂曰雪山午夜以拂子打○曰悟者一星且道者一星是甚麼師亦以拂子打○曰且道者一星畢竟是甚麼良久以拂子㊥曰我今爲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擲拂子　晚年退居括蒼芝田淨覺七十四誕辰小參老僧年臨七十五退居蓮峰爲靜主本期傍壑離囂塵誰料拓枝還自舞只爲君親師長恩自慙毫髮無少補潦倒家風繼大雄不辭執務躬勞苦躬勞苦茲喜大梅密印繼席得人規模屈指可觀蓮峰這裏有人承當將來可撐門戶老僧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存則效趙老請喫茶去則如溈山書水牯次年果示寂

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佛祖攢眉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人天乞命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明破不堪曰流傳微妙訣峰頂有人行師曰切莫向心安　問一日盋盂兩度溼百巖開粥過夏事如何師曰多處添些子曰一喝不作一喝用西院商量兩箇錯意又作麼生師曰少處減些子僧擬議師便打　問如何是佛師曰爛木橛曰如

何是法師曰破草鞵曰佛法已蒙師指示了然一句事如何師曰放下著　問丹霞燒木佛因甚院主鬚眉墮師曰不會作客勞煩主人　師于康熙丁未秋忽示微疾遂拽杖還密印至八月十二日對衆說偈曰七十五年閑打哄亦由君國出常倫而今撒手懸崖去一任諸方說幻眞旋囑後事一以儉約爲尙稍涉世諦非我子嗣龕速歸土不得久停後有問者惟輪十三指掌以示至次日果起坐而逝僧臘二十有二世壽七十有五塔全身于瑞安白門吹臺山之麓

石奇雲嗣

蕭山湘湖城山冷堂林禪師華亭人族姓沈投華山一雨潤披剃初參湛然澄于雲門有契入後參金粟悟老人入堂苦參一夕忽覺身心廓然毛骨俱徹自謂有得次早呈似方丈悟不肯之再至萬峰安隱二處依侍三峰藏頻有省入亦未大徹乃遠涉衡湘遍投叢席一時通玄奇顯寧禮皆勸師出世亦不顧也後遊雪竇值雲上堂言下徹證命居西堂尋受囑上堂昨夜西風拂石龍今朝覿面又相逢箇中消息元無異想像毗盧老主翁長江淚從來霤拂湘湖水一向從容夜半明星當午現扶桑湧出一輪紅老僧病來五六載靜依熊耳竹叢叢唯愛閉門打瞌睡不接中下之凡庸張公喫酒李公醉熨斗煎茶銚不同大衆此是過去句如何是現在句良久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卓拄杖下座　上堂天花飛戰碌碌瑞雪紛紛萬方足普賢高駕雲中來象王蹴踏擎天木東也卜西也卜直得大海翻騰須彌岌峪東海龍王引鬚觸著帝釋鼻孔阿修羅惡發走向蟭螟虫眼睫裏揚聲大叫唱出清平一曲高山流水罕遇知音鏘玉鏗金聲傳深谷喝一喝下座　康熙戊申冬師示寂留偈曰來無一絲去無一線七十二年虛空閃電撒手浩歌歸去來臨行示出吹毛劒喝一喝奄然而逝

石奇雲嗣

寧波雪竇山夫正禪師嘉定陳氏子兒時聞老宿說韋馱以世世童眞入道遂躍然自喜曰我猶可及爲也遂出家入天台投靈鷲雲薙染一日至通玄見悟老人書吾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十一大字恍然

有省後在雪竇一日雲上堂衆纔集師出一喝曰如何答話雲默然師曰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雲便打師曰也不消得又一日上堂師問空刧已前徒指注空刧已後錯商量是否雲曰出頭來作麼師曰徧界盡非常草木何山松栢不蒼蒼雲曰你看背後甚麼人師曰錯　繼席資聖上堂妄心若息東土遠勝西天雜毒猶存西天不在東土南斗六北斗七不用安排地上水天上星各安其位何待山僧拄杖子口喃喃地雖然有一著子連日事忙不曾與諸仁說破良久曰只因連月雨又過一年春　師經行次一僧忽問摸著鼻頭眼睛是本來面目師曰還了得生死麼僧擬議師笑曰只此一拶便不奈何

僧參師曰緊峭草鞋當爲何事僧曰覿面相呈師曰如何是相呈底句僧曰和尚向甚麼處見某甲師震威一喝僧曰蒙和尚重重看顧師曰未識山僧在

僧問有箇無面目漢要與和尚相見師不答僧喝師曰背後底聻僧轉身歸位師曰你只曉得眼前不曉得背後僧無語石奇雲嗣

溧陽屏山師南旋禪師僧問人人鼻孔撩天箇箇脚跟踏地某甲因甚麼摸索不著師打一棒曰怎怪得老僧僧便喝師曰一喝不作一喝用你作甚麼用僧禮拜師便打　問喚作竹篦子則觸不喚作竹篦子則背不觸不背請和尚道師曰塞却狗口僧一喝師曰何不早喝僧無語師打一棒　問蚯蚓斬四段佛性在那一頭師打一棒曰且道在那一頭石奇雲嗣

宜興金沙徵菴研禪師上堂禾山不是狂普化不是顛打鼓搖鈴在目前祇爲諸人不解薦生平伎倆與君傳傳不傳更何言翡翠踏翻荷葉雨鷺鶿衝破竹林烟石奇雲嗣

括蒼椒山律牧制禪師紹興謝氏子一日挑稻子過溪跌落水中釋然大悟雪竇印可之後出世婁江南廣義與金沙退居洞庭天衣復繼席雪竇資聖　上堂萬仞崖前撒手行等閒闖過大虛空頂門迸出金剛眼照破山河百億重召大衆曰且道是甚麼人高著眼覷喝一喝下座　上堂師豎拄杖召大衆曰還見麼復卓一下曰還聞麼若也聞處精明見處透脫

當體現前十方軒豁橫身宇宙獨步大方雨致雲騰風行草偃到者裏便可以津濟四生梯航九有頓使人人徹見自家本來面目發揮本地風光豈是分外如或未能但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僧問法身還解說法否師曰汝還解聞麼僧挺帽子拍手三下師曰弄精魂漢僧便喝師曰汝者一喝落在賓家落在主家僧又喝師曰未在更道僧禮拜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汝猶不識好惡在　師晚年退居雲葢至康熙壬戌三月十一日以分衛入郡示疾下院遂不食至十七中夜索筆書偈曰堂堂無去亦無來體露眞風絕點埃七十一年端的處漫隨流水入天台擲筆而逝塔于雪竇之妙高臺側石奇雲嗣

雪竇祖菴弘遠紹禪師族姓王越之觀海衞世冑也父母好佛一夕夢老人云送和尚與你為子師果降誕乳名和尚年長二十始出家參念佛是誰話歷五年不契上天童禮悟老人力參久之後侍雪竇雲于靈鷲看雲門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話有疑一日侍雲次值傍僧舉問此話雲便打僧又問雲又打僧再問雲再打師在傍忽然大悟乃出衆曰可惜許三棒也無一點雲白你又作麼生師拂袖曰大雨來也便出復呈頌曰一棒雷轟雨似傾翻身倒擲打雲門如今覿面無回互東海西江一口吞雲頷之　師繼席南廣一日問衆曰達磨道心如墻壁乃可入道南廣大衆會恁麼一回也未僧曰蒼天蒼天師曰亂呌作麼僧曰却為和尚慈悲師曰打裂你頭莫言不道僧曰針劄不入師曰果然不知痛癢　望日衆集師垂問曰十五日以前諸佛生十五日以後諸佛滅正當十五日作麼生道僧便喝師曰［喝］喝僧曰和尚見甚麼道理師曰親切道得一句許你親見南廣僧曰也遲八刻師曰怪得阿誰　問明月漸虧師叱曰何不道杲日當空石奇雲嗣

登岱僧幢建禪師嘗在雪竇作妙高臺頌曰石臺高出白雲隈足底風濤萬壑催極目崖前春正曉好花不待鳥啣來　龍隱潭偈曰曲澗水投潭玉屑碧潭龍隱動蒼烟叮嚀禪客休彈指莫使驚人浪潑天石奇雲嗣

妙高退安道嚴恂禪師餘姚人族姓張原名廷賓號
客卿以孝廉爲鄞廣文先與密雲悟老人交契後率
衆迎主天童法席迨出家受雪竇雲付囑以孫禮事
悟老人云　示衆舉王常侍到臨濟禪堂問曰者一
堂僧衆可看經否曰不看經可習禪否曰不習禪侍
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濟曰總教他
成佛作祖去侍曰金屑雖貴著眼成翳濟曰我將謂
你是箇俗漢師曰當時臨濟大師若無後語幾被常
侍折倒如今又復重揚家醜山僧罪過大衆凡爲臨
濟兒孫直須如獅子兒哮吼一聲壁立千仞始得
布袋和尚贊曰兜率陀天不住明州市上遨遊布袋
時收時放隨緣曠蕩悠悠呵呵你笑世間人不喞
嗰我笑你忒殺賣風流若不是蔣摩訶識破惑亂衆
生未得休　即心即佛非心非佛頌曰即心即佛亦
非即非心非佛未爲非自攜瓶去沽村酒不把漁竿
臥釣磯　師道風高峻海內咸稱古佛年八十餘嚴
持戒法如新學比丘著有瀑雪集行世石奇雲嗣
南嶽隱峰爾懸環禪師蜀人也住崑山安禪上堂舉

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佛
果道有問諸佛出身處但與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
生微涼若問安禪則不然但曰我愛夏日長人皆苦
炎熱喝一喝下座　僧參師曰死了燒了阿誰禮拜
僧曰今日親見和尚師曰離却四威儀向甚處相見
曰覿面相呈師曰離却四威儀聻僧擬答師曰覿面
相呈石奇雲嗣
蘇州西園澂清月禪師上堂連日風頭峭硬直得滴
水滴凍嬰僧裂破面門衲子凍歪鼻孔達磨大師暴
郄當門齒落布袋和尚噤得眼睛無縫拈拄杖卓一
下曰只有者箇木上座具大自在有大受用橫拈豎
放安然不動且道他有甚奇特得恁頑賴遂倚杖叉
手曰仲冬嚴寒恭惟頭首知事洎勤舊大衆起居珍
重　上堂看看結制又半月古岸風高橫寶筏衆生
役役趂光陰把手招伊誰肯入礙膺有物未消除臨
岐亡羊徒悲泣吾有末後一句子幾番擬說恐饒舌
直待眼光落地時塵說剎說一切說諸人若也瞥地
歸堂喫茶自知生澀若也未瞥記取仲冬初一　上

堂九十日中眉毛斷結今朝解制便覺春風滿頰擬放一綫道可惜口門窄然雖如是震天鑼鼓洩眞機刮地笙歌太饒舌阿呵呵露手骨萬象森羅側耳聽百億燈明熾然說山僧忍俊不禁也來錦上鋪花未免應箇時節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卽不問汝諸人且道十字街頭廖鬍子因甚當風立若也識得此人且喜參學事畢其或眼目定動一任撞頭磕額喝一喝　上堂問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和尚卽今有何法說師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盌曰與麼則大衆霑恩也師曰有甚麼交涉問昔日世尊睹明星悟道未審是那一箇星師呈拄杖示之曰恁麼則一震雷音徧大千也師曰不是知音徒勞側耳乃曰午夜雪山寒面南看北斗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召大衆曰不見釋迦老子於此日打失眼睛無處捫摸便爾大驚小怪自誇直與盡大地衆生昆虫草木情與無情同時成佛無前後際豈不暢哉及乎逗到結角羅紋處依舊祖禰不了殃及兒孫且道誵訛在甚麼處遂振威一喝曰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問旣是帝釋峰因甚不執務師曰天下太平　趂船次有士問師分明是船載人爲甚喚做人載船師曰幾乎錯喚汝作俗漢　師揀米次有僧問虫喫米米喫虫師隨手拈一粒曰少不得有你者一分　士問西華和尚云虛空無向背因甚有東西南北華曰東西南北復問師師擧茶甌曰者箇是建窰士擬再擧師曰請喫茶　問某甲眼睛突出時如何師曰你眼在甚麼處曰現問次師打曰未夢見在　一日抱猫次僧見便問老師莫是南泉否師遂擲猫於地曰今日放過這畜生僧無語問霜風刮地凍雨灑空學人擬借一滴興波作浪得麼師曰山僧只管看僧便喝師曰將謂躍過龍門元來猶滯死水便打趂　問如何是本分一句師曰獅子峰與虎丘山相撲你還知麼曰恁麼則非本分也師曰山僧罪過　師性至孝終身有孺慕之悲忽一日有煦然安和之色同門道嚴恂叩其所以師曰吾已整衣鉢貧立從弟君耀爲先君子後矣實與妙喜杲爲上下五百年有同志云石奇雲嗣

杭州雄聖尼惟極致禪師姚江名家女童眞入道常隨父參悟老人于天童後參雲和尚于雪竇雲舉舜老夫古鏡因緣問曰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看脚下磨後如何師曰兩眼對兩眼雲曰何不舉問老僧師便問古鏡未磨時如何雲曰看脚下師曰磨後如何雲曰兩眼對兩眼會麼師曰會卽會道不出雲曰是果然會道不出不會道不出師曰道箇甚麼雲便掌師曰甜瓜徹蔕甜苦瓜連根苦雲曰你又恁麼去也師便喝隨呈偈曰不具冰霜骨誰參乳竇禪斷崖飛雪處千古逼人寒次日入室雲曰昨日的作麼生師近前曰和尚喫棒有分雲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知恩報恩雲曰莫汚塗老僧師曰蒼天蒼天　上堂神劍初離寶匣誰敢犯其鋒鋩塗毒布於太虛遠近何堪側耳豁開正眼凡聖莫測其由覿面全提萬別從教路絕遂舉拂曰還見麼見則刺破汝眼睛復喝一喝曰還聞麼聞則塞斷汝耳根衆兄弟離却見聞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是眞正參學人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外不見有山河大地內不見有見聞覺知萬緣放下大死一回方許你有喫棒分何故瀟絕後再甦欺君不得　上堂幾度扶笻懶出山蕭然無事白雲間深林野鳥難尋覓鎮日千峰相對閒風凜凜水潺潺若人問我生緣處舜水姚山孰敢攀我手佛手驢脚生緣喝一喝曰撲落非他物縱橫絕往還　上堂向上機末後句利似箭疾如錐眨得眼來是幾時新羅鷂子遲拈棒一時打散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無孔鐵鎚當面擲大丈夫須猛烈從前伎倆一時歇撥破虛空知不知開眼明明休著賊咄百丈耳聾黃檗吐舌拈去佛祖機拔却繫驢橛元鳥語幽巖淸風來不絕直得天花亂墜地涌金蓮百草頭上放大光明龐公靈照在山僧拂子頭上合掌讚歎且道渠讚歎箇甚麼舉拂子曰武陵春已老臺榭綠陰多　上堂百草頭上薦取老僧十字街頭識取夫子喝一喝曰擬議思量劒去久矣卓拄杖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日映晴街寒風市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一棒當頭打出骨髓衆中還有知痛癢者麼良久曰大衆天寒久立伏惟珍重　上堂當機覿面提覿

面當機疾南山鼈鼻蛇相見不相識今日正當前幾箇知端的喝一喝　上堂橫按拄杖曰殺人刀活人劍直下與君通一線寒風凜凜立當頭撈著依然須自薦星馳電卷露神機鐵眼銅睛覷不見豎拄杖曰看劍震聲一喝曰直得通身冷汗流漢王已過鴻門宴卓拄杖　上堂海嶽震虛空裂凜凜霜威寒不徹三頓烏藤孰放行金剛寶劍當陽截一喝縱橫雙耳聾黃檗無端驚吐舌奔流度刃不知忙鐵脚波斯遭點額以拂子打〇曰眞不掩僞曲不藏直　上堂獅子兒任哮吼戴角擘頭空裏走終朝踞地振全威贏得通身都是口吞却楊岐栗棘蓬放出子湖一隻狗忽然撞著獅子端好手手中呈好手等閒拈起破沙盆一一面南看北斗喝一喝曰若向這裏承當許你權衡佛祖規鑑後昆又一喝曰若向這裏承當倚草附木自救不了良久曰大衆且道一等是喝又作麼生分疏復喝曰鸞王擇乳素非鴨類　問如何是君師曰深殿無人見如何是臣師曰殷勤問至尊如何是臣向君師曰德化清寰宇如何是君視臣師曰恩光照九州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　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風淸月朗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萬里風塵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入鄽垂手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大坐當軒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又作麼生師振威一喝曰坐斷白雲峰頂上大家齊賀太平時師曰禮拜了退　問雪嶺分枝遠靈峰一脈親如何是臨濟宗師曰當門火箭如何是雲門宗師曰腦後金鎚如何是曹洞宗師曰寒如霜雪如何是潙仰宗師曰活似龍蛇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夜半太陽暉曰宗旨蒙師指臨機句若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問昔日趙州老漢見人來便云喫茶去今日和尚見人來將甚麼祗待師曰飲者也須嘔却曰蒼天蒼天師曰叫甚冤苦　問如何一喝是金剛王寶劍師曰魔宮膽喪如何一喝是踞地獅子師曰野獸潛蹤如何一喝是探竿影草師曰賊身已露如何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便喝僧亦喝師曰險　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切莫問人曰古人用心又如何師曰鷂子過新羅　康熙壬子閏七月二十六日

項應頃

師至姚江示疾。遣弟子速法嗣靜諸越至。遂辭衆。越出問曰。四大分張。向甚麼處去。師曰。月到天心皎。曰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日出事還生。語畢。跏趺而逝。塔于黃雀山永慶寺側。石奇雲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蘇州秀峰岫雲瑋禪師。長洲顧氏子。年十二。白父求出家。投虎丘西隱房本如披剃。取名法恒。年十六。採茶入茗山。虎爲引道。黃石齋太史異之曰。此沙彌他日鑒輿祖庭無疑也。年二十五。隨古南門謁天童悟於大鑒堂。旁僧曰。此僧從虎丘來。悟曰。我早已識渠。命隨衆滌食器。每進方丈參請。屢遭痛棒。門呼之曰。爾滌食器多時。摸著碗底否。師大疑。猛力參究。忽一夕下單捲簾。洞然大徹。亟趨見悟。悟曰。作麼。師便展坐具禮拜曰。謝和尚不通一線之恩。悟微笑而頷之。親炙既久。將辭行。悟曰。聞汝在山打飯。牧書記是難親近的人。汝善事之。後門開法古南。命師爲第一座。一夕晚參。門曰。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只是下面一箇字。山僧續不來。請大衆續看。師出衆曰。賊。門可之。乃付源流衣拂。偈曰。太白寮中曾九拜。荷擔大事許英靈。只今致囑無他語。大器由來必晚成。住秀峰上堂。今朝十月十有五。初搆茅堂擊法鼓。雖然此地舊祖庭。數百年來少香火。病僧養病煨藥爐。豈暇開爐煨佛祖。現前一衆賢兄弟。各自摩視弁擦褲。阿呵呵。太湖三萬六千頃。秀峰插天青一朶。仔細看。莫鹵鹵。甜瓜徹底甜。苦瓜連根苦。以拂子擊禪床。挂鐘板曰。上祖風流。叢林標格。滿耳非聲。滿眼非色。畢竟明明是何物。遂擊曰。一椎打就。徹髓徹骨。小參。萬法是心光。銀山鐵壁。諸緣惟性曉。鐵壁銀山。直下透

得本無迷悟人其或未然只要今日了　康熙丙辰六月師示微疾二十一日沐浴更衣留偈曰吾年六十七世緣今已畢長歌歸去來扶桑日初出泊然而寂塔全身吾家山麓

牧雲門嗣

嘉善大勝崇巳峻禪師吳興施氏子母夢旛蓋擁異僧入室而生襁褓中解稱佛號髫年失怙恃決志出家投嘉善慈雲禮秀峰薙染往參金粟乘求進堂結制參萬法歸一話至第七日早行至殿聞打鐵聲有省詣方丈呈所得乘曰不虛此來師禮退復上天童掛搭堂中一日維那監香問師曰別人經行你在此做甚麼師掣香板便打那退後師曰接取香板去那無語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一日首座落堂勘問師經行不顧座劈胸扭住曰你也道道看師便掌座曰未在更道師復掌座休去時一衆駭然解制後再參古南門命頌靈雲見桃花公案師曰眼睛打失桃花裏本末相通不自私獨有玄沙能合調一回拈出一回奇門頷之晉後堂職由自晨參夕叩痛拶深錐覷欲呈解便遭熱罵將從前所得一旦釋然門鳴鼓上堂授師衣拂源流出住武塘大勝　上堂問如何是宗門中捷徑一路師曰十字縱橫曰如何履踐師曰驀直去乃曰一炷香焚三通鼓罷八字打開十字成現有眼共見有耳共聞不是諸佛機亦非祖師意若是箇漢聊聞舉著一肩承荷得去則事出當然多少省力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控過量機發過量用雖然不可便喚他作過量人何以阿呵呵好大哥那箇男兒不丈夫卓拄杖下座

上堂時節不相饒又逢六月望不扯閒葛藤直截提向上遂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秉拂小參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紅爐飛片雪到者裏取不得捨不得是不得非不得名不得狀不得臨濟喝拈向一邊德山棒置之一處敢問衆兄弟只如山河大地見聞覺知且道是心耶是法耶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小參山空木落古佛家風月白霜清衲僧活計若能從自己庫藏中運出七珍八寶堪與從上佛祖把手共行金聲玉振電卷星馳隨處皆眞全彰寶印還委悉麼家家門前火把子

小參新月掛檐牙寒松噎夕籟萬古不異今千聖無別道非心非物非色非聲到者裏不論智如鶖子辨若滿慈貴在當陽直入還有與麼人麼其或未然靠拄杖曰放過一著　小參談元談妙說性說心俱是諸方煎過底藥滓行棒行喝舉古舉今乃是弄猢猻底家具峻上座今晚總不恁麼要與衆兄弟別開一路獨步大方驀擲拂子曰看脚下　小參師豎拄杖曰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且道作麼生得相應去拈拄杖卓一卓曰嘉善原是魏塘鎮　問如何是座元師爲人處師曰剳僧擬議師便打　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廿里徑松千里秀萬工池水四時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曰謝師答話師噓一聲　師于康熙甲寅八月示疾至重陽日沐浴更衣問衆曰此是甚麼時節了衆曰日中午時師曰脊山東北虛空迸裂乘此而行正是時節且道老僧行到甚麼處去衆中還有道得的麼衆無語遂大喝一聲而逝世壽六十有五僧臘四十奉全身塔于祖燈菴之西北隅

古南門嗣

汾陽龍光達本元禪師上堂問正大光明日被日光所轉夜被月光所轉黑暗被燈光所轉請問和尚如何不被一切所轉師劈頭打曰照天照地無遮礙僧失色師乃曰父母未生前鼻孔撩天脚跟朝後眉毛向前大衆會麼者僧所問不被日光所轉月光所轉不被黑暗燈光所轉你自己帶得一片鏡不識喝一喝下座　問如何是弟子安身立命處師曰上是天下是地

牧雲門嗣

湛虛微禪師參古南門充西堂一日璋首座秉拂上堂師問曰格外酬機即不問箭鋒相拄事如何座曰兩眼對兩眼師曰恁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座曰難瞞識者師曰非兄不委座曰塗汚人不少師便喝

牧雲門嗣

松江南禪識得純禪師成都資縣賈氏子幼失怙恃投東皋脫白原名果程參天童悟棒頭有省譽騰叢席後佐古南門付囑歷住玉峰度門吳江黃溪上堂我本無生應緣而有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拈拄杖曰

者箇木上座不從前際生不從後際滅諸人還識得麼若識得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用勵自覺之智刃剖開纏內之心珠如其未委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牧雲門嗣

紹興雲門雪厂白禪師吳江人十九薙染潛心教觀因詣博山受具力事參究再謁天童悟于育王纔擬問悟便打如是數問數打忽得入處趨方丈呈所見悟曰適來且置祇如昨夜老僧舉洞山掇過菓桌因緣汝試下一語師便作撼桌勢悟曰未在更道師掩耳便出悟便休值古南門住棲眞舉師充第一座茶次門曰一切公案當以薰風南來之旨爲第一師曰道甚麼門曰汝意如何師抖擻便起門曰是則是恐墮毒海師便喝門休去　住寶掌因雪示衆連日雪霏霏行人盡皺眉竹橋山店遠路滑酒帘迷白野蒼溪斷疎籬玉巘低山僧無剩語怕冷拄柴扉若會元中的頭頭是上機　因雨上堂山菴連日雨聲不息直得若耶溪動底奔雷秦望峰迷天潑墨柴關晝掩寒香拂拂一一皆呈奇特正當恁麼時眞實受用一句又作麼生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一日知客領新到僧禮拜師曰作甚麼曰請和尙明日上堂師劈脊便打曰爲甚麼齊師曰與汝上堂了也僧便禮拜師曰劒去久矣　示衆半雨半不雨千峰布袋裏欲晴不得晴淡日吐還晴我也惺惺你也惺惺若也見未徹新羅昨夜打三更　示衆山僧院子初住百爲未集那討得箇閒工夫與衆兄弟說話雖然還有撥忙作閒笑傲林泉者麼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上堂舉天童師翁因僧問離却拄杖子請師道一句翁掌曰不是拳頭定是巴掌僧禮拜翁更以脚踢曰更有脚尖在師曰者僧只解馬前潑水不解馬後收滴若問白上座離却拄杖子別道一句但與呵呵一笑管教這漢疑三十年　上堂妙辯非干舌談元口不開鵶鳴幷鵲噪蚯蚓舞三台百口同一舌幷將致問來一僧出欲禮拜師曰拈却門前下馬臺　小參舉雪菴上堂曰乍住城隍寺無東又缺西汝纔擡眼看我便放頭低鬚髮白如雪身心爛似泥本來無佛法何處是全提後來有箇雅

山曰水自悠悠雲自閑紫壓原不異青山缺長欠短尋常事只恐葫蘆醋不酸師曰雪菴語不關風雅山綿中有刺山僧則不然倦臥雲屏歲月流閑攜竹錫立滄洲客來席地無他供銀海千峰月一鉤　據室以拄杖按膝曰近來師僧家箇箇水漉漉地自謂不避風雨而能躡足龍門不知新報恩鶴髮鷄皮那討得閑工夫與汝撩鉤搭索棘句鉤章畢竟如何擲拄杖曰新羅附子船上商香（牧雲門嗣）

興化完白璧禪師久在古南位下充維那一日問璋首座曰如何是師眼目座舉起素珠師曰昔日典座踢倒淨瓶便住潙山意旨如何座放下素珠師曰古南一枝正法眼流出梅溪遍界香師以遊戲神通為佛事臨寂之日預誡太史周漁曰我死了燒了將骨散四野池塘裏免得留作笑話取琴撫曲而逝荼毗後周太史收骨貯錫匭外裝檀匣供花園櫝中一夕誤為盜負去太史追尋虔切感神示夢果得迎獲建塔焉（牧雲門嗣）

泰興長生印象詮禪師出隊回上堂一向孤峰獨宿坐斷白雲終不妙一向十字街頭拖泥帶水太無端祇責多頭不住獨脫自由可謂鬧市裏天子百草頭祖師逢人乞得一文錢風流滿世且教鉢盂口向天此話大行良久曰看看只要臨行乘快便腳頭腳底好生涯（牧雲門嗣）

金陵蔣山圓明顯禪師參古南門於棲眞門曰你號甚麼師曰圓明門曰如何是圓明底事師呈頌曰頂門正眼極圓明廓地掀天本現成直下一錐錐瞎了濟宗之道始流行（牧雲門嗣）

佛國南音言禪師結制上堂舉臨濟上堂曰有一無位眞人常在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大衆還看得臨濟無位眞人著落處麼若也看破不直一星子適或低頭妄想冷地追思不惜老婆舌頭分明指出以拄杖東西點曰蔣山作眉元湖為目正體堂堂何煩卜度還見麼如不見未免布袋頭却被山僧把住且過一冬直待來春為汝等道破振威一喝曰伏惟珍重　臘八上堂不覩青天大日輪却於夜半覩明星瞿曇有眼成顚倒錯認葫蘆作帝瓶祇如今日不錯

認時且又誰迷誰悟誰見誰不見還委悉麽以拂子打圓相曰高著眼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解制上堂打開布袋頭放出摩霄鵠繫箇水雲包江南與江北芒鞵抖擻舊蝦鬚那管石頭滑不滑所以道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爲來來實不來路上莫催回若論去實不去來實不來爲甚又道箇途中善爲路上催回底道理現前大衆若向者裏倜儻分明佛國寺裏一多鹽醬庶不狠籍設或不知東西不識好惡那識他家門戸諸人性命依舊落在山僧手裏雖然如是逗到今日山僧索性做箇好人將一首古人現成詩爲諸大衆留別去也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牧雲門嗣

嘉興天寧古雲傑禪師上堂昨日春雲靉靆今朝春日晴明黃鸝樹底兩三聲當陽顯出毗盧印靈利衲僧若能機先委悉何煩擊鼓鳴鐘更要重陞斯座大衆豈不見世尊道汝等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衆中還有不以緣心聽法而得法性者麽不妨出來與天寧相見喝一喝卓拄杖　佛成道日上堂舉拂子召大衆曰見麽良久曰古佛過去久矣汝諸人在這裏覓箇甚麽下座　普茶示衆九旬安衆空中求鳥跡結制開爐水底覓魚蹤諸人洗面摸著鼻喫茶打溼嘴向箇裏一肩擔荷得去說甚麽教外別傳祖師心印設使未得前頭大有霜雪在　示衆四月郊原烟雨足今朝恰值是十六殿前紫燕語喃喃露出本來眞面目　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意旨如何師曰此問不惡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本來無面目曰學人禮拜去也師曰有甚交涉　問如何是佛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

牧雲門嗣

嘉興古南忍可持禪師小參今朝臘月一流光催歲急飛雪亂長空人面生寒色饑烏噤不鳴梅帶初春白全發祖師機大半成狠籍且道那一半齾衲被蒙頭正好休山僧此時都不識　寶華和尙入祖堂上堂法苑花零春老去昨宵夢覩故人來音容笑語還如舊脫落皮膚悟劫灰大衆皮膚旣然脫落何更有

音容笑語你若作夢會不快漆桶不作夢會漆桶不快畢竟如何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晚參今宵十七日月向黃昏出浮雲鼓太虛蟾影無踪跡以拄杖作○曰爾等還見月麼見得者不妨入方丈通箇消息　晚參老僧今晚有句超佛越祖之談舉似大衆復搖手曰六耳不同謀　示衆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古宿恁麼道美則美矣善則未善老僧卽不然佛法遍天下一時難得人大衆且道古宿說底是老僧說底是有人辨得二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古南門下賞罰分明　示衆鼓響不因椎輥毬焉用手薦得古人機面南看北斗然雖如是禾山與雪峰不是我同流　冬至小參羣陰剝極陽添一線之長律管葭飛書記五雲之瑞冰河發燄草木萌芽情與無情咸回淑氣因甚你衲僧家鼻尖頭寒涕不收脚跟下凍血未乾爲復是絕後未甦爲復是時節異人喝一喝曰五九盡處是逢春　示衆達磨特來東土二祖徑往西天且道此二人還有過也無良久曰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碗

示衆臘月廿八日北風催歲急中有一件事要且無人識且道是甚麼事曹操下東吳燒赤江邊壁

元旦上堂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且道衲僧得一又如何三間茅屋一蒲團客至何妨從定起復舉僧問古德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德曰張公酔却李公酒師曰古德恁麼道是則雖是要且無佛法若問古南如何是新年頭佛法但向他道癡漢佛法有甚麼新舊他若擬議劈脊便棒大衆還見古南爲人處麼卓拄杖下座　元宵示衆彈指流光半月又是元宵時節梅里雖無燈看戶戶光明不缺古南院裏寂寥賴有燈明古佛蝦蟇蚯蚓蠛蠓日與眉毛撕結於中更有誰親乃展手曰無涉　晚參雪霰重臨二月中梅花零落杏花紅都來認作閒題目無位眞人那得逢山重重水重重吹面不寒楊柳風報諸人好追踪自南自北自西東晚來無限意雲散月當空（牧雲門嗣）

蘇州無量可生慈禪師小參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卽神如是則全眞卽體全體卽眞在凡不減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衆生度盡河沙佛在聖不

增諸佛何曾度一人諸佛與衆生本是同源雖然恁麼且道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一句作麼生會卓拄杖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牧雲門嗣）

匡山萬松聞極定昌禪師江西南昌人初爲講主因慕宗門往參古南於鶴林不値遂之虞山與福門問曰上座那裏來師曰匡廬門曰舟來陸來師曰舟來門厲聲曰楊子江濤甚險上座在那裏安身立命師曰和尚住持不一門曰倒是箇本色住山人師曰和尚萬福門曰你住山見箇甚麼道理師曰某甲不作道理會門曰將你平日所參得底直說來師曰參箇死了燒了如何是本來面目話一夕步月懸崖被跌有省呈偈曰死了燒了虛空隨倒本來面目風清月皎自覺有箇入處門曰怪得你來見老僧一日又問黃檗三頓棒落在你頭上時如何師曰恩大難酬復呈頌曰臨濟三頓棒落在我頭上切切老婆心叢林作榜樣沒榜樣冤債相符誰省放大鵬入海取龍吞無風激起滔天浪門覽畢曰只此一偈可紹吾宗（牧雲門嗣）

慧山十洲瀛禪師小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嘉州大象生鐵鑄主人公在甚處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話頭歷歷分明拄杖時時出氣禪和子無汝棲泊祖師心不用安置驀拈拄杖曰識得這箇打門槌各自歸家作活計大衆還會麼山僧更與你通箇消息拽拄杖便歸方丈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喝一喝曰還知慧山作用麼僧無語師曰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猜（牧雲門嗣）

福建南山雲門二勝修禪師崑山李氏子初遊庠後棄家行脚得法古南上堂凍雲靉靆朔風凛冽法雨未收法鼓乍歇世界圀圇無漏泄分明萬里一條鐵不結結甕裏何曾走却鼈結不結珊瑚枝枝撑著月

小參泗洲大聖楊州出現聞名不如見面頭蓬鬆眼卓朔見面不如聞名驀竪拂子曰正當與麼時如何百年三萬六千朝　上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蒼頡何須製字李斯何須籀篆直得淨躶躶赤灑灑雖然如是若是過量人移東就

西將無作有不妨斲五嶽為硯揑四大洲為墨東天下叢林為筆汲大香海水為墨池展虛空作紙東記西記大書特書且道書箇甚麼記箇甚麼是何章句云何受持不是阿難結集亦非摩騰翻譯自梁普通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末了底公案今庚子十一月二十七日雲門寺裏不肖兒孫為他了却卓拄杖一下

謝戒持盋上堂時節至今日陰消陽自旺北來鴻雁帶霜飛嶺上梅花冲雪放禪歸海經歸藏且道波羅提木叉歸到甚麼處此夜月明人盡望　除夕小參記得年初一於今又除夕日月分明似箭流怎教不白少年頭還有不囿陰陽倒行節令者麼總有也是野狐精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夾岸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問丹霞燒木佛為甚院主鬚眉墮落師曰賺殺人　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為甚麼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師曰莊子註郭象　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假如壺公山巍然獨峙如何轉得他師曰壺公山轉也只是汝不見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是下方菩薩為甚麼出得女子定師曰好事不如無　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竪起五指牧雲門嗣

臨清大藏桂昌銳禪師上堂布袋頭從今拶緊安樂神時時應現塗毒發震雷之響海潮宣時至之音刹塵非遠刹那非促放開也由我揑聚也由我驀竪拂子曰會麼衆顧視震威一喝下座　上堂問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学人即今要請無舌人說法師便打僧便喝師曰開口成雙橛僧擬議師曰揚眉落二三乃拈拄杖曰未擧趯前法音已徧未開口處闡唱已伸又何須無舌人說法無手人行拳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汝等諸人向甚處著眼卓拄杖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上堂問驢覷井則不問如何是井覷驢師曰六月炎天降寒雪曰奇哉奇哉師曰三冬嶺上火雲多曰甚奇哉師打曰汝不會我語乃曰驢覷井井覷驢恁麼提持知音有幾拈拂子拂一拂曰直下會得不用重擧知音知後更誰知笑倒繩床老古錐一文大光錢買箇油餈喫在肚裏了當下不覺饑呵呵會也麼六月炎天降

寒雪三冬嶺上火雲多喝一喝　示衆問盞子落地因甚碟子成七片師曰那箇向你道僧禮拜師曰妄語不少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手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乃曰握大千如陶家輪運大千向鍼鋒上則且置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卓一卓曰掣電機直下掃烈烈轟轟臨濟老臨濟老察秋毫坐斷雲山不放高復卓一卓曰獅筋一奏羣音絕刼外春光亘古饒　晚參才質敏慧必生驕矜之氣博學強記必生滿足之情勢利相資必生傲慢之狀鈍根微賤必生下劣之想顧視左右曰山僧這裏無此惡類盡是寒山拾得掣風掣顛喝一喝　上堂爲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身處放逸則用志弗洪遑唇遑舌遑伎遑能讓他英俊道流高超獨步喝一喝曰從來脫略無窠臼　示衆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左邊荊棘林右邊毒蛇橫轉得身進得步佛祖羅籠不肯住拈拄杖曰若到大雲門下更參三十年（牧雲門嗣）

嘉興萬壽止瀾漣禪師示衆霜風刮刮來吾榻一夜翻身有幾遭此箇宗乘誰不識何須終日口叨叨

示衆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因甚麼昨夜西風起吹散一天雲參　元旦示衆舊冬常住務重重豎起禪堂又種松欲作祖師眞嫡子莫辭艱苦惜形容（牧雲門嗣）

舒州三祖白峰新禪師楚之孝昌傅氏子上堂以拄杖橫案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復卓拄杖曰西天四七東土二三諸大善知識總教休去歇去看木上座爲衆闡第一義諦去也良久顧衆曰還聞麼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擲拄杖下座　僧問如何是大覺師曰村裏老婆踏水車（牧雲門嗣）

舒州懷寧延壽寺善意林禪師楚之衡州人僧問如何是延壽境師曰皖江門外深無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山口街頭乞一文（牧雲門嗣）

武康白雪懸崖行筏禪師禾之陸氏子繼席古南上堂德山棒拄戸挑包臨濟喝驅奴逐婢正法眼藏著磕著破沙盆東擲西拋漁歌牧唱總是發揮本有風光社酒村醪無非全彰妙明眞性卽今斬新條令又作麼生喝一喝曰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牧雲門嗣）

法輪石隱貞禪師示衆抗聲曰今朝是四月八日若

是的當漢全身便擔荷去作一員灑灑落落了事凡夫良久無人出乃曰莫怪山僧把第一杓惡水潑你要我說禪禪無名相要我說道道非言說欲待總不說有般不唧𠺕的便認定無言說為極則坐在黑山鬼窟裏作活計到這裏難為啟口昨日在郊外遊戲見幾箇牧牛小孩子猜啞謎曰天晴地下乾落雨地下溼上山滾石頭滾在下山出斧頭鐵打的飯甑兩頭空幾箇蠢小廝當面錯過山僧直得通身慶快今日拿來應箇時節若作佛法商量帶累三世諸佛眉鬚墮落若作世諦流布則辜負山僧畢竟如何擲下拂子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晚參令宵四月半庫中無一物以拂子畫◎以此當換茶普請諸人喫若足能參衲子直下如飲醍醐衆中有吞吐不下者更為你葛藤一上遂舉芭蕉和尚道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仔細檢點將來也只道得一半法輪即不然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　晚參豎拂子召大衆曰這箇不是色擊拂子曰這箇不是聲聲色裏薦取聲色裏好橫身佛殿走入廚庫裏燈籠緣壁上天台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鐘樓上唱讚床脚下種菜又有甚麼過其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他時後日莫怨山僧不竭力相為（牧雲門嗣）

舒州天竺山破笠懋禪師姓孔氏中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天竺境師曰麓奇山上水白浪滔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老僧北直人家住江南曰為人句聻師曰活藤條按著雲頭不放高僧作怕勢師拈拄杖一卓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無對師便行　示衆學一宿覺曰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師拈拄杖曰豈不是體心地印在什麼處良久曰歸堂喫茶去（牧雲門嗣）

杭州多福商子啓禪師吳江人族姓葛年十三投虎丘等慈閣出家十七落髮日夕禮誦法華經于惟此一事實下即有信入遂上天童執侍八載每欲啓問悟老人屢加痛棒不許開口往參語風信老人于雙徑信問那裏來師曰天童信曰天童有何言句師曰一棒一條痕信曰治你這般魔子魔孫師曰天下人

跳不出信曰徑山老漢聻師遂禮拜曰某甲罪過再上天童問生死不明乞垂開示悟又打出曰汝自會去時牧雲門在記室師詣寮問曰老和尚打出意旨如何門拍桌曰我不打你師于言下有省徵詰古人公案皆能了了獨于女子出定因緣不能打徹後因侍石奇雲于興化關前遇夜熱甚倚欄杆立一陣雨過師竟不知擡頭見明星朗月徹體清涼卽呈偈曰女子出定瞿曇不正文殊罔明隨邪逐令雲徵曰喚甚麼作定師一喝便出次日卽述偈寄門曰海涌峰前禮別時至令端的望垂慈天童寺裏蒙開示普潤菴中打失疑覿體看來全體露知恩纔曉報恩遲自慙無物呈猊座舉手椎胸也是虛後侍雲至古南二老人事畢門喚師曰女子出定意旨如何師曰六耳不同謀便出二老呵呵大笑迨雲化去師仍侍古南後膺付囑牧雲門嗣

虞山興福平巖定禪師浙東姚江蔣氏子岐嶷不凡詩書過目成誦年十六知有宗乘中事閱南泉三不是語心輙驚疑遂辭親禮四明法海裕如而薙染爲受具金粟容再參大覺琇椎拂之下雖覺釋然終不自許復謁古南門于天童問學人不得力時如何門搊師手出方丈曰但恁麼去師有省其冬命列侍司繼充知浴掌記室服勞十載每以己事請益門瞪目直視雜以詬詈師嘗慙悶欲絕除夕偶聞爆竹聲廓然大徹口占爆竹頌八首歲旦上方丈門笑曰且喜子大事了畢師拂袖便出秋季受記莂卽結茅于塘棲額曰六息韜光七載門貽書命住虞山興福北游住都城廣音鐵佛二刹　小參卓拄杖曰一不做二不休不是冤家不聚頭莫擬議漫悠悠切莫騎牛更覓牛落三落四非好手單刀直入破○州時有僧突出作禮師便問○州作麼生破僧罔措師以杖約退曰幾經汗馬功當識須信橋流水不流　晚參一七二七神疲力竭初三十一原是好日有話請問有疑請決面亦不如語直何妨證龜成鼈免得向背地裏點胸點肋何礙當面說黃道黑豈敢壓良爲賤阿誰皮下無血明未明徹未徹漫道迦葉不聞聞世尊不說說　冬至上堂今日乃冬節之辰山僧因連日事

繁精神疲憊咳吐喘息不能說法只得效慈明揭榜僧堂聊借拂子柄畫出㊂(∴)(川)諸人若向者裏會得不特應時及節堪作當家種草　師于康熙辛酉春末示疾至浴佛日上堂辭謝望日以興福委門人燈巖德鐵佛委吼崖有垂示教誡諸語次日張聖階問和尚還有分付也無師展兩手曰與麼來與麼去有甚分付越七日闍維塔于西山廣泉寺一指室之西麓壽五十有五臘三十有二（牧雲門嗣）

廬山圓通崇勝雪田耜禪師示衆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師頌曰駝子哭哀哀死無曲棺材有株曲松樹那得曲踞開　萬杉僧來拜問和尚這裏有兵過麼師曰一箇東瓜如椰子大爲甚麼重七十觔僧茫然師曰不消鹽虀僧又無語師曰不枉從萬杉來　南泉斬猫頌曰兩堂俱是作家流冷地看他徹底羞只得一刀遮掩過至今攪弄死猫頭（牧雲門嗣）

嘉興古南省菴由禪師上堂形名未兆聲色未彰如鏡對鏡似空合空綿綿密密密密綿綿正當恁麼時臨濟喝如雷奔也無用處德山棒如雨點且過一邊

（牧雲門嗣）

京口鶴林天樹植禪師虞山劉氏子年十五投本邑破山禮邁菴德爲師十九始落髮二十謁古南門于惟實居舉本來面目話門曰汝且隨我往頂山寺去回來與汝說門回師跪啓曰如今求和尚開示門驀豎起拳曰這樣大栗子汝喫得幾箇師忽有省遂起立曰美食不中飽人餐門笑曰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師曰何奇之有門頷之師膺門最後之囑繼席鶴林　上堂今朝四月十五鶴林擊動法鼓摩笄嶺忽爾點頭鴻鵠山欣然起舞蘇公院裏好鳥鳴一聲兩聲周子池邊野花開三朶四朶眞如妙體般若圓音無蓋無藏亘今亘古報諸人休莽鹵說甚趙州無雲門普若能直下便知歸立地頓超諸佛祖　上堂德山逢人痛棒如雨臨濟逢人熱喝如雷趙州喚人喫茶去金牛喚人喫飯來老我生平百不會終朝兀坐杜鵑臺雖然就中有箇好處且道好在那裏山靜日長閒不徹笑看花落又花開　示衆一春多病臥禪房懶與諸人說短長不怕葛藤陳爛却大都此事

絕商量急薦取莫荒唐流光倏忽催人老嫩綠駸駸覓已過墻　示衆休休休得風流處且風流歇歇歇覓裏何曾走却鷺休不得歇不得知汝胸中各疑惑兩箇五十是一百咄　僧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未審他是阿誰師曰破草鞋曰學人不會師曰絕好種火　送亡僧下火僧問還是人燒火火燒人師劈頭一拳曰還是拳撞頭頭撞拳僧擬議師又打一拳曰一任卜度　師提綱舉要揀魔辨異具擇法眼有古德風其平昔法語戒勿存稿門人私錄付梓師不許復示偈曰大千經卷無人看誰理山僧爛葛藤何苦徒然消信施自知長處一無能　康熙己未冬師示微疾預定逝期書偈別衆而寂塔于本山杜鵑樓之東塢門人湛祜請太史查昇誌銘樹石并梓語錄行世

牧雲門嗣

江西瑞巖松寰釆若起禪師頌三不是曰八面匡廬水一泓蛇神牛鬼任之乎平生肝膽傾乾盡到處擱笻看畫圖

牧雲門嗣

廬山匡指尼國鑑元禪師邑之曾氏女幼出家詣報國受具戒持律範初參金粟悟禮拜次傍有二尼與師問訊師即竪拳悟便棒曰這箇是甚麼師曰千聖不識悟曰放下著師曰放下箇甚麼悟乃休師參古南得法掩關廬山　黃淳耀進士一日到關問曰久慕關主師曰貧道總不識士曰啓口即是葛藤要師全提師曰放下著士大悅　錢宗伯夫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秀水年年秀靑山歲歲靑　康熙癸丑二月十一日師無疾忽命剃頭沐浴更衣趺坐說偈而逝偈曰七十三年假借名了無一法可當情而今四大隨機散會向檀那致別聲有語錄年譜行世

牧雲門嗣

方爲戒居士名曙徽州歙縣人弱年即有志向道一夕夢幅巾道人引至揚州三叉河寶塔下視塔影欹斜命士將塔扶正士開塔門著力通身汗下忽然有悟覺身心世界一空盡古今只是箇自己并自己亦不可名狀起拈偈曰夢中作夢宛然眞耳聽何如眼聽親泡影堆中拈實具大千活句屬吾人自此遣妻茹素求道心切後過古南法嗣遠贈標社會處見旁

坐一客閉目觀心士曰莫多事幖曰汝道始得士曰
向道莫多事客曰此心忽起忽滅當奈何士曰不生
何待滅省力處正是得力處客曰心如何把捉幖舉
手示之士指幖曰出乖露醜幖曰你更多事士曰莫
怪懶人太多事只因勘破這般人一日謁古南門於
鶴林門曰不生不滅底心聻士曰弟子今早渡江的
門曰江上風浪惡如何過得士曰柁柄在弟子手裏
門曰卽今登岸也柁柄聻士曰本寺伽藍是米公做
門曰米公與你有什交涉士拱揖曰卽刻拜別和尚
門笑而頷之曰梅子熟矣將方丈前梅子盡摘與士
付以偈曰靈山花下別京口渡頭逢君今如是去千
載起吾宗士後求剃度門曰可搆靜室不必出家便
化同人堪稱希有　平陽忞過廣陵士謁忞曰聞居
士久留心山僧今日相會親切道一句來士曰弟子
來問長安話忞曰至尊一人阿誰不知士曰尊貴事
作麼生忞曰方外不得論量士曰和尚親從輦下來
忞曰向你道了也士曰也須問過始得忞乃休　具
德禮復下天寧士同碩揆志往迎上方陞座禮訂十

計疑訃

九日赴請及期禮已化去卽日設供僧問志曰老和
尚何年悟道志曰先師開堂三十年士曰三十年爲
人臨行一句更見婆心志曰居士可稱先師知己
士園居善病一日鐵鍪溥問疾適士展門和尚手書
偈語遂呈溥看溥接放几案曰這是古南的不消看
要看懶漢自己底士曰要看我底另具眼始得溥曰
不具眼作麼生士打一掌曰放過則不可溥笑曰容
易上鉤士曰得恁不知痛癢溥曰識得這俗漢已後
不得教壞人家男女士曰賴有和尚證明溥曰何得
拖累山僧士申以偈曰懶漢虛度四旬業牽一病五
春從前多少葛藤今後條令斬新　大覺琇淸江計
至士拈香曰報恩和尚婆心天目起身北行從前說
法爲人不及淸江切眞　僧問如何是宗門底事士
曰古人參宗今講宗去却一重又一重見性成佛無
別佛花開碓嘴笑東風　客問如何是得力工夫士
曰不惜明明向汝道冷如火啖熱如冰聽我從頭疑
我說知此急切見此人（牧雲門嗣）
嘉興東塔廣福晦嚴熹禪師上堂教中道法身徧在

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祇如擔柴運水。擊鼓陞堂。喜怒哀樂。用舍行藏。是法身耶。非法身耶。拿拄杖曰。莫妄想　上堂。折脚鐺邊。破砂盆裏。有語是謗。無語是誑。優鉢花三千年一開。靈瑞鳥五百世一現。五花巖水泄不通。前恭山攔門把住。汝等諸人。甚麼處轉身吐氣。山僧今日路見不平。只得分明舉似。豎拂子曰。嚌　結制上堂。衲僧脚下。重關佛祖頂門一竅。諸方劃地爲牢。似按牛頭喫草。山僧不欲結繩行化。只貴當人直下自了。試看紅爐烈焰飛。珍重不須他處討　僧因庫房畜猫。問南泉斬猫。和尚因甚養猫。師曰。爲汝多事。僧擬議。師以手拭目曰。猫　僧參禮拜起。便曰。看箭。師擲拄杖曰。射殺這闍黎。僧忙怖便走。師喚近前來。僧近前。師曰。你喚甚麼作箭。僧無語。師便打　問物格而后知至。物作麼生格。師曰。夏日熱。冬日寒　頌世尊陞座曰。無孔笛中吹折柳。離腔曲裏落梅花。知音不讓子期耳。好手寧誇在伯牙　頌殃崛產難曰。無孔金椎驀面拋。回頭轉腦路迢迢。花開鐵樹非春色。瞻仰何勞形裏描　頌日面佛月面佛曰。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却令人恨五更風（萬如微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六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臨錄

平湖復庵天息乾禪師。越之上虞陳氏子。家世業儒。生而穎異。弱冠時。遇禪侶示以出世法。遂投某師薙染。受具於吳門報國。首參天童悟。天童順世。師晦跡於平湖之復庵。繼參古南門。師資相契。命充不鼇務之職。後任堂主首衆。爲解制日。付師如意一柄。并囑偈曰。扶豎吾宗賓老成。操持不倦合天行。千山一水休分別。端坐爲人開眼睛。受囑歸緇素翕從。漸擴復庵。遂成梵刹。四十年足不越閫。師惟尙儉約。名譽利養。視若浮雲。雖不陞廣座。領廣衆。而繩人律己。棱然

世表矣師嘗曰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故凡有徵勘機
緣示衆偈語皆不許隨侍輯錄弟子輩偶記其頌世
尊初生曰風吹鐵馬叮噹響雨落陽溝水滿流多少
行人愁路滑村莊農父樂豐收　頌高峰枕子墮地
曰拖尸句子讓疑思鼻孔明明更問誰墮枕聲傳空
劫外應知寸步不曾移忽于康熙丙辰六月示微疾
危坐晨夕無倦容遂論理後事至十七日告示曰明
午當長別大衆矣命弟子輩代辭檀越幷誡不許送
訃披麻效世俗態遵此遺言吾無憾矣適同門休庵
某探師相見師卽合掌敘別臨午櫐浴端坐怡然而
逝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五十有二越八年甲子春奉
師函骨於虞山興福之麓建窣堵波當湖進士曹志
周誌銘

牧雲門嗣

彰德龍巖聖儀葑禪師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紅
霞紫霧青山白雲聖遠乎哉體之卽神上天下地自
古自今豎拂子曰鑒法師底鼻孔被山僧拂子穿却
了也汝諸人還知麼知被知轉不知被不知轉去却
知除却轉盤走珠兮珠走盤摩醯額上三隻眼　上
堂霜風吹面冷大地皆冬景萬里流寒色千峰列凍
影木葉盡辭條飄飆墮石井熊耳山中僧學道頗勇
猛驀拈拄杖搖曳曰不是毒蛇鱉鼻一任諸人會取
遂擲下拄杖　頌調達謗佛曰世尊渾身賣俏調達
脫體放憨堪笑阿難侍者往來送語傳言　頌經首
北字曰兜偷透豆舌頭顫集習侵心幽上音六義四
聲無處載衲僧何事苦追尋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
何處師翹一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者雙草鞵是七
分銀買的曰莫是指點處麼師曰是卽脫取去僧禮
拜師便打　師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子規聲曰啼
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牧雲門嗣

極樂遷如泰禪師普請刈草示衆山僧自知涼德寡
緣把茅蓋頭灰頭土面惟與钁頭爲伍若非墾土掘
地便是種植澆鋤沒甚閒工夫與人說禪說道雖然
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又如何答他乃高聲
曰今日普請刈草甚忙不許一人躱懶遂頂笠遥出
時有僧曰和尚不得向者裏躱根師把住曰者裏是
甚麼所在僧擬議師便掌　小參權歸赤帝烈日蒸

炎行客匆匆汗流滴滴茶棚之下涼者涼而飲者飲佛祖心髓不勝布露今又要山僧說甚麼若循舊例不啻落七落八且畢竟如何夏夜短睡不足日長饑有餘　小參秋風颯颯秋水漫漫秋葉枝頭似錦秋花籬畔如金祖意教意太煞分明夜來漸覺增寒氣特地令人憶紙衾　問如何是色身師指自身曰高著眼曰如何是法身師復指自身曰高著眼曰者老漢得恁麼儱侗師曰疑則別參 牧雲門嗣

潤州丹陽經山興教還一韜禪師泰州安豐沈氏子天童西堂寮秉拂風規逸格萬古徽猷寂照凝然目前權要雲籠碧嶂全彰劫外家風雨滴簷前提攜向上一竅玲瓏岩心印交光太白風門庭峻峭只如普掃時呪法皷聲傳翻騰龍象步武爭先到者裏箇箇脚跟點地人人鼻孔撩天且不落見聞一句如何展演良久曰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 牧雲門嗣

蘇州龍山弘文著禪師海寧許氏子上堂舉百丈野狐話舉師曰不落不昧旋入圈繢不昧不落無繩自縛者除野狐胡穿亂鑿休卜度萬里青天飛一鶚 牧雲門嗣

福建邵武清涼興慶時禪師湖廣武昌周氏子小參清涼寺裏刈禾者箇禾鐮快利不須長老陞堂聞者通身汗滴既在清涼為甚麼猶有汗滴還知轉身處麼良久曰炎天久立衆慈各請歸堂養息一日告寂門人寫師眞成師忽張目視之衆皆驚愕復端坐而逝塔於撫州白雲峰 牧雲門嗣

金壇報恩道被宜禪師越之舜江鄒氏子僧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鳥啄白雲開又合僧擬議師呈杖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僧拄杖也不會便打　除夕小參一年僅僅餘一夕一夕看看了一年公案年年提不厭東村王老夜燒錢 牧雲門嗣

餘姚萬壽遠瞻幖禪師本邑吳氏子初參天童費隱容尙看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正猛究時忽舉頭見月有省呈偈曰夜半月臨頭鬼家活計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容閱畢曰此子因緣他後在揚州及得法後遊揚州大興法化於康熙壬戌正月二十七日忽示衆曰吾初一日行矣至期說偈辭世曰七十年

來無別說示人只教空諸有今朝時至好還鄉拄杖頭挑明月走言訖奄然而逝(牧雲門嗣)

蘇州支硎山來鶴林野樸維禪師句容人脫白于金陵清涼庵遍參諸方久依雪竇契證古南時遊吳會卓錫支硎剏建來鶴一日別室落成請師就于室中示衆從過退皷此山中火冷雲寒不露踪佛法不談元字脚口唇兩片似膠封堪笑魯祖面壁封疆不緊南泉打破粥鍋反成多事爭似來鶴這裏古今風月任運過時山門無寸土庄田隨宜聚數員衲子爛葛藤斬斷不萌枝上無米飯同爂折脚鐺邊不妨土面灰頭大家眉毛撕結名利兩絕是非杳忘無端今日被遠近居士煎逼不過只得出來露箇消息良久曰舌頭原在口(牧雲門嗣)

西資慈開得禪師謁牧雲門求開示令進堂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猛力提撕寢食俱廢至第七夜出抽解覩月朗如晝身心豁然趨丈室門見笑曰知是般事便休來作甚麼師曰也要詣實供通便禮拜師隨侍多年師資契合門囑曰他日把茅蓋頭莫希出世作箇本分靜主標榜後學師遂稟命住西資終老焉(牧雲門嗣)

鎮江鶴林中樸行如禪師江都人王氏子上堂今朝臘月十六用處莫生疑惑人來問是何宗拈起拳頭便摑更問如何若何劈面好與一喝拶出無位眞人坐斷東西南北反手撲碎須彌討甚天堂地獄展開八面珍瓏縱橫無拘無束且道如何是無位眞人良久曰臈後梅開春雷雪泊　上堂岸柳垂金線寒梅產玉胎本來眞面目不用亂疑猜於此薦好向在半途其或未然白雲萬里(牧雲門嗣)

松江余山墨浪文禪師退老徑山示衆短節携入萬山村隱蹟巉巖雲作門因拙得閒眠白晝爲狂覓句步黃昏掃天竹色清眉目啄月泉聲冷夢魂除此一腔冰雪味其餘何足去評論(牧雲門嗣)

潤州鶴林若無能禪師本郡丹徒張氏子小參山僧昨夜夢裏遇一同參說些家常話同參復教山僧看語錄通通文字山僧曰此是老兄事小弟不識字但日識得一萬事畢何故紙上作活計參曰你者一

橛子當不得什事山僧曰釋迦老子也只得一橛東土六祖也只得一橛天童師翁及我本師也只得一橛未審老兄得幾橛曰我勸你操履操履你有許多之遶山僧曰我勸你休歇休歇你有許多妄想兩人正爭之時忽走出個無髭鬚子曰止止我有個道理與你二人分折遂念眞言曰是大神呪是大明呪山僧忽然驚醒今日舉似大衆還委悉麼白日青天切忌說夢珍重（牧雲門嗣）

杭州旃檀林智宇彬禪師到鶴林瞻禮牧老人舍利塔曰怪哉此物曩劫不壞先師全身忽然猶在畢竟如何大展三拜（牧雲門嗣）

嘉興一花林什鑑照禪師江西南昌人初參翠岩雪竇福嚴晚謁古南門正値呵罵時流乃謂衆曰人皆言我甚毒辣師曰虎有起尸之德旁僧作怕怖勢師曰你正好吃棒在南曰什鑑參得禪師曰和尚莫壓艮爲賤南領之命充侍者服勤有年受囑後於古南祖堂奠香曰惟我老人孕秀破山傳芳太白宗風被於覆載法炬燭乎人天日可冷月可熱仰之彌高山能竭海能量頌之莫及機鋒掣如電捲棒頭疾似雷奔追慕尊慈無以報燒香設奠奉師眞遂展拜（牧雲門嗣）

秀州石宗奇禪師東嘉樂清陸氏子小參老梅吐玉展向上之玄機嫩柳舒金顯法身之妙用事須恁麼事人須恁麼人不是恁麼人難明恁麼事諸人者彼彼丈夫兒勿自輕退屈若能於此會得方可開大口說大話呼牛作馬指東話西天下老和尚沒奈你何果到恁麼田地佛之與祖了不可得爲有生死去來之相苟或未然必須拚此形命猛著精彩打教徹去做個灑落丈夫方知汝不我自欺若是悠悠漾漾半疑半信混在無事甲裏一朝眼光落地時鐵面漢子與你打算飯錢莫言山僧不道珍重（牧雲門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超永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超揆較閱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紹興雲門孤卓浚禪師福州長樂劉氏子幼投龍山脫白因參鼓山聞鷄鳴有省後禮報恩賢賢問庭前柏樹子意旨師曰蠱毒之家水莫嘗又問恁麼也得時如何師曰何似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賢即擷鼓陞座囑師曰舊衣一頂可以衞身付子歸閩爲衆中尊適天台通玄虛席雪竇雲親送入山 上堂羅漢嶺頭雲深萬丈鐵船湖畔水演千尋海內推龍象窟宅台嶺稱衲子叢林松檜參差韶國師之遺風現在樓臺突兀悟老人之面目儼然於此薦得一任淨明堂前點胸點肋騎佛殿出山門撞倒香爐峰踏斷金地嶺其或未然不得動著動著打折你腰 上堂欲登泰山絕頂一步爲初欲涉萬頃洪波先從此岸勿憚勤苦勿厭疲勞日久月深及至山窮水盡之際背翻筋斗竪亞摩醯囫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僧參師曰那裏來曰嘉定師曰城中兵馬冗雜汝作麼生過得曰不曾見師曰汝豈不是城中來曰是師曰喪身失命也不知

浮石賢嗣

江西寶藏範圜澤禪師吉安五雲人族姓陳年十四投邑東塘山祝髮二十一參西陽老宿開示披剃四大何者爲身追究六根何者爲心今日夜參尋一日喫飯次見飯中黑穀蟲忽然有省說偈曰米裏蟲元來面目與我同呵呵一笑平生樂諸佛衆生俱夢中呈陽陽曰參方去乃上天童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則不問百骸潰散俱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此意如何悟曰你這樣癡師無對次日入室復問曰某昨日問話亦不錯和尙如何說某癡不知那裏是某癡處悟連棒打出痛不能忍疑愈不解後參報恩賢問不疑諸方舌頭己事畢因甚不疑言句是爲大病賢曰不愁劍戟從空下只恐藕絲絆殺人師於言下豁然領旨一日賢問曰汝字範圜即今在甚麼處師

日偏界不曾藏賢曰汝範圍耶範圍汝耶師曰唯我獨尊賢曰低聲低聲遂付囑迨賢主天童命師繼席　結制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只此靈鋒阿誰敢攖這裏薦得結解迷悟向甚處著而今事不獲已起模畫樣於無圈繢處立圈繢於無繩索處立繩索要使諸人九十日中驀地跳出圈繢迸斷繩索直得萬象森羅起舞百川大海騰波到這箇時節正好喫賓藏拄杖何故太平寰宇斬癡頑　示衆非思量處識情難測九峰波浪滔滔三浙層波疊疊漁者一網松風樵人滿擔魚鱉黃浦傍觀笑不徹良久曰無端虛空釘箇橛　僧參師問般若如大火聚作麼生近傍僧無語師曰却也道得親切浮石賢嗣

蘇州雲巖天鼓震禪師郡之譚氏子初復雲巖禪席備歷艱辛旋游匡廬翠巖諸剎讓席相延不受後主廣福上堂威音那畔萬象歷然覿面當陽一機不立豁開元路虎驟龍驤別轉宮商曲高和寡若端的一回汗出裂脫祖師鼻孔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照用齊行賓主互換直饒千聖到來也描邈不得今日山僧不捨慈悲與他通箇消息卓杖曰三生六十劫浮石賢嗣

浙江鹽官洪衍灝禪師上堂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雲門紅旗閃爍臨濟熱喝雷奔良久曰剛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　上堂前月結本不結驀把虛空釘一橛今日解本不解緊峭草鞋眞脫灑不曾解兮不曾結秤鎚元來是生鐵臨期痛與頂門鎚試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一任天下橫行如未會更爲諸人細徵別井底蟾蜍吞却月　上堂白雪消殘臘梅花放早春的的西來意諸訛不可論旣是諸訛因甚不可論疎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上堂古今拈槌豎拂彈指謦欬猶若華藏世界飛一微塵又何曾舉著宗門中萬分之一要會麼華藏世界在一微塵裏　上堂揑空拳與龍神鬬富當場未肯輸籌終日靠著飯籮叫饑決定不知米做擲剎海於他方本不動搖日費斗金非分外置毫芒於地上展轉躊躇寸絲粒米也難消直得百千異境移換不得千人萬人籠罩不住到者裏敢教一槌粉碎汝等諸人還

委悉得麼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上
堂雪峰輥三箇木毬俱胝豎一箇指頭石鞏張弓架
箭華亭短棹孤舟山僧無許多伎倆一味坐地看揚
州風悠悠浪悠悠兩岸蘆花笑點頭靑箬笠前無限
事綠蓑衣下一齊休　問妄心無處卽菩提正當妄
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敲冰不見水　問如何是淸
淨法身師曰屎桶子曰不會師曰倩人擡　問如何
是法身師曰甎頭土塊曰我會也師曰塞溝塡壑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方日出卯　師問士
你尋常做甚工夫曰一切無心師曰還聞窗外草蟲
鳴麼曰聞師曰有心聞耶無心聞耶士擬答師震威
一喝隨後便掌浮石賢嗣
鹽官法喜千雲湛禪師吳江黃氏子報恩賢問曰禮
拜且止日用事作麼生師曰穿衣喫飯賢曰除却穿
衣喫飯齎師曰請和尚道賢曰老人道的與汝何干
師曰殃及兒孫浮石賢嗣
崇勝白嶠澙禪師上堂昨日搥鐘今朝擂鼓好箇圓
通門幾人曾覺悟未透祖師關勿行知解路雪峰弄

鱉鼻蛇玄沙是汝虎南嶽將磚石上磨金牛舁飯堂
前舞妙用神通非等閑當今著著超今古參學人須
子午莫將雜毒藏心腑甘草本不甜黃連亦非苦西
風落葉萬山秋一亘晴空飛玉兎　小參獅子兒超
羣類一聲哮吼震三千野犴狐狼俱倒退大方獨步
任縱橫踞地翻身無怖畏若是同生同死人當機著
著離情謂且道如何是離情謂底句卓拄杖曰空合
空兮水合水　小參開眼也見合眼也見且道見箇
甚麼若道無所見山河大地從何處得來明暗色空
又向何處安著若道有所見總是妄認前塵分別影
事且作麼生得超情離見去木人騎竹馬撞倒須彌
山　小參今朝五月十五綠柳垂絲亂舞黃鳥一聲
兩聲人人成佛作祖拈拄杖曰且道拄杖是聖是凡
卓一卓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浮石賢嗣
鹽官眞相無奇涵禪師初參雪竇看無字話後參報
恩一日因水濺面忽然有省詣方丈賢問柏樹子意
旨如何師豎拳賢曰太遠生師曰將謂別有賢曰未
在更道師曰和尚莫瞞人好賢頷之賢住棲眞師隨

衆入室賢問衆曰樓眞因甚不樓眞師代曰死水不藏龍賢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賢曰好與三十棒師曰起動和尚浮石賢嗣

湖州淸涼東暉淏禪師俗名梅亮東甌磐石衛千戶也鼎革後投報恩剃染參狗子話契證請益于西堂範圍澤澤曰甕裏何曾走却鱉師曰卽今便是澤便掌師大悟順治丙申十一月師忽告衆付囑法嗣松巢衣拂跏趺而逝浮石賢嗣

海門廣慧均實水禪師長洲沈氏子繼席報恩元日上堂舉古德曰一年又一年漸漸減容顏始作兒童戲看看白髮斑古人恁麼道雖爲警世名言未免逐事遷流山僧則不然去年年兮今年年年年不改本來顏囊中日月無新故丱總期頭沒兩般　康熙辛丑退居鳳飛嶺至甲辰八月擇日告衆而逝浮石賢嗣

泰州光孝玉田潤禪師西蜀合州湯氏子首參天童不契再上報恩打七一日賢落堂師出問玉燭煇煌金香馥郁如何是今朝完七期的事賢曰汝自道看師擬議賢便打曰何不道玉燭煇煌金香馥郁師於言下領旨浮石賢嗣

虞山福城雲漢滿禪師邑之張氏子也少爲邑諸生崇禎甲申剃染於三峰監院事三載順治戊子報恩賢赴廣慧越海從之授記室隨受記莂住報恩再住通州之彌勒院後遷虞山著扶宗論點華錄諸書有功宗乘堪爲不朽其和諍論略曰威音那畔休話如何纔涉形聲便分向背四句劃開乃名外道一圈拋出卽曰全提所以事落兩頭物分彼此有建立卽有掃除有掃除卽有建立昔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是建立也吾不曾轉法輪是掃除也卽心卽佛馬祖之建立也非心非佛馬祖之掃除也種種法式無不如是何獨疑於天童三峰乎莫謂師翁之一棒不知宗旨也蓋以收宗旨於一棒而以一棒全提宗旨也不惜口業試一言之顯提一棒有句也不作棒會無句也遇之無不摧碎正句也一棒而全具三句函蓋乾坤也一棒而踞斷要津截斷衆流也一棒而臨機應用隨波逐浪也用一棒而人不薦奪人不奪境也從棒下而翻身奪境不奪人也連棒而無可如何人境兩

俱奪也。一棒而有殺有活。入境兩不奪也。棒下時而情絕義忘。眞佛也。一棒而透脫死水。眞法也。一棒而縱橫自在。眞道也。棒而賓主分。第一句也。棒而有截流機。第二句也。棒而具裏頭人。第三句也。一棒具衆美。開而合。合而開。三玄要也。不知一棒之落處。賓中賓也。唯用棒而不識操縱。賓中主也。以一棒而探其情形。主中賓也。一棒而全收末後。主中主也。行一棒而隨點之。先用後照也。徵至極而棒隨之。先照後用也。和聲便棒。照用同時也。用棒而與奪隨宜。照用不同時也。一棒而大用全提。金剛王也。棒下而萬靈振恐。踞地獅子也。一棒而驗彼來機。探竿影草也。一棒而棒頭有眼。一棒不作一喝用也。此三峰所曰臨濟一宗也。四宗可以類推矣。師翁非不知之也。既知矣而掃之何也。從古以來祇貴令人疑。不貴令人悟也。使人疑而自悟。得之快而守之堅。今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快人乎。古德曰。不重先師道德。祇重先師不為我說破。香嚴曰。當時若為說破。吾今日定罵渠也。若未悟而冒以為快者。人皆知之。其禍猶淺。明宗旨而實未悟者。說亦可通。其禍莫可窮也。是故痛為掃之。掃之而不足。則闢之。闢之而復救。幷救而闢之。此則師翁扶持正法眼之苦心也。三峰非不知之。而建立不已者。亦以救瞞頇儱侗之病。而綱宗不可著耳。浮石賢嗣

穎州弘戒鈍斧瀫禪師。年逾七十。參究不衰。後參報恩賢於廣慧。得法。出主弘戒。上堂。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螃蟹橫行。蝦蟇直跳。本分衲僧。不得草草。卓杖下座。 一日寺僧涉訟。師亦被逮。拘執之時。師怡然陞座說偈。別衆而逝。淮徐備兵使者聞之。率同官羅拜。士民集貲。建塔于寺後。浮石賢嗣

荊州玉泉景德楚雲漢禪師。吳江馮氏子。上堂。萬卉凋零到極。則羣機纔展動新容。分明昨夜東君說。要藉無心拄杖通。遂拈杖顧大衆曰。這是無心拄杖子。且道通箇甚麼。卓一卓曰。脫盡纖纖枝。氐棄斬新條。令有春風。 小參。匝地濃霜如錦疊。一輪皓月似冰圓。雁聲嘹嚦頻催促。多少貧兒徹骨寒。正當恁麼時。滴水滴凍一句作麼生道。閉門不管階前雪。衲被蒙

頭正好休浮石賢嗣

眞州長蘆古余演禪師邦江姚太史思孝請主善慶上堂舉僧問投子如何是一大事因緣投子曰尹司空與老僧開堂提持箇事須資本色鉗鎚佛法世法打成一片今日有人問山僧如何是一大因緣只向他道姚太史與山僧開堂或謂長老何得依樣脫塹祗對伊道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浮石賢嗣

京口招隱鹿泉山衣濻禪師晩號獨癡桐鄉王氏子年十二投竹林豫出家參本來面目話久之一日聞舉僧問雲門一念未生時還有過也無門曰須彌山師於言下忽有省入乃徧參實華天童雪竇諸叢席最後參報恩賢機契之下卽受記莂出住長蘆繼主鹿泉迨賢示寂遺命住報恩上堂一切障礙卽究竟覺適纔二僧爭鬬不巳惹得報恩拄杖子怒發卽時頭破腦裂血淋淋地還有旁觀內省的麼設或鴨聽雷鳴爭怪青天太煞炎熱　上堂一向埋頭雲壑見面不如聞名今朝全身敗露聞名不如見面所以佛祖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山僧亦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豎拂子曰這一大事阿誰欠少　上堂從上來事且莫造次說到不如見到見到不如行到故死心曰一人所在也須到□人所在也須到無人所在也須到敢問諸人阿那箇是說到底見到底行到底檢點得出招隱拄杖雙手分付頁久曰莫道不受人瞞好　僧問如何是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師曰橫塘寃鷺斜飛起幾隻銀瓶挂樹腰僧又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內無一物外無所求　師開法多年門庭高峻衲子望風奔競亦稱一時之盛有各會語錄行世浮石賢嗣

寧波七塔補陀拳石沃禪師揚之通州葛氏子僧問如何是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師曰光影俱忘仔細看曰如何是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師曰別有靈光照膽寒曰恁麼則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也師曰你作道理會那浮石賢嗣

金陵石頭天峰清禪師四川遂寧鄭氏子求出家父母不許强與娶室師私自淨身死而復甦得遂初志剃染完具結茅掩關看無字話閱四年不契乃破關

南詢歷參叢席見報恩賢賢問馬祖一喝爲甚百丈三日耳聾師隨聲便喝賢曰他也喝你也喝成得箇甚麼師曰好本多同賢曰你轉語看師曰家私蕩盡迥絕見聞賢首肎師呈偈曰電激雷轟焦尾巴葛陂杖巳化龍蛇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歷住江寧濟生華藏北京大慈青塔後示寂于邗江

清涼寺 浮石賢嗣

洪崖古天淳禪師徽州吳氏子幼喪母隨父出家初參夾山豫豫問山中輿造可荷擔得起麼師作荷擔勢豫曰杜撰師曰情知有此一機豫打曰好箇有此一機次參報恩賢舉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話師曰賊打不防家賢曰意旨如何師曰土曠人稀相逢者少賢遷天童一日師侍立賢垂問大雪滿長空意旨如何師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烟塵賢曰既是太白峰爲甚色是青的師曰曲不藏直賢曰玲瓏崖天下人聞知爲甚山中人不知漏逗師曰只緣身在此山中賢首肎之 師開堂七會說法隨機康熙甲寅十二月示疾至二十三日書偈告衆曰年來五十七電捲空華畢撒手便歸家良馬追不及擲筆而逝塔于杭州梵天寺後 浮石賢嗣

杭州勝果梵點禪師義烏朱氏子初到杭投兵羅木營一日見敗卒死屍遂念切生死事大辭投崇聖院披剃完具後上天童見賢久而徹證遂命秉拂劈脊攔腮兮打徹太白峰知頭解尾呈拳豎指兮點醒玲瓏巖側耳聽聲作麼與麼豈不聞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今日新師兒向者裏八字打開諄諄然直唬得泥牛吐舌黃檗謾誇伎倆石人舉手大愚切忌懷驚象王蹴蹋雄踞法堂重地燄銷狐猾翻成師子嚬呻師子嚬呻卽且置大衆還見師子爪牙也無震威一喝曰明修棧道從君薦暗度陳倉莫我知卓杖下座 浮石賢嗣

高郵接引育焉渫禪師淮之安東人族姓陳天童秉拂上堂喝一喝曰如斯會得三界無羈爲物作則世出世間能事已畢其或未然復聽葛藤所以道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凡名號總則虛聲殊相劣形咸爲幻色求之累重却之禍生究其

本末皆自欺也如斯告報太煞現成且道應時及節句作麼生豎拂子曰楊柳舒金開正眼梅花飛雪露眞心（浮石賢嗣）

金陵寶光疊山淵禪師四明人上堂數百餘年古道場梁時開闢有神光聖凡聚會僧千衆振動人間共舉揚教外別傳正法眼單提向上立綱宗今日山僧陞座作麼生是祖意流傳的句祇如雪山六年修道夜覩明星而悟便見黃面瞿曇賣弄風光旁若無人當時寶光若在與他一喝何故誰家竈裏無烟火那箇男兒不丈夫（浮石賢嗣）

嘉興棲眞百可溢禪師解制上堂埋沒諸人已一冬繩頭把住不容鬆今朝布袋應時解南北東西路自同草鞋獰似虎拄杖活如龍大都出門便是草莫向長安立路窮放下著且從容依然兀坐寂寥中喝一喝曰鶴有九皐方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康熙丁未冬師在徑山守塔一日值大雪告衆別去堅留不允翌旦樵者報常住曰和尚已立雪而逝（浮石賢嗣）

石門虎嘯省三淙禪師參報恩賢于遯村居客寮遭痛棒血淋渾身有省一日賢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師曰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賢曰祇如趙州頂草鞋而出作麼生師曰不因媳婦揚家醜誰識婆婆脚短長又問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意旨如何師曰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賢曰祇如黃檗聞之不覺吐舌又作麼生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賢頷之尋受囑出住虎嘯日撐渡船接引來往衲子福嚴容寄贈曰洙涇當日有船子誰識今時却在此來參莫是夾山麼不怕一橈打落水（浮石賢嗣）

揚州建隆法音滐禪師長洲彭氏子生長興化產時有陸地蓮開之瑞懷抱中見僧相便喜纔學話便求爲僧母楊氏欲許之父廷璧曰吾兒儒家子也不可母每爲師默禱一日感金甲天神示夢廷璧曰汝子求出家汝如何不肯父大驚異卽送邑之蘆渡寺脫白投容止爲師是日父母同時祝髮全家入道舉國異之師十歲便能闇誦法華遇雪竇雲拖關南菴每示人一口氣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話心竊驚疑至

十三忽舉前話往問雲曰待汝一口氣不來卽向汝道師曰和尙是何心行雲曰放汝三十棒師曰和尙也喫一半雲曰過在甚麼處師一喝便出十七受具同志數人結精進七期看本來面目話至第六日有箇入處曰六六原來三十六乃歷參理安問龍池微古南門皆有機契再參報恩琇琇問何處人師曰揚州琇曰還見大聖來也未師曰見琇曰是何面目師以手把口曰猫琇乃掩室次日琇特上堂問曰柏樹子幾時成佛師曰成佛久矣琇曰阿誰證明師彈指一下琇大笑休去後出坡琇曰汝號法音那師禮拜琇曰因甚頭上屎溺氣師曰正是某甲大用現前琇曰如何是你大用現前處師一喝琇痛打至第三日琇理前話師如前答琇如是三問師亦如是三答皆遭痛打師乃禮辭往參報恩賢于天童賢曰那裏來師曰報恩賢曰報恩有何言句師舉前話賢曰痛與一頓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賢驀問馬祖一喝百丈因甚耳聾三日師數答皆不契歸堂猛力參究一日喫茶次忽聞雷鳴茶鍾墮地豁然大悟進方丈呈偈曰青天白日一聲雷鳴豁開正眼大地清平賢曰如何是三日耳聾消息師曰識得前三與後三賢曰更道看師一喝以手掩耳便出賢笑曰子會也遂授衣拂　歷住東陵遠峰延陵龍樹金陵大泉諸刹上堂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五祖演曰大小巴陵只道得一半白雲則不然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大小五祖也只道得一半龍樹則不然有行鬼不識無心人不知何故瀟爲人須爲徹　上堂舉僧問悟師翁曰昨日喫師三棒今朝拈却拄杖師翁曰今日不打你師曰紅葉不題流水去春山多少好人家要會者僧則易要識師翁則難何故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若是濲上座則不然者僧道今日拈却拄杖隨聲便掌趂出法堂管取者僧頭正尾正衆中還有爲這僧出氣者麽擲拄杖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僧問如何是離心意識參師攔胸搊住曰離心也未僧擬進語乃拓開曰離心了也　問如何是第一元師曰六月無霜徹骨寒如何是第二元師曰得他

皮髓被他瞞如何是第三元師曰欲覓安心轉不安如何是第一要師曰千聖誰敢當頭道如何是第二要師曰獨許東君發一笑如何是第三要師曰冰雪佳人坐花轎曰三元三要蒙師指末後一句請師宣師曰不宣曰爲甚麼不宣師曰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曰祇如現前一句又作麼生道師合掌曰我不敢輕慢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浮石賢嗣

鹽官石菴大圓治禪師邑之彭氏子參報恩賢于虞山福城付法日秉拂上堂新塔家風別殺人要見血瓦缶便雷鳴驚得虛空裂虛空既迸裂大地悉平沉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淨躶躶赤灑灑脫體無依且道脫體無依一句作麼生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無電拂　康熙丁未春師示疾送拂子還報恩遂逝浮石賢嗣

太平澄心寄菴滐禪師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今夜風頭大硬僧喝師曰作家僧纔拜師劈脊一棒曰急著眼覷僧失笑師曰你擬我與你葛藤那僧又拜師復打曰第一不得忘却　古德法身頌曰一家有女百家求一家求允百家休堪笑媒婆爭富貴只把金釵暗度投浮石賢嗣

蘇州靈巖履冰汶禪師寶慶人挂搭靈巖點燈在寮容從外過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打滅燈曰大家吹滅暗中行容曰元來室中有人師曰賊賊後參報恩賢于福城受囑遂應靈巖之請　示衆靈巖被人問著佛法直使口挂壁上諸人還有道得者麼良久曰吾不如你浮石賢嗣

杭州吳山雲居羽尊鵬禪師晚參天寒地寒滴水滴凍布網垂鉤羅龍打鳳此是諸方五味禪山僧舉著即頭痛諸兄弟山僧恁麼告報三十年後不可胡撞亂撞入他家虀甕　晚參昨日晴今日雨大地黑漫漫江峰齊鼓舞諸君欲透死生關聲色堆頭須辨主拈拄杖豎曰諸仁者還箇是色卓一卓曰這箇是聲作麼生是主喝一喝曰者裏看取　示衆還會麼若謂痴憨放脚眠時人恰似管窺天慣棲冷地閒閒地嬾學諸方熱鬧禪心竭竭淚涓涓爲憐一衆參元者不肎爭先痛著鞭浮石賢嗣

登州千佛頑衲進禪師。蜀人也。久在報恩居首座。出住登州千佛寺。除夕示衆。今夕蓬萊看海水。優優廓落自由。僧隱居不用三條篾。拄立惟憑七尺藤。團坐火爐頻著炭。擁衾草榻謾挑燈。因循舊例須烹殺。爲問頭蹄納未曾。浮石賢嗣

京都西林彌鑿澧禪師。上堂。湧身曰。諸仁者還見般若法身麼。若不見。則諸人晨興夜寐。俯仰折旋。更是阿誰。若道見。則諸人夜寐晨興。折旋俯仰。本是具足。何須更外馳求。到這裏。作麼生說見不見底道理。汝等諸人。一一是遍歷諸方。久參碩德。曾見與麼人。說與麼話也無。直饒見過聞過。未免微言滯于心首。却成緣慮之場。實際居于目前。翻爲名相之境。所以道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乃至三祇果滿。不若一念緣起無生。頓超三乘權學。乃顧左右曰。且道如何是一念緣起。乃卓杖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空却三祇劫。　上堂。問和尚未露家風。學人已呈行履。請施高鑑。師打。曰。田庫奴。曰。如何是活人劒。師曰。打破蔡州城。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砍却吳元濟。乃曰。

一二三四五六七。毒獸口裏敲牙。驪龍背上揣骨。七六五四三二一。倒捲太虛。如獅子兒髭鬖返擲。一七二七兩交加。盡空法界俱遍塞。拈却一去却七。掣電光中旋霹靂。一七二七兩俱忘。擬人猶在這邊立。撒手那畔來。鷄子已過新羅國。以手拍案曰。驀然透徹兩重關。許汝等一生參學事畢。　二王駕至上堂。問現王者身爲衆說法。如何是說底法。師曰。雲堂掉臂。曰。恁麼則靈山記莂有在也。師曰。一會儼然。曰。祇如昔日趙州。未相見便道萬福。莫是爲侍者瞞耶。師曰。端爲指出。曰。因甚後又與麼道。師曰。知汝不薦。僧擬議。師打。曰。雨過夜塘秋水深。乃舉趙州因鎭州大王來訪。侍者報曰。和尚大王來也。州曰。大王萬福。者曰。未在。方到山門下。州曰。又道來也。師曰。有者道侍者只解報客。不知身在帝鄉。叵耐教人妄竊。却非本分衲僧。有者道趙州蝦爲子屈。不覺打失眼睛。只責作啞推聾。不向據款結案。要見趙州侍者樸實道用。未在。山僧一回檢閱。祇是大王不合門外之遙。致令周遮。何似二王殿下。今日光臨。徑趨丈室。既不藉送語

傳言覿面機籌激揚楚楚則山僧亦不至望空告啓諸仁者還見作家君王麼鷲嶺當年記未忘囊錐頴露第一句一僧出問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橫拈拄杖僧擬進語師打曰這是第二句便下座　上堂問釋迦老子道作是思惟時十方佛皆現如何是現底佛師默然曰和尚默然莫作思惟麼師亦不顧良久曰諸仁者正與麼時或者道應展邵武俊邁之氣貶剝古人奮白雲越閫之機受敵八面孰不知紫羅帳裏山僧從來懶撒眞珠復顧左右曰還會麼當有達識共賞此音　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釋迦古佛是靈山老比丘曰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得東觸西觸曰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百雜碎　問如何是一眞之地師曰七尺單前曰如何行履師曰不得踏破方磚（浮石賢嗣）

荊南開聖山暉辯禪師西蜀新寧侯氏子禮石蒲揆薙落往來梁山臥龍之門後受報恩賢記莂出住平越護國興慶萬壽甕安聖恩黃平長松高郵福海上堂耳裏著楔眼中撒沙腦從發椎面門出火不是

◆何下佚失二十字詰二十行

其中人料無說話分正與麼時諸人有眼如盲有耳如聾驀豎拂子顧大衆曰蒼天蒼天三冬殘臘日風雨一天寒　上堂師以杖畫一畫曰放開一步蚯蚓蝦蟇踍跳自由復以杖畫一畫曰把斷要津諸佛祖師乞命有分又以杖畫一畫曰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上堂長劍倚天不待割而自戮師王踞地何爭奈猶有一著在何故祇如前是懸巖後是猛虎左右壁立萬仞合作麼生得箇太平時節衆無對代曰痳語作麼　上堂聲色不有虎咬大蟲聲色不無蚍吞鱉鼻乃舉起杖曰要會者話須問著上座若不問著上座終是牛頭沒馬頭回遂擲下曰看看　僧問石女生兒甚麼人得見師曰巫山十二峰　問如何是密密處師曰五眼看不見曰不與萬法為侶是甚麼人師曰張七　問懸巖撒手意旨如何師曰太險生曰恁麼則快便去也師曰萬年茅草挂雲烟　問生死不明請師指示師曰今日倦明日來曰何不卽道師曰高山流水少知音　問頓波六塵時如何師曰甚麼處安身　問無生那畔卽不問如何是者畔

消息師曰你這問甚處得來　問如何是賓師曰踏遍江南鬢如絲曰如何是主師曰高坐華王不出戶曰如何是照師曰闍黎會得也未曰如何是用師曰放你三十棒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瞞他一點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　問深山猛虎以肉爲命爲甚不食其子師曰親者不疎 浮石賢嗣

吳陵祇樹竺堂溥禪師崇川李氏子參賢于善權纔跨門賢便曰臨濟大師來也師便喝賢便打師又喝賢又打曰文殊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智者見之謂之智又問罔明因甚又出得師曰仁者見之謂之仁　無夢無想頌曰放身一覺主賓不立忽來枕上鳥喚起半窗紅日　靈雲見桃頌曰桃花開得甚分明照破山河大地春堪笑靈雲多意氣無端刺瞎一雙睛　南泉斬猫頌曰無端平地起干戈一劍揮時血滿塗縱使趙州能救得分明鷂子過新羅 浮石賢嗣

虎丘湧泉青印法禪師吳江趙氏子住吳江萬壽上堂得他一句快活煞人遭他一句懊惱煞人同樣一句醍醐毒藥乃爾各別若是丈夫兒何必等他這一句顧左右曰如今看看臨到頭上來也作麼迴避卓拄杖曰且聽處分　上堂燈籠呑却法身無數佛法盡從脚底下過乃高聲喚曰將火來 浮石賢嗣

松江崇福鶴汀浦禪師上虞薛氏子參福嚴問世尊拈花意旨師曰赤眼撞著火柴頭容曰迦葉微笑聻師曰殃及兒孫容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便喝容便打師又喝容又打曰識甚好惡師曰勘破了也便出後在報恩入室次賢舉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問衆俱不契師出曰頭正尾正賢頷之 浮石賢嗣

崑山佛林雪門漣禪師永州人其呈本師偈曰薰風拂拂自南來撈著當人正眼開拈得馬祖曾一喝從教千聖絕安排 浮石賢嗣

吳陵三塘乾乾湜禪師住廣福示衆舉古德曰打七三日了也本分事作麼生又道打七三日了也寒山子作麼生師曰山僧這裏總不恁麼何故此事極是現成極是明白有甚難處恰如青天白日見阿爹相似無一絲毫擬議思量若有一毫擬議思量即不是了也還有麼出來通箇消息師顧左右良久以拄杖

施風打散　小參舉拂子曰昨夜西風吹不歇嶺上石人凍得皮膚裂問諸人會不會寒江漠漠千巖雪孤舟蓑笠老漁翁坐釣蘆花飛夾蝶千山萬水鳥無蹤大地山河人境滅秖如古人道一色邊事則且置畢竟滴水滴凍一句作麼生道豎起拂子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香　僧問古人道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畢竟參學箇甚麼師曰香爐無耳莫瞞盱曰恁麼則那箇男兒不丈夫師一喝僧禮拜師便打　問彈棉弓響白雲堆裏一聲雷因甚雨點全無師曰天時不如地利　舉趙州狗子無佛性頌曰佛性無分佛性有一刀兩段東西走業識茫茫沒奈何依舊面南看北斗浮石賢嗣

潤州勝果蕭堂澮禪師蜀之綿竹牟氏子生而頴異不樂世榮披緇出蜀秉戒燕都初參報恩琇一日因僧請益曰學人無疑情琇曰若無疑情即無生死矣師從旁聞之胸中疑慮廓然渙散如釋重負即趨前禮拜曰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琇指石堆曰石頭大的大小的小明甚麼邊事師曰大的打墻脚小的砌墻頭琇頷之後到天童一日忞看時錄有曰某甲見處與釋迦老子不別忞曰他甚麼人敢道與釋迦不別師曰直饒超過釋迦猶未做得臨濟兒孫在忞曰臨濟兒孫有甚麼長處師便喝忞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師曰莫塗汚人好復謁報恩賢賢問馬祖一喝百丈因甚三日耳聾師曰夾路桃花風雨過馬蹄無處避殘紅賢曰我要貼體道師曰若要貼體道敢保和尚也道不出賢曰未在師曰疑則別參賢曰者瞎漢參堂去師禮拜出後命掌箋記得法後出世初住越州之安隱次遷句曲之地藏瀨水之草堂姑熟之澄心雲陽之嘉山尹沙之衍慶潤州之勝果金陵昭覺有諸會語錄鐵酸餡宗門武庫月華堂等集重刻原教諸論行于世　示衆師以拄杖左邊一卓曰不假轟天震地之法雷難以啓聾瞶復右邊一卓曰若非傾湫倒嶽之法雨何以蘇其酖迷諸禪德法雷既震也法雨既傾也諸人為甚猶然瞌睡若教容易得便作等閒看卓一卓　示衆古者道西天一段事總被今時人埋沒却覓箇出頭處不得衆兄弟箇箇睜

一雙眼橫兩道眉巍巍堂堂遭古人與麼屈辱衆中還有不甘者麼良久曰設有也是抑而爲之　示衆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且壁立萬仞一句作麼生道蟬鳴深樹裏花發白雲中參　示衆世尊拈花正是第三迦葉微笑落在第四直饒向未拈未笑已前薦得猶落第二且作麼生是第一良久曰待山僧計較成向汝諸人道　示衆吾有一機未敢輕提若人會得脫骨換皮眼目定動差池差池　示衆見聞覺知是生冤家知覺見聞是眞佛祖一舉四十九任君顚倒數大地黑漫漫日輪正卓午　示衆上單摸著枕下床蹋著鞋開門便作揖原是故人來若作平實商量入地獄如箭射不作平實商量眉鬚墮落却怪山僧不得　晚參衆纔集師曰呵呵呵好箇西來祖意不得撒沙撒土侍者曰和尙已兩把也師曰却是山僧罪過便下座　小參以手拍一拍曰一手不獨拍兩手鳴摑摑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若道有世諦流布若道無覿面錯過誵訛在甚麼處復拍一下曰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

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猶落數量在曰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鐘無鼓響鼓無磬聲曰如何是奇特事師曰舌頭無骨　問古人道不合一切不共一切時如何師曰無人識得渠　問如何是大同之道師曰五里一牌十里一舖曰不問者箇道師曰甚麼道曰妙道師曰頭戴七星冠　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截耳臥街僧擬進語師打出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直須買草鞋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三十年後看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僧今日失利曰如何是主中主師便起去僧禮拜師便踏　問學人不問請師不答時如何師曰好箇話墮衲僧曰恁麼則帶累和尙也師曰接竹點天僧便喝師便打出

浮石賢嗣

蘇州鐵山蹈先溶禪師休寧葉氏子示衆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動萬法一如所以道既無心於彼此何有象於去來不與千聖同途不與萬法爲侶恁麼也得一把柳絲收不得不恁麼也得和烟搭在玉闌干恁麼不恁麼總得萬里不掛片雲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靑天也須喫棒到這裏如龍得水似虎靠山

絕見絕聞離聲離色直下無一絲頭留礙却似倚天長劍獨曜靈光狀似鐵牛虛空粉碎喝一喝（浮石賢嗣）

東皐普照尼高源淸禪師紹興山陰人金氏女幼忽遇洪水大發溺死幾葬魚腹後救得活欲求出世徧訪名師至如皐月惠披剃朝夕跪誦法華經云世尊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遂發念參禪詣天童悟老人受具問所求大事悟曰我與你付戒了更求甚麼師曰如何明得悟打曰向者裏參去次謁浮石賢于三仙師問古人公案不立文字請師直下與我決了賢曰你二六時中如何作主師豎拳頭賢曰除却拳你又作麼生師一喝　舉女子出定曰出得出不得與定何交涉文殊及罔明枉自費精神　舉德山托鉢曰昂然托出低頭回無限時人暗裏猜欲識巖頭末後句三更明月上樓臺　舉日面月面曰山自高兮水白深箇中消息許誰論巍巍獨步超今古覿面無私絕點痕　舉磨磚作鏡曰車牛弃打不須分連底掀翻迴絕塵英靈半點無回互獨露當陽一著新　舉臨濟賓主句曰兩陣交鋒放復收分賓分主有來由全提正令相酬答一箭紅心射斗牛　舉無位眞人曰古木森森草色新鶯啼深谷不知春山頭明月渾如洗萬里晴空絕點塵（浮石賢嗣）

雲間智元居士張賡言年十四便學參宗後登進士銳志力參一日見伴我侶問心不可得且道心在甚麼處侶與攔腮一掌遂有省參報恩賢呈所得有芒鞵脫去上高峰之句賢曰因甚脫去芒鞵士擬答賢隨聲便打士豁然契悟賢爲記莂（浮石賢嗣）

上洋秋來居士俞源邑諸生徧參名宿後侍報恩賢得法一日賢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士便喝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士又喝賢詰曰如何是兩喝落處士展手又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作麼生會士復展手曰和尚會麼賢休去（浮石賢嗣）

鹽官杲菴居士周垣綜因讀楞嚴離一切相卽一切法處起疑遍扣禪扃惘無所入後謁天童奇奇拈起數珠曰速道速道士曰放下著奇曰未在更道士便喝奇曰好一喝士連喝兩喝奇曰放子一頓棒士禮拜後參報恩賢于同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士曰此

去蘇州二十五賢曰未在更道士曰來往自由賢又問維摩一默意旨如何士曰這漢納敗闕賢曰恁麼作無語會那士曰雖然無語其聲如雷賢然之卽與付囑　僧至士問上座從何處來曰南方士曰來此何幹曰遊臺山來士曰曾見文殊麼曰不曾見士曰莫是不帶眼來僧擬議士曰見則便見不見莫妄想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士曰離家三十載鄉音漸漸改　問北方風景與南方何如士喚大德僧應諾士曰適間問甚麼僧再理前問士曰嗄僧罔措士曰嗄　僧至士問汝入城進那一門曰進彰義門士曰妄語曰某甲實進彰義門士曰爲甚麼踏斷了盧溝橋僧罔測士曰五戒也不持　士官天中籓幕受囑後退居林泉力任大法凡遇僧俗諮參隨機唱導人稱龐公再世云浮石賢嗣

遯村偶僧居士沈雄邑諸生也讀書好學篤志參宗依報恩賢一日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士曰相識滿天下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士曰知心有幾人又問卽今作麼生士點首賢乃舉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因緣士曰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賢爲許可士掩耳而出　靈雲見桃花頌曰何獨桃花是指南靈雲見徹也無端隨邪逐惡玄沙老牛帶眞情牛帶愁　東山水上行頌曰但言諸祖出身處何止東山水上行自是韶陽仍口窄話留窠臼陷衆生士著法苑春秋法證錄等書行世浮石賢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七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吳江報恩佛杲沟禪師上堂浮來石像古名藍歷代宗家曾舉揚聞出五湖幷四海又能剎影帶三江先師遺範昭然在只欲諸昆續後光若是丹山眞鳳子煥乎彩色不尋常敢問大衆將甚麼作遺範後光又作麼續有人於此道得一句向明窗下措置有麼有

麼如無莫怪縵天廣布　示衆天左旋地右轉持尺而量之數目誰人辯伸掌曰今夜覔箇吞却虗空底要他從這掌上跨跳看我欲問南北縱廣四至界分有多少乃縮手曰不是壓良爲賤　僧參師問古人向未動足以前會去猶是鈍置因甚你東走西走僧曰不得妄通消息師乃擊几曰這一機落在雲門這一機落在臨濟驀伸脚曰我脚何似佛手僧無語師便打浮石賢嗣

諸城崇寧嵋樵溥禪師內江陰氏子于白鹿密落髮參靜明醉職西堂後得法於報恩賢遂陡山東諸城崇寧寺示衆左擊拂子曰竺乾四七震旦二三右擊曰南嶽石頭臨濟德山以拂子中間作拈華勢曰千年滯貨逢春日和盤托出大家看浮石賢嗣

松隱冠嵋瀚禪師松江華亭沈氏子生於明季崇禎乙亥五月二十九日年甫十四禮雪濤禪師披剃順治己亥具戒報恩賢伏勤九稔而嗣法焉越六載開法松隱遷住嘉山四月八日示衆夏日初長那事無妨鴉鳴鵲噪巽口宣揚楊岐驢子周行七步潙山水牯目顧四方伶俐漢快承當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光處却風光　上堂目前無法青青翠竹盡是眞如意在目前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不是目前法家家門首中秋月非耳目之所到坐著白雲總不妙已過關者便可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未過關者莫道雲月不同溪山各異　除夕小參北禪烹牛分歲東村王老燒錢若到嘉山門下各各苕箒柄痛打三十何也端正衲僧不守本分山僧今秋乍住分歲無甚欵顧家田梘子飯山圃淡黃虀雖則枯澹隨常較勝珍羞百倍何故瞥目無啼饑之慘身無征役之勞四海相聚日以已躬下事提撕朝于斯夕于斯逗到今夕年窮歲盡斗轉春囘諸人者且上前通個消息看左右顧視云坐到四更後身添一歲來　僧問草鞋無口爲甚咬碎脚跟師曰法久成弊　僧問風色無形爲甚拔倒樹木師曰快便難逢至康熙丁卯疾歸故里時小春朔日示寂世壽五十三歲全身塔在殿之東北隅浮石賢嗣

臨安勝因靈常㴱禪師僧參師問未到勝因一句作

不疑百

麼生道僧擬議師便打又問已到勝因一句作麼生道僧又擬議師又打復曰向聞你在外能說會道爲甚麼今日問著便口似匾擔曰師在不敢道師曰當仁不讓於師僧擬對師連棒打出方丈　師送客僧僧見竹園有筍即問此山是和尚的師曰是曰此筍亦是和尚的師曰是曰或有人來偷筍和尚作麼生師便掌曰和尚莫打好師曰放過則不可 浮石賢嗣

嘉興海門雪岑涌禪師武林陳氏子中秋示衆簷前雨過木樨香觸著金風觀體凉吹散片雲明月現濤輝獨不與尋常　上堂眞箇春眠不覺曉醒來處處聞啼鳥連朝風雨苦何多吹落紅香無意掃無意掃休懊惱子規枝上語諄諄勸道不如歸去好驀曰住住且道路頭在什麼處拍膝一下曰家家門透長安道　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時如何師曰痴猫守窟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雨過春山菌子肥 浮石賢嗣

杭州南山慧覺眉劍澯禪師示衆摩訶衍法離四句絕不非諦遮諦聽拂一拂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示衆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有眼底不聞有耳底不見那知劈面機當陽如拂電三級浪高魚化龍井底竪臺誰解變不解變山僧別爲開方便以拂子搖曳曰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頭頂天脚踏地曰便恁麼去如何師曰伸脚元在縮脚裏 浮石賢嗣

臨安九仙嵩源灝禪師閩之陳氏子小參舉揚岐因雪示衆偈畢師曰楊岐老祖雖則四壁蕭然眞風獨邁猶較九仙百步何故齊岩房盡日坐和衣臥白雲　舉九曲慶祥禪師因僧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慶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以此慶曰築著汝鼻孔頌曰春風在處百花開險惡道中恁麼來欲識津梁爲以此石人木馬夜懷胎 浮石賢嗣

龍溪積慶恒止淨禪師上堂一二三風捲殘雲過別山三二一月移花影穿疎壁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諦流布底如兎遭罝祇如明明百草頭明明佛祖意衆中有識得者吾今爲你保任此事 浮石賢嗣

溫州雲峰惠庵湍禪師永嘉吳氏子示衆雲開日出雨落地濕覿面全彰虛明歷歷大衆還有共相證據

◆頭靈頌

者麼。良久曰。一場狼藉（浮石賢嗣）

涇縣大梅若雷淑禪師。辭世示衆曰。山僧今年七十一。聊為諸人通消息。虛空撲落有誰知。倒騎鐵馬稱今日。脫然而逝。塔於本山（浮石賢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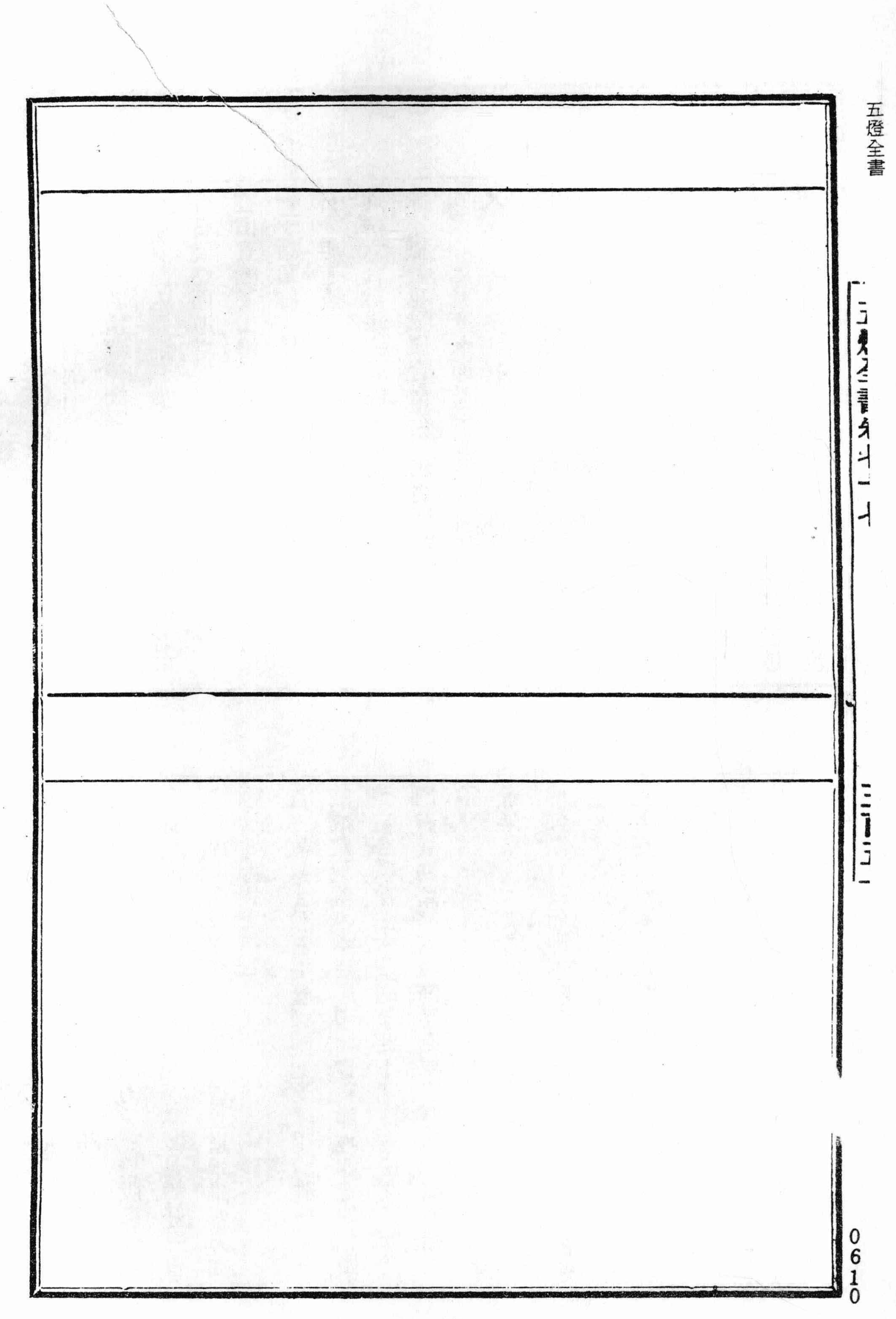
徑山寶峰了山濬禪師。南康星渚王姓。舉趙州七斤衫子話頭曰。七斤衫子也奇哉。提不起兮解不開。今日分明道破了。五湖雲水莫疑猜（浮石賢嗣）

荊南六合雲錫洪禪師。小參。識得一萬事畢。問諸人識不識。若也識。便合散去　舉古德油滋話頌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多清意。料得少人知（浮石賢嗣）

虎丘湧泉無外法禪師。吳江趙氏子。上堂。燈籠吞却法身。無數佛法盡從脚底下過。乃高聲曰。將火來（浮石賢嗣）

婁江禪燈大方海禪師。桐鄉錢氏子。早參。鐘聲咬破七條。茅店鷄鳴春曉。王登寶殿。野老謳歌。且道無邊身菩薩。即今在什麼處。拈起拄杖曰。具通方眼者。速速進前。痛領三十。設有不甘。切不可道山僧辜負汝。曳拄杖歸方丈　陞座。臨濟栽松。禪燈種圃。雪峰拋毬。禾山打鼓。他家眼具頂顊者。裏符懸後股。鼻孔不解通方。莫怪山僧莽鹵。驀地相逢。拳揮足舞。好兒曹親阿祖。扯碎栗棘蓬。扶起雲門普。且道承誰恩力。咄。雲從龍。風從虎（浮石賢嗣）

江南宜興金沙石手瀊禪師。上堂。經律論雖分乎三藏。戒定慧蓋本乎一心。于此會得。即戒即定即慧。頭頭自合轍。法法本全彰。于此不明。曰貪曰嗔曰痴。門門有異路。路路有岐門。且道戒定慧與貪嗔痴。相去多少。試分晰看。良久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示衆。舉城東老姥話畢。師曰。老姥不欲見佛。純鋼打就。而佛不離老姥。熟處難忘。山僧恁麼道。也是鷺鷥腿上割股。且道佛有什麼過。而老姥不欲見。齋良久曰。這孟八郎。又與麼去也（浮石賢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寶安二隱謐禪師古渝昌州金氏子初游講肆後見磬山修書下起疑決志參詢依雲門信久之復上天童苦行六載忽然省發奇祖繼席通玄招師分座說法而記莂焉開法嵊之法祥台之松巖華亭法忍嘉禾龍淵暨荊溪寶安數刹　上堂臨濟祖翁建立黃檗宗旨全身擔荷不肖兒孫恢張列祖宗猷赤手提持任他盡乾坤遍大地銅頭鐵額漢子驢駝馬載到來山僧只消一陣下載清風管教箇箇骨稜肉瘦暢煞生平且道山僧據箇甚麼道理便乃如是驀拈拄杖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示衆今朝六月初一日暑氣蒸人如火逼陝府鐵牛冷汗流嘉州大象舌拖地冷汗流舌拖地祇要時人自委悉驀喚大衆曰且道其中意作麼生委悉良久曰幾度夜深松下坐薰風陣陣透身涼　上堂十五日已前掘地覓青天十五日已後挖空尋白璞正當十五日咳唾掉臂無事不舉任運騰騰優游自適正恁麼時向上提持則不問汝諸人優游自適一句作麼生道一日鉢盂幾度溼閒行溪畔兩三遭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歸根誰解來無口一塵起大地收萬象森羅入正受便恁麼去也是徐六擔板不恁麼去天下衲僧跳不出且道畢竟意作麼生秋鴈一聲迴天空萬里清　病起上堂丈室打眠三七日兩眼睜睜光似漆阿哪阿哪不住聲天回地轉無休歇無休歇一具骨頭猷如鐵脛子裏含他太空口吐猛燄回天澤阿哪哪誰堪識拈拄杖曰惟有拄杖子休戚常干涉且作麼生是干涉底句三箇奴郎夜籤錢究竟不知誰是賊喝一喝　上堂十月十五日寒風掠面急矚處體全彰箇中意誰識識不識休擬測湏得人人眉橫鼻子直拈拄杖曰且道者箇又作麼生撐天拄地任縱橫從來不借他人力復卓一卓　元宵上堂龍燈

髑額烟樹飛花火噴人面痛徹釋迦正恁麼時且道然燈古佛在甚麼處交肩搭臂成羣醉夜半笙歌扶到家　上堂四月初三秧正青老農領衆開秧門沒腔曲調歌田樂幾箇男兒著眼聽若也田歌聽得出一莖草上定乾坤如是便能拔一莖草千莖萬莖俱透露種一片田千片萬片俱沒荒到這裏任是橫拖豎拽七縱八橫信手信脚活路生成大衆且道歌田一曲作麼生唱乃曰石榴花葉兒青時節到來莫因循打鼓普請大家看且道田中有幾人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上堂今朝二月十九大士出乖露醜示現三十二應不知從何而有有不有一曲陽春和不齊五九原來四十五復舉古德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却是饅頭師曰古人恁麼道神頭鬼面東涌西沒雖是面目分明怎奈令人難覩且道覷破後作麼生我爲法王於法自在　上堂言中取則大似鹿逐陽燄句外明宗亦是猿撈水月且道畢竟事作麼生俊鷹不打籬邊兎猛虎寧餐伏地屍　示衆夏日炎炎火雲燄燄石蟹攤涎木雞潑汗且道是甚麼意旨自代曰海底蓬塵飛峰頭波浪起　僧問如何是第一元師曰龐老女兒提菜籃如何是第二元師曰空生宴坐雨花嚴如何是第三元師曰越江星夜倒拖船如何是第一要師曰嵩山打破竈如何是第二要師曰呈橈弁舞棹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誰行不踏道　僧驀豎起拳曰既是本來無一物因甚却有這箇師曰這箇是甚麼僧一喝師便打　僧求話頭師曰你者一問從甚處來曰不知師曰自己問尚且不知更乞甚麼話頭　問一口氣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師便打僧無語師以拄杖擉曰鈍置殺人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老僧也不識僧罔措師便打曰莫便是麼師曰錯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阿誰教你問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百鳥銜花師曰肉臭惹蒼蠅見後爲甚不銜花師曰鏡破不藏影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直須打破　康熙甲辰以學徒羅難于武林執師赴勘庭鞫日師索筆供曰昨日歸家時未至今日歸家正午時夢幻空花留不住此心能有幾人至知字

未成擲筆而逝一時當道咸皆敬禮供龕旬日香雲不散四衆迎歸寶安建塔林野奇嗣

宜興芙蓉自閒覺禪師蜀之重慶合州余氏子八歲隨父禮本邑馬當山太空爲受業十九歲出蜀首謁天童有省次參通玄大徹遂得法焉出住台之華頂禹之廣化蘇之羅漢慈濟甬之法海嶽林末遷荊溪芙蓉上堂盡道師翁此日死誰識師翁今日生試看天上無私日晨朝東出夜西沉我密師翁從無住本豎無爲幢於無生滅中示現受生豎拂曰還識者老和尙落處麼若也識紅爐飛片雪若未識普請同到師翁眞前重加剖訣至眞前拈香曰昔曾親喫惡鉗鎚至今痛恨猶未雪寃既有頭債有主揷香曰瓣香須向金爐爇香既爇矣且道師翁還來也未若道來以何爲驗若道不來指眞曰面目現在退身三步作女人拜便歸方丈　布袋和尙誕日上堂補位當來會設龍華同登入悲興卽世横拖布袋立長街等閒寬著肚皮慣會靴裏弄指塵塵剎剎普現羣機者邊那邊了無回互一向恁麼來千人萬人羅籠不住一向恁麼去千人萬人喚不回頭絕後光前登三邁五便道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猶是應機接物相樓打樓若論本分提持大似鄭州出曹門山僧今日義出豐年借花獻佛敢問大衆且道布袋和尙卽今在甚麼處擡手曰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留宗首座秉兩序上堂問象王回顧獅子嚬呻逆順縱横如何施設師曰肘臂不向外屈曰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師曰仰山道底曰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師曰剎竿頭上仰蓮心乃曰入而易出而難兜率陀天未許還出而易入而難四明風月有誰攀把手高臺乘快便一任波旬冷眼看布袋老肚皮寬崇樓中高枕拳十八孩兒任遊戲大家共踏上頭關不等閒黑花猫子面門斑以拂子作釣曰長汀江上把竿人釣得西江月一灣

臘八上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馬腹驢胎隨緣放曠鬬雪梅花風送遠明星午夜碧天寒大地呈祥山河獻瑞若道覩明星而證入底是猫兒喫斷麑若道覩明星而證入底不是項羽過江東畢竟如何咄咄

※時字原本不明

力口希千年桃核裏黑狗爛銀蹄燈籠沿壁石女登梯啞人拍手呵呵笑得便宜處失便宜　林老和尚大辰上堂衣珠纔淛市地清風獨出劒門滿懷風月呑却嘉州象倒騎三脚驢踏殺大唐英俊流傾湫倒嶽無邊表山僧棒喫血痕多痛恨而今猶未了酬恩四處爇沉檀太白山頭抽脚早哭不得夯笑不得逢人且唱紅衲襖紅衲襖向誰討珊瑚枝枝撐著月鐵牛愛喫無根草　晚參桃花紅李花白五陵公子遊芳陌靈雲公案又重新人人眼裏重添屑知恩者截鐵斬釘負恩者紅爐點雪布袋老子笑呵呵寒山拾得忙不徹十字街頭石敢當聲聲只叫歸去歇歸去歇莫待蓼花紅似血　晚參盲龜鑽入銀宮裏跛鱉挨開玉闕時那吒背上生三角蝦蟇口裏吐明珠會得底掉頭不顧會不得底坐井觀天山僧恁麼道合喫三十棒何故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垂語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拄杖子化爲龍吞却山河大地了也是汝諸人向甚處著眼試道看　師過吳江接待寺偶值數僧師問諸上座到那裏去一僧曰普陀師曰近日大士不在普陀曰在那裏師曰在上座鼻孔裏曰錯師曰拋却甜桃樹沿山摘酢棃僧茫然師曰鈍置煞人　師問易修施居士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李杏出牆來且道承誰恩力曰不從他得師曰從甚處得曰天無私蓋地無私載師曰你即今在甚麼處士豎拳師曰錯認定盤星　師問僧從甚麼處來曰靈隱師曰聞飛來峰近日又飛去是否僧茫然師直打出　師一夜入堂爲衆巡香稍有不精采者便打少頃召衆曰你們下單來我與你商量一件事衆環立師曰山僧適纔打個瞰聖僧與我道說我亂打你們貶向黑山下還有救得我底麼衆對不恰師曰汝等既救不得山僧自救去也乃打筋斗而出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鞋寬脚瘦曰謝師答話師曰蒼天蒼天　師於順治辛丑臘月示微疾二十七日索浴作書謝諸檀護遺囑誡衆嚴切至酉時復書偈曰天上天下脚頭脚底撩起便行將頭作尾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一曲歸家唱邏邏擲筆曰俗氣也不除竟爾趨寂壽五十三臘三十四奉全

身塔于寺之東首屏風山林野奇嗣

金義博融本禪師結制日一僧告假出山師曰你要去不許去你要住不許住畢竟作麼生僧罔對旁一僧復舉問前話師曰者個問頭直饒大徹底人也出身不得僧曰某甲還出得麼師喝曰雞棲鳳巢素非其類林野奇嗣

台州鴻福妙高昇禪師上堂雁宕嵩岳共一山春風春水幾迴還祖師的意分明極盡在離披花雨間驀擧拄杖曰還會麼九九原歸八十一前三三也後三三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上堂此中得個眞消息是處天開百萬峰指指山顚呈瑞色頭頭物性展春容門前石踞欽禪虎階下池歸聽法龍更有現前諸子賁團圝團遶瞎驢豸將南作北指西話東紫羅帳裏撒珍珠信手拈來用不窮簸箕量米渾無別熨斗煎茶銚不同龍驤虎驟別露家風好大哥沒羅籠大抵還他皆斂手靈機妙叶振綱宗　小參坐斷毗盧頂迴出威音王當陽施殺活赫赫顯風光所以道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頓除情見裂破愛網直得孤迥迥峭巍巍可以撥轉天關掀翻地軸必須恁麼人方行恁麼事欲行恁麼事必須恁麼人人事且置祇如照用雙行一句作麼生道雷電一聲轟宇宙翻身獨步上頭關　示衆一著聲前活路機人人本具自離披若能直下超方去鳥用山僧覿面提諸仁者委悉麼牙齒一具骨耳朶兩片皮　薦靈小參因我則有生有我實不滅打破兩關頭猶若水中月光光相照洞然明白這邊那邊祇是這賊信步踏翻鴈宕山泥牛迸入無生國大衆還知水月印公爲人底消息麼朔風吹綻臘梅花曉日爍開巖畔雪林野奇嗣

海鹽法喜破顏祖禪師西蜀達州吳氏子上堂黃金離鑛白玉無瑕便恁麼會眼裏撒沙臨濟逢人便喝未免辜負己靈德山入門便棒大似指鹿爲馬若是本分衲僧自然瀟瀟灑灑作麼生是瀟灑處俗時兀兀繩床上與到園中步一回　上堂無禪可參無道可悟直下承當超佛越祖臨濟三遭痛棒於黃蘗山中宛有頭仰山死偷心於大潙座下償有主衲僧分

上眼蓋乾坤氣吞佛祖驀豎拂子曰到者裏爲甚一言不措受人處分擲下拂子曰無人酬價打與一百復舉臨濟問僧甚處來僧曰定州濟拈棒僧擬議濟便打僧不肯濟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到三聖遂舉前話三聖拈棒僧擬議聖亦打大衆臨濟父子雖是棒頭甚活只好欺個懵懂禪流若是作家上士纔跨入門見伊恁麼問便好隨聲熱喝更若動靜拂袖便行縱有倚天長棒管教無處下手而今既已納降遂使這二老漢聲價過倍驀拈拄杖召大衆曰還有爲者僧出氣者麼衆無語師曰總是一夥喫棒漢下座一時趁散　上堂無垢光清淨光智慧光菩提光光光相離塵塵互入釋迦老子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都盧是個大光明藏遠山浮玉近水沉碧月臨高樓風鳴敗樹無非此光明藏之發現耳汝等諸人行也在裏許坐也在裏許直下信得及見得徹南無佛陀南無達磨南無僧伽一時周禮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逢場作戲也可到處稱尊也可知而故犯也可其或未然不得被光影門戶轉却故白

上堂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算來祇有九十日平地掘起陷人阬空中打個繫驢橛而今解制已臨期芒鞵踏破野狐窟寒梅破玉香風清無限春光都狼藉遂喝一喝　示衆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雲門大師向電光影裏賣俏令人覷捕不及思慕不已法喜又且不然驀拈杖曰開眼也著閉眼也著覿面分明何須摸索卓一卓曰麒麟只有一隻角　示衆茶來爲汝接禮拜便呼起處處直提撕吾無隱乎爾忽有個不識好惡底漢出來道長老長老你大似福建人賣荔枝也好與三十拄杖何故不見道有功者賞　師謂僧曰連日天雨足下甚溼曰和尚也拖泥帶水師曰是伊不肯乾爆爆他爭怪得山僧　問蠛蠓蟲爲甚麼吞却須彌山師曰是伊家常茶飯　順治丁酉九月八日師示寂坐說偈曰本無生死焉有去來脫體風流縱橫自在呵呵歛目而逝塔建秦駐山之麓

林野奇嗣

永嘉雲山大用志禪師上堂問大開爐鞴即不問三元三要請師分師曰長天一色秋日如何是第一元

師曰野老夜燒錢曰如何是第二元師曰雲湛見青天曰如何是第三元師曰萬派總歸源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鴻濛未鑿竅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巖前石虎吼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波斯鼻孔峭僧以坐具畫○相師便打乃曰學足下足無非穩密田地撞頭磕額總是自己家鄉無位眞人在汝赤肉團上壁立萬仞因甚不知不覺終日向外馳求長期短限盡地爲牢大似無繩自縛若也驀地翻身山僧爲汝證據以拄杖旋風打散　上堂覷破恒沙國土佛祖機關掀翻無量劫來生死窠臼運乾坤於掌握有實有權藏日月於胸懷無今無古眉如鐵杵碎大地爲微塵牙若金錐嚼須彌作灰炭更於三百六十骨節內放出金毛獅子向八萬四千毛孔裏擎來玉角麒麟縱橫則神通自在舒卷則妙用天然且道甚麼人有如是作略苟能知得便知山僧本命元辰落處若知山僧本命元辰落處便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本命元辰落處倘或未然却是山僧罪過

林野奇嗣

太倉香林佛古聞禪師西蜀潼川張氏子幼岐嶷卓犖出語驚人脫白後行脚至金陵報恩覩寶塔放光驀觸前因了明大事詣通玄命典客機緣相契奇皆許可遂承付囑出住婁江古塘拮据百端得成法席繼入都門暫憩隆安値

世祖章皇帝駕幸師正跏趺

帝注視曰貌古神清遂問住何寺答曰太倉香雲

帝曰香雲不若香林好今遵香林焉　龍馭上賓師受千佛院之請上堂祝　聖曰晏坐隆安七尺床鍼頭一見意何長追思無計酬恩澤今古惟憑一瓣香又應圓寧法興二刹　上堂巢知風穴知雨智鑑無痕靈源無底不是心不是佛月娟娟而萬水不沉非旛動非風動雲靄靄而千峰自啓達磨西來不會禪至今露却當門齒且節至理彰一句作麼生道柳陰拂地黃鸝囀水碧搖天白鷺飛　上堂聲色裏坐聲色裏臥冷地商量早成錯過不錯過堪笑楊岐三腳驢踏倒嵩山破竈墮　晚參舉五祖演示衆曰四五百石麥二三千石稻好個休糧方耆婆不得妙師曰

五祖大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爭似香林這裏園無半莖菜廩無一粒米信手拈將來供養諸賢者阿呵呵眞快活夜半鐘聲敲未斷淸晨齊唱太平歌

上堂大雪覆千山孤峰頂不白無人識得渠萬戶俱打徹舉拂子曰者裏挨開綫道摎得身來許你諸人持論設若眼孔定動喉嚨心知早是白雲萬里

上堂虗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古鑑辨媸妍良工列規矩末後句只者是我與雪峰同條生不與雪峰同條死且道如何是末後句喝一喝曰善財拄杖子

上堂古殿洞然玲瓏溢目風生鳥樹香散庭幃列諸聖於其間羅萬靈於此際龍驤虎驟啓千佛之頹風疊嶂層巒拱九重之聖境沒絃琴調貴和知音無孔笛腔惟善接拍且道還有飲泉水知地脈者麼遂起身鞠躬曰不因大量設蒲供怎得陞堂祝聖圖　晩參病瘥不假驢駝藥延齡何用九還丹山僧昔在天台遇玄秘授靈驗奇方善治盲聾瘖瘂貪嗔癡妄諸般邪魅疑難雜症無論國王大臣僧尼道俗只消一服立刻痊愈如何是方劑單提一口氣不來畢竟向甚麼處安身立命直下服去自然見效不惟衆苦冰清亦乃菩提克證倘若疑信不決舊疾仍作莫言不道

師于康熙丙午仲冬二十三日集衆遺囑訓誡皆法門大綱不及世諦語子時分呼侍者更衣端坐而逝壽五十有七臘二十有三塔于香林之殿西隅

林野奇嗣

弁山蟠龍法杜長禪師興化仙游胡氏子髫年醉心宗門母欲爲婚媾師不從宵遁投龍潭祝髮嚴棲數月途步出嶺造博山進不語堂兩閱寒暑衣不解帶于法眼拈夾山語豁然契悟即語儕輩法眼與麼解會要見夾山直待驢年便捲臥具徧謁諸方逮抵江浙末上遇玄初見奇祖相視漠然奇對侍司曰新到好個學者一日入室奇指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曰不敢再下註脚抽身便出晩復進見奇圍爐奇曰莫去火爐頭有個無賓主句正待商量師曰不必奇挾火曰這箇爲甚喚作火師拽脫火筋便出奇曰蒼天蒼天一日奇入碓房見師躬操杵臼乃曰隊腰石今日放光也師曰業在其中一日奇舉破夏公案洎濟

行數里疑此事且道疑甚麼師曰疑殺天下人奇曰黃檗為甚前不肯後肯師曰獅子咬人奇曰識得你也便掌師亦掌至晚喚師入室付授焉時值申酉之變杖笠歸閩避地支提辛卯省覲天童癸巳始抵吳興創蟠龍于弁蒼北麓開法　上堂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吳山青楚水綠曰謝師答話師曰二十棒自領去乃曰諸人生來自有一雙眼睛固是活埋在聲色堆頭夜以繼日擺撲不脫驀喚大衆衆舉首師曰莫妄想　上堂僧擬問師便打僧亂統師連棒趁出乃曰口縫未開山僧便著草鞋向你肚裏走幾遭也若待問來答去形於紙筆當為禪道佛法直指一宗掃地而盡乃展兩手曰討甚麼椀　上堂衲僧家寧遵上古之規餓死於林下不可好熱鬧而恥辱於先聖有般瞎漢以大法小法籠罩學者臆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何常夢見其屎溺氣耶大衆要識是非面目現在　上堂春山如黛春雨如膏翠竹千莖萬莖黃鸝一聲兩聲圓通門大啓不用悟無生有人諸落處蟠龍分半院與他住　上堂諸方鈎又曲餌又香奔湊又如蜂抱王蟠龍這裏鈎又無餌又空壁立猶如虎嘯風不啓玄沙三種病從教個個氣如虹何故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　上堂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卽此證得親見迦葉師兄　上堂問如何是蟠龍為人師曰闍黎退身有分僧無語師曰不信道乃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好大哥勘破了也且道勘破個甚麼羚羊掛角無人見獵犬尋蹤特地猜　上堂衆集師曰好些陳爛葛藤今日索性截斷去也以拄杖趕下復召大衆衆回首師曰可惜許　浴佛上堂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火迸這漢剛出頭來便逞乞兒伎倆將大地人物作自己受用不知背後有人雖然蟠龍拄杖子未打你在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遂拊膝曰誰敢正眼覷著萬物與我一體又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不見道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看他底關底方會脚尖頭踢出個佛若是胸次有一星兒佛法元妙知見擬欲利人利己生陷拔舌犂耕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上堂輿拾枯柴煮瀑冰閉拖瘦

杖入雲層秋空十里笑聲杳喫瓔珞粥住山僧大衆且道東震土中還有這個快活不徹底漢麼拍膝一下

示衆舉興教洪壽禪師中丞王公隨一日過師師擁毳負暄自若王下拜師推蒲團席地與坐笑語終日而去門人讓師曰此一衆所仰奈何不加禮他日王復來師出前趨迎之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師曰中丞即得奈知事嗔何王益重之師曰自靈山遺囑王公大臣皆為我家垣墻林下人能以古道自處無怪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其王公貴人安往而不敬哉味其知事嗔何一言足以形容睥販輩沒處遁逃也可悲也可笑

示衆舉倚遇禪師叢席在法昌崇寧之北千峰萬壑古屋數間師刀耕火種殊安樂之衲子至不堪枯淡多棄去開爐日以一力撾鼓陞座諸上座佛法盛衰據此可卜蓋先哲務實而不務名彼法昌萬山之中臨開爐日以一力撾鼓陞座得非自全也耶登其門者如積翠南大寧寬寶覺心靈源叟皆互相推重乃至龍圖徐公禧與昌俱為布衣交此時儕輩抑未聞有哂之者而抑未見其自歎不若人者也真如踞地獅子昌其人歟時山門頭犬吠聲師呼行者往看有甚祖師到喚來洗脚

示衆死心生平以嗔怒訶罵時輩五祖生平以戲笑爐鎚學者蟠龍自來閉門打睡聽其苔封古屋草長法堂於心無愧今日入泥入水曲順人情許諸德入室以本分相見眼目定動怎怪得山僧

示衆說禪浩浩地爭如栽田博飯喫呵佛罵祖口須讓孤峰頂上人迫不得已炊鐵釘飯煮木札羹要飽天下之餓人直是教他無下口處卓拄杖曰有權有縱有殺有活

示衆涅槃經魔說眼正許仰山一毫上識得水潦悟也未拗折俱胝指頭玄沙旁不肯泊合經論賺過長遂是可兒有者道險崖句峻陷虎機深是則固是大煞瘥語以拂劃一劃曰鉤在不疑之地

林野奇嗣

永嘉護國古泉清禪師江南寧國人師未嘗言姓氏齠年入匡廬剃落本山受具精止觀參天童因竹篦子落地得悟後依遁玄奇執侍六載受囑後出住甌之樂清盤龍繼主永嘉護國

參主上堂洞山擬退菓桌羣陰剝盡慈明揭膀僧堂一陽來復可謂舉止

參造化施設伴鬼神檢點將來未曾舉著向上事在遂舉拂子曰委悉麼葭灰纔動繡線初添擲拂子

上堂山僧昔曾記得古宿一則公案甚是奇特可以轉凡成聖可以破生死關可以出有無見剌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乃因齋慶讚不免對衆舉似遂連卓拄杖　元旦小參溢目韶光物情舒泰梅開遍野草木呈祥斬新條令特地乾坤放出南山鱉鼻呑却嘉州大象石女謳歌木人作舞十字街頭石敢當撫掌大笑曰奇哉奇哉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喝一喝曰且道者個是甚麼復喝一喝歸方丈　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鼻孔師豎拳曰會麼曰此是即今的師曰汝且會即今的　因僧向方丈前過師召曰者裏來僧便入師曰未有事在且去僧便去師復召僧回首師曰向後不得辜負老僧　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師曰吾無隱乎爾僧無語師便打　僧叉手問曰和尚還識某甲麼師曰不是人便是鬼曰蒼天蒼天師曰哭你底爺哭你底孃僧禮拜師喚侍者曰將三文紙錢來　師後隱新昌之西山於康熙甲辰秋八月示寂荼毗得舍利無算建塔于本菴之西麓

林野奇嗣

南嶽欒山商尊元禪師湖廣衡陽王氏子因事匿跡飛來菴禮繼白首座出家參無縫塔話上天童首謁金粟容機緣即契師以未見悟老人乃直上太白見悟於大徹堂問神光向達磨作禮三拜得髓授衣今日某甲亦禮和尚三拜且道得個甚麼悟曰汝分師力參三載不能轉一語一日再理前話悟亦如是答師曰恁麼則得髓去也悟曰既是汝分爲甚麼又得髓師曰老老大大作這般去就悟曰如何是汝得的髓師曰大衆證明悟便打師曰更要矢上加尖上雙髻參雲門信旁有僧持錢至信曰金陵用的錢這樣小師曰銅錢雖小寶字一般信曰如何是汝的寶師作捧寶勢曰請大師鑑信曰弄虛頭漢師曰這老漢寶也不識信曰阿誰能識師拍露柱曰露柱證明信便歸方丈師曰也不消得參天童忞除夕普茶次忞曰山僧行一令道得者徑過道不得者罰茶十鍾師曰遵令忞曰覓心無處得心安因甚却往鄮縣

調心師曰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邊疆忞曰也要喫五鍾師曰和尚如何忞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師曰和尚也要喫十鍾忞曰何得如此師曰教壞人家男女謁通玄奇水乳契合未幾受囑海陵何阜福慧寺請師開法後古南門應請興化延師分座說法名重叢林順治戊戌師歸省母抵漢江棲賢示疾骨如柴立猶危坐竟夕獨冠敬見曰兄瘦若此何乃爾耶師張目書偈曰皮包骨骨裹肉骨肉脫盡是何物咄芳草萋萋鸚鵡洲晴川歷歷漢陽樹即投筆而化門人奉龕歸福慧供奉三載始啓龕戸荼毗見師顏色如生一目微露睛光射人四衆歡呼仍迎建塔

林野奇嗣

江南寧國寧元漢目杲禪師泉州紫雲黃氏子幼不茹葷十一歲父母俱喪覺世相無常遂詣圭峰禮妙湛薙染焉二十歲謁黃檗琦入室纔問琦連打數棒師罔措悶甚更加力究午夜聞鐘忽省曰噁元來病在冷中起遂從前疑團當下冰釋上方丈呈解琦多首肯未幾出閩徧參同石生弟叩金粟元元問二人同鼻孔那個最重師曰和尚試定當看元曰却是你重師曰莫塗汚人好元又顧石生曰你又作麼生石一喝元曰洎不問過師便出元深異之令居記室越明年參天童忞師問陸來船來無勞問忞同聲相應一句請師速道忞曰裂破舌頭師曰未到天童不妨疑著忞曰疑則且置諸方結制何不覓個住處師曰三處度夏文殊舊規忞曰文殊即今何在師振聲一喝忞曰這闍子敢來捋虎鬚直打出方丈師曰某甲遠來且勿相謾復參通玄奇奇舉夾山話問法眼不作境會汝作麼生會師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奇曰却是沒奈何師曰尊意如何奇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師趨前問訊曰千古罕聞奇便喝師曰轉見作家奇又喝師於是頓見古人用處遂令掌翰墨又曬經次奇問梵語首楞嚴華言究竟堅固如何是堅固底道理師曰但有言說多無實義奇曰豈無轉身只要杜口師曰看他朝子貴不是種田郎奇曰面皮厚多少師曰正要天下人簡點奇便喝師亦喝奇頷之一日出衣拂囑之出住江南寧國寧元

寺　上堂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曉遂喝一喝曰莫
探頭好有口且掛壁上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知
復喝一喝曰作甚難易早巳七穿八穴大衆釋迦老
子開口話墮全不覺知今日總被不肖挫折一上是
汝諸人還見山僧眉毛在麼乃拍禪床一下曰爲衆
竭力禍出私門　謝監院上堂折東籬補西壁扶叢
林窮知識至於陸役沉勞將無作有在祖上人未曾
不會更有三種事不可不知第一直須金鑄堅實心
逢魔不退第二更要鐵作脊梁骨遇難轉剛第三乃
○○○○○曰劄　上堂古石鞏三十年張由基弓
箭只射得半個聖人老高峰廿餘載布漫天網羅方
遇著一頰虫子寧元素病在狂不但矯今時疲敝直
欲反古人休風是以弓亦不張網亦不布牢關把定
鬼神無窺覷之方葛藤劃除佛祖正蕩平之路其奈
人心不古望崖而退者多法運下衰特地相呈者寡
雖然且道如何是寧元眞實爲人處遂喝一喝曰拳
便用拳踢便用踢　上堂問德山爲甚入門便棒師
曰養子方知父慈曰臨濟爲甚入門便喝師曰賊無
種相鼓弄曰德山臨濟未出世巳前還有棒喝也無
師曰向來曾亦疑著僧一喝師曰無人捆打汝何勞
吽喊乃曰德山棒臨濟喝總是弄巧翻成拙不見達
磨門下分皮分骨分髓何似老神光禮拜叉手而立
遂以手摑嘴曰寧山今日也成多說　上堂生是誑
死是謗不生不死何模樣等閒坐斷兩頭關不動身
心成實相驀拈拄杖卓一下曰關巳坐斷如何是成
底實相復卓一下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
可見　晚參舉瑯琊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
枯好一堆爛柴大慧曰作賊人心虛雖然如是恩大
難酬千巖曰一人作佛法商量一人作世諦流布檢
點將來總欠悟在師曰大衆且道那一個是世諦流
布那一個是佛法商量時有僧出師驀喝曰淨土上
不許乞屎窖　上堂衆集定師默然良久問曰還會
麼衆無對師復曰般若經中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便下座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因甚百鳥銜花師
曰功不浪施曰見後因甚却不銜花師曰恩無重報
師因同門商尊公舉溟明二上座話問曰那裏是

他未悟處師曰切莫壓良爲賤曰三十里方省又作麼生師曰落七落八曰若不同床睡安知被底穿師曰百年一夢　問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上座一入西山爲甚杳無消息師曰甕裏不走鼈　問如何是道師曰雨打石頭滑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步行騎馬僧擬議師曰無汝著脚處　師因二梵僧參一名叱釋拾羅曰汝還識得他的根底麼曰識師曰既識爲甚又來此方僧畫○相復以手打破師曰不易南來又問羅叱索南曰汝又恁的僧攘臂努目操梵音師曰我却不會汝這三昧僧展兩手師亦曰不易南來二僧下帽一齊作禮師曰一龍一蛇　師在南臺逢一幼婦攜一籃螺螄乞求授記師以手撥螺螄曰我不敢輕于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婦叩謝師曰汝既夢癡我亦酒醉言訖婦不見　師到西濤大聖山見一僧危坐門外師入巽之既而出視其僧已立師問曰汝盲耶不對師曰汝聾耶不對師曰汝啞耶不對師曰盧醫扁鵲雖有神丹遇此等人終無靈驗遂過別山至暮乃還其僧卓然如故從者笑之師曰莫動

他三日後午時化去在左右以師言不妄候之果然師頌曰聾盲音啞已無知庭下何爲立許時惹得東鄭汪小大一狐疑了一狐疑　師入堂值雲首座指火問衆曰喚作火則燒殺汝不喚作火則凍殺汝畢竟喚作甚麼師聞之謂衆曰適纔首座此問殊是發藥汝諸兄弟毋相錯過衆默然師遶爐三匝而出

林野奇嗣

揚州興教破雲義禪師桐城方氏子族以儒業幼稍知書十二失父十四喪母胞兄善交驕騁敗度揮金殆盡師亦娛聲色每醉後喜於林樹中宿一夜五鼓聞子規聲豁然如澄潭皓月其中清徹之狀不可枚舉且喜且疑有會於道因到般若社見雲松松以竹篦子話示師茫然不知下落更加迷悶適松有匡廬之行相隨舟中松叱曰汝是俗子與我僧家偕行不便師隨起憤心向梢艙索剪刀將髮剪下和巾幘投之江中見松曰是僧耶是俗耶松笑曰眞丈夫兒出世因緣在此舉矣侍松參博山一夕聞舉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會得竹篦子話舉似松松曰你見個甚麼

道理。師曰燈原是火。松曰俗漢子。師曰莫瞞他好。後參天童三載。領益頗多。復參通玄奇。師問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時如何。奇曰看脚下。師曰足下無私。誰敢覷。奇曰你又向這裏躲根在。師便喝。奇曰險至此。覺得尚有一毫頭難去在。一日監院爲僧舉火擡炬曰就在者裏。師在側豁然徹底。方知從上老宿本師老人不欺我也。是年卽受記莂。 出住興教。上堂。榴花紅似火。蘆花白如雪。紫燕語喃喃。黃鸝聲弄舌。分付時人仔細看。莫教錯過好消息。 上堂。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請問諸人。既無一物。卽今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四時寒暑。兩儀日月。萬象森羅。一切世間種種色相。畢竟向何處安著。良久。喝一喝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 僧問卽心卽佛卽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曰我正要問你。那個是你的心。僧無語。師打出。 問某甲參學多年。未有個入處。師作悲痛聲曰苦苦。僧亦哭曰難。爲和尚慈悲。師笑曰蒼天蒼天。僧有省。林野奇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嘉興石佛乳峰濼禪師。上堂。水洗水。舍那千丈毗盧海。塵淨塵。十方世界現全眞。風敲竹韻。日轉松林。黃鸝啼古岸。白鷺點丹城。驀拈拄杖曰會麼。有也無也。塵也水也。若向者裏薦得。法爾如新。其或未然。山僧爲汝證明。卓拄杖一下曰蘇嚕娑婆訶。悉唎娑婆訶。 除夕小參。王老燒錢。計窮力竭。梅洲分歲。嘯月吟風。塞北春寒。一言已出。江南地煖。駟馬難追。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鳴指曰爆竹聲中催臘去。紅爐燄上報春來。 師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拄杖子還相見也無。僧便喝。師曰者一喝。還是相見不相見。僧便行。師曰住住。 馬祖翫月頌曰。桃梅李柰一園紅。皺著酸甜味不同。曾見空庭閒翫月。相傳千載

播宗風　師年七十五。攜杖遍歷匡廬諸山。至康熙癸亥七十七歲。復歸本寺。與衆盤桓。無倦色。別諸檀越。分付侍者。傳各處弟子。至三更時沐浴。書偈曰。指出宗風代代重。元關鳥道在其中。青山綠水分賓主。明月堂前酒一鍾。擲筆大笑。行數步立逝。塔建本寺

林野奇嗣

餘杭廣化笑堂悅可明禪師。武塘居氏子。棄室出家。初參天童。再參通玄奇。聞報鐘有省。一日奇問。天龍豎指。意旨何如。師亦豎一指。奇曰。山僧又不然。師曰。請和尚道看。奇復豎一指。師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奇曰。你又向恁麼處見得。師亦豎一指。奇頷之。　上堂。松林幾度秋聲。牛背一腔橫笛。天然大士圓通。爭奈諸仁不識。還會麼。普門大士在諸人眼睫上轉大法輪。作不思議功德了也。如或未然。二六時中切須討個端的。喝一喝曰。佛殿裏燒香。齋堂中展鉢。

林野奇嗣

廣德石溪崇化了悟能禪師。晚參鐵壁銀山七穿八穴。毫髮不存。全然漏泄。啞子喫黃連。滿口道不出。淸波無遠路。冷浸一輪月。喝一喝　因事示衆。本自無爲閒道人。胸中豈留元字腳。假如拾得是非窠。就手一時須抹却。到者裏。無非不非。無是不是。以拄杖劃一劃曰。截斷雲雷氣象淸。金烏踴出輝天地。拽杖歸方丈

林野奇嗣

天台萬年無礙徹禪師。上堂。靈符在肘。動止由誰。寶劍高提。殺活在我。任他穿楊妙技。到此擲箭拋弓。總饒辯若懸河。未免亡鋒結舌。不是鉗鎚綿密。亦非爐韛森嚴。選佛場中。理宜如是。山僧今日初陞此座。條令斬新。不論是佛是魔。入門便喝便棒。九十日內。把斷要津。二六時中。壁立萬仞。直得頑銅鈍鐵。頓成利器。是聖是凡。盡證無生。設或時節一至。自然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入自由。縱橫無礙。雖然。須是個人始得。還委悉麼。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送法衣上堂。舉起衣曰。只此衣證法。未舉意已前。混然一體。既發心已後。撞著作家。斂手直得七花八裂。向鍼劄不入處。痛下鍼錐。風縫不通處。絲來線去。仍復打成一片。正當恁麼時。且看徹上座如何施設。遂

披衣曰將來搭向肩頭上直踏毗盧頂上行　示衆泰寧今日起七穀米毫無一粒只有白棒一條觸著頭破腦裂有般知解宗徒便道鉗鎚綿密若作與麼商量正是喚龜作鼈直饒盡底掀翻未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林野奇嗣）

湖州地藏據拾學禪師夔州高梁唐氏子初歷講肆傳通教相後因危疾自念生死到來將何抵對遂參天童悟於棒下得個入處卽呈偈曰觸背未分明朗朗擬心推處黑漫漫要知的的無他事打破虛空這一拳首座見而閱之不與可否師又力參一日忽聽香版一擊全身脫落卽呈偈曰一擊情關識鎖開呵呵微笑歎奇哉元來是個無思算徹見渠儂腦後腮悟頌之　復參金粟容容豎拳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和尙也要喫我一拳容便打師禮拜而出　參棲眞値奇上堂師問路逢劍客須呈劍試請和尙劍看奇曰血濺梵天師曰忽遇單刀直入又作麼生奇便打師便喝一日奇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不涉是非道將一句來師曰禮拜和尙去也便出　一日奇問昔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山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復有法眼曰我二十年來只作境話會奇曰旣不作境話會作麼生會師曰會卽禍生奇頷之　師開法茗溪三十年康熙戊午示寂塔於廣德州之雲門寺右（林野奇嗣）

汝州風穴雲義喜禪師蜀之資陽陳氏子幼而頴異齠年見死尸膖脹有感求出家父母難之乃自絕食人而許之遂投寶峰披剃徧謁禪席聞雙桂明住萬峰卽裹程而往機緣相契命職維那壬午出蜀造金粟上天童復過天台參林野奇祀師資相合親依七載通玄高寒清苦染危疾瀕死方瘉命充副寺一日奇問曰等閒拶著便轉轆轆地我這裏總用不著將汝從前所得據實說與老僧看師乃盡情呈白奇搖手曰不是不是師曰向來皆蒙印可因甚今却不是奇曰且道山河大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同則總同別則總別奇正色呵曰說得道理好師擬議被奇攔胸把住曰除却總別異同速道速道師無語奇乃驀向懸巖一推當下胸中寶惜廓爾冰消隨口說

偈曰罷罷罷休休休橫眠倒臥在山丘翻身拶碎虛
空骨萬象森羅笑點頭呈方丈奇閱畢復伸手索曰
將你悟得的拈與老僧看師曰昨日無端被害這脚
一夜疼痛不止奇乃呵呵大笑師哭蒼天蒼天便出
次日復將從上諸訛公案重重勘驗師一一對答如
流奇笑曰這回吾不汝欺也遂受記荊明年禮辭渡
江涉滁水適鶴丘固始緇素請住大別普濟始開法
焉繼而遷光山普福羅山龍池鄧州慶祥隨州法興
丙申秋受汝州觀察捷武范公請住風穴祖庭闢蓁
闢莽大整頹綱濟上宗風於師復振　上堂寒則普
天帀地寒熱則普天帀地熱雖則寒暑遷流當體本
無生滅是以丹霞燒木佛燎却院主鬚眉移花兼蝶
至百丈躬身撥火突出潙山眼睛買石得雲饒山僧
今將盡十方世界為一火爐以四聖六凡作柴炭遂
拈拂子吹一吹曰祇憑者星子三昧火猛發烈燄亘
天不容進前退後卓立躊躇汝等諸人作麼生得個
出身之路以左手拍禪床復舉趙州示衆曰我向南
方行脚火爐頭有個無賓主句直至如今無人舉著

師乃召大衆曰還會麼若會得趙州老漢無地容身
其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我向行脚南方火爐頭有
個無賓主句也是貧兒思舊債直至如今無人舉著
切忌揚聲止響普濟恁麼批判還有為趙州作主底
麼　上堂破糞箕禿笤帚臥月眠雲乾屎橛死猫頭
超今越古恁麼舉唱是汝諸人還簡點得出麼如簡
點得出山僧生陷無間地獄脫或未然雪峰輥毬玄
沙汝虎復舉修山主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
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師曰釣魚放生　上堂拈拄
杖曰釋迦世尊覩明星而悟只悟得者箇復卓一卓
曰衆生處塵勞而迷只迷得者個拈却迷悟兩頭坐
斷凡聖窠臼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淨躶躶赤灑
灑無得無失無是無非驀呈拄杖曰且道者個是甚
麼有時閒把出門去扶我歸來靠壁東　上堂驟地
慈雲飛不斷潑天風雨甚稀奇普令四海生歡悅正
是如來出世時　示衆牛頭馬面虎狠肝月骨風神
海量寬倒握龜毛三丈二乃曰請續末後句便下座
示衆昨夜三更走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渾家斷

炒理不猜我罵你歹你罵我休罵我萬法因緣隨分可　小參將心作佛剜肉補瘡了妄歸眞潑油救火機前荷負而平地千差直下承當而白雲萬里總不恁麼入無間獄行但行坐但坐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也只贏得一味平常猶未是衲僧向上事何也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攀烟　示衆風生大野霧起長空氷鎖寒泉霜凝草木一一正法眼藏明明佛祖家風卷舒本自一如表裏元無二際普天帀地徹古通今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然雖如是有人於此蹲坐風穴打了趂出　小參白雲堆裏風穴寺中坐消日月歲盡年窮我此一衆四來禪侶個個懷勇健之能人人絕情謂之見隨緣著衣喫飯坐臥經行自由雖云春夏秋冬不被寒暑遷其本志使得十二時辰不被十二時辰使何故灒今年今月今宵盡明歲明春明日新

上堂問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如何著落師曰深山藏獨虎曰畢竟如何師曰淺草出羣蛇乃曰聲前一句截斷衆流信口道來眼橫鼻直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然而美則美矣仔細檢點將來猶未盡善直饒掇轉驢腮讓道止止不須說掀翻露布休云我法妙難思何故灒瓜田不納履李下莫整冠低頭又蹉過擡眸落二三與善恁麼告報大似紫羅帳裏撒珍珠盡情剖露了也遂以拂子作○相曰須知就裏深深意莫把封皮作信看　上堂問日中有影因甚鏡裏無痕師曰明眼人前三尺暗曰撥草瞻風貴圖見性即今學人性在甚麼處師曰海島金山笑善財問蚯蚓截爲兩斷未審性在那一段師左右顧視曰會麼僧擬議師便打問喜怒哀樂尋常事一念未生時又作麼生師曰山青水綠曰懷珠乞句覓他寶帶露瞻風却是誰師曰雪峰道底問一念未生全體現超凡入聖事若何師曰上者不高低者不下問心本無心因境有了境唯心事若何師曰眼睛似木楔曰本來清淨因甚又不了師曰重添搕㨃乃曰丹心一點動合神猷運化千般冥符至理雖則難思正體非情可擬要知莫測靈明即緣而照若洪鐘之在架隨扣擊以成聲大道虛元故無求而不應正所謂無門無傍

四闥皇皇。吾不知其名字。强名之曰道。還會麼。金蛇入夢情偏喜。龍過禹門燒尾新。遂喝一喝。上堂。蟬聲聒噪。秋色離披。月皎長空。香飄丹桂。明明生佛已前。了了見聞不昧。古人從此打失鼻孔。可惜而今寂寥。山僧到者裏。固是分疎不下。未識諸人以爲何如。試檢點看。擊拂子。小參。南尋諸友。可惜草鞋。絕學高流。虛消歲月。二途不涉。平地喫交。打點將來。失却鼻孔。且道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疑團撲破情何及。諸見空時理莫窮。南嶽五臺從去住。桃紅李白笑春風。上堂。一夥白面禿頭虫。問水尋山訪性踪。不在他方求住止。却來風穴伴殘冬。豆腐饅頭小米飯。𪎭飽安然笑展容。富貴滿爐燒榾柮。大家相向煖烘烘。一團和氣好消息。幾個知音就裏窮。現成公案都不會。妄想狐疑瞎用工。黑山鬼窟排身入。摸著根源兩手空。回首忽覩燈明佛。放光動地潑天紅。乘時要賞元宵節。打開布袋任渠濃。遂以拂子敲空。又擊禪床曰。瑲瑲瑲。鼕鼕端兒。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斫却月中桂。清光倍更多。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金翅劈海。直取龍吞。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華山圖跡上。潘閬倒騎驢。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東司籌子念摩訶。曰。即是我師。曰。這鬍𪗾鬼。晚參。師舉僧問雲門。學人不起一念時。還有過也無。門曰。須彌山。意旨如何。一僧曰。𪙉。一僧曰。撼搖不動。一僧曰。撐天拄地。參退。師即一齊榜出法堂前。乃鳴鑼集衆。命三僧端容班立上位。師便大展坐具。將欲禮拜。三僧俱驚怖迴避。師笑曰。將謂有險峻之機。撐天拄地。撼搖不動。元來只如此。便一齊掌退歸方丈。三僧挂搭次謝單。師問曰。汝等是身進堂耶。是心進堂耶。僧俱無語。師勵聲正色曰。你們主人公也不曾帶得來。如何要到我這裏住。僧皆悚然。班拜一齊胡跪。師遂以拂子點曰。南無佛陀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復鳴指一下。歸方丈。師一日因侍御李公偕內翰松谷張公相訪。坐喜公。池李曰。學生爲此事不明。今特參承座下。請師不倦垂誨。師舉起如意曰。會麼。李曰。不會。師曰。覿面相呈。爲甚麼不會。李曰。然

隱微之妙理未足以聲色形容也師曰檀越高論路違貴教之本旨李曰何謂耶師曰不見道濳雖伏矣亦孔之昭乎李曰如何卽是張曰據吾所見則無處不是師曰是個甚麼張乃顧李公相笑師曰眼眼相覷此事竟不致於隱諱矣李曰如何下手師卽與二公長揖而別　康熙丁未秋新蔡澹水宋中丞捨宅建金粟院請師住持五千餘指圍繞戶無所容有露處而聽法者丙辰春染微疾四月初書別道舊覓遺翫物辭宋中丞郭明府至十三日中夜喚沖涵併侍僧曰將我衣物估唱營辦後事誡諸法侶各以擔荷大法爲心莫效世俗奔馳弔慰挂孝哀鳴侍僧請曰和尚爲一代知識豈無一言以曉後世乎遂進紙筆師援毫書曰吾年六十有四出世因緣已畢生死凡聖同源大都眉横鼻直歸去來兮歸去來喝一喝曰摩訶般若波羅蜜投筆而逝世壽六十四僧臘四十四因宋中丞之堅留建塔金粟院左林野奇嗣

京都延壽法曇海禪師四川梓州猶氏子上堂牛頭沒馬頭回餓鬼爭漆桶脫籠頭卸角馱纇馬繫枯椿

◆頭疑顯

去此二途別資一路雖沙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若祇恁麼便休平白地上死人無數事不獲已向諸人道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忽有個孟八郎漢起來拍手呵呵大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十字街頭石敢當從旁不肯出來向伊搖手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示衆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便恁麼去西來一脈掃土而盡先聖不得已向無說處現說無示處頭示無傳處假傳祇如謂達推山壓佛與雲門要一棒打殺與狗子喫是同是別

上堂奇言妙句籤土揚塵痛棒熱喝欺賢罔聖不打鹽官鼓不唱德山歌渴飲饑餐早眠晏起固是十分成現自當飽足知恩何待曲彔木床上老古錐七十三八十四哆哆和和嚼飯餵嬰兒須知尊貴一路自別這裏省去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豈肯摘葉尋枝捨父逃逝被人喚作窮子大衆祇如吳山岌岧海水奔騰車馬駢闐人境交雜作麼生說個一法所印底道理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短燒了原來地不

平　士問做工夫不上怎奈何師畫一畫曰須向者裏會取士曰如何得會師屈指曰一二三四五　問仰山打大禪佛四藤條意旨如何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曰恁麼則侍者也須喫一棒師曰他過在甚處曰他若知應禮拜和尚師曰你又作麼生僧擬議師直打出　衆晚參師曰佛法盡在門外各各請退時有僧纔出禮拜師便打曰向你道佛法盡在門外又出來討甚麼　師問士曰迦葉道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士曰看脚下師側耳曰道甚麼士再舉師便掌　士問威音二字如何解師曰你還見老僧麼士曰不會師曰你是俗漢子　晚參教中道以手指比丘犯波逸提山僧昨晚無端痛棒打諸大德當墮無間地獄汝等作麼生救若救得是眞佛子若救不得衲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驢揀溼處尿曰某甲又不然師曰你又作麼生曰鼓是皮鞔鐘是鐵鑄師曰終沒交涉　上堂元機獨唱截斷衆流正眼洞明十方通暢在市盈市居阬滿阬不止南方火爐頭何礙長安鬧市裏羊肉案頭悟去尙涉程途十字街前踏著猶爲影響所以道原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眞個裏須是寸絲不挂赤䯙䯁漢聞恁麼道一肩擔荷更不回顧稍有相應分擬議思量即沒交涉何故揮拂曰當臺一鑑明如日萬古晴空絕是非　上堂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忽然觸破太虛空不是心兮不是佛前途有問是何宗正好鐵拳驀口築君不見遼天鶻萬重雲只一突元關金鎖應時開此生不致空埋沒是即是大有人笑山僧教壞人家男女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林野奇嗣

安東東山雲父徧禪師江西姜氏子母陳示衆舉歸宗因僧問如何是佛宗曰向你道恐你不信僧曰和尙重言焉敢不信宗曰只你是僧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瞖在眼空花亂墜僧有省師曰歸宗老漢太煞不惜眉毛阿個師僧無端囫圇吞棗檢點將來正好喫棒在或問山僧如何是佛只向他道瓠子冬瓜如何保任直的直侗儱曲的曲灣灣　示衆喝一喝曰會

麼有禪可說閉口波斯嚼生鐵又喝一喝曰會麼無禪可說鞭打須彌痛不徹文殊椎胸罵普賢寒山拍手笑拾得眼上眉毛八字橫從來不曾少一搬惟有兩片唇舌日夜怨恨未休何故蓋因你衆兄弟們二六時中不稽之言太多體究之功少歸堂各自檢看

林野奇嗣

泰淸梵欽中禪師參林野奇于天童奇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曰身貧無被蓋奇曰此意如何師曰露出本來人奇曰如何是本來人師曰三頭六臂擎天柱忿怒那吒撲帝鍾奇曰未在更道師曰低聲低聲這位侍者師幸是家裏人奇頷之　奇問堂中有幾個還飯錢底師曰說甚幾個人人頂天立地個個鼻直眼橫奇曰若然何用打七師曰不打七怎顯得出他好處奇曰那裏是他好處師曰人人頂天立地個個鼻直眼橫　奇一日又問堂中幾個堪雕琢幾個不堪雕琢師曰問取聖僧奇曰汝在堂中做甚麼師曰昨夜設放參飯某甲隨衆喫了兩碗　順治癸巳秋八月師示疾臨期坐

尿疑屎

典字原本不明

脫有語及門之徒可再付一二師厲聲曰櫂子已行矣今又何爲遂脫去

林野奇嗣

杭州祇堂印山先禪師重慶鮮于氏子脫白行脚因看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話得膺付囑上堂衆生諸佛大地山河往來古今他方此土盡在山僧拄杖頭上放大光明共說幾句無意味底話仔細檢點將來到也說得句句現成且道如何是現成底句八角磨盤空裏走三脚驢子弄蹄行木人雲中拍板石女井底吹笙燈籠露柱笑呵呵更說甚麼乾尿橛厮三觔看破許多石土地縱然能說不能行

林野奇嗣

姑蘇虎丘香嚴道安靜禪師浙東餘姚鄭氏子原名錫隆字六治在孕十有二月而生幼頗沈靜不多言笑四五歲時見壁中裂文典破屋頹垣輒凄楚且疑畏一日有募緣道者誦心經至心無罣礙故無有恐怖不覺心曠神怡如幽谷中出疑畏自此而除每見佛相莊嚴歡喜嘆羨恨不能身親其際於出入時遇衲子必至誠恭敬如同故人漸長生出世想談及世俗上事剌然不安見婦女即厭恨決志不婚娶自十

歲以至二十師已列弟子員食餼廩然諸緣放散絕無一境可當情二十一歲受業於管霞標之門誨以袁了凡功過等書莫甚依而行之後見石浪沈求如諮決心疑方識參禪一路三登九上懇切無間一二年中時有省會未得了當一秋發憤提持萬法歸一話只一蒲團拚死兀坐六晝夜不放參步出臺門值大水汪洋風淸月朗身心世界廓然無偶會得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旨不禁手舞足蹈隨口吟出長歌短偈若干首猶記數語曰本自無拘束如何不自由不自由祇爲別尋求休休大千沙界一毫收自此參扣天童悟多所請益一日問大了的人如何過日悟便掌師曰如何到得一念不生田地悟曰這是你住頭所在師曰趙州道除二時粥飯無雜用心處此意如何悟便打如是數番問數番打寢食不寧一早長跪問曰畢竟如何是趙州用心處悟當頭一棒曰趙州與你有甚相干師於言下正如十日並照百千觔擔子忽然卸下一般乃奮身大呼曰弟子但與麼去也作舞而出悟顧侍者曰這倒也有些硬自此以後

雖在名利場中隨地安閒無所變易原欲三十披緇又以君親之恩未報兩入浙閩遇而不遇因兄邀入北都蹇遭國難慘悴幾絕冒險南還歷諸奇苦心無所動但隱隱地不知何以有一種放不過不融化處不敢自欺卽詣石浪盤桓究竟石浪舉及高峰因緣師請益曰當初若問老師作麼生對浪槃拳曰我便與他三拳自爾凝滯盡釋灑脫無礙偶游寧海之柏竹岡山川奇特別有天地乃棲止焉𣗥造正覺禪林入太陽山禮妙行尊宿爲剃度師卽以法海嗣席因妙逝師爲料理塔事竣徧歷叢林博訪知識後參天童奇奇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如何是你不干涉是非處師曰夜靜更深人睡穩奇一推師曰何勞明月再來窺奇乃痛加呵斥後再參奇曰你下語不親切怎生得大用現前耶師悚慄稽首曰祇如和尚又作麼生奇驀豎一拳師於爾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乃知馬祖一喝百丈耳聾良有以也奇首肯之卽授源流衣拂　出住山陰之道林鹽官之法雲菩提台南之靜修四明之法海姑蘇之興國甘露京都之淨壽

慈祥聖感曹溪臨濟之大寧河南之石河晚年南旋退居虎丘之香嚴近續指月錄中傳師慈心接引望重天下誠不虛也　上堂當陽一著坐斷千差佛法禪道好似破草鞵玄沙知解是甚乾矢橛德山棒臨濟喝慈明挿劒子胡看狗古人用處不同要且未合本據若還合得本據翻張三黑李四故人相見有何詞昨日晴今日雨衲僧家計只如許以杖指曰適纔向者上座道逢人切莫錯舉　上堂山僧作客多時拄杖子短了八寸汝等諸人有能為我增長得者舉為頭首否則靜悄悄地待他長養衆無語便下座

上堂夜覩明星世尊悟道舊日葫蘆依樣却好好與不好旁觀者笑且道誰是旁觀道道良久喝一喝

上堂今朝春日記得山僧在福源時有僧問祖師西來意答曰春日晴黃鶯鳴其僧瞥地住法雲時有僧問祖師西來意答曰春日晴春草青其僧豁然去年在淨壽時有僧問祖師西來意答曰春日晴春風靜其僧作舞而出能於福源句中薦得堪作禪解能於法雲句中薦得可稱禪會能於淨壽句中薦得古之所謂禪狀元若也總未明了相逢不領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　上堂新年佛法有面南看北斗新年佛法無水上按葫蘆非有亦非無大蟲看水磨算計思量總不得不如隨分樂居諸　上堂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山僧初參學時得此二語似虎靠山如魚得水直至於今受用不盡今日特地供養諸公作一大齋伏惟飽餐大嚼萬弗食而不化

上堂昔日細剖析於今又復請眞果沒來由亦太無厭生主人公長惺惺須識井覷驢驢覷井不必別尋求寶珠洞在平坡頂　上堂此處風頭稍硬且歸暖室商量良久曰太煞註破了也　上堂和扇是和扇是歷劫明明不思議時人不識天眞佛都把毗盧作螻蟻山僧二十年前與麼道而今看來却又不然和扇是和扇是歷劫明明不思議時人若識天眞佛畢竟毗盧是螻蟻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丁天台北五臺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巢知風穴知雨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高拱手低作揖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役人天驅佛祖　問宗門的要乞師一指師竪拳曰

這個不是拳頭　問如何是和尚病中親切處師曰痛苦千般曰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蒸煮不爛　問如何是法眼師曰晝明夕暗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夜眠早起　問既是金剛不壞爲甚又被節節支解師曰我於爾時實無所動　問宗與教是同是別師曰拳頭巴掌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莫妄想　問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爲甚尾巴過不得師曰擣甚麼鬼僧擬議師直打出方丈　師問僧山河大地與上座分中如何折合僧曰莫話作兩橛師以杖打僧一下復打香几一下曰爲甚打汝則痛打香几則不痛僧無語師曰是你兩橛是我兩橛

一僧初到師曰爲甚麼來曰久向和尚師曰且道山僧在甚麼處僧無語師直打出　師于己巳秋七月從姚江回至香巖即示微疾徒輩初進醫藥師曰我之爲病世間醫者醫老僧不得禁絕殊勝唯日拈提古人公案略無厭倦凡來省候者即索下語節屆重陽預示歸期于十三日子時至期衆造師前扶起沐浴畢遂囑曰正法眼藏不同世諦流布切莫報喪挂孝以務虛文等語因請偈師曰何必俗氣昔我天童老祖亦無所說各自珍重老僧隨地解脫去也泊然趨寂世壽七十八僧臘四十四塔于本郡皐峰亥向加乾陽金納水之穴語錄三十卷行世林野奇嗣

桐鄉寂照芥子行彌禪師上堂驀拈拄杖召大衆曰丙丁童子來也照顧眉毛好林野奇嗣

南陽香巖宕山遠禪師西蜀達州趙氏子父母雙亡詣報恩禮友石薙染嗣即出蜀首參竹林問次謁通玄奇于嘉禾東塔挂搭禪堂是夜奇落堂曰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既不作棒會諸人作麼生會一衆默然師憤憤便出奇曰你出來是討棒喫的師擬進語被奇驀頭一棒打死片時甦醒會得棒頭落處口占一偈曰棒頭落處甚分明截斷從前舊葛藤認得孃生眞面目始知大地是黃金奇頷之即遷棲眞命師典客一日奇問假如有面目漢來你以茶飯接無面目漢又將甚麼接師曰與他一頓奇曰因甚如此師曰棲眞門下從不慢人奇又問牛頭未見四祖因甚百鳥獻花師曰富在深山有遠親曰見後因甚百

鳥不獻花師曰貧居鬧市無人問奇微笑休去未栽記莂出住香嚴　上堂時及黃梅連日好雨田中有水栽秧園裏黃瓜結瓠各得滋潤勃然興起蝦蟇唱歌蚯蚓念讚情與無情悉皆歡喜祇有兩件不喜衲僧家貼肉汗衫脫不下通身悶熱不得慶快回香嚴的假裝前途不得到家且道如何是到家慶快處擲下拂子曰卽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　解夏上堂金風扇野素月流輝巧雲出岫白露橫江是處蟬聲噪晚庭梧落葉驚秋所以道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諸仁者祇如生死交謝寒暑迭遷休夏自恣且道無位眞人在何處安著卓拄杖曰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上堂拈花鷲嶺帶累金色頭陀面壁九年賺殺神光二祖安心斷臂好肉剜瘡殊不知人人頂上飛大寶光個個脚下具大寶藏垂一機則平欺佛祖道一句則逼塞虛空有如是威光有如是妙用祇爲諸人自信不及故此甘受輪轉不得自在且道如何得自在去把手牽他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　臘八小參夜半踰

城脚跟未穩雪山修道埋沒風光臘八睹星眼中著屑七處九會惡語傷人者黃面老子生平落索今日被香嚴一時捉敗了冷地思量起來却有一種長處汝諸人還見他長處麼倘或躊躇木上座爲汝通個消息以拄杖一時打散　長至日示衆鐵樹木花糝銀河雪浪飛一陽初動處萬物盡生輝澗底長風吼空山震泆雷老梅雖未吐時節暗相催且應時及節又作麼生十個相逢九袖手諸公各自討便宜　問如何是佛師曰猢猻倒上樹僧擬議師曰錯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不是打人便是罵人曰忽遇客來如何管待師曰薄批明月細切清風　師至棗邑與李文學邂逅次李言格物至誠心正功夫師曰據吾教中一念具九十剎那一剎那具九百生滅人心如猿猴驛馬居士心作麼生正意作麼生誠李擬語師曰居士祇知格物而不知物格李罔測　普茶畢衆不去師曰諸人在者裏山僧去抽解來與你說佛法師來衆還集便曰你總在者裏覓甚麼椀拈竹篦一時打散　問父母未生前那個是學人本來面目

師曰眉分八字僧擬語師曰莫妄想林野奇嗣

天台通玄獨朗日禪師宣城建平許氏子生而穎異長以俠聞因見世途危險捨妄歸眞南嶽披剃直造通玄幾遭辣手伎倆俱消水到渠成荷肩大法出住姚江積慶旣而繼席天台上堂陽和小春節爐鞴正當令鉗鎚雖在手眉鋒利似鐵劄瞀眼太精明惟經那事特相親且向爐邊打瞌睡自須珍重本來人　上堂空寂寂靜寥寥山中無事可邊表無邊表已向諸人道過了大衆且道過個甚麼灒餘姚市上十字街頭道過了也壽山峰下道過了也僧堂前煖室裏道過了也祇如未道底畢竟作麼生風吹簾外茶花動水育瓶梅朶朶新　上堂數年行脚未甘休赫日雄峰展笑眸曾意雪山居六載釣竿收拾鼻尖頭所以一人處萬人之中而知不鬧萬人創一人獨立而知不孤結制與時豈曰衆寡禪蘊動靜何遠塵囂凡設施爲卽非正務今山僧特爲通個消息梅龍盤結無餘葉直待春來牧海鷗　示衆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任自縱橫所以迷則法華轉悟則轉法華迷悟俱拋脫碓觜忽生花林野奇嗣

孝豐鉢山純朴汶禪師蜀之彭山瞿氏子參天童充飯頭一日進方丈禮拜悟問曰一日喫多少米師曰八擔悟曰喫這許多師曰恰好悟曰也不道得恰好師大疑參通玄奇命充庫頭一日奇問曰汝在庫房執掌一切帳簿忽遇賊來盜去算個甚麼師曰捉敗了也奇曰賊無你可見作麼生捉師與一掌便出師得法後住吳江羅漢　上堂生也得死也得海門飛出遼天鶻慶也得讚也得水月空花光突兀生也不得死也不得海底紅塵高數尺慶也不得讚也不得山頭白浪瀰天沒惺惺底到者裏太煞惺惺歷歷底到者裏太煞歷歷出格終須讓作家互揚還仗同條力　師投老鉢山一日索浴更衣趺坐說偈而逝時順治庚子九月十二日也塔全身于山麓林野奇嗣

順慶鳳菴赤治果禪師郡之蓬州張氏子初參天童悟求開示悟便打從此衣不解帶晝夜力參忽然面前如日初出進方丈便問覿面相呈時如何悟曰鈍漢師無語遂大疑一日上山拖柴忽于女子出定公

案有省隨說偈曰女子近佛座疑殺天下人出得出不得徒自費精神一日晚參奇舉僧問趙州四山相逼時如何州曰無路是趙州命衆代語下語俱不契師曰別處容和尚不得奇曰何不道也恠和尚不得師禮拜奇曰你底語意十二分足只是句不及老僧底即命住通玄師力辭遊天台雁蕩忽聞奇有恙遙傳奇已化去師急回奇曰赤治知客法眼精明善識語脈老僧付囑已久因甚不來及師至奇曰你來了于今甚麼時候師曰午時奇瞪目視師師曰前蒙和尚付囑乞更取法名奇曰行果圓成奇便掩息師後出住吳江積慶　僧問大地無縫罅爲甚水漲船高師卓拄杖曰探竿在手曰某甲領會得師曰領會甚麼僧喝師打曰淹殺了也　師浴僧問大悟的人本來清淨爲甚麼日日要浴師曰一度揩摩一度光

林野奇嗣

伏龍菴主印月槑禪師姚江黃太沖侄女也自幼不染世緣生死心切即喜靜坐見雲棲法彙一書宛如宿契遂動出塵之想十六適東山謝氏三載便歿道粧二十八歲進戒理安安令參父母未生前話詣法海求披剃自此參扣無虛三十二歲投費隱容圓具向慕高峰遠祖就於山頂結茅有終身不出之志三十六歲參通玄奇于天童入方丈次奇問有甚麼事師曰某甲參狗子無佛性話不得明白奇曰向未作意以前薦取師曰如何趣向奇曰動念即乖師曰不動念時如何奇曰眉毛在眼上奇又舉國師三喚侍者三應後來翠巖拈曰國師侍者總欠悟在作麼生會師曰會即不無恐落第二頭奇肯之奇復學南院啐啄因緣師呈頌曰纔有纖毫即是塵何須啐啄辨疎親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奇稱善尋將示寂喚師入山付囑衣拂　小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秤錘敲出黃金汁坐臥經行本現成勸君切忌從他覓問諸人曾不曾究竟不如直下歇大衆且道歇個甚麼青山原不動綠水永長流　小參靈山會上默露風規少室峰前拗曲作直致令後代兒孫引起參天荊棘破沙盆東擲西拋水牯牛風吹日炙僧堂前立主分賓火爐頭說寒道熱菴羅院裏家風

却與諸方迴別也無佛法商量也無榮枯得失何故不見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直饒心境俱忘未是衲僧極則大衆且道如何是衲僧極則處卓拄杖曰切忌喚龜作鼈（林野奇嗣）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七十九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南嶽岣嶁峰東林木偶羅禪師寧國涇縣胡氏子上堂掀翻瓦礫闢開荊棘揭露舊日風規提掇今時巴鼻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若據向上一著不屬有心求不是無心會若是上根利智聞恁麼道自然省要水到渠成法法圓融頭頭合轍大衆祇如重興家業一句作麼生道長林風月貫今古白藕花開滿院香卓拄杖一下　示衆踢倒銀山鐵壁掀翻大海波濤頂眼迸開天寬地濶巖深霧冷雲寒雨過簷前水滴佛法大意分明漏洩滿眼滿耳誰能委悉捉敗南泉老白拈道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個甚麼老僧爲汝諸人通個消息遂震威一喝（林野奇嗣）

天台蓮華峰了源昭禪師西蜀人初參天童次謁雪嶠林皐後見林野奇方許參堂住蓮花小參世尊捨皇宮半夜踰城賊身已露入雪山六年苦行捨富就貧覩明星悟道眼花不少山僧當時若見便與三十烏藤汝等若向者裏具得隻眼不惟捉敗釋迦老子亦且與山僧相見　示衆人謂住山苦我道山居樂一樹一溪雲一丘共一壑拙斧荷入山枯藤便先縛驀直運歸家一衆受用足呵呵呵會也麼寒冬冷竈無烟者輪我山家烈焰多喝一喝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意旨如何師曰水在長江月在天（林野奇嗣）

湖州菁山月瓢度禪師示衆清泰時田地穩密清勝時神通遊戲神通遊戲底今佛放光明田地穩密底古佛家風在且道卽今慧嚴又作麼生喝一喝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　示衆飲水定渴餐饍濟饑乾坤

何處著狐疑急薦取莫遲違艮驥雖輕不復追　示
衆墻外鳥聲喧圓通門廓然觀音妙智力不悟待驢
年　示衆冬景催殘空山寥廓獨有寒梅枝頭放彎
驛路雲溪外蓬門野寺中爲誰幽立默無語天曉霜
凝意更濃林野奇嗣
嘉興海鹽草堂雲臯慧禪師示衆閒閒兀坐地爐寒
歲月消磨舊日顚爆竹一聲殘臘盡東村王老夜燒
錢誰家不愛歡筵樂聲色堆頭蹉白蓮惟我水邊林
下客更無一事掛心田北禪烹白牛分歲草堂只是
羮淸泉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蔕甜林野奇嗣
湖州菁山慧巖佛海雲禪師小參人學玄沙封白紙
因緣師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若非父子同心爭見
一腔風月雖然秖如玄沙末後恁麼道意旨如何年
年端午日門巷掛桃符頌曰秋江一寄心中事寒鴈
聲悲動客愁落魄不須途路宿西風颯颯到床頭
頌舍利弗入城遇月上女曰驀路相逢話短長落花
流水太忙忙花開不在春枝上自有芳心遍遠香
頌女子出定曰鐵索雖留波底月一絲牽動碧潭龍

◆卽下疑脫佛字

情懷只在秋江上誰識扁舟興味濃寂於康熙己未
年七月十六日壽七十二塔瘗本山之後林野奇嗣
古越誠山雲漢蔭禪師嘉禾王氏子新晴上堂何人
轉得天河救世間顚惟有一靈性不從諸聖傳無明
向大智煩惱轉金仙推出頂門日光明照大千　頌
靈雲見桃花曰彷彿遼天高索價依稀著地下還錢
及乎走出河頭看兩個兒童戲渡船林野奇嗣
杭州壽聖芥子彌禪師頌世尊初生曰萬里靑天震
地雷玉麟哮吼景雲開拍盲太史觀星象攪亂乾坤
出禍胎　頌國師三喚侍者曰一度風光一度新黃
鶯喚醒舊時春檀郎無限傷心處不敢高聲說與人
　頌文殊令善財採藥曰信手拈來通是藥霜花撲
落劍光寒要知閫外將軍令塞斷函關只一丸　頌
百丈野鴨曰半溪楊柳間桃花買客舟橫白鷺沙貪
看春光未歸去一聲杜宇始還家　頌大梅卽心卽
曰一領羊裘一釣竿任他更改漢衣冠朝秦暮楚何
時了潦倒西風十八灘　辭世偈曰幻住人間六十
一今朝獨露眞消息無毛鷂子過新羅踏斷虛空背

◆靜疑淨○日疑云

衆春咄咄却好小春時節林野奇嗣

武林古山慧聞定禪師示衆舉石霜冬日榜示僧堂話畢師曰石霜大似夢裏惺惺首座免隨邪逐惡古山如此批判也是畫蛇添足頌曰三三見九二二五一十多少獃郎證龜成鼈瞥不瞥仲冬嚴寒孟夏漸熱

示衆舉婆子燒庵話畢師曰放行把住各伸所長檢點將來合喫拄杖還有識古山棒頭落處麼頌曰暗行詭計然雖別衝浪金鱗迴不羣彼此潑天全意氣冤家撞著對頭人　師問一士古人道不是心不是佛是箇甚麼士擬議師掌曰切忌停囚長智　師同侍者閒步指桑樹示曰成住壞空曰清靜本然日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莫妄想曰和尚又作麼生師劈面便掌侍者茫然師曰莫妄想林野奇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天壽諡融元禪師初在博山參狗子話有省入處後謁林皐豫于夾山一見便曰久嚮和尚今日親見了也豫曰謾開開口親切道一句來師作拱勢曰請和尚道豫以拂子點三下師豎一手豫曰那裏學來師擬開口豫振聲一喝　上堂舉教中道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乃豎拂子曰這個是法阿那個是非法這個是非法阿那個是法大衆還有不落有無不墮是非底麼良久曰汝等比丘知我說法林皐豫嗣

湖州石門開禪師參豫于竹林師問德山托鉢過堂雪峰曰鐘未鳴鼓未響和尚托鉢向甚麼處去山低頭歸方丈是何事豫曰正搔著我癢處師曰只如雪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巖頭恁麼

道有甚麼道理豫曰子爲父隱師曰德山聞之令侍者喚巖頭曰你不肯老僧那意旨如何豫曰父爲子隱師曰巖頭遂密啓其意那裏是密啓處豫曰你問我答師曰來日德山上堂果與尋常不同巖頭於法堂前撫掌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也如何是末後句豫曰你也問不著我也答不到師曰巖頭道雖然如是也祇得三年活山後果符其言又作麼生話會豫曰描不成畫不就師曰某甲總不恁麼會豫曰你作麼生師曰養子方知父母恩語未竟即禮拜曰謝師答話豫曰鑒（林皋豫嗣）

京口夾山遼夫一禪師宜章李氏子年十八投萬松出家初參憨山淸于曹溪看萬法歸一話三年不得入次參天童悟棒下省發後上夾山豫問從甚處來師曰浙中豫豎拂曰還收得者個麼師曰充塞虛空阿誰不具豫曰你呈似老僧看師拂袖便出師一日于書記寮謄錄次豫喚曰你終日記錄且道錄個甚麼師曰某甲今日傷風頭痛豫曰頭痛且置畢竟從甚處錄來師振聲一喝豫曰一喝不作一喝用你作麼生師曰光天化地去萬古作徽猷豫頷之遂膺付囑乃命主石湫三載出住楚之九峰迨豫寂後夾山虛席牧雲門學師繼之　順治庚子秋八月師示疾至初五日呼侍者盡焚語錄偈頌諸門人哀懇流傳師咄曰一大藏教尚如故紙誰看在言訖斂目而逝門人奉骨塔於澧陽大同寺右（林皋豫嗣）

揚州寶勝無塵增禪師彭城張氏子年十九因上天童完具悟老人命師入堂參究毫無省入次參南澗命參萬法歸一話久亦不契後在夾山豫會下專修苦行日夜禮佛求悟忽有省入一日過堂時豫問曰日用事作麼生師曰淸晨方喫粥斯時又覺饑豫曰好個湖南長老師曰也不得塗汚某甲又一日師挑擔前走豫把住曰這一擔有多重師曰不多不重豫一喝師放下擔子叉手而立豫曰也許這粗行有此一著在師于言下豁然大悟豫命師充參頭歷十年一日禮辭下山豫曰何處去師曰住山去豫曰也不得忘前失後師禮拜豫書偈付囑臨行復拈笠子付師曰者是老僧二十年受用不盡底今朝付汝盔頭

去師曰非但某甲天下人亦在裏許豫曰天下人且置你畢竟作麼生師頂笠便行　師初結茅昭陽參徒日集維揚緇素請主寶勝上堂人間天上無彌勒寶勝寺裏藏不得跨鶴城中鬧市裏逢人呵呵笑難會有甚難却容易然雖如是試問諸人且道彌勒即今在甚麼處卓拄杖下座　康熙戊午四月十八日忽示疾召諸門人訣曰老僧七日內行矣修行各去努力至二十五日執筆書偈曰壽躋七十不爲老化導人天緣已了撒手西歸獨自行一輪明月光皎皎擲筆而逝塔于夾山（林皐豫嗣）

理安曉庵昱禪師端午上堂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一翻去又翻來胡餅裏呷汁左書鬱壘右書神荼會無如是妖怪何須白澤之圖一盌菖蒲茶三個栗黃粽半句全該十八不共朝悠悠暮悠悠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太陽門下日日三秋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上堂盡大地是自己坐殺千千萬萬盡大地不是自己走殺千千萬萬衲僧家踏翻窠臼別立生涯逢佛殺佛逢祖殺祖說甚麼湘南潭北驢事馬事行便行坐便坐修證不無但莫染汚驀喝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上堂拈起拄杖曰有一丈蓬可以使八尺風無三尺鞭難以馭千里馬喝一喝曰是何言歟擲下拄杖　上堂即心即佛認奴作郎非心非佛癡狂外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乾屎橛大丈夫漢脊梁硬似鐵拗不折七縱八橫有甚麼途轍以拄杖畫一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　誕日上堂黃面老子今日生虛空大地同時生七十四年成底事證龜成鼈得人憎父母未生前鼻孔撩天了也怎奈迴避無門重納敗老不知休大似嫫母臨鏡有甚共語處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天晴好曬稻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高寒氣重曰意旨如何師曰凍殺石頭陀　問皓月當空無所不照因甚不照覆盆之下師劈脊打曰這漆桶　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莫妄想　僧法空作禮曰盡大地是箇話頭到這裏忍奈何師曰你喚甚麼作話頭僧佇思師打曰還我法空來（箸菴閎嗣）

黃梅五祖千仞崗禪師。寧波人。俗姓王。弱冠投語風信出家。雙徑尋受具。於天童因悟命參無字話。忽有省處。呈偈曰。狗子無佛性。莫道說得好。閨女學做媒。自身也難保。後往夾山參箬菴。問聞舉高峰枕子落地機緣。遂于言下大徹。乃呈頌曰。久憶幷州是故鄉。而今身已到咸陽。若教忘却來時路。不是愁人也斷腸。問擊節稱賞。命師首衆。出世潤之金山。鄂之黃龍。舒之浮度。　陞座。世人不見佛。如何會塑佛。安知此是佛。安知此非佛。借問是何佛。釋迦牟尼佛。　陞座。鵶鳴鵶鵶。鵲鳴鵲鵲。婆餅鳴婆餅。姑惡鳴姑惡。記取枝頭一一鳥。何聲不是自家音。　僧問。山河及大地。一法之所印。如何是印。師曰。描摹不得。曰。用者如何。師曰。打破虛空。　問。五虎攢羊時如何。師曰。動著遭他口。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不但文殊出不得。山僧亦出不得。曰。罔明是下方菩薩。因甚出得。師曰。不但罔明出得。上座亦出得。僧作禮。師曰。你道文殊罔明。即今在甚麼處。僧罔措。師連棒打出。　師著有春花集十二卷。語錄二卷。行世。

箬菴問嗣

武林南澗梅翁杲禪師。長洲張氏子。讀書一目十行。偶閱妙喜語錄。發心出家。初參天童。悟值悟陞座。衆環視之。悟一唾便下座。師脫然領旨。遂呈偈。有當時欲覓覓不著。而今欲避避不得之句。再參箬菴問于夾山。值問持不語戒。聞師至。即召入。問舉拂子左拂。師曰。點點不離楊柳外。復舉拂子右拂。師曰。聲聲只在芭蕉裏。問作色咄曰。恁麼又爭得。師曰。某甲終不自瞞。問曰。如何是你不自瞞的道理。師一喝。遂出。問即命居西堂。　上堂。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青天也須喫棒。且道青天有甚麼過。喝一喝曰。虛空撲落地也。汝諸人有出得隻手者麼。如無。山僧自逞神通去也。試看七尺山形杖。撐起東南半壁天。　晚參。縵天網。八面展開。那討出身之路。陷虎機。平地埋伏。休論蓋代之功。直下來也。騎賊馬趁賊。奪賊鎗殺賊。還當得麼。無佛處急走過。有佛處不得住。同條生。不同條死。驚起陝府鐵牛。張公喫酒李公醉。笑倒雲居土地。直饒山是山。水是水。觸處分明。爭奈南斗七北斗

入隨我顛倒　上堂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你看這一道眞言直得天左旋地右轉雖然是處池中有月誰家竈裏無烟任他楊大年說得悟得向太虛空裏之乎者也爭似你諸人識取一句子元旦道是那一句喝一喝　上堂盡大地是箇頭作麼生舉會不得底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且如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又是箇甚麼道理良久曰西河師子林有五百尊者赴齋就中有一位將心肝五臟傾向諸人面前不可不知　上堂豎起拂子曰彩鳳舞丹霄放下拂子曰鐵蛇橫古路復拈拂子拂左右曰回天關轉地軸格外提持目前包裹突出沒巴鼻無可無不可示衆秋風凉秋夜長遠行客思故鄉如何是故鄉試道看師良久大衆無對以拂子擊禪床曰參　康熙戊午正月三日師往崔林植處訣別曰衰軀不久謝世至期借重爲我打箇圓相植曰新年頭何得說末後語師曰實非戲言朽骨火後乞颺大江無違我願于是相笑而別至二十四日巳時隣菴火起師整衣趺坐自若侍僧曰火勢已逼師曰吾時節至矣侍僧曰和尚如是某甲敢離左右耶遂同證火光三昧門人依治命颺骨于大江之龍門金山海爲師立傳幷編語錄十卷行世箬菴問嗣

江寧金陵寺梅谷悅禪師上堂問未離東皐丈室已坐金陵道場四衆雲臻則且置西來祖意是如何師曰杲日巳臨當戶照猶敎鐘鼓報新晴曰森羅影現無回互如何是金陵境師曰庭含雙樹千年古門吐一峰萬仞高曰說法堂中百萬指那箇是境中人師曰氣象初來超達磨風規乍住勝楊岐曰人境巳蒙師指示法輪大轉意如何師曰妙舞不須誇徧拍三臺借重大家催曰恁麼則天人羣生類皆承和尚力去也師曰果是龍生金鳳子信然名下喜無虛乃曰問話且止大衆少室密付的旨靈山單傳正音明如杲日寬若太虛良由取舍未忘得失情蔽所以承言滯句者多傍戶倚門者衆倘能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取舍頓忘得失盡淨敢保便到帝鄉直登寶所同一受用啐啄同時雖然如是須是目機銖兩學一明三

始堪持論何故不見道作家不啐啄諸仁還委悉麼良久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雪中留請兩序上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簷頭水滴明明歷歷汝曹學心塵勞先起好雪片片不落別處一句語具三元門一元門有三要絲毫未盡如隔鐵圍人宜求舊物宜求新一念情生萬劫羈鎖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開口不在舌頭上明眼漢沒窠臼本分事絕羅籠漏燈盞鑑地輝天野鴨子金聲玉振客來無茶點蕎湯當禮儀擊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喫飯不曾嚼著一粒米則且置傅大士爲甚麼道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會麼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久立珍重　中秋上堂三乘十二分教靈山猶如話月非風旛動仁者心動曹溪猶如指月千巖萬壑幾度留題林下水邊長吟高詠寒山祇善擬月是餘雲門趙州德山臨濟盡平生伎倆總向者裏依模脫墼究竟爲人處何曾得勦絕諸人要見眞月麼南屏山前十里湖光如畫樂殺歌樓游舫理安寺裏打鼓普請喫茶參　請藏主侍者上堂與汝往來底是藏不與汝往來底亦是藏和盤托出了也還見古人麼驀拈拄杖曰離四句絕百非闘劣不闘勝且莫亂針錐遂卓一下　臘八大雨上堂二千年前雪嶺明星燦爛之時黃面老漢成等正覺二千年後九溪大雨霶霈之際汝等諸人亦有成等正覺者麼拈拄杖曰點點不落別處滴滴到汝眼睛卓一卓曰一等是聲無限意有堪聽有不堪聽復卓一下曰莫向如來行處行　上堂有一人深明古佛路頭却不知自己路頭在甚麼處有一人深明自己路頭却不知古佛路頭在甚麼處大衆還識二人病痛麼若檢點得出山僧與你一錠金　開爐上堂大衆諸方火爐子有生鐵鑄就有泥土合成南澗爐子不列罫不合時宜驀拈拄杖曰却將者條黑漆拄杖作箇烈焰火爐你若背他則燒殺你你若向他則凍殺你你若不信遂卓一卓曰火發也看看　僧問那個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向你道也不難曰爲甚麼不與某甲道師曰爲你不識　士問千七百則公案那則有諸訛師曰卽心卽佛士曰者是極易會底師曰你作麼生會士擬對

師曰豈不諳訛　問趙州爲甚麼道無師曰厲聲曰好惡也不識亂問僧罔措師曰果然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莫謗文殊好曰罔明是下方菩薩爲甚麼出女子定得師曰莫謗罔明好　廣東僧參師問大庾嶺頭那件事近日何如僧曰某甲初參師呵呵大笑僧罔措　問既是三世諸佛爲甚麼不知有師曰到此方知曰既是狸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隨聲便打　著有列祖提綱禪宗正宗錄百餘卷行世（箬菴問嗣）

子山如禪師示衆舉趙州勘婆子話畢乃謂衆曰前也與麼問答後也與麼問答且道那裏是他勘破處驀拈拄杖曰趙州來也汝等諸人還見麼一時趂下曰覓甚麼碗（箬菴問嗣）

瑞州黃檗一菴月禪師揚之崇川涂氏子初投天童悟力參久之忽有省入呈偈求證悟曰深山大澤逢緣且住後遇人始得師禮辭入匡山刀耕火種者數年聞林皐豫唱道夾山師往謁即命居西堂依侍最久迨豫順世適箬菴問來主喪事師復上竹林問留入磬山最後學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語謂此事祇須直下承當原非別有付以源流偈拂歷主江上興國豫章黃檗諸剎　上堂金剛圈栗棘蓬吞的任他吞跳的任他跳跳得出也是好手吞得下也是好口一任拆東籬補西壁指北斗作南辰山僧亦不妨袖手看也良久曰長江萬里拖銀練自有人言大禹功　解制上堂十五日已前鐵蛇鑽入海十五日已後木耳踏春風正當十五日寶鑑當軒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不妨逍遙于虎穴魔宮放曠向天堂地獄祇如路逢達道人時如何驀顧左右一喝下座　順治乙未七月十九日師將示寂自題像曰者老漢慈悲沒有四兩無明倚有千鈞看伊廿年橫行湖海如今留得雙眼圓明祇有一事的確棒頭覓得八子相續傳燈復囑曰汝兄弟住持此山法門事大言訖而逝時當暑炎趺坐如生閱三月顏色不變衆擬漆身奉供因遵遺命入龕尙書張有譽撰塔銘（箬菴問嗣）

普寧禾峰穎禪師上堂棒頭徹證斗金易銷喝下承當喫水防咽所以問普寧境驀頭一喝問境中人更

與一喝向這裏緇素分明可以抽釘拔楔拈拄杖曰今朝三月初一拾得虛空半橛等閑舉似諸人剛道子規夜半猶啼血正恁麼時秖如多處增少處減又作麼生江南兩浙秋寒秋熱　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虎咬大虫（簪菴問嗣）

蘄州西河白雲山廣教天章玉禪師上堂問古今諸訛卽不問德山托鉢事如何師曰掘地陷平人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又作麼生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秖于德山道你不肯老僧那嚴頭密啓其意且道二人是甚麼心行師曰鬼門前捏訣曰德山翌日上堂不同嚴頭撫掌堂前兩個漢向甚麼處著到師曰樂則同歡曰嚴頭道也只得三年活如何德山果然三年示寂師曰斬釘截鐵乃曰一句子天無四壁一句子半合半開一句子和泥合水三句作一句會盡大地人迴避不及若一句作三句會累他先聖向驢胎馬腹裏頭出頭沒驀拈拄杖卓曰且道是那一句復卓一卓曰龍去蓦披霄漢遠鳳棲金翅擬何期復舉德山托鉢因緣師曰嚴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將從上秘密法門竭力道盡如李光弼入汾陽軍旌旗一變尉尉德山諳敵勒軍背水佯北拔幟兩個撥向牛角尖頭一人忽作漫天瘴霧一人忽入藕絲孔中若使桓將軍一見必曰此常山蛇勢也雖然德山三年後示寂果會末後句耶巖公使盡伎倆果出得周金剛圈子耶要且俱被雪峰冷地看破　上堂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中間一句少人知密把題函不輕示廣教不避諸方檢責爲汝等揭露去也揮拂子曰同心結上繡鴛鴦莫待相思成憔悴　上堂靈鷲山中無端拈起一枝花少室峰前特地道個安心竟賺殺古今英靈將謂合有恁麼事豈知一道平懷泯然自盡堯舜之君猶有化在太平風月樂享無爲在衲子門下尤須勘過了打卓拄杖

上堂舉興化擯維那師曰興化圖此話大行不管盡法克賓要全身賣俏那顧奔騰雪竇要與克賓雪屈敢保摸索興化棒頭不著黃龍南曰克賓失錢遭罪亦未免深屈古人興化稱臨濟炬赫兒孫惜當時秖令行一半若據令你等諸人卽今向甚處措足

佛涅槃上堂蛺蝶穿花塢紫燕語雕梁釋迦老子全身在鼻孔依然恁麼長你諸人還會麼若不會替你等入涅槃堂作麼生救取好良久召大衆喝一喝下座　上堂三藏十二部且不是黃面老子的正文少室分皮分髓亦不是碧眼胡僧的直指本是太平風月無端下此一著殃害古今屈抑英雄若是個漢向這裏一拶粉碎踏翻射垜掉轉旗鎗方播著廣教癢處莫有不甘者麼喝一喝　上堂須彌頂上擊金鐘畢盋崖中普請入其門得其門者或寡矣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所以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廣教今日撥開胸襟從卍字涌出百寶光相爲汝等揭示當陽汝等還知此光來處麼喝一喝　上堂問巘雲見桃花悟去且道悟個甚麼師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曰因甚玄沙道敢保老兄未徹師曰垂鈎四海只釣獰龍曰潙山道從門入者永無退失又作麼生師曰一盲引衆盲曰雪竇又道敗軍之將意旨如何師曰曾經霜雪苦楊花落也驚僧禮拜師便打乃曰乂乂了丫歷歷落落前三後三箭離木杓這裏提得去

達調應倒

傳疑傳

天台石梁橋其或未然南嶽三生閣喝一喝　示衆舉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陷入地獄因緣師曰世尊重門洞啓下榻求人達調細柳屯營不受王勅雖然各住本位爭奈出入名字未空若是廣教作調達待阿難曰佛豈有入地獄分便曰將謂如來惠汝三昧元來俗氣不除　小參三條篾隨處住山鈯斧子逢人放下平田淺草驀地翻身萬仞峰頭隨分翹足一切處風行草偃一切時水到渠成饒他磨弓錯箭薄伐無功縱然放馬歸牛化行有跡爭似披圖經而佐治執玉帛以朝宗直教風和雨沐海晏河清鼓腹謳歌皇風一片且太平無象安貼家邦一句又作麼生但將飯向無心碗自有人提折脚鐺復舉誌公傳語思大公案師曰思大不是誌公傳語獨坐孤峰幾無合煞若麤教作思大便曰這鷹窠漢猶作小兒啼在

箬菴問嗣

杭州理安天笠珍禪師雲間陳氏子十八出家二十圓具歷參古南門雪竇雲再參箬菴問于夾山結夏因僧錯會趙州勘婆子話問即打出復喚回曰與你

說個譬喻你即是這僧老僧即是趙州拈起竹篦曰者便是婆子那裏是看破處僧擬議問擲下竹篦歸方丈師在旁忽然領悟執侍久之得躋堂奧遂膺付囑　上堂號風落木雁語寒空冰枯月冷之時鼓寂鐘沉之候別浦舟橫擲絲綸而歸去深淵魚伏侯桃浪以飛騰所以玄沙道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雲門又曰直得盡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身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祇如全提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瞻前忽在後面南看北斗　上堂半月患牙疼有口堪挂壁龍象入門來低頭祇一揖啞摩詰特地周遮笑迦文徒勞掩室若于此外更求元三面狸奴尾垂七　上堂中途折却聖箭早已此話大行一向目視雲霄何妨闍藍垂手雲既從龍風亦從虎直得法雨嚴前滔天浪涌何須著力擔鍬大人峰頂白晝雷轟灼然面目現前祇如嚴頭道雪峰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且道末後句是個甚麼召衆曰少間仰冀國清和尚不吝慈悲

◈恁疑什

爲衆指破　佛誕上堂趙州不度火丹霞兩度燒雲門要打殺藥嶠驀頭澆者隊漢盡謂流通正眼慶賀佛生何異離波求水緣木求魚要與瞿曇把杓未得在　上堂兩個五月半難爲粥飯罐夜短苦日長屎床譫語漢周金剛纔舉棒時小厮兒打個呵欠盡謂大機之用大用之機何異亂世英雄太平奸黨龍池東之高閣還有爲人處麼良久曰黃鐘毀棄瓦缶雷鳴（箬菴問嗣）

眞州北山密傳能禪師山東仲氏子年二十出家圓具歷參夾山報恩甚久後謁南澗值問上堂師問漁歌牧唱頭頭古佛家風柳綠花紅在在普賢境界未審恁麼人合受人天供養問便喝師曰普化趯倒飯床又作麼生問又喝師曰爭奈時人只見枝頭綠不見盤空赫日紅問曰是錯過師便喝問亦喝師曰看者老漢一場敗缺乃一喝歸衆　師受囑後一笻淮海隨緣開化一言不合曳杖便行後住北山重新眞歇道場康熙癸卯仲冬四日怡然坐脫門人建全身塔于寺後（箬菴問嗣）

常熟勝法斯瑞法禪師。上堂。有一句子。千聖不曾道著。有一妙機。列祖未能提起。若是伶俐禪流。一舉更不再舉。山僧今日再舉去也。隨卓拄杖曰。箭過西天十萬里。　上堂。老子髑髏乾不盡。無端猶道睹明星。兒孫氣宇沖天地。誰肯扶籬摸壁行。連卓拄杖。　晚參。山僧有時拈一莖草。你諸人面前。你諸人自不能識。便如一座銀山鐵壁相似。管教進覷無門。有時移一座銀山鐵壁。你諸人面前。你諸人便恁麼去。如一莖草相似。未免當面錯過。直饒你識得銀山鐵壁是銀山鐵壁。一莖草是一莖草。山僧又且無固無必。你諸人何不於此討個端的。　示衆。雲未斂。雨初晴。鵓鳴池塘亂。鵓鴣樹上鳴。觀音菩薩全身現。切忌相將草裏行。卓拄杖。　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在甚麼處。師曰。甕裏何曾失卻鼈。　問風前一句。作麼生道。師便打。曰和尚除卻這個。咊。師曰。你喚甚麼作這個。僧擬議。師直打出。　問不著知見。不重己靈時如何。師便擲下手中扇子。曰這便是學人安身立命處麼。師打曰。甚麼所在。許你安身立命。箬菴問嗣

潤州金山鐵舟海禪師。徽州黃山蔣氏子。開爐上堂。壁立萬仞。三世諸佛無處摸索。和泥合水。一任諸公東卜西度。去此二途。包括大千。天寬地闊。說甚麼須彌山。柏樹子。八角磨盤空裏走。新婦騎驢阿家牽。若能伸出佛手。展驢脚。驀拶相逢。築著磕著。常光現前。十方閃爍。既然如是。又何必開爐。豈不是無繩自縛。夏久曰。祥麟只貴一隻角。　晚參。一不作。二不休。日日爲人作冤讐。罵人罵徹骨。打人打破頭。爲甚如此。只要諸人命根斷。相將攜手過滄洲。喝一喝。　祈晴晚參。久雨不晴滑。久晴不雨剳。昨日雨。今日晴。時節不相應。多少人向這裏換却眼睛。且喜杲日麗中天。萬古無等匹。　小參。久矣不說法。口邊生白醭。侍者忽燒香。放出摩天鶻。突出萬里雲。孤峰高峽屼。千重百匝水中天。萬派一源誰解續。豐干拍手笑呵呵。六六從來三十六。　小參。儀眞到金山。雖云六十里。順風而下。不過一瞬。前承通個消息。整整候了三日。忽於昨朝。諸上善友。如地湧出。原來不曾動著一步。既不曾動著一步。如何到得這裏。不見道。十二處忘閒

影像三千界內放光明衆中忽有個衲僧出來道和尙恁麼說話雖則善巧方便爭奈俗氣也不除山僧不覺呵呵大笑這一笑問諸兄弟是賞耶是罰耶是因齋慶讚耶驀拈拄杖卓一卓曰三段不同收歸上科　問過去諸佛卽不問如何是現在佛師曰疎林獨坐一爐香曰謝師答話師曰敗葉堆雲秋已深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莫妄想　問江水滔滔不盡流未審源頭在甚麼處師曰看脚下曰是眞實語耶師曰山僧從來不妄言　問如何是佛師曰眼橫鼻直曰如何是法師曰王令稍嚴曰如何是僧師曰無愛無憎（箬菴問嗣）

揚州準提用中睿禪師寧波陳氏子幼穎悟父官總戎愛之甚篤迨遭家難投海中不死詣阿育王山脫白參問于理安問曰你平日作何工夫師曰參萬法歸一話問曰如何是一歸何處師曰晨起喫白粥晚來又覺饑問曰此是古人的如何是你的師曰閒步松門外看雲聽鳥啼問曰未信汝在師便喝問便打師便出（箬菴問嗣）

南嶽國淸大戲明明燈禪師湖廣衡州人幼穎悟長擅文譽因遊金陵忽憶宿因遂薙髮參夾山一日出坡夾豫問曰賣檀香底來也師便放下柴擔豫便打師遂有省後看救產因緣始得豁然大徹述偈曰跨馬海中遊海波硬似油揚鞭策馬角打著夜叉頭後參箬菴問直抵法座以臥具打圓相叉手而立問拈拄杖曰好與三十棒師曰莫錯打人問收拄杖師展具問微笑曰者瞎漢師曰學人且禮三拜復侍立次問欣然曰那裏來師曰湖廣問顧次僧曰那個是同來底麼師亦顧次僧曰和尙問你問擬復問次僧師便出問高聲曰參堂去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頌曰雖然開口露心肝更有鬚影不被瞞堪笑趙州與投子何曾踏著上頭關　學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頌曰楚王城畔水東流恩戴丘山不易酬此話已行誰更委淸風明月共悠悠　僧參師問從那裏來曰淸涼寺師曰那是熱鬧所在多少大衆曰一百二十師曰聞說有三百餘衆僧

搖首曰無師曰五戒也不持　僧參師豎起如意曰你試道一句看僧乃奪如意師約住曰且緩緩僧禮拜師曰如虫禦木　師歷止湘潭儀心衡陽般若諸剎語錄行世箬菴問嗣

金陵隱明綸禪師歙州方氏子十九投廬山蓮峰出家往參金粟悟三年無得請曰父母未生前畢竟是甚麼悟打一棒曰問甚麼師擬再問悟趁出師猛志力參久之一日循堂擊版悞擊虛空恍然颺椎曰古今本來人大地一光輪縱橫無所住不必更尋眞趙白悟手連拍打搖拽悟徐曰汝何爲者師曰昔年曾喫棒今日痛猶新拂袖而出後辭悟往依竹林豫追豫順世受箬菴問記莂　上堂舉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喝一喝曰洎合停囚長智　上堂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百鳥銜花師曰他不曉得我曰見後爲甚百鳥不銜花師曰我不曉得他乃舉明招示衆衆纔集曰此間風頭稍硬不是諸人安身處且歸暖室商量到室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散師曰說甚暖室瞌睡法堂前總未惺在諸仁者還覺明招夢中寐語麼咄惺惺著莫被人瞞　晚參僧問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是獨露身師曰萬象　僧曰不會師曰獨露身　僧無語師以竹篦推曰去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漆漆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漆漆地曰磨後爲甚麼黑漆漆地師曰黑漆漆地僧罔措師曰我共你葛藤磨與未磨且置喚甚麼作鏡僧纔開口師打曰黑漆漆地乃曰心無境住體備機圓道絕離微用藏向背何須陷虎機險崖句你有一句子如龍得水我無一句子似虎靠山直下恁麼去山僧即是諸人總不恁麼來諸人即是山僧門門有活路著著有出身到金陵門下按過了打　上堂釋迦老子在你頂顙上因甚磕不著達磨老子在你脚底下因甚踏不著磕得著踏得著西風昨夜涼紙牕聲索索南無朱頂王菩薩有理不在高聲今年晚稻十分收臨時割倒都被螃蟹喫却　結制上堂今冬結制有新則不似諸方舊格式睡去莫攔水牯牛起來勸把穿心鉢師子窟中師子兒哮吼吒沙天地裂揮拂子曰呵呵好大哥風流不在著衣多

上堂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一種淨乾坤更有好樓閣不是聖人居豈爲衆人作艮久曰話墮也　中秋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黃泥土地越神通手折蟾宮桂一隻拈不得放不得拈起也吒吒沙沙放下也淈淈湣湣無端持向鬧叢中碧眼黃頭笑不徹且道笑他個甚麼萬里不挂片雲一條脊梁似鐵　臘八上堂釋迦老子今成道大地山河俱靠倒忽然遇著無邊身突出虛空那一竅那一竅著一竅無量衆生發菩提心寧肯永劫墮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爲甚麼如此喫飯能容口猜謎不用拳

上堂問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祇如一粒粟作麼生供養十方師曰少你一分不得曰可謂爭不足讓有餘師曰霜葉紅於二月花乃舉五祖演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師曰大小祖師原來膽小道不得何不問我炭墼子復曰炭墼子莫潑水攛禪頭千萬里　康熙己酉師示寂門人塔全身于蓮花峰頂其遺錄蔣虎臣太史見之謂其堂奧不讓高峰乃序而梓之（籌庵問嗣）

越東三界濟水洗禪師初在寶華忍會下得省後參理安問問曰你在寶華有何因緣師曰寶華拈竹篦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你作麼生會某甲曰開口見膽忍曰墮身死漢遂打出問曰住住祇如寶華便打出你作麼生會師曰正是寶華深錐痛拶處問曰謗寶華不少師曰也知和尚婆心太切問曰你又謗老僧也師擬進語問便喝師于言下頓悟

繼席理安示衆參學人看古今言句一脚踏在脚底自有一條通天活路向活路上行一切言句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若向言句下輥絆煞人卒未有了日在（籌庵問嗣）

南嶽隱谷仰禪師僧問浮山九帶如何是正法眼藏帶師曰瞎驢邊滅如何是法藏帶師曰玄奘取來如何是理貫帶師曰嘉州打大象如何是事貫帶師曰毛吞巨海芥納須彌如何是屈曲垂帶師曰提獎嬰兒俯憐赤子如何是妙叶兼帶師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如何是金針雙鎖帶師曰樓閣千家月江湖萬里秋如何是平懷常實帶師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

壽寶 智菴問嗣

海陵棲賢山夫紹隆祖禪師。參南澗。問。師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如何是寂滅相。問豎起拂子曰。道道。師便拜。問曰。也只道得一半。一日問。謂師曰。古今公案。你還有疑否。師曰。有疑。問曰。疑那則。師曰。野狐女子。問曰。若論者兩則有疑。即千則萬則總有疑在。師從此將前意解卜度。一時屏去。極力參究。偶于出坡過嶺。打翻麥擔。忽覺身心世界。了不可得。憶從前所疑公案。當下冰釋。一日侍問山行次。問顧師曰。你前日道世界身心了不可得。以拄杖指松樹曰。者個是甚麼。師曰。亘古亘今。問曰。屙屎見解。師曰。和尚又作麼生。問便喝。師大豁然曰。元來元來　問一日室中示衆曰。有一人不喫常住飯。不挂一縷絲。且道是甚麼人。衆下語不契。師後到。問曰。你下一語看。師曰。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問領之 智菴問嗣

袁州仰山雪谷古石行藏禪師。江西人。投理安問出家。一日請益問曰。參禪要參活句。莫參死句。師近前吹滅燈燭。便出。問趕至堂中。痛棒曰。如何是活句。師無語。問曰。大衆代他一語。衆亦無語。問曰。一隊死漢。又曰。道得也是死句。道不得也是死句。曳拄杖出堂。師從此益力參扣。一日因衆頌庭前雪獅子。師出頌曰。巍巍獨踞庭前好。不假皮毛志自高。祇恐此間留不住。終歸大海作波濤。次日問命遷職事。不從。有忤問意。問即拗斷拄杖。擲下曰。不打者死漢。師于言下豁然。住萍鄉妙湛。示衆。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驀豎拄杖曰。且道空不空。罵者臭屎奴。且道同不同。有人辯得。與他一疋布　示衆。雪谷一句。覿面分付。浴堂洗澡。殿上脫袴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爲甚百鳥銜花。師曰。腰間有寶。曰。見後爲甚不銜花。師曰。腳下無鞋　康熙戊午。師將示寂。索筆書偈曰。七七八八。高高低低。寥兮廓兮。從吾所之。呵呵大笑。擲筆而逝 智菴問嗣

杭州西溪六吉謙禪師。初住蘇州琴川勝法。開堂。一日同曉菴昱上報恩。見池中魚躍。師問。者個衆生。又無手腳。因甚會跳。昱曰。通身是手腳。師曰。因甚跳不出。昱曰。爭怪得別人。師曰。老老大大話頭。也不識。昱

日。爲釣鯨鯢沈巨浸。却嗟跬步展泥沙。師震聲一喝
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因甚佛法不現前。
師曰。痴人前不可說夢。曰十劫後爲甚却現前。師曰。
今日賴汝重學　師初住琴川勝法。有語錄行世。著菴嗣問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磬山下

天目全庵進禪師。上堂。去年佛歡喜。僧自恣。佛法有得說。今年佛歡喜。僧自恣。佛法無得說。且道去年有得說底是。今年無得說底是。驀拈拄杖曰。維舟不棹飛流上。劍峽徒勞放水鵝。擲拄杖下座　上堂。柴米油鹽醬醋茶。般般出在別人家。我也一些愁不得。且鋤明月種梅花。古人與麼道。爲是隨順世諦。爲是畢

揚佛法。西峰當此青黃不接之際。辦道高人若爲會取。良久曰。束腰懶用三條篾。毛孔分來七日香　上堂。綠暗千山。紅稀萬樹。翠鳥銜開碧落烟。黃猿啼歇青林雨。昨日丙寅今辰丁卯。明朝芒種更加忙。採茶未盡又栽秧。自古沒量大人。早年苦行作資糧。晚節梅花噴鼻香　小參。春光明媚。萬卉爭奇。桃開笑眼。柳展歡眉。多情更有子規啼。喚爾遊人歸去兮　小參。曰輕煖輕寒春已去。乍晴乍雨夏將來。迷頭演若顛狂走。何日心華忽地開　晚參。人莫不飲食也。爲甚麼十箇有五雙不知飯是米做。爾諸大衆到這裏也不得不疑好　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只得一橛。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時如何。師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松月參師。問松頂月松底月。僧無語。師打曰。夜行莫蹋白　頌世尊初生。穩步雲梯下月樓。嬌羞已應漢宮秋。王孫脫口驚寰海。養子當如孫仲謀　頌古德喫油餈。失焰仙翁下阡陌。幸逢明證到臺前。吳剛伐月何奇絕。書史偏偏作話傳　頌香嚴上樹。陷之亡地而後存。置之死地而後生。淮

◎問疑聞次
向

陰曾施背水陣誰能拔幟解先登　頌狗子佛性無砒霜鴆酒何嘗毒最毒其如一箇無殃害平民遭橫死三千條罪更重科玉林琇嗣

常熟虞山拂水巖藏海洪濟濵禪師山西聞喜張氏子五歲依舅氏薙染受具南詢江浙祖處最後參報恩琇依止二十餘年力參得悟遂受記莂琇葬母師於拂水巖遂成叢席乃命師住持上堂山頂秋高大樹垂陰一觸忘所知一見絕狐疑不免倘留觀聽未透聲色句在若能見無見之色問無問之聲撥轉路頭壁立萬仞蹈翻關棙坐斷十方然後傳持正法眼藏播揚大解脫門斬釘截鐵共樂昇平鼓腹謳歌歸家穩坐具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吹落黃花滿地金西風昨夜透園林　示衆舉世尊拈花曰世尊設錦穽以陷獸垂香餌以釣魚固是眼親手便其如金色頭陀瘼速老眼錯認定盤以致後代兒孫一箇箇隨邪逐惡　示衆舉女子出定曰文殊抛磚罔明引玉翻手覆手有直有曲賺却多少人勘者女子不破妄生揑目藏海今日據令而行有三十拄杖要世尊甘何故[illegible]不因夜來雁怎見海門秋　示寂于庚申十月二十三日奉全身塔于本寺之東坡玉林琇嗣

濟寧玉露徹也融禪師佛誕上堂雲門打丹霞燒玉露者裏好與一杓惡水驀頭澆且道與他二老是同是別顧左右曰土廣人稀知音者少　元旦上堂儒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俗曰百年難遇歲朝春吾宗則道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長久曰大衆還委悉麼不惟年豐物阜且喜天下太平　結制上堂世尊於靈山會上說圓說頓罔談彼短達磨西來直指人心靡恃己長玉露今日封却在城鬧浣筆泉水泄不通把住運糧河龍王宮針劄不入正與麼時太白樓只得七跳八跳古南池未免東觸西觸縱有凌雲氣宇也須待春雷一擊大地陽回始有參學分其如不然喫了福山大德齋各各歸堂口挂壁上塞却耳根仔細聽取　因事示衆無明煩惱智慧菩提若解就路還家直須翻轉面皮咄仔細好看　冬至早參山僧適命撾鼓落堂更無別事商量兹有一句子不惟吞不下而且吐不出今值長至之辰未卜陰陽還

能還變得麼晷運可以推移得麼衆無語師以拄杖旋風打散　頌德山托鉢曰魚翁磯上纔拋餌貪命鯨鱗沖浪來只顧昂鬐呑巨牝不知暗裏已穿腮　頌破砂盆曰東戸把來撮米西家將去盛麵縱然未是破砂盆大底中心綻一線 玉林琇嗣

陝西終南元山白眉貞禪師入院上堂舉大覺先師住天目入院小參曰掩關行脚廿年餘祖翁田地悉荒蕪今朝杖笠歸靑嶂萬仞巖前葺舊廬師曰大衆盡是家裏人應明祖師事且道如何是祖師事良久曰一關坐斷十方萬古高山仰止　上堂舉先老人世尊覩明星頌曰家住深山別覓山眼開何處著慚顏慇懃爲惜王孫醉霜滿荷花月滿鬟師曰這老漢何得將釋迦老子頭目髓腦鼻孔皮肉淨盡無餘和盤托出普令人天瞻仰下箇金剛種子雖然如是還見先師落處麼現前大衆切忌被明星換却眼睛　上堂舉世尊初生話頌曰開口過頭便喪身郡知脚下混泥塵不平拔劍須相助莫道知恩解報恩 大覺琇嗣

杭州大雄來雲巖禪師徽州潘氏子上堂未離天目已至龍淵未曾開口說法已竟大衆還會麼若也會得大事了畢如或未然向第二門頭施設去也卓拄杖喝一喝　示衆銷金爍日而不熱墮指裂膚而不寒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參　示衆法中王稱最勝恒沙如來同共證有人解此如意珠穿衣喫飯皆相應且道如意珠作麼生證向者裏說得倜儻分明不枉共住如或未然切須究明始得久立珍重 玉林琇嗣

杭州大雄濟芝覺禪師四明慈溪王氏子示衆秋風淅淅黍離離秋夜凄清秋月輝此事明明無蓋覆阿誰覷見到無疑途路樂不如歸珍重現前諸道侶莫教錯過祖師機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曰拄杖長七尺曰不會師曰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　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喫飯莫動口曰如何是親切處師曰著衣不掛絲　師於康熙庚申八月望後染微疾更衣沐浴侍者請示語師厲聲呵曰無語定死人不得麼遂坐脫塔於大雄 玉林琇嗣

潤州夾山汝汾恒禪師江陰劉氏子上堂學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矢橛師曰千山鳥飛絕萬境人

踪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上堂官不容鍼私通車馬今日索性打開庫藏展兩手曰異寶奇珍一任取足　上堂萬里無雲青天喫棒覔心了不可得只道得一半師示寂於潤之八公洞漢隱庵塔建庵右（玉林琇嗣）

京都西山戒壇天逸圓禪師昭陽張氏子生而英拔智識過人幻具出塵志過維揚東隱脫白首參夾山問入堂發憤不復晏臥次參報恩琇一日值琇落堂以香板擲地師由是悟入後問移磬山師歸省復得深錐痛拶往復縱辨機鋒甚銳問默然許可集衆付衣拂師堅讓歸東隱問復召師至留守丈室問入滅遺一法衣命上首五祖岡囑師師服心喪畢岡以法衣源流規諫始受出住都門應請戒壇仁壽臨清清涼　和碩公主請上堂鳳吟新韻露滴寒淵性地無塵靈苗自長神功造物眞風扇象帝之先太極旣分大道合洪荒之內育斯賢成斯德遇斯緣立斯願創如是法門建如是法幢提持向上宗啓廸當陽路是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且道作麼生是恁麼事善財別後無消息樓閣門開竟日開　晚參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七佛未曾開印我儂行說在先滾油鐺子狗舐不得脫殼烏龜飛上青天喝一喝　示衆憍梵波提嚼鑌鐵舜若多神遭一跌無位眞人眼豁開驚得虛空流白血喝一喝　頌香嚴獨脚曰潑墨徒施造化工義中無義寶難窮烏雞子夜誰能辨花笑靈雲兩眼紅　頌三頓痛棒曰無端風雨催春去落盡枝頭桃李花冷地有人歌且笑笑今天下亂如麻　師將示寂召衆曰吾緣盡矣偶同參至握手相問曰吾兄身雖有恙還有不病者麼師曰盡大地人扶不起曰扶不起的是甚麼人境界師曰者漢與他相與不得曰因甚相與不得師曰只爲他無眼耳鼻舌身意曰即今在甚麼處師曰且禮拜著遂鑿鐘趺坐趨寂時康熙七年七月十二日也世壽五十法臘二十有一塔於天台大南峪之麓（箬庵問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五世隨錄

江陰敔山退菴行重禪師。九江高安彭氏子。隨父出家郡之曲水菴。禮匡山太虗得度。初精律乘。遇禪者激發。荷策南遊。徧參名宿。上金粟結冬。看楊岐佛話有省。後參報恩琇。呈世尊拈花頌曰。倚天長劍露鋒鋩。拈出何人敢近旁。老倒飲光輕觸著。面門血濺太郎當。琇閱曰。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師曰。却被和尚看破。琇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龐公　師參方回再謁琇于報恩。纔禮拜。琇曰。你三年在外。成得些甚麼事。師呈坐具曰。和尚證明。琇便喝。師作禮。琇曰。不消一喝。師便出　宣城海會迎師主法。師堅辭不應。退居澄江之敔山。琇勉以偈曰。忘世情懷爾我同。茅簷鐵鑊振先風。得人不在門如市。好憶當年面壁翁順治戊子四月二十八日。師書偈辭衆。坐脫于報恩監院。寮塔于大覺潭上玉林琇嗣

宜興善權白松行豐禪師。參玉林琇。充維那。一日侍立次。琇問。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師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琇曰。我問你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曰。盡大地是火坑。琇舉拄杖曰。你喚者個作火。又喚甚麼作拄杖。師曰。和尚惜取眉毛。琇便打。師禮拜　師受囑。日琇命參堂曰。爲衆無過先自爲。風行草偃。共精勤。師進曰。撒手懸崖上。分身萬象中　小參。理開事變。事得理融。不涉理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晚參。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晚眞實相爲。特與諸人拈出。驀卓拄杖曰。還委悉麼。冬寒夏熱　晚參。心同虗空界。示等虗空法。證得虗空時。無是無非法。且道虗空作麼生證。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　夜歸投宿偈曰。穿雲度水帶烟霞。榔栗橫空興轉賒。薄暮不愁無處宿。蒲團擲地便爲家　師住善權。嚴于律行。定業現前。遂罹于難。臨難時。大衆驚懼。師率衆經行。

誦持以待之非眞得火光三昧者耶高郵孫孝則居士寄書吳門曰正如琉璃國王提婆達多甥面相値不過從容就席說寂滅爲樂半句偈下座耳不謂白首座竟證到此地也（玉林琇嗣）

武林大雄不退勇禪師錢塘韓氏子脫白後隨全菴進入金車山一日普請次見荷空畚行者有省玉林琇曰勇子佛法大綱自有宿慧未嘗費我心力屢命分座領衆　結制小參問大開爐鞴煆凡成聖未離兜率已出母胎如何通信師曰霜打芭蕉光碌禿曰已離兜率已出母胎又作麼生師曰頭破作七分乃曰三間茅屋通天眼七尺烏藤抹太虛要明臨濟三元旨荊棘林中舞柘枝昨夜無位眞人倒騎三脚驢子直上萬仞峰頭欲與諸人通個消息驀卓拄杖　小參即心即佛文殊著賊非心非佛普賢叫屈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觀世音菩薩摸著了一個毛頭大結十字街頭驀然撞著了大肚子彌勒放下布袋呵呵大笑曰靑天白日爲甚麼著賊　因事小參雲開杲日現雨過草堂寒恬澹無移志晨昏好自看卓拄杖曰十二面觀音來也衆擬議師以拄杖旋風打散　晚參師拈拄杖曰十五日以前諸人不休我要你休要你識取拄杖子十五日以後諸人要休我不肯與你休要你識取拄杖子正當十五日又且何如驀拗折拄杖曰要你識取拄杖子　入室師高聲曰世尊一日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驀喝一喝曰莫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獨有迦葉破顏微笑拈拄杖曰若將湊泊終難會達者應須暗裏驚良久曰更與諸人頌出利刀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不舐不嘗依本分華嶽巫山面面寒　元旦小參師卓拄杖曰新年佛法全無去年留得些子不妨布施大衆擲拄杖下座　觸事小參半夜蝦蟇跳上樹翻身猶在枕頭邊空林細雨梳春夢杜口黃鸝過草堂不得作佛法商量參　開爐小參銅頭鐵額諸禪客肘後橫懸奪命符尙有火爐吞不下冰霜肝膽細磋磨驀然南斗北翻身赤縣神州火裏坐擲拄杖召衆曰看火　謝兩序小參少林面壁白玉琢成西子骨雪庭肘墮黃金鑄就伍員心六耳不同謀一花開五葉驀

喝一喝高聲召新充兩序職事　小參驀眼撒沙看不得栗蓬刺口道不得連腮便掌擬議不得劈脊便棒回互不得哪臨濟未是白拈賊且道山僧具何眼目卓拄杖曰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棋子落燈花　小參師拈拄杖曰一冬又一冬窮人怕過冬若向無人烟處去凍殺若向三家村裏去笑殺若向衲僧門下去打殺山僧曾記得古人曰窮來不必離家計待得春回又出頭卓拄杖　小參亦肉團上壁立萬仞世尊摩竭鼻祖嵩山豈許九旬聚衆畫地爲牢若有高見山僧性命蚤已不存有麼有麼如無喝一喝曰此令還是我行　師將示寂衆請遺偈師接紙曰信手拈來一筆寫盡都盧丟在大江東連以手向空畫○○○○○一笑坐脫于南嶽高臺（玉林琇嗣）

杭州大雄骨巖峰禪師示衆三八晚參舐著棒頭苦味寥翁子拍手大笑失脚跌折驢腰許他做個同參　早參舉千巖長祖云諸人不把無明爲事無明亦不把諸人爲事算來也是空節氣何不留將暖肚皮師曰千巖老漢遣將不如激將崇福不然諸人把漚闘爲事漚闘把諸人爲事何故我不輕於汝等汝等人人是佛　早參一處通千處萬處通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又作麼生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晚參諸佛諸祖悟處卽是現前諸人疑處現前諸人疑處卽是諸佛諸祖悟處法從分別生法從分別滅滅却諸分別諸法無生滅卓拄杖和聲一喝（玉林琇嗣）

報恩棲雲嶽禪師晚參僧問入門便喝平地生波入門便棒無風起浪入報恩門如何相待師以拄杖畫一畫曰截斷葛藤曰不受言詮不假棒喝且又如何師曰趂出山門曰擎頭帶角横吞巨海背負須彌又且如何師曰入地三尺曰與麼則掀倒禪床喝散大衆去也師曰未到闍黎在乃曰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驀豎拄杖曰不是摩尼珠大衆覷視師擲拄杖下座　結制小參舉香巖閑禪師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師喝一喝曰少賣弄眞淨文禪師道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做得一領黑黲布

褊衫今年富添得一條百衲山水袈裟師喝一喝曰少賣弄報恩寺裏去年也不貧今年也不富飯熟陳年之米茶烹峰頂之泉雲捲遮山之簾風送巖花之雨蒸竹廻廊託高懷以散步寒松覆屋坐竟夜以忘心一一天眞明妙一一超佛越祖且道以何三昧而能不落限量得大自在驀拈拄杖曰還見麼又卓拄杖曰還聞麼離却見聞了見聞裏薦取　晚參傳大士在雙林寺裏打個噴嚏驚醒八大龍王瞌睡雷轟電閃雨似盆傾普天之下盈溝溢壑來者往者頭上漫漫脚下漫漫無計囘避十字街頭石敢當湧身虛空遮攔之彌勒菩薩撫掌大笑曰爭怪得伊爭怪得伊顧視左右驀喝一喝　晚參把住咽喉老鵶入袋放行一線狂猖上樹不把不放時石馬向風嘶盡大地火發且置須彌山爲甚在諸人鼻孔裏良久曰吽吽　晚參拈拄杖曰即心即佛少婦柘榴裙新裝白玉面非心非佛江風濁浪起愁殺渡頭人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驚飛鴻鴈宿半夜起沙灘卓拄杖曰能迷烟水客不許時相見　晚參臨濟大師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遂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是金剛王寶劒耶是踞地獅子耶是探竿影草耶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耶若辨白得出來道看若辨白不得直饒喝得嶽上座向虛空裏攛下來我且緩緩向你道切忌胡喝亂喝　晚參秋風凉秋夜長遠行客思故鄉且道故鄉在甚麼處良久曰老老大大故鄉也不識

玉林琇嗣

大雄慧舟濟禪師示衆舉慧力昌禪師因僧問佛力法力即不問如何是慧力昌曰踢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本師琇曰報恩則不然有問如何是慧力但向他道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師曰我老人縱有越古超今之作略也未免遭人檢點何故濟草鞋錢且置漿粉錢教誰還　中秋示衆中秋前一夕皎皎轉銀盤既望還如舊光明分外圓正當十五夜大地黑漫漫好個眞消息諸人莫受瞞　示衆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顏霜曰觸破上座面門霜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師曰

也許道一半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師曰腦後著箭峰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曰和尙濳僧舉似石霜霜曰這老漢著甚死急師曰何不蚤恁麼道玄沙曰錯過了也師曰錯錯師復曰者僧傳言送語有甚了期石霜恁麼答話狼籍不少又遇雪峰趂勢推曰甚麼處不是石霜霜便蓋覆曰者老漢著甚死急殊不知轉見不堪玄沙恁麼道也只救取一半何故濳家醜不合外揚　示衆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百萬人天悉皆罔措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師曰平生阿漉漉地末後猶較些子某若當時見他纔舒手便曰不勞拈出非但當時勦絕亦免殃及兒孫　示衆舉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便喝僧禮拜濟曰這個師僧却堪持論師曰者僧初欲見月及乎纔見標指便休臨濟雖埋兵調鬬慣用神機檢點將來只振塗毒無返魂香舟上座則不然見者僧擬開口便與振威一喝豈不令渠當下披雲見日去也玉林琇嗣

圓照慈翁茆溪森禪師惠州博羅人明刑部侍郎黎紹爵之子也母李感白光入懷而生長博羣書目數行下以恩廕入國學年二十七病劇爲惡夢感發藉言秋試入京路次歸宗投寶公剃落初參博山不契再走雲門見雪嶠信一日落堂師問未離方丈句作麼生信側耳師曰謝答話遂許入室呼爲嶺南長子後參大雄琇一見便令頌本來面目師即尤口頌曰苕溪屈曲水潺潺萬疊關山一境閒乍雨乍晴雲散後滿天風月到人間琇頷之一日琇顧師曰古人道悟則不無怎奈落第二頭既是悟了因甚落二頭師曰爲有悟在琇便喝師頓徹法源即日命居第一座師在大雄報恩首衆一十七夏接機迅利人稱茆鐵棒云師手闢龍溪爲衆開法即今奉
勅圓照寺順治己亥夏琇舉師應
詔入都與
世祖相見奏對機緣甚多另見別錄　小參婆子轉半藏升斗計親疎涅槃三段義文殊不奈何堪笑仰山老夢裏濆摩訶咄慈翁慈翁又道甚麼曲躬曰也

不較多　師遊五臺宿顯通寺寺前見一婆頭纈紅布髮插山花弁鵰翎身披雜襖左足花履右脚黃鞋目光射人手提竹籃籃中諸物俱有口食石子師問婆在此何爲婆曰乞我一文錢師曰年多少婆曰六十六師曰有家主公麼婆曰徧地都是師大笑婆睁目視師師便打婆喝師又打婆携籃作舞而去師遊中臺回婆仍在路食石見師便笑口稱南無佛南無佛師問婆生緣何處婆曰太原師曰幾時到者裏婆曰今日六月二十七師曰識得你也婆合掌曰大通佛大通佛便作禮提籃而去師曰幾不問過

世祖遺詔召師至景山壽王殿秉炬曰釋迦涅槃人天齊悟先帝火化更進一步顧左右曰大衆會麼壽王殿前官馬大路遂進炬　晚參江平秋萬里人靜夜初更彷彿寒烟外長洲落鴈聲曠古乾坤觀不盡海昌塔上錯分明　早參日短讀書少夜長轉側多不可不可如何如何但知其一不知其他只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　早參一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一怨不足以成非積怨而成恨千載之積譽百世之積毁向甚麼處見釋迦老子今朝八月初一眼睛豈是金州漆　晚參彤雲高捲晚風淸天外孤鴻來遠聲報道山紋斜界路莫疑樹影拗枝横明明白離分淚出燒痕入古城呵呵換却你眼睛　臘八早參釋迦佛世路無知己乾坤孰愛才雪山別業在且喜早歸來鹽官寺裏燒香供養我老人恭賀一件事適纔大衆起來合家歡喜今朝粥有果子　祈雨晚參這一著那一著難摸索難摸索下註脚忽然靑天白日忽然雨傾盆落打一拂　晚參開口時便成增語不開口時便成剩語孫阿㽵鹽官今夜聲不是當年譜諸大德莫與麼去可惜許　晚參天溪一片月萬戶擣衣聲便恁麼去旱地遭釘不恁麼去有眼如盲畢竟作麼生三脚驢兒弄蹄行秋入銀屏夢不成　問古人道吐得黃金堪作甚麼意旨如何師曰殿前穿草鞋曰拈過不奈何人來時向那裏安置師曰少刻便知　晚參天溪八摺雲來難認灣頭桑竹林深葉落但敲門扇多少人到這裏忘前失後圓照今晚開個大方便擊案曰葫蘆　問如

何是清淨伽藍。師曰。東司街西。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高聲叫看。曰拈一放一。未為好手。如何是好手。師曰。孫行者　問髑髏粉碎時如何。師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　晚參諸禪德一語不能踐。萬卷徒空虛。試問目前人。何如天地初展手。曰是何言歟　康熙丙辰六月二十七日示眾曰。明年此日。能見我于別峰乎。否則弗及見矣。眾罔測。至次年春。歸圓照。又示眾曰。慈翁住持大雄。將及三載。諸禪德今日解制歸去來也。咄。天開路。年去年來。自烟雨漸漸。烟濃淫燕絲濛濛。曉色迷禽樹。大眾恁麼去。恁麼去。慈明圓祖笑道。有趣有趣。拽杖便行。到吳山華嚴。憩于靈山院。至六月二十四日。題佛涅槃圖畢。為侍者曰。明日吾行矣。眾泣留。師曰。三日可。至期。沐浴更衣。復為弟子剃度傳衣。受最後供畢。索筆書偈。跏趺而逝。塔于圓照寺右。(玉林琇嗣)

湖州報恩美發淳禪師。閩之將樂熊氏子。天姿穎敏。體貌魁岸。少習舉子業。然非所樂。因病苦呻吟。世念漘殞。禮壽昌聞。為師請益。參究命看狗子無佛性語。脇不至席者五年。有省。書偈曰。胸中廣博小虛空。直上黃龍第一峰。首座問曰。如何是第一峰。師良久。座曰。畢竟如何。師曰。第二第三了也。從此機用全彰。出參諸方。就諸尊宿。往反扣擊。以證其所悟。皆以法器期之。謁大覺琇。甫入。琇即問。向佛未出世前。道一句來。師曰。和盤托出。琇領之。命居第一座。受記莂。焉出住汀州天隱。臨安天目。嘉興壽聖。繼住報恩　上堂。細水龍淵浮玉山。廿年冰雪侍師顏。無端推出成猥藉。滿面慙惶何處安。行淳雖親依老漢二十餘年。並不曾參老漢禪。亦不曾得老漢說話。祇是被老漢罵得徹骨徹髓。身心頑了。一味瞌睡。佛法總未夢見。記得幾則古人因緣。在肚皮裏多年。安排今日寶華王座上。闡揚佛祖宗猷。開煥人天正眼。不意來到野貓洞口。打一個噴嚏。都忘却了。一字也想不起來。祇見金輪峻峭。萬木森嚴。山青水碧。鵲噪虫吟。秋風颯颯。秋雨蕭蕭。緇是緇。素是素。鐘是鐘。鼓是鼓。嚮一一現成。一一明妙。一一為諸兄弟發向上機。一一為諸兄弟轉大法輪。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所謂我本無

心有所希求今此無盡寶藏自然而至大衆前是山門佛殿後是方丈寢室左是齋堂右是禪堂且道無盡寶藏在甚麼處驀卓拄杖下座　晚參九月今朝又十三庭開金菊為司南頭頭物物雖成現未悟還須扣已參　上堂萬疊山含荊岫玉宜黃人唱晉江曲冰河發燄梵天紅燕地冬生閩地竹咄是何物驀豎拂子召衆曰大衆衆舉頭擲下拂子曰鶻兒巳過瑠球國　晚參久雨不晴江河水深山林黯黑溪澗平沈赫赫紅輪從海涌遍塵沙界盡黃金驀卓拄杖曰唯有衲僧拄杖子長年無暗亦無明與虛空合其德與天地合其心　晚參慧性圓明萬法宗休將知解擬心空縱然枕子呵呵笑依舊朦朧在夢中良久顧左右曰高峰大師在汝諸人脚底各各擡頭向上看　上堂正體堂堂千鏡交光脫珍著敝滿面慚惶化被草木賴及萬方山蒼蒼水茫茫芍藥花開一院香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細溪水急金谷峰高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幾片寒雲歸遠洞一曲樵歌出翠微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此間無山僧目前無闍黎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一人有慶萬國謳歌　師于康熙己未九月示微疾索筆書偈而逝世壽六十三僧臘四十塔于本山大學士王公熙為之銘塔（玉林琇嗣）

大雄棲賢寂菴洽禪師汝州光邑王氏子十七披緇依報恩琇為侍司一日江南回琇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住西天汝東來西往作麼師曰某甲不著便琇曰許與玄沙把臂打　師僧臘十五載三十二而卒同退菴重合塔（玉林琇嗣）

西谷德嚴紹禪師參報恩琇看狗子話有省常有偈曰法以衰為盛衆以多為勝舉個狗子話千中無一應（玉林琇嗣）

青溪蘊荊璧禪師參報恩琇入室曰某甲有個見處琇曰狗子為甚無佛性師拳琇肋下曰一向在趙州處落節今日在和尚處拔本琇便推出次日師復入琇曰盡大地火發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曰特來度夏琇便喝師呈頌曰圓似滿月圓寬同太虛寬歷來無姓氏從古絕躋攀聖凡由此出剎海任伊安始終

住疑往

常通嘗

無變異觸處即隨緣玉林琇嗣

萬安山法海祖山地禪師饒南文安劉氏子幼端凝堅靜有出世志薙染于昌平之淸淨菴南詢首謁天童勤苦參究至忘寢食忽有省入復參大覺琇于報恩琇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覿面不相瞞琇曰作家禪客師曰不得塗汚人好入室琇舉竹篦子話師便作掀禪床勢琇曰汝見個甚麽道理師曰這老漢納甚敗闕琇連棒打出師從前凝膺渙然冰釋自是往復縱橫箭鋒相拄琇乃許可授以衣拂師因省母北歸得西山弘教寺舊址刈茅以棲琇應世祖章皇帝詔師隨侍萬善殿帝顧問出家始末併諸機緣師奏對詳切帝大悅命易弘教爲法海禪寺　錫碑額　賜紫衣駕兩幸法海以師爲報恩嫡子惟務眞實眷注特隆

小參翠嵒道一夏已來爲衆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嵒眉毛在麽法海則不然一冬已來並無一字與衆兄弟說還知法海爲人處麽若也會得鼻孔依然如或未薦直須挽起眉毛參　小參有一物明歷歷豎窮三際橫亘十方遇貴則賤遇賤則貴汝等諸人作麽生酬價良久曰解釋春風無限意枝枝相對笑顏開　示衆一口氣不來何處安身去安身去急薦取等閒拶破六塵關直得虛空笑點地驀召大衆曰還識本來面目麽衆無語師振威一喝　示衆舉拄杖曰不動唇齒要吞却這個衆等試吞吞看衆下語不契師擲下拄杖曰山僧今日失利便歸方丈　師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露柱師曰露柱與你說甚麽曰無得無說師曰情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　師問僧正睡著時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麽處僧一喝師曰也是學來底曰從來不被人轉師曰誰從堂裏來曰某甲師曰大好不隨人轉　一僧揭簾方跨門師即把住曰出門是入門是速道速道僧擬議師便掌　師于康熙丙午仲冬示微疾語諸弟子曰四大假合吾不久留至五日開示法要復拍膝吟曰金風颯颯飄黃葉明月團團照九垓直下了然含萬有何須睜眼妄疑猜即趺坐而逝壽五十有一臘二十有一荼毗日獲舍利無算越數日猶有于草間得之者

塔于本寺山前 玉林琇嗣

磬山雲居嶺禪師初參博山便有省處後入天童之室扣擊多方悟猶未徹力參八載乃謁琇于報恩琇問曰引者風顛漢參堂去是舐犢是陷虎師曰靈山授記未至如斯琇曰行數里却疑此事是黃楊木禪別有長處師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琇曰約住便掌與前隨後便掌有諸訛沒諸訛師曰捏聚放開

觀音誕日師禮拜次琇問大士本無有死云何有生師曰今日禮拜過了琇曰山僧衣袖裏擲出一座須彌山師曰塡溝塞壑無人會師之毛孔盡觀音琇大笑　繼席天目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試問大衆如何是隨類各得解一衆進語不契師代曰蟻子解從腥處走青蠅便向臭邊飛 玉林琇嗣

杭州大雄慧濟舟禪師淮安人全家披剃參琇于報恩一日坐禪次琇曰坐的是誰師便喝琇便打師起作禮琇曰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便出琇喚回曰你見個甚麼道理恁麼喝恁麼走師曰沒有道理可說和尚恁麼問某甲恁麼對琇頷之

孫孝則居士見琇次琇招手者三隨閉却門士曰一脚踏斷半山橋師曰居士脚跟在甚麼處士他顧師曰要道一句看士曰首座天地與我同根根在甚麼處師一掌士曰首座是有脚跟的師休去 玉林琇嗣

湖州扣冰息心偉禪師金壇于氏子生時白衣重胞白光繚室既長遇異人相之曰此子胸標卍字殆法座中人也後因家難備歷艱苦一日墮洮川水呼大士名得巨木扶腋以起乃發願出家迨年十七以貿易渡江覆舟幾死有僧拯之忽憶宿願遂祝髮詣華山受具參妙峰海海門剖漸次南詢夾山磬山徑山天童諸名刹參訪殆徧後參天目琇琇問何處是汝來路師默然指心琇喝曰這是甚麼去處容得汝來路師猛省走抱佛足琇喝師便出一日琇問曰汝做禪和子禪在甚麼處師曰和尚要人拋却甜桃反尋苦李琇指窗外竹簾曰會麼師曰某甲被和尚打成一片琇笑而頷之授僧伽棃　適黃于升居士修建黃山慈光寺迎師主其事師力任經營一遵普門規制而擴大之七載功成殿宇巍煥參徒日集一日

書山中所見迎琇過寺琇答以偈命主扣冰　僧問如何是理事無礙師豎扇曰那是理是事曰和尚莫弄虛空師曰虛空粉碎曰如何是事事無礙師擲下扇曰那不是理不是事僧喝師便打僧禮拜求偈師爲說曰心體廣大理事無礙仰看秋空毫無沾帶拈起一毫千差萬恠馬杓驢嘴自好自壞石火電光是十方界地水火風輪轉迅快本來何處虛空粉碎法界現前乃大自在　問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如何師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何處是一一非空寂不滅不生無得無失黃面漢有手拏空白拈賊有口挂壁人道是臘月三十日手忙脚亂懊悔則遲我謂當下裏左支右吾撐持何益多少伶俐客擦掌摩拳到頭來兩眼瞎茫然不識講自己摸著心頭還有甚麼商量有甚麼說得　問佛法入門還須威儀否師曰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總是外生從何究竟無常迅速及早招認目不及瞬耳不暇聽看破撒手不涅不磷那有階梯與汝明證當下劃然一刀兩段　士問佛在心心即佛此是禪否師曰無生無意那有分別前念不生後念不滅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心佛佛心終歸寂滅無佛是佛無心是心無佛無心廓然自淸　康熙戊午冬師過廣陵別故舊感小疾先期告報至十二月二十四日索水盥漱將寂次衆請留偈師笑曰趙州一字禪曰無我今日也只是一個無字衆哀請曰和尚來淸去白爲何一字也無師曰山僧無去無來爲何一字還有衆默然師以手自摩其頂而逝扣冰法嗣將迎師龕往浙後黃山緇素咸德師恭請師龕造塔于八公洞侍講施公閏章爲之銘塔（玉林琇嗣）

瀏陽石霜爾瞻達尊禪師四明鄞縣唐氏子禰祿甫離飯心三寶稍長不喜事生產痛身世無常時作厭離想父母不許欲爲議婚師再三力拒乃止一日早起出門舍傍有遺棄蒲團戒衣諸道具師諦覩竊喜曰天授我也携入福泉山禮圜明求度父兄輩訪至見師志已決愀然太息而去明爲落髮服勤三載首參天童悟祖悟舉香信曰者個從甚處得來師曰何得當面諱却悟曰道甚麼師擬進語悟便打是冬圓具戒則明崇禎乙亥也年已二十有八矣親炙年餘

復參金粟乘弁山雪南澗問諸名宿後至東明見鈍叟際言下了然遂矢志親依圍爐次際舉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山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汝作麼生會師曰太費力生際曰是夾山費力是這僧費力師曰一任分疎際曰情知你不會者話一日際又問古者道賓主穆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作麼生會師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際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曰師意如何際曰何不道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師瞥爾契悟從前礙膺立時冰釋矣執勞數載而受記莂焉繼住緣蘿至順治丙戌出主石霜示衆石霜有路白雲間淺草蛇橫毒熾然賺却阿誰親觸著血流直濺梵王天

掃慈明祖塔親見汾陽滅却臨濟起黃龍必死之疾遺害將來縱神鼎倒握之機有甚憑據千古少叢林眼空無諱忌全身入定草離離別有佳聲動天地便禮拜　示衆一夏已過半底事如何判過去已過去未來亦莫算現在本無住十方俱坐斷信手拈來不是塵堂堂日用隨機變不用更躊躕急須著眼看驀擲拄杖曰是甚麼三十年後莫教孤負石霜　晚參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古人一期方便言不虛發既是無心且作麼生尋良久曰到得深山最深處豈知無計避王徭　晚參今朝正月二十日暖風和時節頭頭海印發光因甚守著驢橛　示衆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君山點破洞庭湖乃曰石霜無法說抽釘要拔楔撩起即便行早已遲八刻驀拈拄杖曰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顧左右良久喝一喝擲下拄杖　上堂打破大唐國覓一個不會佛法的人難得且道不會佛法的人有甚長處夜來曲臂支頭睡不怕人來偷枕頭　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諸人要知眞說麼塞却耳根分明聽取　上堂諸佛出世龜背刮毛祖師西來兎頭截角一大藏教拭瘡疣故紙明眼衲僧到者裏口似磉盤諸禪德合作麼生劒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　上堂僧出師便打曰道道僧禮拜師復打乃曰道是常道法是常法一句截流萬機寢削楊岐一頭驢只

有三隻脚喝一喝　晚參卽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古人恁麽道已是作死馬醫了也汝等諸人更擬討個甚麽以拄杖趂散　開爐示衆諸方聚衆悉假外來石霜住山槩從內辦內辦的不通水泄截斷天下衲子脚跟外來的錦上鋪花橫穿香積如來鼻孔秖如不涉內外覿體無私一句作麽生道紅爐爆出鐵烏龜　僧辭師師問甚處去僧擬議師劈脊棒曰者守古塚鬼僧罔測師打趂出　僧參師曰未到此間與汝三十棒了也曰那裏見得師便打僧參師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甚麽抵對曰盋孟峰頂浘滔天師拈棒僧擬議師打出　僧參師問久不見汝因甚鼻孔缺了半邊僧擬議師喝出問一口氣不來時如何師曰今日冷如昨日　僧請益師曰汝曾見甚麽人曰見石奇和尚他道雪竇有棒不打某甲師便打曰會麽曰不會師又打曰他後辜負雪竇即得莫辜負老僧　石霜屋老僧殘林寒澗肅觸境悲凉師處之泰然而衲子趨風履滿戶外眞切相爲後學實有大過人處重修圓祖塔請記于

弘覺忞忞閱師石霜錄擊節歎賞曰此龍池幻老人下行字輩中第一翹楚也卽序而傳之時有當道欲爲營建土木師慮爲居民擾力却之卒之僧堂方丈洎應供堂相繼修復咸藉親依弟子成磯之力間有外緣亦出自然不屬勉强康熙癸卯營壽塔于祖塔之右工甫舉而疾作示寂前一日手書遺訓惟丁寧弘護祖庭丕揚大法無一語他及九月朔始不進食亭午復作書遣僧告別曉菴昱囑以後事亥時跏趺而逝昱促裝馳至在定已七日顏色如生荼毗日雨霧昏迷起龕忽爾開霽經三日殮骨竟復大雨衆咸駭異遂于十月十九日奉靈骨入塔世壽五十六僧臘三十一有語錄上下卷行世（山茨際嗣）

黃陂嶸山玄慈達謙禪師福建林氏子參鈍叟於東明南嶽南源諸處乃得心印開法嶸山　上堂嶸山今日要與諸人相見有不避危險者麽僧出師以杖打僧頭裂僧曰某甲與和尚相見了也師又打乃曰直下承當棒頭有眼鈍鐵打就生鐵鑄成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嶸山有法說諸人

休得道是葛藤嶮山無法說諸人休得道是平實還知山僧立意處麼良久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僧問如何是嶮山境師曰明月涓涓流水潺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灰頭土面曰如何是和尙爲人處師便打山茨際嗣

且菴蒭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臺山境師曰趙州關外休休亭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除却山僧個個能乃曰明如杲日照用同行殺活縱橫應時拈出卓拄杖喝一喝曰鉗錘不動火星飛眨上眉毛隔遼海山茨際嗣

寶慶紫雲密嚴達剛禪師茶陵蕭氏子童年游松壇聞鐘聲有感知參念佛者誰一日逢人戳生有省往參南嶽玄印印問洞山眼耳鼻舌話你道是有是無師答一箭落雙鵰印爲芟染命謁絲羅際際鉗錘峻密每相見不容開口卽發憤晨昏偶因寒仆地致疾檢點從前俱用不著益自猛勵適二僧舉一歸何處話一日者個是燈忽然頓悟如釋百千觔擔子際問日用中無非是者個迸現因甚諸人見地却怕師呈偈有現前大用體全彰句際隨詰如何是你現前大用師接際茶杯便出際微笑頷之嗣受記荊初入學西大雲山四十里杳絕人境倚樹縛茅不設臥具者七年每參雪虎痕縱橫終不犯菴中物獵戶入山見師危坐而瓮鏽土覓間有於菟跡驚傳士民共相驗睬羅拜欽歎而師自若也順治辛卯再歸寶慶紫雲漸成叢席繼而開法　上堂師舉世尊初生因緣畢乃曰風流者越格風流直截者太煞直截若道世尊風流也不得若道雲門直截也不得諸人檢點得出許伊是個嫡子親孫堪與法門爲龜爲鑑苟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立僧上堂永裏乳峰頂樹本中根源自來具在處逢原接上機伽黎右袒綱宗據　上堂僧問從上宗乘卽不問如何是金剛正體師舉拂子曰百千法門卽不問如何是般若眞光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乃曰金剛正體堂堂露般若眞光處處彰三世十方俱坐斷劒輪揮處凛如霜便下座　上堂紫雲今日開爐一切不拘次第所需槩出檀那內外同堂共聚要使諸人撞頭磕

額各顯超羣活計且作麼生是超羣活計喝一喝曰莫妄想　上堂青山留鳥棲碧澗運來機何必重思算拈來用便宜諸人還用得著麼良久曰山僧不可更與你葛藤拽杖下座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高路遠曰意旨如何師曰走殺闍黎僧禮拜師便打　士問在俗也學得道麼師曰道非緇素士服膺　師于康熙己酉季春下澣八日預期謝衆曰老僧開此山二十載未嘗不念佛祖恩德爾大衆必以法門爲任至四月初六辰刻召衆囑後事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十有一臘三十有四塔建本山（山茨際嗣）

邵陽燕月恒明惟曇禪師永州零陵人參絲蘿記莂後隱武岡僻處二嚴菴　示衆祖師關限却多少人也鐵牛機困殺多少人也諸兄弟還知利害麼山僧今日頭頭打開法法俱露但有一絲毫情識未斷聖解未忘白雲萬里　僧問如何是燕月境師曰古柏參天曰如何是燕月人師曰滿頭霍髮　僧參師問汝不是個中人到者裏無益曰也要班門弄斧師曰情知你鬼窟裏作活計曰不得厭良爲賤師曰山僧罪過　示寂荼毗時白毫光示現烟盡則收衆以爲異壽五十八塔建紫雲山左岡（山茨際嗣）

全州香林宗元達旨禪師衡陽吳氏子上堂舉頭天外看從來不掩藏錢龍橋未斷松桂嫩枝昌知不知且商量自鳴琴外一溪雲擲鉢峰高立上方　上堂僧問和尚今日陞座所談何事師曰好生記取曰殺人刀活人劍師曰一任分辨曰還別有麼師便打乃曰今日所談不爲別事若能委悉天下嚮聞良久喝一喝曰好生記取（山茨際嗣）

衡陽褒中照初禪師本邑羅氏子晚參有一句子不在別處且道在甚麼處貶得眼來千里萬里　僧問狗子既無佛性爲甚昨日又咬人師曰趙州老漢未肯汝在曰干他趙州甚麼事師曰亦不干山僧事問南嶽七十二峰和尚居第幾峰師正身端坐示之曰者是雷祖峰師曰笑煞天下人（山茨際嗣）

蘄州菩提雲外澤禪師婺源汪氏子二十五歲脫白于黃山參天童悟問如何用心得個入處悟曰無心

可用是汝入處師擬進語悟便打自是起疑參究徹夜經行一夕不覺倚柱失睡忽聞開門聲有省急詣悟悟首肯後依松際授于磬山機鋒迅疾應對如流授曰汝進語都佳但桶底未全脫在乃發憤力參一日因風動簾幙墮地撲簌作聲忽然大徹授乃重重勘驗而記莂焉出住蘄州老祖寺　小參水牯牛作麼生衆無語師曰開口也打不開口也打良久喝一喝曰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棲　小參明明絕覆藏歷歷無回互回互不回互三分一尺布咦莫太貴麼拈拄杖指曰東單西單了不相瞞　小參光陰迅速歲序遷流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汝等還知有光陰常住歲序不遷者麼卓拄杖曰快些悟去事同一家纔涉思惟流轉不息復卓拄杖顧大衆曰會麼杖頭日月絕遷流六道人天一鑑收亘古亘今無別物有何元妙可貪求喝一喝　冬至雪夜晚參昨日一枯山今朝千里白無人粧作成天然現奇特造化了無功心意難推測報汝衆禪和不用更疑惑師見新到四僧來拜便曰者一隊人眞可惡僧罔然師曰打野榸漢出去僧齊出師曰苦哉苦哉　士問弟子俗務多不能一心參究乞和尚指示個徑要修行處師急指壁叫曰壁倒也士倉忙回首起立師曰且喜凶星過度士再問師低首視地　問不動根源時如何師曰手不如脚曰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須彌山高十六萬由旬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一半水外一半　問如何是眞實相師曰南康府裏張皮匠

師室中嘗舉狗子無佛性話驗人罕有契其機者故終其世未嘗印證一人順治甲午師示寂書偈曰是非海內展全機多少時人盡皺眉此日一言無可付江南江北大家知擲筆端坐而逝塔全身于神鼎資福寺右語錄十五卷入禾之方冊流通　松際授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一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一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五世隨錄

武康資壽素弘理禪師漳州海澄陳氏子初參諸方不能灑脫次謁介庵進於天池契旨順治庚子住柏山上堂朔風凜凜寒威彌亘六合慧日明明光華普照大千佛祖機關一時漏洩金剛正眼一齊豁開性燥漢追著便行不丈夫的有甚語話分諸佛出世千言萬言與人解粘去縛鼻祖西來橫說竪說只要明心達本且道本作麼生達心作麼生明縛作麼生去粘作麼生解莫巍巍堂堂是明心達本耶灑灑落落是解粘去縛耶若與麼解會只成得箇韓獹逐塊未是衲僧行履處大衆要會衲僧行履處麼驀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僧參師問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爲甚麼出者裏不得僧擬議師便打　康熙癸卯十二月十六日向朱君行家募柴歸謂衆曰吾事畢矣即歸方丈坐化世壽五十五僧臘二十八介庵進嗣

永嘉萬年夢堂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破糞箕上堂目前無法獨露眞常意在目前阿誰搆取不是目前法轉換他一句子不得非耳目之所到聲色難瞞大衆到這裏也須透過始得　上堂卓拄杖一下曰大衆會麼者裏會得不妨歸家穩坐還會麼復卓拄杖介庵進嗣

北京安化世高則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山僧拄杖子昨夜忽抽條今朝剛吐蕋一花五葉開香透乾坤髓不假劫外之春風豈應今時之律呂卓一下曰數聲野鶴驚天至無限魚龍衝浪來越格風流從此振大家拍手舞三台　晚參遇良工逢妙手端的人前謾哮吼崑崙倒跨上須彌直得翻身藏北斗放出南山鱉鼻蛇八臂那吒遭一口咄這段風光誰不知有恩猫叫乃曰猫子上座又爲諸人說法了也胡餅更討甚麼汁便歸方丈　上堂昨宵雙桂庭前發今日優曇林也馨萬別千差親坐斷鼻孔依然搭上唇遂以拂子擊香几曰聞麼竪拂子曰見麼汝等既一總見聞爲甚節文不在者裏拋下拂子曰莫教容易得埋

月疑日

沒祖師心　小參選佛場打開一隊牛純熱和風拂面來抖擻精神足水草正及時莫向外邊觸過隙駒光陰促黃鶯啼楊柳絲聞者聞兮矚者矚倩此機關不打通四十九日空勞碌不勞碌石虎風前嘯一聲誰得須彌顛倒卓介庵進嗣

嘉興金明東巖燦禪師僧問如何是到家底消息師曰待汝站定脚跟即向汝道介庵進嗣

建寧妙峰素顯鑒禪師莆田陳氏子普明中秋示衆中秋八月半桂㲉圓璀璨淸光何處無石樓尤好玩君不見江西馬簸箕鈎賊破家艮可歎供養修行物外超至今流落沒崖岸昨夜三更月到窻嘉州大象與陝府鐵牛索鬧爭這舊公案却要妙峰爲他判斷山僧向他道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各打二十棒趁出山僧無著惭惶直去月本國裏欻欻地擊鼓唱個菩薩蠻好快活阿汝諸人向這裏討甚碗以拄杖一齊打散　康熙癸亥季夏無病而寂茶毗烟䠞結絲頂骨牙齒舌頭俱不壞塔於董岩介庵進嗣

蘄州三角古壁文禪師襄陽程氏子卓錫盧山湧蓮院順治丁酉開法浠川之萬壽己亥遷三角　上堂閉門造車開門合轍孤峰頂上二俱不立連朝雪散長空千山共成一色忽然地爐灰飛燒殺庭前古柏急急按下雲頭救來一天星月仔細檢點打刀原是郴鐵一道淸光射斗牛四野寒林風瑟瑟驀拈拄杖得得攙羹須趁爐烟熱　康熙癸卯夏命灌沐拜辭金明像入室端坐說偈而逝塔于本山介庵進嗣

嘉興三塔主峰法禪師徽州人原籍應天沐國公之後裔也仕郎將忽心花發現遂薙髮爲僧參金明進進竪拂子師便喝進曰從上佛祖盡向這裏流出你還見麼師曰從上佛祖盡從這裏來　康熙己酉秋月作書辭秋岳曹司農與衆護法畢施博居士問曰和尙此去還是往天堂下地獄師展兩手示之士禮拜師珍重而逝茶毗得舍利無數塔于本寺介庵進嗣

嘉興金明晦巖㶿禪師嘗頌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曰仙娥肌骨本風流紅粉慵施下玉樓雲珮霜環零落盡却教無處可遮羞介庵進嗣

蘄州三角天峰性禪師黃梅王氏子即仲喧公之後

齋生而淡泊幼習青緗喜出世學每讀竺典徹日忘倦及世異飄然四方至浙之苕溪禮金沙淟薙染服勤數載一日思生死事大往叩雪竇雲令參本來面目話刻究累日有省述偈呈雲雲乃首肯後參金明進入門便喝進亦喝師又喝進即拈棒師曰老漢今日敗缺進便打師曰轆見不堪進休去次日陞座師出問長年爲覓知音少今日相逢事若何進曰放你三十棒師震威一喝進顧衆曰看取這員戰將師拂袖歸衆順治乙未秋出住松江清涼庵丁酉遷小貞種福院戊戌歸里衆請重興多雲山康熙己酉夏三角古謝世衆請主席甲寅黃梅紳士請復興東永福及菩提等處凡師到處即成伽藍　上堂道人取則原無定向動若風行草偃水到渠成遇物即宗圓音暢美一句該羅千差坐斷汝等諸人到者裏須知轉身一步拈拄杖卓一卓下座（介庵進嗣）

廣陵海月天岩啓禪師如臯冒氏子小參孔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人却不信鳥大如山魚大如海人却不信父少于子弟長于兄人却不信明星午現紅輪夜照人却不信海月與麼說諸人不信諸人與麼說海月不信諸人不信海月不信且道是同是別良久顧左右曰參（介庵進嗣）

太倉問梅宦陳修禪師武林李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繡雪境師曰曲徑幾回苔蘚積雪堂深處竹風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扶笻撿點閒花落信步移看碧水澄曰向上事又作麼生師便打　上堂山僧有一句子久欲說向諸人因世事太忙不曾啓齒今日偶閒何妨細說汝等各宜聽取便下座　示衆庭畔陰濃雨久如醉堤邊楊柳含珠吐翠池塘蛙鼓響如雷林下禪和打瞌睡呵呵會不會卓拄杖曰日高花影重風暖鳥聲碎　康熙癸卯春仍歸老問梅嘗謂衆曰時光迅速汝等急須照顧脚跟孟冬二十七日示微疾至三十日晚呼行者取湯沐浴趺坐脫去（介庵進嗣）

南康雲門既白旭禪師參金明進進以杖畫地曰向這裏道一句師以具打圓相進便打師喝進曰亂喝作麼師拂袖便出初住廬山五老峰每與衲子盤桓

◆法疑去

無不悅服後遷雲門一日謂衆曰道得個轉身句又有懸崖撒手句道得個撒手句又有末後句試通個消息看衆罔措師曰不會那老僧自道法也即端坐說偈擲筆而化　介庵進嗣

泉州承天嬾若曇禪師晉江鄭氏子因觀奕小參碁逢敵手難藏拙詩到重吟始見工衲僧家竿木隨身臨機制勝亦如此局頗乎相類靜時碁止動則碁行照用同一雙關而並走事理兼至一截角而斜飛埋兵挑鬬何妨擊此攻彼單刀直入實在破壘先登傍邊作勢豈能侵闖門戶靠角求活錯過多少城池三軍失利爲是遲了半刻突圍而出終是賊後張弓饒人高下固爲失策縱爾饒半落在第二故曰握籌猶屬後輸贏一著先諸人要識者一著先的道理除非打破大鐵網踏翻倒垂蓮殺活自由方稱國手點撿將來衲僧本分極則猶少一著在如何是衲僧極則未分黑白妙難施文彩纔彰一局碁盡斷中間十九路方能坐享太平基　臨終沐浴說偈而逝荼毗隻履不壞至今供奉塔于清源山　介庵進嗣

◆我岱疑寫

江州廬山東林山鐸在禪師桑落李氏子生而良知不樂舉子業謁東林薙髮因閱高峰錄疑拖死屍句徧參諸方末造金明進室一見如夙契遂折節爲進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曰露進曰昨日有人與麼道三十棒趁出了也師曰要打便打說甚昨日隨聲便掌進約住曰者瞎驢亂作那師擬進語進便打師復擬進語進又打師豁然契證出源流印之出住東林遷楚蘄華桂西陵碧雲　上堂及盡去也地幹天旋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正當恁麼時尋常做手脚底以沙門一隻眼印定森羅萬象便能口吸西江身藏北斗將三寸龜毛攪斷黃河一葉栗蓬劈開華藏頭頭現法法彰牛溲馬浡耀古輝今塵塵說刹刹談白牯狸奴吼雷掣電與化汾陽及我鴛湖諸祖得此一著提王庫刀用殺活機克振濟北家聲揭示人天正眼山僧今日不惜贓私和盤托出拋向當陽搆得底大好受用　康熙辛亥九月十五日以微疾示衆有記取明年今日日之語一衆駭異時有僧出問和尚尊意如何師曰三百八十四壬子又七

月初旬謂徒衆曰吾欲歸里宜速備之衆以爲常往遂買驢一頭以代步師顧而笑曰吾行非驢所堪自此諄諄誡衆修潔九月初八日入城辭衆檀越并諸山耆宿至十一歸山十二陞座開導其略曰吾身後不許擧哀開孝效世俗所爲及化錢等事不許造塔須將靈骨拋棄江河利生不得故違十五日辰刻沐浴焚香端坐書偈而逝闍維起骨得其精白齒亦不壞數珠分心如故師生天啓辛酉十一月十九日世壽五十二僧臘二十八 介庵進嗣

太倉藕庵竹庵衍禪師偶閱圓覺經善薩發問今者四大各離妄身當在何處遂撫几長嘆人生不明個事徒爲僧相於本分中無所益也於是偏參一日聞板聲忽然有省造參金明進執侍逾年隱于婁東因疾退居東關康熙丁巳七月十七日索筆書偈曰生平孤孑杜門守拙吾道雖涼仗後昆烈喝一喝擲筆而逝塔于金墅鎮蓮花寺右 介庵進嗣

西陵報恩松岫源禪師上堂舉龐居士語未竟王公華出問既是已成的佛用選作麼師曰拖犁拽耙 介庵進嗣

太平素巖智禪師廬城人上堂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擧扇曰者個是扇子且道仙人在甚麼處擲扇躬身曰者個是仙人扇子在甚麼處汝等諸人向者裏著得一隻眼不妨水邊林下任性逍遙倘或未然皷定牙關拚命去自然水到便渠成 頌洞山麻三斤曰如何是佛三斤麻搓根繩子縛烟霞等閒識得鈎頭意笑殺東村王大媽 著有金剛決疑行世 介庵進嗣

建寧普明雲庵量禪師甌寧謝氏子上堂麻三斤乾矢橛且置一邊德山棒臨濟喝放過一著諸人還知獅子爪牙獰龍頭角麼脫身一色坐遺影不落同風顯大功 小參饑來喫飯困來打眠衲僧門下不費鑽研祇如古德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是明什麼邊事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介庵進嗣

嘉興三塔景德妙雲雄禪師金華武義徐氏子父仲芳官登州都閫誕師署中及襁褓每見佛僧輒生欽

悅九歲喪母時世運多艱芳歎曰大丈夫不能定亂莫若入空門趣佛乘乃棄官從華嚴薙染師亦依芳祝髮禮鑒隱禮受戒領竹篦話參究偶至北高峰擡眸見月心境廓然疑團頓釋徧歷諸方末入金明進室進問雲封獅窟向背無門汝從何入師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進曰汝是行脚僧爲什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師曰今日親見和尚進曰你看老僧眉毛落了幾莖師曰生也進便打師曰不入洪波裏怎見弄潮人進曰你見何道理恁麼道師拂袖便出遂安維那次遷監院嗣受記荊出住臨清大悲嘉興三塔上堂剎竿豎起古店重鋪打開寶藏運出家珍撒向諸人面前一任取足與麼會得猶較些子不與麼會拄杖子別滋一路驀卓一下曰碎波旬窟宅展佛祖家聲須還者個握金剛王劍懸肘後靈符要是其人山僧今日承諸檀大命義不容辭斬莽披榛鑿開生佛面目鑿土掘石露出本地風光頓教寒灰發燄枯木生春石獅哮吼驚起青山頭卓朔木馬嘶風踏斷黃河水倒流莫有向者裏著得一隻眼底麼良久卓

當歸留

杖曰手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上堂揮拂子曰垂鉤四海祇釣鯨鯢據座披衣爲求知識驀豎拂曰過去已過去未來尚未來今日正當山僧說法直須以大圓覺爲伽藍安住平等一如法說令現前緇素亦如法得解然後同聲相應同氣相和悉使魔外絕跡生佛普該入一微塵現無邊身相坐毫端內轉大法輪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情與無情總在個裏頭出頭沒喝一喝揮拂下座　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卯生日戌生月　問如何是三類化身師曰闍黎會殺人麼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師打曰不是我同流如何是不退地師曰官憑文書私憑契約　問色身敗壞卽不問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八臂那吒撲帝鐘曰請師明示師曰石人推倒五須彌介庵進嗣

建寧友可山鐵元禪師上堂三十餘年獨穴居增寒不禁草縈裾禪心已作三冬雪一任他生作馬驢爲甚如此坐久腰痛　上堂衆纔集師便下座知事把住問和尚因什不示一言便下座師曰早晨喫了兩碗冷粥肚裏有些不停當少待開去來爲汝等說衆

罔措師便歸方丈　上堂半隐圖畵梅花月莫作等閑看一枕波濤松樹風不可糊亂聽大衆要知此事太煞漏逗　上堂山僧昨日赴個村齋齩著一粒黑光砂直到今朝牙痛不止不能與諸兄弟說黃道白便下座　僧辭師問甚處去曰有住處卽來向和尚道師曰你是持戒人爲什不守淸規曰和尚莫以罪罪人好師曰我不以罪罪你古人道喫粥了洗鉢去意作麼生曰昨夜夢裏有人問此話恰値某愛睡不曾答他師休去（介庵進嗣）

鎭江甘露逾祖覺禪師揚州張氏子從淸涼剃落歷參諸方晩謁金明而受印記出住甘露　和碩額附石將軍元旦請上堂卓拄杖曰水銀落地個個皆圓古鏡臨堂塵塵煥彩春風纔度萬物咸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立地成佛將軍殺人不眨眼殺人不眨眼將軍立地成佛如珠走盤盤走珠驀竪拄杖曰天生玉葉金枝秀奕奕芬芳不計年（介庵進嗣）

北京牧圓企賢淸禪師山陰金氏子世業儒幼而敏慧偶遊梵刹志樂出塵從雲門剃度徧歷諸方最後謁金明進進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且置因什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進曰你向什麼處用心師曰泥裏何必洗土塊進伸一足曰我脚何似驢脚師禮拜曰不因夜來雁怎見海門秋進打一拂子遂印以偈　上堂五十餘年牧一牛登山涉水未曾休於今高挂鞭繩也掉尾擎頭性巳柔只是隨分納些些山悠悠更水悠悠說甚拈花微笑斷臂安心那效慈明貼榜僧堂洞山撥退菓桌者隊老古錐無風與浪播陽家醜自不丈夫牧園者裏把定封疆更不畵蛇添足爾等眉生眼上耳搭腮邊又來者裏覓甚麼檷卓拄杖曰各請歸堂喫茶　康熙庚申孟春師示疾至四月十二日門人圓淨頒衆詣方丈求垂示師曰山僧素來不涉迷悟痢疾三月累得通身骨露若人如是會得管取超佛越祖復謂衆曰古人道法身病色身卽是法身色身病法身卽是色身今蒙大衆問我病源山僧徧觀法界覓病根起處了不可得故曰病入膏肓神醫拱手復說偈大喝一聲便吉祥而寂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一（介庵進嗣）

興化竺山吼庵證禪師。示衆。學僧問首山。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山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山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師頌曰。春暖平川鶯語清。笙歌從此悅行人。反啞策馬擁寒者。孤負東君用意深。（介庵進嗣）

平湖青蓮夢庵覺禪師。嘉興范氏子。禮金明披緇。掌記室有年。後住青蓮。示衆。舉文殊三處過夏話。舉師曰。文殊三處度夏。擾亂清規。迦葉白椎。欲擯驚羣動衆。世尊問處因循。使人斷鬭。若是正令而行。三人喫棒有分。何故。青蓮門下。（介庵進嗣）

秀州尼蓮花可度禪師。淮安田氏子。父官以指揮罪而歿。師年七歲。見父屍感嘆。便有出塵志。但不自由。四十往扣梵受盂。復謁金明進。遂求落髮。進弗許。師憂憤嘔血盈盆。進憫其誠。乃為剃染。命看萬法歸一話。寢食都忘。不朞年而氣幾絕。一日見進。進問。一歸何處。師訴所以。進曰。本自現成。用多氣力作麼。師覺心意平貼。呈偈曰。脫體風流意莫窮。堂堂獨露主人公。朝來換水焚香課。盡在尋常日用中。進可之。（介庵進嗣）

檇李尼明心佛音禪師。濮鎮葉氏子。幼喪母。延僧誦經。見地獄畫相。即心動。不茹葷。矢志出家。父為締姻。死誓不從。遂投師落髮。苦行數載。禮金明進。圓具。命看父母未生前話。刻究久之。一日登樓。踏板作聲。有省。乃呈進。進愈加煅煉。至有從今識得娘生面。自是出羣一丈夫之句。師一日在羅廣文家。補衮。羅問。如何是日用得力句。師以針作劄勢。適歲暮。羅問。汝將甚麼度歲。師豎拳。羅曰。還別有麼。師曰。來朝向居士道。康熙甲寅菊月既望。沐浴端坐。說偈而化。（介庵進嗣）

檇李廣文羅開麟居士。號空諸。檇李人。幼讀書。便能琢磨習氣落處。一日隨父衡陽公過徽。畏金粟乘上堂。亦不深信。尚乃忽之。嗣後父母繼歿。險阻備嘗。內兄施約庵每啓發。同謁東塔奇。次參福嚴容。容展兩手曰。會麼。士茫然。容曰。當面錯過。士於此信入。復參金明進。深造井臼。一晚落堂。進舉香板命衆下語。士近前奪香板曰。和尚把柄已在弟子手裏。進顧衆曰。這一期祇得個俗漢。士擲香板。進肯之。士著有華嚴疏鈔。金剛摸像。宗門拈頌。共若干卷行世。（介庵進嗣）

檇李別駕項謙居士號茨庵襄毅公七世孫大金吾俊卿子也未致仕時參博山來余集生皆有機語及解綬與古南門天界盛等為最契後謁進於金明因緣甚契乃呈偈曰聊聞舉著便承當好肉無端已剜瘡著眼機先明的旨頂門紅日透扶桑進印可士嘗舉郁山主過橋喫撲公案曰衆兄弟一眼觀天兩脚踏地且道明珠在甚麼處良久曰春在草頭上王孫幾個知有究心錄行世（介庵進嗣）

秀水調實陸熯居士幼失怙恃喜遊叢席與知識盤桓造參金明進進命看萬法歸一經三載偶閱三頓棒話如貧得寶述偈呈進進曰此是意識所作猶在半途未是到家消息士服膺嗣後再參進指座上古瓶士作頌甚恰進意一日有僧乞錢士如數封定曰道得即與僧曰我年老矣士曰四大有老這箇豈有老耶僧以手點胸士曰試拈出看僧進前士便掌（介庵進嗣）

文學陸燾居士字玄度性恬淡嘗閱竺典猶如夙肄乃謁普明天童平陽西林諸宿有機語刻載行錄壬辰參金明進進問曾見知識否士曰六七位進曰那一位得意士曰若得意即不來也進笑曰莫瞞老僧士請開示進曰此事不從外得要明心地須看話頭士唯唯而退一日因行折足頓了厥旨偈曰十字街親磕著一回白汗頂門通石人扶起呵呵笑伸脚原來縮脚中呈進進深肯（介庵進嗣）

◎街下疑脫頭字

文學朱彝憲居士字欽臣因鼎革有出世志而未果辛卯間患血症乃謁金明進請益參究法要進曰居士看一念未生以前這病根從甚處得來如此頻頻看去亦莫嫌鬧取寂亦莫厭凡求聖昔蘇黃得力處不越此也士如教命病果愈一夜擡頭見月光皎潔乃悟入連述數偈其略曰五色雲開萬象清一輪心月徹天明虛空落地無消息世界何勞用一塵呈進進曰汝骨氣猛利志性果敢可名眞毅為（介庵進嗣）

明經蛟門李濬居士好浮屠學嘗繙內典年二十二遇僧示參不思善不思惡那個是本來面目話參謁摟寧斯瑞二公甚奧偶與空諸羅子盤桓遂造金明參進適鐘鳴進問鐘鳴耶耳鳴耶士曰一串穿却進

◎奥疑契

喝曰還穿得者箇麼士禮拜曰恩大難酬茶次進曰
百丈野狐話你作麼生會士乃覆却茶杯進曰只如
不落不昧又作麼生士以茶杯仰上而立進曰除却
者些伎倆試道一句看士便喝進曰亂喝作麼士曰
和尚莫作怪進便打士禮拜一日侍次進問臺山婆
子趙州如何勘破士曰趙老舌頭無骨進頷之即述
偈曰趙州銜枚疾走婆子減竈添兵太平日定輸贏
勳勞到處標青史撒手長安莫問程（介庵進嗣）

文學許振聲居士字無聲自幼喜楞嚴莊老等書聞
金明進道風即歸信領話精勤體究一日入室請益
進舉扇一拍士豁然有投機偈進可之囑令操履然
務實而不務虛康熙辛酉孟冬感微恙臨終說偈曰
我名振聲聲從何來法名真馨馨今何往人道我佛
法中人直是冤枉曾讀孔孟幾行書且喜也不入者
黨呵呵亭午天空月朗朗遂悠然脫去（介庵進嗣）

秀水報本冲默開禪師湖廣人參永正元問甚處來
師曰新城元曰未發足以前好與一頓師以坐具一
拂元便打師少頃呈頌元接了更索師曰和尚將謂
別有那元深肯　示衆舉石霜參汾陽知臨濟道出
常情因緣師頌曰倒腹傾腸舉似人其如不薦屈難
伸一朝捉敗非輕處眼蓋乾坤氣宇新（一初元嗣）

東溪退庵斷愚智禪師示衆舉香嚴上樹因緣師頌
曰一等全提向上機無錐地漢倣來奇當場不畏傍
觀眼別有威聲動四維　康熙乙卯住永正丁巳季
秋二十日命撾鼓集衆師竪拳曰生死事大無常迅
速各各努力莫作等閑復曰生平懶開口別衆無他
語端坐斂雙眸逢人莫錯舉且道畢竟如何喝一喝
遂寂塔于方丈（一初元嗣）

耿惟真藏禪師參永正元元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
孔撩天出世後因甚杳無消息師曰坐斷天下舌頭
元曰未在師即呈頌曰塗毒聲前未解聞藏鋒袖裏
得堪爭當陽突出無巴鼻打失摩醯正眼睛元目之
至晚落堂拈師頌問者是有巴鼻底作麼是無巴鼻
底意旨師便喝元曰還別有麼師曰有即有不堪舉
似元曰因甚不堪舉似師曰恐嚇殺天下人元拈拂
子便打師禮拜元又打（一初元嗣）

◈迎疑近○□□疑何人

◈句上疑脫一字

法雨行洪禪師參永正元。元問何處來。師曰石門。元曰曾親迎阿誰。師曰天童報恩福嚴。元曰更見□□。師曰兩眼對兩眼。元豎拳曰向者裏道句看。師曰道破即不堪。元便打。後再參。元問風雨淋漓。遠涉不易。脚跟下曾打溼也未。師震聲一喝。元曰猶帶泥水在。師曰只爲和尚老婆心切。元便打。師禮拜。元可之（初一元嗣）

◈□□疑[illegible]雪

寓庸禪師參永正元。依止數載。一日元問。子一向在此如何行履。師曰著衣喫飯。元曰此外更有事麼。師曰有則辜負和尚。元曰若道無亦辜負老僧。師珍重禮三拜。元便打（初一元嗣）

永正通濟上座再參。元舉拂子曰。諸佛未出世。祖師不西來。還有者個消息麼。師便喝。元曰祇如諸佛出世。祖師西來。又且如何。師曰衆生度盡。元曰座主見解。師曰和尚又如何。元便喝。師豁然曰謝師慈悲。元便打（初一元嗣）

杲如證庵主再參永正元。元問向在什處躲跟。主曰從來不覆藏。元曰如何是你不覆藏底。主曰山青水綠。雀噪鴉鳴。元曰莫是舊時面目麼。主曰溪山雖異。雲月是同。元曰未在更道。主便喝。元打一如意。主禮拜。元然之（初一元嗣）

普仁截流策禪師□□峰示衆。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因緣。師拈曰。二大老卻似崑崙兒撞著波斯子。輥入大洋海裏。一吞一吐。一出一沒。手脚交加。甚生光怪。還有人鑒得出麼。若鑒不出。祇是個盲龜跛鼈。又舉藥山一日問飯頭。你在者裏多少時。頭曰三年也。山曰我總不識你。其僧憤然而去。拈曰者僧三年苦行。勞而無功。藥山一期慈悲。卻成多事。雖然。心不負人。面無慚色（箬菴問嗣）

嘉興金明別傳化禪師。本郡屠氏子。年十九依金明進剃染。受具。參三不是話有省。命掌記室。後蒙記莂。出世秦溪。師性恬淡。凡上堂示衆。隨機開導。不容人（介庵進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潭州大溈慧山海禪師。福建上杭林氏子。年十五。隨父經商河南。因窮途投宿菴。僧勸令出家。遂得發心。二十一歲。抵漢陽。依地藏菴剃度。參密印明於同慶。問來此何為。師曰。參禪。明曰。我者裏無禪可參。師罔措。明又問。你為甚麼出家。師曰。要了生死。明曰。生死如何了。師無對。明打曰。求生死尚不可得。說甚麼了。遂打出。師自疑曰。和尚與麼說話。是何意旨。乃苦志參究。一日因挑水失脚。跌傷足指。血染草鞵不自知覺。適明立山門外。一見便曰。闍黎草鞵繩斷了也。師曰。今日捉敗和尚。明大笑。師撫掌便入。師侍明一十五載。乃辭往南嶽。結茅毗盧洞。明將示寂。遺手書并僧伽黎。命衆迎歸繼席。　示衆。舉石霜慈明室中常插劒一口。旁置水一盆。草鞵一緉。凡見僧參。遽曰看劒。稍涉擬議。便喝出。師曰。慈明老人與麼施設。大似做成圈繢。坑陷平人。大溈這裏則不然。有僧入門。便高聲曰。仔細。伊若眼目定動。連棒打出。　天童弘覺忞老人送法衣到山。上堂。舉迦葉因阿難問曰。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個甚麼。葉召阿難。難應諾。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師曰。如水投水。似金博金。不無二老。檢點將來。費力不少。若是大溈。見伊者般問。劈脊便棒。何故。濟不使者漢。向刹竿上著倒。養拙明嗣

慈谿白龍冰懷能禪師。山陰朱氏子。初在金粟堂中看乾矢橛語。屢受悟老人痛棒。苦無入處。後依漢月藏於北禪。嘗見齋堂窗扇洞開。驀然有省。藏落堂問曰。汝省底道道看。師以足頓地。藏曰。你者一踏。與馬祖踏倒水潦和尚。是同是別。師曰。總沒交涉。藏豎竹篦曰。喚則觸。不喚則背。又作麼生。師曰。痛團流入長江水。藏曰。你如今正好做工夫。遂禮辭。深隱匡廬有年。後三峰致招。師相與激揚從上公案。一日見桃花盛開。乃得大徹。述偈曰。昔年落在葛藤裏。今日方纔

出得伊從茲坐破千峰月換却人間眼與眉乃晦跡雲頂四衆迎主白龍　上堂湖光接碧天達磨水上旋撞著王三老打教徹骨寒咄　上堂拄杖不說法拂子爲舉揚兩關同一貫谿聲舌更長靠拄杖下座

住寧波海會小參向日蟠居花嶼湖濱開山鑿石官不容針今朝落在十字街頭豎拂拈椎私通車馬若有恁麼漢以身擔荷拄杖便乃兩手分付其或未然新海會更通消息以杖畫一畫曰龍潛古洞雲埋久纔出頭來氣象新　師重興海陵北山道行南北衲子爭趨後退老祥符康熙乙巳正月十九日遊山歸忽示微疾至二十二日跏趺而逝塔于白龍所著有宗門或問角虎集幷各會語錄行世（梵伊致嗣）

杭州淨慈谿堂岳禪師杭州衞郭氏子母王撫師七歲聞隣人歌舌頭能有幾時肥即矢不茹腥十歲父捨靈隱出家十五上天台謁無盡燈遍參憨山淸達觀可諸尊宿每以思議不及言說不到處起疑極力參究至忘寢廢食後參三峰藏於淨慈藏訶曰此皆依識解卜度正爲生死根本以是求禪猶北適而南轅也師當下竦然請益藏彈指一下曰我者裏無逐日長進底禪師乃拈竹篦子話提撕七晝夜至倦劇放身欲臥忽聞靜板聲疑礙撲落即呈頌曰平地不風起波無端四面滔天突出南山鱉鼻蘸頭一氣歕乾藏頷之　靈隱公請師主方丈師首倡宗風力俾勢豪屈服仍還飛來峰於寺時法堂前草深一丈乃著破堂集以自見　橫山成首受藏記莂獨高尚不羣久秘衣珠晚年始憮然有懸絲之歎適僧素如侍側曰谿堂岳每言三峰化後世無眞師思報師恩爲法腸熱必肯遜志擔荷即往白師謂三峰冢嗣乏繼師忍視其遂絕乎語未竟師惻然動容遂詣橫山叩請陞堂成學迦葉阿難付授公案普告人天降子爲孫事兄爲父授受之奇調高千古靈隱禮即請師繼席臯亭之顯寧　上堂靈光不昧遇物平施一道眞常古今無間若能似箭居弦不饒虎石斯則千猱絕吠高枕忘憂若識得者員無事道人便是現前公案還證據麼靠拄杖曰靜裏乾坤大閒中日月長　臘八日上堂時有今古星無周秦漢魏人有代謝見無

春夏秋冬悟既如是迷豈不然聖既如斯凡寧不爾正與麼時眞且不立妄自何來法本圓成道何得失雖然若便與麼大人境界畫地成牢若不與麼赤肉團邊剜瘡作穴何似白牯脚跟踏破毗盧頂葢黧奴面孔突出摩醯眼睛一任明去自能功高不處浩密難求縱然不廢王師亦復無傷國本一任明既不貴祥瑞之徵亦不中宴安之毒文明雖盛武備常嚴祇如世尊在二千年前諸人在二千年後古今此星古今此見所謂一氣不言含有象未審萬靈何以謝無私以手指空曰見麼衆諦視乃喝一喝曰劒去久矣爾方刻舟　示衆晚磨麥早挑水豈祇吧吧者張嘴衲衣下事甚分明向外無端覓甚屎但求辛苦長如此也勝安貌臥街死怒撐眉嗔咬齒要識目前親切旨靑天一棒雨盆傾山頭跳出金鱗鯉石女木人齊拍掌同唱昇平哩囉哩　示衆林中冬暖多抽笋江上風晴早放梅日月循環僊玉轉星辰的歷串珠迴以如意作○相曰於中全幹密令迭運生機迴絕離微不昧終始未證據者便請參取者員知識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心爲罪藪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口是禍門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斬草除根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按牛喫草　僧到參問既是清淨法身因甚膿滴滴地聲未絕師拽杖便歸方丈侍者隨入曰和尚何得躲避者僧師曰者僧在否曰去也師擲杖曰幾汚我棒　師與僧答話次旁僧忽禮拜師曰你見個甚麼便恁麼僧擬議師急以杖拄其口顧謂前僧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你也不得坐視　問觸不得師便打曰背不得師亦打僧擬伸救師直打下　問靈雲見桃花悟個甚麼師曰賊入空屋曰玄沙亦是作家師曰未徹在僧喝師便打　康熙丙午夏五月師忽謝院事命法嗣宗衡領衆俄罹無妄逮訊之日四衆遮道呼號乞以身代師慰諭無憂酷暑中昇詣督府作偈曰自顧晉無應幕材轅門今日爲誰開可中多少英靈士讓我肩與上府來轉讞江寧當事重師以年老免械師毅然不可曰王法寧有老少異哉有弟子見而泣下師歎曰無盡意以七寶瓔珞供養普門不若是誠也在獄

坦然隨機說法羈囚悍隸咸相感格次年冬事白釋師於圜中自金陵至武陵歸淨慈香幢寶蓋千里雲集師是日不進丈室卽辭衆退隱普寧村院　益都馮易齋相國欲延師京邸師舉爲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之句却之　庚戌夏過吳門遊靈巖玄墓弔萬峰塔將泛三泖尋船子遺踪適衡示寂四衆請師還山不入方丈曰不久吾亦辭世矣何必南屏復荷我肩耶索曆日揀七月二十日午時告寂大衆驚訝以初未示疾俱未敢信至十九日集衆付囑手書數百言記莂諸弟子遺命不得披練戴素晨興沐浴更衣命各殿堂皆設供作書別當道諸檀護又書辭世偈曰生時臥不坐死去坐不臥卽今雲起風行花飛葉墮侍者曰正恁麼時拈得一莖出麼師舉筆曰見麼侍禮拜師曰一客不煩二主復書掩龕偈曰末後一句阿誰敢道牢關把住祖師難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以筆作○相曰從來不借春風力鳥自能言花自香遂擲筆跏趺而逝門人建全身塔於慧日峰左相國馮溥著誌銘大宗伯龔鼎孳立道

行碑 一默成嗣

公安報慈灰如亮禪師住荷葉山上堂舉長慶曰淨潔打疊了也却進前就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明覺曰淨潔打疊了也方堪近前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卽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若是報慈則不然淨潔打疊了也方堪進前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不得作棒會無一棒到你你不得向艮久處會且作麼生會卓拄杖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能知 問石乘嗣

錫山東林古巖利禪師新安程氏子在俗時因誦法華經有疑發心參究禮大樹證領話頭就家設關力參有入處後棄家上夫椒依靈巖儲剃染仍參證於三峰證舉臨濟公案師於言下豁然卽呈頌曰庭前蚯蚓化爲龍指著梧桐道作松峰頭滔天波浪險沈舟直下覆漁翁　僧參纔入室師曰不是曰學人話也未舉甚麼不是師曰不是不是僧擬議師便喝出

在可證嗣

天台國清山枚樹禪師。梁溪馬氏子。上堂。道人活計如水投石。眼看東南。意在西北。纔逐他出。便巳著賊。石梁橋畔。五百應眞。各各自謂證果了也。今日國清要與以大偸小。共證心地最上法門。驀竪拂曰。向者一毛頭識取根源。免教厭喧求寂。復顧左右曰。不是國清壓略先賢。諸仁也須各各照顧眉毛。好喝一喝在可證嗣

虞山三峰千華裕禪師。黃梅李氏子。參甘露證。看竹篦話。力究二載。一日聞隔垣擊破瓦瓶有省。述偈曰。四面重圍險莫論。進前無路退無門。突然一擊青霄外。蹉脚踏將大地翻。證頷之。　僧問。人人脚下一片地。因甚踏不著。師喝曰。更要誰踏。乃示偈曰。踏破溪山無寸土。歸來事事也安閒。個中不了隨他轉。敢保驢年透要關。　頌德山托鉢曰。無端托鉢便回來。惹得巖頭臭口開。果爾德山三載寂。韓獹逐塊競疑猜。後繼住三峰。室無長物。孤介自持。示寂日。有僧問。法體如何。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眞實。竟爾趨寂在可證嗣

無錫華藏致果毅禪師。無錫華氏子。參大樹證於三峰有省。證一日夜參以瓦置地上。問曰。道瓦不得。不道瓦不得。道道。師卽向前一脚踏破。便出去。證頷之。後繼住華藏。　結制上堂。十五日巳前。諸佛生而不生。諸人不得離我者裏。若離我者裏。我無鈎子鈎你。十五日巳後。諸佛滅而不滅。諸人不得住我者裏。若住我者裏。我無錐子錐你。卽今正當十五日。用鈎也不是。用錐也不是。且道畢竟作麼生。正當十五日。鈎錐一齊出。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　示衆。現前物物盡家珍。何事勞心向遠尋。昨日天晴今日雨。枇杷滿樹是黃金在可證嗣

蘇州瑞光中興範禪師。檇李姚氏子。上堂。今朝四月初二立夏。正當此日。綠暗紅稀時漸移。薰風來此向人說。說時默。默時說。庭前柏子同庚。月老幹扶蘇。意悄然。會得許伊得一橛。良久曰。梅子青青結樹頭。櫻桃粒粒如珠赤。　小參。問。法性本無形相。者臭皮囊從何處來。師打曰。者裏是甚麼所在。僧禮拜。師又打曰。向者裏脫却皮囊始得。乃曰。法性本無青鬱鬱碧

潺潺百草頭上泄大機法性本有花簇簇錦簇簇鬧市叢中露眞跡若于此會得一任金聲玉振匝地風光電閃星馳神通妙用者臭皮囊向何處安著于此不會直須萬緣放下一往直前如上人五年打飯相似寒暑不移心心無間但恁麼參究去何愁無個開懵底時節良久曰行到水窮山盡處自然有個轉身時　上堂若論此事本來具足不假安排叵耐情關固閉識鎖難開所以自已光明反被遮却今日範上座別無奇特鉗鎚鍛凡鍛聖獨有一則舊公案拈向諸仁面前要令一個個透頂透底悟去驀豎拂子曰喚著拂子則觸不喚著拂子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纔出師便下座　晚年退居穹窿拈花將示寂入城遍別諸道舊途次自曰我回山去作一大圓光置身其中當書一聯曰千山萬山裏一念無念中語畢復長嘯衆莫能測還山後示微疾一日淨髮索浴端坐而逝時康熙乙卯六月二十五日也壽七十五（頂目徹嗣）

穹窿拈花佛音曇禪師錫山吳氏子早歲出家因讀高峰語錄有省往參三峰藏於錦樹藏纔見便問那裏人師曰本地藏曰因甚背家走師曰某甲不敢怪人藏卽令參堂後依瑞光徹猛力參究一日徹問識得拄杖子七縱八橫作麼生會師曰浪險休垂釣獰龍已識鈎徹曰識得後如何師曰直饒元會得猶是眼中塵徹肯之分座說法出住拈花寺　上堂橫按拄杖曰今日正令全行有問話者便與三十拄杖久無人出復曰幸自知機毋勞剜肉擲拄杖下座　上堂山僧拄杖子有時呵佛罵祖有時辨魔揀異有時和光同塵有時東涌西沒且將何爲驗以拄杖一時趂下　順治庚寅秋示寂建塔本寺西麓（頂目徹嗣）

常州太平虛一森禪師問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竹篦則背喚作甚麼師曰紅日麗天曰意旨如何師曰晒破你面門（頂目徹嗣）

淮安九龍眉山霈禪師四川保寧人示衆昨夜南山虎咬大虫你諸人還聞苦痛聲麼良久曰你諸人工夫綿密東西尙且不辨那得有耳去聞顧左右曰蒼天蒼天　示衆工夫無滲漏如水浸蔴繩緊到緊不

去處忽然踢倒淨缾且道踢倒後如何依舊扶將起來與他簪花插柳頂目徹嗣

蘇州穹窿尉堂照禪師問大開鑪鞴即不問當陽一句事如何師便喝曰海潮深處翻銀浪祇樹林中湧碧波師又喝僧禮拜師曰巳後不得辜負老僧　問趙州茶隨人飲啜金牛飯一任飽餐未審和尚如何接待師曰榾柮爐邊煨芋子曰却被學人一口吞却師曰日用事上也須體貼頂目徹嗣

金澤永安一足恩禪師晚參人人眼似千日晃耀各各耳如萬谷玲虛世出世無一物可逃其影無一聲不入其竅甚是歷然甚是感應驀拈拄杖曰何故於此有眼不能得見卓一下曰何故於此有耳不能得聞誰為障閉誰為礙塞緣汝諸仁自不肯於直下最近最易處薦去只管向元妙高遠外打之遶故也復舉起曰亹亹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不是露柱燈籠定是張三李五會得格外縱橫不會鼓中坐鼓鞔得密不通風引得眼花亂舞誰知三世諸佛不如東村白牯水草隨分納些獨踞孤峰不伍有時露角衝龍有時尾尖觸虎驀然化道清風飛過西秦東魯卓拄杖一下曰被我拄杖打翻變作黃泥黑土回顧左右曰會麼隨起身曰苦　僧問三不是師朗吟曰不是心不是佛更有一物道不出道得出趙州東壁挂葫蘆頂目徹嗣

蘇州梅隱笠雲筠禪師秀水姚氏子中興範胞弟也久侍天童次謁三峰藏頒竹篦子話隨之安隱因與靈隱禮同舟禮舉竹篦話未竟師便喝禮曰虛空幾時撲落地師擬議禮舉竹篦便打師當下釋然悟曰本命元辰在者裏禮搊住曰速道速道師便掌　上堂舉斷橋倫曰荊山有玉得玉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獲珠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不在面門乃橫按拄杖曰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斷橋雖則傾肝倒腑未免令人捨近趨遠瑞光今日要且不然荊山有玉得玉者那見荊山赤水有珠獲珠者全忘赤水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掀破面門乃橫拄杖曰會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師書山中門榜曰要那邊行履來這裏推敲一僧

曰恁麼則到家去也。師曰。吳中獅子。雲間哮吼。僧擬議。師曰。三十棒。（頂目徹嗣）

蘇州虎丘翠堂森禪師。上堂。佛法不在蒲團禪板邊工夫。又豈閉眉合眼處。先聖云。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諸禪德。若於酒肉案頭打失鼻頭。許你參見盤山。若向支拳觸口處識取面目。許你參見寶壽。祇如布袋和尚終日在十字路口等底。是甚麼人　上堂。舉五祖演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今復譬如蟭螟虫能向火焰上作窠。因甚閻浮大地無棲泊處。良久曰。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頂目徹嗣）

杭州雲居仁菴義禪師。武林張秀初也。久參三峰。晚乃薙染。承嗣顯寧。問天上雲居。阿誰能到。師曰。掉臂竭來無伴侶。曰恁麼則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也。師曰。啼猿叢鶴歸何處。還在千疊百雉中。曰設有個中峰國師到來。和尚如何相見。師曰。者裏不容肥漢。且教列在下風。曰武林祇有者漢。猶較些子。師曰。莫塗汚人好。師初住顯寧。終于江北泰州之慶雲。著有劈華錄。（澹予恒嗣）

蘇州香山白馬亘治教禪師。泰州毛氏子。年十八薙染。博通教乘。後參三峰藏。一日聞藏舉鶉鳩樹上啼語有省。留侍左右。藏入滅。剖石壁繼席。聖恩參依數載。始獲印證。出住香山白馬　示衆。子湖惡狗成羣。雪嶺毒蛇犯道。秘魔長叉刺人。石鞏暗箭作耗。攪亂世界。縱橫昨夜西風來報。都盧收攝香山。立㑇拄杖開導大衆。且道作麼生開導。以拄杖打趂。便歸方丈。晚參。舉竹篦曰。明如日。黑如漆。拈出當陽人不識。萬仞峰頭撒手行。無位眞人赤骨律　問人人有個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師曰。草鞋不得力。曰設得力如何。師曰。露出脚跟　問念念不停留時如何。師曰。全身出現。曰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沒頭浸殺。曰去此二途。請師指示。師曰。誰家竈裏火無烟　順治辛丑八月留偈曰。生年五十七。大事今已畢。推倒須彌山。打破無生國。泊然而逝。（剖石壁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二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南嶽指南庭柏觀禪師上堂赫赫朱明挽暑毿毿火日蒸空十里芰荷開茗北一溪流水隔橋東芳草地嘶韓幹馬絲楊陰臥戴嵩牛好景一時說不盡大都賞鑒得遭逢祇貴當人高著眼孰曰綿密不通風咄者箇說話多少人作境話會只饒不作境話會底具甚麼眼卓拄杖曰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上堂氷雪壓寒枝虛空凍徹髓茫茫宇宙間寂寂山堂裏石虎抱兒眠木人弄傀儡策起眉毛看俱是自家底如此若狐疑白雲千萬里顧衆曰白雲萬里且不問如何是自家底衆無對良久卓拄杖曰向者裏薦取　午日示衆端陽午日天中節那事諸人瞥不瞥艾虎懸門通市家雄黃灑地袪邪惑屈原故事顯忠良競渡龍舟賽水國行行打入光明藏珍重何人不透徹喝一喝問石乘嗣

安化神山中靜定禪師結制貼單上堂鐘板高懸號令人叢林總是自家身六門各職無違背同死同生意轉親乃以拂子敲空三下喝一喝曰記得昔人曾有語周邦雖舊命維新復喝一喝　小參師舉竹篦顧左右曰諸人要度祖師關竭力疏窮五蘊山緊把剛刀並利斧命根斫斷始安閒復以竹篦敲空曰西來祖意庭前柏清淨法身乾屎橛豎起脊梁仔細參如鷄抱卵自然裂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器垢若將灰皂洗依然盛物不餿酸如何是圓滿報身師曰眞火果從石迸出烜天烈燄豈能休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灰飛律管春初至徧地枯山日日新如何是大圓鏡智師曰鼻息如雷誰自顧如何是平等性智師曰迎賓送客兩頭忙如何是妙觀察智師曰返妄歸眞眞不立如何是成所作智師曰湛海無風蜃化樓三身四智蒙師指向上全提事若何師曰打破鏡來重照影自家好醜自家知問石乘嗣

潭州道吾無盡聞禪師上堂生機獨闢冷語新翻正令當行舊案重結世尊不說說元非錦上添花迦葉

不聞祇是灰裏爆豆主賓元要且放一邊事理君臣何勞再計設有人來逼拶開爐佛法山僧事繁明朝細與商量　小參迥脫根塵底衲僧不受籠罩頓超寒暑底正體豈逐推遷大解脫門出入無礙妙莊嚴路來往何拘若只隨聲逐色效矉追聾不但埋沒己靈亦乃辜負山僧汝等山登水涉刀耕火種不徒緊峭鞋繩更須撿點鉏柄　示衆深林小鳥日日啼春古廟香爐時時發燄何勞山僧拈出唐塞高賢以如意指香爐曰大衆除却青黃赤白黑且道是甚麽色若道不得汝諸人被山僧眼裏著沙耳裏著水去也以如意擊香爐一下　入堂衆一齊起身師曰總不得動著動著即禍生衆默然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問石乘嗣）

蘇州聖恩吼崖石禪師上堂舉臨濟大師四喝畢乃喝一喝曰祇這一喝是金剛王寶劍耶是踞地師子耶是探竿影草耶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耶若向這一喝上揀辨的當方好與人解黏去縛喚作自受用三昧諸仁者大須仔細切勿草草若是胡喝亂喝成甚麽邊事良久顧左右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囫地一聲大獅吼拶得巨靈神點首剔起洞庭兩道眉橫開太湖一張口塵剎說熾然說無間歇且道說箇甚麽自昔觀湖無異見至今不改舊時看　上堂始見春風來忽爾春將半日月去如梭光陰急如箭真正學道人念念心無間欲透祖師關責在當機薦機下忽翻身始悟本來面更盡法根源處處得通變露柱笑倒僧堂山門走入佛殿報諸人薦不薦喝一喝（剖石璧嗣）

姑蘇圓墓月航函禪師示衆起七今將日已終情枯智竭信難通驀然雷迸一聲後看取丹霄舞六龍急著眼莫追窮月上珊瑚樹樹紅　示衆舉百丈開田說大義話畢師曰百丈即恁麽要且辜負人今日山僧來住此山汝等亦爲我開田我亦爲汝等說箇大義師驀作插鍬勢朗吟曰鞭起泥牛耕石田一犁翻轉劫初前钁頭活計無多子只在尋常日用邊（剖石璧嗣）

膠山興化古巖利禪師上堂絲來線去寶網交羅織錦穿霞膠峰覿露三春既住九夏方來且道應時及節一句又作麽生道榴開鐵樹棠霞凝赤膽披心爲

汝麼　上堂。錦樹花開撲鼻香。枝枝垂葉映淸涼。兒孫從此滿天下。大千同是一繩床（大樹證嗣）

潭州白雲嚮山應禪師。上堂。雲隱隱。日曈曈。種田博飯古家風。有時西有時東。脚頭踢出一輪紅。頂顎高竪。醯眼力在。逢緣不借中乘（問石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無錫長泰德爲宗禪師。嘉禾陳氏子。示衆。森羅萬象。常露現前。眨上眉毛。劒去久矣。伶俐的漢。直下薦取。已遲八刻。若也將心去覓。心何異含元殿裏更問長安。遂展兩手曰。討甚麼椀。　甞作宗旨頌曰。石獅對對出荒草。木馬雙雙入亂雲。月落三更羣籟絕。淸風凜凜吼乾坤（剖石璧嗣）

蘄州東山佛幢華禪師。上堂。一個兩個千萬個。劈箭流光莫錯過。擡頭纔見草木開。眨眼又值冰花墮。參禪若不持木叉。羨沙爲飯。鍋底破。金佛不度爐。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華山流水萬年春。子湖要打劉鐵磨。喝一喝曰。錯錯錯。諸仁者且道。錯箇甚麼。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剖石璧嗣）

潤州靑蓮一峰徹禪師。和州人。上堂。春光艷麗。頭頭顯現釋迦。野色澄鮮。處處洞彰彌勒。若是文殊普賢常在汝等面門出入。任運騰騰。縱橫無礙。驀竪拂子曰。見麼。若也見得。眞不掩僞。曲不藏直。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一路在。作麼生是向上一路。擲拂子曰。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僧問。離心意識。且道作麼生參。師曰。石女雙雙輥繡毬。曰。意旨如何。師曰。東擲西拋不露踪。　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意作麼生。師曰。兎角杖頭懸日月。龜毛尖上立乾坤（剖石璧嗣）

鎭江五州因勝克初岱禪師。無錫過氏子。晚參。山僧有個師子迷蹤法。今日特爲學似汝等。急須著眼切

不得當面錯過驀伸一掌曰是甚麼隨握拳遁袖曰向者裏會取　嘗展手問僧曰者個作麼生僧纔擬議師便掌之後有僧問聞和尙有展手之機是否師曰是僧向前便掌師約住曰正令却是我行隨後掌之　康熙乙巳重九日示寂闍維收靈骨得齒牙連結不壞二十有七塔于本山（剖石璧嗣）

蘇州海藏幻菴時禪師徽州休寧吳氏子棄家學道依聖恩璧第二座一日璧上堂師問百花開爛熳林鳥語綿蠻如何是第一句璧竪起拂子師曰木童吹玉笛石女輥花毬如何是第二句璧曰待香爐峰點頭卽向汝道師曰寒巖餘瘦石老樹剩枯枝如何是第三句璧放下拂子師曰更有一句三元收不得十智豈能該和尙如何舉唱璧曰頂門亞竪摩醯眼師曰迥超千聖外直上古皇前璧曰三十棒自領出去　示衆各各照顧自己舌頭切不得向我口裏討言語大棒打你有日在莫謂山僧不與你道破時有一僧纔出師便打曰者野狐精來我者裏作甚麼　僧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汝自會取曰莫便是和尙爲人處麼師曰我曾向你道個甚麼僧擬議師叱曰去無你棲泊處　師應機說法如懸江河絕不容學者記錄順治辛卯示寂塔于鄧尉西山（剖石璧嗣）

華嚴文水恬禪師除夜小參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掃除陳獦狚掀翻爛窠臼萬法歸一一亦莫守大家照顧眉毛打開向上關鈕猿愁搜狗走抖說甚麼生緣驢脚佛手明日祝聖和南稽首普願大兄小弟金毛哮吼　元日晚參昨夜東村王老燒錢一時薰天煉地直得火裏蝍蟟吞却嘉州大象露尾藏頭天曉起來依舊穿紅挂紫東頭賣富西頭賣貴且道爆竹聲中催臘去從何去梅花香裏送春來從何來良久曰狼藉不少（剖石璧嗣）

嘉興天壽玉磬魯石琦禪師問言無二理道同一致因甚喚鐘作甕證龜作鼈師曰波斯讀梵書鼻孔礙著眼　問風吹不入雨打不溼因甚汗淋脚背師曰祇見錐頭利那見鑿頭方曰笑殺東村王大姐醜在甚麼處師曰一衆耳聞目擊　示衆德山見僧便棒雕沙無鏤玉之談臨濟見僧便喝結草乖道人之意

問大衆且道山僧用棒即是用喝即是衆無對師猛喝一聲卓拄杖一下曰兩彩一賽　問祖令當行請師垂範師曰眉間懸雪刃腦後毒雷轟曰與麼則一音演唱四衆瞻依也師劈頭一棒曰且道是賞是罰

剖石璧嗣

天台華頂仁叟震禪師梁溪單氏子住台州寶華上堂有時一句作一句說抛却囫圇栗棘蓬有時一句作兩句說劈開轆轢秦時鑽有時兩句作一句說打作連環鐵錮鎔大衆欲識三元眞的旨且會者三轉語好　晚參天封打鼓華頂夜參今者當說何法良久曰昨夜南山虎咬大虫　小參佛法不是學得底我尋常向人道熱則乘涼寒則向火饑時飯倦時臥一是不思議神通光明有不可說塵沙諸佛在汝面門錦縫中橫出直入汝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處好生看取雖然尋思擬議便成錯過所以道意解中卜度學識中揣摩大似接竹點天持蠡酌海終不獲果且道訛謞在甚處喝一喝剖石璧嗣

江西黃龍冰鑑朗禪師久侍三峰藏省發僧問如何是第一元師曰烏藤七尺逼人寒曰如何是第二元師曰縱是超羣額也穿曰如何是第三元師曰嚴頭與我眉相結生死同條帶固蟠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毫端涌出日輪高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爍破面門三尺黑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阿睟窨處許誰看僧禮拜師打曰還有者一要在剖石璧嗣

常州永寧肯庵學禪師南蘭吳氏子十九從聖恩璧脫白參究有年於臨濟喫黃檗三頓棒處有省頌曰風嚴火烈㗖聲乾嚼著通身熱鐵丸翻轉面皮徒自苦眼前惟道黑漫漫　上堂百丈游絲挂樹梢楊花飛盡綠陰交驚鶯歷歷西來意窗外一聲婆餅焦諸仁者若向聞聲處知歸正好喫永寧痛棒連卓拄杖下座　頌殃窟持鉢因緣曰東風驀地過林皐報道枯楊發嫩條說與旁人都不解一時斫出水邊桃剖石璧嗣

蘇州北寺光孝一源聞禪師上堂豎拂子曰三世諸佛在山僧拂子上轉大法輪諸人還信得及麼直下會得孤迴迴峭巍巍鬧市叢中撒手萬仞峰頭獨立

不拘一法不染一塵所以無事不成無理不就不見
古人道盡乾坤都盧是沙門一隻眼盡大地撮來如
粟大你若作佛法商量則眼中著屑若不作佛法商
量則掘地覓天到者裏直須向毒蛇頭上揩癢猛虎
口中拔刺方得無礙去諸人還委悉麼卓拄杖曰常
在于其中經行及坐臥 剖石璧嗣
自登尼法雨瀛禪師崇明管氏女年二十八出家即
參鄧尉璧璧問如何是你活計師以手作打勢璧曰
如何是神通妙師便喝璧曰好一喝未會得神通妙
用在師曰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璧微
笑一日璧解制上堂師問結制解制古今條例不解
不結意旨如何璧曰昨日熱今日涼師曰還有不涉
寒暑者麼璧曰洞庭出沒碧波中師曰可謂頓超千
聖外直透古皇前璧便下座師隨至方丈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璧曰試道來看師便喝璧亦喝師又喝璧
便打師禮拜　頌世尊拈花曰靈山密付是何心引
得頭陀眼欲昏不獨燈籠驚喪膽管教露柱也消魂
剖石璧嗣

常州普照機菴衡禪師武進巫友湘也依靈巖儲入
天台行次偶逢路人驀胸撞入師當下豁然曰終日
波波不離脚下乃述偈曰驀拶相逢桶底脫四肢百
骸齊漏泄粉骨碎身未足酬拍手呵呵笑不輟草鞋
繩斷忽翻身捉得淸風趁明月　上堂今晨獲一殊
勝洗面摸著鼻頭原來只得兩孔正擬開口古廟香
爐近前叉手曰眼睛瞎山僧直得無言可對諸人且
道有佛法分無佛法分衆無語師曰黃連未是苦
晚參舉僧問趙州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
柏樹子師曰趙州柏子甚年栽幾度春風長綠苔堪
笑禪流無本據尋枝摘葉舞三臺　小參虎之缺馬
之鼻燕趙管不得齊魯把不住踏遍四天下忘却歸
來路急急掉轉頭來難免笑倒露柱且道笑個甚麼
拍手曰最苦是脫不下娘生袴 華嚴鴻嗣
維揚天寧亘渤恒禪師上堂乃以拂子打圓相曰以
大金圈爲諸陷穽要將天地萬物日月星辰四嶽六
凡現前衲子并作一坑埋却無一絲毫透漏處更與
千鎚百拶務令徹底消鎔直得情與無情打成一片

然後以拄杖爲伊劃開一綫作個轉身吐氣消息使其各各就路還家則天地萬物日月星辰四聖六凡現前衲子依舊森然布列毫不相參覿體圓融了相不混則隨分拈一些子一一皆放無畏光明出廣長舌且道說個甚麼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示衆野老門前義皇覿面牯牛隊裏正令全提正恁麼時且道那個在前那個在後有人辨得出許伊具衲僧眼　師下堂値居士散餅次乃曰雲門老漢今日現居士身爲諸人說法竟大衆各各領取話頭好趙州古佛出來道者裏也少某甲不得露柱從旁合掌曰且喜大衆饑渴消除身心安貼鐵壁銀山一時迸裂畢竟功歸何所有人道得末後句敢保參學事畢衆罔測師便歸方丈　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事師曰南方有北方有　問風吹不入雨打不溼是甚麼師曰好個面目曰爲甚不識師曰當局者迷曰乞師指示師擲下竹篦子　問臨濟三頓痛棒後作麼生用心師擲竹篦曰天寧今日敗缺僧復問師打曰適來甚處去　僧參師問你參甚麼話頭曰不思善不思惡師曰正恁麼時如何是你本來面目曰不會師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具德禮嗣

杭州靈隱晦山顯禪師婁東王元達也鼎革後從華山體薙染得法于具德禮上堂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杖頭轟日月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鐵蛇橫古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船子下西江乃曰歲序新更韶華劈箭野老謳歌金輪瑞現獨有衲僧家風不換萬仞孤峰一條白練喝一喝曰天左旋地右轉　上堂文殊白椎機先作賊百丈捲席格外擒王恁麼仙陀客打破大唐國難覓一個半個寒溪事不獲已只得將圓通死猫頭麻纏紙裹有不懼險崖底黑地裏踏步向前撞倒銀山推翻鐵壁摸著秦王無字碑喝一喝曰是甚麼閑家具　上堂三春九夏盡在今朝遇過量人闐却此話解開布袋口不將京四作三閉却樓閣門依舊撞頭磕額尋常以虛空爲面門華藏爲床榻行盡普賢毛孔國土只在如來五輪掌中何況眼前學南燕北楚水吳山又覓出得山僧拄杖且來不入戶去不出門者著落在甚處

喝一喝曰蟭螟眼裏土曠人稀　上堂七七七鍊得
身心似鐵壁滹沱老將擲金鎚泰華橫空只一劈木
人無口笑呵呵顚倒羅經歸閻黑碎金圈火栗棘太
平方得眞消息以手畫○點∴拋向後曰諸人還知
麼若持此卷過龍門天下何人遭點額　上堂趙州
無報慈隔薦福莫堪笑三員大虫無影鋏鎚當面壓
戳開金鎖鼻遼天南斗八兮北斗六拾得虛空背上
毛拈來點點成塗毒阿呵呵遇著作家兒解笑不解
哭　上堂雙峰削玉滴水垂珠鉦鼓掀天賁雷吼地
破額山前村歌社舞春王一到色色皆新惟長連床
上破落衲僧思想成佛成祖是過舊摸子貧遇驪珠
饑逢御飯却也用得著只有一事人間百年忉利天
一晝夜請問卽今元旦善法堂前是晝是夜子午卯
酉十二時中是那一刻有人道得天下橫行　上堂
善財開閣門歛念成話墮龍女頓成佛八歲已遲悞
若論第一機總是錯中錯威音未兆時已振塗毒鼓
喝一喝擲下拂子　上堂機先敲磕正眼洞明百帀
千重一刀兩斷有佛處花攢錦簇八面玲瓏無佛處

浪淨波平通身尊貴三千里外撞著銀山鉄壁箭箭
皆穿且道卽今事作麼生擲拂子曰直下來也急著
眼覷　上堂正法眼藏犬吠驢鳴涅槃妙心石頭土
塊實相無相微妙法門抱贓叫屈不立文字教外別
傳揚聲止響若是十影神駒自然掃踪滅跡駑駘鈍
漢翻見偏地葛藤靈隱更資一路爲大衆作個擺脫
擲下拄杖　上堂日面佛月面佛赤肉堆頭久埋沒
可憐大寶垢衣纏窮子竛竮多歲月豎拳曰只者個
非他物黑漆飯桶黃金國誰人解學鉄山搥打破精
靈窟了了見無一物鼻孔依然高突兀（具德禮嗣）
杭州靈隱碩揆志禪師示衆一僧出師便喝僧亦喝
師曰我性命在你手裏僧擬議師打曰原來又一僧
出師便喝僧亦喝師曰你性命在我手裏僧擬議師
打曰原來良久曰要會徑山賓主句看性命便下座
上堂拄杖子吞却乾坤濟不得饑止不得渴一毛
頭涌出世界蔽不得雨遮不得風鵲聽其自白鳥聽
其自元多子塔前世尊敕迦葉當爲何事天使其在
下地使其在上雙林樹下迦葉見世尊可是閒人到

者裏起後與承先一般則聞命矣眞諦與俗諦不二果何如哉良久曰豹澤山中成五色龍來海上駕雙珠　晩參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要得花開須種鐵樹忽有個衲僧出來道鐵樹上如何開花乃笑曰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尙搖脣鼓舌費盡心力求也求不得你肯道者一句　上堂問知是般事拈向一邊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引拄杖曰便請便請曰此猶是者般事畢竟竿頭如何進步師打曰兒底要我把手教乃曰知是般事便休新羅人不裏頭百尺竿頭進步鵲兒窠裏水牛釋迦達磨彌勒恩過往往成仇欲得官差不擾請看巢父許由徑山恁麼告報也是汚仰上流　上堂問上與諸佛齊肩下與四生六道同體底是個甚麼師曰今日大普請曰向異類中又是甚麼人師曰駝得百斤與你百斤乃曰一七了三七四七一齊了睜著眼跳井一處通千處萬處一時通更挑泥土揣搔而塡塞之設使不從人得不重己靈不動波透過滄海東不動步踢到須彌頂佛法收管不得鬼也打你十七何況一枚餬餅口裏齩

了又齩三斤麻子身上纏了又纏要求徑山禪甲料榜上著你個名字驢年畢竟作麼生梆響普請草鞵峭緊　上堂一僧出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師曰一刀割不盡底肉是甚麼肉僧喝師便打僧無語師復打曰誑我復一僧出曰通元峰頂人人可上師曰阿誰與你拖者死屍來僧喝師亦打僧亦無語師曰因甚不上乃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須彌山跳入你鼻孔裏大海水壓在汝頂門上從那邊透過了却來者邊行履我王庫內有如是刀無如是刀徑山若不爲汝點破大唐國裏池臺鳥獸草木叢林總是你屋裏七代先靈底冤家而今點破也且通元峰頂從那一條路上良久曰龍頭蛇尾漢　晩參問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向東走曰爲甚麼問西答東師曰達磨榜樣僧擬議師便打問觸不得背不得畢竟是個甚麼師曰阿誰與你拖個死屍來僧喝師曰是個甚麼曰鼻孔撩天師曰眼睛因甚不得在腦後僧擬議師打曰瞞我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曰破草鞵乃曰不是心觸不得不是佛背不得不是物且

道是個甚麼。你若向這裏違得。便行一千七百則公案。都盧是一隻破草鞵。其或問西不肯東走。照後不顧前。頭饒你鼻孔撩天。眼生腦後。山僧竹篦子未放你在。因甚如此。良久顧左右曰。阿誰教你拖者死屍來　示衆。問爲甚麼道得也三十棒。師曰。你將甚麼喚作棒。僧便喝。師曰。你喚甚麼作喝。僧無語。師便打。問二僧捲簾。意旨如何。師曰。也是常事。僧喝。師曰。好好說話。者一喝出在那上頭。僧無語。師打曰。是法眼慣了你。乃曰。二僧一齊下喝。臨濟道。賓主歷然。俊鷹打兎。二僧一齊捲簾。法眼道。一得一失。鈍刀殺人。便向者裏分曉得去。喫了他人涕唾。壞了自己牙齒。更云。爲甚麼道得也打三十棒。我且問你。鑊湯裏還有冷處麼。山僧恁麼道。也是揚州人賣瓊花參　上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貴答不貴問。曰因甚又道三世諸佛不開口。師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乃曰。三世諸佛若有一人不恁麼。山僧入地獄如箭射。你若恁麼了。更要恁麼。罪在三世諸佛。不干山僧事。拋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他人罵我一句。我罵他人兩聲。他人打我一拳。我便痛與一頓。人人盡道十字街頭負販兒。無明不息。千年田八百主。自不怪諸人世諦。祇如三聖興化。是親承臨濟之眞子。因甚一人出則爲人。又道逢人則不出。一人逢人則出。又道出不爲人。近時有輩杜撰長老。盡道各出隻手。扶起臨濟賓主句。又道美食不中飽人餐。又道是劃斷鴻溝。各把疆界。恁麼見解。將條斷貫索。縛取自己本生爺孃。則一任。忽若過江。撞著聱頭。索行李。將甚麼抵敵。乃卓拄杖曰。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具德禮嗣

杭州徑山萬壽五嶽玹禪師。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老老大大。脚跟猶未點地。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諦當甚諦當。敢保未徹。在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諸禪德。過去諸佛。現在菩薩。未來學人。三世凍儂鼻孔。總被山僧扭揑得痛不徹。衆中莫有爲伊出氣者麼。良久曰。設有也是撞著露柱底瞎漢　小參。若論此事。如廣南鎭海明珠。白月則現。黑月則隱。灼然有據。無端向無言可對。無理可伸處。傾出一兩栲栳。在十字街頭

萬人叢裏使南來北往東上西下者一任瞻之仰之手親眼快底遑得便行拈得便用摩挲收放不捨晝夜受用豈有窮盡若是論親論疎較光較影不唯對面成背亦且辜負安隱諸兄弟畢竟廣南珠郎今在甚麼處以竹篦擊禪床一下　上堂蕩蕩一條驛路問彼彼不諳灣灣兩道眉毛問此此不識一隊來一隊去不知費却多少草鞋兩手拭兩手揩不知壞了幾許腕力因甚又道安隱個漢辜負天下人擲拂子下座　上堂問解開布袋走北遊南整頓芒鞋東上西下動底還許他遍天下也無師曰處處逢歸路曰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師點胸曰須是山僧始得乃曰或進或退各各不相知時放時收彼彼不相識你行荒草我入深村見兎放鷹得魚忘釣如追風艮驥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似得水真龍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所以道事無一向理有多途出入隨人變通在我雖然如是且道分化一方一句作麼生道不逢別者不開拳一遇知音便分付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孤標迥異非智所知特達虛懷豈識能

測明敲暗擊按下五十三人左拂右揮撥亂九十六相直得盡虛空遍法界無絲毫過患盡虛空遍法界無絲毫差殊又何必作竈起爐移來換去攪長河爲酪變大地作金然後稱爲得力者哉雖然如是且道畢竟承誰恩力復卓拄杖曰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上堂禪如大海漸入漸深道若虛空愈窮愈遠入到深深處有何江河淮濟之味而不知窮到遠遠時有何日月星辰之位而不識既知得又識得何妨東勝神洲走馬西牛賀洲跌撲南贍部洲飲餐北俱盧洲啞噎諸仁還用得麼若用得老僧百千萬億大人相在你盔袋裏若用不得十二時中莫道不疑好參　上堂般囉娘鐵酸餡信手拈來金剛圈栗棘蓬當陽拋出還家得路底因便乘便揀草入田底無可不可訝郎當漢未免喚甕諸仁祇如雲門一劄蔦謡一莫報慈一隔汾州一訣明甚麼邊事以拂子擊禪床曰潘閬倒騎驢踏殺王番綽　上堂水不洗水塵不染塵到此洗却有理難伸和身獨露舉體全真原無向背曷有疎親頭頭作主法法皆賓橫穿碧落豎

透金輪以拂子劃一劃曰究竟千年桃核裏都盧覓得舊時仁具德禮嗣

匡南萬杉剖玉璞禪師少即脫白匡廬伏虎寺後依雲門禮記莂開法焦山上堂一僧纔出師拈拄杖便打僧曰猶勝寶壽七步在師曰直得開封潤州一城人眼睛遂靠拄杖下座　僧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好換人眼睛曰生後如何師曰可穿人鼻孔問如何是衲僧行履句師曰踏破草鞋曰如何是衲僧眞實句師曰鍼劄不入曰如何是衲僧收來句師曰金鎚閻怒曰此四句中那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師曰不辭向汝道承當也大難　問無位眞人畢竟在甚麼處出入師曰問甚麼僧擬議師曰鷂子過新羅　頌城東老母曰從來行不與人同今日衣穿鬬逆風吹得通身如粉碎眼前無物可相容　頌七賢女遊尸陀林曰一擲虛空迸地開天花亂墜自何來可憐無限尋香客空向林間走一回具德禮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三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杭州佛日紫蓋衡禪師黃州黃氏子本性至孝因痛二親辭世遂分家爲三一濟貧苦一供方外乃投修淨寺脫白完具博通教觀首見天童奮力苦參一日因沸湯傷指有省往謁安隱忍忍曰言無蹤語無跡截斷語言全無消息汝作麼生相見師便喝忍曰未在更道師又喝忍曰兩喝三喝後作麼生師曰東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浪滔天忍曰忽遇趯翻大海拳倒須彌汝作麼生抵對師拂袖便出忍曰轉來轉來我更爲汝道破師搖手三下曰從今不信老婆禪竟行後參具德禮問今古機緣一切透得因甚疑根不斷禮曰諸方以破疑爲物我者裏即疑就是衲僧鼻孔師于言下豁然曰若然某甲今日却了也禮曰

你作麼生了。師曰。把住也在我。放行也在我。禮曰。把住時如何。師曰。鐵牛不奮迅。禮曰。放行時如何。師曰。一字兩頭平。禮領之　一日僧進門。師垂右足曰。道。道曰。道不得。師曰。脚也不識。又一僧進門。師垂左手曰。道。道曰。道不得。師曰。同坑無異土。又一僧進門。師垂雙足曰。道。道曰。道個甚麼。師曰。三個柴頭品字燒　順治乙未三月示微疾。日與弟子勘辨綱宗。書偈端坐而逝具德禮嗣

越州廣孝三目淵禪師。示衆。色塵無作。眼界未生。聲塵無作。耳界未生。香塵無作。鼻界未生。味塵無作。舌界未生。觸塵無作。身界未生。法塵無作。意界未生。諸仁者。以未生之前。轉無作之用。則色聲香味觸法一句。是金剛圈。眼耳鼻舌身意一句。是栗棘蓬。金剛圈垂處。鶻眼猶迷。栗棘蓬拋時。作家罔措。鞭寂子于牯牛隊裏。拶香嚴于粥飯叢中。別喚沙彌。斬釘截鐵。口唇不借。拈放風旋。一句了然。超功行于塵劫。萬機休罷。放身命于先天。非生因所生。何了因可了。然雖如是。若向別喚沙彌而識取。香嚴水中捉月。向口唇不借而識取。寂子鏡裏迷頭。向單提直指處而識。雲門豈惟有屈二老。亦乃辜負吾宗。還委悉麼。卓拄杖曰。丈夫自有沖霄志。豈向他人行處行具德禮嗣

撫州石鞏十力潤禪師。與化人問。大道透長安。因甚學人透不得。師曰。恁麼則趙州話墮。僧便出。師曰。恁麼則山僧話墮　問世尊見明星而悟。見個甚麼。師曰。瞎。僧禮拜。師曰。你見個甚麼便禮拜。僧亦曰。瞎。師吐舌　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細柳營前不奉詔。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按轡徐行不動塵。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風雨淒淒入古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震威一喝具德禮嗣

嘉興雁塔白谷裔禪師。毗陵白氏子。上堂。舉足下足。列祖門庭。放去收來。祖翁契券。向者裏搆去。人人脚下圓成。個個頂顙晃耀。其或未然。要作三世諸佛緣起。歷代祖師鑪錘。裔上座拈一句無義味話。爲諸兄弟抽釘拔楔。作個脫洒衲僧。擊拂子一下曰。只者是　康熙戊午辭世。塔全身于寺後具德禮嗣

越州天衣乾菴賢禪師。僧參。師問。那裏來。曰。靈隱。師

曰冷泉亭吞却飛來峰是否曰豈有與麼事師曰你若不信問取別人僧便如前問師打曰獅子咬人韓驢逐塊具德禮嗣

湖州德清鳴因載一音禪師上堂元機獨耀竿頭杲日下須彌至化無私劫外春風貫桃李會麼句不停意意不停句意句不同倫窗欞交露柱句劄意意劄句意句交馳如大火聚過量人眼蓋萬重胸羅八表聞恁般語話是甚麼其或意下停元句中取則聽不出聲見不超色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虎陷神機欲威獰而路絕到者裏合作麼委悉諸人緇素得出山僧分半座與伊功不浪施有問山僧為人句但向道自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具德禮嗣

鹽官金粟諦輝輅禪師住靈隱日一僧經行師召曰上座來僧便近前問訊師曰一動不如一靜復見一僧坐禪師召曰上座來僧亦近前問訊師曰一靜不如一動侍者曰祇如動靜兩忘又作麼生師便低頭歸方丈具德禮嗣

東陽昭懷獨任雲禪師莆陽林氏子參靈隱禮看一歸何處話正經行時履脫有省巢山首座問曰適來入室有何所見師方舉座震威一喝掩門而去師後再理前話徹夜始識首座去悔曰昨來不痛與一頓呈偈曰昨朝一喝倒關門我以殷勤三拭身覷破豁然無異路何須日午打三更座接偈曰偈在者裏如何是我昨日的師喝座曰者是我昨日的師曰一番提起一番新座曰怎奈巢上座未肯點頭在師曰放汝一頭地掩門便出座隨至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劈面便掌座曰你打巢上座那師曰切忌錯會座休去　上堂僧出作鼓笛聲曰某甲會吹無孔笛請師撫曲沒絃琴師曰明眼人前怎敢造次曰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曰可謂獅子吼時芳草綠象王行處落花紅師曰子期去後尚有知音僧禮拜師打曰者一板也少不得乃曰若論此事譬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山僧豈憚勤勞不垂一手作彈琴勢曰還會麼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具德禮嗣

泰興慶雲澄一清禪師瓜洲史氏子投天寧出家靈

隱禮命參無夢無想大用現前話一日禮巡香以目
瞬師曰半夜摸得一跳蚤師于言下有省入室曰夜
間跳蚤咬一口至今痛得無休歇禮曰即今跳蚤在
甚麼處師曰無處不稱尊禮曰無夢無想尊在何處
師曰如珠在盤　示僧曰不觸不背道將一句來曰
虛空無背面師曰恁麼觸背了也僧喝師曰莫道無
背面好曰黑荳未生芽師曰弄虛頭(具德禮嗣)
蕭山烏石靈沼淵禪師楚人也因卸舊殿上堂乃卓
拄杖曰烏石有一句在迦文老子手裏貫古通今時
清道泰捨短從長將勤補拙又卓拄杖曰迦文老子
亦有一句在烏石手裏據令而行隨時賞罰補偏革
弊換舊崇新直饒聲聞緣覺廻避不及釋梵諸天覷
捕無門且道憑個甚麼得與麼迅捷卓拄杖曰從前
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具德禮嗣)
衢州蓮花乾敏證禪師晚參日日日東升日日日西
沒拄杖作龍吟布袋藏醜拙報諸仁徹不徹衲僧腦
後三觔鐵(具德禮嗣)
東陽法輿大閒靜禪師參具德禮一日禮問曰覿面
相逢時如何師曰兩眼對兩眼禮曰忽遇其中人來
又作麼生師曰放行不放過禮曰父母未生前本來
面目薴師曰低聲低聲禮曰我已低聲你又作麼生
道師曰天氣初寒和尚珍重禮曰適來數語那一語
親切師曰有眼者見有耳者聞禮高聲曰上座猶有
見聞在師即呈頌曰好肉剜瘡按牛喫草自悔從前
枉受顚倒抛却自家無盡藏鈴竮向人討富不誇貧
亦帚爛糞虛空飽一飡鐵蒺都盧一口咬　僧問猛
虎有甚長處善財也去參他師曰不經一事不長一
智(具德禮嗣)
鹽官竹林弗爲祚禪師揚之通州丁氏子參靈隱禮
命看無夢無想主人公話一夕就寢被隣單僧展脚
蹴枕墮地失聲頓見高峰立地之處述偈曰七尺單
前睡正濃枕頭墮地忽成龍迅雷迸出金剛眼擊破
從前栗棘蓬禮見而喜曰此是紙筆上句如何是你
本分事師作掌勢禮曰切莫草草入佛日精進堂一
夕有鼠爭豆碟俱撲下忽然大悟遂作偈曰本來面
目現塵塵何用從前向外尋夜半床頭親看破鼠翻

鹽豆滿天星禮閱偈卽喚師入室曰且喜汝大事了畢師曰甚處得這消息來禮曰贓物現在師曰賊賊便出禮乃落堂搊住師曰適纔老僧肯汝不肯汝師曰鷂子過新羅禮曰不意今日有此一僧乃語衆曰弗公爲法勤勞一生能急我數急所以遲却十年爲長老也　上堂舉靈雲見桃花因緣畢曰子規聲醉樹頭紅幾個遊人眼界空却被旁人重按劍桃花依舊笑春風（具德禮嗣）

穹窿寧邦圓實寧禪師天都許氏子僧問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師曰露柱開門石臼關僧佇思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會得個中消息子和盤托出有何難　問東壁打西壁南山拜北山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高挂風帆過洞庭曰畢竟如何師曰目前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具德禮嗣）

富春法相履先緒禪師烏程俞氏子聞板響猛然擡頭禪帳拂面忽然有省次日禮落堂師出問如何是學人放身命處禮擲下竹篦師拈起連打數僧曰你也該喫棒你也該喫棒復打侍者曰你也代和尙喫一棒禮曰履先齊師拋竹篦歸衆禮少頃喚師入方丈曰你見甚麼道理敢恁麼造次師曰某甲罪過禮喜而告衆曰且喜履先參得禪也　上堂拈拄杖召衆曰古人道楖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到這裏因甚不肯住遂卓拄杖曰山僧二十年行脚祇到這裏　小參山僧昨夜作得一偈不妨學似大衆切須諦聽衆皆側耳師良久曰分明記取（具德禮嗣）

松江瑞應素菴仁禪師上堂舉宋太宗見僧看經問曰看甚麼經僧曰仁王經宗曰既是寡人經爲甚麼在卿手裏僧無語後雪竇顯代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師曰太宗善問雪竇善答可謂君臣道合無人證明山僧有頌不妨舉似王言如絲復如綸萬國風行草木春旣識天顏動虎拜遐荒何處不來賓乃顧左右曰今日一會莫道無人證明（具德禮嗣）

杭州淨覺曇璽印禪師一日拈桂花問僧曰這個是甚麼曰桂花師放下花復豎拳曰這個喚作甚麼曰桂花師曰前語不是後語是　問昨日冒風今日頭

痛時如何師打一棒曰喫我一劄棄僧擬議師復打一棒曰如未好再喫一劄具德禮嗣

天台國清燮雲璣禪師通州人初依三峰藏歷三寒暑有省後靈巖儲頷祥符師入堂舉妙喜請益佛果有句無句因緣言下徹證　示衆青州衫子重豈止七觔萬法歸一要且不在這裏人人道趙州老不以筋骨為能我道渠後生可畏寄語諸方欲得寒暑不侵直須投身裏許　師自遊每服糞掃衣日乞食於市夜寄宿古寺人問其族姓里居師曰忘之矣曰何以出家師曰無以療饑曰識字否師曰夜歸古寺曰會禪否師曰吾從雁蕩走來聽者莫喻順治戊子將病革次第請同參作別而逝塔於國清有無畏集行世退翁儲嗣

天台能仁辨菴光禪師姑蘇金氏子脫白靈巖迎天台國清儲開法本山參竹篦話有省一日儲舉南泉三不是公案師痛加究心後見儲與客茶拈菓子擲地曰正恁麼時還有向背也無師將平日碍膺之物一時脫落　小參少室門風秋毫不犯舉意承當一堆一擔脫體無依待東山頭著地與你說破　上堂清明斷雪穀雨斷霜青天不老白日自忙東風爛熳花如錦啼殺鷓鴣春晝長端的不如歸去好幾年遊子不還鄉　順治戊戌四月示微疾趺坐而逝塔于東山退翁儲嗣

逐鷗柗禪師淮安人常在萬峰擔水供衆三峰藏異之命職堂司藏將辭世授法語令依繼起儲公了子大事師一日伐樹次儲曰終日東斫西斫忽然斫倒如何師曰一冬燒不盡一日攜菜過儲曰是甚麼師曰二年同一春儲曰是古人的師曰今人用却好儲曰汝當年在萬峰見個甚麼便自肯諾師笑曰殘羮餿飯不堪供養和尚儲曰還吐得盡麼師曰老老大大一些放不過儲與笠子順治戊子八月十七示疾喚左右人掖起合掌呼本師和尚三聲而逝退翁儲嗣

永嘉巖頭平天僧彥宗禪師海寧人禮平觀法師讀楞嚴有省參靈巖儲纔跨門儲便問子習楞嚴祇如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師擬議儲擊竹篦一下師豁然大悟出住天台興化　上堂舉

白雲示衆曰先入白雲門次入白雲浪呑的栗棘蓬喫的籼米飯君子如到來看看好方便師曰白雲氣宇不減雲門口是心非興化則不然莫上興化門慣起無風浪亦稍衝浪來喝起靑霄棒君子如到來雍雍而揖讓爲甚如此偃文而修武古今所同尙　師性好潔常携茗椀隨行有鄧侍者誤携一二器已離興化行二百餘里師見詬曰汝不知因果爲是耶立命持還其謹有古人風味　順治戊戌元日師榜快字于門見者莫測至六月十一日示微疾子夜索筆書偈曰拄杖今朝發火大震一聲毒鼓喪却無位眞人說甚空王佛祖擲筆趺坐而逝塔于平天菴之後麓退翁儲嗣

天台國淸大庾韜禪師吳江趙庾也崇禎癸未進士令甌寧以治最擢吏部鼎革薙髮受具于遯邨賢燃香有省賢問馬祖一喝百丈因甚三日耳聾師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賢許之次謁靈巖儲問如何是境儲曰明月上高山如何是人儲曰祇是這賊如何是法儲曰國有憲章三千罪師于言下大悟　示衆一兩樓鞋八尺藤遶山行過竟無人不知竹雨松風夜吟盡秋山這盞燈是甚麼人境界良久曰滿堂有眼盡不識自剪芭蕉寫甚經　示衆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拈拄杖曰這個是心地印畫一畫曰這個是祖師關已過者掉臂竟去未過者且借印看喝一喝曰莫怪適來頻觸忤自從別後見君稀　順治辛卯隨儲渡吳江鶯脰湖大風覆舟師落水跏趺而逝塔于鄧尉山退翁儲嗣

天台國淸毅菴英禪師上堂開却路釋迦老子來也道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一切世間在所遊方弗妄宣傳師一喝曰老大釋迦小心忒殺國淸一衆盡是本色禪流一向撞著道伴只是交肩過實情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山僧又何忍好肉上剜瘡虛空裏釘橛道個山之遙水之闊狼籍從上風規辜負將來眼目喝一喝曰且過一邊　上堂側跳上山巔誰後復誰先打破目前底元路草芊芊卓拄杖一下曰失脚踏得著便是活神仙　上堂一不成二不是示疾維摩眼中著刺選語文殊莫取次無端一盲引衆

盲業識茫茫無本據八萬四千師子座塞滿虛空忞兒戲喝一喝曰都來是甚閑家具　上堂終日茫茫那事無妨纔經拶著被蓋囊藏大衆只這被蓋囊藏的是那事不是那事良久曰你諸人有事進前無事退後　上堂古人道佛法無多子卓拄杖一下曰且道是多少衆無語便下座　上堂連卓拄杖曰寒山顛寒山顛理事絕偏圓打開條火路直出古皇前可憐拾得子轉掃轉連綿更有豐干老饒舌賺人天擲下拄杖曰奉報諸禪斯道而今大不然　上堂纔方朱夏又經秋颯颯霜風到樹頭節令既嚴人易老現前幾個得心休急著眼莫悠遊識得自家田地穩不風流處也風流驀召大衆如何是自家田地衆擧首師一時打散　誕日上堂國清獨立萬山中自愧無能繼阿翁幸得年來筋力好拖犂拽耙展家風卓拄杖一下曰劫初田地平翻轉現出優曇朶朶紅　上堂盡大地是衲僧一隻眼國清有願不撒沙還有眼睫上枹鼓眉鱗裏走馬底麼衆無語師曰眼在甚麼處　上堂劉久雨不晴脚下泥深衲僧動著打溼眼睛農夫鼓掌絕到行人且道鼻孔裏還一得一點麼打噴一下　上堂霜風急霜風急窮子無依何處立勸君問路早還家庫藏倉箱盡盈溢莫靠墻休倚壁剛被時人喚作賊擊拂子曰屈屈祖翁田地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上堂大衆托盔辛苦山僧無可管顧拄起陳爛葛藤敢道飯是米做

退翁儲嗣

潭州雲蓋楚奕豫禪師蜀之眉州人初參三峰藏有省次謁靈巖儲歷二十寒暑　上堂卓拄杖曰須彌山百雜碎也世界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良久曰咄這野狐精以杖旋風打散　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後代兒孫左探右探良久曰莫踏雲蓋脚跟便下座

退翁儲嗣

天台瑞巖質夫殊禪師泰州秦氏子上堂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無底籃兒盛將歸試問諸人見不見拈拄杖曰是甚麼卓一卓曰聊爲通一線　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露柱燈籠同時合調且道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又從甚麼處得來卓拄杖曰點卽不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

風曰見後如何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　順治乙未臘月示微疾說偈而逝 退翁儲嗣

台州神鼎雪章元禪師揚之通州人落堂勘僧常垂三問曰眉毛與眼睛從來不相識是甚麼人證明又曰家貧遇劫不能盡去所存是何物又曰家親作祟斬斷命根賊是家親如何使令對者少涉遲疑師便曰請過 退翁儲嗣

池州南泉魯南琛禪師巴州人中秋上堂靈山話月曹溪指月仔細看來都則一橛老南泉獨超物外不過一期翫月新南泉終不肯月下添燈也須應個時節以拂子打圓相曰看看此是第一月第二月缺了又圓圓了又缺照顧月下三更須防臨濟這賊咄　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一般毒氣深欲避避不得以拄杖畫一畫曰今朝不遇山僧管取楊岐路絕還有以毒攻毒者麼出來務牙劈齒看以拄杖一時趁出 退翁儲嗣

杭州靈峰青原暐禪師梁溪胡氏子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因甚方木不投圓竅師曰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問三世諸佛坐火焰裏轉大法輪火焰爲諸佛說法曰日灶門頭說個甚麼師曰寒山逢拾得拍手呵呵笑　問佛以一音演說大法衆生隨類各得領解只如此語作麼生解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　問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因甚有長者長短者短師曰以上供通俱是詣實 退翁儲嗣

鼎州德山乾明原直賦禪師毗陵王氏子也中年投靈巖儲薙染苦參得悟爲人短小精悍力荷法門有汾陽之風上堂以拂子作○相曰此是諸佛體相目所未覩者看則有分嘗在其中者脫體道將一句來喝一喝曰汝等應在賢劫第四尊釋迦牟尼佛法中而得成佛　上堂驀拈杖喚曰木上座自應曰喏又喚曰木上座復應曰喏喏隨卓一下曰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全彰青作青色黃作黃色不青不黃作不青不黃色佛法到者裏也要眼無礙者得見多百佛得見多千佛到處爲首爲勝爲最爲妙爲微妙爲上爲無上爲導爲師若不一手劃破十字頂門

上並須瓦解不見臨濟德山為大施主周給無盡利行同事諸所作業皆不離一切種一切智智譬猶書字數說皆以字母為本字母究竟無有少分離字母者遂以拄杖劃一劃曰據令一筆押下不同草草

上元日上堂三百年來舊業深雲堂燈火幾浮沈今朝剔起珠林燄風展梅花一片心喝一喝曰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不見于自心而起于分別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蒸飯上江與下江風味有異廚務勾當天下相同見性人不見性人到者裏如何分別喝一喝曰作家禪客不得背地冷笑　上堂一僧攙前曰正去偏來明投暗合師劈脊便打又僧競出師一齊打退曰總是生臺邊喧夜飯漢乃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興化曰打中間底僧作禮興化曰昨日赴個村齋中途忽遇一陣卒風暴雨向古廟裏躲得過師喝一喝曰四方八面落紅成陣中間底水和月流好個時節子因甚一拜也承當不下又向古廟裏念道眞言臨事而懼則不要做佛炟赫之子當身公驗在甚麼處連喝兩喝曰賊無種相鼓籠

◎筋疑筯

上堂驀拈拄杖卓一下曰祖佛百孔千瘡一下子刮開和根拔出了也是你諸人還護惜也無一隊一隊圓顱方服氣勢甚大到處人家牽入歛綿子裏朝撫夜摩平地神仙不可容易問你話幸九峰出世與你手脚拈膩脂帽脫蹬臭衫你試毛下自己摸皮下自己看有一點子麼復連卓兩卓曰劄得出九峰與從上為法老尊宿齊眉共蹈　新戒子請上堂德山呵佛罵祖臨濟誅佛滅祖兩個漢自謂已到不疑之地那管荒草深村只是輥驀卓拄杖喝一喝曰眾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　上堂白椎未竟隨卓拄杖曰若遲一刻子龜頭鼈頭盡欺你諸人去也下根劣智一點氣落上一點氣落下吞聲而退不必較之若是丈夫兒那個沒有一道祖業契書何不攤向人前只來背地東在鉢囊子裏匙好挑飯筋好夾菜是諸方普請會底一時齋粥恐怕趕不辦口口嚼虛空你還咽得盡麼復卓一下曰不可錯怪人家退翁錯嗣

廬山西林古嶷志玄禪師武進吳氏子年十二出家侍三峰藏問某甲參得禪否藏便打每問便打如是

三年一日大雪藏晨起呼令呈句師通所見藏命閉關參究題其關額曰琢玉以勉其有成時師年十九也迨藏示寂師奉命侍靈巖儲因儲主天寧師留靈巖中元日懸祖像設供師隨衆入蹲門忽然大悟將從前礙膺頓時冰釋卽造天寧呈所悟由儲爲印可

上堂喝一喝曰此猶是爲中下根說若是上根利智的出來別展風規雖有全機也索打退鼓若是偎刀避箭祗圖全身遠害且放此話大行　順治丁酉師將示寂上堂舉馬祖一日不安院主問和尚尊候如何祖曰日面佛月面佛師曰大師到這時節不忝爲南嶽入室眞子但可惜攢簇不得猶是露頭露尾雖則光前絕後爭免使脚下兒孫向虛空裏東覷西覷若是西林肯留個影子到你今日設有問和尚尊候如何但向他道後五日看卓拄杖下座後五日師果化去塔于西林銓部文德翼爲之銘退翁儲嗣

天台國清曇應杲禪師毗陵孫氏子上堂囊無繫蟻之絲石梁橋下玉貫珠連廚乏聚蠅之糝華頂峰前肩摩轂擊住山家計一句是一句一步是一步總由

◈復疑還

這條截徑路頭去有甚麼迴避處忽若乾坤旋轉大地黑漆不許挨前那容落後直饒千尊者情智枯竭大兄小弟踏步到來如何捫摸他頭腦著喝一喝曰若是家裏人且與你說家裏話你輩前廊前後架後底又作麼生商量靠拄杖下座　上堂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狗走抖擻口猴愁摟搜頭星河月暈魚生子榭葉風微鹿養茸擊拂子曰參　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復藏饒舌豐干老無處著慙惶諸惺惺著便下座　上堂火爐談發冰輪宅融洽三千貫金草禍及衆生赤骨行詹班空自施繩愚藏身露影這漏滑古兮今兮誰甄別豈不見法昌當日太孤絕惟有十八高人凜凜寒威相對示風骨灰劫乎壁觀之嵩山剗滅乎獨尊之帝室不藏蚊蚋兮烈燄堪誇吞却大虫兮全憑鄉蝶好兄弟以火與火休爭逐似燄續燄漫輕擲相將共向無烟火迸出烏龜自成鼈　上堂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天下老和尚不離國清拄杖子且道國清拄杖子有甚麼長處良久乃引聲曰從

教立在古屛畔待取丹青入畫圖　上堂偏圓半滿開口不在舌頭上色空明暗壚畔還落印文中靈山話月曹溪指月揑著蛇頭打失鼈鼻南海波斯人我未忘摘得珊瑚聲聲叫屈雖然車不用橫推要且理無曲斷祇如山南山北逐隊成羣李公醉倒堦前自是張公喫酒且道具何三昧得恁麼潑狠潑頼遂以拂子打圓相曰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　上堂問出門是草水牯牛足下無私萬里無雲鐵漢子全身奉重行脚生緣在甚麼處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曰杖頭風月鉢裏乾坤阿誰欠少師曰脚跟下切莫蹉過僧頓足一下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師曰旁觀者哂乃曰十方無壁落眼睛在甚麼處四面亦無門脚跟下太險生菩薩子佛法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向甚麼處去蚯蚓驀過東海先行不到蝦蟇飛上洞庭末後太過卽使燈籠沿壁上天台一期撈摝面門依舊扶籬摸壁總不與麼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脚下草鞋一唱三十文切莫錯會好退翁

嗣法

南翔萬壽完會章禪師上堂僧問金剛爲甚白銀爲葉語未竟師便打又僧問廻狂瀾於旣倒殺活拄杖揭日月於中天佛祖爪牙語未竟師又打又僧問德山棒打禾山鼓雲門足靚雪峰毬語未竟師亦打又僧問適來諸上座有甚麼過師和聲便打僧擬進語師連棒打退乃曰鈎章棘句展演詞鋒不惟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靈利漢向未學以前撩起便行早是不唧𠺕何況三三兩兩踏步前來擬向山僧口裏覓剩唾于諸人分上成得甚麼邊事以拄杖卓一下曰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復卓一下曰以方便力故爲五比丘說大衆且道說個甚麼復卓一下曰今日大悲院裏有齋　上堂無爲無事人有口只堪喫飯但莫强分疎一生已成辦顧左右曰大事旣已成辦因甚腦後猶欠一槌只因金鎻牢拴便墮深坑解脫諸仁從今日始日日出身白汗自然諸病消忘贏得下載淸風更合隨方瀟灑如鷄護雪舊例徒增似獄覊囚陳條可革其或未然且聽山僧施設　上堂僧禮拜起擬問師曰住住一夏與兄弟東

語西語見我兩片皮還在麼曰有句非宗旨無言絕聖凡師曰因甚脚跟猶不點地曰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師曰也秖是個草裏漢又僧出師曰一切處放教枯澹去曰某甲一物不爲師曰一切處光明燦爛去曰爭敢囊藏蓋覆師曰何緣得到與麼地曰某甲罪過師曰昨夜三更月到窗又僧出師曰要與汝商量兩錯他後不得道向南方行脚時早錯了也即今事作麼生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汝可謂不空過這夏僧禮拜師曰三十年後逢人不得錯舉又僧纔出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曰不重子行履秖貴子眼正且道非非想天今日幾人退位曰我不從人天來師曰莫是當時一宿覺麼曰我不從雲水去師曰畢竟作麼生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師打一棒曰眼下無妨著個鼻又僧出師曰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僧上下顧視復展兩手曰看看師曰何不早道曰道得也是臘月蓮花師顧左右曰別甑炊香飯供養這僧又僧出師不顧曰灼然師便喝僧亦不顧師曰灼然僧亦喝師曰莫當得麼僧推倒禪床師曰

◎迴疑迥

險乃喝一喝曰虛空裏轟個霹靂打開一條活路放汝諸人命通汝諸人氣如今正好乘時闊行大步東西南北無不是自己家鄉不可守定在這裏也拈拄杖一時趁下　退翁儲嗣

三峰清涼僧鑒青禪師吳江朱氏子根性猛利儒釋典籍過目不忘年十九受具靈巖同參方遠打七遠即大悟師發憤力參未幾于台州天寧期中徹明心地退翁儲舉爲記室旋命立僧秉拂出世後歷主大刹道風遐被

今上東巡特旨召見錫御製宸章寵賚優渥師刻石蘇州華山泐潭寺用垂不朽云　上堂坐定顧左右曰大衆會麼從上綱宗無人舉唱設使隨機善導宗途屈于巽趨應世垂慈希音滯于競辯談元說妙止成畫壁之龍折果分因豈是渡河之象不知一言迴拔法法全超一句該通心心自契何先聖後聖之殊全提半提之異林巒吐秀觀之壁立胸襟潤壑交流飲者清涼肺腑聚五湖之俊衲慶溢師門續千載之眞燈輝煌祖席且不涉化基直歸實所一句又如何

道已知天上無雙月可信人間只一僧　小參顧左
右曰問一段事得麼達磨當年渡隆慶江那一日是
甚麼風不可祇道歲月浸久忘却了也智入三世而
無往來底灼然酬對看良久自代曰牛東南牛西北
　小參闍黎行脚來多少時踏不到從上語脉固弗
怪你因甚自己舌頭罔知落處若信這兩片皮人前
開合極是不易曷若留取喫飯他時後日免致叫寃
叫苦　晚參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莫妄想知之一字
衆禍之門放下著山僧未能花鋪蜀錦豈肯雪壓吳
霜將使富貴底蕩滌珍奇貧窮底掀翻孤陋喻如良
醫藥就庸醫囊裏撮來靈堪瘥病亦如老將行兵就
敗將營中拔出氣可吞戎故祖師曰執之失度必入
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山僧今日重爲下個註脚
知之一字涉烟塵更說無知坐困人不善良民皆賊
子善來賊子是良民　小參問不落汾陽十八問請
師拈出箭鋒機師曰直透新羅國曰句下已明賓主
意翻身復射事如何師曰第一莫向弓弦上辨乃曰
禪無可傳道無可道日進三餐夜眠一覺豈可將作

平常那許別尋元妙果能截斷兩頭機自然迸出通
天竅顧左右曰你若踏著了來方知山僧惡口　晚
參德山入門便棒好意翻爲欺誑臨濟入門便喝分
明弄巧成拙要得急切相應今朝不妨直說拈却棒
除却喝纔涉思惟轉沒交涉拚得死定然活阿誰皮
下無鮮血大丈夫兒合自由便請翻身入虎穴喝一
喝　小參行便行坐便坐一切現成十分露布若當
佛法商量大似將襯作褲顧左右曰不作佛法商量
却又如何震聲喝曰魚化龍飛夜塘休戽　晚參有
句無句如藤倚樹老僧只管看樹倒藤枯句歸何處
闍黎全不知致使溈山呵呵大笑歸方丈莫信直中
直須防仁不仁你輩乍入叢林果然卒難理會祇如
趙州老滑頭脚跡已徧天下因甚被菴主兩個拳頭
便換却透青雙眼還會麼遊方年已老得後却忘前
　小參山僧有一句直頭說似大衆良久曰莫妄想
　晚參神龍不戀陂塘良馬豈資鞭策定能致雨興
雲自解追風逐日天賦英流肯拘繩墨到處逴得便
行許你是員草賊　上堂日是尋常之日人是尋常

之人於中揀辨鮮陳情狀一絲頭許實不可得何事衲僧家逐景推遷作世諦流布也道今朝是歲旦一若總顢頇謂無新舊是壞假名別徵實相亦非通方達士欲使喧諍蕩然同歸熙皞驀起曰識取當陽聽法人歷劫何曾異今日　晚參大都參禪人有二種病一病在外一病在內譬如華屋不得其門雖終日循牆而走豈能窺見室家之好一面主人翁哉若但向通事舍人口裏討個消息便謂親到不疑此却是病更有一種長年不出戶庭祇解閉門作活脫遇盤根錯節卽到鋒挫鈍摧安能隨事游刃恢恢有餘此亦是病設有一人對衆檢點長老單單識病不善用藥山僧劈脊痛棒向伊道你且喫這一服（退翁儲嗣）

靈巖鎣方遠禪師　吳興沈氏子受具于靈巖儲見其穎異又念其孱弱不令隨衆師每請問儲曰不怕爛却師悶甚一日晚參師隨衆入方丈儲曰適纔見個甚麼道理師曰春風纔動百花香儲便喝師亦喝儲曰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曰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儲曰忽然翻轉面皮又作麼生師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儲曰盡大地火發汝向甚麼處躱根師曰火不自燒儲便喝師作禮儲落堂師出便喝儲曰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還有佛法商量也無師曰枷上著杻儲曰卸却項上鐵枷道將一句來師復喝儲便打（退翁儲嗣）

梁溪寶安雍簏晟禪師　通州孫氏子年半百棄俗上靈巖儲一見許爲皮下有血許入室一日作禮次儲曰靈光獨耀迥出根塵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儲曰忽然文喜吞却文殊時如何師曰徧界不曾藏儲打曰爭奈這個何師曰也是雪上加霜又問大死的人却活時如何師曰萬象森羅齊稽首儲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又作麼生師曰歸家罷問程儲曰不涉唇吻道將一句來師轉身便出

上堂卓拄杖曰失脚踏著平坦道途山是山水是水三月江南雨後天鷓鴣啼在深花裏簇簇湖山潑黛青湛湛湖光淨如洗復卓拄杖曰百年三萬六千朝只是這副舊面嘴　上堂良久曰聽取註脚草鞋破後袈裟直至于今未到家驚問風烟幾多閒春

城何處不飛花　師年八十有六學誨無倦著宗門崇行錄四卷與禪林寶訓相爲表裏又日製註偈頌行世塔于錫邑靑山（退翁儲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四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黃山十力潤禪師上堂孔山花似錦澗水如藍風習習鳥關關一輪明月照松間紅塵縱有千般好輸你山家半日閑所以道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靑山山僧雖然恁麼指示亦是不著便若是伶俐漢聞著便掩耳而出略較些子喝一喝　辭衆上堂乾坤老我一頭雪項上鐵枷應須脫三十年來口吧吧縱說還同不曾說今欲偷安作野人碧嶂丹巖生喜悅半世行藏多負心從今不負窗前月復顧視左右曰今何時答曰巳時師曰黃山村叟今日生遂命沐浴更衣安坐說偈曰一生殺佛殺祖彌天罪過今日飜身去殺心猶未足若要足試看年年法堂前是甚麼人脚跡　封龕曰諸方封龕舊例不過借天下大善知識威光歌功頌德一上以圖衒生平究竟與本地風光有何交涉況濟潤忝在法門數十年無功可頌無德可歌只當得迦文老子看小戶一隻惡犬足矣一箇瓦蓋子不論甚麼行者人力一蓋便了　起龕曰二十五員揭諦神拳養左右已久所謂養軍千日用在一朝我今欲向萬山深處藏身汝輩須爲我重加力焉　入塔曰彌勒樓閣八面玲瓏彈指卽開開巳卽閉玄要宗風於此不墜我是三峰嫡骨兒孫何藉傍人鼻孔出氣（具德禮嗣）

婁東興福會南禪師佛誕日上堂擧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師曰趙俗善舞楚人善咻猩猩善嘯畫鶘善啼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所謂情與無情共轉根本法輪樹林水鳥悉演苦空妙偈且道雲

門一棒又作麼生物情變幻終消歇水綠山青此理常　上堂舉趙州和尚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家裏坐師曰趙州這幾句話流布叢林幾七百餘年中間無數知識用盡神通未曾動這老子一毫毛在山僧今日也要露箇消息趙州大似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雖能拔趙城定三齊然止得假王也何似興福這裏不起於坐不動威儀彈指頃令現前諸人箇箇成眞佛去且道具何法要有如是捷證良久擲下拂子曰驗在目前　頌馬祖離四句絕百非曰神駒影絕諳天倪父子私腹各自離芳草雨淒苔路滑行人莫怨伯勞啼　頌德山托鉢曰天下人教沒奈何槐安國內立干戈今朝睡起推窗看山色依然鳥自歌　頌趙州洗鉢盂曰風靜樹寧鳥棲鹿宿風搖樹動鳥去鹿獨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　頌百丈再參曰金谷園中闕頌冋錦城春色逐人來絲珠墜後無消息贏得山花處處開

具德禮嗣

瑞州五峰仰山淨覺煦杲照禪師上堂今宵八月中秋節獨露銀蟾光皎潔萬象森羅豁頂門全提正令狐踪絕且高超物表一句作麼生道倚天長劍逼人寒奪却珊瑚枝上月　晚參三月二十九千紅萬紫呈家醜燈籠露柱笑呵呵八角磨盤空裏走一毫頭上識根源一一毛端師子吼海神怒把珊瑚鞭擊起須彌顛倒走山僧聞恁麼道只得結舌杜口作麼生得轉身吐氣去乃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具德禮嗣

仁和月塘在明德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看靈隱有一機月塘有一語明明不覆藏今日爲君舉靈隱機截斷紅塵水一溪月塘語翡翠踏翻荷葉雨試問諸君知不知耳聞目見誰知是　上堂拈起衣角曰抖開袈裟裏佛面雨花噴地放出鉢盂裏眼光赫日亘天諸方闊浩浩月塘靜悄悄時節旣相逢不可便著倒況有請法人求示衣中寶喝一喝曰將此夜明珠傾出一栲栳具德禮嗣

杭州香積栗庵乘禪師吳江章氏子上堂問卽心卽佛時如何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曰非心非佛又作麼生師曰風從花裏過來香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聻。師曰抖擻屎腸都說了。莫教錯認甕爲鐘具德禮嗣

虔山三峰石語音禪師崑山馬氏子。僧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破草鞋。僧曰何重之有。師曰傾國不換

示衆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風起江河千尺浪。萬里雲鎖青山嶂。忽然摸著自家底眼睛。只在眉毛上。且道眼睛爲甚却在眉毛上。擲下竹篦曰。參

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師曰凹鏡照人瘦。曰如何是已生後面目。師曰凸鏡照人肥。曰已生未生還有優劣也無。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具德禮嗣

武康永福霓庵祁禪師小參。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瞪目直視。曰阿耶。僧即領旨便拜。師曰慶快慶快。乃曰面門著子鋨。壁難通。遭伊毒手。遠送千峰具德禮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三峰檗菴志禪師楚之嘉魚人。魚山熊開元也。久參天童三峰。著聲叢席。崇禎末以諫垣彈首輔得罪。予杖一百。瀕死而蘇。世變薙染於靈巖。受記莂。出世繼席三峰。示衆。僧出展兩手。曰八字打開。針劄不入。五州管內曾逢幾個。祖師師曰一口針穿三尺線。曰老老大大慣用此機。師曰繡出從君看。金針肎與人。僧一喝。師曰便惡發。僧顧第二位曰還撈得脚跟下一莖毛著麼。師打。曰撈得著麼。乃曰日日日西沒。日日日東出。不沒衆生無解脫之期。不出大地絕穿通之路。老僧常於其中較計籌量。直是增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何況成年論月。不沐光華。成甚麼界相。三峰堂上。舊有法被一連。素以爲質。青以爲緣。皎如萬

里長空中涌一輪赤日據此座者靠著伊如一座須彌眞成烜赫偶然時節不相應卷放無事甲裏遽使人天緇白草木虫魚一時失色有大智人取自虞淵還諸碧落一剎那頃頓破千年之闇可謂極天快事現前諸大德若老若少各各脚跟下有一段鑑地輝天底事可肎放一綫助伊光彩麼諸仁若不慨然老僧不惜手脚下座以拄杖旋風打散　示衆問開大冶場鍛聖烹凡祇是門庭施設架漫天網羅龍打鳳無非手脚尋常未審出格之機如何演唱師曰飯是米做曰恁麼那恁麼那師曰難道菜不用水燒曰今日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曰可惜重添鹽醋乃曰虛豁豁壁落全無峭巍巍階梯迥絕剛道個解黏去縛早已平地喫交何況加個結字然一向恁麼去百草頭祖師往往錯過無限平人被陸沈可惜許也先聖垂慈多諸方便于全無壁落中幻成壁落向迥絕階梯處重奪階梯畫一字之關塞多岐之路教他從外來者風吹不入從內出者水泄不通方與麼時使知見得麼得神通得麼正氣急間驀然蹉脚踏著

自家田地囫原來鞋底下各各有一片方磚纔恁麼便不恁麼連這一片磚也一齊踏碎然後南山雲北山雨南斗七北斗八抖亂了星辰出頭天外方有自由分然要見他衲僧大遠在畢竟衲僧有甚長處擲下拄杖曰參　示衆普通年遠祖宗地上界至模糊法堂前早已草深一丈何怪田園蕪盡老僧使伎倆不出只得拾他黃葉聊止兒啼爭奈斷炒斷煎止之不得賴遇甘行者同流大開廚庫將餺飥餵子一齊擔出任諸仁橫吞豎嚼刬地思量不到齩著一口原來餬餅裏無汁一場好笑　示衆纔有是非紛然失心目前染淨不是是非身上持犯不是是非意中趨避不是是非爾既如是我亦如是不失底心在甚麼處不見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酒仙蜆子豈曰乖方其或未然眠夢裏打殺蚊虫莫道不是惡作　示衆春日可親春風可畏禪子家善知機變擬趨向那一頭若是呼喚不回底鑊湯爐炭中避暑雪窖冰河裏澡浴有甚麼希奇驀拍案一下曰我亦從中入非唯觀世音　示衆檀越施財盡道營齋鉢裏可有

飯衲子持鉢盡道應供堂中可有僧盡鉢裏未是飯
堂中未是僧作麼生施又作麼生受豎拂子曰向這
裏下得個出身句子布施也是第一持戒也是第一
日消萬兩黃金不為分外若更佇思不但為淨名所
呵飲水也須防噎　示衆老僧二千餘年來曾不恭
敬亦無懈慢今日有一杓水擬向甚麼人頭上澆良
久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　示衆一人傳虛千人傳
實都道世尊覩明星大悟畢竟悟個甚麼現前一切
衆生夜夜覩明星還悟也無衆生且置萬古明星夜
夜覩一切衆生還悟也無道個情與無情同成正覺
依舊落在世尊匾字裏驀喝一喝曰夜烏飛朝兎走
肯向前來株下守　示衆能大師以肉身菩薩受圓
滿分戒高沙彌知是般事便休明覺酒仙向異類中
行于非道這三個漢誰聖誰凡誰縛誰脫將來放在
一處便是惡叉聚也拈著一個則指墮覷著一個則
眼盲覷著一個則鼻裂作麼生是衲子出身之路喝
一喝曰明珠在掌靈鋒在握賞則俱賞罰則俱罰但
不許攙行奪市退翁儲嗣

毗陵五牧劭圓琚禪師桐鄉人學洞山云一大藏教
是個之字師頌曰拂拭晴空窺篆烟龜毛鹿角眼中
栽誰言之字該龍藏剽竊玄沙白紙來　學僧問東
山有驗人關活人句如何是驗人關山張大口曰請
曰如何是活人句山吐舌示之僧作禮曰謝師答話
山曰已後莫錯怪山僧師頌曰驗人關與活人句吐
舌張牙會也未看取東山水上行要津把斷隨他去
退翁儲嗣

吳江棗園籜菴繩禪師居山詩曰住菴僧老怯衣單
沒一絲頭爭放憨更怕將來裁鶴氅由他僮少自生
慙　七斤碎盡補床頭羞煞當年老趙州撥到五更
霜月曉針錐不得況乎鉤　娘生褌子用過時綴已
多瘢莫可支老大猶然脫不下直教賺煞路旁兒退翁
儲嗣

泰興靈雲醒熱粹禪師泰興人說戒上堂開方便門
好肉剜瘡示真實相眼中著屑那堪山門頭合掌擔
枷過狀佛殿裏燒香把髻投衙更說和尚闍黎得非
裝模打樣乃旋風以杖打散曰最怪你這一隊泥塑

木雕底猶自倔強　佛誕上堂年年此日不相饒想是生前業所招幾個兒孫能轉受不將惡水驀頭澆　雪霽晚參前村深雪裏驀地一枝開謂是李謂是梅良久喝曰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催退翁儲嗣

武進太平問松原禪師江陵張氏子世呼寶樹尊者示衆佛祖位中收拾不住平田淺草一任縱橫論年途次不離家舍獨坐火爐句絕賓主雞鳴茅店熱鬧一團明月人跡板橋荒涼徧地寒霜如謂別有商量何曾喫鹽止渴退翁儲嗣

無錫寶安去息溟禪師蘇州徐氏子住無錫寶安上堂喝一喝曰開得者張口何妨天上天下若乃依違畏避顧後瞻前此人光不透脫胸中有一物礙在所以山僧住祥符時每見衲子到來先與他一碗湖水喫洗得腸肚潔淨自然言語條直語直則法輪可轉心淨則佛土俱淨向淨佛國土轉大法輪則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即以色見我即以聲求我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汝等成正覺處且道成等正覺有甚麼奇特處唯是可以去即去可以止即止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山僧恁麼道設有個漢出衆云識取去底識取住底聲未絕便劈脊打曰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反成讐退翁儲嗣

蘇州壽聖聲衎恒禪師浙東張氏子依靈巖儲看黃檗三頓棒有省儲舉竹篦子曰道得也三十道不得也三十道不得則且置因甚道得也三十師曰熟處難忘儲曰大死的人却活時如何師曰晝見日夜見星儲曰果然熟處難忘退翁儲嗣

蘇州月掌內紹種禪師上堂喝下奔流度刃著忙作麼棒頭疾燄趁風只在者裏有水到渠成之用自能平地涌波瀾具風行草偃之機何必虛空抽閃電雖然照用齊行要且人境不奪若要扶樹臨濟正法眼藏恰似蚊子撼須彌藕絲牽大象你且緩緩喝一喝曰是甚麼復曰有口不可閉却　上堂束得虛空作棒白拈賊措手無門碾得大地爲塵跛足師插脚無路人人脚跟下有通天正眼東廊上上西廊下下階墀曲直寮舍淺深總瞞他一點不得古佛堂前有片嘗住方磚汝輩暮去朝來因甚不鑑拈起拄杖曰如

今直下指出去也眼裏有晴底各自驗取好蓋卓一下　上堂般若如大火聚盡大地是個火聚德山老漢將爛柴頭添燄臨濟大師拽破鞴袋鼓風三世諸佛薰透鼻孔六代祖師燎却眉毛汝輩毛道凡夫要得無明息滅心地清涼良久曰莫妄想好　上堂花笑鶯啼四月朝衲僧見處盡雄豪眼開白日靑天下生死何曾有一毫喝一喝　上堂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蚯蚓穿透耳竅蝦蟇跳入眼睛或高或下忽喜忽嗔喝一喝曰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眼裏有筋舌頭無骨趙州終日喫茶子湖半夜捉賊捉得賊誰辨白看看逗到天明個個眉橫鼻直拈拄杖曰賊賊　上堂衆生本不迷諸佛何曾悟不悟與不迷頭頭皆顯露堪嗟開眼人覷見總不顧驀顧左右曰大衆耳門裏七穿八穴是顧不顧脚跟下橫三豎四是顧不顧喝一喝曰要見黃河清三千年一度退翁儲嗣

武昌洪山寶通俞昭汾禪師竟陵吳氏子父嵩邑諸生母許早寡奉佛誦經師每侍側聽有所感發誓爲僧母首肯之年二十投郢州蓮臺玄萃法主薙染從三昧律師受具隱荊南玉泉一日閱法華有疑質一老宿老宿叱謂曰博通三藏尙落筌蹄聖心未通難脫生死汝氣識沈邃天資粹美南方禪宗大盛何惜一緉草鞋了玆大事乎師遂發意南詢過里門值母疾革留侍湯藥畢後事抵武林首參靈隱禮不契次參靈巖儲于天台得與籌室每有咨問儲即憑陵曰我者裏無一字挂他齒頰苦要向人口裏討甚麼漆桶速退曾不少假辭色師以己事未明復遭訴罵殊憤憤不樂辛卯元日會同參八九輩起精進七師亦與焉午後値儲下堂師近前作禮儲便打師擬申問儲又打曰汝擬作佛法會耶師于言下領旨遂拈古詩作投機頌曰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扁舟已過萬重山儲笑曰我助汝喜子今得達故鄉也從此機鋒頴脫號稱嚙鏃出住廬山乾明黃安天臺嘉魚廣賢京山潼泉景陵紫芝卞孝旨同江南廉使令之創東巖精舍延師楚撫張朝珍藩伯徐惺請師中興洪山寶通寺　上堂昨夜

雪上更加霜。今朝佛面增百醜。文殊普賢行路難。窯奴白牯却知有。寒山燒火滿頭灰。拾得風前拈起帚。良久顧衆曰。你者一隊漢。冷冰冰地。在者裏討甚麼盌。 上堂。好雨知時節。春無三日晴。潙山五百頭眞個可憐生。溪東溪西。一任橫拖倒拽。且道者片田地。始終屬阿誰。一僧出曰。和尚豈得問別人。師下禪床把住曰。道道。僧擬議。師便掌曰。慼你不徹。 上堂。拈拄杖曰。丁一卓二。有手脚。放兩拋三。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看得見。山僧實落分付與你。卓一卓曰。切忌謾承當。 上堂。久雨熟梅天。柴生滿竈烟。林間泥滑滑。時叫屋頭邊。銅鈔鑼裏滿盛油。底途中善爲不遭一滴。何處見他滲漏來。是你問凡答凡。問聖答聖。爲甚隨他舌頭轉。良久曰。脚下泥深。 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海水不可斗量。虛空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爛泥不可著脚。靑州衫子重七斤。其所薄者厚。十字街頭一片磚。其所厚者薄。不快漆桶。更莫提來。穿破草鞋。直須掉却。以拄杖一時打散曰。千錯萬錯。是伊不錯。 付首座上堂。拈起拄杖曰。拈一機則念

機透脫。卓一下曰。垂一句則句句流通。麗萬象於當陽。耀天光。彩融千差於一智。擲地金聲。越祖超師。順物齊己。正恁麼時。事存函蓋。理應箭鋒。祇合與汝平展。不合與世商量。且阿那個解身裏出門。遂擲下曰。分付今朝首座睿。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曰。心不是佛。佛與心俱非。又卓一卓曰。智不是道。道與智俱遣。山門外石幢子。雨洗風吹。靑又黃。猝然討他鼻頭不著。祇如盋盂口向天。露柱脚踏地。從來不曾轉變。你道又成得甚麼邊事。喝一喝。 問。宴寂熙連河側。金棺特示雙趺。正恁麼時。莫便是佛否。師曰。夜半須彌安鼻孔。曰。賴遇和尚證明。師曰。疑殺天下人。 師喚僧。僧應諾。師曰。此去漢陽不遠。 僧參。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無語。師曰。已後不得學老僧。 武昌乃都會時。朝廷方問罪湖南。兵馬絡繹。惟師宴然無營。上至節越方鎭。下至輿臺隷卒。見師慈愛導物。無不投戈膜拜而去。庚申正月五日示微疾。乃謂左右曰。老僧知得汝輩不知。乘肩輿遍辭檀護。仲春八日爲本師生忌。燒香。併上歷代祖。供移居別室。索筆書偈

曰世間憎愛鬬芳菲底事何曾善赴機要識洪山眞旨趣臨行但聽雪花飛至十三日泊然長逝門外果雪深三尺遠近駭異師世壽五十九僧臘三十八門人上睿等奉全身塔于京山瀧泉之東南隅退翁儲嗣

台州天封雨青膏禪師通州海門馮氏子少出家碧峰寺長投四瑞受具初參報恩賢後依靈巖儲　上堂金刀剪不破萬里青天彩筆畫不成一江明月長安道上往還無住含元殿裏尊貴神居若作佛法商量大家沒量罪過　上堂衆纔集師展兩手曰少個甚麼便下座　康熙庚申師示寂于吳江長慶退翁儲嗣

天台能仁無依仁禪師吳興人除夜小參看看臘月盡即便春風至發到錐也無那有一些事蒿湯點作茶火爐坐取次不圖暴己長祇有鬬劣志牽牛引公差燒錢增鬼勢驀撞倒釋迦也是眼裏刺有佛處急走無佛處不住畢竟那裏是他住處挨拶到明朝與你從頭註　師寄跡菩提每日危坐了無一事提持向上垂老不廢人稱古佛退翁儲嗣

長沙智度梵尊勝禪師泰州人頌南泉唾作如如因緣曰金雞叫破瑠璃殼玉兎挨開碧海心一室不知天早晚由來得力在兒孫退翁儲嗣

支硎糝花菴主煦堂琪禪師俗姓韓以進士歷官翰林學士鼎革易僧服參覺浪盛日研萬松評唱礙膺未脫後上靈巖一日師問德雲別峰相見話儲喝出師不措一辭後儲學臨濟在黃檗喫棒公案得悟入儲爲歷舉古人公案師了無礙滯儲書偈記之順治戊戌以兵逝臨行偈曰楊岐驢子三隻脚烈焰光中縱步看踏著舊家田地穩昂昂氣字莫遮攔退翁儲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姑蘇堯封寶雲月函潛禪師。吳興菁雨若也。參靈巖。證徹大法。退翁儲旣寂。隱居空山。以著述自娛。絕迹人世。貌古如梵僧。性狷介。衣食不充。給侍星散。略不縈懷。所著洞宗疑問寶曇七發。皆關法門大典。竟以貧病終其身。諸方惜之　上堂。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堯封不會禪。乃曰。瀑泉飛處綠陰交。山鳥丁東逐午樵。滿笠松花歸去後。閒雲相與度峰腰。顧左右曰。你道將飯與堯封喫底。還有眼麼。良久曰。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插秧上堂。者一片水田。一向斜搭在衲僧肩頭。橫也在身上。豎也在身上。而今平鋪著山前山後。直得眼瞪瞪地看。卽有分。金鋤不動土。靈苗何處栽。隊隊博飯喫底。不傷物義。道個應時及節句子。供養一衆也。顯叢林有人。良久曰。三日風。五日雨　普請採茶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禪和家一向麤心。生怕落二落三。道個明日不得普請。便自謂得也。他時後日。單單喫水也難消。若據堯封苦心。那怕你摘葉尋枝。只要到手。來來往往。不至空過。遂拍手曰。莫把三千道里誇。住山人事盡風華。寶雲一味遵平淡。不摘楊花摘野茶　晚參。問南泉百年後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未審在那一家。師曰。欺上座不得。曰。脇下五字倩甚麼人書。師曰。謾別人卽得。乃曰。昨夜三更混舉鞭。一汀細草綠如烟。山童掃盡楊花雪。無那殘英又滿川　上堂。虛空無筋骨。那下金槌。大道絕西東。豈循鐵路。沒鐙驢子夜三更。拈下闍黎席帽。山僧是浙西路人。四川夔州府城南。諸葛孔明八陣圖。前聚六十四。後聚二十四。各高五尺。相去九尺　上堂。古堯封十方無壁。有一張口。沒個挂處。驀指鼻下曰。仍安舊處著。人天衆前。如實而說。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上堂。拈起拂子曰。晉鋒八百。帶累殺龍泉太阿。炭庫藏身。蹉過了麗天杲日。盡道吹毛不動。徧地刀鎗。爭知荊棘林中。太平得路。擲拂子曰。一個閒人天地間　晚參。衆集。師坐定。左右顧曰。諸人與麼自在。堯封與麼起倒。諸人與麼著著先機。堯封與麼次次落後。諸人與麼光彩。堯封與麼慚愧。良久曰。洎被打破蔡州　上堂。到岸古帆。千山萬水。不落三寸。四角六張。要向句裏明機。

言中取則爭怪得香至國裏背父逃走的平欺漢地慣打南村十更　上堂火星入牛斗衲僧天下走不問你南地鵖北地狐橫擔拄杖緊緊草鞵粥飯堂裏瓦碗竹筯各須仔細　上堂至座前左右顧曰到者裏要我如何陞座復左右顧曰撈上一重又且如何就座乃曰而今坐定也誰敢何如便下座　上堂堯封有一句到你是摩竭掩室是毗耶杜口良久曰八角磨盤空裏走堯封無一句到你是函蓋乾坤是截斷衆流喝一喝曰蝦蟇何曾出得斗　晚參堯封不敢瞎却天下人眼拈起拄杖曰設有道山僧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卓一下曰將謂我辜負汝却是汝辜負我　上堂達磨不來唐土我國晏然神光不往西乾彼中擾亂歇嗚呼哀哉法門不幸盡道臨濟德山吾宗後勁一回思之毛骨俱冷　上堂天中函蓋蓋著你目機銖兩數著你不涉衆緣看你走到那裏咦嘗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向此中來　晚參問如何是空劫已前一句師曰記得小時騎竹馬曰前又作白頭翁莫言去處無端的不在溪西便在東

上堂十方無壁四面無門有一句子把定乾坤別資一路是鬼是人喝一喝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稽首稽首主臣主臣　一日拈拄杖曰特抛香餌專待長鯨僧出師曰啞水鮮鱗全無希冀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師曰何得自投羅網僧擬議師打曰死蝦蟇　上堂結却布袋口諸方不知你在堯封做甚麼事解却布袋口堯封不知你在諸方做甚麼事結也出堯封手不得解也出堯封手不得你諸人東去西去前程忽有人問堯封手切不得道十個指頭如鼓椎相似　因事上堂蕭梁高祖武帝普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南天竺國菩提達磨來我震旦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十二月九日初祖菩提達磨傳法神光西來衲子豈是菽麥不分去年此月此日比丘南潛從天上靈巖受請來掃堯封今年此月此日上堂特特舉揚禪宗春秋乃捫心曰蒼天蒼天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退翁儲嗣

天台興化笠山彙藻文禪師南昌張氏子上堂秋雨垂垂秋風颯颯屋頭籬菊抽金門外楓林布錦老雁

橫空點破碧天似水懶猿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父母未生以前何似者個時節無事倚闌頻悵望白雲空鎖亂山青　上堂泠雨翻紅葉秋風動白蘋空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　上堂老僧住持多年不解與人東指西指一句是一句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嶽露儞梵鉢提舌頭有分鐃伊見鞭影便行望刹竿回去猶是途路邊事要得捷徑一路不得離我者裏以拂子畫一畫曰此回不是夢眞個到廬山　一日聞鼓聲問侍僧曰今日打鼓作甚麼曰請和尚說小參師曰鼓聲爲諸仁說了也山僧又說個甚麼僧無對師曰也是湖南賣餅

靈巖卑牧謙禪師（退翁儲嗣）上元出隊上堂問一色邊事盡却今時向上全提不住者裏未審明白菴前片地還借借也無師曰不用鈎鈎錐錐曰則百步階前風悄然也師曰何須瑣瑣屑屑曰既爾把住要津且旨別行一路便歸衆師曰七十二峰有高下乃拈拄杖顧衆曰一等是新年頭佛法向有無上論量未免涉奢涉儉靈巖十五日以前不曾韞櫝而藏何故星叢摘月難尢饑國稻粱十五日以後無心待價而沽安用天畔披雲便是太平瑚璉正當十五日老僧不在明白中闍黎豈行燈影裏卓一卓曰一句當天千江散彩途中家舍交互爭輝欲識溪山各別處待金陵打個回合來作出袖人事拽拄杖下座　上堂僧出曰轉法輪耶轉食輪耶師曰花雨落時香徑溼僧打圓相曰豈非後學所宜究乎師卓拄杖曰木上座恐不如是僧顧衆曰少間食堂前也須領取一分師曰匙筯邊不得草草乃曰正法眼藏西天或有涅槃妙心此土原無實相無相微妙法門洞庭山色吳淞水正好和雲作畫圖拈拄杖曰山僧揭開空王璽書提出廬正印一印印定福慧叢中稱兩足的面目肝腸卓一卓曰添溟瀚之瀾挹嵩華之翠錦繡筐篚聯芳法苑復卓一卓曰盡在其中矣　小參西來大意不翼而飛不脛而走在你耳裏非聲在你鼻裏非嗅在你六根非塵在你萬法非有衡不出是錙銖量不盡是尖斗卓拄杖曰你方刻舟劍去久矣　除日上堂問末後句敢請敢請師曰大人之略宛爾不同曰爲甚

平地下個橛子。師曰猶有些子在。曰山高水長未足酬之。師曰難當明眼。乃喝一喝。曰此何時。好不與諸人淨潔打疊去。風雲不次第。日月有恒常。崇報院裏。好將佛作人情。好將法作人情。好將僧作人情。歲云暮矣。有一轉亦不用。眨眼亦不用。低頭直垂手而得之。隨起身曰。甲己之年丙作首。退翁儲嗣

玉峰文衢達禪師。崑山人。問離却四大五蘊。阿那個是上座主人公。師曰一字不著畫。　問空劫中是甚麼人作主。師曰還我話頭來。　問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拈却青天。喫棒的合下個甚麼語。師曰相識滿天下。　問直得無一法當情。猶未是衲僧行履處。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日出事生兄弟家。　順治庚子十月示疾。化於靈巖。退翁儲嗣

法昌石葉成禪師。上堂。問教中有八萬四千波羅蜜門。不知從那門入。師便打。曰和尚莫草草打人。師曰你但喫棒。我要話行。隨卓拄杖一下。曰八萬四千波羅蜜門。山僧一下打開了也。入得者更買草鞋行脚。入不得者。暑退涼生。伏惟起居珍重。　小參。問如何是最初一步。師曰下脚便踏著。曰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開口便道著。曰如何是無底籃。師曰放得下。曰如何是無根樹。師曰提得起。僧以坐具作圓相。師曰裂破。僧一喝。師曰我不汝欺。乃曰。最初一步。下脚便踏著。聲前一句。開口便道著。可謂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你等諸人。終日忙忙。從年頭至年尾。行的住的。住的臥的。其中有得有不得。特特考鐘伐鼓。與你說破。　上堂。僧纔出作禮。師劈脊便打。僧喝。師又打。僧連喝。師直打下。曰從曠大劫來。便具有者副手脚。不知經過無數日月。不知經過無數世界。只是不敢輕用。蓋因山高流水急。慨嘆於知稀。抱璞投珠。尚慎旃於識寡。今幸有明眼人作證。山僧不辭鹵莽。將出來。諸兄弟切忌眼目定動。者回若錯過。餘日定難逢。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汝等諸人。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有底道得心自在。得法自在。何往不住。有底道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在不可。山僧合掌曰不審過去。不審現在。不審未來。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

◎手字字體不明

作佛　晚參霜明萬壑月皎千峰釋迦彌勒處處相逢抖擻屎腸都說了莫教錯認甕爲鐘　臘八晚參衆集定隨喝一喝曰與麼會去即是智慧德相復喝一喝曰與麼會去妄想執著旋視一周帀曰大衆語不透古今進一步即迷其理智不出凡種退一步即失其事道之所在肯相孤負乃連喝兩喝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退翁儲嗣

京口長樂韶菴無隣廓禪師廣陵馬氏子上堂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竟在彼中開粥相伴過夏反道是走偏倒不如這裏好明頭也合暗頭也合長伸兩足睡一覺起來天地還依舊似則也似還知他出頭不得處麼良久曰慚愧　師將寂滅驀然趯出隻履示門人曰達磨遺下一隻今古無人提得而今拋出當陽且要大家著力喝一喝而逝退翁儲嗣

天台國淸祖憲襲禪師上堂同參出作上壁勢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我待之久矣師打曰肎相辜負曰方見血滴滴師曰不可道分付不著人曰要頭截取去師曰不消一拶乃就座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賓主相逢直拶上壁拈拄杖曰向者裏翻得個身轉不惟露獅子爪牙亦具衲僧巴鼻所以古德道要頭便截取去你若識得他血滴滴地相爲處直下休去歇去何等省力不然國淸立地待你搆去卓拄杖曰莫相辜負　上堂秋風盈壑秋水盈溪東西南北任驅馳但聽老僧一言拈起拄杖曰此去江南路迢遞不可期水窮山盡處又是轉身時卓一下　示衆台嶺雲濔松門路僻三回兩轉圖個甚麼睦州見僧來推上門魯祖見僧來便轉身面壁今朝撞著沒意智底國淸拈拄杖一齊打趁曰胡餅裏討甚麼汁　示衆五峰壁立截斷千差雙澗瀾翻氣吞萬派嚴冷賽過汾州枯澹渾同葉縣百丈大義何曾露布祇有一著高出諸方不曾增人罪過　小參問如何離心識參師曰夜來床蓆穩一覺到天明如何絕凡聖學師曰一步較易兩步較難僧擬議師喝出　示衆拈竹篦曰觸不得背不得已是盡情盡情了也訝郞當更向胡餅裏討甚汁遂旋風打散　小參國淸有樁公案賓主頻時互換今朝特地拈來也要諸方判斷拈

拄杖曰且道是賓耶是主耶良久曰若還疑擬不能分且教靠在東山畔　示衆心不是佛摩醯亞眼突出智不是道慶喜剎竿放倒顧左右曰還有不避危亡出來相扶底麼良久喝一喝曰見義不爲何勇之有　上堂喝一喝曰還知得麼惺惺歷歷歷歷惺惺惺既未居頂敢言得住方便道是正句誰肎豎點頭設有人出來便曰是甚麼道理山僧冷笑一聲道邪法難扶良久曰敢問諸人喝既是同因甚有邪有正良久復喝一喝曰參　示衆若論此事如杲日當空無物不蒙其照若是甘自陷於覆盆之下又爭怪得　小參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第三第四不問你後五日事作麼生更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良久曰不得停囚長智退翁儲嗣

九峰正覺嚴序紀禪師姑蘇洞庭許氏子上堂以金剛眼睛八斛四斗鎔成一枚蠟人將龜毛繩子三丈繫於南下薰風之間然後我等以大圓覺爲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炎炎六月火生冰只待秋聲一葉至拈拄杖卓一下曰寧有心於彼此　小參超佛越祖之談生硬胡餅曾有幾個直吞下去豎起拳頭曰知麼退翁儲嗣

堯峰長蘆葡石祖禪師通州柳氏子上堂喝一喝曰不從他鄉別國來親從靈山老子血盆口裏吐出不信且看下文又喝一喝曰千變萬化不是容你守死善道得的　小參山僧一言半句爲諸人揭示諸人道是難處難處是諸人易處卓拄杖曰花開碧岫月落寒潭退翁儲嗣

南嶽慈賢喻葦濟禪師通州程氏子上堂昨日說牛說馬今朝說佛說法欲問慈賢家風山勳不過尺八　小參擊竹篦曰大衆且道這一響多少觔兩衆默然師擲竹篦曰看人擔担不喫力退翁儲嗣

松江赤巖淵禪師楊州人垂語曰既爲佛子當遵佛行金剛是佛弟子因甚與土地揹背自代曰乞兒見小利又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大象不遊兎徑鸞鳳弗與雞棲因甚金毛獅子跳入野狐窟中自代曰不顧旁觀退翁儲嗣

北京玉泉翰菴揆禪師姑蘇文文肅相國猶子也毋

夢老僧投胎而生幼慕空宗學家學道年十七以白衣參退翁儲于靈巖打精進七於第三日見儲落堂痛棒一僧血流被地有省儲以三頓痛棒話徵之衝口答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儲深肯之從此執侍巾瓶五易涼燠于庚寅冬直受菩薩戒後以奸人搆訟破家載筆戎幕隆冬獵賀蘭山下遶頭見雪嶺如銀鋪世界胸次礙膺之物廓爾冰釋儲將順世遙記以偈再一年于武昌軍次薙染出世住越州大能仁寺再住雲南文殊寺還寓靈巖

聖駕東巡幸山被　特旨召入長安初住玉泉山普陀寺再移入澄心園古華嚴寺　能仁上堂春去也王瓜生苦菜秀麥秋至蚯蚓出怎奈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住山人目空雲漢聊向寒暑不到處別通一路彈指曰摘楊花摘楊花　晚參舉僧問汾陽如何是學人著力處汾曰嘉州打大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汾曰陝府灌鐵牛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汾曰西河弄師子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元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師曰汾陽所謂三要語者如人正臨敵時先備下兩股伏兵著著恐陷在背水陣裏乃叩齒曰無事多口罪過不少　小參柴米油鹽醬醋茶且喜能仁常住一件也無連日大家減口忍饑向七尺單前將三條篾緊束肚皮一隊上一隊下獨自彬彬濟濟空腹高心要知祖師西來意決不是喫飽了飯悟得的汝等諸人聞吾此言直下信得及定然陡生歡喜不學陶淵明攢眉而去忽地撞著個性燥的漢子一把搊住問道倉房庫房還有佛法商量也無只向他道舊穀既沒新穀未升像你者樣著忙驢年也沒有飯喫在　小參舉太原孚在雪峰作浴頭峰一日謂備頭陀曰此間有個老鼠子今在浴室裏備曰待與和尚勘過即往浴室遇孚打水備曰相看上座孚曰已相見了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孚曰瞌睡作麼備却入方丈白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伊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師曰且道備頭陀著賊雪峰著賊直饒檢點分明還要問你浴室中老鼠是死的是活的乃口占頌曰從來齒不關風說甚賊身已露人人有個生緣爭奈守株待兎時一僧出作

鼠聲唧唧師劈脊棒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　上堂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乞師直指師便打曰還容某甲晚而視之麼師連棒打出僧豎起拳曰這個與靈山會上拈起的還有一毫差別麼師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僧放下拳曰人天莫測和尚作麼生師曰還僧穿過鼻孔麼曰作家宗師宛爾不同師曰也是燈籠抱露柱僧噓一噓歸眾師曰幸是家裏人乃曰破敵衝鋒不存軌則擒龍捉虎豈顧危亡展轟雷掣電之機彰旋乾轉坤之用棒頭上無位真人灑灑落落蓋天蓋地有甚炙脂帽可拈鶻臭衫可脫直教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席捲虛空瀰綸中外方是我臨濟家嫡骨兒孫豈下根小智所能湊泊窺測只如向獅子齶上鼓牙毒龍頷下撈甲畢竟具何手眼驀召大眾眾回首師豎拄杖曰是甚麼連喝兩喝下座　上堂問昔日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曰在者裏還端的麼師曰兩肩挑日月曰後僧復問雲門門曰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明甚麼邊事師曰一箭過西天曰可謂不離這裏透過那邊師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也未可知曰也要大眾證明師打曰粥飯錢該多少乃曰釋迦老子頓羈轡大肚長汀抖汗衫北鬱單越驢拽磨能仁寺裏算飯錢展兩袖曰一文也無

上堂昨日底昨日底隨卓拄杖曰樓閣門開也祇如善財童子百城烟水撒手歸來即今成個甚麼佛良久曰西眺鑑湖東近瑯琊後接臥龍前臨秦望又卓拄杖曰今是中伏第一日奇熱恐大眾久立珍重復舉茱萸把一橛竹上堂云虛空裏還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橛萸便打虛云和尚莫錯打某甲萸便休去雪竇拈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趂出且道雪竇意在甚麼處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上堂卓拄杖曰冬至也霜清木落潭瘦峰寒枯樁斷塹中口色混茫有十二分消不去的勢不獲已也要應時及節稍作煖室明窗下活計若道火爐頭交脚瞌睡正恐品字柴一星兩星燎著面門莫怪山僧不預先與你告報靠拄杖下座　師見僧打坐師掌

其背曰此中是甚麼僧回頭曰不識師曰昔日達磨恁麼道被梁武帝趂出了也你如何學他僧無語師曰九年面壁不爲分外　問某甲不將問來問請師高著眼師往下覷曰即此用離此用師往上覷僧擬進語師震威一喝僧罔措師直打出　士問承聞和尙在軍前數載未審向甚麼處留心師張手作攔弓勢示之士曰弟子不會師曰巴陵縣東老虎石退翁儲嗣

嵩陵長慶童碩宏禪師三峰兩序請上堂乃以手自指曰這漢骨氣無靈不能自立藉父兄餘蔭附會叢林徒竊安閒之食空慙輔弼之名每當松聽月落分高照于楊岐燈盞雪積柴牀解寒威于寶壽生薑山門頭未常竭力廚庫邊討盡便宜逗到今日所作不忘果報及身猶欲費人鹽醬劈劃心胸何以自處喝一喝曰憑此正脉流通庶幾不辜衆德　布種上堂插脚此個保社早起晏眠本圖克證慈心三昧那來不安本分一向驅耕夫牛奪饑人食穮蓘不生豈饒你白拈手段高强未必不爲因善而招惡果即今山前田地四址分明更不用叉手叮嚀鑁頭在底握何

慮不高處高平低處低平將來成熟一擔是兩籮雖不能富及鄰封一朝被人索取廬陵米價喝一喝曰也有個憑據　中秋上堂此事如秋月相似圓陀皎潔光明無礙往來不剩空中之迹隱顯能分波底之身無意追求自然一鏡當天擬心欲得徒撈萬古寒潭不在明白裏供養也好修行也好未出燈影中呑却也錯吐却也錯以手打圓相曰頂門若不具眼往往認作這個退翁儲嗣

楓逕貝葉有門新禪師平湖沈氏子示衆舉昔有菴主於門上書一心字於牕上書一心字於壁上書一心字後法眼曰門上不用書門字牕上不用書牕字壁上不用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師曰書與不書總是依草附木之鬼施主飯那有到你三人口裏要得安貼家邦彈指曰嚽退翁儲嗣

天台通玄翼菴鄧禪師溫州永嘉葉氏子上堂通玄峰頂風雲不次第不是人間日月有恒常心外無法從他逼塞虗空滿目青山覓甚纖毫過患　上堂香爐峰瑞靄瀰漫擂鼓洞圓音歷落有眼如盲有耳如

聾底到來作麼生與伊通個方便乃拈拄杖卓一卓曰千年桃核裏原是舊時仁　小參手裏出來手裏打口裏出來口裏打一僧出曰淨躶躶赤灑灑時如何師便打曰某甲話在師復打曰這咬糞團漢退翁儲嗣

崇川東山善持取禪師邑之朱氏子上堂豎拂子曰達磨來也眼目定動白雲萬里若問西來人事少頃齋堂前驗取擲拂子下座　上堂拈拄杖曰神機獨脫峻利貴於當仁妙用聲施放放全憑迅速若無起死回生手段烏能常握法柄直饒一扃便了的漢到這裏動則禍生還有旁不甘者家出來試踍跳看良久顧左右曰石火電光逞機辨別者能有幾個連卓拄杖退翁儲嗣

天池大覺徵閣圖禪師崇川人小參人人鼻孔不讓釋迦個個眼睛蠢同達磨大覺要問諸人鼻孔眼睛既與佛祖相同為甚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喝一喝曰禹力不到處百川應倒流退翁儲嗣

蘇州南𣗥衷雪淵禪師崇明黃氏子頌殃窟產難因緣曰長者不奈船何瞿曇打破戽斗傳言送語這漢來往苦張者口頌城東老母公案曰灼然同死與同生却要拋離別路尋無奈冤家難擺脫眼前草木盡逢春退翁儲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靈巖雪菴狀伊致禪師上堂舉我此法門祇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師笑曰大小祖師禪定不是性解脫寧非見論與不論都盧泥裏洗土塊拈拄杖曰靈巖祇者一條白棒搘撐個破落門戶果是咽喉髓個只貴你吞得下便休不許鎖細齩嚼何也背地裏一下百雜碎底往往撞到面前橫吞不是豎吞不是要得

呑吐自由全無留礙直須拈却當門兩個始得　上堂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饒饒萬福千殃從此消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會得些三種語了好個不快活漢師大笑曰慈受慈受苦屈苦屈因自指曰此老前後住山相去四百年矣事到今日驀喝一喝打一棒曰爭好說到者裏祇要明取我本是個快活漢遂旋風打下法堂　上堂問牆壁瓦礫是古佛心即心是佛就地拈起一片曰禮拜是不禮拜是師曰不是情中法莫生種種心曰祖師言句是破草鞋春草如錐不著固好師曰上座莫巧點僧退師擲下拂子乃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有祖西來胡亂廝絞冷挨壁破走却一寶心智路絕值是好笑笑你擬禪波波尋討

小參拈拄杖曰者漢天然孤露迥無蓋覆皮既不存毛將安附且不受他銷金鑠石之毀又何有乎攢花簇錦之譽琉璃缾子十丈珊瑚當門與汝一一打破著力不得處忍俊不禁廻避無門時無明滿肚更討甚名身句身寶几珍御乃顧左右曰還知他爲人處麼卓一卓曰要頭截取去　小參實謂此事如王字不加點的的眞種何待鬧市裏冏地一聲方才超羣拔萃不知從本以來天上天下瞻仰未由四海八埏全歸至化又說甚髻中珠駙肘後符靈乃擊拂子曰翻令力耕者牛作賣花人　小參拈起拄杖曰熱喫一頓白汗交流正眼看來如家常茶飯相似二時受用即得舉似人即不得雖然如是想起一聯舊話乃卓曰甜者甜兮苦者苦此道今人棄如土擲下拄杖（退翁儲嗣）

蘇州陽山大慈補菴喻禪師鹽官袁氏子年十七知有宗門下事投靈隱禮薙染完具足戒一日聞禮罵侍者適有僧問佛法的的大意禮推僧出方丈閉却門師從傍見駭然致疑經一載値佛日開爐師入堂誓以七日爲限極力參究至第三日晩聞堂中擊二板聲豁然有省偈曰腦後一鎚髑髏粉碎今夕何夕汗流浹背入方丈呈所悟禮問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曰兩板一聲鐘禮曰喚著竹篦則觸不喚著則背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禮頷之師一日見靈巖語錄讀之恍然曰他日了我大事捨這老漢其誰與

歸遂上靈巖儲曰佛曰所得的呈似看師曰爭好妄通消息儲曰也要大家知師曰只恐無人證明儲曰放汝三十棒師曰又與麼去也儲大笑師展禮　上堂無開口處是你得力處好下脚處是你轉身處路上行人口是碑是你親切處快快與古人打個對同了好來問你落花滿地歸何處乃呵呵大笑下座

上堂隔墻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烟便知是火無盡神通菩薩因甚蹤跡難尋咳嗽一聲曰大王來也

上堂左右顧視曰還有唾面自乾的衲子麼出來實林與你作刎頸之交僧出禮拜而起師驀面一唾

問陌路相逢以何爲驗師曰開口見膽曰不開口如何師曰啞的　問虛空關不住時如何師曰揭簾須隨後手退翁儲嗣

粵東山品嵓禪師參靈巖儲纔入方丈見傍僧呈頌古不覺礙膺冰釋儲舉公案逐一勘問了無疑滯儲爲助喜曰吾道南矣師呈偈曰吾宗無語句何事落言詮猩猩能說話鸚鵡巧徒然古德留拈頌今人長笑顏蘸乾海水墨那字寫眞傳退翁儲嗣

嘐溪廣福鳳遇谷禪師崇川人也小參六月壬申日傳聞鬼過關燈籠多捏怪露柱却安閑還有不落窠窟者麼卓拄杖曰烏藤三十下寄打穹窿山退翁儲嗣

廣南質菴邵禪師粵之興寧人上堂實論此事如王字不加點百草頭上拈過一邊鬧市叢中幾個夢見不是今日壓良爲賤只爲禪和子往往認著驢前馬後的依稀越國彷彿揚州良久顧左右曰錢塘去國三千里退翁儲嗣

北京鎭國山菴林禪師海陵王氏子母得異夢而生長不茹葷年十八强之娶不從堅請出世親固信道欣然聽之翦染既乘夙願居恒自疑于生死去來乃腰包抵靈巖入方丈禮謁儲一見欣然謂旁僧曰此吾鄉阿蒙也今執侍左右堂中起精進七師與其數至忘寢食儲鉗錘毒辣師益奮勵涕泣隨之逾二七了無所得胸次迫悶偶值維那與僧舉臨濟三頓棒至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處廓然打失鼻孔適儲落堂師出禮儲問不與萬法爲侶者甚麼人聲未絕師便喝儲曰好好問你爲甚麼便喝師曰老漢話頭也

不識儲便打師拂袖歸衆隨呈一偈儲笑而頷之後以源流衣拂珍重記莂出住姑孰乳山京都鎮國　上堂拈起拄杖曰若是棒下無生臨機不就底衲僧自然風雲聚會雷雨齊施法戰當場爭先奪彩向石火光中伸出佛手掀翻黑山鬼窟紅旗影裏展開驢脚踢倒癩馬枯樁說甚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句亦剗非句亦剗直得倚天長劍萬里神光大用現前全機獨脫雖然如是祇如雲門乾矢橛趙州殿裏底又作麼生良久喝一喝曰面目現在　上堂問如何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師曰五里一亭十里一鋪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崖州萬里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牡丹花下蜂成塊曰見後如何師曰荊棘林中鳥不棲乃曰霜明萬壑月皎千江紅霞縹緲綠水汪洋頭頭揭示圓通妙門一一流通正法眼藏回頭轉腦依然重疊關山直下知歸許你縱橫獨步卓拄杖　上堂八月半秋已中樹凋葉落體露金風一輪明月當空照兩岸蘆花對蓼紅層落落影重重無位眞人處處逢良久曰是何面目拍禪牀曰切忌冬烘　上堂一片白雲橫嶽頂兩株紅葉覆清泉不須更問西來意流水滔滔下碧巖者裏見得徹信得及諸方決定印可乳山門下未肯點首何故向上更有事在　上堂盡虛空界普明寺日月星辰是學徒一一面南看北斗更於何處覓親疎　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條拄杖眼中添楔不喚作拄杖無本可據直饒頭頭俱透過脚跟猶未點地在畢竟作麼生道得恰好河天月暈魚生子槲葉風微鹿養茸　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流光貶眼疾如電黃葉飄飄過短墻風前獨立向誰說天際飛鴻三兩行　上堂問大雪滿長安是何意旨師曰眼裏耳裏曰非和尙見不到此師曰徹骨徹髓曰謹領師曰莫狠籍問一夜西風滴水滴凍驀劄相逢如何出手師展手曰與汝個標榜曰請和尙尊重師曰俊哉衲僧僧掩耳歸衆師隨後便打乃曰雪滿長安眼裏耳裏滴水滴凍徹骨徹髓俊哉衲僧切忌掩耳好個標榜吾將誰語擲拄杖下座　上堂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聲未絕師曰是甚麼字僧無語師乃曰以字不

成八字不是童壽翻譯不來慶喜結集不到夫子一總不知達磨却也不識惟有須菩提解空第一信口道識識良久曰向下文長付來日　上堂衆纔集定二僧競出師曰住住曰一不做二不休師便喝僧歸位師曰若不喝住無有住頭便下座　上堂衆纔集定師驀豎拄杖曰看看衆回首擲拄杖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沿山推出白雲來六代祖師有裏尋無就地拾將明月去不涉二途作麼生理論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青至今　上堂鎮國門戶大開一任縱橫往來汝若停機佇思莫怪劈脊連腮且道作麼生是脚頭得力底句良久曰夜來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晚參若論此事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喝一喝曰汝等諸人切忌承當何故上一畫短下一畫長達磨原不識孔子錯商量　問杖林山下竹筋鞭意旨如何師曰葛藤椿子　到天界方丈從東過西界曰探頭作麼師便喝界曰看箭師作倒身勢界擬議師打曰將謂收燕破趙之才原來是問道小卒

問德山口似血盆牙如劍樹因甚被巖頭授記師曰逢人不得錯舉　問如何是諸佛圓融之相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問如何是驚人句師曰火燒鐵柱宮曰燒後如何師曰一場𢤱㦬　問大顛擯首座意旨如何師曰打草要蛇驚曰同一叩齒諸訛在甚處師曰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問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苦瓜連根苦曰因甚又道有師師甜瓜徹蔕甜曰道有道無是一是二師拊掌一下曰三段不同收歸上科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樹密鳥爭棲曰見後如何師曰山空雲色淡　問如何是住地無明師曰胡僧讀梵書曰如何是根本智師曰刹竿頭上風車子曰如何是塵沙惑師曰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曰如何是差別智師曰面南看北斗　問如何是親切句師曰低頭拾明月曰如何是得力句師曰沿山推白雲　康熙甲子師示疾辭衆散衣鉢書縉命小師載月舟主方丈火浴入塔不披麻不報喪不舉哀不延請封龕舉火常住事纖悉不遺至十一月十三日午時沐浴更衣瞑目欲寂一

衆哀請偈言乃張目曰四大分張不涉衆緣風清月白一任閒閒生死無拘應念現前沿流不止眞照無邊拍碎虛空火裏生蓮端坐泊然而逝壽五十四臘三十五荼毗頂骨舌根不壞塔於寺之西北乾方語錄四卷行世（退翁儲嗣）

楓江永慶研菴遂禪師小參拈拄杖曰喚作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且道因甚如此卓拄杖曰謗斯經故獲罪如是（退翁儲嗣）

蘇州堯峰山椒音禪師吳文定公寬之曾孫上堂冬青樹裏破瓦鱗鱗銀杏林中碎金灑灑如何銀杏看冬青不把碎金修破瓦以手斫額曰將謂覆盆之下

上堂長至日日恁麼短短至日日恁麼長長短難分周漢尺空山消得一爐香（退翁儲嗣）

蘇州興福汝晉輪禪師海虞人上堂昨夜三更失却牛今朝起來失却火無位眞人急急奔撞著燈籠沒處躲下座攔住一僧曰還見露柱麼僧笑師打曰全不擔一點千繫（退翁儲嗣）

蘇州高菴惕方予禪師長洲人禮靈巖儲得度一日侍立次儲曰何不下堂參禪去來者裏瞌睡作麼師曰老和尙何得開眼寐語儲曰大死的人却活時如何師曰某甲自幼不曾眼花　示衆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一堆榛倒拈拄杖曰如今却在山僧手裏移名易相門戶別開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且道畢竟喚作甚麼擲拄杖曰翻憶潙山笑轉新（退翁儲嗣）

報慈序香成禪師武陵陳氏子頌臨濟三頓棒曰蝎狗吠花陰霜禽啼殘月啞子喫黃連噎得眼睛突（退翁儲嗣）

南岳丹霞香林眞禪師淮安人上堂揮拂子曰瀟湘夜雨復以拂子打圓相曰洞庭秋月山僧將一幅天然圖畫盡情展示諸人了也更有甚事不明重來者裏描邈乃擲拂子曰不如策杖歸山去長笑一聲天地秋　小參夜來虱子咬人更兼老鼠作鬧瞌睡也不曾打個忽然聽得隣菴打鐘慌忙爬起撒尿仔細思量只討得一事便宜莫是洗面摸著鼻頭麼搖首曰不是且道是甚麼不曾開眼做夢（退翁儲嗣）

吳江長慶古斯乘禪師邑之徐氏子上堂到處不與人本分著落者非丈夫也到處與人本分著落者其膠固不可勝言所以吞下栗棘蓬透過金剛圈的未容伊道殺佛殺祖施大慈光爲巳爲人潑天惡口老和尚曰臨濟下火發容得你打開骨董箱麼須向活潑中張開正眼則古今橫照始無限礙不然宗門下事掃地多時以竹篦擊香桌曰未到與麼田地孤負參學初志退翁儲嗣

龍聽無用卬在瓠禪師宣城沈壽嶽侍御之子也舉鄉進士因鼎遷薙染參靈巖儲得法一日往壽古南門於破山門獨不以例拒留待七日臨行屬和洪覺範所製竹尊者詩師遂應口曰竭來頻見海桑枯萬億身中第一癯晨晨清音空實相亭亭秀節迥凡夫雲霞彩映琅玕實鸞鳳聲驚燕雀徒頒取風光依座下雉頭今許宿竿無　師常一衲湖湘莫知所自一日至虎丘甘露院示微疾同參來候次僧出問路逢道伴交肩過如何相待師曰難爲識者又問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師曰病入膏肓又問和尚身後有何指示師震威一喝趺坐而逝退翁儲嗣

鳳巢感菴及禪師泰州人上堂伐鼓鳴鐘特爲說破佛法商量世諦流布亘久拍案曰是甚奇貨便下座

小參前三三乾坤之內後三三宇宙之中豎拂子顧左右曰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退翁儲嗣

荊溪南池冬杲亮禪師上堂正法眼藏豈由言顯長空皎月何待指標然非指標何以見月歸由言顯爲得正法到這裏必須參實悟始入其微諸禪德果欲參禪衆不在多刹不在大設使衆滿河沙無非鬧熱門庭刹遍大地所棲不過一枝苟能脚跟點地一可當十便能向藕孔裏現大神變微塵中轉妙法輪始足稱超佛越祖是以臨濟於滹沱河邊建立底也不過應今時節驀豎拂子曰山僧今日立地待汝構去果得與麼地許你大唐國裏捏怪其或尚留觀聽讓汝去也隨擊一擊曰罷盡溪聲同滿海大珠山色共彌盧　示衆週視左右以手點胸曰這漢生平祇解著衣喫飯往往聞說佛法二字如風過樹似水澆石今既事不獲巳舉揚一段話與現前大衆結個般若

緣不意中途勁風嚴霜一時打失了也雖然賴有拄杖橫按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從緣得者永無退失你道迦文老子覩明星而悟是從門入耶是從緣得耶驀竪拄杖曰木落霜寒滴水滴凍撥破晴空天驚地動　上堂鬧市裏識得天子禎祥地𠠇百草頭薦取老僧瑞彩天呈乃顧大衆曰適來鐘鼓未發大家早合乘時既爾攤䉤上前領取新年佛法遂擲下拂子　上堂露滴千巖月皎萬壑達磨緘口冷地摩挲拍几一下曰阿呵呵好大哥烹釀茶甥菓蓏（退翁儲嗣）

江陰靜寧力菴蔭禪師通州邵氏子參靈巖儲值茶次儲問師曰茶椀裏有你麼師曰某甲何物用挂齒牙儲曰力子力子師近前問訊曰和尚萬福　僧舉南院凡聖同居時如何院曰兩個猫兒一個獰是何意旨師曰分付維那直歲不得共居一處（退翁儲嗣）

湖州極樂飲曉濤禪師郡人也上堂舉先靈巖上堂凡僧出問但答曰是甚麼來卒契旨師曰蝦蟇呑月舌頭大芥子投針眼界寬且道還契旨麼遂展手曰今朝又是風起　立春示衆鞭起泥牛走陽春和者稀钁頭活計從今別翻轉乾坤第一機（退翁儲嗣）

嘉興妙湛尼寶持總禪師郡之金氏女隋州太僕之冢媳夫亡脫俗力參有省靈巖儲問趙州洗鉢盂話作麼生師曰賴有行者在儲曰爭好倚重別人師曰若不如此誰知不分內外儲頷之　住海鹽南詢上堂十八上解作活計的一頭水牯牛無處著落代曰邋遢索頭來又曰十八破家散宅的因甚七觔衫子至今卸脫不下代曰久矣無人說到這裏　示衆舉俱胝和尚凡詶人問祇竪一指示之師曰俱胝一指頭千古曾無對可憐懵懂禪至今不瞥地若瞥地萬象森羅無出氣（退翁儲嗣）

靈瑞尼祖揆符禪師湖州李氏女具大智慧得法靈巖儲一日到山禮覲儲曰有人問靈巖佛法你如何抵對師曰爭敢觸忤和尚儲便喝師曰實謂今古罕聞次日辭行儲曰昨日公案還記得麼師曰某甲只解瞻前不解顧後儲曰何緣得到與麼田地師曰深領和尚一問儲曰原來忘却師曰不道口是禍門　上堂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猿猱齧鞭恋匝地鑿

人見常履踐芒鞋步步踏黃金佛法原來如土賤村莊上堂一幅酒旗風數點杏花雨村路少人行祇有黃鸝語竹籬茅舍別是乾坤石室蒲團渾忘今古富貴不用誇矜貧賤何須愁苦何故好信騎牛勝跨虎

退翁儲嗣

玉峰靈岩尼仁風印禪師崑山顧文康公從孫女上堂老胡于正覺山前無端揑目生花引得四七二三華言梵語紛紛紜紜二千年來費盡許多生受更無一人爲伊斷絕而今把柄落在靈岩手裏普天之下誰敢道個如何乃顧左右曰且道靈岩著甚緊喝一喝曰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缾 小參靈岩二十年來橫草不敢拈豎草不敢踏任是諸方鬧浩浩時我這裏只是靜悄悄地一時錯脚踏入靈山會裏被現坐道場這員古佛將個無文印子面門一劄直得通身是手拈不下通身是口道不出冷地追思祇合慙愧顧大衆曰祇如節文且道在甚麼處衆默然師曰今日失利

退翁儲嗣

澄江張有譽大圓居士號靜涵萬曆己未進士官戶部尚書初見玉林琇問浩浩塵中如何得本琇曰塵士這一問從那裏來士無語琇曰昔雲楨雖不主張宗門而指示人參究却甚諦當須看這段光明何處流出於此著眼便是得本捷徑士曰如何用力琇曰這個却代居士不得後鼎革往參靈巖儲言下有省遂曰生且妄何死之足云輒絕粒儲曰吾道有大於此者子既於中有會正當拈已所知嘉惠來學徒不忘溝瀆效匹夫匹婦之諒豈相期之意哉遂執侍山中二十餘年康熙己酉九月晦士示疾上靈巖作別歸即病篤儲親往視士曰年活八十一更復何云祇愧二十年來不曾上報法乳儲曰放下著士點首曰眞大慈父眞大慈父次日姪女尼曰伯伯一生參學向上提持正在此時士喝曰看脚下少頃謂左右曰佛法世法一齊放下了也便脫去

退翁儲嗣

偏沅巡撫周召南字晉侯號衡齋三韓人也初問道于德山賦覺有省後讀靈巖儲語錄於言無展事語不投機句下得旨湘西高峰建刹延儲請益一日問儲曰既是羅漢爲甚麼却作牛去儲曰小出大遇士

呈頌曰孰爲羅漢孰爲牛莫誤寒山老趙州借問蒼天何處是休誇嶽麓對湘流 退翁儲嗣

圓通九一西禪師山行值一居士作禮師曰居士高姓士曰姓葉老師高姓師曰我不姓葉士曰高姓師曰與你同姓士曰又道不姓葉師曰姓葉的不是你問機鋒轉語還有操履也無師以手拈舌曰你道我舌上有多少脚板跡僧禮拜　問出門便是草和尙因甚到此間師曰白雲橫谷口曰恁麼則月映千江海納衆流去也師曰遊子却迷蹤曰也是七花八裂師便喝僧亦喝師休去 澤吉忍嗣

汝州龍牙峻明諟禪師上堂舉首楞嚴曰汝但棄其生滅守於眞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悉皆消落驀拈拄杖卓一下曰飯袋子便恁麼去龍牙路見不平直爲天下後世作個指南擲下拄杖曰莫妄想　晚參盡十方世界是一口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且道把柄在誰手裏驀拈竹篦曰負命者却來一時生按過 碩機聖嗣

潭州登陽鳳山西峰雲腹智禪師蜀之渠縣李氏子幼投六度剃染初遊講席因聽法華恍然有入往參象崖珽入門便問從天降下卽不問就地轉身事若何珽曰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師於言下大悟　住大足上堂舉天童悟老人曰當頭一著坐斷要津纔然側耳喪却家珍從來佛法不順人情師曰天童老漢大似誇富賣貧殊不知早順人情去也時有一僧出便喝師曰你這一喝是喝天童耶喝山僧耶僧擬議師直打出　小參春至花開俱漏泄非青非黃非赤白珍重闍黎仔細觀莫隨眼去妄分別妄分別葛藤有話無人說喝一喝　康熙癸丑五月廿七日師告寂索筆留偈曰破屋一把火灰飛地絕塵露出鐵牛機應物任隨行 象崖珽嗣

洛浦慧月寂亮禪師參字水拙舉昔年某甲在天童問明老人向上一著千聖不傳意旨連遭痛棒至今不省求和尙開示拙曰輕舟浮水面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便禮拜曰喜得今日問過 字水拙嗣

廣福大儀觀誰禪師參字水拙於指月拙問鼻孔向下垂眉毛橫兩截作麼生會師禮拜起曰某甲不敢

黷忤和尚拙然之字水紹嗣

潭州白鹿嗣昌奇禪師上堂當陽薦得管教越古超今格外知歸始信全機大用者是尋言逐句諴然掠涕唾的糠麩倚識停思大似立地個死漢衆中還有超情量者麼有則共山僧出一隻手不然山僧自拈自弄去也良久揮拂子曰幾經霜雪幾經寒幾度逢春幾度㦗昔日萬峰咳嗽病今朝咳與衆人看咄咄月竹舟嗣

東川新寧聽雪樂禪師參尼足灤值上堂舉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方始得證未絕師出撫掌曰不是不是灤便問作麼生便是師曰幸有這個在灤曰這個是甚麼師又撫掌曰不是不是灤頌之尼足寰嗣

鼎州德山語嵩奇禪師蜀巴渝人上堂大衆識這段機緣麼山僧往歲在黔三處開堂不識好惡拈條白棒佛來也打魔來也打見者聞者望崖而退於是散衆逃名因竹帆師叔命住此院斂定牙關並無法說習氣不除問者痛與一頓喚作棒入地獄如箭作道理商量入地獄如箭於此會得大事已畢苟或未能切須努力　師至天童埽悟祖塔遠菴僼留師分座說法一日忽告衆別說偈坐逝僼爲舉掩龕偈曰三千里外孤笻至萬指叢中撒手歸海嶽一時俱慘澹法門千古長光輝雪臂樹嗣

辰州龍山顯秀悟禪師巴渝長壽黃氏子上堂至理無言明眼者鑑真機獨露通達者知若以禪會特地乖張不以禪會當面蹉過於斯薦得便見大道坦然風行草偃徽樹相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七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龍潭天逸超禪師上堂乃喝一喝曰這道真言傳來

多少時也祇爲年深日久看不清楚以訛傳訛竟無靈驗今因檀越登請特特考鐘伐鼓出來爲汝諸人證據連喝兩喝曰以後不得忘却　上堂嶽峰七十二對揚有準湘水三萬頃呑吐無私你輩從甚處來亂雲堆裏踏得七凹八凸行盡驢脚馬脚猶自倚他門戸傍地墻却被世人喚作郞山僧不忍坐觀大開兩扇使你娘生兩隻終不虛棄喝一喝曰這裏入得一任獨步大方　上堂龍潭今日也如是明日也如是乃至後五百歲經歷恒河沙劫恒河沙數諸佛巽口同音亦復如是卓拄杖曰如是之法諦聽諦聽 退翁

儲嗣

花藥字雲蹤禪師小參竭力爲舉揚舌頭元不動梢地忽翻身打破黑漆桶五五與三三顚倒生惶恐慌忙拈起六不收却向夫子門前問孔丘無端滲個一不立賽他項羽樊噲面如漆驀顧左右曰會麼好吟野興詩千首消得僧堂白晝閒　春暮上堂大道分明誰能解了綠水靑山春深更好百般鳥語在林間聲喚聲呼須及早杜鵑啼血春去了鷓鴣苦切肝腸倒提壺提壺嘴自多盧郭公郭公明以告公鴉鳴鴉鵲鳴鵲早暮庭前爲驚覺拍禪床云山僧有口不如他　小參流水白雲中幽禽數聲喚傾盡祖師心莫言少方便　上堂有大方便依如來出現如來出現依無礙慧明了法且道無礙慧明了法又依個甚麼良久曰籬公笊籬清平木杓　上堂黃梅落地宛然公子遺金彈春草鋪堦儼若佳人疊翠氈且道是境耶人耶切不得道刀刀莫辨魚魯參差　問泗洲大聖是什麼面目師曰一聲漁笛在滄浪曰幾乎陷在聲色堆裏師曰鬧市裏石老虎雖不驚人却怕人問向上一路乞師指陳師曰羊公碑在峴山亭曰如何領會師曰讀者攢眉　僧參次師曰你屈作什麼曰甚麼處是某甲屈處師曰轉見不堪曰屈屈師打曰雖然自首三十棒難免　師住能仁日有僧問和尙近日因甚不說法師曰畫溪山外竹鷄啼　僧參次師驀面一唾僧無語師展手曰還我一唾來僧又無語師便打出　問三世諸佛因甚不知有師曰鼻深眼大曰狸奴白牯因甚却知有師曰骨瘦毛長 退翁

[illegible]嗣

雲獅雷水石谷慧禪師。合州江氏子。開法雲獅雷水。上堂。慧燈爍地。文焰燭天。雨色交輝。光彌劫外。試問諸人。會麼。會得。鼻孔雙垂。眉毛八字。種時伸隻手向無底船上。扶橈把柁。游浪苦海。度盡衆生。究竟無一衆生可度。只得與大肚老漢。把手呵呵。始知別有一場富貴。後居成都松鶴院。于庚子四月朔日。示微恙。說偈辭衆。潦倒孤硬石頭漢。返復娑婆千萬遍。來如枯木上春風。去如秋月中閃電。有時諸佛毛孔裏安眠。有時劍樹刀山上出現。萬里雲霄喝一聲。不比尋常轢轢鑽言訖而逝象崖斑嗣

曲靖東山余山瑞禪師。廣安人。嗣法象崖斑。上堂。乾屎橛。憑空拋出。一團鐵。打破諸人熱面皮。只得有口難分說。赤脚波斯入大唐。東海鯉魚先漏洩。紫羅帳裏撒珍珠。笑殺胡僧牙齒缺。顧左右曰。無位眞人在甚麼處著　上堂。千手千眼。箇大悲照徹人間。是與非。地軸全提。超萬象獅絃音韻透。須彌衆中還有當機者麼。顧視左右。卓拄杖下座　癸亥夏。住雲南曲靖府東山寺。示寂世壽七十四。塔于本山象崖斑嗣

巴縣竹林紫芝藏禪師。巴縣張氏子。披剃于大峨。參靈筏昌。巾瓶有年。印可後。開法竹林寺。上堂。坐斷天下人舌頭。孤危峻峭。打開如意輪寶藏。境智歷然。以一心爲無量心。示一法。卽一切法。顧使人人不昧原來。法法現成。千百年古柏。恒新億萬載。流金掩映。雖然如是。抑且罕遇知音。作麼生是知音者。瞎堂去後無相識。誰料圓公今日來　上堂。豎拂子曰。高高無外。深深無際。人天根本。祖佛淵流。昆蟲草木。鳥獸龍魚。莫不承此威光。各見本來面目。惟有竹林獨脫一路。逈出衆流。于無言處顯言。向無用中發用。能使魔王拱手。雲水歸心。著著明本來機頭。頭彰奇特事。見如何是奇特事。參靈筏昌嗣

南浦天圓耳毒泰禪師。長壽徐氏子。弗諳細務。于世邈然。破老人常呼爲布袋子。嗣法于鐵樹相。上堂。大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秋水澄清。一淵能涵衆水。龍吟霧起。虎嘯風生。覷井覷驢。日面月面。栗棘蓬。金剛圈。乾屎橛。麻三斤。都盧放在一邊。直向佛頭上著屎。

栗下佚失二十字詰二十行

獅頷下解鈴者是甚麼人不離當處常湛然覔則知君不可見　上堂瞿曇三大藏用盡機謀老子五千言做盡伎倆拈來用不著何必苦思量若向威音已前薦取大似銀山鐵壁一鎚擊碎拋在巨海不存粟堂爲因出世緣隨事立賓主不落套頭禪養成戴角虎珍重脚跟行中途莫莽鹵山僧恁麼道憐兒不覺醜還有識機宜具正眼者麼良久喝一喝（敏樹相嗣）

夔州府開元繼初尙禪師湖廣宜都陳氏子年二十禮映虛披剃入鳳凰山住靜誓曰若不發明永不下山木食澗飲幾五年一日困憊危坐不覺夜半恍若山崩有聲駭得通身汗下豁然無礙遂下山謁雙桂明處圓具後造敏樹相而受印可住開元上堂雲從龍風從虎一道寒光天地普葵花向日傾柳絮隨風舞新長老到來且應時機只得順風把柁見兎放鷹有時恁麼人間天上有時不恁麼水泄不通驀拈拄杖曰且道把斷要津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敏樹相嗣）

萬壽曉元濟禪師隆昌劉氏子因讀大珠錄至眼似眉毛道始寧決志出家首參雙桂明契旨後從澹竹密印可開法萬壽上堂拈拄杖曰威音王已前有者箇消息大悲千手摸不著威音王已後無者箇消息盡大地人顚蹶不起正恁麼時揭瞎摩醯眼睛穿却諸人鼻孔且如何道得分明去良久曰山僧罪過（澹竹密嗣）

錦官草堂凡一等禪師榮昌王氏子嗣法于澹竹密住錦官草堂寺上堂一回春又一回新漫把家私說向人眼裏有筋能見色耳中何處得聞聲魚行不動水鳥飛不挂雲打動禾山鼓扶起破砂盆以手作扶勢曰看看　上堂潮水潭中浪拍天星星漁火簇漁船拳頭絲線垂纖餌破浪金鱗何處潛以杖作釣勢曰有麼有麼（澹竹密嗣）

新都慈壽克裕印禪師渝州丁氏子自幼出塵機契大隋密遂印證爲住新都慈壽成都草堂上堂楖栗横擔入草堂龍驤虎驟正春陽且無凉德光先祖引水澆蔬待後郎（澹竹密嗣）

新都寶光從谷習禪師安福人少混戎馬中拓落有

大志參澹竹密以嗣法焉主新都寶光上堂正恁麼時絕點塵阿誰能識舊時人堂堂覿面無遮護擬議思惟萬里雲（澹竹密嗣）

綏陽禹門溪聲圓禪師平山人家以世襲常爲廖中丞營將因闖寇犯蜀不識始創染隱于綏陽山中居無何火庵參丈雪醉圓具總院事數稔受付開法上堂從上來事坐不當堂歷代興慈行不出戶不獲已祇得向虛空掘洞開第二義門拈椎豎拂棒喝交馳或松根掃地或街頭等人乃至張弓擎叉吹毛輥毬山僧雖是他家種草畢竟不向者裏藏身喝一喝後徙平武示寂收骸襯塔于昭覺祖塔之左（丈雪醉嗣）

長松靈峰端鼻萬禪師內江郭氏子因聽楞嚴疑常住眞心屢求決擇未有所入上白雲洞夜夢異僧鬚髮如銀撫掌三下曰急急念佛籍作偈曰夢感異僧撫掌來彌陀歷歷鑄心臺回思恩愛情塵路伐性斧斤漫剪裁遂下江安蟠龍參雙桂明每叩心要參丈雪醉于白牛山圓具侍從過禹門閱天童密祖錄中有進退之語礙膺三年一日渾然如夢忽醒了無凝滯作頌曰進退之中兩重關英雄多少困其間明明有路通霄漢不是前三與後三郎蒙印可識闢長松靈峰衆請陞座堅辭弗許志喜遊覽觸境逢緣輒成偈語其略曰孤峰鎮夜境寥寥入戶寒風不暇逃寓富矜持嫌富少居貧守素樂貧高珍饈何似黃精沃麗服無如百結袍普應萬機歌雪曲海天一色快吾曹（丈雪醉嗣）

金川高峰懶生昇禪師榮昌簡氏子參禹門醉機語相扣而受記莂主金川高峰上堂一向抱拙安貧今朝遮掩不住雖然露醜萬端務要諸人照顧且照顧箇甚麼拂一拂曰山頭老漢强推出走向人前都不顧笑殺當年面壁翁赤窮到底嘴生醭喝一喝康熙乙丑正月八日示微恙端坐而逝闍維收堅固子如菽伯什似粟者若干嗣法門人竹友芥腹賫回雒源高峰建窣堵波壽七十四臘五十二（丈雪醉嗣）

昆明香國大憨我禪師劉南何氏子嗣法于禹門醉佛誕上堂自從結却龍湫舌容貌居然天下絕本是護明初度時恍如含脂離金闕玉樓人見且風流猶

倚紅羅扇遮月不是男兒不黑心男兒只恐心無血
縱然洗見骨頭來其髓何曾及時徹 丈雪醉嗣
夔陵洪山憨月聞禪師台州黃氏子嗣法于昭覺醉
上堂塗毒鼓當軒擊一曲橫吹無孔笛匝地人天普
集來坐斷十方明歷歷藤條不比洞山麻穿過陝府
鐵牛鼻嘉州大象痛含寃裂破元機沒意智昆蟲草
木逼回春大地山河歸武庫山門八字泊天開凡聖
交參誰獨步　結夏上堂三月安居九旬禁足古之
今之倚門傍戶平地干戈孫臏賣卜又何妨擂鼓敲
鐘請山僧拈椎竪拂盡說結制上堂難瞞人天眼目
丈雪醉嗣
成都昭覺佛寃綱禪師內江李氏子廿齡于禹門醉
會下削染巾瓶廿稔兩下吳越堯峰容座下圓具歸
靜明始印證命主昭覺上堂通方上士鑒在機先靈
機密運情量超然星持漢地月落楚天所以目前消
息非口耳之所傳看他從上諸聖千種喻萬般言用
盡機輪徒枉然若要深深海底立直須打破上頭關
且道用何伎倆良久曰挨落須彌如輥芥鞠來不礙
刹那間　上堂住持一稔來逢冬兩結制開口泄天
機舉目露眞智不唱言前機豈談句後意等閑築著
鼻孔頭鐵眼銅睛覷不及遂竪拄杖曰有定亂劍四
海晏淸放下拄杖曰無白澤圖千魔斂跡祇如報恩
一句作麼生道軒昂宇宙當風掛萬里河山壯帝畿
丈雪醉嗣
雲南開化半生裹禪師南隆人廿歲于給孤寺落髮
聞丈雪醉開法興元躬禮參究侍隨有年遂蒙授受
住滇之北勝州開化上堂棒打石人頭玄黃滿面羞
瞠著玲瓏眼驚起碧天流橫披千丈月親登白玉樓
雲煙縹緲處山水共悠悠　上堂把住則牢關緊閉
佛祖難窺放行則北斗藏身眞風遍界舒之卷之盡
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瞻之仰之無處不是諸佛心
髓參　小參乘槎誤入斗牛橋壓破虛空不假橈珍
重風雲齊著力無鑐鎖子兩頭搖丙辰佛誕日無恙
而逝茶毗獲五色舍利數十顆纍墖于靑門寺右 丈雪
醉嗣
閬中艸堂耨雲實禪師本邑楊氏子參丈雪醉于堂

堂契機印證命繼席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石鞏張弓道吾舞笏雪峰毬普化鐸驚起楊岐三脚驢踏倒三山并五嶽呵呵呵好大哥也好現前驀面唾　解制上堂今朝正月十五行者搥鐘擊鼓分付山門大啓放出玄沙猛虎踞地爪牙斑斑觸發氣吞佛祖遂震威一喝曰猫兒偏解捉老鼠丈雪醉嗣

遵義府禹門寺半月涵禪師鄰水人廿歲于丈雪醉處落髮後參雙桂大死一番如夢忽醒仍旋昭覺印證禹門請繼席上堂玄機一唱只貴知音祖印高提流通正眼演無生之眞乘恢彰本有樹迦文之赤幟揭示當人學道如登山直須到頂學道若行船直須到淵至頂方知宇宙之寬廣到淵始覺湖海之淺深所謂參須眞參悟須實悟學者偷心不歇門外打之遠反咎禪道不靈驗寢食俱捐偷心放下啐地折爆地斷無量劫來生死根本一照照破天下善知識不柰伊何正好于涵上座手裏喫棒何故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丈雪醉嗣

昭覺記室問潮嶼禪師酆陵李氏子齠齓出家參偏諸方末見丈雪醉于鶴乘記寮三十餘稔昭覺記莂元旦秉拂上堂一人有慶八表寧謐冷煖相參淡濃吐翠雍熙振振齊捧日肆業蒼蒼雨露中時節既如此物我悉皆春不屬陰陽造化奚假陶鑄功勛羣荒不藉東皇力爭得從容吐異香竪拄杖曰既不屬陰陽造化又不逐新舊逢迎畢竟如何趣向喝一喝曰還知麼四海揚眉歌舜日萬靈低首賀堯天丈雪醉嗣

青城鳳林竹浪生禪師定遠于氏子廿歲于有餘師處薙染上雲峰體宗寧座下圓具後歸昭覺而嗣法焉遂入青城鳳林閱周三藏康熙辛酉醉命回昭覺繼席結制上堂光透三千界明暗莫能該智出聖凡情形名總不立不墮有無堵詎落于諸數　上堂峰巒疊翠竹樹呈祥碧澗雲生霜花競秀元來現成公案何勞掘地討天若是此中人須行此中事若行此中事須是此中人卓拄杖曰都向者裏薦取　立春上堂春晝明春風淸春山秀春水平鳥語呢喃凍雲般般化育流動不假經營有眼共見有耳同聞召衆曰大衆者般境界既是共見同聞因甚麼十箇有五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如夢幻但以不遇明眼人指撥爲恨幸遷居成都詣昭覺參禮曰某三生有幸望和尚究竟醉曰今日不閑遲日再來十日豈無方便耶醉曰居士禮拜老僧舉手那裏無方便昣遂命參狗子無佛性話不以富貴兒女二其心力參不輟久而有省上昭覺機緣相契而記莂焉偈曰參禪參到無巴鼻沒巴鼻處正好參明鏡當臺天氣靜金剛劍出斗牛寒（丈雪醉嗣）

歸義純愚機禪師上堂獅子奮全威象王難回顧西竺祖師心東土密相付且道付箇甚麼冬到梅生節春來樹掛衣　上堂沒得說說箇一字也是多春風不言花開早日月不言疾如梭人生急須回頭看石火電光易消磨一片古錦含春象卻被東君漏洩何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嚴霜覆枯木星斗照銀河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嘉福峰高藏北斗赤身童子上長街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正令當行佛祖不立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斜陽連海岱秋月印長空（丈雪醉嗣）

蘇州堯峰興福過庵禪師元旦上堂王登寶殿野老謳歌玉管裏吹出法身有體有用金箏上撥開智眼雙暗雙明衆中有透通頂門一竅底方許把手共行良久揮拂子曰須知毫端裏動處有來由（繼起儲嗣）

潭州南臺黃度裕禪師示衆春風吹啓竹籬門水漲瀟湘沒舊痕吐盡南臺肝膽句就陰樹影看魚呑

小參魯祖面壁鬼家活計普化搖鈴驚天動地或隱或顯由爾播弄敢保未曾夢見向上巴鼻拍禪床下座　小參如來禪祖師意諸人者會也未以手劃兩劃曰湘潭雲盡暮山出巴峽雪消春水來（繼起儲嗣）

撫州樂安白雲可翁濳禪師字匡葦梁溪李氏子幼業儒有穎悟及納娶無何忽嬰大病一念回光作出度存三十韻別內子投西林佛峰出家依雲居顯圓具日不三餐夜惟長坐徧遊江浙莫契心宗後於巴陵舟次謁退翁翁一見即以大器期之乃侍翁回堯峰師一日曉坐忽憶玄要頌一句明明該萬象自計是什麼句恁麼奇特能萬象該通褰衣覆膝便覺膺礙釋然自得縱橫施設無不合宜服勤五載出世示衆楊岐乍住屋壁疎葉縣從來鹽醬無深愧葦來濳

道者。一時標揭兩規模。(繼起儲嗣)

巖頭鏡人眼徹禪師。蘇州陸氏子。丱歲依古柏落髮。依年具戒。參靈巖儲。居三載。有省。呈偈曰。黃鶴樓前鸚鵡洲。江波潑出有來由。不消拳踢與脚踢。直令高吟住上頭。　出居巖頭。上堂。希有希有。綠水青山是不請之友。鳥語溪聲。激揚佛祖心髓。絲毫不苟。事得理融。攔腮摑口。標榜人天。不彰好手。理隨事變。拈花摘柳。金色頭陀破顏。後代遞相授受。沒量大人出乖露醜。若要向上提持。切忌瞻前顧後。隨拈拄杖。卓一卓。　康熙乙卯六月十一辰刻。忽辭世曰。吾年四十四。幻質今朝畢。侍者更乞示誨。師曰。沒閒工夫更為汝說。侍涕下。師震聲一喝而逝。塔留山之南嶼二里許。(繼起儲嗣)

鄂州巖頭訒揆乘旦禪師。上堂。若欲播揚大教。先須水泄不通。鉢裏鋼砂。匙邊木札。齩著飽齁齁。高唱摘楊花。乃顧大眾曰。為復是大統綱宗中事。為復是百不思時底句。卓拄杖。下座。(繼起儲嗣)

南嶽琴山成張禪師。上堂。乃拈拄杖曰。掣電之機。匪憑隨事吩咐。佇思之儔。那許沿墻躲閃。劃湘水斷手脚。試趯南嶽石頭。踏岳陽船。伎倆渾忘。洞庭波浪本爾。隨身竿木。鳥堪作戲。逢場卓一卓。曰。當下薦得。爾等也沒量罪過。張上座也沒量罪過。師因疾退院。東歸至九峰度夏。凡八閱月。雖極苦。毫不示病容。一日索浴。端坐匡床。大喝一聲而逝。塔於九峰。(繼起儲嗣)

信州貴溪柏岩楚嶽禪師。龍游童氏子。上堂。長至日日恁麼短。短至日日恁麼長。長短難分周漢尺。空山消得一爐香。(繼起儲嗣)

滁州瑯琊肩遠鍾禪師。晚參。喝一喝。我一往不肯學人。皆看得慎重。其不知截無始生死命根。豈草草開口得底。復喝一喝曰。若會得這一喝。猶較些子。又喝一喝曰。到這裏。是不是揀點得出。方能明此。仍喝一喝曰。雖然如是。不見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你諸人分上又作麼生。良久曰。老僧罪過。　晚參。衲僧分上本有一段因緣大事。不要老僧開口。搆得一肩荷去。猶較些子。及至側首視聽。得來錯過多少時也。眾中還有恁般人麼。若有出來。喫我手中棒。若無。今暫且

打箇退堂皷　晚參乃拈拄杖曰喚這箇作一物則老僧罪過不喚他作一物難道拄杖子罪過麼祇如喚與不喚時如何良久擲下拄杖曰罪過罪過　上堂擧不顧絕差互疑議思量何劫悟大衆只須抖擻著精彩擔當不是等閑處喝一喝曰惜取眉毛 退翁儲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貴州雲臺南濱宗禪師桂水畢氏子禮萬峰薙染受印敏樹相　上堂雲臺峰頂迥絕人間提持衲僧向上巴鼻剖露佛祖元要機關目視左右曰正當恁麼時截斷機於掌握挂寶劍於眉端三世諸佛見而忘鋒結舌歷代祖師聞而飲氣吞聲功高千聖壁立萬仞正今既行十方坐斷到此方知便有向上一路且道向上一路作麼生前峰高出斷鴻外把手無人誰共行 敏樹相嗣

城都聖壽眞如空谷澄禪師蜀忠東楊氏子看萬法歸一話有悟入處往謁萬峰明曰此處無佛法至此何爲師曰某甲有佛法處不住明笑曰隨衆作務去因世變師入七星山八載參徒益衆師每日提持本分衆曰和尚不紹祖燈一衆何以爲望師仍歸大竹忽敏樹相來山師問佛未出世祖未西來誰凡誰聖柏曰仁者自生分別問天地未分時向甚處安身立命相曰掀翻漆桶八面玲瓏師於言下機契遂受印證　順承王請住京師白塔寺上堂山僧到這裏無一法可說無一物可拈只好將三十年前住空王山無影樹下牧牛時有首牧牛歌無生曲今日向人天會中唱來與大衆聽聽良久曰大衆會麼諦聽諦聽 敏樹相嗣

荊州青林博達隆禪師上堂擧傅大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大衆還識這物麼三世諸佛得之而成正覺歷代祖師將之以

建法幢。衆生迷之。爾受輪迴。諸人悟之。爾超苦海。若向觸處逢渠。正好歸家穩坐。其或未然。卒難道著一字。何故。是世間物。非世間物。要且不離世間。喝一喝。敏樹相嗣

河廣沅慶天壁拙禪師。上堂。見底聞底。人人本有。個個不無。總要諸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進到水窮山盡處。鬼神覷不破之機。那時了知生死不相干涉。喝一喝　遷化亡僧上堂。大衆。亡僧向甚處去。一僧曰。天上地下。又一僧曰。十方世界。師曰。若言天上地下。未免坐殺闍黎。若言十方世界。未免走殺闍黎。去此二邊。親切處道一句看。二僧擬議。師曰。一個棺材兩個死漢　示衆。以拄杖畫一圓相曰。一望秋色界迢遙。月正圓。蕭蕭梧葉落。點點露珠懸。隔岸飛羣雁。林深抱木蟬。禪心江上月。何處覓幽元。敏樹相嗣

武岡金城雪林梅禪師。渝州桂溪人。參雪山。申問。來此作甚麼。師曰。特來與和尚相見。申曰。將甚麼來見。師豎一拳。申曰。在何處得來底。師便喝。申便棒。一日師隨衆擔柴次。申問曰。擔得起麼。師放下柴。申曰。擔不起。那師擔柴便行　上堂。拄杖懷胎。產俊英。拖泥帶水。到金城。人天共集。無他事。但了生生本不生。驀豎拄杖曰。爾等諸人。看這根拄杖。是有生。是無生。一僧曰。天下人共一鼻孔。師以拄杖驀頭打曰。金城門下賞罰分明。燕居申嗣

滇南商山文殊寺靈壁喆禪師。西蜀隣水胡氏子。上堂。道極尋常。尋常不見。期而後可。道在瓦礫。何其下也。道在屎溺。愈況愈密。燕居申嗣

武岡蟠龍如是院隱隱選禪師。渝州桂谿吳氏子。脫白。圓具。徧參叢席。謁雪山。申纔入門。申便拈起拄杖曰。道道。師卽從西過東。申擲下拄杖曰。道道。師曰。直饒恁麼。早是不著便。那堪再道。便出　上堂。出世丈夫。撥著便轉。如世良馬。不待加鞭。若是眼目定動。如何出得蓋纏。脚踏地。頭頂天。看看月和流水到門前　上堂。一向不恁麼。直得逼塞虛空。針劄不入。一向恁麼。抛沙撒土。喚甕作鐘。不唯埋沒先宗。抑且可惜自己。且道還是恁麼。還是不恁麼。良久曰。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燕居申嗣

武岡雲濟若愚敏禪師新安吳氏子參雪山申因旁僧請益申曰妄無自性全體卽眞當處滅盡你喚甚作妄念師聞之頓脫所疑　上堂卽理事了凡聖著著圓融超生死出葢纏機機赴感何殊截斷今古奔流萬里狂瀾砥柱刮盡多生膜翳一時清眼生輝揑聚也秋水長天一色放行也落霞孤鶩齊飛正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秦東魯山河異頂門誰不共靑天　僧問不落因果爲甚墮野狐身師曰穿靴人喫肉曰不昧因果爲甚脫野狐身師曰赤脚人趂兎燕居申嗣

湖南永州東安縣圓峰憩菴月禪師本邑蔣氏子上堂擧三聖興化語畢師竪拂子曰圓峰有時恁麼穿却三聖鼻孔有時不恁麼換却興化眼睛然雖如是且道爲人底是不爲人底是良久起身曰汝等切忌鑽龜打瓦擲拂下座　頌覩星悟道曰雪山行道日波波抵死六年沒奈何夜半當門星斗現眼睛突出古山河　頌南泉三不是曰乾坤萬里一條鐵壓折虛空背出血惱得金剛努目瞋山山桃李花狼藉燕居

雲凝雪

申嗣

武岡雲山渾樸聖禪師巴州趙氏子參雲山申每問必遭痛棒受罵一日入室次申曰是非不得處道將一句來師曰是非裏薦取申便打師忽悟從前喫棒受罵皆是徹骨相爲申往南嶽埽讓祖塔付師衣拂囑令繼席　上堂擧古人道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擧拄杖曰這個是物作麼生轉設若轉得諸佛不爲之先衆生不爲之後然雖如是雲山拄杖子總不肯放過在卓拄杖曰爲物轉也三十拄杖不爲物轉也三十拄杖卽同如來也三十拄杖不同如來也三十拄杖乃呵呵大笑諸人畢竟作麼生會燕居申嗣

湖南武攸雲山勝力寺雲樹知禪師貴筑李氏子上堂問見說和尚善講莊老是否師曰阿誰向汝道曰萬壽宮道士師竪拂子示之僧罔措師曰雲山祇這蒿枝拂兩粤三湘知所稀擲拂子下座　僧參師問從甚處來曰山下師曰路邊有個透心泉上座覰見也無曰久聞和尚有此一機師良久曰不審請師道師曰驢前馬後漢出去　三關頌曰我手何似佛手

自拈自放自家醜有時拿住萬年藤劃斷西江水倒流　我脚何似驢脚乾坤踏遍了南嶽名兮利兮總忘懷松下打眠伸又縮　人人有個生緣鉢盂口弗向外圓終年不葢案頭上養著瓊花香滿天燕居申嗣

湖南武攸桂山福慧院予璞府禪師西蜀重慶魏安人上堂開無量口伸廣長舌桂山不會舉歸宗拳豎天龍指桂山不會雖然如是且道將何爲人良久曰門前桃李紅間白爍破都梁第一峰燕居申嗣

湖南武攸鳳凰山冰月鏡禪師本郡吳氏子開塔基上堂劈破乾坤掀翻海嶽開猛虎穴現浮屠於沙界取毒龍珠吐瑞光於中峰正所謂犁圓未斷曲木先生然雖如是還有一事奉告諸人良久起身曰钁頭鐮子切莫浪施　上堂一僧纔出師便打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將謂後學初機原來是一員作家僧禮拜師曰鳳山今日失利便下座　問進則破裂虛空不進則鬼家活計未審進則是不進則是師喚僧僧近前便拜師拈拂子指曰這露柱笑底不是燈籠僧無對師曰讒言上座就是三頭六臂的到來也無摸索處僧又拜師曰禮多必詐便打燕居申嗣

湖南武攸雲山別雲峰十虛竺禪師僧問如何是雲峰境師曰木頭烏崖頭窺著雲來去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乾坤雙眼裏日月寸心中曰人境句已蒙垂示露柱適纔向和尚道甚麼師曰後園牛喫菜僧擬進語師曰山僧今日摘茶忙禮拜了退燕居申嗣

湖南武攸梅山聖林寺睦瞿固禪師上堂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師曰梅坪山住火種刀耕曰這是住山句爲人句請師一接師便打曰學人有過固不待言和尚棒頭今日爲何正眼不具師又打曰某甲所參知識婆心只是梅坪師拈拂子指曰者燈籠笑個甚麼僧擬議師擲拂子便下座燕居申嗣

湖南永之零陵縣石蓮山了拙圓禪師新安人因事上堂巧可以容拙曲可以藏直雖然如是也要剖析分明方稱法器良久顧衆曰正當恁麼時殺活全彰一句又作麼生道是象是龍不妨蹉跳盲龜跛鱉那許顛狂以拄杖一時打出　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拈起扇曰者個是廣東蒲扇曰某甲不會師曰向汝

說是蒲扇又道不會便打 燕居申嗣

雲南石蟄月幢了禪師江津毛氏子參昭覺醉問甚處來師曰黃檗醉曰何人同來師曰祇是某甲醉開爐日師問爐鞴宏開鉗鎚大展衲僧性命盡在和尙手裏醉曰汝作性命會那師便喝醉便打 後住南明上堂有世界以香飯爲佛事有世界以音聲爲佛事有世界以寂默爲佛事且道山僧這裏以何爲佛事以拄杖畫圓相曰見麼卓拄杖曰聞麼既是聞見分明畢竟是個甚麼喝一喝 上堂乾矢橛蔴三斤透之無路礙塞殺人者裏一刀兩段不枉來入我門如其前念弗息後念又生作麼生斷絕以拄杖畫一畫下座 丈雪醉嗣

漢中靜明嬾石聆禪師忠州人初參象崖珽問世尊拈花汝作麼生會師曰兩眼對兩眼珽便喝次參昭覺醉舉大顚擯首座因緣命衆下語師與醉一掌醉上下覷師曰這老漢啞却口那便出醉拽杖追至法堂問曰且道老僧上下覷是甚麼意師復打醉兩掌醉便痛與一頓後囑師繼席 上堂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曰須彌山靜明則不然若有人恁麼問只向伊道天王頭上寶花冠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定當得山僧拄杖子兩手分付若猶未然拄杖子爲衆通個消息便擲下拄杖 丈雪醉嗣

滇水慈氏寃禪師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老僧今日不曾過堂僧惘然師曰脚跟下也不識問甚麼生死 丈雪醉嗣

鼎州大龍天機舜禪師黃安耿氏子幼出家看念佛的是誰不省有禪客言天童單以棒喝接人師慶包直上太白峰入方丈便問本來面目悟便打師禮拜悟劈脊一踢一日師在途中擔沙值悟至師放下擔便問進前不得退後不得時如何悟劈頭一棒曰正要你恁麼著力師擔便行後得法於梁山波繼席大龍 上堂佛佛授受只貴正眼流通祖祖傳持唯提向上一路若是賓主交參照用互展君臣道合父子稱宗總是門家具大龍這裏無法可說只得向諸人頂門上轉大法輪去也卓拄杖曰鐵面無情赤骨力分明直下大鄖當 竹帆波嗣

澧州龍潭一念龍禪師潭州黃氏子初參萬峰明纔禮拜明便劈脊一踢師曰祇這是別更有麼明震威一喝師作怖勢便出後參梁山巖曰鵲噪鴉鳴無非這個汝作麼生會師曰三十年前還恁麼來即今不然巖曰不然且置汝且將父母未生前面目道一句來師曰嵐氣不離山寺北浪聲常在海門東　上堂龍潭怪道無底蓄養金鱗赤尾若要飛騰九霄雷轟電掣風起竹帆波嗣

鼎州中邑枕石徹禪師亭州張氏子投江陵龍湘脫白受具謁梁山巖入門便問入水不溺入火不焚是甚麼巖曰問頭最親切師曰恁麼則隨某甲用去也巖便喝師便出　上堂舉前中邑洪恩開法放戒仰山受戒於此後來謝戒恩於禪床上拍手曰嗚嘟嗚嘟仰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復向中心立然後謝戒恩曰甚麼處得此三昧仰曰於曹溪脫白印子學來恩曰汝道接甚麼人仰曰接一宿覺和尚甚麼處得此三昧恩曰我從馬大師學來亦無印子得脫師曰二大老見處正大故獨耀古騰今新中邑於此放戒座下有氣宇如王者不妨出來通個消息竹帆波嗣

襄州洞山澄天海禪師參崔峰正便問某甲久看萬法歸一未曾觸發乞師方便正曰象王鼻孔自撩天師曰只如此那正便打一日正舉雲門問疎山法身話問師師曰法身既是周徧疎山為甚道闍黎莫向淨瓶邊覓當日某甲若在踢倒便行正曰你踢倒淨瓶耶踢倒法身耶師曰一任分板遙月正嗣

開縣臨江閣春巖容禪師蜀北岳滙氏子祝髮受具徧參諸方後謁崔峰正便問南泉斬猫是否正曰是師曰和尚在甚麼處見正曰兩眼對兩眼師曰性命落在甚麼處正卓拄杖師曰快還性命來正便打師作猫聲便出　示衆第一義諦樵歌漁唱如何若何三十拄杖喝一喝下座遙月正嗣

萬州崇聖桕融聖禪師湖廣何氏子初參雙桂明曰你曾看楞嚴經麼師曰看明曰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向者裏參得透始好喫老僧痛棒師誓不放參一晚聞報鐘聲有省後謁新寧望　上堂乾坤有多化育無始若能於斯會得非動非靜不遷不變直得風清

月皎水冷雲寒絕見絕聞不知不覺然雖如是猶有向上事在且道如何是向上事良久曰五九盡日卽逢春逢人不得恁麼舉（西蜀望嗣）

黔陽勝覺密印傳禪師安順人初在辰州廣福山住菴崇竹文偶訪至此師迎文禮足舉問趙州指栢樹南泉指牡丹未審和尙將甚麼爲人文便喝師便倒地而臥文喚沙彌扶起沙彌至師便起遶文一匝而出文爲印證後有人拈此因緣曰無根樹子得活也一僧曰既是家裏人便話家裏事（靈隱文嗣）

鎭遠雲臺濟海舟禪師初參迴龍文問如何是祖師心印文曰千聖共傳無底鉢師曰猶是法身邊事文曰爾喚甚麼作法身師便喝文曰爾這喝一喝當得甚麼師曰恁麼則不勞三月安居便乃大方獨步文震威一喝師曰作家宗師文曰莫謗迴龍好　上堂撥開向上一竅歷代祖師不知坐斷千聖頂顙恒沙衲子不會恁麼說話大似眼空四海旁若無人大衆須知自己分上有段光明迴絕知見不與萬法爲侶不與千聖同行淨躶躶絕思惟赤灑灑無回互拈起時萬法全彰放下時一塵不立且道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有句非宗旨無言是正僧（靈隱文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八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蜀川廣法無著岫禪師據關示衆入此門而無內出此門而無外既無內外卽今作麼喝一喝曰野水誰能渡孤舟任縱橫　示衆第一義元中元電掣雷轟火裏蓮塗毒一聲天地動機前一鏃破三關（九昭期嗣）

南嶽蓮社古天性禪師上堂春風暖日初長柳絮池塘細雨香無心驚浪魚游樂有意催人鳥語忙好消息絕承當西來祖意明明底說著令人忖斷腸　上堂舉翠巖示衆曰一夏與諸兄弟東語西話且看翠巖眉毛在麼師曰蓮社一夏與諸兄弟或登南岳或

涉湘水健坐倦眠燒香掃地一切尋常不用開口各自知時識節但不知蓮社眉毛還在眼上也無具眼者檢點看　退院上堂一笻春色來甘露兩見池頭放白蓮宿火有期煨紫芋爲人無力磨青磚三生石在堪埋骨萬里鵬程蹔息肩珍重山前諸長者鉢盂唯記再來緣拈拄杖下座卽日命肩輿退處衡州昌桂堂唯命造龕起止悉如常至十月十六忽索浴浴出右脇而臥中夜復坐衆集揚前師拈起拄杖示衆曰四十年中事唯伊成獨醒今宵歸去來明月上松頂擲拄杖竟趨寂時弟子佛緣等在側撫師臂曰昌桂和尚因開峰結制未回願和尚少留三日勿負前約可也師微笑肯首開目宴坐更不受食十九日昌桂歸師仍於中夜趺坐長逝實康熙癸丑十月十九之月正中天也師庚戌冬於昌桂度歲除夜茶次嘗向昌桂笑而語曰他日我死願得吾兄下一炬火昌桂應聲擧手曰古兄照顧眉毛坐客撫几大笑迄今三載故師之辭蓮社來太平與夫臨末梢頭之既去而復留皆踐一戲笑言也師生於明崇禎甲戌年方登四十云(密行忍嗣)

雒源中興嗣燈胤禪師金川劉氏子薙染于燕居和尙依止雙桂破老人有年開峰密行和尙嗣也行過金川時四衆請就興國說法燈于言下徹法源底行乃說偈印之住雒源中興禪院結制立工王居士請上堂問達磨面壁和尙陞座是同是別師曰別則不同同則不別進云武帝聖明因甚不契厥旨師曰爲你道聽途說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打曰瞎漢寐語作麼僧擬議師連棒打出乃曰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若明今日事不昧本來人大衆既明今日事如何是汝等本來人不見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麼卽是今日立工居士父母未生前本命元辰若也會得則會人人自己本命元辰會得人人本命元辰則會達磨面壁與中興今日陞座別則不同同則不別之旨驀一喝一喝時一僧驚倒師曰俊哉衲僧一撥便轉下座(密行忍嗣)

南楚衡嶽晝先一禪師頌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曰本是一條平坦路等閒行去便崎嶇何如歸隱千峰外

臥看雙輪轉太虛　頌卽心卽佛曰口唇兩片皮牙齒一具骨江西馬簸箕放出遼天鶻　頌百丈再參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耳聾吐舌老婢見奴謂是江西宗風不知千差萬錯　頌婆行婆訪浮杯話頌曰把髻投衙自取冤家南泉趙州荷柮帶枷（密行忍嗣）

開州輔德石琴聞禪師蜀鄰邑人舞勺之年辭親學道於銅梁東山脫白得法燕居申住開州輔德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北海鄉書消息斷南山春日雨花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夕陽西下山光澹馬首東來詩興濃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魂消崖島孤艫覆腸斷關山匹馬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歌館樓中客未散長干道上月來初乃曰揚眉卽去拂袖猶遲瞬目而行人境俱奪若在衲僧分中略較些子若是衲僧向上事顧左右曰參（燕居申嗣）

嘉定龍騣破峰重禪師南充岳氏子進士孟龍之孫偏參歸來見慧覺衣印證爲上堂釋迦不說說毗嵐猛風吹海嶽迦葉不聞聞青山只得礙爲盧留下

點疑默

一轉語舌頭在口裏　上堂大道坦平無起無倒眞機演唱何解何結　上堂點然據座忽高聲曰大衆不得妄生穿鑿劈口掌曰口是禍門下座（慧覺衣嗣）

渝州香國佛語御禪師嘉州范氏子十歲禮慧覺衣脫白因觀死屍有省凡應對機辯峻捷巾瓶左右無有惰容嘗示禪人偈曰分明句子不諸訛鼻直眉橫幾錯過只爲現成難辯別千山萬水走禪和詠梅花曰氷肌雪骨久懷丹吐出令人仔細看本色不從桃杏借一簾星燦玉闌干以輔翊叢林爲任定省侍師爲心康熙癸丑秋慧覺衣坐化遂哀毀骨立食息如癡是年佛成道日示微恙不欲服藥越七日辭衆囑累畢亭午瞑目而逝（慧覺衣嗣）

巴縣三峰半水元禪師上堂豎拄杖曰七尺烏藤鱉鼻蛇能翔宇宙瑞三巴迢迢穿市人難見撿點將來未到家擲下拄杖喝一喝　上堂發元結制此心頁三七長連九定香坐到晨朝並午夜等閒無事可商量（大吼傳嗣）

重慶華巖還初佛禪師佛誕上堂世尊鑿開混沌竅

門鍊石補天蹤無毫髮滲漏猶有經緯機權彼此汗馬功高郎不無還見太平麼且喜今朝無事聖可玉嗣

重慶華嚴南芝靜禪師小參平白地上拈起一絲頭爲甚盡大地人亡鋒結舌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還委悉麼大如芥子細若須彌軟如鐵硬似泥不離四威儀中惜乎人不識聖可玉嗣

漢州龍興子鐘洪禪師上堂丹霞燒木佛只爲冷入骨院主墮鬚眉病因一念屈正當移宮換位寒氣交加在衲僧分上又且如何良久喝一喝曰鈎在不疑之地聖可玉嗣

瀘州來鳳法空證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明頭合暗頭合四方八面任作略日面佛月面佛喜怒哀樂是何物世間多少守株人盡在中途而退屈聖可玉嗣

渝城慈雲价南僊禪師頌世尊初生曰指天指地欲何圖傍若無人膽氣麤將謂鬍鬚天下赤誰知更有赤鬚鬍　頌世尊陞座曰上座應知下座來元無造作巧安排就中尀耐文殊老百萬人天被活埋　頌國師三喚侍者曰三喚三呼應了休陸行車馬水行舟負吾負汝揚家醜也是憐兒不覺羞　頌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曰花豁雨後苔流滑喜鵲聲餘午夢清四顧白雲消散盡夕陽斜照數峰青聖可玉嗣

漢州孝泉不惑興禪師營山王氏子値蜀亂出楚薙染於香巖宕山遠座下參聖可玉書下獲益尋常當機不讓一日玉問胡言漢語拈置一邊父母未生前道一句子師便掌玉曰太麤生師又掌玉休去後印以偈曰木樨中毒堯都發面上而今猶五痕含恨十年心未已冤冤只報有讐人還蜀住漢州之孝泉上堂僧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眼橫鼻直曰死了燒了面目何在師便打曰還許學人別通消息也無師又打曰絲楊芳艸地散步任優游顧衆曰會麼其或不會今日定要與諸人別通消息拽拄杖下座歸方丈端坐而逝衆齋不見師出入室撼之已寂一衆方知今日定要別通消息之語塔於本山聖可玉嗣

重慶圓通惟識典禪師頌世尊初生曰指天指地起干戈好尚貪高人幾多縱有超羣越格者惡人自有

惡人磨　頌女子入定曰。空谷傳聲。虛堂習聽。信之則有。叩之則應。看他大力人。弗假將軍令　頌婆子燒庵曰。者老婆多揑怪。伶俐衲僧未放你。在把火燒庵。徒自肥。至今惹下驢年債 聖可玉嗣

溧陽崇隆碧露夢禪師。解制上堂。雪壓松梢。靜霜嚴老樹。寒白雲有意。常封鎖幽鳥無心。以度關長安大道。鐵蛇橫攔。去去終難去。還還不易還。以拂子打圓相。于中劃破曰。諸禪客仔細參。草鞵終被脚頭瞞 聖可玉嗣

提刑高裔暎居士。初到華嚴茶次。問古人道。如人在樹。手不攀枝。足不踏枝。口啣樹枝。若問祖師西來意。答則失命。不答違問。如何。玉以手指自己茶鍾了。又指士鍾。士曰。和尚以手為舌。玉曰。居士以何為舌。士曰。以舌為舌。玉曰。非居士不能放身捨命。士曰。無身命可捨。玉曰。老僧一時眼花。士曰。瞎師。曰瞎瞎。士曰。如此則成戲論麽。玉曰。仁者見之謂之仁。士曰。某甲日用不知。乃設禮。後士又同玉與屠居士遊溫泉。士將浴。喫餅次。屠曰。大家來喫湯餅會。士曰。此處可名洗皃泉。玉曰。九龍吐水也未。士曰。憾不自腦間出。恁玉提起總珠作痛聲。屠曰。此老倒會揑怪。玉曰。入水求人兩意。符九龍吐水沐金軀。毋云不自腦間出。痛徹山僧一串珠。後授士硯并偈曰。御賜元章一石頭。留傳到我似虛舟。浴雲谿畔拈將出。點化魚龍天際濤 聖可玉嗣

會川迎恩湛一清禪師。蜀南永寧王氏子。入滇住會川迎恩。上堂。諸方結制安禪。迎恩陞堂戲舞。驚起四海獰龍。撲落九天鳳翥。三乘拱手。十地擎拳。萬象森羅。揚眉吐氣。周天星斗。燦爛光輝。微塵國土。東湧西沒。蠛飛蜎動。各揮本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卓拄杖曰。會麽。今日也是兵隨印轉。將逐符行。正恁麽時。祝聖開爐一句。作麽生道。野士無將酬帝德。須彌聊作一莖香 體宗寧嗣

遵義松丘藏天源禪師。示衆。參禪要猛烈。不悟不休歇。打起好精神。莫錯過時節。下箇死心腸。豈拘在年月。立得脚跟穩。始不被人惑。甘盡苦中苦。關頭能打徹。古人曾與麽。吾常于此切作箇出羣人。行履須適

別尅期能取證當下便超越山頂鼓波濤海底立枯
竭彌勒釋迦來亡唇而結舌三千陳葛藤窠臼都剿
絕更擬問如何白棒驀頭楔（兩生從嗣）
雙桂首一懷禪師上堂有懸河口方吹無孔笛用肘
後符始登獅子座正令行時是佛是祖齊乞命眞機
演處若凡若聖悉皆融聖箭透九重霜染蘆花渾一
色劍氣蕭梧葉簷前砧杵擣千峰是物含玉露何處
不金風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諸人還識常住眞
心麼良久曰知音不用頻頻達者應教暗裏從　中
秋晚參諸佛窠臼列祖關鍵十五日已前盡爲諸人
滿眼滿耳註破了也燈燈相繼續到彌勒下生未來
底猶在十五日已後正當十五日入簾山色雲隔斷
到耳簷聲滴桂華大家坐却中秋月免得眼中又著
沙　問如何是祖師關師曰乞兒手內破提籃　僧
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木人腦後使金鞭（雲嶠水嗣）
銅仁香山聖符越禪師上堂頂顊一著耀古騰今腦
後圓光千差照徹若是通方之士直向威音那畔揿
翻窠臼豈在今時門頭踢倒從前拍禪床曰男兒自

有沖霄志不向如來行處行（鐵樹相嗣）
靖州嵩雲自徹琛禪師小參禪不假參施用現成道
不假學本自圓明須是恁麼人方說恁麼話未到恁
麼時必須要大歇諸昆仲還知大歇底消息麼良久
曰挨到水窮山盡處回頭撞著本爺娘（滑竹密嗣）
雲南開化吉祥恒秀林禪師上堂問臨濟在黃檗三
度問佛法大意因甚三度被打師便打曰在黃檗下
喫苦爲甚向大愚處拔本師邊打退乃曰要明恁麼
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須解恁麼事便乃拳踢
相應唱拍相隨雖然如是要見二老則易要見吉祥
則難何故對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　解制上堂
二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雕二僧齊歸位師曰死的
死活的活乃曰山僧去冬此日有一則急要事在諸
公分上諸公還知麼若也得知許你放膽摘楊花脫
或未然出門便是草　上堂上苑春花取次開庭前
燕子語喈喈箇中曾得眞消息何必胡僧特地來
問學人皂白不分乞師方便師曰你眼在甚麼處僧
無對師便打退　問世智辯聰總不要拈出還我話

頭來師便打曰瞪目不見邊際師曰苦　頌世尊初生曰天上人間誰似君放開圭角便稱尊雖然萬古無倫匹幾箇知恩解報恩　頌世尊拈花曰瞿曇繞露鋒鋩迦葉眼中著楔疑殺百萬人天個個證龜成鼈（雲幻宸嗣）

澧州洛浦𥿄庵長禪師上堂有說不如不說不說不如無說何也五更侵蚤起誰家竈裏不生烟　上堂年年此日慶瞿曇一狗皺形衆狗譊景仰遺風風不墜借他櫓棹順揚帆（遠月正嗣）

荊州金粟園密印見禪師常德王氏子佛誕上堂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言不該典攪亂乾坤韶陽一棒口是禍門末後拈花殃及兒孫千百世下誰是知恩良久顧衆曰驀頭一杓非爲屈水有源兮木有根（遠月正嗣）

楚南芙蓉百凝一禪師中秋示衆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橋柱洗澡致令後人認著個圓陀陀光爍爍的以爲極則而殊不知道無體性趣向則乖總饒拂盡青霄猶是法身大病山僧今晚不費纖毫氣力普使諸人常光現前畢竟具何三昧以拂子畫○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復舉馬祖玩月話舉師曰可惜一個清淨圓滿皎潔無瑕的月輪被他馬家父子說黃道白塗汚極矣衆中還有爲他作主的出來道看良久無人出驀以拂子指曰犫衆翹首師曰且喜沒交涉擲下拂子　小參山高須到頂水深必探底諸仁者各各有肩有臂有力因甚不直下討個落處去卓拄杖曰自是欲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慈覺衣嗣）

華嚴不厭樂禪師印江楊氏子上堂問世尊初生即不問如何是未生前師曰雲籠古木曰如何是已生後師曰雪滿寒巖乃曰大道在目前人是人境是境惟心超物表聖非聖凡非凡爐焚柏子依依香霧靄稅臺燭點油龍皎皎神光侵垢面還委悉麼咄　上堂展兩手曰大開方便門通十方無二路復叉手曰牢關緊閉納四海成一家只如不開不閉又且如何撒手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可玉嗣）

指雲光孝禪師新津黎氏子示衆舉德山托鉢話師

日拶破虛空枯木花作者相逢兩會家雖然各具頂門眼玉本無瑕却有瑕（聖可玉嗣）

西蜀文殊慈毒存禪師上堂這一片田地從來淨潔不許人屙驀擱口兩下云無端無端　小參冬寒夏熱陰長陽除聖凡非二物我一如展手曰這箇是我指竹篦曰這箇是物顧左右曰如何得一如去衆擬語師拈竹篦作舞歸方丈　小參有一物上同天下同地明同日黑同漆不在動用中動用中收得功在甚麼處衆罔然師震威喝曰兩彩一賽　示衆祇期緘默消殘夏孰料猶來鐵口唇作賊心虛休議論眠毛且道幾莖存　晚參活煑氷花玉汁清香旋繞霧照筵明等閒不滴如沾著釀就泥犁萬劫深咄[illegible]俱從口生　晚參觀音貢峽口甘泉普賢晉蒙頭錯落慚愧文殊無口總不消得驀擱曰這莫是驢鞍橋麼復擱曰莫莫莫（聖可玉嗣）

錦官文殊井覞道登禪師蜀墊江倪氏子參遍諸方向蒼松鶴處印可六住名藍開法二十餘稔痛時風不古遂隱錦官文殊將生平言句盡付煨爐慈毒存竊記其十二時歌云雞鳴丑眞機密密翻筋斗一點明星漏室來涼風潑我娘生肘老禪和無何有起來禮誦還依舊老鼠不來偷我油米筐猶聞聲打鬪平旦寅不燒香去占虛名禪床靜坐勞筋骨且下經行走二巡休擬議勿追尋一念無爲百不生了了了時無可了眞眞眞處絕非眞日出卯打開門戶光陵[illegible]青山依舊不曾移室內無塵奚用掃剔明燈穿破襖拂拂清風誰覺曉鵲噪鴉鳴動我機分明原是自家寶食時辰火板聲聲報衆聞虀飯黎羹百味足淡茶苦菜一腔清喫却了自家評摘葉尋枝我不能缽底明珠光燦燦口中三昧嚥津津禺中巳妙用縱橫無忌諱眼裏不栽荊棘花脚下何嘗有關係道不修禪不議胸中唯覺虛明地等閒拈起七斤衫直使人人全體會日南午隨分隨緣只麼度心地不容正覺生口中且喫油鹽醋箇東西唯自悟酸甜苦辣皆圓具西天東土總皆然有甚男兒沒去處日昳未光陰漸漸衰將去我儂到此自承當會得來時還不是自修持自蔣治箇事原來非容易但使身心寬覺空一超

直入如來地晡時申天地爲欄一體平獨有草庵分寂寞且無俗客到山門風無動雨無驚此事人人本現成狼藉一腔唯自得殷勤馴伏趙州賓日入酉羣靈不動山河走淸機一點少人知八萬門頭自衛守莫沉空休抱有性天明月光已久堂堂箇事沒遮攔覺得來時不啣嚼黃昏戌黑地穿鍼沒照顧分明一箇好機關密密綿綿劄不入風一龕月一窟瀟瀟灑灑無回互獨脫無依到上方放出摩尼光閃露人定亥一輪明月無邊界宇宙山河凍底穿世出世間無罣礙者些兒沒依賴養就銀缸冰一塊沉沉寂寂就中懸冷冷淸淸常自在半夜子靜聽松風說道理泥牛吼處碧天寒木馬嘶時波浪起起無起止無止蟭螟吸乾滄海水我儂有首偈初歌試聽囉囉囉哩哩師於己未冬辭世偈曰吾年六十度生已畢打翻觔斗佛祖不識（蒼松鷂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荊門圭山五眼毓禪師禮三際通薙染一日通指菊花示之曰黃花有意通消息祇許禪人獨自觀師有省依通十載咨決心要通一日問如何是法身句師曰白馬將軍跨通曰如何是法身向上句師曰雪山擎玉柱即呈偈曰雪山擎玉柱錦水泛淸灘白馬將軍跨當陽破祖關通爲印證　上堂經寒雪嶺已多年覩著明星似眼穿東土西天今古煥皆提拄杖現家傳靈山拈花也是這個少林面壁也是這個天下老和尚接物利生總不出這個若也會得許汝等共相提持其或未然山僧與汝等通個消息擲拄杖曰劫火洞然渠不壞巍巍獨露太虛前（三際通嗣）

登州棠邪古高源禪師宜都舒氏子年二十禮三際

通薙染執侍巾瓶有省通問臨濟在黃檗得力在大愚得力師曰借屍還魂通頷之一日室中問如何是陝府鐵牛通打曰者畜生師作牛鳴而出（三際通嗣）

陝西寧夏海寶林我鑑禪師川北閬州侯氏子上堂初冬草木色離披梧葉追風落向西雖是上方霜令逼笑看冰雪浸僧衣若也會得何勞再話重關其或未然未到盡驚山險峻行來方識路高低　上堂桃蹊舒暢朝昏嘯月吟風柳眼新瞪勸念去途過客致使園林池沼居然共演無生行腳高流驀遇禪關直透豎拂子曰是即是猶未踏著向上一竅在擲拂子下座　除夕小參月盡三冬歲窮五九公案現成戊亥子丑東村燒錢西舍奠酒林下衲僧本無新舊大衆且道事合作麼生良久曰辭年柳戴千枝翠迎歲梅簪一樹花　康熙己未從河西歸西安住大興善寺二月初六日未時禮佛畢忽然索紙書偈曰登山足疾忽爲魔必欲登山可奈何此去直將空四大笑看白骨起成窠歸方丈侍僧問其意如何師笑而不答端坐而逝荼毗火光熾空舍利無數世壽六十八

◆令字疑誤

僧臘四十八（愚菴師嗣）

宕水聞心敏禪師宕水羅氏子參開山國問如何修道師曰道本圓明不屬修證國曰既不屬修證道從何立師曰立即非道國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事即不似國曰你爲甚麼隨波逐浪師曰久已風恬浪淨國乃印證　上堂策杖騰騰識故鄉風塵滿面慣經常歸家一句全拋露覿體明明絕覆藏所以頭頭上顯物物上明只因不了諸聖出來廣開方便無一處無一時不與揭露當陽若是個英靈漢子直向千聖未出世以前一坐坐斷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乃震威一喝曰盡山河大地情與無情被山僧一喝百雜碎了也何故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快雪圓嗣）

果州卓存來禪師南部孫氏子徧參諸方後依本源液一日見壁上畫之無二字有省　上堂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舉師曰國師婆心太切落七落八侍者大難承當承言者喪殊不照顧旁觀者哂何以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本源液嗣）

果州報恩西履祖禪師出州韓氏子上堂天上鳶飛

水底魚蹤覿面相逢築著磕著且道如何龜毛兔角
問不出不入一著子合付阿誰師曰切忌承當曰
恁麼則某甲退身有分師曰逢人切莫恁麼舉（本源法嗣）

烏龍龍泉冰源亮禪師南浦魏氏子首參萬峰明於
雙桂有省追明辭世師禮塔曰某甲今日來遲時雲
嶠水在旁曰禮拜久矣師曰和尚智鑑分明是賊識
賊遂出受衣拂　上堂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因緣
舉師曰瞿曇自起自倒文殊起模畫樣說甚麼法王
法如是總之龍侗不像山僧重關龍泉緇素敦請說
法設有人致問便曰未上座時勘破了也至今瓦解
冰消（雲嶠水嗣）

古閩峩雪慧禪師上堂平田淺草種月扶犂野岸橫
橋量水打碓頭頭合用物物全彰古佛家風是閙破
具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撒沙拋土大似不識好惡
然有一樁大事且要諸人擔荷且道是甚麼事遂舉
袈裟角曰一絲纔挂體越格自風流（寶宗密嗣）

福清黃檗慧門沛禪師同安康氏子幼奇穎雖習舉
業恆有出塵之志年十七應郡試過南康報親寺覩
寺額欣然曰世出世法無非報親何必世榮乎遂投
禮時明得度雪峰彌於法屬每激發以出家須明心
要師信受服膺勤於參究一日病中聞僧舉三不是
語有省往覓彌彌曰此非汝放身命處又明年隨落
髮詣黃檗琦受具戒琦曰來自何方師曰泉州報親
曰欲爲何事曰欲求佛法曰我這裏一法也無師曰
正好著力琦默器之一日問南泉斬猫話聲未絕被
琦一踏踏倒直得前後際斷礙膺之物一時冰釋大
笑趨出琦命堂中領衆師辭以福薄願擔飯供衆時
值嚴冬芒履踏雪中足皆龜裂不覺厭苦琦應長樂
之龍泉遂安西堂解制辭還溫陵居誌公洞二載値
時驟益自韜晦或炊爨不給恬如也琦召師住師子
巖居八載不事外緣琦應扶桑請舉師繼席而記莂
焉　上堂一春到來燒痕轉綠萬木萌芽風和日旭
突出達磨眼睛豁開波斯鼻孔祇皆本有風光弗從
別處流露諸兄弟還知這個時節麼若知不離于座
現諸威儀不起片念坐斷須彌一機通千機萬機圓
活一處明千處萬處耿潔優游行住白雲中遙聽前

山噪百舌。且道是何腔調。喝一喝　上堂。潺湲溪畔。冰珠點綴。峭壁峰前。霜花錯落。時節推移。陽昇陰伏。片念未生前。全機顯露。毫端闡演處。法法施呈。不勞雕琢。本體現成。靜猶止水。動若行雲。東虛空為一棒。棒他不著。集諸音為一喝。喝他不及。把住也千山寒色。放開也八面玲瓏。且道放開好。把住好。根塵迴脫渾無物。舒卷臨時總自由　時闔海多警。常住寥落。師率衆躬耕。勉衲子以為道忘軀。提持向上一著。深錐痛劄。故學者咸思自奮。忘其苦澹。沾法乳者。率多高明之士。甲辰省覲受業於圭峰。檀越周樸園銓部懇留住持。師雖勉應。已澹世緣。凡上堂小參皆謝絕。九月中示疾。衆為延醫診視。師終却之。大衆詣榻前求開示。師便掌曰。是開示不是開示。一僧曰。末後句懇師舉筆。疾書曰。末後句。無可說。誰是知音清風明月。命侍者取湯沐浴。剃髮跏趺而逝。時康熙甲辰十月初六日也。世壽五十。僧臘三十。塔全身于黃檗之左麓　隱元琦嗣

◎為字字体不明

福州黃檗虛白願禪師。參徑山容。問水既無筋。因甚長流不斷。師曰。只為源頭有據。問佛祖公案。猶空中紙鷂。向甚處收取綫索。師曰。抽牽全在裏頭。人問鵬搏峰與晏坐峰相交。且道說個甚麼。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風扇大野。畢竟作何形色。師曰。只好聞名不可見面。問望江亭上垂機。誰是知音。師曰。沒面目漢。後謁黃檗琦。機契室中。命師繼席　上堂。法昌搬羅漢。圍爐人。貧智短。靈雲見桃花。悟道馬瘦毛長。雖然各見一邊。未免互相鈍置。山僧今日開爐不用如何若何。只要諸人著些精彩。稍涉遲疑。灼破面門。頭顱粉碎。祇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久矣。方乃刻舟。又作麼生。不為於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仔細摸索看。忽然摸著鼻孔。便知道不遠人。喝一喝　問天上月正圓。人間月方半。且道如何是真月。師以拂子打圓相示之曰。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師曰。明日來向你道。僧拂袖而出。師曰。看脚下　頌經首八字曰。阿誰策起兩莖眉。斜插當陽古石碑。以字不成八不是。管教千眼莫能窺　隱元琦嗣

雪峰聖壽郎非一禪師。示衆。舉世尊拈花頌曰。大小

瞿曇不奈何花枝拈起當風播一場敗闕少人知獨
被飲光親笑破（隱元琦嗣）
福建慶城草菴現禪師上堂說佛說法昨已無端問
主問賓翻成鈍置若一向舉揚宗乘未免法堂前草
深古人到這裏事不獲已曲爲今時垂半偈一言或
拈起豎拂或輥毬打鼓架箭擎叉或終日閉門長年
面壁單提直指大用全機檢點將來總屬建化門中
事畢竟宗乘如何舉揚驀豎拄杖曰誰敢問著問著
便打折汝腰　上堂石霜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
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雲峰道不休
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二街頭鬧浩
浩地聲色裏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荊棘裏游
戲去刀山劍樹劈腹剖心爐炭鑊湯皮開肉爛去雲
峰與麼道可謂千江有水千江月石霜與麼道依然
萬里無雲萬里天仔細檢點將來一人大似死了不
得活一人大似活了不得死山僧這裏不管你休不
休歇不歇饑即喫飯去倦即安眠去熱則乘涼去寒
即向火去若向這裏會卻便會得古人見處古人見
處即且置慶城見處作麼生良久曰莫將容易會便
作等閑看　上堂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
切心何用一切法釋迦老子太無端四十九年已漏
洩那堪達磨又西來直指人心成迂曲從茲五位設
君臣九十七種呈醜拙鑑咦遂成一字關心識打作
兩個楖縱饒七事漫隨身未免于今成途轍祖宗田
地任分爭直得七花兼八裂舉今舉古鑠中泥說紗
說元眼裏屑或時瞬目或揚眉或豎一拳垂一足激
揚宗旨立化門競把烏龜證作鱉若人于此便承當
敢保斯人猶未徹我今以楔而出楔且道是說是不
說若道是說說甚麼若道不說說不覈說與不說且
置敢問現前大衆即今還有心也無汝若無心我也
休休笑山僧太饒舌（亘信彌嗣）
泉州雪峰如幻弘禪師惠安劉氏子幼補邑庠卓有
文譽年二十七身嬰劇疾因讀維摩經發心出俗後
于惠邑道中遇黃檗彌言下錐劄頓起疑情力事參
究依彌十有餘載深入堂奧一日彌問簷前雨滴聲
點點不落別處畢竟落在甚麼處師曰落在鼻孔裏

彌領之命居西堂　頌殃窟產難因緣曰爲鄭憔悴却羞鄭萬轉千回懶下床佳信忽傳消舊恨朝來對鏡理紅粧　頌馬祖翫月因緣曰好鳥雙棲占一枝高飛健翮獨稱奇若教言下分斤兩笑殺江西馬簸箕　頌城東老母因緣曰生平不喜佛陀耶阿母風流出當家十指縫間無避處看來猶是眼中花　晚年退居山麓高岡惠泉側預誠逝期而寂（亘信彌嗣）

北京海會明覺憨璞聰禪師南閩邵武連氏子其母庭前夜坐見星入懷感孕後紅光滿室師生焉年十五出家天王寺二十五歲耻州縣庸碌僧不足倚慨然動參學之念由是詣南海普陀閱具足戒入武林瓶窰見永覺賢教從萬法歸一做工夫迄一年如蚊子咬鐵牛直無下嘴處次參東山爾密澓驀然有省晚詣方丈白其所得澓領之上天台與通玄奇老人問答投機命職維那因飯中咬著沙頓徹洞山雪峰淘米公案其膺頓釋作偈呈方丈奇深肯之繼謁百癡元于長慶受記莂焉時順治戊子夏也出住臨安錦山錢塘廣福嗣因門人化被金臺都紳士創牘請師住南海會寺師之名傳聞

帝庭矣丁酉秋

世祖章皇帝　駕幸海會方丈賜坐問佛法公案應機甚契被

旨命入萬善殿結制特　賜紫衣銀印勅書加明覺禪師之號己亥冬

詔命愍忠寺結制庚子秋疏請歸南八月奉

俞旨辭行辛丑入閩邵武郡侯紳矜等請住安國上堂舉起拄杖曰謾天布網欲羅沖漢金鵬以拄杖作釣勢曰四海垂鈎意圖揚波錦鯉所以知識唱導意不在言豎拂敲床提持閫外德山見僧便棒掀翻雲蛇舊宅臨濟見僧便喝震碎鬼窟黑山假使言前薦得猶是認影迷頭句下翻身早涉程途萬里更於參究大似丙丁求火直下承當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萬善恁麼道莫謂壓良爲賤只解把住不解放行雖然如是三十年後此話大行或有英靈子道上上機人來和尚作麼勘驗超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下座　上堂天寒地凍衲子寒毛卓豎暖

室商量便落無記磕睡所以雪竇道藤蘿松下塊石枕頭這般漢正好喚起來頂顙三千腦後八百敵生死軍之甲胄戰煩惱陣之戈矛若是皮下有血者聊聞擧著通身汗下慶快無疑於此穩坐神靈之臺秘密之府如鸕鷀獨守空流相似山僧撥轉船頭別棹烟波去也驀豎拄杖曰木上座適纔遊遍恒河沙國土上至三十三天下至水輪空際一念回頭坐在諸人眉睫上揚聲大叫曰南贍部洲人失火帶累東勝神洲人奔馳甚生怖畏幸遇文殊菩薩曰汝等俱是癡衆生何必生大恐怖叫喚馳走但能息心妄想三毒業火自然頓滅便乃合掌曰我等獲遇佛乘指我入解脫之門甚生難遭之想從今已後永不退屈也遂卓拄杖曰木上座與爾作證明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林中鳥語新野徑人踪滅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落花流水去漁父拾將來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目前無闍黎座上無老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雲何處去明月落誰家　師住安國六載修葺頹廢一新丙午臘月八日戒期圓滿集大衆付遺囑散衣鉢十三日午時索筆書偈曰今年五十七捏碎娘生鼻一生受用中無得亦無失昨夜兩個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噴眞消息今朝西廊打倒東廊壁收拾傀儡歸去來莫教特塊成狠藉放筆右脇而逝世壽五十七僧臘三十九塔于本山寺右語錄十六卷行世（百癡元嗣）

興化府獅山西明蓮峰素禪師莆田柯氏子童稚時見山水便發出塵之想二十七歲投國權禮逸叟脫白嘗閱雪峰錄看到投子指一片石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參究半載疑情不破上曹山問實華忍忍拈棒師一觸有省後參金粟元於建州百山鍼芥相合受記莂焉　住後上堂大道直如弦大機疾如箭不動一毫端千化與萬變本無利鈍人祇要當機薦梟日懸空薰風撲面程路迢迢不隔條線枝頭鳥語兩三聲錯落飛花紅片片　佛誕上堂生本無生無不生指天指地最分明藍園一段風流事要假兒孫脚下行豎拂子曰釋迦生也大衆還見麼擲拂下座上堂有一人日餐萬物不道飽有一人從古至今不

喫一物不道饑這二人阿那個合受人天供養　中秋上堂松風淸山澗冽八月秋何處熱天熱有時涼人熱無間歇欲間歇回頭須見靈山月這片月也不圓也不缺亘古亘今照世間不待今宵始皎潔遂顧視左右曰汝等諸人還見麼衆皆罔措師下座一時打散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官不容鍼曰罔明是下方菩薩因甚出得女子定師曰私通車馬曰文殊與罔明得失在何處師打曰汝試指出看僧擬議師便喝　老僧問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且道見個甚麼師向鼻孔一捏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八十年來空白首　問萬念方興念從何起師曰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曰一念未起念從何止師曰無處摸索　問猛虎不食其子因甚蜻蜓自咬尾巴師曰求人不如求己（百癡元嗣）

浦城就山古門眞禪師潮陽潘氏子年十九投大草菴爲僧初參黃檗琦示以倒却門前剎竿話久無入處一日入方丈求開示琦竪拳曰會麼師曰不會琦便掌師作禮琦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師罔措明年回漳州岱山寺一晩與同參在山門外師舉倒却門前剎竿聲未絕同參將師劈面一掌遂有省後依金粟元一晩元下堂勘驗問曰好一堂古佛爲甚麼不見放光師便一喝當下通身慶快遂成偈曰匃地一聲元有據廓然脫落了無依眼空四海明端的者段風光只自知師後主馬峰薦福善政諸剎有各會語錄行世（百癡元嗣）

興化府曹山萬壽千指光禪師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召東邊師僧僧擧首復以拄杖卓一下召西邊師僧僧擧首乃擲下拄杖曰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喝一喝曰元來只在這裏又曰這裏是個甚麼趙州栢樹子楊岐三脚驢復喝一喝曰逢人不得錯擧　上堂一塵入正受塵塵三昧起乃擊拂子一下曰者個是一塵喚甚麼作正受又擊一下曰者個是正受喚甚麼作一塵會麼不是心佛不是物禪板蒲團齊踍跳乃喝一喝曰若不喝住幾乎撞翻三世諸佛　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見一面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是

何物見不見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　上堂一理足萬事周一塵起大地收喝一喝曰若明得者一喝盡大地皎皎然更無一物為障為礙雖然如是裏我兒孫復喝一喝　上堂桃花紅李花白正是春風二月節有來由沒端的新羅國裏火星飛元來是北倶蘆洲打生鐵復舉慧忠國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喚三應國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師曰好一場曲調賡和分明直得山河作舞大地同音甚麼處是國師辜負侍者處甚麼處是侍者辜負國師處喝一喝曰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棲

問喫金牛飯孤峰頂上安眠飲曹山酒十字街頭倒臥是甚麼人境界師便打僧便喝師又打僧作女人拜師曰我將謂汝是個人　問如何是曹山境師曰萬松不改舊時顏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坐底坐立底立　問如何是趙州茶師曰普曰如何是雲門餅師曰苦曰餅茶俱喫時如何師曰毒殺闍黎（百癡元嗣）

興化石室伏虎巖月川卽禪師莆田人張姓母周氏產師前一夜異光滿室髫齡便穎超邁倫壯則夜夜篝燈讀異書風雨無間試毎前矛丙戌年遂謝絕藝苑棄除筆墨入壺山南泉披剃徧參叢席後與金粟元投機受付囑焉回莆住西山之雙峰巖繼住雪巖後住石室伏虎巖　開爐上堂四十九年止啼黃葉西天東土接響承虛據實而論諸佛諸祖無開口地卽上座從何處說起大道由來平似掌奚須爐鞴另安排舉拄杖曰未免隨例看火添柴若是眞金不變色任教鈍鐵也成材光爍爍絕疑猜抛撒諸人眼裏來喝一喝曰是甚麼也須仔細　上堂打散大衆拗折拄杖拍手大笑曰今日小出大遇　上堂行徧高山路嶮巇到來平地反危疑莫言風景他山好血灑杜鵑叫不歸歸便到故鄉田地猶欠頂門一槌

上堂架箭立牌擎叉舞劍都是鹵莽伎倆嚇騙小兒若是堂堂正正八字打開喫粥者任他喫粥喫茶者任他喫茶石橋無隔礙大道沒遮攔一切人驀直行去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　上堂未開口已前佛法盡布大地也豎拳豎拂土上加泥說要說元霜中撲雪三世諸佛何曾知有歷代祖師徒勞

饒舌這裏只管種菜鋤茄豈暇眼中著屑遂以拂子自摑口曰老僧口門齒折　師誕上堂世尊四月初八山僧十月初八均一初八一個鑄金一個燒鐵一個度盡恒沙一個自救不了為甚釋迦說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喝一喝曰一任峩嵋山積雪依然滄海水東流　上堂西風吹細雨落葉滿空庭不語燈花墜停鍼泪自零且道有甚麼事關切放不下提不起烔烔綿綿在眼前愁人只怕愁人聽

小參龍潭滅紙燭德山瞎地生光鹽官索犀牛侍者轉身有路雖是借途經過也要自家作活至于擒獰龍捉猛虎未為分外若事過心涼景移物轉莫怪山僧舌頭無力　示衆從無量劫來流浪生死如蕩子離鄉一日遠一日何時得返喝一喝曰有誰阻你

問佛法都要上根上器人得下劣人無他分了師曰誰家不見樓頭月多少松風塞耳聽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半邊竹筧通流水幾片閒雲過遠山曰和尚以境示人師曰失却一隻眼　師看月次僧問同一個月有時明有時暗有時圓有時缺是如何師曰你問是第二月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照天照地（百癡元嗣）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八十九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福建寧德玉象龍華無得寧禪師出隊小參乘熏風訪明月踏遍雲霞何卓越昨夜西巖太白峰放光動地千山悅且道悅個甚麼一人有慶萬人樂業　冬夜小參陰消陽長化運推遷枯木生花道人活計莫學鑽龜打瓦要知時節因緣語默動靜須得其宜舉措施為應當回互不回互撞頭磕額人無數（隱元琦嗣）

閩南超山艮治樂禪師小參千山突兀萬木蒼翠門外雞啼堂前狗吠一一天真本無忌諱無忌諱大開兩眼對青天莫向閒時打瞌睡　僧問路逢達道人

◆口疑檀　◆口疑物　◆口疑桃

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不是拳打便是脚踢（隱元琦嗣）

福州聖泉中柱砥禪師小參前十五日玉兎金烏劈箭急後十五日泥牛入海無消息正當十五日個個眼橫與鼻直此事由來本現成何須特地去尋覔（隱元琦嗣）

福建福廬時學堅禪師上堂個事無藏□當陽脫體眞四維山色秀遍地野花新三十年前□作境會三十年後了物惟心到者裏莫作等閑是□□□□[]悉麼長恨春光無覔處今朝轉入此山來（亘信彌嗣）

福建泉州招慶重眉況禪師同安蔡氏子示衆碧□醉日鋪千錦綠柳隨風布萬條觸目都來成現事何須開口話時韶無一物不爲諸人啓圓通妙門無一時不爲諸人闡正法眼藏何須更待山僧鼓兩片皮假饒搆得將來亦是剩去久矣（亘信彌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泉州府永春瑞雲借山映禪師漳州林氏子世業儒年二十二投禮南山彌于廣嚴薙染後受金粟元印可上堂問佛問法眼裏著沙不得說心說性耳裏著水不得有道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似這等承虛接響漢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清平世界切忌訛言　上堂昨日臘八今朝臘九石橋看梅花天寒不出手因思趙州喫茶曹山顛酒隨分納些些直得通身都是口既然通身是口却來牽扯他閒絡索作甚麼遂顧視左右曰只要知時識節人何須首上又安首　本師三週拈香曰三週三轉語豈足酬恩一棒一條痕終圖雪屈落魄兒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只向十字街頭東攙西攙攙得一片來也

不觸也不背蒸在爐中且道酬恩好雪屈好以手搥胸曰別寶波斯晉會遇相思寧不哭蒼天　頌世尊拈花曰佳人曉起行春公子新晴踏草雖則冤家聚頭湊合天然恰好可憐多少路旁人不識春光空懊惱　頌女子出定曰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頌趙州洗鉢盂話曰洞庭寬秋月好乘便行船須及早莫待空波卷石尤者邊那邊俱不到　頌臺山婆曰縱橫十字坦然平去萬來千任意行無故從人問可否隔林猖叫斷腸聲公驗正眼分明者隊巡邏都按下自然歸路一身輕　頌文殊三處度夏曰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羣中自在行要識文殊瀟灑處瞻毛斜蓋兩三莖（百癡元嗣）

松江明發淵堂齡禪師上堂六月十九前無佛處不得住六月十九後有佛處急走過正當六月十九圓通門啓萬木成陰往者于此息肩在者于此休心何故檻外黃鶯聲韻老分明覿面是觀音（百癡元嗣）

明發聖墨溥禪師上堂蕃華城郭多遊徧富貴鄉村盡轉交及至鉢盂未合口狸奴白牯日咆哮諸仁者莫譊譊蒲團且坐休思慮待問君平第二爻　小參湧日堂中寬且閒諸人何故脚頭頂從前只為移差步致使于今未過關東西是壁南北是山中間一派水潺湲轉得身兮移得步危峰險嶂任躋攀　上堂甲寅五月初五何用桃符艾虎一年木虎當陽妖孽休教莽鹵獨是祖師門庭魔外不敢覷覩總之佛祖來也要循規矩何以如是所以有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　上堂諸佛心心為衆生無不曲垂方便衆生念念違諸佛無不悖逆行持昨夜無位眞人打落無面目人半邊鼻孔揚聲大叫驚得鐘樓起舞佛殿騎山門特出斷事帶累彌勒大士呵呵大笑大衆且道他笑個甚麼來來往往人無數幾個眞心為道人　示衆今朝七月十五諸方解開袋頭放出金獅玉鳳顛狗狂牛不是犯人苗稼落人鈎鈎者裏一味隨緣無有布袋結解有事大家作無事大家休亦有金獅玉鳳顛狗狂牛總不按下任伊去留若是我家種草決不沉浮　上堂叢林到處荒涼雲水任他去

住秋來青草盈堦佛法並無一句龜毛兎角何所指揮銀管麥光靡因流布以杖作釣魚勢曰閒來且學釣魚翁日暮錦鱗終未遇以杖架肩曰絲綸收拾賦歸歟明月淸風滿道路　上堂溢目秋光好不須向外尋鼻端香馥馥籬下盡黃金諸昆仲莫呻吟淵明去後花猶在何得攢眉思古今（百癡元嗣）

武林護國仁王寺天昇亞禪師莆田胡氏子初參黃檗琦久侍資福觀後受明發元記莂出世護國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以杖畫一畫曰涅槃路一時截斷卓一下曰方便門徹底打開看諸人作麼生行履喝一喝曰劒去久矣汝方刻舟　中秋小參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馬師翫月護國總不恁麼何故人人心月孤圓個個性天朗耀豈不見寒山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淸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山僧說亦說了如何是眞月以拂子〇曰切忌眼花　小參山中多時冷澹今日作一薄供犒勞諸人去也遂展左手曰先將雲門餅又展右手曰次托趙州茶直須細嚼切莫鹵餐雖然如是忽遇雲門趙州索茶餅錢又作麼生衆無語良久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　上堂雪後雨雨後雪紛紛落到那時歇街坊經紀叫蒼天海底泥牛凍角折我衲僧受佛祖餘麻戶庭不出也要知些苦辣始得顧左右曰莫言不說　示衆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卓拄杖曰這裏是佛土作麼生是一乘法良久曰黃鳥柳堤喧日暖雨餘蛙鼓鬧桑田　示衆海水鹹河水淡人人得知黃連苦甘草甜阿誰不曉爲甚麼問著自家屋裏事十個到有五雙眼瞎瞪地蓋爲情識未乾觸途成滯致使無自由分今日山僧爲汝道破遂展兩手曰逢人切莫錯舉　示衆世間有二種人一人坐在水底被火燒殺一人坐在火裏被水淹殺試問這兩人犯甚麼咎良久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示衆佛祖頂𩕳人天眼目苟非英俊徒勞穿鑿直饒穿鑿得透被明眼宗師向脚跟下一拶未免胡猜亂卜須知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鉗汞砧砆如何湊泊　示衆護國門下不將黑豆換人眼睛又不將糞彈塞人鼻孔各自見景生情遂打噴嚏顧侍者曰那個背地裏說我　示衆大

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山僧今日舌頭疼不能與諸人說破便歸方丈　示衆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不動舌根望你嘗地有山可居有物礴利一味知機不取避忌你且道避忌個甚麼不見道水潦纔蹹馬師門一踏胡盧笑不已　示衆提起話頭志猛烈一掌要見一握血三更迸出日輪紅甕裏何曾走却鱉　示衆今朝十五椎鍾擊鼓覿面提持更莫莽鹵莫莽鹵甜瓜徹底甜苦瓜連根苦　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盡日街坊足不停　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木蘭陂上石將軍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七里灘頭野渡橫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金鍼眼裏翻筋斗　問如何是神通變化師打曰這野狐精（百癡元嗣）

燕京玉極南光昺禪師上堂乃舉楚石琦曰若據一大藏教說少一字若據祖師門下說多一字不少不多恰好處道將一句來僧擬議琦便打出先金粟曰若據一大藏教說不少一字若據祖師門下說不多一字減少添多恰好處道將一句來僧擬議粟便打出師曰山僧今日則不然若據一大藏教說原無一字說甚少與不少若據祖師門下說亦無一字說甚多與不多透脫多少二途恰好處道將一句來倘若擬議亦便打出且道二老人打底是山僧打底是擲拄杖下座　小參盡乾坤大地是汝等本來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會麼山僧將古人言句爲汝等抽釘拔楔去也切忌忘形與死心此事難醫病最深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一義瞎却眼兮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若人靜坐不用功何年及第悟心空大小鷺湖三百六十骨節一齊撒在面前山僧另爲頌出切忌說心與說性問來眼目便動定直須拶破太虛空白棒橫拈行正令（百癡元嗣）

松江明發懶拙恒禪師蘇州人參金粟元問不許你動口不許你動手本分中道一句看師曰喫飯充饑飲水止渴元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因甚趙州道無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元曰即今趙州在甚麼處師曰兩眼對兩眼遂呈二頌曰狗子無佛性因

邪却打正可憐趙州老喪盡窮性命（百癡元嗣）

福州府鐘山大中石竺嵩禪師莆陽蔡氏子幼失怙恃八歲時因看梨園痛思父母深恩未報不覺淚下遂立志出家往天馬山禮博山開如靜主圓頂年方十三聞曹山請寶華忍開堂即往參叩問父母未生話忍即打出自此頓起疑情進堂經行偶撞露柱疑團忽破即口占曰堂前露柱太無端觸豁當頭萬仞關鐵壁銀山都粉碎大千沙界共閑閑後還莆住西巖值金粟元就蓮山結冬往參機契受囑住鐘山大中東山大乘西巖廣福　佛誕上堂捏怪老瞿曇団地嘴喃喃指天又指地喚北便為南雲門打殺餵狗也是落二落三何故濟賊後張弓遲八刻回頭轉腦隔千山　上堂豎拄杖曰南人相耳北人相鼻者個亦無眼耳鼻舌身意不論南北東西這裏有能相的麼相得老僧許他具一隻眼眾無語師擲下杖曰化龍去也　上堂舉起拂曰大眾若將這個喚作拂子諸人眼睛已被這個穿却了也若不喚作拂子諸人眼睛又被這個換却了也畢竟如何遂擊拂曰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能洗是非　上堂諸佛肝腸祖師骨髓趙州無淨躶躶雲門有赤灑灑大似一團猛火輪當面擲來沒可把　上堂寒月印千江亂蛩鳴四野祖師格外機紙墨不能寫古不云乎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自己急著眼莫遲疑眨起眉毛三千里　上堂法不可以說說道不可以聞聞五千四十八卷空費鼓舌搖唇一百一十二城徒勞來往情超雲水見絕功勳卓拄杖曰今日分明舉似君　上堂無端昨夜傷風今朝勉強上堂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個咳嗽乃咳嗽一聲曰若不是傷風爭得與諸人盡情說破　上堂說佛說法眼裏撒沙論禪論道耳中著水惟有山門前佛殿後有個漢盲聾瘖啞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猶較些子咄是何言歟　上堂昨日四今朝五撞洪鐘擊法鼓虛開兩片皮為誰成露布驀豎拄杖曰明眼衲僧沒奈何笑殺雲門道個普　問如何是佛師捉住曰道道僧擬議師打出　問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意旨如何師打曰這是甚麼所在曰卻求流通一線師復打曰再犯不容（百癡元嗣）

湖州德清吉祥愚山藏禪師幼習台宗博通名相後參天童金粟因病居山久之自念生死急切往依金粟鑑于東明言下契機頓悟大法　上堂無端抱病臥清溪個事何曾舉著伊活捉將來呈醜拙當陽拈出露全機舉拂子曰若是通方作者便能直下知歸脫或滯句迷言未免東摸西摸忽若摸著時又作麼生也是將錯就錯　示衆我有一疑要與諸人說破免向人前求言覓句你諸人不肯全身放下叩已而參將謂我有佛法與人若論山僧見處釋迦老子不是佛西來達磨不是祖天下老和尚不是善知識現前兄弟不是凡人正與麼時喚作甚麼于是分曉得去佛祖衆生沒兩般聖凡名號皆幻立(孤雲鑑嗣)

海陵大聖乳峰卓禪師定海夏氏子力田為業年二十四辭親出家看本來面目話疑情頓起上天童苦參三年復參玉泉鑑有省一日領衆入方丈鑑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意旨如何師曰天氣嚴寒伏惟珍重鑑曰只恐不是玉師曰大衆聽取　問把手與君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如何是自肯一句師曰待汝脚跟點地向汝道　問釋迦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因甚末後又言覩明星悟道師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師將寂滅喚侍者曰我至戌時去也索水浴畢更衣趺坐至中夜問曰甚時候侍者曰戌時師曰時至矣速鳴椎集衆問衆集否衆答已集師揮拂子曰末後句莫商量乾坤坐斷證空王若問山僧歸何處明朝初一日東方隨舉手別衆而逝(孤雲鑑嗣)

泰興慶雲此彝約禪師問和尚住山得何三昧師曰嵐氣侵衣溼溪流到枕清　問居士設齋甚麼人還錢師打曰就是你曰莫儱侗師又打曰得恁麼不識數目(孤雲鑑嗣)

古鹽永寧玉山博禪師新安程氏子年四十薙染受具上堂白雲出岫本無心流水到門非有意佛事初週度人已畢下座(孤雲鑑嗣)

瑞安羅山龍聖機佐年禪師永嘉楊氏子年十九航海遊普陀睹大士現像潮音洞發心即于鎮海寺出家矢志宗乘月菴潔欲授鉢袋師以大事未明誓不自肯遍歷諸方末受本充盛印可住靜杭州上生菴

十載瑞邑士紳請住羅山龍聖　除夕小參今晚臘月廿九夜說著令人心膽碎喻如爾我末稍頭生死交關非小事失却人身萬劫難了取無生須瞥地大衆若瞥瞥地不妨超古今于當念坐斷十方于此際其或未然一年一度話除年除到驢年何劫已喝一喝　七期示衆學道如喪父母不覺渾身痛苦忽然撞破銀山管取超佛越祖雖然如是切忌莽鹵　問如何得轉凡成聖去師曰夢生槐國　問疑即悟不疑即迷不迷不悟又作麼生師曰速道速道僧擬議師打出曰弄虛頭漢（本充盛嗣）

姚江蟠山普濟珂月璉禪師邑之岑氏子上堂昨日東西兩序諍論佛法是有是無總是驢年未夢見在何故瀆門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本充盛嗣）

燕湖太平尼一眞恩禪師山陰王季重女也年三十禮愚菴盂披剃受具上堂法無定相隨念變遷佛無定形隨機應化語若迅雷不容掩耳機如掣電豈許停思八臂難敵千眼難覷可奈禪和但知幻之爲幻不知非幻之幻但知非幻之幻而未知何爲非[illegible]轉

急轉遲目視雲漢大乘并衆小乘錢串喝一喝下座（本充盛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福建泉州清源一嘯正禪師上堂風瑟瑟雨瀟瀟衲被蒙頭睡幾個知天曉春光重慶會儂家意氣奚啻少滿地白雲收不盡數樹閑花開窈窕獨憐蕩子不思歸帶水拖泥何日了咄個個眉毛分八字不須向外打之遶（百癡元嗣）

福建晉安萬歲白也水禪師示衆眼若摩醯覷之不得口似血盆宣之不及不及不得處林下好端的且端的個甚麼此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　示衆山簇簇水潺潺花笑日竹搖風古怪石頭形若

虎火燒松樹勢猶龍楊岐驢謾說弄蹄三隻玄沙紙休將作白三封喝一喝曰長安有路門門透繫馬堤楊處處通　示衆荷知有暑先擎蓋柳爲無寒盡脫綿濟北宗風全體露更於何處覔三玄一僧曰如何是三玄師打曰領取話頭（百癡元嗣）

潭州資陽白鹿鍾山宏禪師示衆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壁上畫鍾馗空中懸劍戟施大用展全機戴角擘頭覩者稀忽地一聲雷雨散中天佳氣靄騰輝喝一喝（百癡元嗣）

福建蓮山國權古蒼旻禪師上堂春日鞭土牛元夕掛燈毬農勤耜舉將有事於西疇村歌社舞咸乘月以遨遊遊則連夜樂耕爲竟年謀何似衲僧家燈籠掛露柱白牯牧溪頭也無喜也無憂喝一喝曰者裏會得是我同流（百癡元嗣）

維揚涇州三昧自覺元禪師本郡江都徐氏子上堂豁開頂門正眼露出腦後圓光活鱍鱍絕囊藏巋巍巍無回互且道現前受用一句又作麼生本地風光隨處是超然獨脫樂無窮　上堂天晴日暖萬象昭然燕語鶯啼見聞不隔全機電卷祖印單提有時山頭翻白浪有時海底起蓬塵透脫樊籠不存玄解　上堂春去夏來如是過稠林深處綠陰多流鶯囀轉傳消息脫體風流會也麼　師住三昧百務維新順治癸巳秋覩法門蕊觴師以衣拂還鑑曰翻個筋斗再來大書昔字辭衆示寂果九月廿一日也閱世四十六坐臘一十七同繼席玉山禪師塔於本寺殿西（孤雲鑑嗣）

吳山寶聚密印衍禪師小參舉拂曰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森羅萬象拋向一邊作麼生是諸人法身良久曰知麼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喝一喝（本充盛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上洋龍華大壑濟禪師鹽官朱氏子弱齡頴異業儒嗜佛十九脫白往參金粟容纔入門容便當頭一棒曰不可忘却這一棒師當下領旨踰年復謁龍華宗巾瓶隨侍及掌記室殫力輔弼二十年鋸解不開徹法源底晉職西堂以偈囑之遂命繼席龍華　上堂塵說剎說熾然說大塊分明都漏洩三世諸佛立地聽申江流出廣長舌燈籠拍手舞三臺露柱開眉也擊節善來彙集毗尼壇持戒清淨如滿月報諸仁須甄別縱橫不是塵撲落非他物別別我法妙難思止止不須說　示衆向上一著初無奇特丁卓卓迴絕囊藏悄巍巍萬仞壁立切忌扶墻摸壁貴須單刀直入機先得旨一似透網金鱗棒下翻身未是白拈正賊若能跳過金圈吞透栗棘方許獅子窟中縱橫返擲故曰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直饒恁麼來時劈脊烏藤好與三十有麼有麼山僧也是胡餅裏討汁　小參小盡二十九貧漢皆知有大盡三十日家徒空四壁蒼黃陡變不尋常多少男兒赤骨𩪇冷眼忽從忙裏開風光却向閙中擲君不見騎驢人在壩橋西破雪寒梅香潑鼻又不見東村王老夜燒錢爆竹喧天光滿室結角羅紋一線通自然臘盡寒冰釋正當三百六旬之終二十四氣之末吐氣轉身一句又如何分析直饒碧眼胡僧只合口挂在壁　士問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意旨如何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士猛省師打曰這一頓少汝不得　士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擒住曰賊賊士便喝師掌曰和贓捉敗（韶明宗嗣）

越州大善澄湍澈禪師示衆颵颵隤隤一暴十寒底施主設饡飯供養你你還知慚愧麼巍巍堂堂千了百當底山僧用拄杖奉承你你還知賞罰麼若也知棒打你腰折飯塞你眼白若總不知石女椎胸流血

淚木人翹首哭蒼天　上堂說個佛字滿面慚惶說個禪字通身泥水說正說偏說妙說元說頓說圓說巧說權三家村裏祝念火居一般有甚麼臉嘴殊不知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一條拄杖如龍活直使嵩山暗點頭　晚參謗佛謗法謗僧是脫空小妄語本來面目眞如涅槃向上句末後句是脫空大妄語黃面老子離兜率降皇宮乃至夜覩明星無非皆欲發露者個脫空妄語底罪根爭奈千佛出興總不容他發露設有一人容他發露龍華拄杖打教折去猶未住手在何故出瓶妙藥非輕瀉離匣金刀豈亂揮連卓拄杖　上堂最初一步超羣已是落二落三最初一步落節未免千差萬錯何況隨人起倒墮他坑塹好笑黃面瞿曇纔生下地最初一步劈頭錯起及手拈花微笑累他四七二三歷代古錐各各將錯就錯錯至今日並無一人救正譬如酒席行令祇責人錯去你錯你飲我錯我飲飲到大醉不覺醉倒在臭尿糞窖裏卽欲出頭總不可得龍華不忍坐視義難容默向人天衆前分明說破雖云邪法靈驗正法難扶管教三十年後此話大行侍者記取記取　天童掃塔上堂春林自無枯木大海豈有別潮到天童門下者盡是獅子兒等閒哮吼百獸腦裂遂喝一喝曰不是澈上座驚羣動衆敢借法叔大和尚鼻孔出氣諸兄弟豈不見從上來咬猪狗手脚用棒喝機關上弘佛祖心宗下闢人天眼目亦莫不血脉相連同此鼻孔出氣所以有向四明打鼓却在九重說法有在越水經行又向天童陞座普天帀地從古至今初無絲毫間隔設有個不借他人鼻孔且道又向何處出氣雲擁萬山齊列拜月分雙鏡共飛輝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鼻頭向下垂曰覿面相逢時若何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意旨如何師曰開口卽錯曰不開口又作麼生師曰錯錯曰如何得不錯去師曰且請歸單打坐又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速道速道師曰你問得恰是曰不問又如何師曰是是曰適來道錯如今因甚麼又道是師曰且請歸單打坐二僧一齊將師扭住曰畢竟意旨如何師曰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紹明宗嗣

越州廣福元藏法禪師。上堂。烹佛烹祖大爐鞴。烈焰亘天。煆凡煆聖辣鉗鎚。腥風帀地。謾道四七二三千七百個。盡在者裏鎔冶出去。縱饒情與無情。一切含靈。無不于此脫皮換骨。解粘去縛。直得八萬四千毫竅。盡彰盧舍全身。百千兆億須彌。頓現寶華王座。若到廣福門下。更須再加陶煉始得。何故。換骨洗腸重鑿。頓通身手眼更須參　上堂。癡憨齒不關風。久日用時時緘口。過大衆今朝相逼。抑携節直上寶華座。既登此座。不可無言。仔細思量。一場話墮。諸禪德。廣福不措一詞。話墮在甚麼處。不見道。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上堂。羅龍打鳳。不是尋常豖玉烹金。豈非敏手。古德道。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未免傷柴費炭。廣福不然。不行舊例。不斬新條事出尋常。隨家豐儉。又何必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鼻孔吒沙。眉毛斷結。伶俐底。撩起便行。實爲英俊。倘若遲疑鈍置。拄杖子。劈脊攔腰。莫言不道。卓拄杖下座

紹明宗嗣

南昌演儀無則禮禪師。上堂。百日勤勞。苦用工不停時刻。究心宗。驀然覷破無生意。個裏風光處處同。大衆。這段風光人人有分。何必三冬燒爐煉炭。傷鹽費醬。枉用神思。苟能當下知歸。溈山便是水牯牛。臨濟原是白拈賊。倘或未然。山僧更放一隻無毛鐵鷂。向汝諸人面前左衝右突去也。拽拄杖下座打散　上堂。佛法本無西與東。愚迷顛倒自分別。合塵背覺外邊尋。不識家中鍋是鐵。腦後驀然正眼開。始知凡聖無優劣。笑他雪嶺覩明星。却向人天太饒舌。弗饒舌。七七年來教誰說　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逗到今宵爲極則。已躬大事如未明。各各勤參要努力。任他時節有遷流。這裏從來無失得。囫地一聲透此關。原來歲盡是除夕。不須送舊與迎新。那堪衣帽假莊飾。平懷一種道人家。面赤何如心口直。但信龍泡與麼言。百劫千生不受惑。遂乃震聲一喝曰。諸仁者還會麼。休待閻羅索飯錢。莫道不曾通消息　上堂。雨過千山增秀麗。雲收萬里露青天。一輪杲日當空照。祖意明明百草邊　問。不落因果。爲甚墮野狐身。師曰。

鴨寒下水曰不昧因果爲甚脫野狐身師曰鵝寒上
樹曰脫與未脫時如何師曰苦匏連根苦甜瓜徹蒂
甜曰恁麼則大地衆生得解脫去也師曰也須上座
證明（靈嶽古嗣）

罕山靈福日巖悟禪師上堂向上一關你也踏著我
也踏著葢緣不知者多若也知得一踏踏翻四大海
一踢踢倒須彌山撒手歸家無一物雀噪鴉鳴松柏
間且道是何意旨個個鉢盂口向天　上堂今日說
法昨日啓請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昨日辦菜今日
應供修如是因得如是果如斯會去縱橫在我殺活
非他更或躊躇臨崖看濟眼特地一場愁　上堂如
爲一人衆多亦然黃面瞿曇赤心片片若是腦後抽
釘眼中拔箭底兒孫到來也須藏身掩面何故再犯
不容　誕日上堂赤骨律絕安排地凍天寒與麼來
雲門一棒從何進贏得梅花笑臉開正眼觀來釋迦
老子猶欠悟上座一著在何故嚳禍不入愼家之門
（靈嶽古嗣）

瑞雲潛谷閒禪師小參月隱雲中情生智惑雲開月
現智顯情忘遂拈拄杖作圓相曰祇者一輪無圓無
缺無隱無顯光呑萬象氣壓諸塵何幽不燭何闇不
明如斯耿耿難可喩之且道正當恁麼時如何擊香
案曰斫倒月中桂清光轉更多　問世尊覩明星悟
道且道悟個甚麼師曰洗面摸著鼻　士問萬法歸
一一歸何處師曰夜長夢多（靈嶽古嗣）

松江超果木居□禪師上堂佛祖心印難以識識覿
面相呈見聞不隔所以馬祖時百丈侍立鼻頭扭得
痛便向堂前卷却席遂豎拂子曰大衆是甚麼消息
良久曰一枝紅杏出墻來不遇攀郎空狼籍　晚參
豎起拄杖曰豎窮三際橫放拄杖曰橫遍十方良久
曰不橫不豎何處與拄杖相見一僧拈起拄杖師曰
不識鈎頭意徒認定盤星僧擬議師直打出　上堂
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豎拂子曰還見
麼復擲下拂子曰認著依然還不是　上堂有物最
大而無外有物最小而無內有物先天而不生有物
後地而不滅諸人還識此物麼昨夜竹床春夢醒子
規叫落桃花月　上堂頭頭顯露事事現成倦來打

睡健則經行三十年來不慕諸聖不污己靈語諸人
莫把金屑撒在眼睛昔年曾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
裏冰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個甚麼
姹女巳歸霄漢去獃郎還向火中尋　上堂鐘是鐘
聲鼓是鼓響一一分明那有遮障因甚觀音大士從
聞思修始證圓通不是大蟲吞白額肯信師姑是女
人法嗣（離言）
奉化嶽林楷菴緒芳承禪師浙之寧波鮑氏子幼習
儒業通法華經義十六父母俱亡棄室于白雲剃度
謁古南門苦參不得入處一日擔柴遭跌有省遂述
偈曰未知生焉知死輪迴覓處無起止白雲盡處見
青山行人不在青山裏次參超果法問自遠趨風乞
師一接法曰放下著師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法曰放下著師遂作禮一日看寶華錄曰我手何似
佛手答曰某甲也有師遂大悟法問羅㬋羅何以為
第一師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法深頷之　上堂夫
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拋出栗棘蓬放下金剛圈任
從吞吐與咬嚼切忌彈落牙牛邊正恁麼如何水窮

雲盡處別有一壺天　托鉢歸上堂流水下山非有
意白雲歸洞本無心所以花街柳巷獨露本來面目
茶坊酒肆全彰格外眞機如虎靠山似龍得水及乎
看來眉毛依舊還委悉麼七佛軌儀雖漏洩滿船空
載月明歸法嗣（離言）
雲間超果岐穎朗禪師上堂壁立萬仞罵雨呵風未
免窮斯煎餓斯炒十字街頭棒月眠雲將謂牛頭回
馬頭沒且道棒月眠雲底是罵雨呵風底是斬斷繫
蛇三尺劍等閒石虎齒毛長喝一喝　上堂今日十
一月十五雨花殿上打花鼓分明不弄端師子放出
長沙一隻虎虎虎眉毛牙爪一齊露為傳千載江南
信碧眼胡僧不是祖喝一喝　小參清淨本然忽生
山河大地驀拈杖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且道安身
立命在甚麼處卓一卓曰看脚下　晚參月頭是初
一趙州休念七月尾是三十鷂子天邊立明日是十
五雲門道個普今晚十四躋去却一存得七喝一喝
僧問字次師將脚作修羅演月勢僧罔措師便打
山行次僧問大耳三藏第三次因甚不見忠國師

師曰山深石頭峻曰意旨如何師曰險離言法嗣

定海華嵒嵩巖□禪師懸鐘上堂召行者曰打鐘著鐘鳴次師顧視大衆曰還見麼一火便就未爲利根再整提綱始成大器妙高峰頂撞帝鐘香水輪際鳴爆爆固是好彩爭似華嵒者裏聲光普應點拍得宜一會人天有衆各各咸證圓機山河大地一時動徧動等徧動震徧震等徧震直得師子巖奮然作大哮吼象王峰特地昂藏壁立和他沒頭腦的老普門忍俊不禁剛來道個菩薩子也大奇若將耳聽終難會眼底聞聲始得知是則是山僧要問你者郎當漢祇如鐘聲披起鬱多羅畢竟是法爾如然神通妙用良久以拂子畫◉◎相擊一擊曰祇者是　徑山老和尚訃到上堂涅槃妙心塡溝塞壑正法眼藏摸地撈天無位眞人一任牛頭南馬面北沒量個漢何妨闖獄靑吳水碧有般逐影循跡之徒得這道符水便謂冷啾啾地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若然則情生智隔想變體殊要見這老子正隔遠在顧視左右拍香臺曰大人峰前親行此令復拍一拍　晚到東山請上堂卓拄杖曰孤峰不與衆山齊白板屏蔽過竹溪寂寂天香國月小肯教容易過峰西召大衆衆回首師喝一喝曰切莫造次　除夕上堂凭案書成千字錦膽瓶斜放一枝梅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現前有英異道流聞恁麼道直得鼻裏冷笑也怪伊不得其或尙滯躊躇爭怪靈峰轉脛別調不見僧問雲門曰如何是和尙家風門曰有讀書人來持不犯之令施格外之機還他雲門則個卽今讀書人已來且作麼生相見顧視大衆曰到來把袂渾無事流水高山話歲寒　上堂蒼蒼者天白白者地顧視大衆曰你這隊黃瓜茄子須知泥裏有刺喝一喝　佛成道日上堂正覺峰頭千尺雪冰華撈出虛空血啓明綉露眼睖瞞忙向人前弄口舌以拂子指西邊顧視大衆曰好大哥這裏是妙高臺又指東邊曰這裏是靑芝塢佛殿三門前廚後庫靈峰堂前本無遮護何處有智慧德相討甚麼妄想執固二千年前黃皮瘦骨老比丘冷靜不過也大似遺服珍御著衣弊垢旣承一衆殷誠不免重爲指註遂起身竪拂子曰我不敢

輕慢汝等汝等皆當作畫⊕相擲下曰顧　爲新到上堂未到育王不妨疑著既乎親到境致歷然固非善財童子登樓閣之門暫時斂念亦非毗耶老人掌擎日月別展清機惟冀諸子飽足觀光以資法喜不然驀卓拄杖曰終成辜負太白雪嗣

明州育王廣利祖林明禪師清明掃本山列祖塔上堂冬至寒食一百五家家塚上添新土忽然華表頤翻身笑殺溈山老水牯且道育王恁麼說話還有光耀先宗處也無良久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太白雪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一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一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臨江實壽體遍蓮禪師示衆佛不是佛於無佛處示現成佛法不是法於無法處轉大法輪道不是道於無道處建道萬端祖不是祖於無祖處作祖單傳拔一機放一線頭而釋迦彌勒綱宗行一令展一鋒處處而文殊普賢作用透得底收來放去百帀千重透不得底鐵壁銀山天懸地隔正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金剛寶劍當頭截誰敢當鋒著眼看天水廣嗣

建昌資聖大心健禪師頌百丈野狐話不落與不昧何曾出得野狐隊從來獅子會咬人莫學韓盧徒逐塊天水廣嗣

湖州翔鳳資福至卬方禪師閩之福清許氏子繼席示衆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數聲玉笛江天暮明月扁舟渡石門　示衆連日陰晴相半寒熱不均伏惟水牯牛起居萬福且道此牛是南泉底是溈山底還委悉麼青草岸邊酣睡起背鴉仍復過前村　示衆祖師門下不帶枝葉一句當陽斬釘截鐵作麼生是斬釘截鐵底句驀拈拄杖卓一卓　浴佛示衆多生惡毒終難洗臭口纔開露賊心長恨當初打不殺叢林殃害到於今召衆曰還有不受害者麼知恩者

少負恩者多　師居一載於亥年八月二十七奄逝塔於大溈山樵隱庵之右靈機觀嗣

湖州武康中山茹檗霈禪師示衆春日晴春景明砌下飛花幾片枝頭好鳥數聲不是西來祖意亦非了義上乘畢竟是個什麼樹高塔影雲千樹潭底龍吟著眼聽靈機觀嗣

湖州楊墳資福嵩庵正禪師虔州陳氏子繼席小參風雨晝蕭蕭行人意寂寥披襟林下客曾不動纖毫個裏荷能親薦得衆生諸佛本同條其或未然且看霜寒孤鶴唳一鉤殘月掛梅梢　示衆昨夜雨滂沱今朝天氣熱諸人悉共知試問何時節良久曰贏三斤乾屎橛正法眼被瞎驢滅喝一喝　康熙丙寅冬示微恙亥年正月初五索浴更衣趺坐而逝壽五十八臘二十六塔於錢嶺之塢靈機觀嗣

湖州翔鳳資福利禪恒禪師吳門程氏子示衆經行坐臥無非本地風光喫飯穿衣盡是神通妙用眼裏見文殊顯現耳裏聞觀音體露隨處慈氏門動步普賢士且道毗盧心印在甚麼處乾坤掌上浮日月蟻旋磨　晚參昨夜雨今日晴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見晚來斜日暮山青會得底歸家穩坐不會底流落風塵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三條椽下七尺單前　師於康熙己巳冬月九日示微疾至十三夜集門人囑後事畢端坐而逝奉全身塔於鳳山之右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靈機觀嗣

湖州翔鳳大展翼禪師嘉禾人也早參大盡三十小盡廿九日往月來霎然皓首急須打破趙州關大家向南看北斗如何是趙州關卓拄杖曰參　示衆參禪學道絕商量日用頭頭理事彰盞色騎聲齊坐斷凡名聖號總虛張喝一喝　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曰敲空取髓曰不會師曰掘地覓天　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昨日寒梅放曰一歸何處師曰今朝瑞雪飛靈機觀嗣

福建漳州龍溪魏巍居士字大翁弱冠從軍功授副戎二品朝廷恩賜優渥士不以爲榮志慕宗乘參楊墳觀令看無字久無所入值法侶西堂學太平本是將軍定始於言下捉敗趙州豁然無礙呈偈曰學道

無別旨無心便廓然巍巍大自在此外別無禪觀曰一句當天八萬門汝會麼士曰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觀曰滴水豈是大海士曰一口吸盡觀曰還識龐公麼士禮拜觀哂之觀將寂士入山問安觀把住曰汝道山僧在甚麼處士曰蓋天蓋地觀以素珠付曰昔時盧行者今日魏居士士曰又來塗汚觀曰分明記取士著學道篇有鈍根偈體取無生不動智休誇言語箭鋒利任人笑我鈍根機我道明明第一義（靈機觀嗣）

法侶西堂閩人也侍觀三十載無移念徹法源底以傳心印僧問如何是痲三斤師曰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頌心月孤圓話曰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絕點痕雨過茅堂擡首處遠山依舊碧層層（靈機觀嗣）

杭州橫塘獅子林天羽具禪師仁和劉氏子上堂石鞏張弓空費腕頭氣力禾山打鼓徒勞兩臂生酸雪峰輥毬教壞人家兒女道吾舞笏果然習氣難除忽然有個英俊衲僧出來道獅林又作麼生但向他道自移瓶去沽村酒却著衣衫作主人喝一喝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壁上掛篝燈曰不會師打曰誰道不會（靈岳古嗣）

武林直指崇慶獨耀鑑禪師仁和趙氏繼席上堂欲問直指禪無事日高眠不出城隍市免被世人嫌也不舉今論古也無棒喝交參閒時飯足粥足一任渴飲饑飡有時知得落處方知百味俱全良久顧左右曰參　上堂舉恕和尚道黃金鑄就鐵崑崙推出人前怕見聞四七二三驚吐舌埋頭東走向西奔師曰瑞巖老子不惜家珍當風狼撒山僧則不然石虎產下玉麒麟趁出風前絕見聞四聖六凡皆罔測天堂地獄任遊行（靈岳古嗣）

彌陀獨埋臨禪師雲間上洋陸氏子示衆紅白桃梅徑青黃菜麥田一樽聊對飲傲殺晉陶潛且道畢吏部李學士到來又作麼生縱然無可說必也口流涎　示衆舉青州布衫話頌曰鶯梭織就青皇錦化母憑將燕剪裁柳線松針縫得密趙州穿出洞房來舉靈雲見桃花因緣頌曰淚跡江湖數十秋自慚赤

止字原本磨滅或正歟

手頁封侯歸來林下傷春事把劍空彈恨白頭靈岳古嗣

杭州智果滙永慧禪師山陰徐氏子未踰九歲即悟三乘啓父母求剃度遂投智果靈臺師出家父母亦即以家為焚修地今梵志中有積慶庵者師誕生地也廿一歲詣金粟密老人受戒後參崇慶古一言密契便蒙印可且曰東海止位待汝興行後惘支流泛濫門戶水火不領衆不登堂不立執事杖笠飄然於山水間至康熙丙午復興智果及佛像竣功未幾示微疾門弟子進醫藥者師却之曰報身非病焉用是為況寺功就吾不留也康熙己酉十一月二十二日索筆書偈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六十六年話柄問取燈籠佛殿便告寂塔於智果之西靈岳古嗣

南嶽大善琴谷學禪師上堂高懸古鏡燭地輝天橫按鏌鎁湊泊不得了萬境於目前絕羣機於當下一句融通全超法界本覺場中了無餘事道甚德山臨濟棒喝交馳疾焰過風白雲萬里卓拄杖一下靈岳古嗣

潮州福溥雪惟韜禪師郡之余氏子陞座丹霞燒木佛翠微供羅漢富者富形窮者窮算本是一樣提持因甚發揮兩般若到福溥門下不消一捏何故金針拈起無回互繡出鴛鴦好毛羽　於康熙壬戌秋示微疾命匠製龕遺囑後事書封龕偈曰四維虛空一片雪為霖為雨無間歇而今大地都莫睹敢問諸人徹不徹咦獨破虛空祇者是是日乃中元也至夜半端坐而逝靈岳古嗣

高陽我瞻載禪師示衆花簇簇草芊芊法性何曾有變遷今日與君重註破池塘春色柳含烟靈岳古嗣

當湘圓通納川海禪師淸浦陳氏子上堂朕兆未形文彩全彰乾坤坐斷纖毫不立古今無背面徧界不曾藏正恁麼時且道無位眞人在甚麼處遂顧視左右曰西風撲面來眉毛俱卓立　陞座雨過山色翠風和鳥性狂乾坤容汝懶名利使渠忙即心猶未是無佛謾承當直下無回互縱橫不覆藏於此委悉海晏河淸定國安邦設若未然莫怪山僧好肉剜瘡以拄杖一齊趂散離言法嗣

福建興化紫霄無依禪師上堂正法眼藏破砂盆信口道來海嶽昏端的一回親汗出何須特地起風雲

卓拄杖下座千峯立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錢塘接待法鐘覺禪師上堂覺自半塘一棹過五龍橋外路次拾得三萬六千頃大一個白銀盃子有七十二朶青芙蕖在裏許今日和盤托出舉似大衆愧之士儀借作人事不妨將蘇州滯貨向杭州出脫放下手曰莫怪空疎伏惟珍重衆中若有道和尙何得將官物當人情新長老向他道諾諾不堪持贈君祇可自怡悅　開爐上堂往年在別剎時衲子慕道望風而至入我大冶爐中鎔化過無論金銀銅鐵錫瓶盤釧釵各自成器今日在此湖墅開爐或從蘇松常鎮來者未過北新關安知我接待家風或從金衢嚴紹來者隔江望不見剎竿又安能知我妙行境界莫怪諸方鵶飛蠅集祇因此間般若如大火聚擬之則燎却面門故曰蟭螟蟲到處可泊獨不能泊於火燄之上雖然山僧以盡大地爲一火爐以萬象森羅爲柴爲炭以風爲鞴以日爲火以生死二字爲煆煉鉗鎚所謂世界闊一尺火爐闊一尺世界闊一丈火爐闊一丈且問你向何處廻避喝一喝曰總在裏許

師因入室次輪到蒼崖崖囑一童子持一刀入方丈呈與和尙曰是蒼崖到童子一如所教師喚童子伸指于桌上童便伸指師舉刀便劄童叫喊趨出師落堂以刀與拄杖相擊作聲示衆曰此是蒼崖老上座遣達誠代入室底汝等諸人作麼生道道得也是一刀道不得也是一刀崖出衆師舉刀曰你來也崖作怕勢歸位師曰蒼崖怕死縮去還有不怕死底出來麼衆無語善悅衆曰剛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師乃擲下刀子復召蒼崖曰來來年老心閒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你爲甚還要行脚賣刀崖曰也要和尙識得師曰識得你底鈍貨便歸方丈　除夕前一日

示衆若論各家門各家戸不應管他閑事不應說他人過何也諸方近來爲因參學衲僧晝三夜三辛勤勞苦一年到頭放假三日堂頭老漢粧聾作啞一任諸人百醜千拙會歌者歌會舞者舞或走拳或使短棍或搽花臉做戲或粧羅漢煉魔以至老老大大故爲小孩兒伎倆札盲摸盲占四角打眼不見頭將謂把無始以來習氣一向打攝不得鬱捺不住索性消滅一番盡情發露一上然後便道清淨殊不知一番提起一番新一度思量一度熟含藏識裏永劫不忘不如放下著自然平貼貼地我接待這裏在聚落中不准放假明日除夕請首座小參後喫茶時祇許諸人頂眞續末接遮不來大家笑笑已是放逸所以古人除爾我生死事到結角羅紋處謂之臘月三十日未到家者白雲萬里鄉關何處時不待月有甚快樂不見道玉關西望腸堪斷況復明朝是歲除　師落堂見以一木盆于禪床上盛漏召大衆曰汝等諸人總不及這木上座在禪單上放下便穩又不念話頭又不胡思又不亂想又不昏又不散却不煩山僧費力巡香隨以香板擊木盆一下曰這漆桶道猶未了便打瞌睡一衆肅然　上堂舉雪峰湛曰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慙愧太原孚上座五更吹鼓角天曉弄琵琶雪矯信曰一切法無差鶻鳩對老鴉生臺爭飯喫打得亂如麻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慙愧西湖保叔塔六橋烟雨夕陽斜師曰一切法無差紡紗績苧搖棉花兒童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慚愧東村王大姐桃花春水發竈底拾魚蝦撫膝曰唱彌高和彌寡（太白雪嗣）

臨濟石佛斷橋愷禪師上堂豎拂子曰其中便恁麽直下承當去略較些子更欲遲疑劍去久矣每見來者諮問佛法殊不知石佛從來無佛法繫綴于人豈但石佛乃至三世佛祖亦復如是何也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上堂卓拄杖曰會麽山僧擂鼓更無別法商量只得一事告報現前大衆普度結制諸人經行在甚麽處著腳吾普度常住有片淨白地諸人不得踏著若還踏著者片淨白地諸人犯根本波羅夷罪

拽杖下座、上堂維那白椎竟師召衆曰若論第一義維那與諸人說過了也便下座（太白雪嗣）

嘉善鉉耳鼎禪師上堂舊叢林新長老夜夜剔殘燈朝朝除荒草莫厭石頭頑殷勤頻灑掃淡嚼木查羹護惜衣中寶佛法懶行持人情纏惱好隨時打點舊叢林鐘鼓晨昏聲浩浩以拄杖擊虛空召大衆曰且道晨昏鐘鼓浩浩聲中聞個甚麼卓拄杖曰道道道珍重下座、小參問放下屠刀誰是千佛一數師曰放下屠刀來問曰恁麼超佛越祖去也師曰只恐不是玉僧便喝師亦喝僧無語師曰可憐生乃曰大地火坑堂堂獨露一步踏著出無生路自是迷頭不肯行放下屠刀千佛數顧左右曰瞻之仰之禮空能所若著絲毫便成辜負一念萬年超佛越祖種粟不生荳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可憐生泥人著破金剛袴直截根源更無回互雲門普玄沙虎莫學禾山打破鼓擲拄杖下座　僧擇菜處師曰好的不要去僧以一莖擲師前師曰何不道那一莖不是好的　師遊燕子磯僧問和尚那裏來師舉足示之曰那裏去師驟步便上　師與僧擡木頭次問曰這頭輕那頭輕曰那頭輕師放下曰這頭輕那頭輕曰和尚放下了說甚麼輕重師曰你也學我放下麼僧將放師便托起曰放不下我與你擡去（劍門謙嗣）

金陵清涼痴山嵩禪師潤之丹徒金氏子清涼謙百日懸眞拈香曰這阿師超果堂中逞性獨桑鼓下窮源饒益魔君冤仇佛祖將無上宗乘播弄到有撒有翻把西來大意狼藉得無倫無比石城露布廿二年遍界中雲行雨施邪水埋頭一時節閫國內草枯人死與麼普天帀地風光難免生死在人手裏顧左右曰諸昆玉且道以何爲驗拈香曰如此如此（劍門謙嗣）

大司空程正揆端伯居士頌兩堂首座同時下喝曰兩堂齊喝分賓主八陣圖開捲甲兵活殺將軍看電影幾人直入五侯營　頌芭蕉拄杖話曰芭蕉拄杖幾許長拈來爭奪絕商量對鏡任伊顚倒照耳尖只在眼邊傍　頌四照用曰有時先照後用學似諸方傳誦拋出無孔鐵鎚莫怪山僧手重　有時先用後照七尺烏藤跨跳不斷無罪之人拍掌呵呵大笑

有時照用同時號令斬將搴旗刀過梵天血濺馬嘶白骨山移　有時照用不同時山自巖巖水自瀉拾得白雲歸滿袖卷舒何處不相宜　序淸涼語錄曰見成公案錯下名言兜率未離蹉跎不少淸涼本師將錯就錯入水救人不管脚跟點地蒼天蒼天爭得石兒解語有血性漢聞風授首略較些子若遇不橫死者聞鐘求肉昧月捫盆世人終日喫飯不曾咬著一粒米謗佛有分怪伊不得昔年曾有僧向予問與化三聖出世不出世爲人不爲人話兩老語句相背是何道理予曰是他錯僧曰祖師安得錯予曰是我錯僧曰居士也不得錯予曰是汝錯這三轉語內有一句如百鍊金有一句如一莖腐草有一句當下薦得慶快平生檢點將來大似喚風作雨且喜沒交涉今本師出世還有爲人也無不知與興化三聖相去多少續斯錄者莫作語言抵塞莫以意理卜度莫向死水邊浸殺莫颺在無事甲裏若是臨濟嫡骨兒孫掀倒禪床扯碎膿包紙劈面攔腰問道甚麼管教堂頭老漢吐舌三寸便是佛祖也不奈伊何庶不杜淸涼山費却草鞋錢也雖然如此不道不會只是佛法尙未夢見在錯錯（叡門謙嗣）

鼎州聚寶湖南則峰[illegible]禪師上堂不壞假名而談實相大衆舌頭在口裏眉毛在眼上一等是假名如何是實相拍禪床曰羽落鳥飛船高水漲　上堂湖南門下有三種義夫參學人不可不察第一須明○此不可坐地若坐地卽墮坑落塹是禍成井第二須制○此不可觸若觸卽喪身失命是傷成鉞第三須變○此不可違若違卽無本可據是銖成質更有一義三俱不立從教抽換顚倒轉見銅牆鐵壁是汝諸人作麼生參　上堂好與麼散去恐錯會不與麼散去太郎當如何得平展去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上堂得得閒閒閒一種高深太極先冥有樞盡有天文殊無力與人傳谷口靑猖知我意夜深啼在白雲邊　設祖室上堂百四十年陳滯貨如今有價又當行不惟白浪山頭起且看雲烟面目生要見祖師麼遂捧香曰一巒次第聯燈遠四面好山潑黛靑　上堂我有一物爲腹爲目舉似諸人弗弗弗弗　上

堂衆侍立次師曰山僧今日乏困不遑說佛法且請下去侯飯時來與汝商量衆罔措師抖擻布衲曰蒼天蒼天　上堂嚴寒月上遲風勁猿聲早妙喜世界百雜碎寒山拾得機關俏機關俏長把掃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參　上堂枕月不應瓢笠倦鉏雲豈愛钁頭輕大抵爲緣先聖跡故披蒳蔓强支撐喝一喝　示衆拈苕箒曰秖是苕箒柄可以辨龍蛇有僧挺身出曰是龍是蛇師近前把住曰道甚麼僧擬議師直打曰將謂衝雲漢原來没尾巴　上堂暮雨初晴三月時節鼻祖機關七穿八穴報諸人須辨別紛落清香陣陣寒荼蘼綠間枝枝雪　上堂我有一則公案舉出供養大衆但不得作有無解會良久衆皆罔測師乃展兩手曰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　上堂綠雲冉綠陰森落花啼鳥一聲聲殿角鼓南薰者裏續得末後句許你天下橫行　上堂一天霜洗竹聲清幾點寒梅香欲滿橫斜漏泄一枝枝等閒刺瞎時人眼拍一拍　上堂我有極則話非尋常比擬不惜兩莖眉特地爲君舉床頭颯颯風來來

日非霜卽雨　示衆進不得退不得進步踢著文殊普賢退步踏著遮那彌勒以手摑嘴曰咄莫錯說莫錯說免入犁耕與拔舌　示衆野寺幽幽掩翠微春風幾度落紅飛可憐多少人迷路杜宇聲聲喚未歸　僧問如何是大道眞體師劈脊打曰鑒曰坐斷舌頭更請獨露師復打曰任你噇曰好個堂頭愈出愈奇師又打曰莫亂走　問如何是那伽定師曰大地無寸土曰意旨如何師曰踏著的不是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師曰老僧不識者話頭　問如何是文殊自己師曰今日打柴明日舂米　問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十稜茄子九稜菜曰此意如何師曰飯少羹添　頌世尊陞座曰雲開萬里烟波靜月滿千江影自浮惱殺孤鴻無意緒一聲啼破海天秋　頌產難因緣曰巴峽猿啼最慘情斜陽客擬一聲聲自從棹返江陵後常惜遊人事遠行（古風然嗣）

梵源琮禪師閩人也參東蓮然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收得如何是珠然曰露也師曰如何是藏然曰入字打開師曰只如收得底是甚麼人然曰上座

不曾有病師曰一毫頭上通消息物物頭頭本現成然曰猶是重說偈言師佇立然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從來鼻孔向下垂然曰識得你了也（古風然嗣）

宗南振道者姓林瑞安人為舉子時有萬因老宿過訪其家一見即問你父親出家你還知他面目麼振擬對因便與一拳茶次因復詰前話振擬對因復拳從此頓起疑情一日與季弟眉聲談次舉法華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隨詰眉曰日日念佛未必即生淨土一稱佛名即皆成道有是理乎眉高聲喚大兄振隨聲應之眉曰是甚麼振不覺疑情頓釋相與撫掌稱慶省父法幢幟于大梅問曰臣朝君子就父未審作麼生垂慈幟曰各自努力振禮拜幟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振復禮幟連棒參雪竇雲問曰父母深恩如何報得雲曰將此身心奉塵剎振曰恁麼則個個胸流千丈瀑人人壁立妙高峰雲曰天上是地下是幟遷化後參東蓮然然舉世尊初生公案詰曰且道雲門意在甚麼處振曰疑殺天下人然曰畢竟意如何振曰要與天下人出氣然曰出的甚麼氣振轉身便出歲餘然印以心要性不拘細行城邑山水隨興所至即與卜居有問個事者但云隨緣隨緣而已（古風然嗣）

漢陽棲賢大雲濟禪師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高峰拋出蒲團雲門敲打露柱棲賢直捷為人免得摸裩擦褲卓拄杖曰會麼未得國能却失故步　除夕上堂流光易邁事何如爆竹聲中一歲除獨許者楨木上座翛然渾與世相殊且道他有甚奇特而不為世累所以道惟王髻中有此一珠大眾若道是木上座又是髻中珠若道是髻中珠又是木上座祇如二途不涉就中一句作麼生道金輪天子寰中勅帝釋門前放赦書　開百嚴小參掃盡烟雲便見嵯峨萬仞剪除荊棘灼知本地風光盤結茅菴鑿空石室效往哲隱居之樂追古人坦率之風炊無米飯羹無根菜與他四海高人聚首五湖衲子同餐任是長安甚鬧管取我國晏然喝一喝曰撥開大小石頭去放出清泉一道流　小參舉拂示眾曰石爛松枯者個不朽復擊禪床曰劫火洞然者個不壞復擲下拂曰且

道者個是個甚麼良久曰會麼靜觀天上星千點細聽譙樓鼓二更　首座寮秉拂同門希問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選佛場卽不問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曰猶是這邊事希進語稍遲師喝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便打敬於座後撫掌笑曰此子甚得宗門爪牙乃曰十方同聚會髑髏常穿世界個個學無爲鼻孔觸摩家風此是選佛場拄杖頭不知按過多少心空及第歸切莫錯會古人意思此是今晨濟上座奉和尙命秉拂上堂希兄出來爲衆問一段話解也解了答也答了諸兄弟與麼會去便省心力其或未然再聽註脚拈拄杖卓一卓曰無人知此意令我憶龐翁敬嗣冠

荊州江陵天王寺沙翁海禪師鄂之富川謝氏子世襲錦衣年二十詣報恩脫白徧參江浙諸尊宿看本來面目徹悟從徑山容受具復參棲賢敬機契受記前焉初開荊州鐵佛寺後得古天王遺址碑碣巨鐵爲舊物神鬼護擁有竊掘者輒雷電晦冥屹不可動師奮然中興不數載殿閣堂室煥然鼎新祖席規模大綱已具晦山顯記曰沙翁以英妙之年具開闢之力一剎兩剎咄嗟指顧陡見興復猶未足爲沙翁奇所奇者徑山容老人爲列祖慧命防閑僭亂編輯燈統以定宗支所首辯者則天王天皇兩派之諸譌也使無人焉親履其地窮其源則揣盤摸象鬭諍繁興曷有底止今沙翁爲老人的骨之孫而所與者適江陵之祖窟灼然見天王之嗣馬祖龍潭之嗣天王與天皇之嗣石頭幽閉等之嗣天皇天然證據斬盡狐疑老人心血洞達於千萬世矣厥功顧不偉歟　冬至上堂昨夜西風吼似雷今朝六出點空堦游人若未知端的剝盡羣陰陽自來急薦取沒張乖南枝暗地破銀顋小人道消君子長一回贏得笑顏開　上堂山僧連日橫說豎說熾然說無間歇意欲發揚向上宗乘殊不知隔靴抓癢今日另展家風更與諸人一條生機活路去也擲拂子下座　結制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全提乾坤失色若是精金美玉臨爐豈避猛火苟類敗種焦芽望風自然遠走天王今日把住牢關看汝諸人向甚麼處出氣良久曰還

會麼當下劃然開隻眼何須立地覓根由　春日上堂臘盡春回林間宿鳥先投語風和凍解澗底新濤鳴遠琴梅破隴頭清香襲襲柳舒堤畔翠色依依時節至理自彰萬景煥而爽目一機契以快腸灼然寶藏知誰委笑傲風前我獨狂爲甚如此不見道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　上堂無限春光纔見來桃花開亦李花開忽然又見春光去枝頭枝底多狼藉始信光陰不待人勸君不可無本據有本據黃鳥聲聲陌上啼明明都是西來意　解制上堂結個牢關三個月無端生自按牛頭今朝忽值期圓日又整輕包萬里游回首鄉關何處去冷烟空自鎖骷髏示衆禪不在參道不在學一任高眠乾坤寥廓驀呈拂子曰會麼黃鸝啼破綠楊烟無限春光如玉削示衆風颯颯雨瀟瀟東籬菊放正香飄山堂竟日無思算惟與故人守寂寥且道那個是故人乃拍膝一下曰參　問如何是天王境師曰夜深靜聽松濤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日午軒眠鷗夢清　僧參纔入門師便喝僧擬申問師曰劍去久矣弗勞刻舟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扭僧鼻曰是甚麼曰不會師曰蒼天　問單刀直入時如何師曰收　問觸不得背不得請師方便一言師曰露　獨冠敬嗣

湖廣棲賢半菴伊禪師上堂白雲片片烟雨濛濛滴水成冰冰還成水四時有轉變之機八節無暫停之相直饒向這裏行得三步四步轉得一轉兩轉猶未是衲僧行履處且道如何是衲僧行履戢空有響終難會擊木無聲始覺知　上堂智照洞然本無迷悟靈機廓爾豈有階梯討甚閒心情設縵天網羅籠九有垂釣鰲鈎撈攎四生只爲諸仁偷心不盡命根不斷不得已而說句無趣味話却是殺人刀子汝諸仁還有親遭毒手者麼隨唾曰可惜許　問如何是眞性緣起師曰蜘蛛結網打蜻蜓僧喝師曰盡力跳不出　問千里特來呈舊面乞師一接師曰且過者邊僧移足師曰脚跟未穩在　問如何是法眼師曰你是個飯袋子曰錯認定盤星師曰可惜許　問和尚憑何手段得獨老人付囑師曰殺人不眨眼僧豎拳曰還殺得者個麼師曰大海不納死屍　獨冠敬嗣

南嶽福嚴懷先純禪師上堂祇一著活活潑潑無欠
無餘本自寥廓擬欲尋思千錯萬錯見不可見却本
難却趙州問老南泉明頭合暗頭合擲拄杖曰萬里
天邊飛一鶚　上堂貨是眞貨錢要足百有買者現
過手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曰就中有個漢亦無新
亦無舊不逐四時凋謝不隨寒暑推遷統攝羣生包
羅萬有和氣藹時村歌社舞大衆可識渠儂麼積廚
堆中多意氣和光混俗樂無爲（獨冠敬嗣）

鄂州一指斐俞琳禪師上堂豁開戶牖萬里不挂片
雲扶起刹竿徧界香飛菊蘂爭倒黃鶴樓千機截斷
踢翻鸚鵡洲八面玲瓏放出陝府鐵牛咬殺嘉州大
象如斯舉唱猶落今時作麼生道個出格句喝一喝
　上堂猛虎項中解鈴還他好手蒼龍頷下奪珠須
是奇人眞有如是人行取如是事衆中果有麼良久
曰自從少室分燈後直至如今音信稀　上堂若據
正令〇〇總教佛祖〇〇若是眞實〇〇莫向者裏
〇〇以手拍膝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
春（獨冠敬嗣）

西湖留錫問石直禪師慈谿陳氏子過杭州官巷口
見夜邏女子有感投留錫省薙度參一口氣不來後
因舟次錢淸墮水有省省問曰聞汝墮水有個會處
祇如一口氣不來在那裏安身立命師曰腰纏十萬
貫騎鶴上揚州省曰猶有這個在師曰和尙却疑某
甲那省領之　問即今且道即今句如何是即今句
師曰荷葉連天碧柳條拂地青曰和尙莫將境示人
師曰山僧當門齒缺語不關風　三不是頌曰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天高地厚烏玄鵲白張三不識竹
笊籬笑煞東村李大伯（盧舟省嗣）

永嘉暘湖寶界雪定湣禪師邑之龔氏子初參大梅
幟鍼芥密契後見留錫省于吼山省問三脚驢子弄
蹄行作麼生道師作舞而出省然之　師問僧那裏
來曰吹臺山來師曰還聞王子晉吹笙麼曰聞師曰
是何曲調曰不是滿江紅便是行路難師側耳作聽
勢僧罔措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盧舟省嗣）

南安珂雪霽禪師江西南安人參福嚴容容曰念子
遠來放汝三十棒師自是疑情大發久之聞板聲有

省値容過堂師迎拜曰承和尚賜棒今知痛癢矣壁未絕容便打師曰恁麼則痛處加錐容曰知痛癢的是誰師拜曰恩大難酬容大稱之亥年隨留錫省住吼山呈女子出定頌曰你稱奇我道異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盧舟省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二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嘉興普明香嚴桂禪師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燈正好燈月兩交輝四衢闊浩浩我家一盞祖師燈光明遍界能長久不惟元夜展芬芳要見隨時卽便有臥官街喫官酒會得三三原是九解開布袋任縱橫花街柳陌揚家醜　示衆舉文殊三處過夏畢師曰若向理上看迦葉膠柱鼓瑟若向事上看文殊了無忌憚普明當時若在用個移換手段均其事理縱使釋迦老子也拋在大千世界之外　示衆舉興化打維那話畢師曰克賓大似蘇武奉節不屈受得一番冷落贏他千載芬芳　示衆舉靈雲見桃花話畢師曰靈雲明修棧道玄沙暗度陳倉作用雖然各別鼻孔其如一般圓悟曰具透關眼者辨他未徹處也是胡餅裡呷汁　示衆舉趙州訪二庵主話畢師曰庵主兩個拳頭如太行王屋千古巍然趙州作用如黃河倒瀉緩急隨宜圓悟曰若能握向上綱宗與二庵主相見便可以定龍蛇別緇素要知趙州作用處麼老婆心切呵呵笑一任傍人說短長（石關淺嗣）

當湖重鳴千靈愚禪師本邑王氏子早歲知有向上事投復庵乾剃染令參潛自泣曰大事未明一口氣不來奈何晝夜參究衣不解帶往參龍華宗繼謁折蘆傑因閱五祖演錄曰若論此事如人作賊教兒引兒入櫃走脫語疑情頓釋卽入方丈叫屈傑連棒打出遂呈偈曰十六年來覓馬騎一回相見一回疑今朝識破賊窠臼處處山花開滿谿傑笑頷之師掩耳

◆麼靈底

◆東下靈巖南字

而出復參金粟昇昇一日問衆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山僧昨夜脇痛因甚諸人不痛師曰鉢盂不用重安柄昇拈棒師拂袖便出最後至普明浚處入室浚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師便喝浚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展兩手又問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且道中間還有佛法也無師曰露柱證明因呈偈曰舌根未動機先露迦葉無聞賊已彰會得箇中消息意梅花枝發短和長浚曰放汝三十棒師便出服勤既久乃蒙印可自後深隱不欲涉人間世者二十載如一日云（石關浚嗣）

建寧崇安武彛壽宗位禪師漳浦盧氏子世業儒年二十餘禮亘信彌于南山薙染遍參經山古南諸大老後于金粟元之記莂焉事母至孝及世亂結茅武彛養母足不出山者三十餘載僧舉問大徹麼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師曰紅爐焰上雪花飛曰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師曰天高東地傾西北曰大修行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師曰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曰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却師曰青天更須喫棒曰人人有個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證不著師曰只為大近曰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曰山僧住此武彛已近三十秋（百癡元嗣）

永嘉法通獨牧護禪師古田王氏子幼隨父耕樵父歿火化見白骨生感投極樂剃染連雲成回閩一見皈心力加參究後聞金粟元在百山開堂至彼作火頭把火次忽聞元震聲曰汝是火頭當時如夢中喚醒相似便會得連雲棒頭落處既而成主席法通師重參謁瀰歷居名刹師俱巾瓶不離雖屢嬰摧挫益堅信受時福嚴容住雙徑成攜師省覲成辭歸容獨留師直歲三載機緣默契成審世緣之將盡促師南回執殼庫事是冬成遇難荼毗畢持所遺往福嚴繳於容容領之復留直歲已復留殼庫凡六經夏臘辭歸俾主連雲繼住法通再應密印福昌數刹上堂玉自白金自黃兔自短鶴自長本來成現事何用更商量吹臺不在靑山外颺海何曾離浙江　結制上堂常住澹澹泊泊衲僧零零落落齋主固請上堂山僧

雖以推托放下掃帚糞箕拈起龜毛兎角不說者也之乎單提向上一著趁此爐鞴紅時大家緊著手脚設或一念遲疑未免眉毛燎却　上堂頭陀峰下密印堂前無道可學無法可傳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不著文字豈落言詮祇有一般親切處曾挪聲吼各爭先　師嘗書偈曰山僧六十五一身無可慮直待寂光人便向寂光去藏所閱圓覺經頁中夾晨忽語侍者道志曰殿角將傾志曰待今冬修理師曰不能及矣是晚寂光寺僧請師舉火師笑曰我即來問擲誰去師曰我自去衆莫喻其意浴畢入方丈偃息跏趺如平時比明已坐化矣其日殿脊鴟吻忽傾師生於天啓壬戌寂於康熙丙寅世壽六十有五僧臘四十九火後牙齒衣鈎不壞得五色堅固子數十顆門人就吹臺山麓甃塔奉之（古淵成嗣）

夢澤祇園洞源基禪師上堂舉國淸機曰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師曰國淸欲賣風流拋出一箇死猫頭惹得蚊虻蠅蚋尋腥逐臭有甚了期顧衆曰且道祇園又作麼生藥舖雖開無別物單賣一服巴豆丸穢惡教他屙盡了通身病去自心安　上堂分明舉起不須疑直下掀翻展大機說與諸人猶不會可憐辜負兩行眉　上堂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一人拔關千人俱得安樂大衆還識此人麼良久喝一喝下座

小參大庾嶺頭不趕上道明不知本來面目少室巖前不立雪二祖如何心得安所以道未得箇入頭處須要遇人始得若不遇人如吳道子畫龍未經點眼不解飛騰即今莫有要點眼者麼拈拄杖一時打散歸方丈（繼嶽古嗣）

宛平崇寧何一自禪師上堂佛未出祖未來鬭著些兒笑盈腮般勤爲打禾山鼓雲從龍兮風從虎那箇男兒不丈夫耳不聾兮眼不瞽何必馳求覓佛祖顧左右曰還委悉麼面皺皆因陪笑得背駝只爲鞠躬多

小參大凡學道人須識本心且莫自瞞方可學道多見庸流認賊爲子認奴作郞以爲心要此實錯會一語一默且沒交涉非語非默亦沒交涉我這裏鍼劄不入爲你諸人分明說出良久曰老僧失利

示衆崇寧有一奇特事舉似大衆大地不是土大山不是石大海不是水大悟不是道若人向這裏薦得以見諸佛正眼而識祖師巴鼻雖然如撿點將來畢竟見也不是識也不是如何得相應去良久曰不是不是　問牛過牕櫺頭角四蹄都過了爲什麼尾巴過不得師曰爲他有疑情在士罔措師曰果然過不得　師畫一○相侍者曰零零落落師又加一劃者罔措師便打　一客來參師曰請坐客曰道不可須臾離也者非道也時聞驢鳴師曰這箇是離也不離也客罔措師曰患根在這裏（性空嗣）

廣陵䩭廬雪樵林禪師山陽史氏子示衆舉香巖上樹話頌曰周郎平地起干戈鬼面神頭有許多忽遇武侯傍一覷百千伎倆盡消磨　示衆舉南泉刈茅話頌曰相見拈鐮子爲君指處明宣塘猶不顧只向草中行　示衆舉鹽官安國師喚侍者將犀牛扇話頌曰水滿溪花滿丘老漁乘興汎扁舟臨江直下頻垂餌却恨遊魚不上鉤（石庵琈嗣）

金陵綠蘿月潭縧禪師問如何是徹骨徹髓的句師曰昨朝下雪今日天寒　頌產難因緣曰殃嶇納敗缺世尊重漏洩固是老婆心弄巧翻成拙　頌百丈野狐曰不昧與不落兩邊都不著有理實難伸何人識好惡（白巖俊嗣）

正宗懷日光禪師上堂泥牛鬭入海鐵馬嘶風石女遶眸木雞叫月直得蛟龍震海渤之波乳虎帶須彌之翅諸仁者此事常在日用中還委悉得麼良久卓拄杖曰風雲展轉雷驚蟄拍手丹霄劫外春　上堂法幢新建法道重揚法聲顯密法味馨香昨日晴今朝雨餓飡衲子分明看取寒時寒熱時熱且道寒從何處起熱向那裏來若也于此緇素得落處分明證取金剛種智其或未然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天則琛嗣）

蘇州葑溪慈航石帆堅禪師定海朱氏子上堂舉藥山久不陞座話舉師曰徹骨寒梅越衆芳庭前揭露映瑤光可憐不遇拈花手狼藉枝頭多少香擊禪床下座　永昌院入新應供堂陞座頌綱重整接待雲水高流舊店新開運出天厨妙供雖然家常茶飯皆

從本有中來不論是聖是凡到此與他一杓雖然且道阿誰證明舉起拄杖曰金牛和尚來也卓一卓問如何是曹溪路師曰東西南北一僧指空曰誰能動得師曰為我將架上衣來僧轉身師曰動也動也

師康熙甲辰佛誕前二日示微痾集衆告假移時有俗弟子再扣師意旨如何師曰我只有一禮言畢命侍者扶兩足上升坐以脫去塔於院東古風然嗣

潭州資陽清修簡庵緣禪師鄂州桃溪劉氏子上堂春日晴春鳥鳴森羅及萬象處處露全眞露地牛驀翻身香飄無影樹花放不萠枝黃河解凍初回暖萬壑千巖翠色新古風然嗣

臨安天目龍門瀛吼震禪師楚灃蘭黃氏子遊天目過龍門舊址愛其山水幽僻擲蒲團於古鐘內跏趺者七日後樵收入山覩師吁駭徧聞遐邇里中君子嚮師道德詣座參請無虛日不數年頓成實坊凡諸林有者無不備焉　上堂靈山一別已多年今日重來話祖關拈起一枝龜毛拂斬新條令為流傳且道以何為驗揮拂子曰一滴曹源能活卓人間流布億斯年　舉馬祖藏頭黑海頭白因緣頌曰杜鵑枝上喚春歸雨姤桃花血染泥底意分明孰委悉猶教空向五更啼古風然嗣

華亭東禪元象乾禪師示衆今朝恰值重陽節忽憶登高落帽客當知秋老菊花黃引得淵明情不歇參玄士各省省埋頭莫作痴迷客急須猛力著精神生鐵秤錘喫出血驀然遇著大家知畢竟如何為甄別良久曰秋葉如花帶雨紅隨風搖蕩成狼藉古風然嗣

杭州東蓮法圓曇禪師越之姚江韓氏子小參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晝見明夜見黑雲騰鳥飛山青水碧異類殊般男女僧俗且道佛在甚麼處遂豎拂曰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大雪示衆雪深簷溜響砰砰報道楊岐正脉行撲碎虛空渾一色掀翻大地絕纖塵普賢失策機先露文殊憧惶便躲跟累及普門忙不徹家家戶戶密追尋古風然嗣

杭州聖安野潛原禪師諸暨余氏子示衆花簇簇錦簇簇皐亭風月古半山家計足陶潛招友入社來丹楓滿地襯黃菊揭示父母未生前當人本來眞面目

竪拂子曰報君知須努力鐵壁銀山俱粉碎閃電光中轟霹靂喝一喝　頌興化擯維那曰不圖打草要驚蛇辣手還他老作家霹靂轟然風雨過碧天好看綻晴霞(古風然嗣)

秀州壽生古庵捷禪師上堂久不陞堂靜掩扉今朝特地示全機水流花落相忘處遊子天涯歸未歸梅子熟時消息好日長無事看雲飛大衆若作佛法商量盍孟安柄若作世諦流布自埋己靈且畢竟如何得恰好擲揮拂子曰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遂夫明嗣)

紹興眞成祖峰浚禪師山陰王氏子上堂竪拂子曰若論者個在天天中之尊在人人中之貴在法法中之王在物物中之大向者裏洞徹得去三世諸佛與諸人無二諸人於三世諸佛無別無二無別光明顯赫萬象森羅一掌平大千剎海都超越(性空臻嗣)

臨安福勝無滅淸禪師廬江徐氏子上堂出窟獅兒吼一聲狐狼野犴盡藏身揭開宇宙渾無物山色依然自古今　上堂寶鏡當臺鏌鋣在掌個中底意特爲敷揚扶起破沙盆整頓舊紀綱要使溈沱一脉源遠流長宗風振法音彰丈室烟霞時煥彩壘揮花雨落天香(公衡仁嗣)

蘄州法勝白巖能禪師本州顧氏子上堂風乍歇雨初晴桃花浪裏釣舟輕柳眼舒金迎綠水喬林鶯囀和歌淸森羅歷歷分明舉何用重重更指陳良久曰切莫孤負山僧(獨冠敬嗣)

漢陽棲賢舟峰岸禪師示衆紅葉滿山川祝聖開堂於此日蘆花飛兩岸考鐘伐鼓正其時回頭楚國風光舉步先師法窟樓閣重重百億諸天空翠擁江風隱隱五千貝葉畫圖看船載一江風名利令人裝不盡夜眠八尺地展轉牽夢睡無多所以道紅塵中有佛法塵說剎說熾然說晝說夜說無間歇不是嶺頭携得事豈從鷄足覓將來(獨冠敬嗣)

漢陽玉山麗遷煦禪師上堂爐鞴鋪張此日開無端嚼飯餵嬰孩不知種草誰堪任克紹吾宗豈易哉　上堂春回大地草木增榮路上行人剛折柳村中遊客探芳春惟有桃蕚將舒幾人得似靈雲(獨冠敬嗣)

黃岡竹樓魯子仁禪師上堂雪上加霜天凍地裂烏

巳下佚失二十字詰二十行一葉

鵶嘴扁叫寒不徹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松枝禿底禿尖底尖南山北山一齊闞額試問諸人是何軌則復曰擴　上堂大開門戶山是山水是水住也得去也得解開布袋天是天地是地坐也得臥也得雖然去住自由縱橫無礙山僧拄杖未肯放過在何故相見易得共住難爲（獨冠敬嗣）

清涼覺悟祖尼禪師杭之趙氏女示衆學南泉賣身因緣師曰南泉只知索價不顧瞻前者僧雖解瞻前不解顧後祖上座當時若在待他道不作賣不作賤你作麼生買便與三棒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出關小參開關元是閉關人一度拈來一度新八面玲瓏明似鏡十方世界現全身（盧舟省嗣）

湖州天池天軾輪禪師出關示衆妙覺巳圓圓成巳

秀州濮院香藏履庵經禪師小參行住坐臥將錯就錯祖師門下不可放過木馬趂西風泥牛蹄踏破錯錯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墮（正聞乾嗣）

滌庵新禪師小參見色明心正是眼花聞聲悟道孤負平生除此二途畢竟如何喝一喝歸院陞座去日寒梅蕊破腮歸時秋色滿空堦鄰家父老重相見依舊眉毛眼上栽（正聞乾嗣）

蘇州吳江承天萬壽無聞界禪師小參十五日巳前石裏蘸油十五日巳後水中烈火正當十五日花劈乾坤橫身宇宙放行也桃花滿樹收來也月挂西樓用盡自己心笑碎他人口秖如竹篦子跳上梵天拄杖兒驀過東海且道是放過是不放過連喝兩喝　小參喜怒哀樂之未發即易之未畫喜怒哀樂之巳發即易之巳畫未畫我知其先天地而引之無始巳畫我知其後天地而推之無終此聖門潤論老氏劇談若是衲僧分上如何分剖喝一喝且道是引之無始耶推之無終耶又喝曰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正聞乾嗣）

雲間慧蓮弘毅具瞻任禪師華亭陳氏子上堂禪禪風擺蘆花江上顚道道月移竹影堦前埽會則覿體全彰不會自生煩惱生煩惱擬思更問玄門笑倒江西龐老　小參燕翻梁上鷗戲灘邊是法非法是禪非禪揮拂曰會麼爛泥有刺無人見踏著方知脚底

穿　題正聞乾像鉗鎚惡辣怕怖慣把虛空打破華亭淸白男兒倚被渠儂玷汚 正聞乾嗣

南嶽大嚴廣禪師上堂東石佛林西石佛林北山峰項雪南邊路上人四維上下其中所有一一互望交參各各常宣妙旨山僧恁麼直示諸人能向這裏默然神契拈山海大地安一眉杪頭上拈一眉杪偏滿山海大地如此神通如此無礙汝等還委悉麼以杖畫○相震威喝一喝曰猛著精彩　上堂顯大機施大用將長作短將短作長將大作小將小作大將高作低將低作高將圓作匾將匾作圓種種變化應用不缺等閑拈一烏豆換却諸人眼睛諸人還知落處也無驀以杖畫∴曰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 繹雪璧嗣

嘉禾祥符如觀意禪師上堂望州亭與汝相見了烏石嶺與汝相見了法堂前與汝相見了大衆既一一相見了畢竟有何話話良久按拄杖曰鶻鳩樹上啼意在麻畬裏　示衆拈拄杖召衆曰還委悉麼但依自己求莫向外邊討急須薦取猛回頭愼勿擬頑落荒草一回識得阿哥妻元是尊前舊嫂嫂卓拄杖下座 繹雪璧嗣

衢州開化雲門幻松蔭禪師長樂林氏子示衆現成一句老婆禪揭露分明在目前未擧應須先薦得將身算悟待何年　示衆祖師好一顆摩尼珠可惜陷在牛跡裏累他南泉費盡婆心親爲拈出諸人且道即今珠在甚麼處良久曰忽地喚回秋夜夢擧頭惟見月當空 繹雪璧嗣

蘇州接待雪平隆禪師示衆擧潙山水牯牛話師曰者漢如麞獨跳不顧後羣以致東頭未了又惹西頭當時幸得子爲父隱一齊放過若不放過猶喫山僧手中棒在何故舌頭倚卓無依倚推向人前賣不休 金粟石庵琈嗣

潛江大佛浪山嶼禪師僧問前百丈不落因果爲什墮野狐師曰錯曰後百丈不昧因果爲什脫野狐師曰錯僧禮拜師曰若透得者兩錯可以入事事無礙法界不然總是一隊野狐精復示一頌曰不落不昧報君知突兀鴻門大啓時若是英雄眞漢子當陽一踏透全機 金粟石庵琈嗣

廬城問石𤩽鑑衡禪師鄂之賀氏子示衆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曰打中間底話師曰者則公案大似善卜者吉凶一時判就只要問事人識得爻象變動何故乾三連變作天雷無妄畢竟意旨如何轉身縱不離初際仔細看來較幾何（金粟石庵玶嗣）

鹽官蕁輝玉禪師頌風幡話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直須打破兩重關清風明月長空濶水是水兮山是山

頌興化打克賓曰千差坐斷脫體風流至親骨肉却是冤讎一片婆心大難酬憐兒忒煞不遮羞（集庵定嗣）

勝感雪平隆禪師佛誕上堂取來江海活波濤羮作香湯驀面澆直得渾身無避處至今平地浪滔滔

元旦上堂臘盡春回報衆知今來古往速如斯重開日月寶中照又聽笙簧韻裏吹漸見氷河融斷岸湧看梅蕚發新枝當知不動眞常性隨順逍遙樂四時

頌世尊初生曰嬰兒纔誕語琅琅便解人前作主張莫怪渠儂多意氣人間天上更無雙　頌女子出定曰望春春未到春時想到春容亦似痴忽地一時春到後不妨閒坐看花枝（石庵玶嗣）

此一段文似重出

婁江德慶博靈奇禪師問聞和尚失了賊果然麼師搊住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其僧失色師笑曰果然心虛便托開　頌百丈捲席曰巨震擡手華山破布鼓繞鳴宇宙聞驚起毒龍翻白浪漫天漫地簸風塵　頌即心即佛曰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時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季光是此聲（石庵玶嗣）

杭州佛日浪山嶼禪師示衆問前百丈不落因果爲甚墮野狐師曰錯曰後百丈不昧因果爲甚脫野狐師曰錯僧禮拜師曰若透得者兩錯可以入事事無礙法界不然總是一隊野狐精復示一頌曰不落不昧報君知突兀鴻門大啓時若是英雄眞漢子當陽一踏透全機　上堂薰風凉夏日長白雲淡淡流水蒼蒼黃鶯啼綠樹旭日照虛堂人在藕花香世界風流廓徹體全彰（石庵玶嗣）

蘇州崑山墨林遠禪師解七小參七日已前人人懷赤水之珠七日已後箇箇抱荊山之璧正當七日之中針劄不入水泄不通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到者裏三世諸佛結舌有分歷代祖師

此一段似重出

提底疑全提

揷足無門所以道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今日不妨放開一線與諸兄弟通箇消息驀卓拄杖曰切忌無繩自縛擲拄杖下座（石庵玿嗣）

金陵筏御濟禪師小參一年逢一度花落又花開說與林間客時光不再來諸人到者裏剔起眉毛豁開兩眼看是箇甚麼驀擧拂曰千山紅葉落一片白雲飛　佛成道日示衆怪哉瞿曇老無端窮斯妙說箇覩明星早已逗漏了爭似住山翁澹飯隨時飽高枕石頭眠不假修證好（石庵玿嗣）

麻城問石璿鑑衡禪師示衆擧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曰打中間底話師曰者則公案大似善卜者吉凶一時判就只要問事人識得爻象變動何故乾三連變作天雷無妄畢竟意旨如何轉身縱不離初際仔細看來較幾何（石庵玿嗣）

蘄州靈山問嶽泰禪師陞座神珠在握弘佛祖大機慧日當懸豁人天正眼直得森羅起舞萬象騰踔溢日光華貫通今古正恁麽時如何是正令提底句縱橫日月寰中掛一亘晴空萬古春（石庵玿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贛州寶華掮松崒禪師　上堂。挈挈波波。脚跟下不移一步。忙忙碌碌。閙市裏不見牛人。惟有不出戶庭底。朝往天台。暮遊南嶽。且道。歸家一句又作麼生。還委悉麼。骨格天然多意氣。不向如來行處行。　上堂。纔說戒又上堂。祖意教意。毫沒囊藏。若向這裏全身擔荷。聖凡兩絕。迷悟雙忘。且道。釋迦老子與達磨大師。即今在甚麼處。顧左右曰。各歸衣鉢下。板響赴齋坐。

諸嗣　諸嗣

廬陵龍須開一徑禪師　浙江烏程朱氏子。幼失怙恃。隨祖受經。日記數千言。弱冠能屬文。忽厭世相。白祖至吳門靈瑞禮融印薙落。印令讀楞嚴法華。過目解義。恍悟夙因。乃辭印參焦山乘一。見器之。勉示庭前柏樹子話。疑情日發。既而到廬山。值天界盛開法圓通。便求進堂。提撕極切。至第五日。進方丈。跪問。弟子做工夫。請和尚示個入處。適版鳴。盛曰。版響了。喫粥去。師起擬出。未跨門。心中忽然踴躍。如輥出一輪紅日。便連禮數拜。盛曰。我有甚指示。師曰。和尚老婆心切。盛微笑。打一如意。從此偏歷諸方。末上青原謁秀。秀問。那裏來。師翹一足。秀曰。莫學者虛頭。師曰。從來不誑語。秀曰。打野榸漢。參堂去。命掌賤翰。既而囑授。出住西昌龍安廬陵龍須禾山甘露。　上堂。修證即不問。灼然四染汙一句。定綱宗。坐斷千差語。鉢盂裏走馬。淨瓶裏涕唾。衲僧家巴鼻。大蟲看水磨。喝一喝。　開爐上堂。月令建子。律應黃鍾。滴水滴凍。衲子家風。所以道。窮則變。變則通。龍須山裏。擇死柴頭。撥無烟火。炙得無言童子滿面紅。規模習氣盡銷鎔。巨靈擡手無多子。擘破華山千萬重。　上堂。今日開爐。先與大衆議定。一不得助。二不得忘。三不得釘椿搖櫓。四不得鑿壁偷光。五不得跉跰孤露。六不得衣鉢還鄉。果能依斯六者。方解事于空王。喝一喝。　問。如何

是奪人不奪境師曰你是個死漢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拂却眼裏塵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便打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禮拜了退　師于康熙戊午秋季示微疾動靜如常至十月初二日索浴剃髮更衣命侍者進紙筆書遺言與偈一一詳切擲筆而逝世壽六十僧臘四十塔于本山之麓

眉庵秀嗣

當湖善護菴尼一音見禪師姓戈適沈以疾謝投伏獅剛披剃看萬法歸一話有省剛問如何是有物先大地無形本寂寥師曰到家何必說程途剛曰如何是你到家消息師曰仲冬天寒請和尚珍重剛爲印可　百丈再參馬祖因緣頌曰春花爛熳柳隨風泊岸漁舟解轉蓬鏡裏山河原不別一聲孤雁落長空　臺山婆子頌曰婆子臺邊弄釣竿風流脫體幾多般不因趙老來親看往往行人被熱瞞

祗園剛嗣

琬公琳禪師參模侍立次模問古人有三種墮且道如何是類墮師曰何處不稱尊如何是隨墮師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何是尊貴墮師曰我爲法王于法自在模打一掌曰者是那一墮師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永泰模嗣

宜興陽山潮音轉峰項禪師太倉朱氏子示衆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僧曰蠢動含靈俱有佛性爲甚狗子却無州曰爲伊有業識在師曰陽山那時若見恁麼答話未免拍手大笑何故待者老漢豁開頂門正眼自然不墮有無窠臼　示衆舉僧問天童悟和尚如何是三寶悟曰一餐胡餅兩餐粥曰不是這三飽悟曰老僧日日奉持師頌曰問亦尋常答亦奇和盤托出更無私奉持一句超三寶雪曲陽春非楚詞

鐵關能嗣

嵩山玄水杲禪師江南無錫黃氏子父夢雙輪從空並昇照徹上下感而有孕生時有六種震動之徵幼性愚頑長而懶學年十三出遊途遇餓殍遂驚駭問同行僧有何法可免此苦僧曰欲免此苦必求出世去塵遠俗參訪知識見徹本源得離生死師即拜謝回告父母苦求出家送惠山寺披剃因看古德錄至兎角杖挑潭底月龜毛繩縛樹頭風之句頓起疑情一夕無眠次日腰包別衆直抵龍池至山門擡頭忽

見龍池曉雲額前疑盡釋乃口占曰早知個裏原無我何苦終朝冒雨行可笑諸方學道者龜毛兎角强追尋遂入方丈徵問冒雨來山所爲何事師曰道卽不堪徵曰不涉程途你試道看師曰和尚爲甚不領話徵曰猫師曰將謂將謂徵便打師曰猫徵復打曰教得孩兒會罵爹參堂去師一喝而出後徵命師承嗣楫首座師不敢違以受記莂出住本邑嵩山旣而入都得膺

世祖章皇帝恩渥優隆　命于慈壽開法　示衆月正明秋已老砌下寒蛩聲且悲世人何故多顚倒只知折桂與攀花誰肯迴光而返照百年三萬六千朝彈指之間便過了吾等林下衲僧家切莫從他顚倒好朝參暮叩不宜遲究明己事必須早急急償還他飯錢莫待閻君親自討山僧此語非等閒只要諸人自悟好若將此語等閒看到頭空自傷懷抱　晚參道二不成雙道一不成隻兩個五十文究竟是一百數目甚分明阿誰能辨別瑞雪落紛紛山河成一色報諸人瞥不瞥坡前野鹿與行人一步明明一個跡若能者裏徹根源一主參學事已畢　僧參師問那裏來曰三峰師竪拳曰三峰還有者個麼僧喝師曰伶俐漢子僧擬進語師直打出　僧參師問阿誰與你拖者死屍來僧喝師曰三喝四喝後如何僧擬議師打曰弄虛頭漢古帆楫嗣

永嘉法通極牧傑禪師邑之林氏子幼共諸童子戲好聚沙爲塔或瞑目趺坐識者異之十五歲失怙起無常想辭母乞禪靜菴朗心脫白指謁法通大拙令看楞嚴至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處疑情頓發究未豁然參密印幟隨參理安福巖明發天童諸大老皆有機緣然終不自肯聞大潮楫道風賣布單參請纔上法堂卽曰久聞大潮潑天白浪因甚今日到來點滴也無楫曰闍黎好生照顧袈裟角師曰恁麼則沾恩有地楫打曰且道是賞是罰師曰禮謝和尚楫曰今日打著半個師掩耳楫卽留作維那旋授師衣拂出住法通　上堂遮一片田地最初威音王前契書已交與諸人了也一任深耕易耨莫不乘時獲益祇是年代深遠荒唐懈廢若也回頭暫觀退步就己方知

從本未嘗少失所以道祇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且道作麼生是舊時人卓拄杖曰眼底瞳人吹鬢葉鼻中獅子露威獰　除夕小參舉拂子召衆曰還見麼此是人人本有底新把柄即是從上佛祖未了底舊公案今朝不免拈頭作尾翻尾作頭責使大家知有拂一拂曰向者裏要覓纖毫生滅去來之相猶如尋始末于環輪之所求向背于虛空之中更說甚麼此陰方謝彼陰未生大抵人情有得方失世路無往不還所以法昌遨首座喫湯聊表家風北禪向僧堂烹宰勞費太甚若也撿點將來盡屬世諦流布且道法通者裏畢竟將甚麼與大衆分歲擊香几曰少間聞殿上鼓聲速下食堂驗取　越四載退居化城至康熙庚申八月二十三日示疾至閏八月二十三日辰時忽取水澡浴更衣趺坐衆請說偈師曰緣聚示有生緣散示有去生死皆夢幻何須重說偈良久曰大衆會麼一喝而逝師生于明天啓丙寅歲十月十七日世壽五十有五僧臘三十有七塔于化城古帆楫嗣

易菴燧禪師常州宜興人示衆風捲殘雲盡山山長綠苔日輪當午卓萬戶笑盈腮敢問諸人且道笑個甚麼土原是泥做的　世尊拈花頌曰靈山塗毒突然攄吐胆傾心露爪牙一笑飲光天地裂傾湫倒嶽許誰誇　女子出定頌曰出定入定磨磚作鏡文殊罔明虛空安柄梅山鼎嗣

松萬庭南筏禪師示衆廿年參遍叩諸方毒氣深藏自覺忘不是此回傾腹瀉怎能屙淨者條腸　上堂倒接無根樹橫挑海底燈祇是尋常茶飯是弄海裏翻身人我山中獨步猶是本分生涯輪却山子自喪家風踢倒淨瓶無非壺弄如金鵬香象截取龍吞孰敢睥睨有如此威德有如此作略堪能克紹宗猷與隆祖道方可欺君不得若是迷封滯殼非唯埋沒自己抑且屈辱先宗即今還有超宗異目的漢子麼若有道不虛行若無山僧今日向千聖頂𩕳上作獅子哮吼去也喝一喝下座　上堂雙眸突出雪山睛怪嘆奇哉海嶽驚平地賺他多士子今朝盡道悟明星豎拂子曰見麼若向者裏薦得不但同迦文老人一

個鼻孔出氣亦與三世如來把手共行設或顧竚停思白雲萬里衆中還有證據者麼擲拂子曰了知撲落非他物始信縱橫不是塵（響谷徹嗣）

順天房山雲居溟波古禪師畿南武清郭氏子弟兄七人師居第五因父病得冥警許子出家七歲捨入天仙菴禮智安薙染菴本應院平居無異俗習師每嫌之痛念生死事大莫可咨決至二十五跪誦華嚴足不越閫者三載偶禪客勉令參學遂于愍忠圓具戒參大博乾于天津如來菴便求掛搭刻苦研究一日進方丈問如何是本來面目乾豎拳師曰除此還有麼乾便打從此疑情愈發後隨至楊村報成寺乾落堂曰堂中有個病漢欠出一身白汗在師聞之工夫彌切目不交睫者四晝夜因上單脫履忽有省遂白乾乾問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曰六六三十六乾曰不是更道師曰九九八十一乾打一掌曰這是九九八十一還是六六三十六師一喝便出自是當機不讓復侍三載得蒙印可守靜西峪雲居十載始應多羅惠王請開法海會繼住龍溪南塔如來盤山甘露諸刹　結制上堂寒暑遷流神光不昧乾坤轉運物我全彰融通萬有而非色非聲坐斷要津而卽心卽佛隨處作主遇緣卽宗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始知本無生滅有甚結解且應時開爐一句又作麼生道是聖是凡銷鑠盡當陽直指本來人　臘八上堂問第一義諦卽不問夜覩明星事若何師曰點鐵成金曰還有脩證也無師曰無曰既無脩證六年苦行又作麼生師曰爲憐三尺子不惜兩莖眉乃曰天不高地不厚自利利生非新非舊未過關者眼光爍破四天下已過關者始終不曾離窠臼驀召大衆曰且道釋迦老子夜覩明星時還離窠臼也無衆無語師呵呵大笑下座　除夕小參臘月三十日到來也諸人脚跟下事作麼生汝等須知人人本有個個圓成所以道行住坐臥不離這個若離這個當面錯過三世諸佛也是這個歷代祖師也是這個天下老和尚也只是這個乃至鱗甲羽毛草木昆蟲無不承這個恩力諸人還會得這個麼若也會得眉毛依舊其或未然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

風卒未休　觀音誕日上堂。曾為古如來。廣歷塵沙劫。大地悉圓通。何處有生滅。三十二應現全身。剎剎塵塵都漏泄。顧左右曰。且道漏泄個甚麼。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上堂。杲日正當空。照耀無邊際。應現絕遮攔。生死渾無忌。世出及世間。總歸第一義。衲僧如薦得。蘇嚕和悉哩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空裏幢旛無罣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巍然獨立絕攀援。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頌女子出定曰。青山孤聳挂高雲。婢見奴兒意便慇。月下共彈離恨譜。只堪惆悵不堪聞　頌趙州狗子佛性話曰。明鏡高懸照古今。有無不涉淨無痕。浮光散盡秋光露。明月蘆花一色。

新乾（大博嗣）

京都洪光解三洪禪師。蘇之嘉定葛氏子。母生時。預兆吞月之夢。纔離襁褓。喪母。五歲父送就學。稍識字。喜閱宗門文字。漸長。樂游琳宮紺宇。聞梵聲則怡然忘返。乃厭世相無常。以出家之意白父。父不許。因循

千疑子

至十七歲。會父遠出。遂決志禮南翔白鶴寺會心師薙落。偶值徑山容老人到寺。示參趙州無字話。一日容問。白鶴南翔久矣。子為何在此坐地。師應聲曰。祇待扶搖九萬風。容笑曰。我助子可乎。隨打一掌。那時雖不知這一掌落處。胸中却也生疑。二十六歲受具于海藏香雪律主。嗣後徧參福嚴靈隱靈巖。機緣頗多。丙午年。進京謁盤山乾于放生池。耳提面命。親炙多時。適胡少宰弟翽羽請閉關千牧園。六年一日看華嚴元談。至十元門海印森羅常住處。如醉復醒。因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始契昔日徑山容一掌之意。壬子夏。出關到盤山省覲。乾問。你在關中有新契證處。何不呈似我看。師曰。好個消息。乾曰。靈雲見桃花而悟。玄沙畢竟不肯他。師曰。今日捉敗老漢。乾休去。次日乾舉百丈再參馬祖機緣勘師。舉到即此用離此用處。師便喝。乾曰。本該我喝。師曰。敗將不追。乾大笑。師便出。嗣受記莂。出世京都海會。復興圓教。及今被
旨。現住洪光。前後七領院事　遵

旨住香山洪光寺入院上堂乃揮拂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不去不住如皓月之凌空光輝八極燭照萬方有時坐斷千差有時放開一線放開一線紅塵浩浩之中橫拖布袋何妨等個人來坐斷千差寂寂孤峰頂上冷龕繩床却好共留雲住所謂法無定相遇緣卽宗萬法本閑惟人自鬧若是久參英彥自然頓歇馳求南泉水牯閑牧碉北溪南眠雲嘯月叨蒙

聖主洪庥三聖瞎驢蹴踏嶺頭山下運水搬柴盡是祖師活計現前大衆還有報德酬恩者麼良久揮拂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送華嚴揆進院曰佛大人傳

旨命上堂欲入西山已有年近承　恩賜白雲巔借兄榔栗橫肩上偶爾成文是宿緣若論斯道本無住相動止隨緣拈起則刹刹塵塵盡在華嚴境裏放下則人人物物統歸選佛場中異口同音誦佛聲于聖境淨土不隔于纖毫通力合作移金錫于雲端靈山豈分乎今古況知宗而不知經律者謂之增上慢比

自疑目

丘知經而不知宗律者謂之不淨行說法知律而不知宗教者謂之破戒佛子止如華嚴和尙不舍一法三身具足四智隨心能報　天庥之厚德深酬佛祖之弘慈萬方普被八極同霑更喜滿自青山鵲噪鴉鳴同談般若幸叨吾

皇上苑溪光山色全露遮那事如是理如是圓融難盡日殊勝月殊勝妙用無邊諸仁者且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應驗在甚麼處揮拂顧左右曰　皇天無親惟德自輔　圓教寺裕親王啓建大悲期圓滿請上堂乃驀竪拂子曰此是大悲千手眼復放拂子曰此是圓滿陀羅尼不涉數量名言不落見聞知解直下轉轆轆活潑潑地與物作則爲瑞爲祥建法因人無偏無黨都盧是個大解脫法門以此消愆如湯沃雪以此廸福福增無量乃至天地得之以清寧日月得之而流行凡有所爲無不殊勝名之曰牟尼珠如意寶至于身班　帝穆能副人天之喜爵重珪璋永承家國之榮事理雙彰古今一貫祇如今日佛事功圓一句又且如何良久曰頂門放出摩醯眼照徹三千

及大千　供齋米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古人恁麼道難補饑瘡不若今日王府中傾出幾十大斛一任諸人飽飡細嚼永絕饑虛水邊林下東觸西觸不犯他人苗稼何須更用索頭山僧恁麼說話意在于何良久曰休休山僧不學老金牛鼻繩爲爾掀翻也窮目還須更上樓　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曰六月火燒山　問萬緣放下因甚這個放不下師曰五戒未持在　問拄杖與和尚眉毛相去多少師曰隔一線　問如何是乾矢橛師曰火燒不著水浸不爛　問鐵船浮海面不載往來人未知等個阿誰師曰數不到你　問如何是日面佛月面佛師曰山僧只有拄杖僧作禮師便打　問靈鋒在握誰敢當前師作怕勢僧作禮曰驚動和尚師曰草裏漢（大博乾嗣）

京都海會聖心覺禪師薊州玉田王氏子上堂蘇州有常州有象王回顧獅子哮吼踏倒須彌露出北斗咄咄咄六六三十六七七四十九不是楊岐驢亦非子湖狗看取東山水上行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有個甚麼以拂子打圓相曰向這裏會去　上堂風寒思衣喫飯思飽寒也不寒飽也不飽生處更要熟熟處便生巧打破趙州關長安路不遠深防子湖狗直下露牙爪多少參方客個個被他咬擬議若思量東方日出卯會得在途中受用不會則饑思煎餓思炒

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截斷中間沒兩頭明明歷歷通今古個事從來不記秋薰風至殿閣幽無影林中牧白牛自從食盡欄邊草在處風光豁兩眸（大博乾嗣）

薊州盤山佛藏正禪師上堂人境雙彰萬法縱然照用齊施三乘密布且道人境雙忘照用俱泯一句又作麼生良久曰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上堂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萬器同金萬車共轍眼上橫眉口中藏舌于此了然何用別說佛祖最上機萬里一條鐵（大博乾嗣）

京都隆禧容宇貴禪師上堂法印高朗如晴日麗中天至道常弘似秋蟾映滄海塵塵普照剎剎全提接有情總登上乘化無相咸明實義此是佛祖慈悲權宜利濟若是祖師門下本自圓成毫無造作棒喝交加猶爲節外大衆還會麼當知清白傳家客洗耳河

邊不飲牛　國戚請上堂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凉鶴長鳧短鵲白烏黑花開逢綵石竹裏見紅泉衆中還有會得者麼卓拄杖曰鳳凰樓下交天仗烏鵲橋邊敞御筵　上堂西來的的意千聖莫能譚開口成雙橛揚眉落二三枯榮一任彼甘苦自家諳大衆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且道是個甚麼良久曰參

上堂眼中著百千萬億須彌山不剩一塵耳中承百千萬億香水海不餘一滴無足人能行無口人能言且道人人本有個個不無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喝一喝曰盡思共度量不能測吾智大博乾嗣

京都勝果景山禪禪師吳江人臘八供法衣上堂提起袈裟角曰西天四七傳持東土二三授受直至如今不曾移易一絲頭許今乃世尊證道之辰拈出此衣恰好與他正覺山前煌煌明星兩彩一賽雖然世尊覩明星時道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據山僧檢點將來不合把智慧妄想話作兩橛致使後代兒孫將正法眼藏喚作破沙盆無位人乾矢橛累他分疎不下要知凡情聖解盡是虛名殊相嚴飾皆爲幻色山僧不惜眉毛略通一線遂披衣曰全身奉重重拈出徧覆三千歷劫新大博乾嗣

京都慈慧奇波摩禪師上堂諸佛最初機祖師臨末案展兩手曰盡露與諸人不須重打算當陽著眼看吾道一以貫　上堂孤迥迥峭巍巍黑漆漆明歷歷佛祖覷不破聖凡豈能測常現妙峰頭大地無人識且待當來問彌勒　上堂一機相逼萬彙齊消一線放行羣芳耀彩所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一塵含法界一念遍十方到這裏縱奪齊施殺活雙行學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大博乾嗣

長沙洪恩楚峰立禪師宜興人小參若是上大人不勞老僧重下註脚道個可知禮也早犯清波祇如不犯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㗚啞也不得　示衆當陽一句突出難辨頂門一機揭地掀天若識得慶快平生望雲英嗣

梁溪南禪吼松澄禪師僧問如何是青州布衫重七斤師曰山僧做的比他輕四兩　問如何是本來面

目。師曰。日曝苔枯。雨滋葉茂。曰不會。師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古鏡符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三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三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參同尼一揆琛禪師。嘉興大司寇孫簡肅公之曾孫女。仲兄子麟少年得道。登三教壇。師幼聰敏。不由師傳而通書義。兼繪墨。及笄。適盛。盛遘疾不起。思為出世計。自後毀容變服。茹素焚修。立志堅貞。其兄子麟見師心切。語師曰。待吾拚却性命。倘有所悟。汝不難出世。奮身打七。大事得明。即告師曰。汝急做工夫。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晝夜參究話頭。難破如吞鐵丸。愈疑愈悶。一日同母夫人參謁伏獅剛。一見稱為法器。是冬結制。坐至二七。忽爾定去。香盡四炷。瞬息而過。大地平沉。洞徹本來面目。其兄聞之。笑曰。這不唧嚠漢。遲至今朝。方摸著鼻孔。何鈍如之。剛即披剃。印可出住。參同繼住伏獅。重陽示衆。風颯颯。雨霏霏。臨時及節。饑則食。冷添衣。爾我共知。拈起也全彰妙用。放下也迥絕離微。金風黃葉墮。脫體露真機。禪家不用茱萸酒。一盞清茶釋衆疑。　示衆。嚴整衲僧作用。貴乎敬守清規。心同杲日之明。志若氷霜之冷。庶是法門種草。堪與佛祖貫通。果有恁麼人。方行恁麼事。震威一喝曰。吼斷羣狐踪影。絕禪林從此清如鏡。　頌世尊初生曰。纔降王宮盡底傾。何須七步顯家珍。誰知弄巧番成拙。一棒于今累子孫。　頌世尊覩明星曰。六載埋身慣脫空。明星覩著面皮紅。尋常一樣窗前月。看到梅花便不同。　頌女子出定曰。出定如何與入定。罔明彈指徒僥倖。悞賺時人摸壁行。至今不識其正令。　頌婆子燒庵曰。二十年來鑑證鷺。任他寂寂與惺惺。逢緣遇境誰為礙。累及婆婆本利傾。　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信手拈來無不是。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得意同來對月吟。如何是主中主。師曰。莫

教打落當門齒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簷前啼鳥送殘春　康熙己未春抱微恙至六月絕粒飲水至示期七月初三立秋永別初三黎明先期報鐘師曰又擔閣我一日初四日辰時沐浴更衣說偈曰這漢一生骨硬如釘一處轉脚最難移根二十四上知有此事十年克苦忘形四十九上倜絕娑婆世界覷得世態如冰實求早離如願業緣又使七春目今葉落知秋正是歸根時候呵呵呵逍遙惟我端坐而逝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一祇園剛嗣

善護尼一音見禪師示衆今朝五月半那事明明眞好看眞好看何似秦時轆轢鑽驀然鑽破太虛空做個逍遙無事漢大衆還識鑽頭落處麼喝一喝　歲朝示衆今朝初一日正是好消息燈籠露柱笑欣欣上來下去承渠力遂顧左右曰且道承什麼力喝一喝曰疑則別參　初冬示衆殘秋已過又新冬凜凜霜風撼曉鐘白髮相催人易老嶺頭花放幾時紅

一婆子參問不得解脫時如何師打曰誰縛汝婆沉吟師曰萬法本閒惟人自鬧　師問道英汝今見解如何英曰杲日當空師曰爭奈片雲遮却英便喝師曰三十棒自領去　頌國師三喚侍者曰三呼三應分明極負汝負吾略較差落花曾見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頌百丈再參馬祖曰葵花向日柳隨風泊岸漁舟解轉蓬鏡裏山河原不別一聲孤雁落長空祇園剛嗣

金陵溧水祖琳山禪師參永泰模問二庵主一椽豎拳趙州為甚麼肯一不肯一師曰寒光呑老蚌夜月透靈犀曰未在師揮案一下便出永泰模嗣

句曲天王天乳湜禪師村居示衆遙望村煙近太虛半浮樹色補林疏鳥聲飛出青筠舞一帶奇觀景物舒　示衆不學痴禪學種田培根深處潤為先要知物理豐收事盡在勤勞用志堅鐵關能嗣

舒城福緣亞山圓禪師開爐上堂斬新日月特地乾坤龍蛇共處凡聖同遵紅爐初架烈焰騰騰文殊普賢火光中垂手釋迦彌勒紅焰裏翻身常光獨露正眼圓明古今坐斷迥脫根塵喝一喝曰眞金若不經爐冶爭得光華徹底鮮　示衆學離四句絕百非話

畢。師曰。者僧時乖運蹇。撞入鬼窠裏。當面顢頇。若是
祖師意。遠之遠矣。何故。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鐵關能嗣
舒城桐嵩古水源禪師。上堂。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
香。且道是何意旨。良久。召衆。衆舉首。師曰。鷂子過新
羅。上堂。舉百丈開田說大義話畢。師曰。桐嵩這裏
也沒田與汝等開。也沒大義與汝等說。饑時且喫飯。
困來便打眠。大衆且道。桐嵩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
起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小參。鷺鷥立雪非同
色。明月蘆花不似他。大衆且道。他作何狀。似何色。喝
一喝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小參。桐嵩一副住山
骨。傲雪經霜不記年。偶然拈出無私句。珍重時流莫
浪傳。示衆。舉五祖演曰。有鹽曰鹹。無鹽曰淡。太平
聞說。口似匾擔。師曰。桐嵩則不然。有鹽也不鹹。無鹽
也不淡。一味只憑常。饑來好喫飯。鐵關能嗣
蘄州白雲象林眞禪師。示衆。此事成現。迥絕遮欄。擬
欲體會。早落二三。若不領略。轉自顢頇。且畢竟作麼
生得。瞥地去。良久曰。北斗應須面南看。上堂。本自
圓成。難畫描。豈于意解與情識。離諸物象。峭巍巍。不

涉廉纖。明歷歷。佛界魔宮閒戲遊。人間天上有何及。
且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千尋壁立。絕遮欄。萬仞無依
獨足立。晚參。時値新年十四夜。不用之乎更也者。
直下若能便轉身。人人鼻孔下頭大。普請歸堂去喫
茶。佛法禪道。且颺在紫雲山下。上堂。佛法省要。絕
元絕妙。甚是分明。不須尋討。不離當處常湛然。擬眨
眼時蹉過了。晚參。舉雪竇曰。單傳心印。過犯彌天。
甚人悉悉。諸禪德委悉麼。能向這裏端的。得一回許
你親見雪竇。除夕示衆。團圞相聚地爐邊。瓦罐清
泉就火煎。消遣不妨多坐坐。柴頭盡處是新年。問。
釋迦未出世。達磨不西來。未審傳個什麼。師曰。南斗
六。北斗七。僧無語。師曰。疑殺天下人。上問。如何是
萬象之中獨露底身。師曰。石敢當。問。如何是先照
後用。師曰。尋蛇打草。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拋磚
引玉。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電掣雷轟。曰。如何是
照用不同時。師曰。賊過張弓。鐵關能嗣
興國達虛上禪師。上堂。靈山提密旨。獨有迦葉親聞。
少室演妙訣。惟許神光擔荷。只爲機機順利。事事從

崑疑芘

心廣開解脫門。大闢無盡藏。普天悉荷裁成。寰宇咸沾利益。大衆還會麼。展布宏猷周刹海。運籌中節只毫端　上堂。若論這個。如影相隨。動則偕行。止則共住。亘古及今。並未曾離。蓋緣衆生迷妄。逐境隨人。合塵背覺。不得縱奪自由。罔知料揀。若能於垢淨聖凡一齊抹却。灼然人境全該。卷舒自在。到這裏一任橫身三界。獨步大方。還委悉麼。當堂慵踞坐。慧日自昭明　頌文殊三處度夏。曰園內栽花。園外開馨香。飛過玉樓臺。枝頭春色從君看。曠劫靈根未易猜　頌德山托鉢。曰折柳輿思驗作家。相逢打鼓弄琵琶。只圖互唱還鄉曲。不覺清風換物華（大憬嶽嗣）

南通州崇報衍燈際禪師　上堂。舉雲門示衆曰。佛法大有。只是舌頭短。復曰長也。師曰。雲門大師將箇舌頭壓人。較短量長。不顧傍觀者哂。際上座近離金陵身雖勞頓。舌頭也不出口。佛法也不壓人。只有一偈舉似祖翁。舊業苦相招。八百途程豈憚勞。豐儉隨當消歲月。何妨白水度終朝　誕日上堂。三月九四月八。跳出母胎著甚來由。縱現千隻手。指天指地。犇南

僧疑師

走北。特地一場愁。將靈峰劍。當作破木杓。向陸地撈魚。中央捉兎。用力者多。見功者寡。何須與無手人撕打。無舌人撕罵。不如青松爲蓋。白木枕頭。臥烟霞嘯林丘。說甚麼提策祖鞭。管甚麼光前裕後。既到知非時候。豈肯與人爭八較九。喝一喝下座　臘八小參。瞿曇老子。厭喧求靜。向深山裏拾得顆明珠。與國中鬬富。大驚小怪。道箇一切衆生皆有智慧德相。以妄想執著。故不能證。恁麼說話。也是平地波瀾。大衆且道。是瞿曇執著。衆生執著。檢點得出。參學事畢。如檢點不出。一坑埋却。畢竟過在甚麼處。良久曰。若論午夜一天星。那箇良宵不出現（譽谷徹嗣）

金陵萬松無退勇禪師　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萬松住老僧。而今恰四載。曰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師曰。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僧禮拜。僧謂侍僧曰。汝會者僧意麼。侍擬議。師曰。停囚長智。便打（譽谷徹嗣）

冀州盤山了宗見禪師　上堂。佛是世間了事漢。衆生是世間未了事漢。欲得萬法總歸一。佛與衆生無二樣。識得自性本如。如亦無一法與人。看看不看。凡夫

外道執邪見丹霞燒木佛翠微供羅漢古人雖然作用不同大家也須具隻眼　解制上堂有放有收有結有解佛祖家風古今舊例千山活計是下芒鞋踏翻秤鎚元來是鐵瓊苑花開萬劫春長江水洗千秋月　上堂朔風颯颯寒風疾凍得毒蛇睒鱉鼻直教猛虎吞大蟲參禪衲子齊著力世尊拈花達磨面壁迦葉起舞六祖舂碓法輪常轉度羣迷唯憑這箇眞消息舉拄杖曰還會麼今日嚴寒歸堂少立　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啞子忍痛云一口氣不來落在什麼處師云水不離波　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你妄想作甚麼　李教授問做工夫從什麼處下手師曰從問處下手曰落在什麼處師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　劉秀才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喜怒哀樂曰這箇便是麼師曰逢人莫錯舉（大博乾嗣）

冀州古中盤德心常禪師上堂曠劫來事只在目今目今薦得不用別尋若是西天問佛東土覓祖大似牙上安牙土上添土你若信得及歸家穩坐若信不及更爲重宣現成公案不須疑只在離言當下親若向他山覓佛祖可憐辜負本來人　上堂性體如如廓太虛沉沉寂寂更無餘寒來暑往仍如是妙用何曾在梵書　上堂至道無難何隘何寬一落揀擇便有多端且作麼生是不揀擇的事齊男是男兮女是女水是水兮山是山遂喝一喝曰錯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白雲盡處是青山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家在這裏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權實不立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照用並行（大博乾嗣）

長樂石仙方谷蕙禪師示衆一箇無字公案若向這裏透不得山僧盡力下箇註脚遂鳴指一下衆無語復鳴指曰記取　小參以拂子打圓相會麼呵呵大笑曰三千里外絕誵訛（午明旭嗣）

烟山碧雲山愚志禪師小參三根椽下七尺單前蒲團似石脊骨如弦壁立萬仞豈容攀緣猛著精彩險若絲懸命根忽斷獨步大千顧衆曰如何是獨步大千的事豎起竹篦曰參　中夏上堂火雲燄徹天氷雪凍壓地人生三界中無計避寒暑拈拄杖卓一下

增疑情

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敢問是甚麼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五陰熾盛苦求不得苦寃憎會苦愛別離種種諸苦衆生沒在其中歡喜遊戲不覺不知雖遭大苦不以爲患勞他菩薩悲心如海願力如山從刧至刧隨諸衆生頭出頭沒處處說法方便權巧接引救度至今度不能盡山僧只爲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畢竟如何相助顧左右曰良醫之門足病夫爐鞴之所多鈍鐵聖人不出世祖師不西來天下本無事何用强安排　頌臨濟三頓棒曰倒嶽傾湫劈面來豈容擬議著安排若非出格英靈漢幾被他家棒下埋　頌趙州栢樹子曰脫盡枝柯忘歲月偏饒碩果待高人一時借得東風便放出乾坤太古春嗣曦崑玉善慶天庵逵禪師上堂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間歇三世諸佛恁麼說歷代祖師恁麼說山僧恁麼說諸人恁麼說且道無位眞人作麼生說千古萬古黑漫漫塡溝塞壑無人會　上堂久參未免躊躇後學那知端的七穿八穴百匝千重不必棒喝交馳何須殺活縱橫百億山河全正令漫言何處不風流　上堂見機而作已落第三頭全機獨露恁麼來者早是不著便勾賊破家不妨令人疑著若不放過合作麼生上堂天高地厚火燥水濕撿點將來總在者裏眉橫眼上人人有十箇五雙難委悉　上堂犁耙肩上歷多年耕遍山田與水田累得生平心力倦令人常憶老南泉大衆看山僧即今在什麼處起身大吼一聲下座嗣中璞源隨州智門電鋒例禪師結制上堂重雲凍日鳥逸寒枝歷歷明明正令全舉認影迷頭未敢相許正恁麼時久參上士用舍逢緣後學初機觸途成滯驀豎拄杖召衆曰見麼大鵬展翅冲霄漢小鳥翱翔噪晚枝卓拄杖下座　除夕上堂以拂子作◯相曰雲門餅趙州茶信手拈來出當家露地白牛何必羨相看隨分納些些置拂曰若是俊流也須吐却何故飯自喫衣自著設遇今宵索飯錢一喝當陽好合殺連喝兩喝　頌女子出定曰玉振金聲集大成始終條理播家聲若將律呂分高下便見坌簣動地鳴　頌國師三喚侍者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擦

倒家童睡始覺。聽來依舊隔重山　頌百丈野狐曰。春花秋月是年常。幾見紛紛話短長。爭似堦前石獅子。由他滿口颺嚴霜晦巖熹嗣

人華法庵主。頌明星悟道曰。祇爲貪他一粒粟。却來悞了半年糧。分明千古無人識。夜夜山頭空斷腸繼總嗣

繼總嗣

毗陵嚴長居士蔣鑨。字玉淵。學道讀書。俱登堂奧。闡揚二教。微旨著作等身。足跡徧天下。嘗曰。會當騎白鹿。雲中俯視蒼蒼九點耳。因號馭鹿翁。乃與粵東報資曠圓果水乳契合。羅而印焉。授法名元稔　頌荊州天王寺寺本南嶽正派。創於唐。毀於宋。順治間。水鑑大師。尋覔舊址重建。詳載荊州府誌曰。赤骨翻身理舊壇。臨江一阜障狂瀾。劫灰盡淨。疑無際。預識源流。孰敢干。遂復堂皇開梵宇。不辭艱鉅露毫端。從茲南嶽光明透。歷歷傳燈好諦觀　頌天王寺古鐵曰。塊然一物臥荒烟。呵護靈根幾歲年。藉得當機迎棒喝。錚錚位置法堂前　題晦山顯中興荊州天王寺碑陰曰。重開梵刹運神工。特立穹碑奠渚宮。總爲師承留面目。天王本南嶽。天皇本青原。劃然兩派不相

蒙果嗣

江寧李遠可居士。法名超鑑。住聚寶門內。從幼信向此事。徧參諸方。末入祇陀林。介石登之室。登舉無字話。究竟果覺疑情固塞。不敢妄自穿鑿。進堂力參。至七日。聞鐘聲悟入。趨方丈。質證登曰。你大驚小怪作麼。士曰。和尚莫瞞某甲。登曰。瞞你箇甚麼。士竪起拳頭。登曰。除去拳頭。你又作麼生。士振威一喝。登首肯而記莂焉　一日過棲霞謁竺庵成。値成垂問曰。山僧有一竪。藁大衆見麼。士曰。鷂子過新羅。成曰。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被世尊貶向二鐵圍山。你作麼生會。士掀倒禪床。一喝便出。成隨贈一偈曰。虛空撲碎死泥團。旣得翻身仔細看。觸處生涯隨分足。倚天長劍逼人寒　謁天目玉林琇。琇問。臨濟喫黃檗三頓棒。意旨如何。士曰。寶劍贈與烈士。紅粉賣與佳人。琇曰。如是如是介石登嗣

青搶潤空圓禪師。結制上堂。結却布袋口。乾坤皆失色。拈拄杖卓一下曰。不出這個時節。放出露地牛頭角天然別。復卓一下曰。也不出這個時節。一歟從教

◈粟疑栗

◈弩疑努

滄海乾等閒覷露珊瑚月看即有分拋出當年粟棘蓬十地三乘皆膽怯何處下手連喝兩喝曰捉敗無位眞人且道是何言說曳拄杖下座　除夕小參爆竹城南度晚烟千門萬戶送窮年惟餘僧院淸如許燈影寒梅分外姸兒童爭皷舞野老夜燒錢明朝淡寫春牛賦挂向燕山作畫傳　頌世尊初生曰獨步堂前信口誇許多春色鳥啼花縱然喚得春光轉也落渠儂第二家　頌夜覩明星曰一覺醒來剛夜半朔風正是緊寒時明星眼底重添翳這段淒凉說與誰　頌女子出定曰樹頭樹底覔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頌南泉斬猫曰汨羅江上弔湘君無舌波斯讀梵文三奠酒傾憑化煉冥衣散作楚山雲（大憬敏嗣）

潞河仰田居士戎超通幼不茹葷凡見僧必敬禮至中年喜與禪門衲子談出世事一日聞僧道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乃尅苦參究後徧謁諸家宗匠惟以此事叩問至康熙初年造謁中盤乾值乾上堂曰心如木石何須努力參禪意若冷灰不用窮源覔旨至此疑情頓發復問有無兩道俱不問心空及第事如何乾曰一箇閒人天地閒士曰忘家者就路而知歸迷祖者轉身而見父乾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又問歷代祖師都在甚處乾曰山南嶺北士曰爲甚不出世乾曰藥著磕著士遂有省乾以從上公案徵之士一一答對符合乾一日喚士入室囑以偈曰鐵饅頭破便忘機佛祖根源付囑伊待我年深無別說傳方施藥貫臨時至康熙己巳年壽七十歲春二月初二日是日陪客應事如常忽揖客起坐曰不及相陪乃入室沐浴更衣跏趺而坐索筆書偈曰七十年來牧此牛東山西嶺任悠遊而今識得歸眞處月印千江萬古秋擲筆而逝（大博乾嗣）

永福永慶源禪師上堂山僧久棲岩穴鈯口鈍舌被諸檀護推上列祖之座有愧於先宗事不獲巳解開布袋擬議鷂過新羅貶眼髑髏粉碎沒蹤跡處莫藏身有佛處不得著脚且道如何領會良久曰莫將鬪學解埋沒祖師心　佛成道日上堂指天指地獨稱尊又向空山學定門六載知非方證覺一朝冷眼露

雙睛四十九年成話墮迄今若箇解酬恩顧左右喝一喝曰口說如瘂眼見如盲大憬鐵嗣

荊谿龍池虛堂偉禪師繼席龍池上堂靑山似畫綠水如藍點綴乾坤應時變換拈拄杖召衆曰且道這木上座還有變換也無卓一下曰嶺上白雲舒復卷天邊明月去還來中明藹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江寧璞璐沛菴源禪師江寧王氏子上堂隔墻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烟便知是火因甚問著祖師西來意十個有五雙不會良久豎拂子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扶桑涌出一輪紅大地山河信息通果是當陽能著眼新羅原在海門東　上堂明不得狀不得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和尚家風門云門外有讀書人來報師曰讀書人至問家風莫謂斯門一貫通點出趙州茶一盞還知滋味頗相同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椎鐘復擊鼓露柱却歡歌燈籠便起舞一衆不顧頂一二三四五　上堂瑯琊佛法大有連日只是傷風不得與諸人商量遂咳嗽一聲曰還有些兒不勞久立　上堂在體爲體在用爲用顧視左右曰如何是用薦拈拄杖曰天晴不肯走只待雨淋頭一齊打散　問如何是祖意教意師曰東瓜直儱侗瓠子曲灣灣　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病鳥棲蘆　問如何是佛師曰壁上挂燈盞　士問和尚姓甚麼師曰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士曰和尚原來有許多姓麼師曰古今不隔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月如銀牽老與閒行不覺過峰西古鑑彰嗣

黃梅接待魯衡言禪師吉州萬安陳氏子元宵因雪示衆今宵正月十五雪作金吾禁阻文殊境界都忘普賢神通廣普星橋鐵鎖重關火樹銀花莫覩正是

◆闕字原本不明或似問

太平時節禪流切莫莽鹵禪床打坐窗下吟哦火爐共說超羣伍接待且無三種僧驀頭有個玄沙虎阿呵呵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惟一宗嗣）

嘉興東塔廣福幼衷孺禪師住院上堂舊店新開別無行貨暫應門頭只有者個拈拄杖曰拈起也天不能蓋卓一下曰放下也地不能載或時價重連城或時分文不值且道不拈不放時如何復卓一下曰惟許大海經商客當行同道料應知　示衆舉興化打維那話舉師曰有曰克賓將成九仞之山功欠一簣之士累及興化不了與麼見解可謂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敵殊不知克賓具溫而厲威而不猛之作略設使當時翻轉面皮討甚好克賓耶　示衆舉婆子燒菴話舉師曰諸方往往言句上卜度道者僧搆婆子不著遭伊燒菴遣出可謂承言者喪殊不知盡婆子伎倆出者僧總續不得至今無人斷得此公案　頌女子出定曰春蘭秋菊夏榴紅梅至冬來香信通惹得人問雙眼異天時那許別西東　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是同是別師曰月篩松影高低樹日照池心上下天　問臘月三十日到來閻羅老子打算飯錢如何抵對師曰今日不答話曰爲甚不答話師曰恐汝在鬼窟裏作活計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伊不得曰古鏡磨時如何師曰昧伊不得（晦巖熹嗣）

新安黃山慈光雨峰綱禪師示衆結制今朝三日堂內絕無消息無常生死到來各各自宜著急莫謂山僧不道從來不借他力照顧眼上眉毛切忌當面不識　解制上堂東風潑面露紅頤袋口今朝暫解開去者雖然與麼去來者何妨與麼來去來踏著娘生路從教到處舞三臺　示衆舉女子出定頌曰無端一隊老風塵勝殺文殊與罔明滯貨至今無著落東京難脫賣西京　示衆舉百丈再參頌曰面皮抝轉驗當家起倒隨人未足誇霹靂一聲全體現者回聾斷舊生涯　示衆舉國師三喚侍者三應頌曰好事不須頻話會留將和氣暖丹田西風一夜花狼藉滿架遊蜂徒自憐　示衆舉百丈野狐頌曰不落固受野狐累不昧何曾脫得身若要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晦巖熹嗣）

慧豁五磊靈山天音朝禪師小參舉初祖道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師卓拄杖曰大衆要見達磨老祖麼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復卓一卓　問閉門打坐接上上機搬磚運土又接何機師曰你是門外漢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高聲曰葫蘆葫蘆僧擬議師曰趙州東壁挂底

師喫茶次僧求指示師曰却值山僧喫茶僧擬議師以茶驀面便潑　淸遠座主休夏五磊一日謂師曰我今日要你私通車馬師曰從來不曾官不容針曰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爲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豈不是天台所談一空觀麼師曰錯曰畢竟如何師揮扇曰靑絹扇子足風涼曰你又關却門也師大笑　淸又問壁立萬仞是甚麼意旨師曰針劄不入曰不會師曰滴穿鼻孔

達變權嗣

吉州靈巖藻菴鑑禪師立春小參良久按拄杖曰若也放過一著且教碓觜生花若不放過冰消瓦解正恁麼時且道放過卽是不放過卽是雖然靈巖與麼道也是冬行春令作麼生是不違時節一句復卓曰天孫別有巧安排拶著當人眼豁開接得一花生碓觜遍人夜半出黃梅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上絕攀仰無佛處急走過下絕己躬三千里外逢人不是別個不得錯舉有卽拈出摘楊花眼裏無翳休撒沙蛺蝶紛飛過墻去不知春色落誰家　燈節晚參好一個時節衆中有識得者出來久無出者師復曰大衆嘉會難期不可總使無言去也所以曰譬如暗中寶無燈不能見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乃竪起拳頭曰者個是寶那個是燈復展兩手曰者個是燈那個是見底寶山僧說也說了是汝諸人作麼生會直得會了無遺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　示衆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小乘錢串大乘井索拈拄杖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會則目前包褁不會則當面諱却

長至因事小參黃梅石女夜懷胎碧鳳山頭喚得回驀地一聲消息斷鐵牛生下玉猫來參　歲夜小參舉北禪曰年窮歲盡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與諸人分歲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

墻剛被時人喚作郎師曰義出豐年儉生不孝北禪門下盡可觀光靈巖者裏則不然驀拈拄杖曰爛研巴豆三千顆瀉盡諸方五味禪復卓一卓　佛誕上堂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曰世尊稱尊車不橫推雲門行棒理無曲斷要見天下太平還未盡善橫按拄杖曰靈巖今日將世尊雲門一齊按下且聽漁人舞棹野老謳歌何故無爲而治者其唯聖人乎（山子玉嗣）

越州柯山石頭彬牧質禪師示衆柯巖小搆三間屋何必深居羨大梅樂我躲跟藏拙訥石頭高枕臥雲限　示衆舉眞淨文和尙上堂云昔日大覺世尊起道樹詣鹿苑爲五比丘轉四諦法輪唯憍陳如最初悟道今日新豐洞裏只轉拄杖子遂拈拄杖向禪床左畔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良久云可謂男兒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師曰九轉丹砂點鐵成金可謂二俱好手要且無大人相質上座即不然今日不轉四諦法輪亦不轉拄杖子何故我不敢輕

◆鼓疑鼓

於汝等喝一喝　頌德山見僧入門便棒曰鬪水孟嘗充國富崑崙拈出一毛輕要知俠骨風流客肝膽何辭盡底傾　頌趙州勘二菴主曰手握靈鋒三尺劒何須海底鼓烟塵漁人不愛滔天浪穩臥蘆花對月明　頌慈明室中置水盆橫劒旁安草鞋一緉凡見僧參遽云看劒稍擬議便喝出曰澆盡銀灣水作田全憑奇僻傲諸仙老來猶是就兒戲弱水洋中泛鐵船（天嶽晝嗣）

吳江普濟籜山體禪師江都許氏子二十脫白廬山投華山圓具初參楊墳覲再參天童僊得法出住吳江積慶京都法光　小參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大衆且道不捨那一法卓拄杖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立春小參諸兄弟五九盡日又逢春草木爭妍萬卉新拈拄杖曰惟有積慶拄杖子終年不改瘦稜層喝一喝　小參人人有個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高峰大師恁麼道舌頭拖地了也積慶恁麼舉且道還有過也無以手自摑曰口是禍門　歲夜小參水居寂寞到人稀年去年來自擔

恩懸思

屝一任口邊生白醭懶將閒學誑初機　僧參師問
是凡是聖曰看破了也師曰是凡是聖僧擬進語師
打曰掠虛漢遠庵僜嗣
婺州五洩應乾最孏根禪師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
是道州曰墻外底曰不是者個道州曰問甚麼道曰
大道州曰大道通長安師曰趙州指點分明者僧當
面錯過五洩則不然設有人問如何是道向他道昨
日有人從浦江來今朝却往暨陽去雖然如是草鞋
印子不可脫却何故五洩一溪水到門十八渡行人
仔細覷切忌打溼脚　上堂問昔日老瞿曇具三類
身未審那一身利益衆生師曰泥猪癩狗死猫頭僧
沉吟師連棒下座　上堂崑山有玉蘊得者不在崑
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近日衲僧家有一個
無位真人證得者不在面門驀拈拄杖卓一卓曰大
衆不見道柯城渡口石人蹲　上堂一天暑氣燒空
熱三伏花紋嘴似鐵臨垂尋恩惱不徹何故昨夜床
頭扇無端又打折旋庵月嗣
燕京弘善中巖正禪師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紅
者紅白者白烏豆誰云赤珠珠砂詎可畫月水是水
山是山莫教烟漲峰巔起便把牛頭尾上安　上堂
問如何是當陽一句師曰大地熱如湯乃曰當陽一
句勝熱全提三餐薄粥汗透須彌　早參人人曉得
今日是初一會得一萬事畢乃舉拳曰這個甚麼頁
久自代曰日日是好日　示衆舉僧問雲門如何是
雲門一曲門曰臘月二十五師頌曰五音六律排山
嶽底意由來撩亂吹盡說浩然詩句好原從離背見
端倪　晚參活卓卓峭巍巍沒巴鼻絕攀追江月照
松風吹千峰雲掃芙蓉嫩一亘晴空隻鶴飛喝一喝
　晚參每日同諸兄弟種樹開溝補屋鑿澗不曾商
量得佛法因緣今夜特共商量便起身歸臥室雲庵
月嗣
溧水壽國祖菴銳禪師贛州信豐曾氏子示衆清光
野色映晴樓春意虛無豁兩眸橫笛一聲吹落葉牧
童歸去小橋頭　示衆舉洞山因僧問三身之中阿
那身不墮衆數山曰吾常於此切師曰斬釘截鐵本
分宗師直下知歸罕逢達者大衆還識洞山老漢落

處麼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耕田向日輪　示衆片葉飄庭際秋聲巳到關如何明月下不見故人還（旅庵月嗣）

金陵華藏知止能禪師益州李氏子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白牛放去無踪跡空把山童贈鐵鞭　問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師曰薦取鈎頭底僧一喝師曰看伊吞吐不得　問古人道有個入處辜負老僧無個入處辜負自己如何不得兩不辜負去師曰收歸上科　問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水上挂燈毬（大成嗣）

燕京觀音壁山徹禪師晚參問如何是觀音境師曰深固幽遠無人能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只可聞名不可見面曰如何是人中法師曰向下文長曰人境巳蒙師指示別傳一句願慈垂師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　上堂向上一著觀體全彰太煞分明活活潑潑饒他佛祖到來有口直堪挂壁若也世諦流布截礙將來未免證龜成鼈卓拄杖曰還有見聞不昧者麼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　佛誕日上堂問佛爲三界大師雲門爲甚要一棒打殺師曰父作之子述之曰如今一棒打殺和尙又當如何師遍拄杖曰便請僧擬接師打曰山僧倒行此令去也遂推倒禪床喝散大衆復召大衆衆回首師曰世尊脚忙手亂罪不重科雲門無地容身恩仇有報今日山僧自領三十棒貴圖此話大行　問驀直去時如何師曰你擬向甚麼處去僧沉吟師打曰去處也不知亂走作麼（大成嗣）

金陵吉山三明睿禪師蘇之嘉定孫氏子上堂獅子吼野犴鳴英俊禪流著眼聽明明一句全提旨不是通方未易聞　問如何是皇天無二道師曰東邊日出西邊雨曰聖賢無二心濟師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曰恁麼則聖賢各別耶師曰堯舜與人同耳　問如何是達磨宗師曰好個問頭曰如何是如來教師曰分明記取曰且道宗教是同是別師伸手曰握則成拳展則成掌（大成嗣）

鳳陽太守陳寅居士字靖共號鐵僧大輿人官內翰

時掌制詔便留心宗乘凡著詩古文辭每多出塵之想一時弘覺忞大覺琇及靈巖儲皆極稱賞後任金陵司馬謁東山威示無夢無想時如何是大用現前話士參十年不得悟後與卞孝旨日夕提警遂與前參語句默然有契忽一日于長江舟中憑檻觀流因憶受不知報報不知受句猛得徹證遂作頌曰十載鑽研道路賒笑將己屋認他家而今打破聰欄看始信梅開是舊花　一日棲賢問一粒米大似須彌山如何被螻蟻拖去士曰蓋天蓋地和尚如何道賢曰死水不藏龍士振威一喝賢便休　士嘗與高隱李中房爲法求人究心果位之學每手錄楞嚴大義以及華嚴法華維摩圓覺諸經而于相宗獨窺堂奧會講座主曰相不自相因我而成相我不自我因相而成我一時講席傳爲妙語云（大咸咸嗣）

廬山西林魯宗俊禪師閩之林氏子僧問如何是西林境師曰無心塔老雲來往引路松高春又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吹毛劒斬清風去棕竹杖挑明月歸曰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一掌一握血僧喝師曰饒汝喝到驢年西林拄杖也不打你僧又喝師便歸方丈（博凡可嗣）

上海一粟岷泉濟禪師慈谿項氏子辭世偈曰一生只喜平常臨死那弄奇特要行撩起便行夢幻空花自得又囑曰死後早付一把業靈龕切莫久擺排湘南潭北從人說我道青山總好埋越一載門人茶毗舍利無數四衆起塔（大淵濟嗣）

泰山普照石堂祖珍玉禪師結制上堂盡十方世界總是白雲一座禪堂今日四面八方俱將封條一一封却諸人也須尋個出身路始得若不尋個出身路則凡所見者不過只是這個乾坤日月不過只是這個山川林藪眼界不寬胸襟不大然則出身路畢竟作麼生尋三根椽下各醒醒七尺單前休瞌睡　上堂白雲從來不說法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亦皆口掛壁上且道如何是不說之說遂豎拂子曰烏自黑鵠自白棘自曲松自直各各靜處薩婆訶莫擬當來問彌勒　師室中不蓄長物惟古書數百卷一日熏炕走火幷所著諸稿俱被焚盡示衆出世萬般當盡棄

◎□字原本不明

奈何仍愛百家書纔嫌習氣耽文字天喜知非代掃除雖然如是遂以拄杖畫一畫曰應知這一部書火燒不化水浸不溼刀劈不開針刺不入的照耀古今包羅天地世出世法俱從此出任爾日曬風吹惟益光明赫奕且道他有何神通三昧便能如此良久卓拄杖曰憑他夫子與瞿曇盡力詮解他不出　僧問天下名山岱嶽爲最如何是普照境師曰四山環抱峰巒秀二水交流溪澗靈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木鐸懶將搖盛世寶刀時按坐當陽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曰掀翻海嶽撥轉乾坤僧擬議師即喝退天岸昇嗣

慕菴居士象震法名原徑東甌人大中丞李生石公季子嗜學遊庠有聲因法幢檝啓迪發心參究幢示寂乃禮幢嗣日休寤爲師棄舉子業專精辦道學徒者珍惜之弗顧也時與眉聲誠證諸宗要損巖堅印之以偈參訪霽崙永于紫霞山房反覆致書問答般般執弟子禮緇素雅重其道行　拈城東老母曰千佛出興只要個不受惑人這婆雖具丈夫氣槩爭奈胸中尚有一尊佛在　頌產難曰現成公案不容卜度釋迦老子將錯就錯　頌三頓棒曰揚聲鼓鬣向龍門掣電轟雷海嶽昏盡道機權吞佛祖誰知塗毒累兒孫　僧問如何是佛曰石頭土塊如何是法曰牽耙續貫如何是僧曰禾麻菽麥　僧問十二時中作麼生士畫○相僧曰祇這個麼士以袖拂之損巖堅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四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越州平陽昉屋昱禪師示衆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黃鸝啼處綠楊陰八詠樓中游賞客五百灘頭芳草多落花滿地紅狼藉一條柳線贈諸禪路上同行須決擇兩水邊高城白雲抱幽石趙州指示甚分明西來祖意庭前栢　示衆舉教中道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如何是實相義驀□拂子曰驟疼應識天

將兩鷂噪定知客到門　上堂燈籠壓斷眉輪露柱呵呵拍手一口吸盡西江蝦跳何曾出斗喝一喝曰金鐘玉漏相酬酢疑殺滔滔天下人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滌水潤中留不住白雲片片嶺頭飛漫道瑯琊無剩語箇中密意有誰知　晚參館犬吠師曰獅子咬人韓獹逐塊趙州道無業識不昧驀震威一喝若不是山僧喝住汝等諸人性命今日幾乎喪在子湖手裏　上堂花開碓觜笑春荘布穀聲聲喚插秧日用光中須急薦明朝又要採茶忙天嶽晝嗣

香林倀庵誠禪師中元晚參如來藏中不留一法衲僧門下豈有多般祇如尊者明晨度母長老今夜晚參露柱燈籠起舞山河大地和南且道是留一法不留一法好事不須重話會留將和氣煖丹田　結制緘口圍爐打坐者裏又不然香林今日開爐行脚僧上堂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個惟有十八高人只半個惟有十八高人推出無伊冷坐何故師子不咬麒麟猛虎不食伏肉　晚參還有不被眞如佛性

涅槃菩提染污者麼良久曰設有曾請向大洋海底淨洗一番始得　除夕小參透過萬重關底人猶教臘月三十日瞞識得臘月三十日者十二時中猶有事在且道是甚麼事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雪正香　頌女子出定曰賊隊相逢午夜時搴旗奪鼓討便宜驀然天曉重相見滿面羞慚各自歸　問如何是定師曰憨憨癡癡曰如何是慧師曰零零落落曰如何是定慧總持師曰花街柳巷任縱橫　問文殊具一切智為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熱時懶向火曰罔明因甚出得師曰冷處喜添冰曰出得出不得是同是別師曰莫謗他好　問如何是寂然不動師曰朝遊西天暮歸東土曰如何是感而遂通師曰一葉落天下秋天嶽晝嗣

江寧天界玉輪澂禪師上堂春山青春水碧諸人著眼看切忌東西覓還有不向東西覓者麼一僧出師曰也是胡餅裏討汁　臘八上堂師舉香曰此是黃面瞿曇三千年前於雪山頂上六載辛苦斬不斷的葛藤樁子末後無端向雞足山中淺搊深埋自此引

蔓牽枝不知絆殺多少英靈衲子纔上座自不唧嵧
打向這窠窟裏今朝特地和根拔倒爇向爐中且要
薰他鼻孔何也有仇不報非君子　元旦上堂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看破鐵壁銀山自
有通天一路且道如何是通天一路大家相揖慶新
莫負一年一度天嶽晝嗣

婺州明招宏度梁禪師示衆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
大本空佛依何住驀豎拄杖召衆曰看看你有拄杖
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我奪却你拄杖子古人恁
麼說話且道意在於何擲下拄杖歸方丈　晚參舉
雪峰示衆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一
僧曰和尚怪某甲不得一僧曰用入作麼雪竇曰三
箇中有一人受救在師曰大小雪峰龍頭蛇尾既盡
乾坤是箇解脫門你又向甚麼處拽可憐二僧恁般
抵對未免徐六擔板祇如雪竇道三箇中一人受救
在大衆且道是那一箇震威一喝　頌風幡話曰兩
陣交鋒未肯休旌旗閃閃動人愁將軍一劍乾坤定
凛凛威風四百州　頌趙州勘二庵主曰拏雲攫霧
是生涯凡聖同歸不二家塞海移山全在手幾回拈
出驗龍蛇　頌秘魔擎杈曰少婦乘春倚畫樓悲笳
吹得海天秋征夫解唱邊關調爭奈宮商不共酬天嶽晝嗣

湖州烏山龍泉侶巖徇禪師示衆春日晴春鳥鳴春
山疊疊春水盈盈一一七穿八穴明明百匝千重蒙
不離之心印演不說之妙門只是不得將眼見併耳
聽何故纔有纖毫即是塵　示衆不是心不是佛乃
展手曰撒開兩手大家看畢竟明明是何物良久曰
承虛接響人無數到底難傳太古音　示衆法法當
備於己切莫自生欣厭隨時得座披衣說甚萬年一
念喝一喝　頌世尊未離兜率曰停鍼無語忽驚春
偶憶尋芳鬬色新枕上相思千萬種醒來誰是夢中
人　頌世尊拈花曰鹽自鹹兮蜜自甜那堪矢上又
加尖拈花若謂傳心印迦葉而今笑更添天岸昇嗣

瑞嵓眉山睟禪師晚參黃葉溪頭白雲深處泉瀉幽
崖風鳴高樹最上〇門眞空無住喝一喝曰不如此
處究根源落花流水窅然去　晚參春山青春水綠

滿眼韶光事事足。柳含煙梅破玉。翳我臨風歌一曲。
飛雲冉冉出松關。澗水潺潺響空谷。不是菩薩蠻。亦
非清平樂。以拄杖卓一卓曰。當的帝鄧丁。碧斑彬豹
博　小參心不是佛。到即不點。智不是道。點即不到。
露柱暗裏點頭。燈籠明中發笑。且道笑箇甚麼。夜來
北斗面南看。熨斗煎茶不用銚　佛誕上堂若說釋
迦老子今日降生。失却一隻眼。若說釋迦老子今日
不降生。亦失却一隻眼。何故多處不須添。少處不須
減。本來自現成。更覔甚麼盌　晚參桃花開得好。黃
鸝啼得巧。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拍膝一下曰入
荒草沒處討。樓頭撞起五更鐘。開得門來天大曉
頌產難曰萬丈澄潭清徹底。潭有蟠龍睡不起。忽朝
龍起一潭冰。不見龍飛見秋雨　頌趙州勘二庵主
曰祥麟只有一隻角。撥轉虛空。縱與奪。半邊下雨半
邊晴。任爾時流亂圖度　頌趙州喫茶去曰禮樂全
三代殷勤。只一杯。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遠庵僼嗣
潭州神鼎一揆揆禪師開爐上堂。磨甎不成鏡。坐禪
不成佛。冷水浸東瓜。大家撕淈湆。別有好商量。節目

更節目。一聲短爆冷灰中。六六元來三十六　冬至
上堂。陰消陽長。有功者賞。拄杖抽條也。直聳上三十
三天。遊遍四天下。直得氷河發𦦨。鐵樹開花。薰於十
字街頭。撞著普化掣風掣顛。布袋長汀橫拖倒曳。一
時荷負歸來。並作飯香。因齋慶讚。如何是者𨻶讚著
力底句。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頌圓覺經云。一
切障礙即究竟覺曰。花遭風雨柳顛狂。無數遊人恨
轉長。誰識靑山添秀色。流來寒瓣一溪香　頌百丈
野狐曰。不昧不落。誰墮誰脫。五百生前無繩自縛。前
之墮兮何斷。後之脫兮還錯。就中一句絕諸訛。萬里
天邊飛一鶚　僧參師問那裏來。曰河北。師曰近日
干戈擾攘。因何得到此間。曰長安甚鬧。我國晏然。師
曰你背後是甚麼。僧擬顧。師曰大好晏然。便打　僧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因甚百鳥啣花獻。師曰乞兒見
小利。曰見後因甚不啣花獻。師曰禍不入慎家之門
遠庵僼嗣
淮陰長壽古律範禪師上堂。解開彌勒布袋。放出文
殊普賢。一任東西南北去。須知隨處有三椽。祇如途

中有人問你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劈面一掌攔胸兩拳纔是吾家本分禪　小參結制安禪又幾日一二三四五六七冷得石烏龜伸頭縮不得凍得爛泥牛清水流滿鼻好笑胡餅裏要討甚麼汁呵呵呵好大哥情與無情解所說月明砧杵夜聲多　小參釋迦文佛於昔年四月初八日降生生而不生范太孺人於今年四月初二日示滅滅而不滅生而不生芳草渡頭韓幹馬滅而不滅綠楊坡畔戴嵩牛釋迦文佛無衆生可度范太孺人無佛道可修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頌初祖分皮肉骨髓曰紫綠紅黃一樣春花神含笑識東君輕狂不愛長衫舞賣俏偏宜繫短裙　頌二祖安心曰琵琶月下訴離歌調入秋閨恨轉多寒雁一聲魂夢斷始知身世臥南柯　頌產難因緣曰我佛如來正偏知因風吹火在臨時要知母子承恩力月在中天影在池　頌本來面目曰空合空鏡照鏡篋離有眼鉢盂無柄遠庵僼嗣

金陵一枝石濤濟禪師示衆舉世尊初生雲門一棒話舉師曰黃面瞿曇大似旁若無人纔降皇宮便乃將七珍八寶一時傾弄滿地也是勾賊破家有箇利動君子的跛足阿師大驚小怪也是破家的賊檢點將來總之俗氣不除若是山僧纔見恁麼只消咳聲一嗽管取氷消瓦解　示衆舉文殊三處度夏話舉師曰百年千萬億文殊且置你道世尊還出得迦葉正令麼　示衆舉城東老姥與佛同生不欲見佛因緣舉師曰不欲見佛略較些子以手掩面東西總皆是佛有什了期　示衆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舉師曰三呼應聲徹底澄清將謂吾負汝却是汝負吾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何故不合無端特地旅庵月嗣

宣州廣教喝濤亮禪師上堂心不是佛六六還他三十六智不是道墻壁瓦礫呵呵笑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不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理會卓拄杖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旅庵月嗣

南嶽式庵理禪師冬至小參今朝十一月初十節居書雲好風日普請開士點茶兒那管後人忙不徹良久曰忙不徹但能鑊下知歸便是參學事畢　臘八

上堂雪山凍得皮膚裂夜覩明星眼著屑六年特地一場愁做啞裝聾反成拙屈屈攜拂子曰明星墮地也良久曰三生六十劫　頌殃崛救產曰一枝新艷倩人看昨夜東風特地寒盡向遊蜂飛處覓誰知春色在南園　頌趙州無曰單絲繫虎脚寸刃破重關塞北收歸了將軍衣錦還　問工夫不透脫求和尚開示師曰舌頭不出口　問除却語默動靜求和尚指示師展兩手僧曰畢竟垂何方便得學人領會去師拓開曰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　問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曰山僧只有一箇舌頭（山曉哲嗣）

竺溪澹然照禪師中秋陞座五湖四海月千江萬嶺雲頂門亞隻眼脚下甚分明且道是箇甚麼物擲拄杖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　小參舉世尊因自恣日迦葉欲擯文殊師曰迦葉善握閫外威權不能行齊家正令若也正令當行非但百億文殊瞿曇老漢也須迴避無門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便歸方丈　小參舉香巖上樹話畢師曰香巖大似金翅鳥王摸空自在虎頭似空合空天地懸隔若是伶俐衲僧撩起便行略較些子縱使香巖通身伎倆未免一場懡㦬　問如何是鹿苑境師曰柳綠桃紅舒錦繡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高歌獨唱樂昇平曰還許學人唱和得麼師曰五音六律莫相關僧喝師便打（伊綂哲嗣）

金陵華藏玉白清禪師小參今日打七各自努力撓著眉毛豎起鐵脊佛魔打開是非莫立識得本命元辰參甚西來大意開口道著信脚踏著法法現成少箇甚麼喝一喝曰莫瞌睡好　小參時值清明節碧桃迎蛺蝶家家掛紙錢哀樂呈禮樂鵜鳴和鵲噪花紅與柳綠顧視左右曰滿眼滿耳不相瞞是聖是凡誰覷著　少參臨機縱奪一任施爲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傾出靈源一滴碧浪滔天展開妙旨眞機清風匝地非聲非色徹古徹今歷歷明明了無間隔這裏明得透見得清一任䑛盧頂上撒屎撒屎十字街頭打雨打風其或未然喫冷水也須防噎（大咸咸嗣）

金陵高座紹古德禪師示衆衲僧家一動一靜務要實踐躬行千說不如一行千行不如一到直饒行說

俱到衲僧門下正好喫棒何故拍案曰祇爲他尤欠一著在　上堂諸佛法要列祖機關不涉理事名言一任山青水綠恁麼會去好肉剜瘡不恁麼會亦是好肉剜瘡　上堂今晚山僧將諸佛列祖出世大事因緣爲諸人披肝瀝膽盡力吐出與汝等結般若緣貴要汝等眼親耳利始得乃張口作吐勢曰屈屈　示衆天晴蓋却屋乘時刈却禾禪和子莫蹉跎紛紛風雨入秋多莫道山僧不說破　除夕示衆年年逗到今宵盡箇事何曾說著來自笑山僧成話墮舌頭無骨令人猜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楊子江心月曰意旨如何師曰千古向人明　問古人云捉象亦全其力捉兎亦全其力未審是甚麼力師便打僧喝師直打出　問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曰昨夜好秋雨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回雨過一回涼（大成嗣）

金陵東山滌山慧禪師彌之重慶朱氏子一日閱蓮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豁然悟入隨侍翼善咸久之咸遷化師繼席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便喝僧亦喝師掌曰會麼曰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又喝僧於喝下有省（大成嗣）

向上具瞻仰禪師結制小參結制僅半月箇事尚未決諸人不努力到底無休歇識得秤鎚原是鐵　示衆衆纔集師曰古者三日小參五日入室無非爲諸人提持此事且向上昨日晚參今日陞座還有爲諸人耳提面命者麼良久以拄杖旋風趁散　晚參十日風五日雨又愁柴又愁米只有一人總不愁未審此人居何國土僂維那云請和尚歸方丈師曰多嘴阿師一僧曰今古石梁橋幾人能得度師曰稍較些子　結夏上堂百不知百不會飽喫飯熟打睡更無佛法商量諸人作麼解會　晚參大衆擁上師就座曰只者一句子自有天地以來不在東不在西不拘南不拘北祇在當人日用間未審諸兄弟閒時你來我往還摸索得著麼遂起身抖擻曰參復曰歸堂去　問當軒正坐逈絕遮攔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霜前黃葉雨紛紛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鼻孔原來沒半邊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我總不見伊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兩眼對兩眼

頌德山托鉢曰。春光已秘花枝好。雲澹粧來色更妍。惱亂蝶魂香陣陣。穿枝傍桌到何年　頌國師三喚侍者曰。賣俏佳人不識羞。頻添脂粉滿妝頭。賺他公子空惆悵。情緒偏多倚玉樓采商榮嗣

獅峰如石石堂𪊗禪師。晚參。若論這箇。不得動著。如動著。二十拄杖子。打折驢腰。何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小參。為人不藉老胡禪。自出家珍得自便。照用同時全殺活。臨鋒展拓迥天然　僧問。風來樹有聲。風息聲歸何處。師曰。普天匝地。曰。如何不聞。師曰。怪得阿誰放庵雲嗣

北山成賢一貫唯禪師。小參。成賢起七。晴空轟霹靂。鉤錐一齊行。烏龜搊上壁。石女眉間著一棒。木童背上痛不忍。四海參玄客。各自須擡力。既然到龍門。切忌遭點額。跳過這重關。燒尾歸大澤。鼓動曹溪水。萬丈激起滹沱浪。千尺倒嶽傾湫。事非常。興雲布雨潤含識。因不得打濕山僧袈裟角　解制上堂。山僧牧得一犎牛。痛加鞭策烈性柔。春風裏柳溪頭。夕陽芳艸兩悠悠。九旬已前。把住不許東觸西觸。九旬已後。放開亦任南走北走。諸兄弟會也否。會則擊頭帶角去。不會則鼻索依然落在山僧手　問。如何是道。師曰。步步踏著。曰。不會。師曰。你終日在什麼處行。僧擬議。師便喝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什麼。師曰。這箇是露柱。這箇是椅子。曰。恁麼即是佛了也。師曰。瞖眼見空花芥庵大嗣

天召通元偉南如禪師。上堂。時風日日雨。五眼圓明莫能覩。柴牀縮項嘴盧都。跣足鬔頭露赤肘。今古通元眼底通。拄杖吞卻佛與祖　上堂。通元門戶高峻。歷倒萬八奇峰。傾刻風雲變態。游子那辨西東。屋後林巒深邃。慣蓄猛虎獰龍。不是山僧開大口。看來若箇觀吾宗　退院上堂。驀拈拄杖卓一下曰。三世諸佛。行到這裏。歷代祖師。說到這裏。天下善知識說到這裏。山僧更有一句子。三世諸佛行不到。歷代祖師證不及。天下善知識說不著。今日因行之際。解開懷抱。撒向石梁橋畔。萬八峰頭。留待三十年後。蹄踏將來。覷著山僧半邊面孔也不可知神山瀛嗣

維揚萬壽月樵柯禪師。上堂。舉百丈謂眾曰。有一人

◆頂疑項

◆何疑填下同

嘗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師曰甜瓜徹蔕甜苦瓜連根苦然雖如是若不共同橋上過爭信橋流水不流　示衆時人學道愛閑居吾道閑居事不誣偷得身閑心未冷徒教鬢髮一時烏　問一口氣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師曰蒼天蒼天曰蒼天蒼天師喚侍僧曰拖者死屍出去僧喝師曰蒼天蒼天（古田元嗣）

揚州淨慧破愚智禪師鹽城夏氏子上堂前山門後佛殿左雲堂右厨庫頭頭盡泄古佛徽猷處處全彰大人境界若是頂門具眼底漢遑得便行不妨揭示拈花要旨激揚臨濟家風其或未然淨慧不免將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以至天下老和尙說不到處今日爲汝諸人八字打開去也驀拈拄杖卓一卓曰久立珍重　晚參若論此事從上諸聖本無一法與人智上座到者裏爭敢揑目生花祇貴衆兄弟直截擔荷驀豎拂子曰且道者箇是直截是紆曲擲下曰明眼人前不得錯舉（祥光吉嗣）

無錫弘濟洹庵湛禪師上堂以拂子作此㊉曰人之生也固若是乎其我獨役此而人亦有不若是者乎便下座　小參僧出禮拜師曰仁者何方來爲僧到于此曰某甲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師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僧打〇曰先須防于此師曰六爻推移四爻發動敢保无往不吉　上堂有一句子欲伸正議于千載之下豈可得乎良久起身曰黃連未是苦　小參衆集師顧左右曰汝等旣而簇簇上來討箇出頭日子山僧豈好孤其來意以拄杖旋風打散　除夜小參竹馬看看白髮垂蹉跎歲月欲何之追思往事長江水日夜東流無返時（節巖琇嗣）

饒州地藏南溟鵬禪師上堂有一無位人不名佛與祖喚作普化驢却是潙山牯虎穴裏安居魔宮中作舞展機權縱莽鹵擊金鐘輥鐵鼓纔拈霽雲鋒便發千鈞弩射透百億山河大地全無寸土　示衆學法眼禪師上堂云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卽是一絲頭法燈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云大小法眼總被一絲頭縛殺地藏卽不然若有一絲頭入地獄如箭射　頌金牛作舞曰金牛笑

舞暗藏刀佛口蛇心恨不消一粒拽空窮劫夢從教
舌上瀉秋濤　頌青原問六祖不落階級話曰一踏
曹溪獨狚亡從今不坐白雲床藏身炭裏忘尊貴那
識苔封玉殿荒開庵岱嗣
信州弘宗隱嶠逸禪師小參我有一句子世尊不能
說迦葉不能聞其餘西天四七唐土二三以至德山
臨濟諸大善知識猶未夢見在今日時節到來不免
盡情吐露遂豎起拂子曰直饒這裏見得也是崖州
萬里　小參舉趙州在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乃
抱柱曰相救相救泉遂向蹋梯上打曰一二三四五
州少傾却具威儀上方丈曰適來謝和尚相救師曰
一箇父爲子隱一箇子爲父隱箇點將來也是播揚
家醜逸上座當時若在待伊道相救相救以兩手作
學哀勢且道與南泉是同是別　小參舉德山不答
話問話者三十棒佛山這裏要且不然問與不問總
不打他何故好肉不敢剜瘡淨白土上豈堪塗汚卓
拄杖復顧左右曰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靈遠應嗣
京兆草堂大樸環禪師上堂乃卓拄杖曰若向這裏
見得釋迦不前彌勒不後驅聖使凡差排古今踏倒
終南踢翻渭水揭開羅什眼睛磕破圭峰鼻孔大衆
還委悉麼千峰迎麗日一脉貫長安靠拄杖下座
上堂昨晚有禪客入室問女子入定因緣今朝山僧
不惜唇吻舉似大衆若道出定錯過文殊若道不出
定錯過罔明且道二俱不涉錯過女子到這裏總不
恁麼錯過瞿曇畢竟合作麼生拈拄杖旋風打散曰
山僧罪過　臘八上堂今之日月古之日月逗到臘
月風味各別無端夜半一天星賺殺瞿曇眼著屑
頌大慈識病話曰春天到處一般紅何用評他澹與
濃將待曉風吹入夢黃鶯啼在綠叢中靈遠應嗣
京都翊教鏡庵曒禪師上堂喝一喝曰不可數計而
心測也只如我意不欲與麼實圖拋却拄杖撒開兩
手七縱八橫應物隨情皆無窒礙任從吐得黃金我
終不依一物復喝一喝曰善男子若能如是信如是
入不待擐三元戈甲展五位旌旗蕩掃邪氛祓陰災
寢亂撒珍珠九十六相齊拋橫按鏌鎁一十九門共
闢其或志趣殊分不能當陽提掇莫道山僧謾汝連

◎悟下疑脫道字

喝下座　上堂衲僧命脉般若真宗如淨月輪出則萬波分影如吹毛劍用則千里無親不論佛與祖那識聖凡情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上堂華開壠上柳綻堤邊黃鳥調叔夜之琴芳艸入謝公之句何必見色明心聞聲悟非惟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屑與麼告報料得橫點頭的有一半豎點頭的有一半除是帝王廟裏三脚金香爐盧溝脚上兩帶石獅子全歸肯諾或未定準不如自向摩訶般若光中打箇筋斗合掌曰南無觀音菩薩南無大悲菩薩展兩手下座　上堂喝一喝曰無依道人諸佛之母諸人會麼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舍不得嘗照嘗現鐵圍不能礙其輝遍界遍空穹蒼不能覆其體非純非雜萬象不能隱其真無住無移塵勞不能擾其性欲識端的出回白汗始得復喝一喝下座南嶽荃嗣

北京聖安一覺永禪師宛平潘氏子齠齔時夢神閃爍如金蛇掣空覺卽通身汗流遂投聖安禮隱明□禪落髮從大覺琇圓具得領參禪旨要殊難契悟復將古人言句晨夕窮究亦不能入一日取紙然燈忽

◎語疑話　◎定上疑脫出字

見火光有省方知自己光明原非外得後蒙平陽記莂上堂龜毛拂子漏春光萬紫千紅不覆藏多謝諸山齊竭力聖安無地著慚惶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語曰仔細看來好與一狀領過何故土曠人希相逢者少　省覲回京上堂諸方示人或揚眉瞬目或豎拂拈鎚或東語西話或棒喝交馳直饒婆心大切未免窩臼難除何如吾老人泯然自在一種平懷衲子到來粥足飯足擔柴引水化龐家風採茶栽秧興福活計若問佛法二字豈肯畫蛇添足何故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示衆舉產難因緣舉師曰殃崛平地喫交世尊因病施藥檢點將來未免笑破人口　示衆舉世尊初生話舉師曰世尊善舞太阿未免傷鋒犯手雲門雖會錯節早已落他圈圚聖安恁麼判斷且道意在於何良久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　制期小參臨濟老祖建黃檗宗旨於滹沱河側雷厲風馳今日山僧於太液池邊高豎法幢風馳雷厲豎拂子曰今卽古古卽今今古都盧一口吞若問歷然賓主句脚尖踢出破砂盆　頌女子定

日旦醫讀盡脉訣歌瘥病何須費藥多莫向釣竿頻弄巧風來水面自生波（天嶽晝嗣）

岩頭燦容義禪師問如何是出格的句師曰水底紅魚倒上樹僧佇思師曰風鈴寶塔上白晝响叮噹僧於言下忽省曰我會也師遽扭住曰速道速道曰白晝响叮噹風鈴寶塔上便禮拜師休去（旅庵月嗣）

廬山開先心壁淵禪師示衆舉殃崛摩羅產難因緣師頌曰學得穿楊藝最高應弦一箭落雙鵰遊春公子歸家晚回首春山雪盡消　雪中示衆但得雪消盡自然春到來祇如雪未消時春在甚麼處衆默然師拈拄杖旋風打散　示衆招隱橋頭有一片石汝諸人逐日搬瓶運瓦挑土拽木因甚麼踏不著衆無對師卓拄杖曰險　解夏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人思故鄉試問諸人故鄉在甚麼處一僧出禮拜歸衆師曰瞎馬繫枯樁（天岳晝嗣）

京口焦山鐵夫立禪師山陽張氏子久侍天岳晝遂臻堂奧而受記莂因舟過京口愛其焦山幽僻遂居焉嘗有偈曰烏語林中方啓戶鼉鳴江上正挑燈居山此景誰能委茆屋三椽一箇僧又曰今年無事到人間誰謂雲間似我閑雲忽有時隨雨去我閑終日在青山　示衆舉香嚴上樹公案畢師曰大小香嚴弄巧成拙　示衆舉魯祖面壁話頌曰佳人二八繡幃時無話停針不自持枝上傷春何處鳥恰來兩兩話相思　示衆舉睦州陳尊宿因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宿曰擔板漢師頌曰拋出無須鎖臨場似鐵圍饒伊千百眼到此也難窺（天岳晝嗣）

上虞象田羽庵皐禪師晚參呈拄杖曰拄杖子從空躍出便擲地曰要取爾等性命不犯鋒鋩者方過得者一關總然過得猶更未在畢竟作麼道理始合他快意一僧扶拄杖度與師接得旋風打散　示衆舉應庵和尚曰三十三州七十僧驢頭馬面得人憎諸方若具羅龍手今日無因到淨明象田亦有一偈舉似諸人鐵額銅頭數十僧栽田博飯自無憎悠悠兀兀同堂坐紙撚油多燈更明　頌世尊拈花曰頭陀落節眼生塵解笑還如未笑親若是當時作得主免教今日活坑人　頌世尊未離兜率曰未離兜率度

人畢我愛當時擎得出彼此眉毛八字橫一言道盡誠眞實（天岳晝嗣）

興化龍珠寄崖知禪師臘八小參天寒人寒滴水滴凍眼光爍破滿天星原是一場熱發夢諸方老古錐盡道二千年前釋迦老子在正覺山前覩明星悟道七十世南蠻獦獠遠孫敢道悟卽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大衆且道如何是第一頭以拄杖旋風一時打散　頌女子出定曰香掩重門晝漏稀一枝濃艷畫樓西嬌禽不解幽人意斷續春聲只管啼　頌狗子無佛性曰劍離寶匣藥出金瓶觸著磕著起死回生

溧水壽國曉瑋智禪師（森徵經嗣）六安州徐氏子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衆上來下去肩挑日月額聳須彌且道寶在什麼處良久曰翡翠踏翻荷葉雨鷺鷥衝破竹林烟　退院上堂按下雲頭在水滦法幢隨處立綱宗芒鞋踏破溪山路又過千峰與萬峰拈拄杖便行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疖鎌用得貫熟　古德吃抽糍頌曰桃李無言黃鸝酧價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山子玉嗣）

舒州白雲翠亭爔禪師上堂山又不淸水亦不秀黃土石頭蠻似狗兄弟家莫亂走一僧纔出師便下座　上堂鍋湯爐炭內寒氷地獄中見大法身舒廣長舌常在其中轉如是眞經度無量衆有時出沒神通遊戲三昧隨情適意得大自在且道甚麼人說底法　上堂問萬事俱泯寸絲不掛時如何師曰羞死你祇如喝一喝曰一聲黃鳥靑山外隨處風流作主人　上堂穿衣具禮時又作麼生師曰赤體露條條乃曰風淅淅雨瀟瀟石人頭上種芭蕉冷死獦熱殺鷄春行冬令一般齊喝一喝　上堂揚眉瞬目面壁搖鈴早已蹉過了也何故幾度孤舟行不得鷓鴣偏向夕陽啼乃喝一喝（大咸咸嗣）

金陵古曇獨門慧禪師小參不入華藏堂焉識華藏寶歷歷明明珠在盤何須向外別尋討滿堂雲水欲何爲眨起眉毛錯過了　頌女子出定曰拈出無孔笛誰知露賊身一般彈指處疑殺幾多人　頌古德喫油糍曰行不出戶坐不垂堂若知端的偏界不藏

大溈齊嗣

龍舒資福天海東禪師頌那吒太子曰骨還父也肉還母脫體無依誰敢覩惟有岩花𡘾不休年年歲歲風前舞　頌女子出定曰層巒疊翠遶孤峰月上松梢色正濃鶴淚長空聲細細猿啼深谷日方紅　問人間何物爲貴師曰斷貫索曰何物爲賤師曰破草鞋曰不落貴賤作麼生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僧擬議師打曰捋甚虎鬚　問洪波浩淼不假舟航如何渡得師曰倒跨楊岐三脚驢僧無語師連棒打出

放庵雲嗣

金陵地藏以靜顯禪師示衆若論此事無理可伸無言可說不用安排豈容造作造作安排難以摸𢴲不安排不造作本自圓明光灼灼嘉州大象鼻撩天陝府鐵牛頭戴角松風水月少人知南海波斯生白澤　喝一喝　示衆昔往金陵時信步蹋著一箇物件信手拈得一件東西從來不許別人知拈出作箇入門喜大衆且道是個甚麼擲拂子曰莫覷著覷著則眼枯髏著則腦裂　頌百丈野狐曰百丈野狐語直言

囉𠱥唎𠱥唎囌嚕囌嚕

靈隱遠嗣

六安祈祥曉輪旭禪師示衆楊岐三脚驢兒也得恁麼獰惡偶然蹋斷鹵江徹底了無一句諸兄弟休小度人人鼻孔下頭大四方八面絕遮闌萬里天邊飛隻鷂　上堂即心即佛岳前風響環玕竹非心非佛幽鳥啼殘華落深壑拂子曰同此高山與流水分明一曲在知音　上堂問如何是深山底佛法師曰泉聲咽危石日色冷清松曰恁麼則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師曰勿妄宣傳乃曰百丈扭破鼻孔靈雲打失眼睛若較向上一竅猶未端的分明敢問諸人如何是向上一竅卓拄杖曰夜猿啼出斷腸聲　僧參才展具便曰未入門時蚤呈似和尚了也師曰你爲甚又刺腦入膠盆僧佇思師直打出　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手長衫袖短曰一歸何處師曰脚瘦草鞋寬　頌世尊拈花曰將軍密令不通風百萬雄兵策戰功那識傾城在一笑干戈平地起西東　頌那吒太子析骨曰乳鴉啼散玉屏空一枕清涼一扇風睡起纖聲無覓處滿階梧葉月明中　頌趙州狗子曰趙

州狗子佛性無杜宇含情徹夜呼泣血聲聲歸未得猶憐春色在江湖（靈隱遠嗣）

龍舒準提慧海深禪師示衆舉世尊初生話畢師曰瞿曇眼睛突出大似揬生招箭韶陽雖施正令不覺泥水通身若使正眼觀來呵呵好笑何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頌世尊覩星悟道曰活埋雪嶺寒心透開眼便誇絕後甦得實貧兒休說富誰家屋裏沒明珠　問四州大聖因甚揚州出現師曰蒼蠅偏向臭處飛曰莫是放身命處麼師曰死水不藏龍（靈隱遠嗣）

江陰大悲曇照明禪師上堂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從苗辨地因語識人諸兄弟住我者裏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虀不住我者裏同行無伴侶擺手出長安還是有孤負處無孤負處莫向禹門求變化風雷直在葛洪家　上堂偏吉食眠曼殊失曉目連打失眼睛笑殺子丑寅卯多少孟八郎渾身入荒草捩轉乾坤別處看珊瑚枝上月杲杲　小參上無把茅蓋頭下無卓錐之地無一法可當情踢遍四天下赤骨律地橫身三界獨步大方不是我同流顧左右曰幾乎錯下名言　舉趙州勘臺山婆拈曰婆子被趙州勘破趙州被者僧勘破只是護天下人不得頌曰一勘破二勘破無齒大蟲看水磨路上行人口似碑道得完全能幾箇　舉香嚴上樹話拈曰香嚴千奇百怪作得箇話端也是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頌曰樹上語樹下語四海禪流須辨取赤斑蛇人面虎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五五原來二十五　冬夜圍爐次師曰三面坐僧問三面那一面是正底師合掌曰南無三滿多母馱喃衆無對（節嚴琇嗣）

武清極樂南耕震禪師小參我也不慣拗直作曲你也不要妄生節目當下薦得兩箇五十合成一百取不得捨不得即此物非他物擬議思量何似走南而至此　頌古德喫油糍曰施設無端任意爲流言千載亂支離長安大道平如掌多少行人白晝迷　頌牛頭見四祖曰江南地暖千山翠塞北風高萬里寒擊碎珊瑚枝上月夜深誰共倚欄干　僧指牛車問曰車在這裏牛在甚處師曰不是禪師舉著山僧幾乎忘卻　問如何是學人的自已師豎拳示之曰不

會。師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問。猛虎當路時如何。師曰。赫殺人。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師作伏虎勢。僧擬議。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友山石嗣）

江都中和元傑禪師。頌香嚴上樹曰。特地殷勤施一問。須憑作者定誵訛。若於上下尋端的。依舊明明錯過他。　頌乾矢橛曰。被人拶著强安名。賺落平人墮屎坑。若謂渾身俱是臭。驢年洗去也難淸。　問。如何是那伽常在定。師曰。朝往西天。暮歸東土。曰。與麼則不定了也。師曰。不快漆桶。　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便打。僧不肯。師復打。曰。一任舉似諸方。（靈遠應嗣）

新城開善慧門通禪師。晚參。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但只饑來吃飯。困來打眠。汝等諸人切莫錯會。頌香嚴上樹曰。機關巧設驗龍蛇。那箇男兒解克家。獨有虎頭招上座。和根析倒不堪誇。　頌殃崛救產難曰。白蘋蘆荻兩悠悠。碧水長天一色秋。何事遊人全不會。乘橈猶自覓歸舟。　士問。如何是開善境。師曰。殿閣嵬峨侵碧漢。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朝晨合掌暮和南。如何是人中意。師曰。請坐吃茶。　問。如何是最初機。師曰。錯過了也。如何是末後句。師曰。轉見誵訛。（靈遠應嗣）

燕京天龍卓午曜禪師。示衆。舉女子出定話畢。師曰。世尊早被女子惑亂。文殊罔明未免撞頭磕腦。畢竟那箇出得。良久曰。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　示衆。舉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話畢。師曰。尺短寸寬。橫身不轉。透過那邊。木人腰閃。　頌牛過窗櫺曰。龍泉三尺未爲高。猛將屯兵勢轉豪。錯落錦文迴北斗。惟餘劍氣逼寒霄。　頌德山托鉢曰。蜘蛛結網亦何奇。無限心情在此時。互換主賓全照用。從來返擲美獅兒。　僧參。師問。上座從何處來。曰。蘇州虎丘。師曰。曾見隆祖也未。曰。見過久矣。師曰。且道隆祖鼻孔長多少。僧便喝。師曰。者喝落在甚麼處。僧擬議。師掌曰。掠虛漢。未夢見隆祖在。　問。如何是天龍境。師曰。堂前柏子常青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閒把經書倚樹看。曰。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兩粥一飯。曰。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劈脊便打。（圓果嗣）

永康洪福祝峰崧禪師。上堂。僧出禮拜。師便喝。僧亦

喝師又喝僧復喝師便打僧曰屈棒師曰且喜有人喫乃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篤信之士得大受用衆信施財山僧施棒所以財法二施等無差別　上堂問文殊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拙是能之主曰罔明因甚出得師曰能是拙之奴曰女子得何三昧能近佛座師曰非父不生子僧呆立師曰出得也甲乙丙丁出不得也戊已庚辛便下座　上堂諸方有生擒猛虎活捉獰龍腦後抽釘眼中拔楔之手又有喝似雷轟機如電閃胸藏島海口吐懸河之辨卓拄杖曰這裏也無如是之手也無如是之辨者要你饑來吃飯困來打眠祇是不許動著動著打折驢腰　上堂問如何是向上全提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乃曰直饒恁麼也是半提何故達磨祇得一隻履神光祇得一隻手祖師況止沒有全副手脚怎怪得我　小參舉拂子曰識得者箇普天匝地盡是我子如或不然張王李趙並非汝親　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豎拂曰恐後無憑立此為照　問水窮山盡時如何師曰七珍八寶一齊抛　頌本來面目曰方無四埰圓有八角絕跡潛踪塡溝塞壑（友山石嗣）

仁壽大志祚禪師上堂心超物外迥脫根塵妙用無窮眞常獨露鉗鎚在手任意施為踏翻大海踢倒須彌使人人親見本來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無眼耳鼻舌身意喝一喝下座　上堂眞如妙性何曾欠缺動轉施為趁此時節返照回光好個消息不向外求不在內覓離却見聞覺知自然頭頭合轍舉拂子曰還會麼神仙原是凡夫做只恐凡夫力不竭　問禪是大安樂法門不樂非禪假若遇鑊湯爐炭內如何得自在師曰曠劫無明當下灰　問佛是生前面目不透非佛睡熟無覺誰是本來師曰可咲騎牛更覓牛（雪巔持嗣）

鏡堂清禪師晚參火雲屏跡桂葉生香時節到來其理自彰龍潭吹滅紙燭麗老吸乾西江等閒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拍禪床　立僧上堂揭示人天眼目毗贊佛祖宗猷事是恁麼事行須恁麼人恁麼人既遇且道恁麼事作麼生行◯㊋㊍◯闇取堂中第一人　晚參一大藏教是個切脚且道切個甚

麼字乃縣步歸方丈　上堂有一物靈山三百餘會說不到少室面壁九年傳不得山僧不惜眉毛特爲諸人拈出兩個八兩原是一斤豎拂子切忌錯認定盤星　頌靈雲見桃花曰綠滿皇都紅滿蹊狀元歸去馬頻嘶鵓鳩意在巖畬裏更與殷勤枝上啼　頌百丈開田說大義曰西來大義幾曾諳雙手才伸落後三當日若將今日用繩床掀倒哭蒼天　問如何是大功不宰句師曰某甲不解掛唇齒　僧問此庵名甚麼師曰龍華曰彌勒嚮師近前把住曰你是那裏閑神野鬼敢來我者裏探頭僧擬議師推出閉却門（巨靈融嗣）

金陵鍾山萬壽靈智徹禪師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蟻子但隨腥處集曰見後如何師曰無影枝頭鳳不棲　問如何鍾山景師曰竹樹風聲談妙諦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笑指峰頭臥白雲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曰布漫天網收鳳皇兒　小參舉世尊初生話畢乃曰世尊氣壓人天難逃鐵棒雲門法令雖行未免入他圈子徹上座則不然待他道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但曰果然果然且道是肯他不肯他（古田元嗣）

太醫院院判心如劉存恕居士參蛤庵圓於京都開示悟入乃呈偈曰從前只爲有諸佛觸目菩提俱不識打翻破羅破鼓後諸佛與我沒交涉圓頷而印之（蛤庵圓嗣）

龍山寧一恒禪師梁溪馮氏子示衆舉芭蕉拄杖話畢師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瞎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瞎大衆現前提掇莫受人瞞會麼近日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頌德山托鉢曰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頌大事未明曰淚子無依哭旅亭那堪猿叫又傷心年來貧到無錐地舉目無親喜絕倫（響山琦嗣）

湖廣孝感三山若杲泰禪師頌文殊白椎曰大智無端饒片舌迦文打失兩莖眉人天箇箇親承薦那待區區著一椎　頌殃崛產難曰老去韶光恨悔遲蓮花欲產五雲芝秋風吹綻庭前桂顆顆蟠桃熟落枝

新傳瀾嗣

京都妙智仁覺先禪師示衆桃花開遍滿園春誰是花前具眼人翻憶靈雲親見後至今千載少知音　示衆舉雪峰示衆曰盡大地撮來如粟粒米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師曰若論者一著子如杲日當空大地普照說個拋向面前已是漏逗了也更若打鼓普請看依然土上又加泥　問如何是佛師喚曰闍黎僧應諾師曰者個是甚麼僧罔措師曰漆桶不快（靈遠應嗣）

襄山應化禹風叟禪師楚清溪唐氏子結藏上堂師陞座衆禮拜纔集師拋下拄杖曰大衆會麼一衆默然師良久曰為汝諸人結藏已竟便下座　示衆十月正十五印水空泥土水心鐵骨寒靈機生角虎且道如何是靈機發生事驀豎拂曰青松雪後看（庚除嵒嗣）

舒州紫林九乾貞禪師上堂鉗鎚妙密燈籠露柱生花理事融和禪板蒲團解道所以日用中收不得日用中却親切分破華山通兩路踏飜湖海應來機大衆這副手脚阿誰具得卓拄杖下座　結夏上堂對一說倒一說九夏安居須努力把住乾坤仔細看無位眞人自不識密運神機若個知衲僧有口難分雪報諸人當猛烈切忌蹉過好時節卽今是甚麼時節長夏涼風日日生松關夜吐天邊月　示衆舉趙州狗子有無話畢乃曰狗子佛性無仁者見之謂之仁狗子佛性有智者見之謂之智也不有也不無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頌雲門胡餅曰遇賤則貴遇貴則賤百般造作由人到底無過是麵　頌輿化擯維那曰要逼生蛇化毒龍傾湫倒嶽滿長空乘時破浪沖霄漢首尾威獰振古風（庚除嵒嗣）

鑲平松年居士許延齡示衆舉女子出定話畢乃曰世尊推倒女子罔明扶起文殊未免傍觀者哂　示衆舉趙州吃茶話畢乃曰到與不到總吃茶去喝一喝曰寐語作麼當時若有我在一手掩住其口看這老漢作麼生道　僧問居士曾見甚麼人來士曰三世諸佛不欲見何況人乎曰脫空漫語士曰將為你信不及　座主問如何是如來禪士曰開權顯實曰如何是祖師禪士曰一棒一條痕曰如來禪祖師禪

相去多少士曰一滴水墨兩處成龍曰恁麼則總是一般士曰又恁麼去也友山石鼎

金粟居士覃有培字茂林係燕武科頌女子出定曰出入無端較短長時人罔自費商量梅雖遜雪三分白雪却輸梅一段香　頌安身立命曰歷劫何嘗有去來得開懷處且開懷而今識得分明也依然兩耳不離腮　桑郎中問馬頭在北俱蘆洲尾在南瞻部洲不知是甚麼人騎士曰無面目漢曰却向甚處去士曰不離寸步曰道是你騎著士曰某甲不騎這瞎馬友山石鼎

寧夏彬穆餘禪師頌大顛擬首座曰兩彩全歸一賽中馬因千里快追風停鞭試問封疆事塞北安南信可通　頌德山托鉢曰開門何異閉門時杲日當空何所私不是親生眞嫡子幾乎墮却一雙眉淚平理鼎

淮安漢牧照禪師晚參拽驢脚上船人人腦後見腮按牛頭吃草箇箇眼中拔楔不動步而還家自然頭頭合轍切忌無智癡人前第一不要說何故耆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頌南泉斬猫曰塞外將軍令不虛靈鋒出匣展龍圖賺他多少英雄漢策戰功勳在半途　頌趙州訪二庵主曰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淚平理鼎

明州天童慰弘盛禪師小參舉雪竇顯和尚橫按拄杖曰者裏會得便能瞎却天下人眼師拈拄杖曰如今拄杖落在天童手裏且道雪竇眼在什麼處卓一卓　重九上堂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大好佛法一千餘年無人舉著卓拄杖一下高風思五柳醉石在柴桑　上堂日東上月西出一堵壁黑如漆老達磨渾不識拍膝一下曰秋勢逼人寒山亭飛落葉早參拈拄杖曰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卓一卓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小參拈拄杖曰千聖頂顙無過此也或曰佛法祇恁麼未夢見在卓一卓曰山僧二十年不曾瞎箇師僧眼　上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傅大士和身放倒有知落處者麼月色和雲白鐘聲度水寒　小參齋時有飯與汝喫後夜有床與汝眠鐘聲鼓聲俱道了莫教辜負杏花天　上堂問如何是佛曰公孫大

娘如何是法曰劍舞第一乃曰公孫大娘劍舞第一明眼衲僧祖師巴鼻喝一喝　成道日上堂問如何是般若體曰牛溲馬渤如何是般若用曰踏碓打磨

山曉哲嗣

越州東山廣教德建佃禪師結制上堂恰逢十月十五東山初次開爐一用鉗鎚綿密二須實地工夫鉗鎚綿密且置作麼生是實地工夫揮拂子曰剔起眉毛翻覆看人人手握夜明符　小參歷代祖師說不到開口道著天下老和尚行不到動步踏著雖然說著踏著拄杖子未肯點頭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未進一簣之土　頌高峰隄枕曰一翻風雨一翻寒蕩盡蘆花江面寬雲散雨收風靜後洞庭秋水月團圞　頌產難曰正值檀家產難逢累他殃嶇涉西東果然媳婦眞分娩送語傳言亦有功

山曉哲嗣

明州天童柏堂靜禪師上堂我有一句子一字一鐵橛自出胞胎來曾未向人說且道是那一句昨日廿九今朝初一　臘八上堂豎拂子召大衆曰明星現也汝等還見麼衆舉首擲下拂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　解制上堂結也龍歸大海解也鶴舞長空東山不循舊例結解總要相同何故若無久遠志空費在前功珍重　上堂李白桃紅山青水碧歷歷孤明孤明歷歷折旋俯仰總現前日用頭頭承渠力卓拄杖曰大鵬展翅蓋十洲一擊滄溟絕涓滴　辭世示衆橫按拄杖曰截斷三世諸佛路頭勒轉從上祖師關棙汝等諸人作麼生透卓拄杖曰直須迸出頂門眼管教滅却瞎驢宗　師擒住一僧曰好箇肥漢大家來剮僧擬議師托開曰無血底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展兩手示之　頌文殊三處度夏曰落盡棠梨水拍堤萋萋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　頌百丈野狐曰不落不昧青山綠水不昧不落孤雲野鶴從前伎倆一時休山上鯉魚活鱍鱍

山曉哲嗣

吳興蕭山尼天一具禪師頌馬祖翫月曰十分光彩一輪圓說得分明總枉然供養修行拂袖去何曾夢見祖師禪　頌靈雲見桃花曰春來桃李徧天涯添得靈雲眼裏花今古無能辨端的半疑半信是玄沙

頌香嚴上樹曰。全身上樹儘風流。祖意西來話未周。不得傍人來救取。看君懸到幾時休　頌玄沙上堂聞燕子聲。沙曰深談實相便歸方丈。曰畫梁紫燕語喃喃。訴盡衷腸人未諳。留得故園春色在。不須惆悵望江南旅庵月嗣

榕城南宗嵦禪師頌趙州訪二庵主曰。一對鐵鎚當面擲。觸碎趙州半邊鼻。就中若論重與輕。曲裏何曾藏得直　頌即心即佛曰。托出南溟波底月。丹青巧筆畫難成。光輝普照無私眼。萬象森羅盡現形古田元嗣

武攸雲海旻禪師中秋小參。豎拂子曰。雨歇雲收露出千山色。相星迴斗轉。豁開萬里塵煙。乃劃一○相曰會麼。喚作是瞎。喚作不是瞎。是與不是。拈向一邊。四海浪平。百川潮落。若在建化門頭。有何不可。衲僧分上。總沒交涉。擲下拂子曰。一聲鐵笛出雲來。萬里長空光皎潔　頌趙州喫茶去曰。金谷園中常晏客。滿盤托出不為奇。飄然兩箇痴公子。相對春風皺斷眉　頌洞山麻三斤曰。湘南潭北不相親。路入桃源少故人。蕩漾乾坤開六合。白雲深鎖洞中春節岩琇嗣

誕庵太禪師頌女子出定曰。身困神疲睡易濃。笙歌叢裏耳如聾。一聲啼鳥驚回夢。開眼門前日已紅　頌百丈再參馬祖曰。干戈再整突重圍。箭柱交參妃見奇。勳絕烽烟天地靜。人人樂享太平時節岩琇嗣

霅溪霞峰虎靈暹禪師。海鹽富氏子。頌城東老姥曰。山色西湖面面春。韶光爛熳困遊人。不知躲入梨花譜。却對東風添淚痕　頌國師三喚曰。謾道男兒不受欺。肝腸吐出始稱奇。一回呼喚一回應。落盡娘生兩道眉　頌百丈野狐曰。一觴一咏便忘歸。萬里山河近屬誰。移得岳來填巨壑。月明依舊照無虧　頌樓子和尚悟道曰。明月初圓秦戍外。青山行盡壩橋東。桃花無限離人淚。吹落池塘一夜風　頌古德不解答話只能識病曰。一貶眉毛路八千。黃頭碧眼搆應難。鰷鱺開罷無人問。空把琵琶月下彈鐵遠應嗣

四川峨月朗禪師頌雲門如日裏看山話曰。西來祖意日裏看山。石橋流水。別是人間。杜鵑花發春三月。處處晴聲染血斑　頌興教坦上堂雪竇化主出問因緣曰。謀主深能密用機。輸他一著占便宜。豈知減

今時疑肘

竈兵猶盛賺殺英雄千古疑　頌法華學訪瑯琊覺因緣曰倒握靈符懸寺後橫抽寶劍掛眉端大家拋出當陽看佛口蛇心輥一團（靈遠應嗣）

六安大悲祖幻寧禪師開爐上堂雲封古殿月冷空山化母興無作之功老鬍垂格外之手初開爐鞴煅煉聖凡坐斷十方纖塵不立縱有百尺龜毛縛他不著千尋兔角趂之亦難然雖如是且道火爐頭無賓主話作麼生委悉卓拄杖曰當下若知無剩法何須衲被强蒙頭　晚參不用鍾爐不用燒了無一點火星拋冷然迸出些些子燎却諸人蓋膽毛　示衆金雞抱木卵鐵牛生石虎燈籠痛不禁露柱叫寃苦參禪客休莽鹵若非收得返魂香誰敢當風撾毒鼓喝一喝　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掩僧口曰未審意如何師曰莫使外人知　問如何是三藏十二部師曰文不加點　問如何是佛師以手掩兩耳僧禮拜師便打　頌世尊拈花百萬人天成佛竟頭陀何事陷泥犂苦哉寃屈誠誰訴轉得身來是甚時　頌殃崛救產春到百花開秋來還葉落母子俱平安何須

今靈合

重卜度（靈遠應嗣）

彰德圓通月庵印禪師頌臨濟三頓棒曰困龍失水臥泥沙日炙風吹苦莫加驀地翻身投入海興雲布雨遍天涯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有名呼不得無地可安排　栽竹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擔坑好栽竹曰不會師曰今日出坡疲倦明日於你商量（靈遠應嗣）

郢州華嚴法海鯨禪師晚參法輪揭簾曳脫鼻孔道震見月打失眼睛恁麼悟去猶隔羅縠諸仁者作麼生是不隔底句以杖橫肩曰常啼菩薩肝拋却你若無心我便休　午日示衆今朝五月五的的爲君舉拈來羊角粽打動梟頭皷額間點酒摸雄黃庭際插旗懸廿七虎汨羅江上弔些些千古今人淚如雨獨有衲僧鶻膝笻橫拈倒卓絕規矩好大哥休莽鹵畦蛙緘口各知時主勘賓兮賓勘主喝一喝　頌僧問神昇譚索火話曰索火從他滅證龜却成鱉初三與十一開眼多饒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切　頌汝是慧超曰紫陌春芳綠浸苔杜鵑啼處血盈腮遊人

不解探幽與撩亂東風夜落梅 靈遠應嗣

住舒城蓮花葦庵宗禪師小參問八萬四千寶塔那箇是眞塔師曰遍界不曾藏乃曰如來寶塔八萬四千東抛西擲七穴八穿芒芒兮洪濤匝地杲杲兮麗日當天無限落花隨水去不知春色滿長川 頌世尊初生曰萬綠叢中一點紅十分春色樹頭濃無端空谷黃鸝叫啼破花林幾萬重 靈遠應嗣

興國長壽逸庵靖禪師頌黃檗三頓棒曰黃檗山頭親喫棒高庵灘上鼓風濤禍種一時流毒遠至今千古陷兒曹 頌靈雲見桃花曰江城春色映桃腮得意王孫躍馬回御使府中高唱入春卿署裏和歌來 神山瀛嗣

朝陽天哲智禪師薦八小參天寒地凍滴水成氷正覺山前打失雙睛雖然趂得老鼠爭奈打破油餅驀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在拄杖頭上七縱八橫諸人見麼復擲下曰是什麼熱碗鳴聲 頌牛過窗櫺曰烟叢叢又雨濛濛疊疊蒼雲鎖碧峰拌得此身親到頂一聲高笑海天空 息庵沖嗣

以靈似

郢州聖嗣麟禪師佛成道日小參黃面瞿曇將一盤酥酪醍醐向此夜盡情傾入大洋海中致使百億梵天將百億須彌爲臺百億日月爲燈百億香水海作供翹勤頂禮瞻仰取足然雖如是大以滯貨不出門若是麟上座祇有一棒只須盡大地拈來有無含識等量而撞驀拈拄杖卓一卓曰龍門萬仞淸如練四野來賓法海寬 示衆舉女子出定師曰儘爲文殊出不得庶不知世尊被他七佛之師一把捺向淸水河內至今無有了日只饒罔明彈指一出也是空裏定橛且道女子定畢竟作麼生出拈拄杖一時旋風打散 頌百丈再參曰活計從前不自訶頂門一擊快如梭頓將五嶽融成雪萬里珊瑚映碧波 頌嵓頭爲渡子曰襟羅日月腰橫劍要向長安布赤忱及到九門纔啓處一聞金磬便休心 息庵沖嗣

平湖則明誠禪師邑之趙氏子幼年入泮長擅詩文七戰浙闈數奇不售晚歲投伊阢哲薙髮受息庵沖囑 示衆毀形決性入空門栗棘何妨任吐吞所冀修持能紹祖不勞芳草怨王孫 示衆棒喝迎機用

不殊德山臨濟總瞞盱英靈漢子如相見手口都應一概無　示衆舉宋太宗幸相國寺與僧問答畢師曰好箇風流天子觸境言情其如笨伯衲僧有眼無睛喝一喝曰閉口深藏舌安身到處榮今朝拈出看徒覺是非生 息庵冲嗣

永寧中賢旨禪師頌覩明星曰柯刀拋下入仙霞一見仙人眼著沙護道洞中天有別春山何處不飛花　頌世尊陞座曰帶露桃花笑倚墻十分春色斷人腸淒其無奈東風急狠藉枝頭多少香　頌德山托鉢曰明擒谷蠡暗轡邯鄲欲抱琵琶相共彈曲罷不知何處去一鉤月照古今寒 息庵冲嗣

武昌泉石自見性禪師頌瑞嵓喚主人公曰畫閣風微燕語嬌鶯鶯刺就恨無聊可憐多少傷春意空逐流鶯上柳條　頌趙州無字曰拋出當陽生鐵輪烈如猛火冷如氷等閒挂向眉尖上觸著輕輕便喪身　頌臺山婆子曰利劍叢中飛鐵騎定花板上打鞦韆老來莫怪風流甚贏有靈符肘後懸 息庵冲嗣

徽州右文穎禪師頌梁山家賊難防話曰故鄉人遇故鄉人鴆舌梟唇語盡情露滴花枝春正冷玉簫吹徹鳳凰城　頌法眼指簾曰一枝紅艷露幽香蛺蝶雙雙透粉墻最好迷漫香霧冷殷勤欵曲不尋常 息庵冲嗣

平湖思禪天倫景禪師頌女子出定曰神頭鬼面有何奇看破機關任所施堪笑一枝無孔笛幾人歡喜幾人愁　頌城東老母曰佛身充滿太虛空大地羣靈孰不從一切有情人盡見誰言老母不相逢 息庵冲嗣

崇福月山珠禪師上堂久覔岩窩羨瀑泉如今始愜盡囊懸欲將古店開新面先學刀耕種石田諸兄弟鉢囊高掛折脚鐺支三五僧徒猶過風穴數椽老屋不讓楊岐只宜深棲幻影何妨衶枕雲眠日飽黍羹以作供寒剪池荷而為衣興來時白雲高歌山河起舞倦來時青苔憨臥天籟停機逍遙物外無欲無為佛法二字不怕爛却種田博飯吾宗活計只如錫飛佇崔泉石相宜一句作麼生道鑊頭邊事誰相委咦指黃花冷照人　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十字街頭等箇人布袋橫拖人不識若人識又被時人

却疑劫

喚作賊　頌女子出定曰淡掃娥眉八字長青樓巧試內家粧文殊不作揚州客兩兩相看也斷腸　頌達磨少林面壁曰先被梁皇親勘破謾言這箇又相瞞西天不識唐人語少室峰前嘆百端（山曉哲嗣）

寶華李貞幹禪師示衆舉南泉圓寂院主問陸亘大夫曰大夫何不哭先師亘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師曰者兩箇漢也大奇怪南泉遷化肉上未冷何得干戈相待雖然如是若不入水爭見長人　師伸手問僧古人道爲甚麼喚作手僧曰請和尚縮手某甲即道師乃縮手曰速道速道僧亦伸手曰爲甚麼喚作手師劈面掌曰情知你不識　頌產難因緣曰寒崖石壓老梅枝迸出花開却外奇笑殺往來傳信者不知春去幾多時　頌女子出定曰閫外將軍提正令君還吳越我還秦誰言南北分高下明月團圓照客行（天岳晝嗣）

萬峯南廣備禪師示衆舉船子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話頌曰劈口一橈打落水點頭三下哭蒼天捨身釣得蝦蟆子脫却華亭沒底船　頌三不是曰羊角何來香更幽百花頭上逞風流閨中西子增嬌媚擲筆騷人難盡酧　頌婆子燒庵曰大道坦然平似鏡泥中暗刺利如針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神山瀛嗣）

嘉善西林竺峰緒禪師邑之賈氏子上堂正令當行乾坤吐舌千差並用萬象交輝驀拈拄杖曰正令行也佛祖不敢出頭卓一下曰千差用也人天從教得路有氣息底負命上鈎不是吾家種草那裏有你立地處有麼有麼連卓拄杖曰擘開神臂千鈞弩直射眉山石點頭（伊仇哲嗣）

眉嶽琦禪師題金剛塔讚孤迥迥峭巍巍終朝不在烟霞裏半幅全彰堅密相諸天花雨莫能窺風來鈴不動月到影無移百千萬人頻禮拜鶯鶯豈在攀花枝（天岸昇嗣）

京都普惠奇石玉禪師頌玄沙白紙曰比比肝腸盡已知何須白紙更封題要知千里同風事一曲巴歌和莫齊　頌鏡清明教新年佛法有無話曰橫披蜀錦吟春思半展吳綾並倚欄兩兩鴛鴦齊繡出金針

端不與人看 曇彥信嗣

金陵雙忠雯谷初禪師起七小參大冶眞金其色不變是聖是凡打成一片暗度金針明抽玉線一氣不來墮坑落壍以竹篦擊禪床曰照顧眉毛頂門著箭

小參驢鳴犬吠啓圓通臘月蓮花逈不同蓋色騎聲端的處西方日出一輪紅 芥庵大嗣

靈崖幻堂湛禪師上堂以拂畫○曰者座塔子威音已前形質早彰混沌判後阿誰覷著幻上座今日指出直得千峰卓豎萬派流奔虎踞龍蟠更不掘地覓天金聲玉振管取當下知歸　頌國師驗三藏曰一釣便隨禍已彰那堪南北漫商量幾回覿面空相憶開眼明明落濩湯　頌金牛飯曰倒著藍衫出禁城誰能頑鐵點成金玉鞭幾度空收拾堪笑堪悲恨轉深 息庵冲嗣

濟南還禪師示衆舉南泉與歸宗麻谷同禮南陽國師畢歸宗麻谷雖有動絃別曲之作怎奈猶落在南泉圈套裏當時但抹却便行管取王老師吐氣不得雖然衆中還有知三大老落處者麼衆屏息便打散

示衆舉洞山問雪峰甚處來曰天台來山曰曾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祇如雪峰恁麼道且道過在什麼處聽取一頌薦呈一句玉珊瑚表裏晶瑩溢目寒曾踏石梁橋畔月瀑花飛處五雲看 古田元嗣

順天大興玉如楊古拙居士髫年業儒每遊僧寺見其門庭施設宛同夙講偶展案頭燈史見有韓蘇機語詢其來由僧能詳悉殊覺茫然陡生疑情後値李庚卿過訪勉以念佛三昧久之時有領會留心二十餘年因宦遊龍舒聞棠林昷大振法道遂往請益深加逼拶水乳契合卽蒙印可　頌念佛是誰曰一枝無孔笛相逢不涉宮商字字同大地山河齊接拍聲聲只在畫樓中　頌臨濟三頓棒曰棒下無情道有情知輕知重太分明貧兒布袋從茲失脫體風流自在行 庚除昷嗣

華亭牧堂龍禪師頌覩星悟道曰何事兢兢坐六年無端又道眼睛穿從茲惑亂參玄客錯認明星在雪巓　頌臨濟參大愚歸黃蘗曰得第歸來態轉嬌渾身意氣托雲霄龍樓鳳閣曾遊徧始信長安路不遙

◆滴瀝滴

頌高峰曰。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著踏不著。曰。雪消春水滿江流。流出天台古渡頭。泛盡桃花不知處。依然人在釣漁舟　頌舡子得夾山曰。煙江歷盡不知寒。始遇金鱗上釣竿。一自覆舟人去後。月明千古照荒灘　頌婆子燒庵曰。二十年來供養深。如何冷地故殷勤。相逢謾說三分話。怎奈全拋一片心　頌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東風吹雪滿長安。路上行人徹骨寒。獨有梅花香滿洩。一枝春色放河干大溈斎嗣

金粟獨懶一禪師。上元上堂。燈破暗。月除黑。衲僧莫被良宵惑。彩雲移下一天星。疑是東君弄春色。更有一句子。直須問彌勒。且道是那一句。波斯嚼冰牙齒寒。蚯蚓吞鹽尾巴曲　上堂。師抖擻拂子。左右顧盼曰。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便下座　師問僧。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與釋迦為奴。僧拂袖便行。師曰。意到句不到。僧轉回曰。和尚意作麼生。師曰。我說意到句不到。便打天嶽晝嗣

嘉禾甘露越機頴禪師。小參。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雲淡淡水悠悠。滄江萬里一輕舟。歸去休。歸去休。莫待自頭空倚樓節巖琇嗣

法雲天印燦禪師。頌靈雲見桃花曰。昔日與君花下醉。未通名姓兩分張。滿懷心事無由舉。特地相逢話痛腸嵩壁觀嗣

舒城林繼芳元彥居士。問拈花微笑。是何意旨。士曰。風流出當家　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因甚不欲見佛。士曰。家無二主庾除昆嗣

天心野靜啓禪師。晚參。師以杖作釣勢。衆不顧。師曰。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示衆。衆纔集。師曰。汝等患聾麼。患啞麼。患盲麼。衆不答。師卓拄杖曰。幸自無瘡。弗傷之也雪巖持嗣

護國玉峰岑禪師。上堂。光吞萬象。氣奪乾坤。放之聲振大千。卷之則退藏於密。既無心於彼此。豈有相於去來。故能隨處作主。自然遇緣即宗。驀喝一喝曰。還委悉麼。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復喝一喝友山石嗣

白龍自牧緣禪師。上堂。十五巳前吞却一箇。兩箇十

五巳後吐出三箇四箇正當十五作生揑弄一喝下座　山回上堂一二三四五用力何似千鈞弩脚穿一雙破艸鞋蹋出玄沙一隻虎　同一士坐次士言愍忠寺五味甚美必有神調師曰厨被火燒禪向甚麼處去士無語乾乾提嗣

壽州資壽善識知禪師晚參展兩手曰一軸圖畫少知音良久曰任是王維寫不眞　示衆拄杖子化爲龍吞却大地山河了也若喚作拄杖子卻是山河大地若喚作山河大地却是拄杖子到者裏分則是不分則是卓一卓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上堂吾有如意寶光輝明皎皎分明本現成痴狂向外討大衆且道是甚麼寶豎拂子曰佛眼覷不到　遊山回示衆通身著力步步登高撥開煙霧直入雲霄孤峰頂上揚聲叫萬象森羅總一毫喝一喝　示衆若人返本還源盡十方徧國土無一處不是淨妙法身且道山河大地又從甚處得來莫妄想　問如何是藏身處沒踪跡師曰顯而不露曰如何是沒踪跡處不藏身師曰隱而彌彰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毛鷂子潑天飛曰那裏棲泊師展兩手靈遠應嗣

蘇州綠雪一雲徵禪師示衆舉拈花微笑畢師曰一箇和盤托出一箇盡底掀翻若作正法眼藏入地獄如箭射　頌倩女離魂曰故園春色在枝頭半笑春風半帶愁果到枝頭成熟後兩重公案一時休　頌日面佛月面佛日面月面頭頭成現綠暗紅稀芳非兩岸輕風一陣度溪來花落枝頭三兩片天岳晝嗣

會稽雍熙克修挺禪師叩烏石暐暐問甚處來師曰雲門暐曰雲門餅呈似老僧看師曰只恐美食不中飽人飡暐器之受印可結廬於秦望山　示衆懸巖撒手荊棘棲身橫三豎四特地相承遂起身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南雲律嗣

千佛恩寵欽禪師上堂期無長短以悟爲則非具大力量大願力焉能顯露宗門牙爪建立正法眼藏須是奇特人方行奇特事非遇奇特人難明奇特事顯發須是過量眞毗盧頂上現全身　上堂祖佛玄奧大事因緣末後牢關縱橫自在擧拂子曰覿面荷擔第一機當來彌勒又持疑山曉哲嗣

◆殿[illegible]殿

濟南武定三聖中牧瑛禪師涅槃上堂換手推胸哭老爺香樓高架火光耆大衆我想當日人天百萬並無一箇有智慧者不如掘地深埋却管取來年喫嫩茄喝一喝　清明上堂香嚴上樹住住住住擬問如何葛藤露布所以介子推母子不言祿徹體火光騰眉毛還如故喝一喝　禱雨上堂萬里無雲靑天喫棒掣電轟雷乾坤失色正恁麼時途中遇著山僧決不向古廟裏躲過爲甚麼天下蒼生望霖雨獰龍肯臥白雲堆　上堂匱裏跳出賊是小人擲石井中智過君子是以威鳳以難見爲神走麝以遺香脫捕可憐獵犬無靈性空遶枯椿舊處聞　夜參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靑松落陰白雲誰侶山僧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何故嚮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要且快意　上堂珠生含浦魏人取以照乘玉在邯鄲秦人請以華國天下至尊不可自娛菩薩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擲下拂子　說戒上堂諸大德壇場是戒耶闍黎是戒耶和尙是戒耶設有箇漢聞與麼道掩耳便出三喚許他是箇靈利衲僧然雖如是不經

◆合[illegible]合

敲手終成廢器　示衆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切斷天下人命根一喝如踞地獅子狐狸野干盡潛踪一喝如探竿影草金剛與泥人揩背一喝不作一喝用小斯兒夢眼開也未喝曰且道是金剛寶劍是踞地獅子是探竿影草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試定當看若定當得出灼然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我也知你在背後咬牙定當不出灼然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我亦知你在背後咬牙爲甚如此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連喝兩喝　示衆千星朗不如一月光十牖開不如一戶明多少人寶碔砆爲珍拾橘皮當火不見道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處去乳大噬虎伏雞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錯認驢鞍橋當阿爺下頷低頭便歸赫日光中霹靂震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千日並照千戶洞開盲龜跛鼈亂出頭無孔鐵鎚隊隊走正與麼時且道明甚麼邊事禹力不到處河深水向西

頌世尊拈花曰誰道春光不屬儂一香足以壓千紅總教折入韓娘袖不作人間腦麝風　頌淸平木杓話曰細敲檀板接鶯喉聲遏行雲宛轉流千度唱

來千度別令人猶憶小凉州天岸昇嗣

慈谿五磊字山性志禪師慈溪丘氏子庚子春投雲岫脫白時永嘉開庵剃居方丈皈誠甚切制期鉗鎚得徹錄機緣呈大梅幟一頌之示字悄然辛丑剃應永嘉請師上五磊羅而印之　上堂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眼正肘後符靈赤手提持啓潑天之門戶全身擔荷振墜地之綱宗出一言吐一句莫不如珠如玉行一事營一衆誠然絕聖絕凡隨時有捲有舒覿面全生全殺其把住也千差坐斷虎踞龍蟠其放行也萬別齊彰風行草偃如斯標格方可克紹宗猷流通正脈堪報不報恩仰助無爲化　上堂太虛寥廓含萬象以無遺正眼洞明鑒千差而不漏百草頭邊突出祖師巴鼻紅塵鬧市顯露諸佛眞機者邊那邊咸是祖翁田地築著磕著無非本地風光所謂目前無異路偏界絕遮攔萬別與千差吾道一以貫　問如何是箇中人師曰袖頭打領腋下剜襟僧曰不會師曰不會請人裁　問傳宗演教含血噴人未審吾師有何方便師曰不是巴掌便是拳頭　問如何是親切處師曰蛇無頭而不行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鳥無翅而不飛拙崖懷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神京百花陀報國寺玉輪滿禪師小參鳴鐘集衆擂鼓陞堂聲色堆頭難逃語默兩堂俱是杜禪和教我有口向誰說兎角龜毛眼上裁無孔鐵鎚重下楔說不說那怕甕中走却鼈喝一喝　小參問選佛場開即不問德山托鉢事如何師曰日烘山色煖冰解凍聲寒曰雪峰與麼道德山便歸方丈此意如何師曰好音在耳人皆聽曰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如何是末後句師曰古路毒蛇頭戴角曰巖頭雪峰一挨一拶是何心行師曰死柴頭上有生烟曰德山

明日陞堂果爾不同且道明甚麼邊事師曰不因樵子徑怎到葛洪家曰嚴頭撫掌受記又如何師曰門前禾巳熟稚叟盡高歌曰德山果中其言麼師曰瞎僧作禮師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乃曰德山施閫外之機運籌帷幄雪峰奉全提之令犇走道途巖頭拍板無腔風淸八極雖然迥出常倫未免通身漏逗有人檢點得出許伊親見作家其或未然更聽一頌金鎚擊碎玉珊瑚此老家風總不堪時把一聲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古田元嗣）

華亭溪翁居士顧昌洛法名元登年六歲卽喜誦經十八歲遍參知識留心個事三十三歲聞燒蒜葱花語有省甲子補還都門參兜率圜於隆恩圜問一口吸盡西江水龐公佛法未夢見在居士向甚處見馬祖士曰直饒龐公再來亦答者話不出圜曰今日問得龐公口啞士曰未到隆恩早知和尚有此鈍置圜曰老僧年邁士曰者老漢是何心行圜曰吽吽隨命鳴鐘集衆說法記莂及圜遷化時大衆雲集圜曰山僧末後以何爲供養士曰槐樹庭中顚到枝圜曰何如臨濟青松好士曰這小厮兒干他甚事圜曰你要在老僧頭上行麼士曰恁麼則某甲退身三步矣圜曰與老僧何干士曰凍雲吹不盡寒雪欲飛花圜曰不礙往來關　士嘗舉南泉斬猫因緣拈曰南泉横吞巨海趙州背負須彌可謂機超元要道出常情雖然如是爭奈鼻孔在兩堂手裏若人檢點得出許伊天下横行　舉元紹二上座見烏臼因緣士拈曰烏臼據令而行直饒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也覷烏臼不著衆中還有覷著者麼照顧性命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肇法師也甚奇特因緣士頌曰夢中花艷不尋常那曉芳菲別有香一陣春風歸去也空餘落日照斜陽　士因仙巖智問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不說說且止如何是不聞聞士曰明月下庭紗牕自白曰何處得者消息來士曰宮商律呂甚分明曰是甚麼音士曰迦葉不聞聞　芙蓉覺問久聞居士向來見處舉似山僧看士鳴指一下曰未在更道士曰今日捉敗和尚也曰那裏是山僧敗闕處士曰再犯不容覺笑而頷之　士郊遊次友人問今日看插苗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士曰竹籃提飯農夫喫　士問卓林傑進則喪身失命退則墮在塹坑不進不退又落在死水裏如何即得曰一鏃破三關士曰昨夜三更月到窗曰是何消息士曰石人牽線玉女穿針曰也要露柱證明士曰大似弄巧成拙　士與傑同臥聞鄰人哭聲傑曰爲甚麽士曰東家死人西家助哀曰他家死底人即今在甚麽處士翹起一足曰浪搖湖水月山背楚南天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　侯莘隱問如何是海底泥牛銜月走士曰蚯蚓騰空翻觔斗曰如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士曰仰面當場不見天曰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士曰蝦蟇頭上戴片板曰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士曰八十婆婆裝少年曰四句中畢竟那一句是縱奪殺活的士曰十行丹字賢良冊五夜黃麻辟召書士有語錄行世（蛤菴圓嗣）

虎丘雲巖曌宣時禪師吳江烏鎭花氏子上堂三門達海涌之峰日日光生石座絕頂挂雲巖之塔時時影落經臺雪浪軒前放開脚步轆轤井畔坐斷石頭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把住則截斷衆流放行則隨波逐浪且道作麽生是恰好驀卓拄杖曰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通未來參學人當遵如是行雖然如是撞著個臨濟德山又作麽生卓拄杖曰放過則不可（佛智孝嗣）

越州蓬山院慧雲周禪師上堂一僧出師便打僧喝師直打退乃曰問答分明理事周皇恩佛化已相酬頻頻更覓元中旨笑倒雲門六不收喝一喝　示衆道人相爲絕言詮熱罵蠶拳意氣全莫把醍醐成毒藥等閑仰面吐青天　小參智不到處切忌道著則罪犯彌天驀卓拄杖曰山僧失口道著了也還有相救者麽如無總是鐵圍山裏漢喝一喝　上堂饑餐渴飲冷添衣撥火拈香是阿誰驀得當陽無二見依然重楔腦門錐　晚參難難難胸中有座須彌山移又移不去推又推不翻十分煩悶無人識不如饑來喫飯倦來眠瞌睡惺時打個噴通身慶快向誰言佛開光上堂佛身無爲隨處示現正現之時阿誰不見即此而見見非是見離此而見見不能及畢竟如何即得良久曰忽地洞開千聖眼風光斷不假安排

觸不得兮背不得彌空花雨是何來　小參浪跡天
涯剛十年業風吹過海東南而今鹽醬隨時用敲磕
虛空話歲寒驀卓拄杖曰還有知音者麼復卓一下
曰徒勞側耳　晚參識得一萬事畢試問諸人如何
是一㫐久日秤錘落井　示衆諸人天堂裏也去得
地獄裏也去得佛國裏也去得魔宮裏也去得檢點
將來只有一處去不得何故山僧將竹篦子向你諸
人橫兩橫便去不得也且道過在甚處衆默然乃曰
莫謂無事好　上堂芒鞋踢破衲衣穿一盞高懸枕
石眠任他心動與幡動畢竟誰將口耳傳揮拂子曰
一陣霜風透體寒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簷前
雨滴聲　問眉毛掛劒時如何師打曰照顧性命僧
喝師曰死活不知　示衆明鏡當軒姸醜難藏心鏡
高懸因甚不知己過衆下語不契師自代曰我不負
人面無慙色聖超曄嗣
僊居方巖應五昌禪師上堂佛歡喜僧自恣昔日目
連尊者用大神通百計千方只救得一母不如山僧
拄杖子力量大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卓拄杖曰

彼當作破

室利室利伊醯伊醯又以拄杖作按劒勢曰若不順
我呪頭彼七分如阿梨樹枝又喝一喝曰當時摩竭
令幾喪目前機　上堂近硃者赤近墨者黑硃墨不
近豈稱純白若論個事萬靈瞻仰無門千聖近傍不
得方巖到這裏直得通身是劒難分玉石今日不免
蝦爲子曲隨例說拈花說面壁遂高聲曰住住瀑布
不容針空華難下筆喝一喝　上堂連朝大雨滂沱
三草二木悉蒙潤澤數榮萬壑千溪盡皆流沙走石
穿過諸仁髑髏滴瞎諸仁眼睛因甚麼恬然不識豎
拄杖曰劈箭急　上堂纔見分秧又報秋熟今日收
歸滿倉珠玉人人藉此貲生個個皆仗渠力汝等有
口祇堪喫飯全不想牛耕田農播穀官差日日鞭糧
促更有一件還想得起來麼喝一喝便歸方丈　上
堂四大五蘊之身等於泡沫一息不來便同灰壞汝
等尋常日用間還仗誰力朝參暮參畢竟參個甚麼
若謂有佛法文殊不應貶向二鐵圍山若謂無佛法
世尊四十九年說的作麼生豎拂曰大鵬展翅覆十
洲籬邊之雀空啾啾湛庵常嗣

永嘉琴溪昭福少古傑禪師上堂教中道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卽今山自青水自綠荷自香鳥自語日自昇月自降雲自興雨自施種種等法無不是發露諸人本地風光爭奈妄想執著而未證得故我宗只貴契悟汝等學得的于此門中一點也用不著不聞嚴頭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山僧立地待汝構去卓拄杖曰會麼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湛菴常嗣

順天慈源獨步裔禪師上堂馬祖陞堂百丈捲席赤眼撞著火柴頭究竟相逢不相識臨濟建立黃檗宗旨棒打普化克符六耳雖不同謀三人證龜成鼈者一隊漢向蠛蠓眼裏擊大法鼓轉大法輪雖使人天百萬一聞千悟得大總持直是不滿新慈源一笑或問慈源又當如何指陳驀卓拄杖曰諦聽諦聽　上堂首座白椎竟大衆寂靜師曰淨白地上不可更屙便下座　上堂七月秋何其熱令人滿口齒冰雪望斷雲霓稼穡勞農夫曬得背皮裂娑竭羅龍熱惱生火婆盧門正歡悅從來冷暖自家知何必豐干又饒舌雖然如是且道不涉寒暑一句又作麼生一雨洗空三伏暑片雲廣被萬方淸湛菴常嗣

◆盧羅音迦敗

寧波大梅日休寤禪師永嘉林氏子上堂樹色未收前夜雨溪聲添得別山泉桃花灣上無人到荷葉池邊有鹿眠若向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若向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向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忽有個漢從旁出來道者一句聻師卓拄杖曰將謂無人證明　量田小參佛殿基亘今亘古法堂屋氣象簇新東廊頭西廊畔丘丘相似大佛具小佛具兩窟分明琴案一岑荷池五畝新嶺口灰爐兒園後底塘外底絕無遮覆茭箬坑桐樹園淨髮公丘七石八石歷來收管一任橫量竪量千算萬算直饒弓口不差算盤有準上了冊子祇可交世界主未可交閻大王以拂子打○曰現前大衆各各有自己者一片田地從無始以來于其中間食息起居樹藝種植播弄直至今日也須從頭量過通盤打算長多少闊多少漲沒多少荒蕪多少或熟多少或尖或斜或肥或瘠證驗得十成無弊實方好春耕夏耨秋收冬藏自他俱利設若毫釐有差流水不對局段不是荊棘叅

天莽莽鹵鹵。他時日後。飛行夜叉來取册子。莫言山僧不道　晚參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一花開而見佛。驀擲拄杖曰。且道是一塵飛耶。一芥墮耶。一花開耶。若是俊鷹快鶻。便合摩霄。鈍鳥棲蘆。徒勞啾唧　上堂。寶劒未施。百怪潛蹤。古鏡未彰。千妖匿影。火爐未開。瓶盤釵釧。悉化精金。若說個鉗錘妙密。早已傷鹽費醬了也。更說個尅期取證。又已落第二頭了也。既然如是。因甚爐鞴之間。鈍鐵仍多。良匠門下。樗散靡用。良久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法幢幟嗣）

小崙巖五雲閒菴翯禪師。永嘉沈氏子。上堂。林覺侯問佛法人情偏葛藤。蛇神牛鬼一時興。顧師提出吹毛劒。昏夜重瞻太白燈。吹毛劒即不問。如何是太白燈。師曰。神光鑒邪正。焰焰爍人天。曰高冷欲堅松柏操。徹寒不媚熱炎人。可是雪竇雪麼。師曰。紅爐飛一點。觸著使人寒。曰大材小草。皆培植近。壑遙巒任仰瞻。可是頭陀頂麼。師曰。擬瞻終不見。隨處露青青。曰梅子峰前親記莂。慈溪縣裏展風規。可是雲岫雲麼

師曰。八風吹不動。出處自閒閒。曰虛隱常納千峰月。古洞高撐半壁天。祇如五雲境。還許拈提否。師曰。孤峻期知己。淸嚴是素心。曰眾空宇宙渾無物。舌鼓風雷若有神。莫是境中人麼。師曰。揚眉裴休至。掃地相公來。曰欲惜狂瀾爲砥柱。願瞻杲日麗中天。請師直指人中意。師曰。把臂弄明珠。慰枯作霖雨。曰三千里外臨獅象。萬仞峰頭集鳳麟。今日知己相逢。作家圍繞。未審如何欵接。師曰。冷澹秀巖泉。一琴彈古曲。曰八角磨盤空裏走。無星秤子十方横。可容戴角小廝兒接拍成令麼。師曰。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曰恁麼萬古羣蒙開正眼。千秋佳會際風雲。師曰。道義重如山。高風光末世。乃竪拄杖曰。鷲峰正眼。耀古輝今。少室眞風。敲金戛玉。或處或出。發明佛祖靈機。全主全賓。開鑿人天眼目。所以道欲舉恁麼事。須是過量人。既逢過量人。方舉恁麼事。倒騎三脚驢子。放憨無位眞人。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瞋令山林泉石。咸作獅子吼音。鱗甲羽毛。齊露毗盧妙相。卓拄杖曰。到者裏。縱是六臂三頭。通身是眼。底亦

須驀面一劄腦後一鎚大衆會麼烈焰光中騰彩鳳
花鍼孔裏展金鵬　小參問如何是卽心卽佛師曰
王孫豪氣空今古碧玉盤中擲六紅曰如何是非心
非佛師曰一賽千金等閒事家無四壁不知貧曰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如何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
幾多歸鳥盡迷巢曰人人脚下起淸風師打曰且過
這邊立乃曰豎起脊梁珊瑚枝枝撐著月放下身心
烈焰紅爐飛點雪卽心卽佛阿那個皮下無血非心
非佛芥子觸著須彌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好大
哥嚐不嚐選佛場中及第歸大似虛空重著楔以拄
杖旋風打散　上堂紅塵浮百帀翠岫疊千重眞實
相頭頭顯露差別智事事超宗餧凡餧聖誰還價絕
倒長汀老凍膿喝一喝　示衆邃壑千峰寥寂僧梅
知寒盡報春輿纔過元日元宵至及節隨時也挂燈
驀豎拄杖曰諸仁者還見麼一燈發焰燈燈傳輝西
天四七震旦二三開人天眼目徹佛祖風規五花騰
彩千朶競奇名匠不能剪畫巧手安得湏爲然燈釋
迦兼眉相看三賢十地隔㲉旁窺到者裏還有洞然

者麼以拄杖打○相曰明暗只緣隨影轉迴光返照
不須疑　示衆也大奇也大奇飛虹磴滑獅子峰威
有佛無佛俱勘破誕生示寂莫狐疑且道黃面瞿曇
卽今在甚麼處良久曰楊柳含烟描不就桃花依舊
露春姿　一居士入方丈曰某五磊參得底昨日失
節一夜不睡却有徹處師遽曰海底泥牛昨夜三更
因甚觸殺前村老大虫士擬議師曰三十年後莫道
見雲岫來　僧持鏡柿二物來參師問大圓鏡智性
淸淨卽今山河大地且道在鏡內在鏡外曰某甲展
具師卽指柿子問曰者從那裏得來僧擬議師打曰
不是你的　五雲垂問踞嶺靑獅齩人火急如何入
得五雲門　尋常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因甚墜五
雲巖個個脚酸手軟　手眼通身底過飛虹磴還免
得惡水驀頭澆麼（法鐙幢嗣）
永嘉密印多子無禪師章安潘氏子神識暢茂髫齔
時雅慕出世法卽與母茹素稍長穎慧善讀書每于
炎凉際輒動世間無常之想因訪密印幟于大隱廬
命看趙州無雜用心處疑情頓發不放參閱月信口

作偈呈幟。幟徵曰。心既無有。甚麼物恁麼來。師面赤汗下。偶見月上柳梢有省。有要識趙州端的旨。綠楊枝上月初寒之句。幟以爲潘子參得禪矣。無何嚴慈相繼辭世。乃詣法通成薙染服勞三祺。嗣復參雙徑容。命入堂。一日舉德山便棒公案詰師。師擬答。容振威一喝。師無措。少頃聞堂外僧唱君不見絕學無爲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眞。乃豁然撫掌曰。自今已往。不被天下老和尚謾也。未幾歸省幟於大梅。幟一見輙問。如何是佛法無多子。師曰。眼橫鼻直。幟頷之。攜鼓集衆。授師衣拂。後幟退居淨覺。命師繼席密印上堂。大象不遊於兎徑。揭地掀天行直捷。大悟不拘於小節。驅耕奪食全殺活。滄海不擇細流。紅爐那容毫末。所以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劒氣鑠愁雲。虛空也斬。骷卓拄杖曰。者裏撥身得入。直須鶻眼龍睛。若非鶻眼龍睛。烈焰何由湊泊。雖然還知無湊泊處。正好湊泊麼。震威一喝　上堂。問前面大羅山。後面頭陀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眞不掩僞。曰。萬象及森羅。一法之所印。師曰。直不藏曲。乃曰。眞不掩僞。直不藏曲。一法所印。堆山積嶽。凛凛霜風刮面。寒處處梅花香錯落。剔起雙眸不受瞞。祥麟原祇一隻角。喝一喝　小參。當人一著。無欠無虧。貧無不足。富不有餘。眉毛橫額下。鼻孔大頭垂。開眼合眼自不見。甘受山僧驀面欺。驀面欺。好肉剜瘡。知不知。遂拍掌一下。復喝一喝　上堂。大年初一。無事不吉。有喝彩者。出來相見。良久。衆不出。乃曰。且喜天下太平。便下座　晚參。喫粥了也。千足萬足。洗盋盂去。馬頭栽角。縱饒直下承當。也是將錯就錯。何故。彼自無瘡。不勞剜肉　晚參。山僧一向有一句子。在汝諸人問處。諸人不解問得。諸人一向有一句子。在山僧答處。山僧未曾答得。如今問卽問。答卽答。問答俱全。天地懸隔。爲甚如此。萬語萬當。不如一默　上堂。大衆。面赤不如語直。今辰乃山僧墮地之時。好事大家知。柏參知衆炊香積飯。爲作供養。冷處著把火。一場熱鬧。諸仁濟濟上來。請爲說法。可謂慶讚因齋。難逢快便。山僧到此。退步末由。直得口是扁担。正與麼時。仔細思量。畢竟說個甚麼。卽得若爲說佛。佛是假名。若爲說法。法

無定相若爲說山僧自已生緣落處山僧生緣瑞安俗卽姓潘何須再舉若更爲說山僧本命元辰落處山僧本命屬亥亥生人肖豬泥豬疥狗便是本命元辰本命元辰卽是泥豬疥狗祇恁麼道汝等諸仁還信得及否若也信得及去戴角披毛償他施主有分其或未然密印今日失利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小參藨召大衆曰冬不寒臈後看今朝十月既蟄動著通身汗出四五日前响雷兩三日前雨雹桃花李花開滿庭後山草上蛇蛻殼試看田內刈禾人猶脫衣卸膊者便是冬不寒底時節汝等諸人自然洞曉不疑祇如道臘後看畢竟看個甚麼看梅耶看雪耶看佛性義耶驀喝一喝者裏若不喝住只恐諸人看到驢年也未有歇日雖然如是也是冬行春令呵呵歸方丈　師于康熙丁巳夏示微疾至六月二十六日大衆問安次師曰山僧一生別無他事惟先老人囑累未完言之不覺目下遂書遺囑勉衆居喪務儉約不必作法事破費常住酉牌時分以指于侍者明正掌中畫一偈字正卽具紙筆師隨書曰生來死去如何說絕學無爲半句多不動唇皮開口處要知端的有諸訛擲筆怡然而逝世壽五十有五僧臘二十有九依法闍維奉靈骨于本山之東麓窣堵霽崙永爲之銘塔語錄十卷行世（法嗣嗣闕）

瑞安葆光斷流渡禪師上堂舉拄杖一卓曰者個便是本有生緣元辰甲子五行收不得巧曆莫能推處聖不增在凡不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設有向未舉已前勘破山僧不辭旂鼓相送何也人人有分金剛體直下承當見作家　小參七人八穀自求多福羅睺羅兒與一文端的今年蠶麥熟穀日立春天與善人府庫充兮倉廩實從門出者是家珍恁麼則時和年豐也只如水牯牛又作麼生拈拄杖曰犂與耙不離身只在自家田地上一回翻轉一回新　小參天上月圓人間月半諸方布袋解開火樹銀花撩亂正恁麼時且道如何批判以拂子作○相曰君子和而不同衲僧高著眼看　小參佳節淸明桃李笑野田荒塚只生愁衲僧家大事未明如喪考妣笑個甚麼長連床上有粥有飯

愁個甚麼笑只笑他李白桃紅重重間錯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愁只愁他野田荒塚漠漠寒烟春來依舊蓬蒿長那見兒孫挂紙錢山僧者裏愁也不須愁笑也無可笑三盞清茶一瓣香百千祖塔同時到以拂子作掃勢下座　小參今朝纔今朝昨日巳昨日轉眼是明朝光陰劈箭急所以道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欺人是禍饒人是福一念回機千足萬足卓拄杖喝一喝曰彼自無瘡不勞剜肉（法幢幟嗣）

處州東實雪機元禪師上堂一句截流千江絕滴圓機獨唱萬聖消聲吹毛劍誰敢攖鋒塗毒鼓寧容側耳縱有喝散羣峰掀翻大海底來也不得動著何故動著則禍生喝一喝下座　上堂卓拄杖曰能殺能活能縱能奪有時驗在我邊諸人不知有時驗在汝邊山僧不會山僧若會則枝生節外取笑旁觀諸人若知則墮坑落塹未許出頭欲得兩無過犯合道甚麼卽得擲拄杖下座　上堂孤迥迥峭巍巍毗耶正令摩竭風規百尺竿頭路窄獨木橋上人稀一般古曲無音韻且道如何和得齊　上堂瞬息韶光去不留百年風木轉輿憂子規泣盡三更月血滿枝頭恨未休　山行次侍僧問如何是萬山深處佛法師曰澗流隱隱調清梵幽鳥聲聲發妙機　萬公訪師使問覿面相逢請師速道師曰莫錯認萬曰看破了也師便喝茶次師問護法向參誰來萬點胸曰萬公師曰他剛恰不在萬曰當面錯過師一喝萬擬議師曰果然不在　吉將軍遇師于芝田一見便問請問軍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吉曰如何是軍中底佛法師卓拄杖曰掃却羣魔隊回朝謁聖君吉曰然則我賞三軍請師定爵師曰五侯費盡平生力自此詩書懶更看吉大喜禮拜而退（法幢幟嗣）

寶月金山義禪師永嘉李氏子年十五睹演西竺傳奇因興出世想遂禮梅峰寶城壁薙落適密印請雪竇奇結制師隨衆打七會奇入堂因同參問本來面目師側聆豁然遂呈所得奇頷之解制後居靈田山纂伴虎狼而友麋鹿寒暑兩忘時大梅幟還頭陀閒師清操以偈招之師亦欣然出山罄吐平生所蘊幟悉爲許可命典藏鑰尋以鉏斧子囑師住山　小參

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法眼光爍四海眉尖堆五嶽有等泛泛流只將皮膚摸以拂子畫一畫曰若透這一關虛空也打落遂擲拂子喝一喝　師于康熙辛亥冬仲示微疾至二十四日子時問侍僧曰夜何時耶僧曰三更多也師起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坐斷春風不計期漚花影裏露全機鐵牛昨夜雲中吼報道歸家正是時擲筆而逝奉全身塔于本山之麓（法燈嗣）

雁宕羅漢深明徹禪師小參問句裏無私則不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迷頭認影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拄杖絕疎親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披簑帶月吟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殺活在當人乃曰纔過履端佳節却遇春餘三日梅花片片飛來柳眼枝枝突出灼然底事分明何須語言徵詰那知佛祖家風錯過目前消息撞著無位眞人空開大口叫屈休叫屈覓則知君不可得喝一喝（法燈嗣）

永嘉密印非相提禪師上堂啓潑天爐鞴煅聖煉凡施震地鉗鎚風行雷厲轉四大部洲作一粒米室廬城郭不動纖塵將一粒米包含百億須彌日月山川了無窒礙所以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隨所住處是諸佛身放之則六合可彌卷之則退藏于密直使頑銅鈍鐵頓化精金外道天魔共揚至化提持列祖綱宗穿透衲僧巴鼻且道得何三昧與麼縱橫自在以杖畫○相復作十相曰高著眼　上堂結制解制總歸舊例鼻孔昻藏古今無異祇要人人脚跟穩密個個踏著自家田地何必向外馳求算來多少費氣大丈夫須猛利衣裏明珠照萬方莫如窮子空逃逝

示衆千說萬說只是一說作麼生是一說良久曰父母所生口終不與君訣　一僧經行展兩手于師前曰好個清平世界師曰既是清平世界何用著忙僧無語師與一掌曰者弄虛頭漢　僧纔到門便問如何是淨土師曰步步踏著　問如何是佛師曰今年米價平　僧參問久聞和尙今纔識得師曰山僧眉毛長多少僧擬議師曰我却識得汝（法燈嗣）

蕭山湘湖城山大拙理禪師示衆我有一句子只是道不得何故若道得爛却舌頭衆中還有道得者麼

一僧出禮拜師曰錯錯便歸方丈（冷堂林嗣）

雪竇逸菴元禪師上堂握向上機權紹祖師實位開鑿凡生眼目恢廓振古風規葢是衲僧尋常事若也旋乾轉嶽忽雨忽風佛祖覷覷無由天人展足無地有時高高山頂而合水和泥有時深深海底而一塵不立一塵不立處坦率無畦合水和泥時潛身不露有般不知進止底便謂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掘地覓天徒勞歲月且如何是元上座爲人處卓拄杖曰千鈞鐵棒輕拈出要辨楊岐嫡骨兒　七期滿小參長老不解存德慣要拶人痛處無奈根鈍皮頑拶著仍不知痛及至歸到方丈却在背地自訟休自訟須向當場展大用有麼有麼良久曰如無只得疋馬單鎗獨拈獨弄舞拄杖歸方丈　退院上堂在昔白雲端祖住圓通退院上堂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且情又如何遣濟遂一喝下座拽杖出山淸風古韻仰止千秋今日不肖遠孫乍主雪竇況味相侔用拈一偈以續貂後秉命住持九越月艱危奚止一絲懸翠峰法叔親臨到擲鼓陞堂告假肩（山夫正嗣）

明州南山昂峰隱禪師臘八上堂明星忽覩嘆奇哉便出山來打野榸自此一虛傳百實謂言成道至今猜　問性從何起師曰問從何來僧擬議師便打（山夫正嗣）

武林雄聖尼靜諾越禪師鄞之林氏女幼出家參雄聖致往來雪竇之門一日侍立次致舉洛浦見夾山因緣汝作麼生會師進前一掌致曰切莫捋虎鬚師曰蒼天蒼天一日隨衆入室致曰古人道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啄啐同時用汝諸人作麼生用作麼生會衆無對師喝兩聲致曰未在師曰齊和太平歌　元旦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迅速光陰如電㨗古來舊例起年規個個出門賀聖節撞著彌勒笑呵呵踏著秤硬鎚如鐵鐵鐵世人那個知端的喝一喝下座（推極致嗣）

蘇州秀峰漢峰項禪師宜興人上堂積雪未消是處銀墻鐵壁紅輪高照依然綠水青山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喝一喝　南泉賣身頌

日貧來無賴把身憂齒落眉長不怕羞那得窮坑塡得滿由來千古使人愁　趙州柏樹子頌曰塞壑塡溝體露眞何拘古柏覓知音從伊此話傳千載引得韓獹遶樹尋（岫雲瑋嗣）

戴耘野居士吳江人村居不入城者四十年先於古南座下受偈策發後參秀峰瑋呈偈曰烏啼花落暮春天悔別名山幾十年梅子靑靑將熟也這回能不口流涎瑋爲印可（岫雲瑋嗣）

大善鑌鐵瑋禪師示衆淸晨諸人濟濟到來日午諸人蕭蕭散去須知有一人不來亦不去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且道此人證何三昧良久曰莫怪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示衆豎拂曰大衆看看大中眞富貴實網羅毆角好個祖師心古鼎三隻脚　問欲瞻大壽山須得淨五眼如何是肉眼師曰阿誰不有曰如何是天眼師曰照破大千曰如何是慧眼師曰無所不透曰如何是法眼師曰驗你骨出曰如何是佛眼師曰空空如也僧擬進語師豎拂曰這個是甚麼眼僧無語師便打（崇已峻嗣）

京都圓寧漢杲印禪師示衆參個甚麼悟個甚麼歷歷明明不消絡索觸著是夯磕著是祥麟只有一隻角　士問如何聖賢心師曰能殺人能活人士曰如何是凡夫心師曰能讚人能陷人　問如何是最上一乘師曰從來無二路曰還許學人蹴踏也無師曰疑則別參（達本地嗣）

處州法海隨菴猷禪師閩之長汀黃氏子上堂一錫多年住翠微無才不敢浪施爲龜毛兎角從他弄火種刀耕且守愚諸禪子知不知盤中盞內好茶飯俱是行人血汗珠弗修道鼓是非長裙高帽雖遮過黑面閻君不放伊　解制上堂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怎奈何諸仁者此古雪竇示衆法語如此說話字字鑿金臺下可珍可愛是即是究竟將來未免無人爭似眞身寺裏其中雖不多衆且喜各各脚跟下縱橫八字人人頂門上飛大寶光敢問諸人這段奇特事且道承誰恩力湖海從他枯到底姓名終不與君通　退院上堂二十年來一釣舟不風流處也風流解畊種小特

牛欄內無多三四頭。老僧從此還山寺。一飽毛團萬事休。拽拄杖便行。　賓掌先師塔前上供。諸方窮尙有卓錐之地。獅山窮錐地也無。盤中白石。鐘裏清溪。此乃不肖之微誠。拈香曰。雖有好花時正放。難禁愁思滿秦峰。　問。聞昔韶國師居此山時。嘗爲人解粘去縛。和尙今日。濟師拈拄杖曰。我者條鍼蒺藜能殺人。亦能活人。僧喝。師便打。僧又喝。師良久。復顧侍司曰。山僧住持法海多時。始遇一人。僧近前作聽勢。師展兩手示之。僧擬議。師曰。禮拜了退。雪厂白嗣

吳江圓明靈松慈禪師。秀水吳氏子。上堂。敲石石響。擊木木應。驀以拳擊空一下曰。且道是何音韻。若將耳聽則聾却。若將眼覷則瞎却。若將口說則啞却。若是個漢。聞恁麼舉揚。拂袖便行。雖然。慈上座拄杖子未肯放過。在何故。濟春風偶度庭前。樹石上苔花夜又開。　上堂。山頭白浪。海底飛塵。總饒會得開口。不能因甚到者裏。唇齒俱失。不見道。融爻象。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註而未詳。諸祖相見攢眉。千聖逢之結舌。直須向洪濛未兆。打個觔斗。方好與慈上座拄杖子相見。如或未然。徒成鈍置。雪厂白嗣

處州青田石門蒼石立禪師。孝感湯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耳朵裏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法。師曰。桃花紅。李花白。曰。如何是僧。師曰。踏翻大地一雙驢脚。劃斷風雲七尺烏藤。僧擬進語。師便歸方丈。　上堂。舉麻谷至章敬因緣畢。師曰。一人說是。一人說非。銅頭鐵額漢。堪笑復堪悲。諸仁者。且道石門笑的是個甚麼。良久曰。能可舌根爛出。骨此心不敢漏眞機。雪厂白嗣

處州洊江梲嵩宗禪師。閩之歸化蕭氏子。浴佛上堂。若道釋迦生于此日。則爲世諦流布。若道不生于此日。衲僧眼在甚麼處。這裏會得。不動脚跟。朝離兜率。暮降閻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其或未然。年年是今日。惡水驀頭澆。　長至上堂。假不立。眞不守。甦回萬象。頓發千機。頭頭現影處。孤危迥露。孤危迥露處。頭頭現影。解獅鈴于獅子項下。奪驪珠于蒼龍窟中。赤手風流。甚生意氣。說甚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大衆還知者個消息麼。若也不知。打開香積廚。傾出無米飯。諸上座。普同供養。雪厂白嗣

◆母下佚失二十字詰二十行

杭州演教佛誓元禪師越州上虞倪氏子棄儒出家上堂曠劫猶今殊途一轍平地上起堆無風處作浪雖非聲色聲色炳煥雖非心佛心佛歷然悉仗此機流轉不從他處發光且道此機是甚麼若道是佛背却自家的若道是法不免從他覓若道是心印賊身自敗若道是人天正眼掩耳偷鈴直饒總不恁麼猶未相許在既總不恁麼因甚麼猶未相許不是丈夫多意氣爲他曾透上頭關（雪厂白嗣）

京都弘慈廣濟別室天孚祐禪師三韓金氏子母宋生時屋後火起家產殆盡方七月父故母苦志堅守五六歲師患病將死有一道者偶從外入信手拈一粒藥放師口中其病隨愈道者指師曰此子當入空門有大因緣在十三歲母因道者言送師禮本寺恒明□耆宿薙染未幾母亦逝一日恒摩師頂曰當勤精進莫辱汝父母師泣拜而銘心恒器師骨硬更加嚴切執侍巾瓶已久丁未春正恒示疾將入滅呼師叮嚀激勵師跪叩無措恒輒滅後師日夜追思父母一回愁指像顧衆曰還識這老漢麼祐上座昔日親遭毒手大結冤讐歷年以來未敢輕露今日遮藏不住在諸人面前披肝瀝膽和盤托出去也以香打圓相曰沿皮摸索終無用打破〇〇始得知喝一喝插香便拜　示衆舉世尊初生頌曰一聲囫地天方曉禍出私門不可當却怪此公眞大膽獨將雙手劈洪荒　示衆舉未離兜率頌曰王宮兜率示多生出得泥犁墮火坑堪笑度人伎倆盡只將烏豆換金睛示衆舉殃崛產難頌曰春城處處有花開陣陣香風撲鼻來大抵遊人咸錯過獃郞還向鬢邊猜　高層雲太常一日朝罷官服見師曰弟子今日帶了枷鎖來見和尚師曰何不解脫去士曰難逃治化師遂豎起拳頭曰這個瀟士無語師曰果然難逃治化士作禮（天植樹嗣）

雄州興雲石琳瑪禪師臘八上堂世尊向正覺山前六載辛勤求一佛字了不可得趙州丈夫氣槩便云佛之一字我不喜聞檢點將來一人事上不足一人理上有餘各與二十拄杖象山這裏明星燦爛敢問諸人還曾悟也未若也悟去各與二十拄杖若也未

悟二十拄杖象山自喫諸人無分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卓拄杖曰金剛寶劒重拈出佛祖齊教立下風　冬至小參一陽來復水牯牛驀爾向無陰陽地上東觸西觸敢問諸兄弟還曾摸著他鼻頭也未若也摸著不妨隨處卷舒放去踏翻千澗月收來衝破一林烟若也未曾摸著年來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恐未休　示衆舉香嚴上樹師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通身是口分疎不下祇如祖師不西來香嚴未上樹又作麼生太平本是將軍定　頌殃崛產難曰花謝花開檻外香引他蜂蝶去來忙自從夢破情忘後陋巷空回笑一場　頌德山托鉢曰玉女乘春出畫堂牧童一見笑紅妝無端更唱闗山曲不是愁人也斷腸

南音言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五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戒幢天資粹禪師因僧送竹篦上堂離却觸背迥然絕對鐵壁銀山一拶粉碎金毛獅子忽翻身牙爪雄雄全體備喝一喝　因雪上堂昨夜三更消息別泥牛吞却一輪月天花亂剪碎無聲珍珠密撒何殊絕千溪萬壑盡生光大地山河一片雪呵呵瞥不瞥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上堂靈機閃電見還難伶俐師僧窺一斑莫把定盤星錯認初生月是曲彎彎喝一喝　小參今朝八月十四夜皓月團圞沒縫罅本來面目甚分明普請諸人圓者話諸兄弟且道圓甚麼話良久以竹篦打圓相拋向面前震威一喝

月徵濟嗣

宣州奉聖古韶音禪師華州蓮華寺示衆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山僧據天目中峰把一枝瘦藤向虛空一擲忽現大身興雲吐

霹雷從東起雨從空注直乾坤振動日月潛光撞倒
須彌踏翻大海深沙神努眼西嶽白帝驀然讚嘆善
哉善哉希有希有大作佛事須臾雲收雨霽海宴河
淸山明水媚人物交馳拄杖子依舊右邊立地衆中
委得麼如或未然脚跟下放一線道山僧浙西苕上
著艸鞋穿雲度水撥紅塵揮白汗踏過許州縣行到
華之東路脫下被幾尊具大手眼底居士攔胸把住
送蓮華峰頂山僧信口道何妨向十字街頭和泥合
水左右逢源隨流得妙所以臨濟道一句中具三玄
一玄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喝一喝曰且道
是權是實是照耶是用耶試辨看良久曰拈起少林
無孔笛横吹一曲渭河邊　洛京韶山雲門寺上堂
提臨濟正印唱雲門之曲敲唱雙行殺活自在今者
王臣加被檀護光臨不妨向佛祖頂顙上舉揚個事
豎拂曰還見麼擊香几曰還聞麼聞見分明是個甚
麼不見應庵老僧道孤峰萬仞鳥道虛玄名利杳忘
是非頓絕直得猿吟古木虎嘯幽巖碧落靑霄道人
活計遠祖恁麼道山僧恁麼舉大似毀態氣求令人

舉著愈使金聲玉振且道還有奇特事也無天教生
在韶峰上不待雲擎也出頭　問臨濟道第一句薦
得堪與佛祖爲師如何是第一句師曰石火迸靑天
曰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如何是第二句師曰
春雷開蟄戶曰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如何是第三
句師曰舌頭生瘡（岫雲瑋嗣）
燕京勝水大來杲禪師上堂彤雲端雪正飛揚徹體
風流不可量坐斷十方無觸背明明徧界不曾藏乃
召衆曰既爾遍界不藏且道即今雲彌大野雪覆千
山蘘生兩道眉毛又落在什麼處良久曰露　上堂
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露柱却生歡燈籠復叫苦
萬壑千崖雪漸消領略春風一百五　晚參舉僧問
石門年窮歲盡時如何門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師曰
石門老漢善應時機但替人數寶有甚交涉山僧則
不然設有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但向他道庭前數
點催花雨門外春風次第來　問如何是道師曰勝
水門前無曲徑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眉横鼻直
問年荒米貴大衆如何過日師曰金剛栗棘任汝齩

嚼曰設若餓死時如何師曰難得一箇半箇（達本元嗣）

澄江大興在天裕禪師上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大衆還識萬象主麼若也識得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如或未然却被聲色之所籠罩寒暑之所遷流不得自由處處爲礙逗到眼光落地一似落湯螃蟹莫言不道　上堂春日融融和風蕩蕩嫩柳舒黃金之色老梅帶白玉之香直得木馬嘶風泥牛起舞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大衆要識佛性義麼驀豎拂子復召衆曰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　示衆舉僧問風穴如何是道穴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穴曰問取城隍司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穴曰月似羅中鏡星如霧裏燈師曰月似羅中鏡星如霧裏燈舉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識得純嗣）

越州寶掌慧侃性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眼睛黑鼻頭光曰見後如何師曰鼻頭黑眼睛光曰和尚瞞學人那師喚僧應諾師曰却是你謾我（雪厂白嗣）

當湖大乘鐵鼓音禪師越州餘姚應氏子師因送天童悟老人入塔知有宗門向上事乃堅志出禮復庵乾得度受具戒於徑山容時年四十六夕究朝參已無虛晷遂徹源底參金粟元一見機契令典藏鑰匝歲師不忘源本仍歸復庵會有大乘之請乾以源流記莂焉　示衆秋山削玉秋水磨銅杲日涵輝千界青天不掛片雲於此會得歷千差而不異總萬變而常存亘久日還委悉麼吸盡西江和底徹鯨吞大海露珊瑚　示衆大乘不蓄箇餘錢聊與諸人結勝緣拈出囫圇巴荳子洗腸蕩胃滌殘涎喝一喝曰知解絕時緣慮盡覿體無依自現前　師於康熙庚戌八月十三日告衆逝世書偈曰六六三十六從頭教不足生此閻浮提露出醜面目應知識者稀不去登曲彔折脚鐺瓔珞粥常飽饑腸眞是福鈍钁年深起鏽紋而今懶把青山劚無管帶沒拘束南北東西任去留何妨唱個無生曲且道無生曲作麼生唱喝一喝擲筆而逝至丙辰秋闍維見鬚髮如故全身不壞塔於虞山北麓（天息乾嗣）

當湖普福大用顯禪師華亭沈氏子甫十齡父母送新溪其暉光爲剃度師服勤復庵乾左右示參三不是公案偶閱華嚴淨行品有省即述偈曰一卷淨行品不知何物淨淨則多一番淨盡名淨行詣方丈呈白乾目之色喜至復庵疾作授師兜笠一枚併偈記莂復庵亦垂遷化後事畢歸普福杜門養拙足不踰閫者一十八年至康熙甲戌正月十九日從容告衆誡勉畢吉祥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四十有五（天息乾嗣）

潤州鶴林雲屋音禪師小參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山僧到鶴林三閱月佛法二字無人問著山僧亦不敢提著何故躶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還一韶嗣）

興福雪鑑意禪師佛誕上堂今朝四月初八到處叢林浴佛興福隨例攀條遂以拂子作灌水勢曰也與驀頭一杓不論這箇那箇管取箇箇浴著優波離稽首翹勤謂因茲得受心地戒而親承布薩老雲門怒目瞋眉却悔當年不曾打殺以致東土西天畫蛇添足兩兩紛爭竟無間歇乃震威喝一喝曰住住自威音王已前樓至佛以後有箇乾暴暴地底且喜不曾動著復喝一喝曰是甚麼時節　請職事上堂雲從龍風從虎必有鄰德不孤驀豎一指云一不成雙復舒掌云二三成五所以衆流合滙方興萬頃之濤千楚共攢始架凌空之構絲竹既合成調節拍自然相應三山芳草綠不待獅子頻呻一徑落花紅豈在象王回顧神通法爾觀體現前財法二施等無差別且賓主歷然一句作麼生道遂喝一喝曰問取堂中第二座　問爐鞴重開規模再整如何是興福境師曰六朝古柏翠參天曰風景依稀雲樹裏月明淡蕩水中天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剔起眉毛仔細看曰法雨晴飛去天花晝下來如何是人中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大家共仰目前機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問向上宗乘則不問主賓相見事如何師曰兩眼對兩眼曰如何是賓看主師曰聞名不如見面曰如何是主看賓師曰識得你是蘇州人曰如何是主看主師曰遠走不如近匍匐曰如何是賓看賓師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示衆舉世尊

陞座文殊白椎話畢師曰老瞿曇若非文殊一椎不知嘴皮邊得到幾時乾淨雖然且道世尊從前曾說甚麼話來　示衆舉溈山水牯牛話畢師曰者漢面皮厚多少喚作溈山僧尾巴已露喚作水牯牛蹄角不全　頌世尊初生雲門一棒曰冷燄堆頭星火子爆開烈烈爐重樓雲門欲滅彌天燄不道當年悞潑油　頌婆子拋兒曰鄂渚灘頭擺棹夫一橈弄得半模糊雖教七子多拋盡爭奈猶存岸上婆　頌莊上喫油粢曰喫飽油粢不赴飡人頭鬼臉費評論侍僧若果逢莊主悔殺從前錯出門　頌雪峰兩度打僧曰臨機辣棒兩番施棒下偏生不孝兒冤債却從恩處結直看遍代怨聲馳　頌興化打維那曰打了重新又罰錢直令千古惡聲傳久懷大覺堂前恨此際方知養子緣 古雲傑嗣

嘉興眞如宏治敏禪師臘八上堂明星夜夜出臘八那年無堪笑迦文老無端起浪波然則眞如今日不是隨邪逐惡也要諸仁共知驀拈拄杖曰看看良久擲杖曰祇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　普茶示衆今晚普茶菓子盡數不管齒牙利鈍且要箇箇吞吐錯口齩著舌頭莫怪眞如莽鹵　觀音大士開光上堂豎拂曰花開菩薩面草長無邊身擊拂曰爭似圓通妙家家觀世音擲拂下座　晚參纔過初一十四又來忽然半月未免驚懷諸兄弟於此端的得一回歷千差經歲月原無二致豈有差排所以從上尊宿每于茶時飯時未嘗不風規略露只是知恩者少 古雲傑嗣

嘉興妙峰道者范弘禮嘗有偈曰花滿枝頭月滿輪香風拂拂更精神白雲影落乾坤濶眼上眉毛又上新　千里特來呈舊面不消鍛煉本來圓箇中自有安心法紛碎虛空只一拳 古雲傑嗣

寧國法海惟勤順禪師一日師在庭前立次一僧到曰好竹師曰當時香嚴擊底敢問闍黎是那一竿僧對竹作拋石勢曰摑師曰上座於斯抵對不敢言不是只是有賓無主僧擬開口師連掌打退　頌婆子燒庵曰鳥有眞心獸又啼花無俗色露全機其中一段風流事今古人間當是非 忍可持嗣

寧國龍潭大木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住山句師

日一樹梅花開雪後曰意旨如何師曰鳥鳴當谷香
透春風僧禮拜起師曰會麼僧擬議師喝出（桂昌銳嗣）
慧山且拙庵禪師九日示衆九月九菊花新此日登
高不厭頻撥轉上頭關棙子天涯何處得疎親草木
落雁來賓楓葉紛紛下漸深寒露已降授衣時臨蕭
蕭兩鬢雪霜侵自是陶潛歸去後惆悵攢眉少一人
結夏上堂北往南來諸衲子多因結夏在山中所
謂萬事俱成辦大都只是欠東風柴雞斫米難舂豈
可一向說脫空山青蔥水碧綠潺潺閒來倚修竹經
行坐臥在其間尅期不怕不成佛（十洲瀛嗣）
蘄州如田澍霖覺禪師僧問棒如雨點喝似雷轟此
是諸方舊套和尚底作略敢請垂示師曰榛荊斬却
龍泉劍露出秦時月半邊曰古剎幸逢師掛錫西湖
從此浪滔天師曰有勞三十棒賞在來日（善意林嗣）
潁州彌陀雪幢著禪師上堂主賓不立共觀白露秋
光人境雙忘更有嶄新日月不萌花上花藥層層無
影林中濃陰密密到者時節掀飜滄海喝散白雲還
應歸家穩坐還應垂手入廛若能直下委悉一任收

（道伊巖嗣）

放自由倘或未然山僧再為道破豎拂子曰倒駕紅
爐來此地通天作用自今施　解制上堂嶺梅殘堤
柳絲夜半燈籠笑露柱結制一冬而今圓放教衲子
東西去東西去脚跟下事不得草草眉毛上的切須
仔細無佛處急走過有佛處不得住若有人問潁州
以何法示人祇向道伊春至寒食六十日　上堂綠
水涯邊生瑞氣青山深處起烟嵐善財參徧稽難會
風送蘆花作指南　示衆入得興雲門莊嚴似勝蓮
寶華開滿地來者任君觀　示衆舉香嚴上樹話畢
師曰香嚴老漢大似援人之溺幾乎自溺　示衆舉
天童悟祖掛上堂牌不陞座立於座前曰老僧氣喘
不能說話遂咳嗽一聲吐痰於地曰衆兄弟試道看
良久無有出者祖以脚抹却歸方丈師曰密祖恁麼
施設盡道將八千人一坑埋却殊不知瞞他八千人
一些不得　頌石霜門牓曰短晝長書字字清拈來
換却眼中睛石霜費盡閒心力笑殺雲堂七百僧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癩蝦蟆　問人人有箇影
子因甚踏不著師曰踏著便成兩箇　問盡大地是

箇解脫門。為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只為全身在裏許 聖儀封嗣

舒州指泉且巖履禪師。僧問。如何是指泉境。師曰。淸風生翠竹。黃鳥叫晴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釣魚石上坐。秋月白滄江。曰。末後句乞再垂示。師和聲便打。僧於棒下洞徹己事 破笠懋嗣

江州廬山若雨潤禪師。小參時有僧出。師劈脊便打。曰。學人話也未問。便賜棒意作麼生。師又打。僧無對。師良久召衆曰。會麼。野牛鼻盡腕頭力拽不回頭。其奈何 破笠懋嗣

舒州黃山白雲古懷樞禪師。僧問。古人道。毫吞巨海。芥納須彌。為是神通妙用。本體如然。師曰。昨日晴。今日雨。曰。如何領會。師曰。山北山南當此際。好花都汀落愁人 破笠懋嗣

昌化弘庵杲禪師。小參。一點靈光爛太虛。於中何處辨親疎。堪嘆多少去來者。到底依然不識渠。古人又謂。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恁麼道也是徐六擔板。杲上座則不然。何處不逢渠 小參。眉毛眨起不須

佛下佚失二十字詰二十行

看雲自山兮青山藍。更問一虛歸甚處。前三三與後三三。且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良久顧左右曰。會麼。不存一法。即如來註脚。重佺成擬議 還如泰嗣

玉田竗峰嘯風虎禪師。上堂。今朝臘月二日。特為諸人細說有箇無位眞人。常向汝等面門出入。驀豎拂。淡裏一般滋味好。舉目現前。仔細咬嚼。復拈餅曰。即如者個餅。露柱還他幾個。大衆若道得一句者。此夜良宵不妨許他手舞足蹈。玩月指月。畫月笑月。風流意氣壓倒羣流。其或未然。歸堂參去 示衆。舉文公見大顚話畢。師曰。昌黎大似衛公孫。朝只知子貢不知仲尼。所以雖見大顚。似同不見 頌慈明挂榜曰。江淹彩筆煥文章。織女金針繡鳳凰。多少行人著眼看。不知日用只尋常 頌女子出定曰。諸葛排成八陣圖。四維上下轉糢糊。若還不識生門處。困殺人間大丈夫 頌婆子偷筍曰。偷筍還他婆子。捉賊須是趙州。吸盡西江無一滴。從教何處不風流 律牧制嗣

蘇州無量壽寺忞庵相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曰。這是豐木堂。僧一喝。師不顧。僧又喝。師曰。打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金陵橫山同菴潤禪師上堂以拂子畫〇〇〇〇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常在五形中五形中莫覩報君知休莽鹵捉敗虛空仔細看五五原來二十五　上堂一二三四五任君顛倒數五四三二一從頭數不徹數得徹休狠藉放過長沙老大蟲只恐蝦蟇吞却月　示衆個事猶如立戰同當陽一著好施功若還不聽將軍令向外安排總是空卽不無且道將軍令汝作麼生聽以拄杖卓一卓曰不得動著動著卽禍生　示衆風敲翠竹露滴荷香西來祖意如何說一番雨過一番涼　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金陵一百里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驢駝馬載　問如何是佛師曰花放寒巖　問借和尚金剛王寶劍看頭底知是賓中勘主者一喝意作麼生僧無對師連掌打出　結制上堂十月十五結制赤手空拳活計普天匝地爲爐不漏絲毫移易衆兄弟若也會去高懸兜笠晏坐華林脫或未然莫看水艸嫌枯淡且聽春雷換甲鱗 可生忍嗣

雪竇新開濬禪師小參人無大小達者爲先明得大事與佛齊肩且道明甚麼事穿衣喫飯行住坐臥日用一切等事麼太煞沒交涉祇如未有身心世界已前將甚麼喚作大事良久曰擬議思量白雲萬里　頌臨濟三頓棒曰事因叮囑起干戈直入他家話轉多惡口挑唆功已及至今怨恨滿山河 道嚴恂嗣

越州法雲石堂穎禪師上堂喫水防咽行路防跌豎起脊梁證龜成鱉烟雨連旬地爐難熱刮面西風入攔來吹動茅堂俱漏洩木魚禪板兩相交還佛場中驗巧拙碓棠開花枯椿談烈萬象森羅俱祚額驀豎拄杖曰會麼衆無語乃一時打散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莫妄想曰磨後如何師曰莫妄想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又作麼生師曰莫妄想 雪厂白嗣

◆祚鑑祈

師曰照顧性命僧擬議師曰髑髏邊也　問如何是善知識眼師曰一切不見曰人人皆見爲甚麼善知識不見師曰你猶在門外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雪消山露骨曰意旨如何師曰水滴石流香（南音言嗣）

金陵蔣山佛國㮶菴學禪師示衆舉道吾因趙州來著豹皮裩把吉撩棒在三門前見州來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祗候著吾又唱喏一聲而去師曰這兩個漢大似無孔笛撞著氈拍板五音六律太煞分明惜乎當時少個知音且道卽今還有分別者麼以拂子擊几一下曰子期子期（南音言嗣）

朗公居士吳顯長洲人初參靈隱禮禮問有甚疑處遠來參謁士曰狂心未歇歇卽菩提請問和尚歇在甚處禮曰欸欸去你葛藤士無語參半載無所入後禁足北菴一夕坐香次聞甌響有省　頌殃崛產難曰腦後白雲閒片片眉端春色甚迢迢不知討甚閒家具平地無端喫一交　頌女子出定曰春睡沈沈却正濃不知黃鳥罵東風醒來謾揭羅幃看隱隱牕紗亂落紅（印象詮嗣）

繡水雨嵩寔禪師問丹霞訪龐公靈照放下籃意旨如何師曰啞子傳來信聾人滿耳聞曰丹霞問龐公在否照攜籃而去又作麼生師曰誰家別院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商予啓嗣）

興國上一乘禪師參多福啓一日求入室啓曰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喚甚麼作室師仰面四顧曰蒼天蒼天啓曰阿誰叫苦師曰不是師貧連子苦只緣家富小兒嬌又問多年失親近今日乞纔拳啓曰老僧沒氣力師曰慈悲太煞啓惡發曰脫空妄語漢何處見得來師曰早晨喫粥而今又餓啓曰飯袋子出去師曰歇歇進來問訊和尚（商予啓嗣）

蘇州朱茂苑居士產時母夢明月射腹驚覺乃娩長成信向宗門參扣諸方一日聞鐘有省述偈曰偶寓平江道院東諸方禪客喜相逢十年切切求開示不若親聞一擊鐘　丹霞燒木佛頌曰木佛燒來禦禁寒何須特地起疑端可憐院主親遭毒墮落鬚眉不自瞞　世尊初生頌曰錦衣公子舞鍬鑼賣弄風流逞少年添得黃鸝鳴翠柳十分春色播人前（忍可持嗣）

丹徒正覺尼佛機元禪師竹篦子頌曰拈起吹毛劒魔佛皆膽戰擬議問如何雷聲轟閃電　趙州勘婆子頌曰勘破婆子公案兩重山崩地裂杲日當空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頌曰鐵牛踏破澄潭月石虎巖前吼不徹黑漆崑崙沒處藏百獸聞之皆腦裂中璞如嗣

順天報成起聖仁禪師上堂身瘦面皮黃都緣爲事忙昨朝親入市今日又陞堂擬唱雲門曲猶疑不合腔勞煩拄杖子代我爲敷揚連卓拄杖　上堂今日開爐柴炭俱無掃除靈解蕩滌眞如本無故舊那有親疎饑餐渴飲眞實工夫冷灰爆出黃金豆笑殺西來碧眼胡　上堂直說曲說讚說毀說識者是醍醐不識是毒藥毒藥醍醐一弁拈却要識楊岐驢只有三隻脚桂昌銳嗣

桐城慧山淸泉大宜卓禪師解制上堂住不用錐去不用鈎不住不去鈎錐甚利內中還有知痛癢者麽衆無對師復曰饒君走遍天涯路盡在山僧拄杖頭　仲春小參春風和暖日長夜短青山依舊青乾坤依舊轉山僧拄杖頭今古何曾免謹白參元人道不遠人人自遠卓拄杖一下曰這裏不是十洲瀛嗣

京都大悲燈巖德禪師江南常熟朱氏子師生時香光滿室四歲便解趺坐念佛十歲父歿偶至城西地藏見壁上地獄形相生恐怖心欲出家母許之象游遂爲之剃染一日讀楞嚴至阿難此非汝心處頓起疑意三年乃有所會後興福定以主人公話相詰益自奮力研究歷參吳下知識俱不契旨圓戒畢省從兄于蒲邑道出京師途次遺糲疑情冰釋適定住都門鐵佛師詣之定曰幾年不相見此事又如何師曰鼻孔依然向下垂定曰那裏見得師曰特來禮拜和尙是夕師陳所見痛棒打出如是者三一日入方丈纔開口便打當下若脫千觔擔子相似禮拜便出受囑後初住虞之破山復入都住大悲廣泉諸刹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僧曰和尙莫將境示人州曰我不將境示人僧曰如何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師曰若言心境一如好與這僧一坑埋却若言信手拈來毀謗趙州更甚畢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　夏日

上堂舉洞山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山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師曰轉功就位轉位就功融通妙叶不犯離微自是洞上宗風只如寒時寒殺熱時熱殺又作麼生回互不見道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　師誕上堂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至哉斯言急須會取驀拈拄杖曰既是萬物一體且道拄杖子與山僧是一是二若道是一山僧是山僧拄杖是拄杖何嘗是一若道是二山僧屬羊拄杖子又屬個甚麼却喚作二一向這裏道得諦當不妨與從上佛祖把手同行若道不得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速道速道　因事小參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遂目左右曰看看個個肉綻皮穿去也若是個漢但向世間一切榮名利養人我是非鬬諍堅固處一椎擊破虗空粉碎大地平沉正恁麼時且道火坑在甚麼處良久曰再犯不容　上堂舉臨濟會下兩堂首座同時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師曰兩家總不用喝亦復賓主歷然且道阿誰證明良久曰照顧眉毛　冬至上堂朝來忽報一陽生逆旅何人不動情只有殘僧就寂寞從來寒暑不相驚　歲夜小參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從古到如今曆本家家有既有何不拈出看時有僧欲出師約住曰且住若無本監曆日印信卽同私曆　立春上堂開歲越十日風光始得春法筵龍象客又見一番新一番新大地山河倍有神莫道東村王大姐依然滿面是埃塵　問法身充滿于太虛正與麼時應身在甚麼處師曰山僧在上座眼裏僧禮拜師曰鄭州出曹門士問大鵬展翅卽不問金榜題名事如何師曰久巳斫額望子曰如何是無根樹師曰切忌節外生枝曰如何是無陰陽地師曰踏著幾人知曰如何是呌不響山谷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平巖定嗣）

鄂州龍華吼山興禪師江夏張氏子結制上堂七日前壁立萬仞追到牛角尖頭直要懸崖撒手七日後裂破漆桶斸絕命根也須絕後再甦正當七日內你諸人性命盡在山僧手裏以拄杖連打曰急速救取

示衆我有達磨隻履乾坤踏徧無底脫在糞掃堆頭千聖提掇不起　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橫三竪四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七穿八穴曰如何是體用一如師便打省庵由嗣

青田崇勝桂巖嵩禪師莆田人少從父遊寺見一羅漢以兩手拍開胸堂露出一佛鼓掌笑曰奇哉原來心頭有佛詣長樂龍峰披剃二十四歲出嶺參崇勝晶機緣相契後承印可繼席　示衆一毫頭上立乾坤百億須彌繞日月乃豎拂曰能於者裏識根源南北東西何途轍　小參風高月冷海闊天空猨啼遠岫鶴唳喬松提挈衲僧巴鼻發明佛祖綱宗卷舒自在八面玲瓏直須坐斷主人翁古木斜陽嶺外紅小參十里長亭五里短亭神疲力倦暫爾消停風來一陣鳥語數聲汗乾體爽眼豁心清從茲歸去好歸去休問前途多少程　問如何是崇勝境師曰千峰翠繞芝溪水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瘦骨寒披毳衲衣　問燈籠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師曰是第二機曰如何是第一機師曰燈籠與露柱相交　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嶺梅破玉　問如何是佛師曰雞嘴尖鴨嘴匾　問如何是孟春境師曰鷓鴣啼處百花香白嶠晶嗣

通州廣慧啓密綿禪師示衆今朝識得是初一萬事從茲俱了畢靜聞啞子唱山歌笑看泥牛相鬬踢拳來脚去逞風流錯把須彌打一摑直得龍王怒不休帶累修羅雙眼突拄杖從空見不平各與三十齊趂出連卓拄杖喝一喝均實水嗣

通州廣慧笑翁珍禪師上堂舉拂子曰若向這裏透得可以放曠隨緣設若佇機停思未免當面錯過山僧更與註破今朝據室復陞堂四衆雲臻沾法喜露柱燈籠合進香森羅萬象齊施禮　師出世不久遂爾遷化臨終書偈曰住世風顚三十二載呵佛罵祖生平慶快瀟灑而行無些罣礙擲筆而逝均實水嗣

大名興化斷指覺禪師參玉田潤得法後結茅于天雄軍之城西十里每夜坐見祥光燭天追求之得臨濟祖塔埋沒瓦礫中師遂重建石幢鼎新塔院天童忞古南門報恩賢天目琇俱爲捐資以讚助之又建

興化塔寺于側不三年而成叢席興復第一祖庭緣非小可也　僧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底境界還喫臨濟痛棒也無師曰罪不重科　問古塔巍然不動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瞻之仰之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玉田潤嗣)

虞山中峰天山旭禪師溧陽史氏子俗名審以世冑擢大金吾援勦山東流寇奏捷勅賜巡邊値鼎革洪內院疏請陛見願懇爲僧初參福嚴天目後入龍華滿室逼拶三閱月以野鴨子公案聞報鐘聲得省補第一座　臘八上堂豎拂子曰釋迦老子來也向這裏會得則不用勞形忍餓六載三年明星夜夜燦中天德慧無邊傳正續大衆會麼倘或未能山僧下個註脚擲拂子曰切莫漂流在異鄉(雲漢滿嗣)

虞山智林僧木蔭禪師邑之楊氏子上堂卽心卽佛鴨聽雷鳴非心非佛畫蛇添足離卽離非癡人說夢是卽是非矮子觀場內中有一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具眼者試辨看(雲漢滿嗣)

崑山葛毅調居士名鼎號七空十六歲于古人言句上起疑遂徹夜坐香脫略應事會世變獨居究心教乘後謁古南門靈隱禮各有契入繼參妙喜滿朝夕質疑一日滿問路逢死蛇莫打殺如何士曰死蛇原不死打殺便不生問無底籃子盛將歸如何士曰無底盛將來有底盡底去滿頷之　婆生七子頌曰從來大地絕知音拋擲從誇眼目新可惜末兒泥水浸放他六子長威神　倒騎牛入佛殿頌曰多劫騎牛祇爲不鑑這回倒騎得個方便絕勝覓牛牽他佛殿(雲漢滿嗣)

京口聽潮憨雲頂禪師武進陸氏子依鹿泉濱一日聞黃鸝鳴開悟出住廣陵萬壽上堂揮拂子曰達磨留下一隻履徧地兒孫提不起直教做得十分像不是敲頭便歪嘴我亦自笑求其全南北東西覓知己那管逢人出不出萬壽勉作三年主驗盡方來少作家寂寥此道誰堪語作收拂子勢曰莫教錦繡空狼藉收拾歸家著自底　問須彌山畢竟是有是無師曰傾向你面前了也(獨癡濱嗣)

洪都西山龍泉千山峻禪師問如何是戒師曰斷除

妄想重增病曰如何是禪師曰趣向眞如亦是邪曰如何是不遷義師曰石壓筍斜出懸崖花倒生曰如何是行脚事師曰乞食前村去臨池洗鉢回（獨蘗濆嗣）洪都靖安法藥百拙倫禪師問法藥是甚麼湯頭師便打曰且莫亂打師復打曰蒼天蒼天師曰病狂呼屈多死少活僧擬議師直打退（獨蘗濆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六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杭州開化化南上禪師越之浣溪人稚時口瘂七歲方知語言九歲過五洩禮佛見僧如舊識乃投出家後上天童悟祖命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逾年聞貓聲豁然開悟祖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烏龜鑽破壁悟領之最後參鹿泉濆一見契合　開化上堂學達觀頴曰諸方鈎叉曲餌叉無猶如水底捺葫蘆拈拄杖作釣勢曰深水取魚長性命不曾將酒祭江神開化又且不然家業輕舟一葉朝南暮北隨流得意高歌數曲忘機閒伴沙鷗遂收取拂子曰寧教絃斷成孤峻不為門庭下曲鈎（獨蘗濆嗣）

潤州龍山放雲智禪師參鹿泉濆看南泉三不是話偶柴扁挑墮地作聲咄曰元來元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欲覓覓不得欲避避不得冷地覷看破分明者個賊　頌竹篦子曰竹篦子無背面利似吹毛揮八面諸僧觸者是如何拍破腦門鮮血濺看取香爐吞佛殿　龍牙石龜頌曰前朝風昨夜雨今日夢回又見鬼鬼扯腿跌折嘴仔細思量弄自己　趙州城門頌曰四門開豁趙州城南北東西道路分二十五絃彈夜月玉樓人醉杏花村（獨蘗濆嗣）

都督英軒居士張國勳宣府世家初于福嚴容安田靜愚菴孟天昇盛參扣有年再訪鹿泉濆問如何是

捷徑路頭。濵曰。黃鶴山頭春萬家。士曰。如何是歸源的旨。濵曰。瘦拳斜枕臥梅花。士曰。幾乎錯過目前機。濵曰。已知居士是家裏人。士曰。弟子究心佛法。不敢自負生平。但恐業累羈人。惟願不吝慈悲。濵曰。居士如寶劍在握。一斬一切斷。何處更有業累所羈。士于言下猛省。呈偈曰。于此植機緣。我道總一般。山頭明月下。松風話指南。(獨凝濵嗣)

廣東淨業方中式禪師。月夜示衆。初出銀蟾遍大千。尖時圓相已完全。只今笑語垂楊下。多少淸光在目前。大衆。這箇光明人人本有。因甚不知落處。聻。盤山曰。光非照鏡。鏡亦非存。光景俱忘。復是何物。且道。是月不是月。是月瞎却諸人。了也不是月。汝等作麼生會。便下座。(拳石沃嗣)

昆陽玉倉碧峰徵禪師。示衆。我此法印。如塗毒鼓。聞者命根頓斷。諸人如何湊泊。直下便是。已涉堦梯。總不恁麼。猶落情識。任他千聖到來。一齊列在下風。汝等還識此法印麼。擲下拄杖。小參。今日將十方世界。權借爲一禪堂。開深深之爐。堆燄燄之煤。是凡是聖。萬象森羅。一一盡在其中。朝打三千。暮打八百。箇箇皮穿骨露。脫體無依。衆中還有不受煅煉者麼。拈竹篦曰。禹門三級千層浪。奮迅休遭點額回。(拳石沃嗣)

明州普陀貫之珏禪師。姚江陳氏子。元宵解制。上堂。萬象回春。冰河轉綠。黃鳥閒關。魚蝦踍跳。當是時也。鐵樹共銀花競彩。金烏與玉兎潛輝。衲僧家行止未卜。脚跟下去住何傷。到這裏。瑠璃瓶祇盛獅子乳。龍象踐踏。非驢所堪。出頭跛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得水眞龍。得乎其所不得不止。若也脚踏實地底。爾等亦須善自體悉。良久曰。仍把鉢盂安舊位。莫教虛費草鞵錢。(拳石沃嗣)

四明薛蘿尼慧空禪師。鄞縣王氏女。三十三歲辭俗出家。初參念佛底是誰。苦無入處。因參天童奇。問。盤陀石上珠一顆。無去無來不見踪。請和尚直指。奇曰。說底是誰。師沈吟。奇一喝。師大起疑情。歸途遇老宿。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宿曰。禮拜的是誰。師于言下頓悟。遂述偈曰。四大浮囊假借因。拈香擭火阿誰親。從今爍破孃生面。大地山河一統平。又曰。本自無心物

自閒通身渾露祖師關俄然一念超方外水自水兮山自山（拳石沃嗣）

江都中房李謙居士淮安山陽籍北直人年十二夢朝天帝令二僧傳示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十字醒白二親親曰汝未生前因禱呂祖而孕士遽問未生前作麼生父大異之年旣長好讀孫吳書二十八歲中崇禎丁丑進士三十二歲遇異人授三教心法遂棄職尋師歷參名宿謁商尊元問臨濟三句話尊喝曰要山僧說與你聽麼士矍然又問雲門拄杖子踍跳因緣尊又喝曰要山僧講與你聽麼士于言下大省曰叱耶一默觀聽全消月落烏啼雲漢昭昭尊曰從來孝子諱爺名士禮三拜尊深然之後謁天峰清一見許可特為上堂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甚麼對士曰臨去秋波那一轉清曰未在更道士曰先號咷而後笑清遂記莂士嘗獨居興教僧寮隨機說法唱演楞嚴圓覺大義世稱田大士復生　僧問趙州繞禪床一帀何云轉藏竟士曰纔下禪床早知轉經已竟曰婆子因何云只轉半藏士曰牛過窗櫺頭足四蹄都過了為甚麼尾巴過不得僧曰差別公案如是者少（天峯濟嗣）

興化融峰萍寄普禪師上堂擊鼓鳴鐘已畢揚何勞請我更陞堂不知棒喝寔彰露儘聽叨叨說短長便喝散大衆擲拄杖下座　上堂豎起拂子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復自摑口曰山僧今日為人錯下註脚　上堂拈拄杖曰山僧今日特請木上座為汝等一上去也卓拄杖曰諦聽諦聽　問生從何來師舉火鎌曰這張火鎌子三文錢買的曰死從何去師曰一擦火星飛　問如何是道師曰水陸通衢曰不問這個道師曰問甚麼道曰問大道師曰南北東西（法普潔嗣）

嘉興會龍破峰一禪師海寧曹氏子上堂院無大小衆無多寡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見道文殊騎象于藕絲孔裏消息全無鴻蒙鼓翅于北溟之上浪沸波騰事會也得處處綠楊堪繫馬理會也得家家有路透長安顧左右曰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法普潔嗣）

揚州遠峰旨玄泰禪師興化焦氏子十四出家依建

◆原缺息

隆灤力参有年灤一日問不落古今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灤曰爲甚麼不道師曰道又落古今也灤休去　僧問今日喫粥喫飯師曰打破鍋來向汝道曰打破也師曰一任飽餐　拈趙州狗子佛性有無頌曰佛性絲何說有無十分春色滿皇都掠虛頭漢無依賴留與兒孫唱哩囉　黃龍三關頌曰驢脚生緣與佛手橫三豎四揚家醜看來不値半文錢也向人前開大口法音灤嗣

融峰法幢普禪師興化李氏子上堂鐘音鏗鏘鼓聲軒昂山僧陞座衆立兩旁喝一喝曰底事分明全露布何須重疊更宣揚　師嘗頌汾陽三訣曰第一訣不容擬議無分說秤錘是鐵甚分明看到秤錘重著楔第二訣馬祖藍關消息絕朔風凜凜普天寒大地山河一片雪第三訣百草頭邊俱露泄桃紅李白柳垂青子規聲裏流啼血又曰汾陽三訣強生枝節要知落處水冷火熱　僧問心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將甚麼說法師良久問僧適間問個甚麼僧擬開口師便以手掩却法音灤嗣

江都維摩古梅寬禪師邑之方氏子佛開光上堂一陽開泰萬象咸亨四衆瞻依佛光朗照且道維摩今日有何義諦以拄杖擊香几曰大衆盡大地是個佛身汝等向甚麼處安居復擊一下曰泥牛吼月歸東海萬水朝宗又一重法音灤嗣

六安佛國文楚演禪師泰州屠氏子上堂舉本師灤到月菴曰菴主在否曰不在灤曰甚處去曰檀越家去灤曰水牯牛牽去麼曰不知灤打僧三下便出菴主回僧舉前話菴主曰水牯牛被人牽去也不護惜遂打攙出灤聞曰略較些子雖然如是也是按牛頭喫草師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大衆老人這樣說話還知他人落處麼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喝一喝法音灤嗣

青州萬祥麒禪師示衆今日聊將一線通秋山秋水畫圖中紅輪劈破闍黎面擬議思量隔萬重法音灤嗣

眞州大慈尼桴海濟禪師上堂學道應須達正因道源曾不隔微塵當知一切衆生界即是如來正法輪濟長老截舌去也衆中還有相救者麼喝一喝下座

法音溗嗣

雲間賈龍文居士名達眞年九歲父母俱喪兄龍媒撫養婚娶後愛酒好訟十載囹圄鼎革以來諸事不豫每嘆光陰有限世事不常發願念佛齋僧漸漸留心本分參佛果聞韜明宗三默權霽崙永諸禪宿六載工夫幾成一片每於行住坐臥時如皓月澄潭純清絕點及至勘問便轉身不得一日請永至舍齋後永放下面皮痛加逼拶問居士即今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直得無語可對回入室中豎起脊梁萬緣放下不覺冷汗如雨忽聽更鑼聲通身慶快如拋下千觔擔子一般出侍次永問得何消息士震威一喝永曰親切道來士便掌永曰不怕罪過士曰蒼天蒼天即呈偈曰樹凋葉落見秋空全放全收不露踪人亦忘時牛亦滅一輪皎皎碧天中永曰不信道士隨畫圓相曰大地平沈遍界空腦門裂破任西東振聲一喝千江逆萬法收歸絕異同永頷之明日往龍華入方丈宗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如何是你作用士曰一拶粉碎宗曰那裏學來的士曰好個具眼堂頭宗曰你的眼聻士便喝宗拈棒士便出偏歷諸方後受報恩沩記莂隨機應接退性逍遙至康熙乙丑冬月示微疾書遺訓十則誡勉其子不得行世禮須備木龕道服自製封龕偈曰向來愛坐今日要眠向來要眠今日愛坐兩俱不著四無回互天然一段好風光赤骨條條我獨步舉火偈曰賈龍文賈龍文紅爐烈焰久煉精金胸中惡氣脫體從新入火不變入水澄清擲火炬曰一道風光無限樂換却時人眼裏睛復書一偈曰此番決定別無私撒手分明在戊時若能識得其中意雲在山兮月在池一笑而逝佛杲

沩嗣

汝寧羅山嚴立敏禪師休寧人參寄菴溗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溗曰待山前石龜解語方向汝道師擬議溗便喝一日騎驢過澗有省歸乃禮拜曰山前石龜今日點首也溗舉首師曰切忌多口溗下禪床師指曰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呈偈曰忘餐廢寢亦無端謬把孃生鼻揑酸小塔山前還一摸虛空笑得舌頭乾溗爲印可寄菴溗嗣

溧水劉惟賛居士不第後閉關二十年有省註經解論嘗作山居百首有曰日用工夫在钁頭剪茅誅葛自無休有人笑我空勞力個事如何向別求　參禪何用坐蒲團活處工夫死處鑽事事隨緣無不是百般滋味一般酸（寄庵濡嗣）

蘇州法華樹南祚禪師上堂丁一卓二白雲淡泞放兩拋三澗水潺湲住住假饒聲韻難瞞我未肯模糊放過關以拄杖卓一下曰這個喚作關諸人作麼生過時有僧纔出師連打曰也不得輕放隨後日的是孟嘗門下客從教一去不輕還　元夕解制上堂火就乾水就溼棘何曲松何直南來自南北去自北出門草漫漫沿街燈簇簇一棚兩棚三椀四椀六六原來三十六說與今朝衲子各各觀光飽足　示衆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世尊最初之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世尊末後之機此話西遍西天東遍東土必也共相委悉及乎輕輕撥著多是開口不得更向語言上尋心思上卜日日日東昇日日日西沒有日會時金烏飛向虞淵玉兎走入暘谷　示衆寒山寺笑呵呵法華院挨濟濟黑豆子換人眼睛紅荔枝赤荔枝與人吞噉閉目食蝸牛何處門頭無幾個開眼喫鼠糞誰家釜裏有兩顆會則蝦蟇大蟲貓兒老鼠不會三世如來一大藏教在你脚底參　結七上堂山僧有兩個關棙子三十年行脚東尋西討未敢布露今日結七安禪爲汝等拈出要且坐斷仰山九十六種圓相及得盡底去也釋迦達磨未能出得這裏師以手畫△▽曰諸禪德若透得這兩字如天有日月照臨八表九州如地有泉淵週流五湖四海如人有眼目勘驗天下衲僧且道以何爲驗乃豎拂子曰還識麼復放下拂子曰還會麼山僧字義已說注解已竟個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鎚　春朝上堂桃花紅李花白揭開佛祖眼睛小葉柳大葉楊穿過衲僧巴鼻泥牛打破千年古木敷榮木馬牽回萬里長途瞬息出谷黃鸎毛自乾入水烏龜頭不溼有智主人黑眼漆無位眞人赤骨律咄咄何處春晴轟霹靂示衆咄咄咄臨濟小厮兒壓著大愚肋不禁三拳吽屈聲風淸月皎有何極子規啼上杜鵑花長恨游人

歸不得歸不得歸便得十分春色滿皇都五陵公子
鞭驄勒夜來爛醉臥花街回頭日出東方白　士問
百姓日用而不知知得又如何師曰智者見之謂之
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曰請示佛法師曰你自已屋裏
不打點問他家事　問如何是彼岸師曰此路曰問
水答水問蟲答蟲學人問彼岸因甚和尚答此路師
曰此路不通（彌堅禮嗣）

益州嵩山塈竹福慧禪師渝州長壽葉氏子因遭變
亂父母竄散孤身南避黔州不覺一念回觀立志脫
白求禮東明曉剃落未幾去謁龍門辯示以萬法歸
一一歸何處話參究有年始有契悟仍受龍門記莂
出住雲南慈雲蒙化竹林順寧五福樹宗善法富民
法華澂江彌勒益州嵩山　上堂即心即佛也不是
非心非佛也不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不是泥
神笑金剛骨出土地罵伽藍面黑會則脫體風流不
會莫枉久立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楊岐老子舌
頭赤新婦騎驢阿家牽伶俐衲僧爭得識喝一喝
上堂去年春在天目今年春在五福却把寒梅仔細
看枝枝撐破山頭綠誰家灑酒賽勾芒不管子規啼
血出　上堂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稻粱菽曰意旨
如何師曰二時喫得飽齁齁乃曰若是德山臨濟以
杖指曰且向這邊立若是文殊普賢以杖指曰且向
這邊立顧左右曰臥龍不合為諸人註脚便下座
上堂一聲呱破稱雄安知雲門棒折更有白拈老子
說他所見不別拈拄杖曰當斷不斷返招賊擲拄杖
呵呵下座　中秋晚參青山日日雨傾盆祇說廣寒
羞見人忽地晴開天如洗清光依舊在江蘋驀召眾
曰正恁麼時還是修行耶供養耶拂袖歸去耶星隨
平野闊月涌大江流　開南小參拈拂子召眾曰會
麼開南盡處是天涯竹引清風日正斜杖上無錢沽
白酒且傾一盞趙州茶笑者如麻不笑者如麻放下
曰吽發吒　小參匡徒領眾竭吾才祇要兒孫正眼
開若是分明開正眼眾生諸佛一坑埋以拄杖畫一
畫曰且道毗盧遮那濟得畫一畫　小參知見立知
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驀豎拄杖曰安楞嚴
安楞嚴你何曾識得菱花未照前　示眾寸絲不挂

粒米不餐底衲僧正好痛與三十棒爲甚如此爲他祇解潔白地上作活未解一切處流通雖然且到這裏著　示衆要取便取要舍便舍取舍兩忘時如何大唐國裏安他不下　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師劈口掌曰是生耶未生耶　問如何是水中月師曰教你撈摸不著（山暉淨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七補遺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臨濟宗

松隱栢山森禪師問如何是松隱境師曰橋橫活水由升降塔拄清風任往還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體掛袈裟離世相心懸祖印出人間曰法王法令意旨如何師曰急須著眼看傀人莫看傀人手中扇　小參三乘十二分教俱是止啼黃葉一千七百公案總

◎綠疑緣

◎壺下疑脫是字

乃陳爛葛藤今向諸佛談說不著處諸祖行履不到的略通一綫言外知歸舉拂曰初開新氣象齊唱太平歌　晚參萬綠叢中夏五月松隱林開獅子窟箇箇心空及第歸塵說剎說熾然說熾然說無間歇山色無非清淨身溪聲盡廣長舌（冠眉淨嗣）

智海壘紹杲禪師上堂南泉斬猫打失兩隻眼睛趙州禮拜贏得一緉草鞋打鎖敲枷斬釘截鐵是山僧分上事諸人分中又作麼生道良久曰十字街心一塊磚　上堂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驀召曰大衆如何是摩尼珠喚什麼作如來藏良久乃以手指曰者箇上座肥那箇上座瘦便下座　清明上堂草芊芊花爛熳春風拂面寒紙錢灰繚亂觸目烟霞處俱是名利漢終日走紅塵何不回光看各各持鍬著土聲聲喚子呼爺不如子規親切叫道急早還家夜來何處狂飈起吹落人間多少花　僧參師良久曰和尚何得一語不施師曰早識得汝了也　僧參師曰近自何來曰臺山師曰聞說清凉石被海龍王移去是否僧罔措師打曰何得不持五戒（壽聖澧嗣）

洪都法藥百拙倫禪師結制上堂今朝法藥結制大似一場兒戲柴炭渾無些些却也不成罏鞴辜負龍象到來猶如賊打空室非是山僧慳財要汝偷心頓息諸方點鐵成金我道點金成鐵從來眼裏不著沙歷劫何曾異今日呵呵呵好大哥瞥不瞥若不瞥且自關門去拽石蘿然蹋著自家底九九元還八十一喝一喝　解制小參九旬閉門造車今朝開門合轍打車打牛總莫交涉蘇州有常州有八角磨盤空裏走遇著拾得與寒山鼓掌呵呵笑破口　僧參師豎拂子僧便喝師曰作家禪客宛爾不同僧又喝師曰山僧今日失却一隻眼便打出　問如何是一師曰今日不答話曰爲甚麼不答話師曰恐汝落在二山衣濮嗣

泰州定慧容德裕禪師示衆只合寒江坐釣磯等閑識得舊荷衣雖然踏著家山路雲護春濮出繡幃　頌臺山婆子曰兩岸蘆花兩岸香杖藜雲外異清涼道人行處離中虛日月經天有底藏法會濮嗣

建隆拙翁最侍者一日坐香次濮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腿痲脚酸濮曰莫錯好師曰甜瓜徹蔕甜苦瓜連根苦　頌本來面目曰昔年攜手向高臺叢菊丹楓覆酒杯今日半山園獨醉清風明月久徘徊法會濮嗣

蘇州西山機先曉禪師示衆拈拄杖卓一卓曰勘破了也底事分明全露布何須重疊費商量　小參以拂子向空中點三下乃顧左右曰見麼家肥生孝子國覇有賢臣擲拂下座法會濮嗣

廬陵聶先樂讀居士參建隆濮一見機契每入室棒下得旨一日濮舉拂子士曰入地獄如箭射濮放下拂子士曰入地獄如箭射濮曰不拈不放一句嚮士曰入地獄如箭射濮曰西來大意可曾會麼士曰拈箇泥彈子打殺活雀兒濮曰還能救得麼士曰滿堂僧不厭一箇俗人多濮便打退士輯續指月錄行世法會濮嗣

松江倪超定永清居士淹博古今以詩名世入建隆濮室有機最契呈偈曰那容門外木馬行不聞海底泥牛吼一拳打倒四金剛彌勒果然呵呵笑濮頷之

時字疑剩

一日雪首座問紙縫中有本來面目日月照耀居士可曾見麼士便喝雪曰詩在筆尖頭大地山河在舌頭且道當人心血如此用盡成得什麼邊事士曰野鴨子飛過去也雪曰麻三斤兒過也未士曰從來不曾妄誕雪曰乾矢橛用得著麼士曰悉憑首座證據雪曰四句外別通一線看士曰夜深困倦（法音濼嗣）

明州補陀自天育禪師晚參薄福住補陀家常事事無僧堂名不二少炭漫開爐不用煖處商量貴在當陽拋出且道火種在甚麼處驀舉拂子曰喚作火燒殺你不喚作火凍殺你　示衆春回大地雪漫漫莫作尋常景致看指出簬山頭已白人間疑是玉龍蟠顧左右曰莫受人瞞　退院示衆千丈巖前浪潑天三山雲接簬山連海門風急潮回晚收拾絲綸過別川横擔拄杖下座（拳石沃嗣）

明州隱學岸麟駿禪師示衆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曰老僧在汝鉢囊裏又問雲門一言道時盡時如何雲曰裂破師曰或問隱學一言道盡時如何合取兩片皮　小參今朝臘月十四諸人看是不是當陽放大寶光切忌當面蹉過不蹉過寒則徹骨寒熱則通身熱喝一喝下座　問一年之稻早已收割一生之道為甚不了師打曰且道了也未（拳石沃嗣）

常州萬育霖沛汾禪師彌陀誕日上堂自性本圓明自性本空寂生固未常生滅亦何常滅西方古佛號彌陀相傳降誕在今日諸仁者高著眼看你道彌陀生也未若道露柱倘懷胎固是平地死漢若道玉毫已現瑞也是眼裏生花驀豎拂子曰彌陀來也若果見得分明則七寶池八功德水頭頭現前樓臺殿閣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物物具足迦陵頻伽諸鳥無不演唱雅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功德莊嚴又何須口裏念眞言眼前作佛事其或未然必須猛力看去如子憶母如母憶子哀切追尋追到無可追尋到無可尋處忽然氷河燄發㘞地一聲再來親喫山僧痛棒何故濟冬至離春四十五　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開口便錯曰一歸何處師曰重陽九月九　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這問從何處得來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無汝覷眼處磨後如何師

曰無汝藏身處（蕭堅澧嗣）

京都九華晦嵒慧禪師。上堂。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卓拄杖曰。發機須用千鈞弩　上堂。古人道。從文殊門入者。墻壁瓦礫。為汝發機。觀音門入者。蝦蟇蚯蚓。為汝發機。普賢門入者。不動步徧十方。卓拄杖曰。且道從這裏入者。阿那箇為汝發機。顧左右曰。半嶺夕銜樹落一行斜雁向人來　解冬示衆。去年結未曾結。拶出諸人佛手。今年解未曾解。緊悄諸人驢脚。祇如道人人有箇生緣。諸人生緣在甚麼處。渴飲饑餐好自如。莫學茫茫顛倒走　示衆。舉阿育王問賓頭盧尊者曰。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撥開眉云。親見佛來　示衆。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門曰。花藥欄（蕭堅澧嗣）

開封白封渭南乘禪師。中秋晚參。冉冉白雲去復留。長安共賞萬家秋。這回底事分明說。切忌清光換却眸。顧視左右曰。總皆賞月。殊不知諸昆仲各各有此一輪明月。清光匝地。逈脫根塵。所以從上老古錐。只教伊承當去。瞥地去。免致光前影後。只如月落長空後。又作麼生相見。復顧左右曰。還我話頭來　上堂。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譜。石女弄笙歌。崑崙水上舞。大用從來顛倒顛。五五不成二十五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擎頭帶角。曰見四祖後又且如何。師曰。失却鼻孔　一僧到。師問。參甚麼話頭。曰合是和尚記得。師曰。却是山僧罪過（山暉濟嗣）

揚州吳陵光孝旭峰焯禪師。南通州徐氏子。出家于本州三仙寺。天童受具。得法光孝。出住虻碭山。至佛殿甚。以拄杖指曰。虛空的宮殿。瓦礫的金身。羣山的大衆。一切盡屬拄杖子了也。且道契書甚人寫。復以拄杖畫十字曰。五湖烟景有誰爭　解制上堂。師高聲召大衆曰。水牯牛走也。衆皆回首。師曰。山僧說法少人知。待你知來是幾時。便下座　示衆。學道人抱箇話頭。如握一把鐵掃箒相似。佛來也掃。魔來也掃。一切物來一切掃。直掃到無掃處。老僧更問汝覓掃箒在　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拄杖子吞却大千世界。曰畢竟一歸何處。師便打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簷聲未斷前宵雨。曰不會。師曰。電影還遲

後夜雷玉田洞嗣

亳州護國義明今禪師開封蘭陽楊氏子生而不茹葷五歲送入鄉塾開卷即閉目思睡聞梵誦聲輒喜躍年十二懇求出家父母不許先是大中丞瑞軒丁公文盛秉臬中州公之子制府泰嚴公思孔方垂髫公一夕夢韋馱謂曰公之子乘願輪來當取科第立功勳然須覓一人代爲薙染以報佛恩隨以手中杵指旁立童子曰此兒大乘法器也毋蹉過公唯唯及醒以語黃夫人而黃夫人所得夢亦同不勝歎異翌日公偶出師年十五方自塾歸途中卒不及避因拱立道左公瞥見之乃宛然夢中童子也因喚至署問童子志何所慕師曰願出家公以夢中事語其父父曰此天也不可强矣公因出廉俸爲之落髮師脫白後不半載歎曰出家兒爲了生死大事豈如此虛消信食唐喪光陰耶遂腰包頂笠孤身行脚參請知識三十餘載究心多年不甚明了至亳州護國謁洞上白雪靜令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苦心體究一夕漏盡不寐忽聞鷄鳴有省作偈曰譙樓鼓徹短長更燈盡油乾兩目瞠膈膊一聲剛報曉隣家惹得衆雞鳴天早呈白靜靜掩偈曰速道速道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靜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師曰快便難逢靜曰三十年後逢人不得錯舉師震威便喝靜曰據子見處當是臨濟兒孫於是温研積累二十年如一日也康熙甲戌秋聞制府泰嚴公歿於官快快如有所失迨次年秋思公小祥日近遂挈笠入都遇乾乾湜駐錫保安遂往咨叩湜問甚處來師曰亳州湜曰到此幾程師曰二千里湜曰船來陸來師曰頭頭有路透長安湜拈拄杖曰向這裏更道師曰蒼天蒼天湜便打師拂袖便出有頃師重具威儀上方丈請益湜曰趙州三十年前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未曾有人舉著此意如何師曰和尚年高莫要麨喫湜曰畢竟如何是無賓主話師曰鴉鳴鴉鴉鵲鳴鵲湜曰只如元沙聞得云者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又作麼生師曰獅子齩人韓盧逐塊湜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師作掀禪床勢湜休去一日值湜上堂師纔出衆問訊湜曰來者好一員法門戰將

快快疑怏怏

師曰和尚眞箇具眼湜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又是什麼人分上事師曰搴旗奪鼓據險用奇不無和尚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還讓某甲湜曰老僧斫額望汝已久師向前三步應諾諾湜劈頭便棒曰且道者一棒是踞虎頭是收虎尾師遂禮拜曰恩大難酬湜深頷之以拄杖源流當堂記莂偈曰叩徧諸方已有年師資道合本天然從教拄杖為龍去接盡人中上上賢（乾乾湜嗣）

宿遷法華牛雲佚禪師臘八上堂瞿曇夜半覩明星打失娘生兩眼睛新得一般奇特事十方世界總全身總全身不用尋梅花枝上寒香噴箇箇山頭頂白雲　上堂兩堂首座齊聲喝賓主歷然當下分不是久經行陣手山僧杖下不容情曹山酒金牛飯雲門餅趙州茶自古風流出當家雙手呈起拄杖曰大衆見麼滿盤托出多般味一飽忘饑萬事休卓拄杖下座　師看書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句一圈曰如何是一句一圈師曰汝問甚麼　問大道無形如何得見其道師曰青色青光黃色黃光曰學人因甚不見師曰秖為太近　頌臺山婆子曰絲茸深厚迷歸鳥南北風吹啓薜蘿浿子不甘休歇去長天空挂月如珂　頌趙州勘二庵主曰兵符在握任施為雷掣雷轟妙用奇一等沙場全著力當鋒殺活有誰知（獨凝濟嗣）

廣陵萬壽憨雲頂禪師小參上古衲子無叢林巢居穴處絕羈絆日則乞食向村落室家無慮道可辦雖然行止若雲蹤豈免朝夕風雨患後來大智創叢林杖錫所至起烟爨四方老幼盡來歸養育材器從此熾全憑主法行法令循規蹈矩統條貫長者如兄少者弟四攝六和無諍慢開門七事要支撑身心道業俱成現如上所說當遵行拄杖無情如鐵面　上堂聲色浩浩總是西來大道衆生本不曾迷聲色浩浩不是西來大道諸佛本不曾悟了知迷悟不相干柳巷花街隨處安絕憎絕愛癡癡憨憨等閒潑狠潑籍只知有飯開口便吃那來討甚佛法多般若便恁麼去將謂辜負高檀若不恁麼去畢竟將何指南遂起身以拄杖架肩曰志公不是閑和尚花剪刀子杖頭

有　僧參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是個甚麼僧罔
措師曰將謂是絕妙好辭原來是個沒字碑獨凝濟嗣
潤州鹿泉牧庵密禪師除夕小參拈拄杖曰去年臘
月三十日有者個今年臘月三十日也有者個復舉
拄杖曰還見麼若道有見有聞却是隨聲逐色卓一
下曰還聞麼若道不見不聞人是避色逃聲畢竟如
何擲下拄杖曰領取山頭開凍色共聚茗椀薦春槃
　小參虎泉一滴水含吐十虛無向背對面潑來深
千尺知恩者少當頭澆下潤心田負恩者多既然有
恁麼神通腳下爲什麼乾爆爆地風來樹影動葉落
便知龝　問無夢無想主人公在什麼處師曰石龜
吞却日　問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如何安得去師
曰你因甚踏碎常住方磚角　頌晦堂竪拳示僧曰
武陵溪畔碧峰巒俗眼從來未許觀行過六橋風景
異雲漫漫又水漫漫　頌德山托鉢曰狹路相逢子
驗爺低頭無語毒何奢雖然未遇棱雲手已使人人
理亂麻獨凝濟嗣
舒州菩提古凝言禪師江南興化李氏子問如何是

◆烏疑烏

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吐色澗水傳聲曰如何保任
師曰水邊林下曰恁麼則承當去也師打曰還我飯
錢來　問一物不將來還許學人相見否師曰不相
見曰爲什麼不相見師曰一物不將來相見箇甚麼
僧便喝師曰該打折你驢腰法音濟嗣
廬山東林宗遠溥禪師江寧人歷參名宿不契後謁
法音濟於風化濟問甚麼處來師曰江南濟曰曾見
甚麼人師曰見幾箇粗行比丘濟竪拳曰曾見這箇
麼師擬進語濟便打曰粗行比丘濟一日拈拂子曰
汝向這裏道一句許汝參學事畢師禮拜起依位而
立濟曰別道看師拂袖便出法音濟嗣
蘇州虎丘石龕迥禪師本郡陸氏子上堂密移一步
虛空座演法翻披無相衣鐵笛橫吹劫外韻金烏夜
半徹天飛　問白浪滔天事如何師曰險僧擬進語
師曰沒頭沒腦　問虎項金鈴誰人解師曰無手人
解曰既是無手如何解得師曰汝若不會怎怪得者
僧法音濟嗣
興化正覺怡庵常禪師本邑趙氏子上堂皓月當空

照澄潭無影樹心同太虛空示等虛空法大衆如何是虛空法豎拂子曰更有一句不敢道著道著諸佛諸祖齊立下風且道是那一句磬良久曰路逢死蛇莫踏殺無底籃兒盛將歸（法音澡嗣）

揚州法雲華嚴偉珍琦禪師本郡張氏子上堂舉芭蕉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正眼觀來未免也是將官物作人情畢竟如何施設只教諸兄進前不得退後不得今日一句越例前來聊且放開一線通箇消息遂連卓拄杖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法音澡嗣）

揚州建隆拙翁衆侍者六合楊氏子參法音澡最久一日坐香次澡問曰如何是汝本來面目師曰腿瘸脚痛澡曰莫錯好師曰某甲又不酸痛也澡曰如何是不酸痛的意師曰甜瓜徹底甜苦瓜連根苦卽呈偈曰腿瘸脚痛甚分明徹底風流豁頂門兩岸溪聲山更遠高聲唱曲過南村　除夕小參用得親見得徹拈來無別說炮竹迸如雷聲聲玄妙訣玉女夜懷胎東村王打鐵以拂子擊香几曰一擊忘所之更不重添屑揮拂子下座　本來面目頌曰昔年攜手向高臺今日丹楓覆酒來有絡索時添絡索得徘徊處且徘徊（法音澡嗣）

江西袁州楊岐逸岩靜禪師示衆舉女子出定頌曰一不做二不遜半憨半巧半英雄紅葉笑翻秋景老梅花出賣古春風（法音澡嗣）

興化法華朗慧元禪師本邑韓氏子八歲投蘆渡寺徹生老宿出家上堂問如何是法華境師曰門外芳草綠階前苔蘚青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拄杖撐天地日月照時人曰人境已蒙師指示今日登座事如何師曰一棒一條痕乃曰古刹重開色更研拈來白棒打青天今朝舉向諸人看舟破溪邊月影圓大衆還委悉麼良久以拂子擊禪床曰垂垂細柳埋山寺漠漠荒陵作水田（法音澡嗣）

江西黃檗徹翁昭禪師南昌人元旦上堂數十年前事丟在太虛空今朝重拈出長安大路通欲問西來意東方日正紅（法音澡嗣）

天台護國魯庵源禪師江都人徐氏子解制小參九

句禁足三月安居把住牢關不容絲毫走作管教進
退無門藏身無地不免放開一線使人人脫體風流
箇箇眉横鼻直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縱横自在殺活
自由到這裏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空心樹子歸嚮
漢恁麼總不得處處相逢李八伯顧視左右曰歸家
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法音滐嗣
常州靖江朱鳳台居士字愼人丁亥進士一日與倪
永清坐次論三教盛衰倪曰儒門澹泊著落我輩不
得佛門廣大一槩收羅去訖士曰若然孔丘孟軻皆
作古佛矣倪曰人人有一尊古佛先生古佛在什麼
處士曰古佛不在別處倪曰畢竟在什麼處士擬對
倪曰愼翁士應諾倪曰古佛出現也時聞猴兒演劇
有省偈曰天不偏地不圓幾箇猴兒跳出圈古佛堂
前今出現西方只在草鞋邊歸呈建隆滐曰此君徹
也因付偈曰不用隔江招手何須望見刹竿報與靖
江居士猴兒已跳出圈法音滐嗣
小楊山翠峰祖源湨禪師上堂萬機截斷一句全提
千聖難窺萬靈罔測諸佛出世列祖繫興有恁麼人

知恁麼事卓拄杖曰聲前薦得無私旨直透威音更
那邊　小參饑來吃飯困來打眠寒來向火熱來取
涼見聞不昧聲色全彰因甚問著不知且道過在甚
麼處良久際左右曰面皺皆因陪笑得背佗自謂打
躬多　結制小參水牯牛趕入欄檻老瞎驢繫枯樁
自教水足草足養得身强力壯且待來春趁他出去
任爾左蹴右蹴東觸西觸自然不犯人家苗稼因甚
得恁麼慶快呵呵大笑曰因他累劫遭饑渴漫學潙
山得自由天峯濟嗣
吉州報國千拙起禪師金溪吳氏子上堂佛是衆生
父衆生爲佛子父子情俱忘卽便離生死打破閻羅
關當下超佛祖從茲便入塵不願生淨土　冬至上
堂吾道一以貫京師出大黃小人纔退位君子便登
場一句無私曲今朝爲舉揚百可澄嗣
杭州華嚴禹庵弘禪師臨安高氏子出關示衆立限
三年今已終和盤托出實流通今朝踏破這重關鎖
壁銀山不露踪說甚言言見諦句句朝宗揮拂子曰
夜半不露無私句密移一步看飛龍百可澄嗣

毗陵滄園履中弘禪師晚參是日日已過燈花哄未休滿座參元客騎牛更覔牛且如何是你們底牛衆無語師厲聲曰這班噇飯漢牛也不識以竹篦旋風打散（法音淥嗣）

鹽官悟空介威禪師上堂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便與一棒如何是已生底面目師又與一棒如何是青州布衫重七斤師曰今日天晴乃曰竹溟千層碧松花一片金黃鶯枝上囀鳴破祖師心

上堂今朝正是五月午祖印當陽亘今古聊拈蒲劍遍虛空斬蚵蝦蟆變猛虎不須門上畵蜘蛛百怪千妖叫冤苦休叫苦榴花朶朶紅似火　頌丹霞燒佛曰丹霞焚佛無多子院主眉鬚墮偶然致使五湖林下客一回擧著骨毛寒　頌產難曰甘雨堂前落泥團盡打開白雲消散後杲日照庭臺　問天要下雨因甚用雷師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于雲濩嗣）

嘉興東林夫隱機禪師小參擧高峰大師中夏上堂以拂子召大衆曰到這裏進前一步也不得退後一步也不得總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不得不得師曰高峰大師一等是為衆竭力要且勞而無功東林這裏又且不然以拂子召大衆曰到這裏進前一步也得退後一步也得總不恁麼也得畢竟如何得得且道與高峰大師相去多少　示衆起七來第三日了諸仁者得箇入處也未如若得箇入處出來道看若未得箇入處山僧有一要語與汝商量祇貴依教奉行東單的禪師過西單立西單的禪師過東單立衆一如所教師曰昔日達磨大士從西天過東土來祇要覔過不受惑的人呵呵大笑拽杖便出一衆竦然（澧彌堅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襄陽檀溪梓舟船禪師成都潼川何氏子參賓安諡

一日謐在方丈因打知客師曰和尚打他爲何事謐驀頭一棒師喝死在地謐曰一向受棒這番氣息也無師忽起失笑謐曰者一死也難得活師曰說甚麼死活謐領之 二隱謐嗣

金陵鷄鳴古拙圓禪師汝寧蔡氏子上堂三世諸佛歷代古錐與當年開山韶國師于者法席盡開鋪面去也大衆且道是何鋪面不見道鎭州蘿蔔靑州布衫藏三觔乾矢橛今朝到山僧也開一鋪面且道是何鋪面以拄杖作架秤勢山僧者裏汝有半斤秤汝半斤汝有八兩還汝八兩若是羚羊挂角揚眉瞬目且居門外卓拄杖下座　頌臨濟喫棒因緣曰精金爍爍出爐紅兩掌三拳格外雄拶下火星轟烈焰至今聲勢播寰中 二隱謐嗣

吳陵普福乳峰宗禪師上堂今朝冬月十七盡道彌陀生日且問大衆彌陀生在甚麼處若知生處便會法法無差驀豎拂曰還會麼若也會得人人大事圓明箇箇脚跟點地且道端的在甚麼處良久曰西方常在此擬議隔千山　問如何了得生死師曰通身放下曰學人通身放下師曰放下箇甚麼曰不會師曰不會從頭起僧喝師曰草賊大敗 二隱謐嗣

京口鶴山東霞古松蔭禪師師鉏園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鉏頭入地土翻身曰好箇話頭只是某甲不會師曰拈鐵頭喫水　問盡大地是沙彌一隻眼和尚還在沙彌眼裏眼外師拊掌曰是甚麼所在師打曰放過卽不堪 二隱謐嗣

紹興新昌眞覺曹山嵩禪師晩參拈拂子打圓相曰大衆還見麼將四大神洲作箇禪床汝等在那裏安身立命良久擲拂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 二隱謐嗣

陝西西安圓通昆崖鑑禪師立春上堂昨日五九四十五老僧無心打破鼓今朝六九五十四施主設齋求半偈有時寂靜絕遮攔有時歌舞難迴互伶俐衲僧休錯過剔起眉毛著眼覷且道覷箇甚麼三陽開泰萬物生輝 二隱謐嗣

華亭泖涇船子鷲一聰禪師示衆今朝臘月初一諸方各各打七惟有船子不然不踐他人脚跡學昔有

僧問南院龍躍江湖時如何院曰譽喜譽嗔曰傾湫倒嶽時如何院曰老鴉沒嘴師曰大小南院問則雲興答則瓶瀉船子則不然設有問龍躍江湖時如何向他道未爲好手傾湫倒嶽時如何向他道照顧眉毛且道山僧與麼批判還有撿點得出者麼良久曰且莫忘却話頭（二隱謹嗣）

蘇州賜福亘源海禪師示衆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嘴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個個無褌長者子道之出口淡乎其味覷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旣豎起拂子曰大衆會麼若向這裏薦得一任獨步大方其或未然莫怪山僧舌頭短　小參英靈衲子出言吐詞非是造次必須脚跟下照顧自然文彩全彰遂豎拄杖曰大衆還見麼卓拄杖一下曰還聞麼向這裏會得所謂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在凡而凡在聖而聖倘或未然聽取註脚水窮山盡覓根源努力更教徹底參踏得自家田地穩方知此道絕言詮（二隱謹嗣）

餘杭慈明鷲禪師佛涅槃日上堂入生死海髻珠獨耀現去來相實覺天然統三界以爲家作衆生之慈父覺後覺度未度趣足事足智足德足祇如此日是我大師千餘年前垂最後弘慈示實相法門時節外道執謂斷凡夫妄謂滅是汝諸人且道正當恁麼時畢竟作麼生委悉會麼三昧火開千聖眼雙林頂露法王機　上堂出沒難辨溝塡塞壑現前直截滿地遍空耳見斯明眼聽斯聰遂拍膝一下曰飛泉碧落銀千尺眠石紅生錦萬重　示衆三元三要事難分擬分卽離得意忘言道易親略較些子一句明明該萬象塡溝塞壑重陽九日菊花新咦前三句山僧不顧面門爲汝諸人顧朱塡墨了也後一句未敢容易註破何故驀豎拂子曰時人見此拂子如夢相似　示衆拈拄杖卓一卓曰見則不取取則不見有人向這裏道得個現成句劈拳便打　示衆八字打開了無背觸彈指善財入樓閣直下圓成八萬門祥麟只有一隻角錯錯錯　示衆心不是佛天晴日頭出智不是道雨落地下溼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日可冷月可熱乞兒伎倆和土羅麥

汝諸人終日喫飯還曾咬著一粒沙也未良久曰誰是個中人　師住天目剗草次偶一僧來參近前叉手曰莫就是蓮花峰山主麼師以手捏自鼻叫曰無我僧罔措師便推曰要汝開些待我好剗　師因廣化覺舉五祖演牽水牯牛過窗櫺話命師下語師曰無毛鷂子撲天飛覺頷之　師偶遇一僧進門攔住曰不思前不慮後正當恁麼時速道速道僧彈指一聲師曰只者些伎倆曰和尚也只問得者些師張開口曰闊汝多少僧擬議師便打（自閒覺嗣）

太平白雲漢關喻禪師明州慈水王氏子父夢老人投大桃而生年十七父命出塵親族難之師矢誓指逕邑之東皋禮祇園薙落偶過鄮山有老宿掩關問師你年幾耶師曰十八曰我問那無十八底師面熱不能對從此懷疑心生憂悶又經年謀參金粟包笠渡江偶於途中登溷有省抵金粟容問你是甚處人師曰慈谿容曰慈谿出得官多還出幾個佛麼師曰冬瓜作碓臼容便打遂命安悅衆繼遷客司復謁磬山棲眞末至羅漢與芙蓉覺水乳契合羅而印爲出住白雲天香二刹　示衆陽春未動風雨交加大徹堂中事將來定不差拈拄杖曰千年枯樹子一夜冷生花　上堂鵲聲報喜鵶聲報殃祇如五祖以手作鵓鴣鳴曰谷谷孤且道報個甚麼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　上堂瞿曇纔出母胎便爾指天指地目顧四方可謂五逆無遮十惡不赦及乎逾城出家白虎當頭饑凍六年羅睺入命及至此夕今宵大驚小怪乃是華報果在地獄然雖如是拈拄杖曰莫有與瞿曇同行把手把手同行者麼卓一卓曰照顧鼻孔　上堂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執除糞器作大闡提遂顧衆曰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上堂黃梅無父拾得無娘臘月蓮花六月生薑喫著齩著又辣又香癡僧若與麼就地土打墻　上堂揮拂子曰開虛空口按須彌舌動地山呼東方日出擲拂子下座　示衆今朝六月初六踢倒淨缾澡浴諸方打鼓晒經般若打鼓晒腹不晒錦繡文章肯晒清淨酒肉不晒拂子生瘋肯晒拄杖頭禿不晒四百四病肯晒五風八欲善來若云晒個甚麼卽向伊道

汝未通紅爛熟直饒道個我已通紅爛熟癡僧即入拔舌犂耕地獄雖然莫有把手同行者麼時有僧出師以拄杖抵曰溝壑易平人心難足　小參一火鑄成猶是頑銅鈍鐵再經勘辨何異碎瓦零磚金鳳烏棒頭折翅玉麒麟喝下攢蹄直使通身遍身早涉驢脚馬脚遂拈拄杖卓一卓曰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爲（自聞覺嗣）

溫州仙巖天目智禪師松江青浦李氏子十二歲喪母得祖母提攜信道參禮金粟容復爲請益心懷疑惑決志出家因父命嚴切不能如願一日遇禪客號在茲者威儀自若喜而拜之開示生從何來死從何去逼拶再三師忽有省二十二歲喪父亥年投嘉善山撒菴披剃參通玄奇于棲眞追究茫然奇即當胸一推倒地起復又推倒地奇曰會麼師曰不會奇曰無你用心處乃覺得力又謁芙蓉覺于羅漢覺擧天童扶法偈徵師師擬答覺便掌師于此始徹源底因受記莂出住永嘉天王瑞安仙巖昆陽實興　上堂中秋佳夕雲霧忽生碧天月隱不必沉吟任渠風頭自發兩脚自伸須知懷中獨抱皎皎一輪擧拂子曰向者裏見得無幽不顯無暗不明復打○相曰會麼

上堂開期結制日忙忙釘起空中繫馬樁今日盡行拈却了人人鼻孔自昂藏叮嚀記取江南信雪裏梅花處處芳　示衆愛與禪流結死冤杖頭終日血痕鮮法堂前草如無丈佛祖家風値甚錢坐底不許坐眠底不許眠天王有家法說甚法昌嚴遷識山僧爲人處麼復視左右曰驢年　示衆汝若無心我要休妄生穿鑿甚來由一歸何處渾閑事莫觸天王拄杖頭　小參玉剖荊山之石澂他好手珠明赤水之淵更須親見驀豎拂子曰珠明也復擊香几曰玉剖也直下親見親得千了萬了在諸方不無明聽下安排仙巖者裏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晚參識得一萬事畢又有重關難透出且道誵訛在甚麼處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問和尚者裏多少衆師曰兩個五百是一貫曰千衆麼師曰羹粥算人三合米

師一日打行僧數拳旁僧曰和尚甚麼要緊打他打痛自己手師曰自己手若不痛爭教得他人知痛

師過五美院僧指灰堆問實際裏地不受一塵因甚者邊一堆那邊一堆師曰清淨本然　問石敢當還有佛性麼師曰有曰石本無情因甚却有師指石敢當曰驗取額頭汗流自閒覺嗣

宜興芙蓉雪厂慧禪師上堂天無私蓋地無私載滿目青山法非心外有般漢聞山僧恁麼道便謂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造是則也是我且要問你過去已去未來未來現在不住你喚甚麼作心心又作麼生造若也識得大地無寸土其或未然寧可將身入地獄莫謗如來正法輪　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事如何師曰失却衣中寶竛竮過在誰曰大事已明為甚亦復如喪考妣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旨如何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曰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且道當時還有分付處也無師曰白日青天休說夢自閒覺嗣

崇明壽安遜菴玉禪師示衆義之見蛇鬬而字益神子昂想馬瀼其畫愈卓武侯知劉備乃三分仲尼識麒麟只一角謂是智鑒精微隨邪逐惡謂非自性宗通怎免大錯乃搖手曰不錯不錯賈誼長沙弔屈原偷桃定是東方朔喝一喝　示衆德山棒快如風臨濟喝疾於雷撥入髑髏兩眼開速薦取莫疑猜眉毛定動直下來也以拄杖一齊打散歸方丈　上堂一氣初回陰巖解凍一機始動槁木抽枝人間天上咸聞金谷鳳鳴城市山林共覩玉堂鶯囀騷人俊士把酒興歌畎畝農夫扶犂喝采且道林下衲僧如何相慶倒著簑衣戴箬笠手攜節竹賀春來喝一喝　時山中興造已完衆雕師像供於祖堂一日師指像曰爾而既同我面而心未若吾心我身未死如槁木我眼雖開空古今我尚在玆君勿立有君有我轉難禁當自決莫沈吟須向紅爐行脚去免教唾罵在叢林遂火之自閒覺嗣

汀州佛祖山荊門臻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登台山過石梁橋相似步宜其穩心宜其細不可前思後算左顧右盼一直勇往向前卽趯彼岸然後始得者邊那邊不隔絲毫向上一路其直如絃既是其直如絃

一因甚千人萬人到此退步不見道欲行世間希有事顯發須憑過量人　師一日沐浴曰快活快活僧曰是阿誰快活師曰待汝浴時卽向你道　僧參師搖手曰不是不是曰是是師曰是則擔取去曰不是不是師曰依舊可憐生　問家家門前火把子如何是火把子師曰破笈籠曰意旨如何師曰照見夜行人

自聞覺嗣

徑山起綱宗禪師晚參十日風五日風陣陣不從他處發莫是從自心中發麼也須息心除妄始得三日雨兩日雨點點不落別處莫是落在時人眼睛裏麼爲何不自覺知少待滴穿髑髏浸爛鼻孔時莫言我不道說破了辯親疎一夜滂沱漲滿湖湛湛波光澄巧妙長空雲淨碧天孤　上堂蟬聲鳴歷歷噪破太虛空一片兩片千萬片千重百重無盡重東也達西也通補得完全大有功拈拄杖望空打一棒曰者裏還有一縫　上堂一陣立秋雨渾身頓覺涼先番熱從何處去而今都要著衣裳定用頭頭取次消停細細商量風來池上藕花香　上堂東武山銜風冒雨鑑湖水激濁揚淸虛空明月浸爛取勝越王城滿眼滿耳非色非聲那個男兒摸壁行　上堂塵從外來又增一點放下苕帚性出非常究竟趙州翁拾得子慣會說白道黃者一片地何曾埽得潔淨繁興永處那伽定　上堂無位眞人何處安著三脚驢子踏蹋難堪日面佛月面佛阿誰證明牛頭沒馬頭回分身異類頭頭莫放過處處絕遮闌大千空曠塵世閒　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因甚趙州和尙道狗子獨無佛性師曰口是禍門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秦望峰高連碧漢曰磨後如何師曰鑑湖水渺泊滄溟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杭城到此一百二日不會師曰脚頭脚底錯商量　師剗荳草過路僧問和尙何爲剗草師以钁築地曰處處不可放過僧無語師曰一齊埋向荳根底下

自聞覺嗣

衢州南禪佛音昺禪師錦江鄧氏子母夢緇衣入舍而生年十二出家二十參方看雙桂參禪警語至若要了知法界性水是水分山是山有省負笈南遊歷諸老宿門戶得法于芙蓉覺出住南禪上堂舉當山

第二代法泉慧曰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個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烟鎖鐘鳴處師曰法泉打草驚蛇告往知來固是好手檢點將來猶將常住物私作人情在山僧犬尾續貂亦有數語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無個長松樹晴空法雨洒飛虹行人遭此寒徹骨寒徹骨毛卓豎六六依然三十六咄咄咄　上堂狗子佛性有面南看北斗狗子佛性無壁上掛葫蘆正恁麼時不道有不道無作麼生道個出身句子若道得趙州老漢脚跟下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莫謂此中山勢險前頭還有最高峰　示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咄咄咄吐盡野狐涎打翻山鬼窟今日分明舉畢竟是何物參自閒覺嗣

汾陽獅子慤予暹禪師順慶西充王氏子八歲出家便好趺坐人俱呼爲慤和尚長而徧參叢席于靈隱會下得個入處復參芙蓉覺問聞汝于飛來峰撲碎鼻孔是否師曰和尚那裏得者個消息覺曰現今贓物捉敗覺又問曰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師曰覓甚麼碗覺曰興化道紫羅帳裏撒珍珠汝作麼生會師曰滿盤托出覺頷之　小參德山晚參不答話聲震若雷趙州晚參答話虛空徒側耳今夜乾明晚參却不恁麼無論問話不問話都盧三十棒何故各各要知正令流通三十年後免被別人瞞旰去在自閒覺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八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襄陽鹿門梓舟船禪師上堂鹿門山勢最威雄瓦礫生輝達本宗面目儼然成現箇百草頭上起雲龍二隱證嗣

龍安雪峰牧雨霖禪師金堂米氏子卅歲出家恒以死生爲念遂買舟南下見二隱謐于嘉禾之三塘獲

蒙印可後歸龍安雪峰上堂隆冬佛法絕商量萬象盡從雪裏藏直待一輪紅日出燈籠露柱盡舒光　上堂昨夜霜風透膽寒黃河氷結勢如山凍得泥牛連夜吼牽連木馬競相看二隱謐嗣

皖山愚谷賢禪師問如何是三玄師曰萬象體中圓如何是三要師曰一月千江照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金雞夜半唱庭前如何是第二玄師曰無舌童子善能言如何是第三玄師曰鐵鷂無毛飛上天如何是第一要師曰金烏子夜照如何是第二要師曰石虎空中吼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言中絕巧妙二隱謐嗣

台州黃巖北嵩嵓清徹禪師小參直下會去猶在半途撩起便行已遲八刻直饒向威音王那畔更那畔道取猶涉唇吻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會又怎得山僧沒量罪過諸人也沒量罪過畢竟如何得恬體去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二隱謐嗣

福常大慈浣風智禪師僧問昔日杲祖今朝和尚請問杲祖當年如何說法師曰七山垂脉遠和尚今朝又作麼生師曰大海發源長二隱謐嗣

芙蓉米山靜禪師示衆案前明燭照用齊施簷下雨鳴法源全顯如此會得不妨聲色堆頭坐臥紅塵鬧市遊行其或未然切忌被他換却眼睛悉斷耳竅自閑覺嗣

淨業鐵庵總禪師上堂僧問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去師曰馬糞驢屎處處拋僧擬進師叱退乃曰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鑑嚬呻曲爲中下山僧二十年不曾見個上上根人來至於顧鑑嚬呻又成多事畢竟如何長久曰佛法不怕爛却　上堂北風吹寒雁轉道天色變不是起大風便是雪片片急須走莫躭玩路遠夜長誰顧盻　上堂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曰狗子斷咬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海鹹河淡乃曰覿面一著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末後一著如太阿鋒觸之則喪身失命莫有不顧危亡者麼薦拈拄杖曰鐵鞭多力恨無仇　浴佛示衆毗藍園裏不曾生雙林樹下何曾滅不生不滅見瞿曇眼中又是重添屑大慧老人見得親說底當且置山僧今日則行一路要把悉達太子拋向諸人面前去也以杓

盛水堂前遍灑乃呵呵大笑便行　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曰柏樹滿園青曰與趙州柏樹子話是同是別師曰老底老嫩底嫩　問興化打維那意旨如何師曰禍福無門曰克賓出院他還甘麼師曰啞子喫蜜　頌趙州訪二庵主曰成東家敗西家兩處語言無柄欛有時車轂横推有時笑臉作罵爭奈不逢惡人保得全身遠害　頌臨濟三頓痛棒曰霹靂過頭擊不殺拍案一聲便喪魂歸來有口難分雪肋下三拳恨殺人二隱護嗣

吳江遝村報恩牧翁濟禪師上堂象龍窟宅古佛名藍我三十一世上浮下石先師翁於此弘開正覺之場本師上古下卓老和尙向這裏一會打失鼻孔徹證之地今日濟上座到這裏不勞彈指樓閣門開無所希求風雲際合明此用者顯不言之正令蹈此機者提向上之宗乘全生殺於一莖草上空古今於三寸舌根到這裏臨濟用喝倒退三十德山用棒施爲無地今日新長老符到令行斬新條令大衆也須高著眼驀以拄杖卓一下曰劈開吳嶽連天秀湧出浮幢動地雷復卓杖下座　小參識得一萬事畢聖賢卽是凡夫菩薩不離戒律假饒鐵壁銅墻也要鑿孔著楔迢迢前後古今點點青黃赤白祖師面上刮金衲僧身上剳血吃盡趙州茶燒却慧林佛且如大用現前畢竟如何施設良久曰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古卓淩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羅山慵菴玉禪師溧陽牟氏子神氣秀穎父異望之三日僧來立名尼錫暗符牟姓稍長英銳不羣嘗從老衲遊留心大道視浮華同芻狗遂投顧龍山薙染首參大覺琇陸沈衆務力行苦節語不停綴機無抗衡琇亦側目而視繼而上天童登徑山剖析疑義殆

無虛曰叩吾祖奇于棲眞激揚飛捷上下動色奇示寂英蓉覺向既同參水乳得合而印之遂入金陵結放笠居居焉住四載尋過晉安羅山彌陀寺緇素延之而駐錫師每事務持大體慨然挽廻時風爲己任感愴唏噓撚髯嘗曰意無可一世世亦無有傲所長以難師者素强無疾忽病肺薄糜不沾口者月餘怡然吟咏疾革書扇曰薰風昨夜送微凉桂子雲中落異香不以金莖承玉露庭前一曲巳流觴擲筆一笑而逝 自閑覺嗣

瑞安寶峰雷門隆禪師晚參盡大地是個公案拈起則亡鋒結舌放下則七縱八横逗到寶峰手裏畢竟如何衆擬議師喝一喝曰洎合打破蔡州　晚參學翠巖示衆云一夏與諸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師曰翠巖可謂心粗膽細寶峰則不然一夏與諸人東語西話眉毛端在眼上還見麼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慧日昇嗣

台州太平崇國具彰畧禪師僧問如何是崇國境師曰夜寒三徑雪雲曉萬山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雨後移蘭香夜月風前看竹埽雲烟 慧日昇嗣

台州臨海惠因無瑕玉禪師僧問如何是惠因境師曰雲澹手爐峰寂寂月明龍井夜遲遲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呼來猨鶴乾坤外畫斷烟嵐水石間僧近前作女人拜師展兩手示之僧喝師便打 慧日昇嗣

台州天寧指月明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因緣師曰不昧不落笊籬木杓前後百丈一坑埋却卓拄杖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慧日昇嗣

桐廬大奇月菴潔禪師西蜀遂寧樊氏子小參今夜七期巳滿適來兩序諸執事敦請要爲諸人說晚參山僧冷地思量人人鼻孔撩天脚跟點地又何用浮地上撒沙却也不得辜負來機及乎到了座上抖擻肚腸幷無一個元字脚只得借木上座爲諸人說法一上遂拈拄杖一時打趂　師問僧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僧喝師曰錯曰和尚作麼生師亦喝僧罔措 破顏祖嗣

海鹽法雲石樵玘禪師江南懷寧于氏子繼席秦山法雲上堂舉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丈曰獨坐

大雄峰僧禮拜丈便打師曰問旣越格答更超羣賓主投機古今榜樣今日或有人問如何是奇特事只向伊道緇素同登峰頂上淸風颼颼動林間僧若禮拜更向伊道祖禰不了累及兒孫　上堂絕情愛離見聞覿面提無向背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以拄杖卓一卓曰還會麼復卓一卓曰吾無隱乎爾（破顔祖嗣）

瑞安悟眞南野續禪師上堂無爲雖眞執之則慧性不朗有爲雖幻棄之則道業難成欲得自他兼利必須解行相應三脚驢蹩鼻蛇水牯牛野鴨子驀豎拄杖曰若要擣著者個門戶總是闕伊不得且道誰是其人良久顧左右曰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卓拄杖一下　示衆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龍吟霧集虎嘯風旋搬柴運水喫飯打眠頭頭本成現物物自天然七期三日了也汝等諸人寒山子作麼生良久曰一點是非纔入耳從前好事盡成冤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官淸鬼退三千里曰罔明乃下方菩薩因甚出得女子定師曰吏瘦民肥百萬家僧佇思師便打（破顔祖嗣）

雲山佛奥寺鐵山基禪師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幽谷雲深樵子隱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擧頭不見前峰頂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口吞佛祖眼蓋乾坤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當今主聖天下太平乃曰我本無心有所希求祖翁田地歷代傳流大衆還知者一片田地落處麼拈花微笑播揚家醜正爲者一片田地面壁安心惡聲流布亦爲者一片田地黃梅夜渡南嶽打車祇爲者一片田地至于禾山鼓雪峰毬秘魔杈道吾笏臨濟喝德山棒無非爲者一片田地旣各各爲者一片田地後代兒孫履踐者固多拋離者不少玆承同門相逼入山事不獲已特陞此座且道是爲者一片田地不是爲者一片田地良久曰掀翻海嶽求知己撥轉乾坤建太平（大用志嗣）

太倉香林石璞賓禪師上堂斬釘截鐵大功若拙本無全提豈有妙訣鵠白烏本黑松直棘自曲堪笑千花盧舍那放出寶光成多說且道說個甚麼喝一喝　晚參香林寺裏人打七天下禪流毛骨寒額爛腿

醎成底事看來也是太無端豎拂子曰且道是諸人無端是山僧無端擲下曰無端無端　小參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古人恁麼說話大似坐佛床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還有人撿點得出麼豎拂子曰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青至今　示衆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祖師恁麼道也是玉石不分金沙混雜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衲僧門下有甚長處靈苗瑞草和根拔蕩地從教荊棘生　晚參西天鬍子沒髭鬚無位眞人面門赤併却咽喉道將來明如杲日黑如漆報諸人須委悉九九原來八十一豎拄杖曰且道者木上座是多少喝一喝　問如何是徑截法門師打曰一棒一條痕曰如何保任師又打曰喚作一棒入地獄如箭射　僧參師曰相見了也僧擬開口師震聲一喝（佛古聞嗣）

溫州寶寧棨芝有禪師上堂起爐作竈琢玉烹金豎拂拈椎靈機密運棒頭有眼打草只要蛇驚鋼刀雖快無罪之人不斬所以臨濟老祖覓個不受惑的實事今日開爐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且道如何是實事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臘月初五截鍾打鼓弘演毗尼大開門戶文殊烹爛鐵作黃金彌勒鞭狸奴成佛祖老瞿曇不動脣皮一任泥中洗土拄杖子忍俊不禁爭肯釘樁搖櫓翻身觸倒七金山發機須是千鈞弩卓拄杖下座　示衆曉起開門看遠山午携短钁出松關鉏來一片荒榛地疏得三條覓水灣伶俐漢莫偷閒生死眞同呼吸間百尺竿頭須進步未登實所莫空還　師指火爐問僧曰三世諸佛在此轉法輪僧便踢倒火爐師曰者忙作麼　師一日普請摘菜次僧問無根菜作麼生摘師曰共出隻手曰者猶是有根底師曰莫眼花僧拈菜曰者個是甚麼師曰菜也不識（法柱長嗣）

樂清雁山羅漢寺冶翁伯禪師上堂僧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鋒鋩不露曰出匣後如何師曰險僧喝師便打乃曰朔風凛凛閉口則溫開口則寒大道巍巍見之則易行之則難山僧雖無離婁之明聊以

識其微細無師曠之聽聊以識其音聲無工輪之巧聊以識其繩墨或有問如何是微細音聲繩墨邊事卓拄杖曰昨夜風吹雲翳淨嶺梅新綻數枝春　上堂五九四十五玄沙當路虎通身牙爪不曾施一一從頭爲汝舉擲拄杖曰大衆還有捋虎鬚者麼喝一喝　上堂昨夜嚴霜無月一天星斗皎潔蒙頭斂爾發曉鐘忙入佛前把香爇不覩是非來入耳惟願人人消已業三頭六臂現那吒爍迦羅眼窺不徹以拂子畫○○曰證龜成鼈　上堂兎角杖打天邊月龜毛繩繫樹頭風其中端的誰能委特地與君仔細通喝一喝　上堂舉玄沙三種病人畢師曰見前大衆且喜無此三種病何故若言患聾適纔鳴鐘不合聞若言患盲適纔集衆不合拜若言患啞適纔香讚不合念良久曰鍾馗頭上不合貼卦　小參撲落非他物莫眼花縱橫不是塵是甚麼山河及大地郎當不少全露法王身弗得認奴作郎豎拂子曰見麼山僧罪過　一日入僧堂豎起拄杖曰者個不得喚做拄杖喚作甚麼衆無語師以拄杖打散曰尿床鬼子者個也不識　師一日山行遇一虎橫行過相去不遠師乃振威一喝虎昂首直視師曰擬議卽不堪虎咆哮而去師歸舉示衆曰今日幾遭虎口一僧曰可惜許師曰汝作麼生僧乃作虎勢逼師師擒住曰道道僧打師一掌師乃拓開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僧禮拜古泉清嗣

蘄州慈雲子固方禪師住福興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若喚作時節因緣將甚麼作佛性義若喚作佛性義又將甚麼作時節因緣不可離時節因緣別有佛性義亦不可離佛性義別有時節因緣諸仁者還會麼遂拈起拂子揮一揮曰自有一般堪愛處不風流處也風流　晚參小年大年甚是可憐百無一有正好參禪參得禪月大三十日月小二十九擲下拄杖曰究竟不期然而自然商尊玄嗣

泰州福慧生白虛禪師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指庭前竹曰這竿得與麼長那竿得與麼短曰恁麼則揀擇也師曰仁者見之爲之仁智者見之爲之智　問休去歇去時如何師曰好人不

肯做偏要屎裏臥　問如何是堂奧中事師遂喚僧僧應諾師曰含元殿裏更覓長安（商尊玄嗣）

寧國寧元祖建承禪師上堂秋葉黃冬月霜春來處處百花香夏日薰風滿院涼寧元佛法無多子贏得莊周蝶夢長（漢目杲嗣）

廣德石溪崇化達禪師上堂秋日耀長空秋光含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擡頭相逢不相識大衆既是相逢爲甚麼不相識良久曰莫　示衆法鼓淵淵繚亂擊無限眞機俱漏洩了然不昧本來人法鼓未鳴先委悉大衆且道委悉個甚麼良久曰作家龍象討甚巴鼻喝一喝（了悟能嗣）

建平開法慧光聖禪師高淳孔氏子晚參舖面弘開列寶珍一回拈出一回新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舖面新開公案仍舊雲門餅趙州茶金剛圈栗棘蓬作麼吞透良久曰好大衆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了悟能嗣）

蘄州棲賢壽山琦禪師示衆舉本師拈文殊令善財采藥因緣曰文殊大智却被善財熱瞞師曰吾師善能舉唱亦被龍門熱瞞何故神仙秘訣父子不傳　問一人相逢不相識一人相識不相逢且道阿那個的是師曰烏山嶺頭曾出沒望州亭際得團圞曰若不出此問怎得見師機師曰瞎（据拾學嗣）

吳江徐崧松之居士從幼過精舍聞梵聲輒悲感不能去年稍長絕意進取力參宗乘心如木石者有年後歷見諸老一日寓東塔忽于中夜聞鴉鳴一聲如虛空迸地卽頌曰嗄笑一聲更有何物豁開兩眼天青日出　又頌曰鵲噪不鵲噪寂寞無人到松門夜不關却被知音笑　往見地藏學聞板響有頌呈曰西天念經東土打鼓非去非來無事不可　自題像曰覿面阿誰似乃未似家私蕩盡胸無一字豎起如意通天徹地倘遇識者喚作居士（据拾學嗣）

汝州風穴雪兆性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是個禪堂就中是凡是聖若僧若俗正見邪見鈍根利根情與無情以拄杖一卓曰都向者裏結却了也還有知落處者麼萬別千差無著處十方世界現全身　晚參若論此事性上座開口不得莫有開得口的麼出來

道看僧出師曰向你道開口不得出來堪作甚麼以拄杖直打出便歸方丈　上堂舉祖師道一人在途中不離家舍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個合人天供養試道看一僧曰大家在裏許師曰與麼見解滴水難消乃曰途中家舍不隔一毫大家有分滴水難消殺人須用殺人劒活人須是活人刀　晚參舉靈山會上廣額屠兒曰殺千羊放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漢得與麼瞥脫汝等諸人用盡許多伎倆大似泥裏洗土塊一僧纔出師打曰勘破了也便歸方丈　小參天下叢林今朝結制鶴林禪院今日開爐且喜六和共聚何愁七事蕭疎須進步莫躊躇衲僧方便有多途萬里乾坤爲橐籥兩輪日月作紅爐且道煅煉阿誰良久曰蝦跳不出斗

雲裳喜嗣

新蔡金粟沖涵恒禪師上堂問如何是佛師曰遠親不如近隣曰如何是法師曰多虛不如少實曰如何是僧師曰求人不如求己師以拂子打○相曰非瓦礫非珍寶圓陀陀兮光皎皎爍破威音雪谷春照開空劫壺天曉各努力休潦草蹉過當陽無處討遂高聲召曰大衆衆側聆師拍禪床曰此時不了何時了　上堂舉昔有跨驢人問衆僧何往僧曰道場去其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乃毆之曰這漢沒道理因甚向道場裏騎驢不下其人無對師頌曰九品十要了無疑始可撩零不受欺輕速須防逢勁敵等閑輸却一盤棊　謝徐二文學至上堂舉世尊陞座衆纔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曰此則因緣自古至今更無一人分明剖露金粟今日權借儒宗鼻孔下個註脚世尊陞座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文殊白椎小不忍則亂大謀祇如世尊便下座又作麼生良久曰若是孔門親弟子自然不昧化三千　僧問如何是無見頂相師直上覷僧擬議師便打曰學人實不會師曰你若會山僧即無藏身之地　問正當停午時因甚道猶虧一半師曰老僧不在明白裏曰和尚即今在甚麼處師便掌　問生死到來將甚麼藥醫師曰渠無生死僧作禮師扣齒曰今日無端僧擬申問師驟步歸方丈　僧參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如

何僧作掀禪床勢師起揖曰作家僧擬議師曰這瞎漢也來亂做拈棒直打出 雲峩喜嗣

京都延壽如如極禪師上堂以言顯道曲為今時豎拂揚眉周遮示誨天然上士豈受提撕中下之機鉤頭取則投機不妙過在阿誰更或躊躕轉加鈍置舉拂曰若向者裏一肩擔荷直下承當興國兩手分付更待如何若何白雲萬里　示衆凡人見水是水諸天見水是瑠璃魚龍見水是窟宅餓鬼見水是火衲僧見水喚作甚麼若喚作水同凡夫見若喚作瑠璃同諸天見若喚作窟宅同魚龍見若喚作火同餓鬼見畢竟喚作甚麼即得向這裏道得恰好許你具一隻眼良久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小參堂中今日起七劈面寒風冷徹骨王老圍爐笑呵呵透頂透底人不識極容易最難得火便紅兮煤便黑大衆既是容易為甚麼難得衆下語不契師曰且待當來問彌勒　問千說萬說不如一默時如何師曰死水不藏龍曰興風作浪時如何師曰蝦跳不出斗　問狹路相逢事如何師曰退身三步曰百年三萬六千日反覆原來是這漢師曰錯認定盤星 法曇海嗣

房山上方山永慈覺興隆禪師宛平王氏子僧問除却棒喝語言有人問西來大意作麼生答師曰截斷兩頭另致一問來曰也跳不出這個圈子師打曰還出得者一棒麼僧沉吟師曰切忌作棒會　問釋迦未出世祖師未西來如何是第一義師打曰劄曰釋迦已出世祖師已西來又作麼生師復打曰將謂別有麼　懷淨土詩曰白藕香風拂拂來這回親得出塵埃豁然識得彌陀面曠劫無明當下灰　淨土惟心莫別求山明水秀自悠悠驢鳴犬吠皆相應可笑騎牛更覓牛 法曇海嗣

京都西山廣泉自曉□禪師示衆學徑山國一欽禪師因馬祖遣人送書因緣舉師曰馬師圓相欽師被惑則且置還知這一點至今無著落麼　示衆舉南泉斬猫話舉師曰道得即不斷正恁麼時雖則盡大地一切人性命俱在南泉手裏還知正恁麼時南泉性命却落在一切人手裏麼至若趙州頭頂草鞋止解順水推舟不會逆風把柁縱然救得也只是個死

猫兒　頌文殊白椎世尊下座曰心曲般般寄短桐
知音未舉便流通鍾期去後無消息狼藉寒烟逐曉
風　頌女子出定曰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
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　頌法眼
指簾曰一得一失曲中藏直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頌高峰四句曰鞦韆影裏蕩流蘇漏泄春光入畫圖
任是僧繇描不就青山掩映白雲孤法曇海嗣
洛陽韶山雪霽睿禪師照鏡時有僧問鏡內雪霽鏡
外雪霽未審那個是眞的師曰一滴水墨兩處成龍
曰非師境界師曰莫是上座境界麼僧茫然師以鏡
驀面便打雲父偏嗣
寧波大慈漢雷音禪師蛟川李氏子問教中道法喜
禪悅食更無餘食想如何是法喜食師以手作喫飯
勢如何是禪悅食師作拭口勢復顧視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誰教你問曰實是某甲疑處師打曰獃猫頭
直饒你疑到驢年去也未夢見在　問智過于師方
堪傳授未審傳授個甚麼師舉起拳頭曰試道道看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撩起看僧便撩衣師曰
未有端的在　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和聲便打曰
畢竟如何師曰烏嘴魚腮印山先嗣
桐鄉長慶新逸徽禪師元日上堂昨日舊年去今朝
今巳新梅花三四點笑破隴頭春不改舊時行履處
閉門卽是閉門人且道這個門頭還許諸人慶讚也
無鵰弓巳挂狼烟息萬姓謳歌樂太平印山先嗣
太平青山白雲芝之山觀禪師上堂客冬結制青山裏
今日辭雲各有還莫道青山不把住放行處處是青
山諸仁者莫向有處立休從無處探有無俱不立一
個閑人天地間喝一喝印山先嗣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九十九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普陀潮音旭禪師上堂二十年前要津把斷不通凡

聖所以花宮紺宇化作頹垣廢址蓮臺獅座鞠爲茂草荒榛聖僧打失鼻孔金剛碎作微塵彌勒開張大口笑他廿四圓通全沒巴鼻惟有烏芻瑟摩却較些子倒騎佛殿走出三門二十年後八字打開直得青蓮呈瑞古柏重榮於百草頭上現瓊樓玉殿革故鼎新光揚佛日且道承誰恩力寰中天子頒綸勅閫外將軍有佛心　佛誕日上堂蘇三斤乾矢橛杖林山下竹筋鞭三尺老證龜成鼈設有問普陀如何是佛又作麼生二私對夜短睡不足日長饑有餘　上堂山之深廣鳳麟之美梟獍之惡無所不容海之濶大黿鼉蛟龍鯤鯨魚鼈無所不藏日月之明普天匝地無不照臨人聖之君率土之濵無不化被諸佛之慈家三子四情與無情無不普度拈拄杖曰拄杖子峭巍巍地又具甚麼道理卓一卓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解七晚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曰如何是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曰如何是僧師曰圓頂方袍乃曰道得底三十棒道不得底三十棒道得道不得總與三十棒何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晚参達磨不來東土官路少人行二祖不往西天私酒多人喫普陀則不然達磨不來東土好箇淸平世界二祖不往西天那箇池無月誰家樹不春　晚参多說不如少說少說不如不說設有道因甚長老口喃喃地驀拈拄杖卓一卓曰田厙奴你道山僧說什麼　晚参坐斷百城烟水相交四海英賢祇如龍蛇混雜凡聖交参阿誰是凡阿誰是聖却笑長汀懸布袋逢人要乞一文錢　晚参雲門放洞山三頓石中有玉黃蘗打臨濟三頓沙裏無油今日既到普陀手裏又作麼生爲人金義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讐

無礙徹嗣

龍游靈耀延喜瑢禪師中秋小参靈山指月揑目生花曹溪話月證龜成鼈靈耀寺裏賞月應時及節更羨雷公電母全降法筵風伯雨師齊來翫月同則普天匝地同別則普天匝地別別別八閩兩浙春寒秋熱　小参師舉南泉示衆曰昨夜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去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吃泉曰王老師有什麼過州禮拜泉便歸方

丈師曰南泉虛開大口不合趙州當頭撞破及乎收拾將來也是一場漏逗某長老昨夜眉毛眼睫起佛見法見亦各與二十棒教伊莫妄想設有問長老棒教誰吃亦與二十棒何故不見道口似鼴門　除夕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都盧總在今宵畢東村王老夜燒錢露地白牛忙不徹普天率土禪家兒拾得眼睛失却鼻拈拄杖曰惟有者箇木上座從來毋固亦毋必任他佛來與祖來不是攔腮便劈脊問諸仁瞥不瞥須從者裏急翻身莫道來朝有初一（無礙徹嗣）

永嘉雲山道隆璘禪師開爐上堂雲山結制諸方舊例端的有來由活潑無本據竭盡老婆心單提第一句沸水深鍋一錠金取手須是生鐵鑄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住山討得好便宜解制何如結制時兩隻草鞋休著脚莫離實所踏塵泥出門去路多岐雨宿風飡著甚痴莫道雲山沒好處乾柴白米淡黃虀仍舊貫意如何山泉流出人間去清水自然成獨溪

佛誕上堂世尊初生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錯周行七步錯目顧四方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展轉見錯召大衆五箇錯中有一錯過於雲門關趙州無臨濟喝德山棒百千萬億倍言下正與土木偶人眉毛相對鼻孔相連復召大衆還檢點得出麼卓拄杖曰山僧陞座也是將錯就錯便下座　頌世尊初生雲門一棒曰一出娘胎意氣豪凶星入命自家招當時若解深藏舌何待而今脫戰袍　頌殃屈產難曰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頌法眼指簾曰堪輿那問方隅向按定中心子午鍼端的動絃無別調是非不到白雲間　頌非心非佛曰澄潭月影鏡中生鼓吹何勞絃上聲喜得子房施計好楚歌頓散八千兵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搖手曰西來無意曰搖手又作麼生師便打（大用志嗣）

淅川法海斌雅鑑禪師上堂春深物茂日暖風和燕喜鶯歡時清道泰般若流通法元無隱擊禪床曰聲不是聲徒勞側耳色不是色難爲檢別復卓拄杖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解制上堂師拈拄杖曰一不做二不休遼天一鏃撥轉雲頭會得的鵬程萬里不會的歸家穩坐就中有些誵訛終不

與人說破大衆且道誵訛在甚麼處卓拄杖曰錯錯祥麟只有一隻角　問四分律云以手擊攊比丘者波逸提因甚德山逢人便棒師曰停禽養勇終待驚人曰嫌罵知事者波逸提因甚麼臨濟進門便喝師曰霧豹澤毛未甞下食曰與麼則一莖草上瓊樓現百煉爐中彩鳳飛師便打　上堂湖天浪靜碧湛琉璃眼睛突出鼻孔下垂牛首賀蘭相期鬬額僧堂廚庫笑傲欣歡惟有當陽寶塔日面佛月面佛巍巍獨坐上頭關佮俐漢謂我誑嚇閭閻瞎瞳底正好橫參豎參試問大衆七日內踏破幾緉草鞋　佛成道日上堂問即心即佛多些二非心非佛少些二拈過二邊請師速道師曰千年田地八百主人乃曰正覺山前老凍鱧纔天網子要擒風賺他無限英靈子錯認黃斑作大虫下座　上堂聞聲悟道掘地覓天見色明心掉棒打月直饒百發百中雙放雙收於生死分中了無交涉拈拄杖曰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波斯學梵語笑倒金剛神擲拄杖下座　劉居士拔薩請上堂今朝四月初一雲外山青水碧隨機稱性且

◆還上下疑有誤脫

從面赤不如語直無常畏若曉霜身世安如火急不達自性淵源生死如何抵敵有抵敵萬緣放下絕驅求一日鉢盂兩度濕　頌那吒太子析骨曰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爲父母說法　殘雲歛盡山光寂秋月臨空宇宙新雪後寒松增晚翠猿啼青嶂一聲聲　頌庭前柏樹子曰驪士才高藝過人辭鋒筆力妙通神生成一幅佳山水點畫分明似不眞　頌黃蘗噇酒糟話曰大唐國裏無禪師綠水青山休更疑竹杖化龍歸去也獸郞尤自眼瞞瞞　頌百丈野狐曰珠走盤兮盤走珠天師門裏賣桃符野狐跳入金毛隊五百生前不丈夫（雲巖喜嗣）

汝州風穴愍休乾禪師蜀西龍安胡氏子十九脫白二十圓戒徧參諸方各有省處後詣少林禮祖過風穴參雲巖喜機緣相契乃授記莂開法涇陽興福長安興善復繼席風穴上堂撥草瞻風二十秋全機不動信優游無端扶上華王座擘破三元接上流宗乘一唱三藏絕詮至道恢弘十途合轍衆流截斷遍塵剎而任運全談妙轉元樞括有無而凭垂指注光超

日月智出聖凡動靜無私隱顯不昧髑髏當千世界
鼻孔摩觸家風綿密安祥權開洞山五位暗機圓合
要出潙仰三生一字關大雲門之高古六相義拜法
眼之現成奪境奪人直捷痛快立賓立主大用天旋
印水印泥印空匪作家難辨非心非佛非物唯證徹
乃知似地普擎如天普蓋眞機剖露萬法全彰正恁
麼時且道卽今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擊壞歌揚
忘帝力由賡詩詠樂時雍 雲峩喜嗣

桃源瑞麟孤月朗禪師合州楊氏子歷徧諸方參箬
庵問打徹謁宕山遠印證住瑞麟上堂只著芒鞋不
用舟脚跟下事愈沉浮而今渴飲饑餐也未卜橋流
是水流小參驀豎拂子曰此是向上第一著未會之
人沒棲泊權曰此事與君持細細嚼來味似蠟放下
拂子拍膝一下 宕山遠嗣

新蔡金粟虎堂福禪師結制上堂根源直截豈落階
梯大用全提不存軌則盡大地是箇禪堂何分內外
盡十方通爲火爐當下銷鎔一切處卽事卽眞十二
時輝天鑑地以拂子擊禪床曰若能如是薦去何用
外求脫或未然打起精神休瞌睡莫教燎却兩莖眉
解制上堂打破情關了無遮蓋突出無位眞人縱
橫得大自在且道超方獨步一句又作麼生道閑雲
不繫從舒卷野鶴無拘任往來 上堂盡道迷因悟
遣除不知悟是迷根由直饒迷悟兩忘却未免全身
在半途且如何是到家一句竿頭須進步撒手莫遲
疑 上堂春日晴和春鳥鳴春山疊疊水盈盈分明
漏泄天眞事何用他方向外尋 上堂春山靑春水
綠一覺纔惺夢初足攜笻趁伴出松門是處桃英香
半馥因思昔日靈雲道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饒愛
摘楊花紅香未發春猶早幸值商水奮昔年問法南
塘求至寶山僧不惜兩莖眉一一分明須自保等閑
莫作文字觀得失有無一齊掃 擧國師三喚侍者
頌曰汝負吾兮吾負汝直如鉤處曲如弦千江水急
東流去五嶽峰高不到天 擧趙州訪二庵主頌曰
一番陰雨一番晴惱亂春風送客行故國不知何處
是猶聞啼鳥兩三聲 雲峩喜嗣

龍舒慶元冰鑑眞禪師頌百丈野狐曰五百生來墮

野狐不知何處有偏枯臨機應用珠投水清濁渾忘月影孤　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應用無分好醜一拳打破太虛驚起須彌倒走我脚何似驢脚趙州不識略彴輕輕踢倒淨缾一任填溝塞壑人人有個生緣誰家竈裏無煙有口祇堪喫飰那管成佛成仙 乳峰深嗣

四明太清景雲瑞禪師上堂黃鸝鳴綠樹白鷺舂青田古今諸祖意不昧見聞緣門外落雲冉冉石根流水濺濺舍此別無一要何方更有三玄喝一喝　上堂登山觀洪水者必知山之嶙峋水之流注入林玩脩竹者必知林之疎密竹之參橫且衲僧家喫了現成茶飯無為為事又知些甚麼三斤鹽換五升荳一束香還十箇錢　上堂東說西說不如不說好逆行順行不如不行更好何謂也不行底脚跟穩實已到安樂田地不說底口業清淨得入無諍三昧設有恁麼人山僧喚來與他摩頂授記　上堂山僧懶說宗瞑到日頭紅若人來問法耳朶撲教聾為甚麼事漸只怪其攪亂我睡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壞不就曰如何是法師曰詮不及曰如何是僧師曰山僧不是謝三郎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穿靴入市曰見後如何師曰赤脚歸家 印山先嗣

吉州就源鍵幾銓禪師上堂僧出作一〇相叉手立師曰暗裏畫符信不及曰難瞞識者師曰不見大衆咬母指麼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汾陽師曰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僧禮拜師乃揮拂曰明投暗合丁一卓二體用全該古今無別縱使竭世樞機劃關奪幟底漢到者裏且拈過一邊遂以拂子畫此(圖)(尾)(女)相曰今將千百年九十六種八臂那吒扶不起千眼大悲覷不破陳餿糊餅一一為先就源門庭重整舊令新行直得德山縮手臨濟吞聲天下老和尙退身有分衆中莫有似仰山者出來與山僧相見復作此○◎相曰看看若也會得不妨今日親見就源擲拂子下座　冬至小參一滴水一滴凍兎角龜毛成大用牛頭沒馬頭回安南塞北路崔嵬喫官酒臥官床邪管京師出大黃陰漸消陽漸長鐵額銅頭沒伎倆衆中還有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者麼卓杖曰向下

文長　元旦上堂。踍三脚驢。趯九重之法鼓。放無毛鷂。起八極之春風。頭頭示現。露出瓶內鵝黃。物物全彰。豁開籠中鴨綠。三身四智。各呈本地風光。五眼六通。共顯眞如妙用。諸仁者。還會麼。海潤浪平龍睡穩。天空雲靜鶴飛高（無礙徹嗣）

六安準提雲騣宗禪師。示衆。舉德山托鉢話。畢。師曰。這箇公案。諸方盡道是鐵門檻。從來諸大老。至今批判不下。且道。訛在甚麼處。良久曰。咄咄咄。△○。初三十一。中九下七　頌溈山有句無句曰。鷺鷥對對宿蘆花。水淺山高雲影遮。夜半黑風吹不動。依然天曉散晴霞　頌萬法歸一曰。滿天風色白蘋洲。截斷長江水逆流。直得虛空成粉碎。相逢堪笑又堪愁（乳峰深嗣）

溫州雁山羅漢雲峰學禪師。睦州人。上堂。即心即佛。謾商量。梅子熟時到處香。囑付人天正法眼。不知擔荷孰承當。還有承當者麼。拈拄杖曰。只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　問。向上宗風。即不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七穿八穴（慧日昇嗣）

衢州石巖世拙智禪師。義烏毛姓。以居士身。參雙林瞿。令看狗子無佛性話。於一喝之下。默契其旨。即呈偈曰。聞師一喝。山崩海竭。驚起碧潭龍。捧出團圞月。瞿曰。是即是。即未是。後謁慧日昇。昇問。甚處來。師曰。雙林。昇曰。彼中有傅大士是否。師曰。是。昇曰。來時向汝道什麼。師進前曰。恭惟和尚萬福。昇曰。此是奴婢。如何是主。師便出（慧日昇嗣）

池州雨臺海獅野關賢禪師。上堂。雨臺峰高。飛鳥難度。獅子林深。無容異獸。須各有出身路。可得高聲召衆曰。有麼有麼。良久。拋下拄杖。山僧直得撒手行去

示衆。白雲自異。流水自深。照破影響。由除影響者。段風光。塞耳盈目。雖然八萬威儀。百千三昧。祇能治己。不能爲人。且道。如何是爲人一句。召衆曰。須彌直上磨。今古折草量天枉用工（乳峰深嗣）

石溪崇化慧燈智禪師。上堂。豎拂曰。大衆還見麼。世尊覩明星。於正覺山前。靈雲見桃花。於春風陌上。於此見得。道非物外。良久。擲下拂曰。一任驗取　上堂。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會得差別智。徧野是黃金。

拈拄杖曰喚作拄杖子與你一頓不喚作拄杖子亦與你一頓何故多虛不如少實了悟能嗣

崇化佛舟隆禪師上堂第一義諦巍巍卓犖法法全彰情與無情頭頭顯露豎拂子曰還見麼人人眼裏有睛決定是見擊拂曰還聞麼個個耳中有竅決定是聞不待豎拂拈椎早已騎聲蓋色了悟能嗣

廣德建平法古純徹弘禪師示衆舉臨濟因兩堂首座同時下喝話師曰首座各展洪機臨濟關頭把住雖是一門宗匠爭免者僧勘破何故不見道鵓鳥下田魚鱉死毒龍行處草皆枯了悟能嗣

會稽秦寧餐顯西禪師小參檻外梧桐葉落頻金風體露騐當人浩歌一曲秋光靜笑看黃花面目新喝一喝師問新到甚處來僧曰顯聖師曰與者裏相去多少曰十里師曰來時阿誰在前曰某甲飯後動身師曰不謬在顯聖來無礙徹嗣

衡陽泉石隱禪師小參看不見處千聖骨髓行不到處萬靈本源明眼衲僧貴在機先領略則知無背無面佛祖莫測端由魔外豈能諳識天地以此長育萬

本羅木

物以此發生敢問大衆只如雪峰輥毬禾山打鼓且道明甚麼邊事擊拂子曰看脚下木偶耀嗣

寒木林禪師武昌顧氏子小參年年舊向今宵盡歲歲新從明日起豎拂子曰權有者個不推遷却爲諸公特地舉特地舉須薦取百年三萬六千朝俯仰折旋渠是汝木偶耀嗣

古潤蓮峰佛聲頂禪師示衆諸人還會麼終日迎待往來底料理人事底喜怒哀樂底若道有覓之不見若道無歷歷分明且道不落有無畢竟如何理會遂震威一喝曰切忌當面錯過　頌世尊初生曰纔出母胎便著忙指天指地惹災殃當時不遇雲門老遂隊成羣滿大唐月鳳度嗣

明州大慈孤峻極禪師晚參蘇州有常州有揩鼻用底破衲布掃地用底禿苕帚草本原來天下同因甚只道蘇常有諸人者還會麼若也會得的當許你具行脚眼其或不然總是癡狂外邊走印山先嗣

杭州清流太虛廣禪師舉趙州訪二庵主話頌曰兩個拳頭一樣齊趙州口裏有玄機知音不用將拳豎

疑殺當年老古錐　頌深明二上座見魚跳因緣曰金鱗戲水下長川游到龍門碧海淵幸喜迅雷輕一展翻騰直上九重天印山先嗣

慈修鳳庵順禪師小參靈機迅發射透凡聖髑髏智鑑晶瑩洞徹人天肝膽縱擒互換照用齊彰三玄戈甲精鮮九帶綱宗畢備麻三觔乾矢橛趙州茶雲門餅俱是殘飯餿羹若人瞰著俱要愁眉嘆息別有滋味甚深不與諸人道破驀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小參汾陽有三訣慈修祇一訣露柱忙然問燈籠開口說昨夜三更屋角頭照見烏龜吞刼鱉　頌世尊初生曰纔出頭來便著忙自誇自衒自顛狂脚跟到底隨人轉賺得兒孫學不良　頌婆子燒庵曰漢地尋遊蜀地居東吳西楚遞君書不談兵革人間事誘得孔明出艸廬無礙徹嗣

首山麗光楚禪師晚參學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僧曰不會岐曰湖南長老師曰大小楊岐被這僧一拶指東劃西且道首山為人在甚麼處　小參從上佛祖道不盡底諸人放不下底提不起底山僧一時顯露了也旋棒打退歸方丈宕山達嗣

東山穎鋒展禪師小參舉靈官示衆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槌甚麼人打得南泉曰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曰但道王老師不打自然是破鼓曰二老辨驗龍蛇分別緇素總是逐隊隨搜未免傍者哂慈氏這裏也要出隻手為靈官出氣遂鼓掌曰一任舉事諸方雲父儒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北京西山聖感霽崙永禪師檇李姚氏子七歲喪父慈母撫長矢志業儒值崇禎申酉之變遇兵遇盜幾死復生功名念澹有僧攜金粟容語錄見訪心生歡喜遂入山拜謁求示參究法于是出俗之念愈堅至

順治庚寅夏禮本郡深雲果剃落秋末辭師造謁弁山斯制期進堂參一口氣不來向那裏安身立命二七日聞隔溪鋸樹倒地有省入方丈呈見斯攔胸扭住曰一口氣不來向那裏安身立命師曰不是驢胎便是馬腹斯曰墮也墮也師曰蒼天蒼天斯索偈師隨口應曰鐵壁銀山直下灰鼻頭依舊大頭垂如師再問安身處老大拳頭劈面揮斯頷之自此影來吳越閩游歷天童徑山報恩金粟等剎機緣頗多然拈提公案不敢自欺壬辰春參安田靜于福源一日舉洗鉢盂話徵詰逓下數十語不契只是痛斥訶罵不已數日間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一日靜示衆舉野鴨因緣曰衆生迷己逐物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處頓然瓦解冰消靜問不得動著境爲甚瀉却淨瓶水師曰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靜曰爲甚歸宗道伊亂瀉師曰無端特地靜一日舉雪峰同條話問師師曰秦駐峰高東洋海闊靜連棒打出從此痛打數十次幾及月餘師出其不備舉同條話把住問之靜亦曰秦駐峰高東洋海闊師于言下覷破心肝五臟愈覺七通八達矣安田結制定執事靜垂問曰我要個不會佛法的作頭首執事還有麼師便喝靜曰佛法來了師曰這老漢作佛法會靜曰怎奈一喝何師曰蒼天蒼天靜命晉西堂一日靜落堂以杖卓于聖僧前曰有人承當得收取去若也收不得自來喫一頓師攜杖至靜前曰和尚也須退身三步靜曰山僧過在甚麼處師打曰再犯不容靜曰蒼天蒼天師擲杖曰草賊大敗靜低頭歸方丈解制記莂付授衣拂源流有安田露現一班直得山僧迴避之句時癸巳佛成道日也出世住平湖景雲慈濟孝豐圓通上海玉芝深雪嘉興德雲普明陝西咸寧成六永嘉雲外護國康熙癸亥因徵輯燈史入京隱靜萬佛三教圓通超園至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八日

皇上特旨命住西山聖感寺　景雲入院上堂僧問師登法王寶座請闡臨濟宗風師曰杲日當中天曰如何是賓中賓師便打曰如何是賓中主師又打曰如何是主中賓師復打僧擬議師直打出曰還是主中主僧罔措師曰蒼天蒼天即舉臨濟四賓主話畢

乃曰當時臨濟老漢于滹沱河邊建立黃檗宗旨。可謂寶劒揮空。不留朕迹。今古拈提。每于語下斷發。師家發活全彰。學人錯會不少。山僧久欲拈出老人面目以救膏肓。今日上堂。恰有一僧三問賓主。山僧四度痛打。也是忍俊不禁。未免當陽註破。諸仁者試簡點看。于此識得。山僧許與濟上老人相見。　上堂。僧問雪峰兩度打僧意旨如何。師曰三杯酒壯才郎面。一枝花挿美人頭。曰雪峰與麼問這僧如是答。且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曰爲甚逢人便罵。師曰淚出痛腸。曰同行點破又作麼生。師曰換却闍黎眼睛。曰焚香遙禮。嚮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可謂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師打。曰也須薦取好僧禮拜。曰風雲際會千古一時。師連棒打退。乃曰雪峰與麼問這僧如是答。大冶精金色轉輝。獅兒豈受黃金索。兩番打趂兮佛祖魂消。數聲泣罵兮人天膽裂。等閒一曲度瀟湘。正是太平時節。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趙州道無。雲門道普。與麼拈提。太煞莽鹵。良久曰還識山僧麼。急搖手曰從來不打寬皮鼓　上堂。學瑯琊覺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推爛柴。大慧曰作賊人心虛。雖然如是。恩大難酬。師曰是賊識賊。是精知精。簡點將來猶欠一著。圓通有甚長處。敢與麼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苦　上堂。山河大地墻壁瓦礫。無時不上堂。無時不說法。可憐無限人辜負伊。太煞今日忍俊不禁。只得再下註脚。耳聞者聾。眼見者瞎　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穿衣喫飯有甚麼難。良遂知處。諸人不知。穿衣喫飯莫道不難。祇如南泉入園拋出瓦礫。且道是警覺這僧耶。不警覺這僧耶。蹺一足曰王老師慣向莊上喫油糍　上堂。黃面瞿曇三百餘會。說不盡的闕齒老胡。十萬里程傳不到的。山僧今日特地露布。惟冀諸人直下薦取。良久曰會麼。逢人莫錯舉　上堂。僧出纔禮拜。師搖手。僧懡㦬而退。師椎胸曰蒼天蒼天。乃曰華嶽崔嵬。到者須是其人。黃河浩瀚。弄潮全憑好手。個個常光現前。且道阿誰知有。眨得眼鐵壁銀山。跨一步移星換斗。你等長連床上菩薩子。只知晝見日。夜見星。那曉當年菩提達磨來

時無口喝一喝　佛成道日上堂無端特地毒胎深
結正覺山前虛空迸裂拾得麗水金用作新羅鐵以
拂點午夜星別不別復畫◯奇哉奇哉證龜成鼈
除夕小參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兎走烏飛疾
似梭茫茫幾個知端的結角在羅紋今宵好委悉顧
視左右曰形山有至珍切忌輕拋擲　觀音誕日上
堂草色芳菲花光縹緲須彌頂畔杲日高昇蟠桃枝
上春風未老鐘聲短的短長的長鳥聲大的大小的
小顧左右曰會不會了不了一片大悲心狠藉知多
少　京都萬佛入院上堂全提正令豈在多端金鎚
纔動寶劒光寒志士寧容縮手良馬那用揮鞭括古
包今彖不離之心印超聲越色演不說之眞詮談續
條條玉燭花敷井井青蓮承誰恩力鑒在機先喝一
喝曰非常人荷非常事扶豎門庭不等閒　觀音大
士誕辰植本師靜老人百日上堂雙林樹下披襟瀝
膽大抵無端熊耳峰前露尾藏頭早成漏逗若論祠
明正眼還他沒量大人道有也而不立一塵道無也
而不撥一物凡情詎可測聖智莫能窺驀拈拄杖左

卓一下曰觀音菩薩向這裏出驢胎入馬腹示現一
朝又以拄杖右卓一下曰香嚴老人向這裏飲鐵汁
食銅丸化過百日生滅不異呼吸相通好事多同如
何證據復以拄杖中間連卓曰直劈華山分兩路萬
年流水不知春　聖感入院上堂智鑑洞明靈機廓
徹揭示摩醯正眼拈提向上弘規日月星辰全彰妙
明心印昆蟲草木咸躋菩提覺場起立曰仰荷　鑒
恩欽承　綸命祝延
聖壽翊贊
皇猷又且如何展演金輪統御三千界寶祚延綿億
萬年　立兩序上堂多年抱拙隱遯廬閉戸深藏定
祖圖燈史纔完今日案犂耙從此又相呼事不獲已
略整規模金將爐冶玉切錕鋘且約三章法應遵七
事符勸回河北千年運直溯曹源萬疊波
聖駕幸山謝　恩上堂
駕臨古寺春滿寰區大毗盧頂應身優鉢曇華吐談
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萬象森羅俱隨妙舞　堯仁廣
被位永固于金輪　舜德恒新壽彌堅于寶祚仰祝

無疆
壽算所資正法流通豎拂子曰大衆還委悉麼須識
皇恩造化同一切含靈承此力揮拂子下座
聖駕侍
皇太后幸山謝 恩上堂千峰如潑淨無塵恭遇
宸遊雨露新勝義諦中彰勝義慈仁行處見慈仁巍
巍乎全彰大用蕩蕩乎顯發純眞胸宇早分無量壽
頂珠常照百由旬仰瞻一片溪山色共沐
皇恩不盡春 示衆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更有
一人得個甚麼顧左右曰好不增一毫醜不減一毫
晚參提婆以一鍼投水爲甚龍樹大士便喜恩深
無語懷抱分明聖人之道不可名而可見者此爾以
拂畫◯◎歸方丈 僧問世尊初生雲門一棒世尊
過在甚麼處師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僧參
入方丈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把住曰山僧被汝一
喝僧擬議師拓開曰門外漢 師路逢一僧攔住曰
求和尚說說師劈面一掌僧無語師曰元來元來
僧參師問從那裏來僧於地上畫◎此師以杖作擊

又劈僧復于相上加一日字師與抹却僧復擬畫相
師連棒打出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以杖作舞
僧纔首師打曰古佛過去久矣 問維摩方丈不以
日月爲明和尚方丈以何爲明師展兩手曰道甚麼
曰直得某甲有眼覷不見師曰將謂將謂 問大事
已明爲甚亦復如喪考妣師驀與一推曰果然有口
只堪掛壁師曰二時齋飯僧沉吟師打曰差之毫
釐失之千里 問趙州看二菴主意旨如何師曰道
路各別養家一般曰爲甚肯一不肯一師曰莫將閑
學解埋沒祖師心 頌文殊三處度夏曰暇卽遊子
倦卽眠玉容常醉彩樓前春風起處楊花亂江月重
重雪裏天 頌調達謗佛曰韶光三月景和融錦繡
山川處處同碧瓦曉烟寒食雨朱簾晴捲杏花風
頌初祖隻履西歸曰達磨從不來東土緣何說個西
歸去空棺隻履大分明知音鳥用頻頻舉 頌烏窠
吹布毛曰冤家歷劫難回互出鞘龍泉劈面寒獨睹
一雙青白眼漫天攫地絕人烟 頌國師三喚侍者
三應曰流鶯聲老綠楊中啼落南枝一點紅莫謂東

君無管待更加煦日與和風　頌百丈野狐曰描不成兮畫不全桃花如錦柳如烟饒君趨盡招魂賦輸我安閒自在眠　頌雲門乾矢橛曰玉鷺飛歸蘆荻渚芙蓉窈窕秋光前世間無限丹青手到此都盧畫不全　頌黃龍三關曰有個生緣帽大衣寬愛喫梅實不顧牙酸我手佛手出乖露醜纔涉思惟披枷帶杻我脚驢脚鳶飛魚躍一種風流誰能領略　師有語錄二十卷深雪草堂集三十卷弁韓五燈全書一百二十卷法苑英華□□卷讀書隨記□十卷古今僧詩六十卷諸種行世嗣法弟子明誠謹錄（道安靜嗣）

當湖暨玉道者馬明燃邑之文學少孤性落落喜自適嘗覽詩書遇疑難者愛讀之閱歷事務擇實益者方爲之見人禮佛像誦經懺哂爲土木章句從事奚爲居於鄉習射獵打魚弋鳧不顧焉繼而避亂乍浦安田靜應天台湧泉之請取道海濱寓於柏子院士偶過一見若舊生歡喜心明晨修誠往謁呈月聰偈有清風明月夜總是一家人句靜問如何是人中主士茫然罔措通身汗流覺已躬下便有一種放不過處廢寢忘餐數晝夜一日復造直陳目前境地恍如桃花隔岸芬芳可聞恨不能便渡輕航探賞笑傲於其間又如策天驥迅足雲程俄而晴空萬里俄而嶽峙峰連種種識界不斷塊壘多礙伏望慈悲靜偶閱士所鐫篆章舉示曰汝且向這裏薦取分分明明一絲一毫模糊不去的是個甚麼若能一眼覷破盡十方世界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印印定無處不是圓文鐵線漢篆秦章說甚麼桃花隔岸天驥雲程耶時雖心感開示更覺增了一重疑案抵夜同師步橋邊靜舉世尊初生雲門一棒因緣言下未領歸途間不覺失笑若有所遇卽扣門馳證曰路次忽得可笑一事特來證明笑得雲門老人一棒打殺世尊已見辣手怎麼也要與狗子同槽喫食靜曰世尊雲門與狗子則且置只要問如何是汝獨尊的我速道速道士擬議靜叱曰聰明意解有甚麼用處卽推出門士廢然自喪曰此誠識解邊事算不得數作不得準生死岸頭怎能敵得此時如進重圍如增鉅石心下益不自安而皇皇焉又慮師之起程也偶無舟得以阻期

遂豁然經暮往因茶次談及報恩琇一夜喚兩僧入方丈命以今夜不了明各打一百杖兩僧俱得開悟茶畢靜起身曰山僧今夜亦作報恩老人去也設兩蒲團於佛殿命士參獨尊的我命闍然參青州布衫鉗鎚至半夜疑情倍切士獨立中庭靜驀然一推此時心想意識多無用處猶如鈍鐵一般靜復打曰不唧𠺕漢士雖略知冷暖不敢承當回坐蒲團良久靜問曰坐的與立的有兩個否士曰無靜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士益猛勵拚死追求至五更聞報鐘鳴千重鎖鑰豁然迸裂謂闍然曰不須參不須參纔涉思維千里萬里矣時東方既白靜問曰還信得及也未士曰莫開口靜曰如何是獨尊的我士豎拳靜曰有人道是拳頭士便喝靜亦喝士曰今日看破和尚拂袖而出盥沐焚香請歸依靜許諾授名超建臨別靜驀問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士曰此去天台一千里靜曰非汝境界士連喝兩喝靜微笑嗣後又達一書曰仰荷鎔鑄直頭逼出精液山河大地一脚踏翻百萬億劫後衆生俱是盤古老子的祖宗說甚麼開天闢地那如者拳頭亘古彌今縱橫自在還人放馬打鞦韆跳不出毫毛管裏這也不是希奇特椒之物何用饒舌弟子只在當湖送師往天台去也靜謂不是門外漢爰授偈拂以記莂焉道安靜嗣

嘉興當湖復菴殊貫德禪師上堂道人行履本無固必有時埋頭絕壑種石鋤雲有時身入闤闠和泥合水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無一事不演眞乘無一物不圓至體迴脫根塵靈機廓徹不妨拈草現金身丈六彈指開樓閣百千顧左右曰還有共相證據者麼一言金石風雲際萬古洪謨祖道新　頌女子出定曰大定何曾有出入文殊罔明誰得失雲收雨霽廓然空依舊靑天與白日　頌趙州勘二菴主曰兩入僧菴兩唱酬豎來一樣是拳頭若將得失分高下覷面何曾見趙州道安靜嗣

順天房山天生院恒遠一禪師僧問臨濟三句請師宣師曰我這裏著不得曰如何是第一句師便打曰如何是第二句師又打曰如何是第三句師復打僧擬再問師連棒打出僧竚立門外曰屈屈師曰一任

舉似諸方　問德山托鉢事如何師曰平地起漚曰雪峰一問德山爲甚便低頭歸去師曰疑殺天下人曰雪峰舉似巖頭又作麼生師曰禍入不愼之家曰頭云未會末後句又如何師曰趂空打劫曰山聞令侍者喚巖頭云汝不肯老僧那師曰將錯就錯曰頭密啓其意麼師曰山西打鼓江南作舞曰山明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曰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也天下人不奈他何雖然也秖得三年活潑師曰撼動須彌曰山果三年而逝師曰頭正尾正　題觀音大士像曰觀音耳作眼耳見始方明若問圓通意驢鳴犬吠聲

道安靜嗣

京都聖感桂芳林禪師保寧淸苑張氏子賦性淳和不茹葷酒雖羈塵網矢志出家二十七歲禮本郡觀音菴光碧玉披剃詣憫忠圓具戒後居漏澤園日誦華嚴夜持尊勝設放燄口施食三年無輟四衆傾心鬼王之號由此稱之繼住西山寶珠洞有禪者以拄杖向背語請益師罔措遂抱疑團通宵不寐次晨食椒菜有省適竺菴於善應開爐師預其數聞鼓聲正思惟間有人誦金剛經三心不可得豁然悟徹撫掌笑曰此心不逾三心外離却三心亦此心後參先師靜慶徵詰知臻堂奧乃記莂焉洞前有平坡寺廢址係唐朝勅建者師不辭勞瘁拮据一新　善應結制示衆善應結制好個消息禪不會參噇飯第一飯後喫茶不知何味喝一喝曰過了三十定是初一　自題像曰者個阿禿生來薄福不諳人情太甚孤獨破衲隨身愛棲林麓虛空作隣頑石爲族問著宗風張口閉目咦建立門庭三十年等閒難覓知心腹　康熙壬子秋

今上皇帝召師入萬善殿見師撲實解珍寶數珠賜之幷　賜龍藏扁額詠詩褒之　命內翰亦詠其事至丙寅七月十日忽然示寂世壽六十八僧臘四十一

上聞仍　賜白金爲殯資其徒寂印奉師全身塔于後山廣濟寺之前 道安靜嗣

育嬰關主忍菴信宗禪師吳江人僧問如何是南臺

境。師曰。萬柳年年綠。如何是北臺境。師曰。千山日日青。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玉堂金馬客。不作等閒看。問。關中意請師直指。師曰。有口道不盡。曰。還容出入也無。師曰。上座何方來。曰。五臺。師曰。無汝下脚處。問。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午上與你包子喫。曰。不會。師示一頌曰。不會不會。石頭土塊。斷却咽喉。失錢遭罪。問。如何是佛。師曰。水面葫蘆。問。終日看經。有何利益。師曰。特地一場愁。曰。如是則不消看也。師曰。瞎。師示疾謂衆曰。臭皮袋生死關。打得破。尚還難。會得會不得。滿目是青山。復豎起拳曰。道道。衆罔措。師曰。青山也不識。瞑目而逝。（道安靜嗣）

慈祥雲平我禪師。示衆。舉丹霞燒木佛話畢。乃曰。丹霞偶爾成文。院主不妨撞彩。今日將二老漢一齊燒却。拍掌大笑曰。且看有舍利也無。問。五千四十八卷。那一卷是眞經。師曰。破被蒙頭總不知。曰。普天下僧。那一個是眞僧。師曰。兩耳依然左右垂。曰。三頭六臂。那一臂是正臂。師曰。照顧眉毛。曰。杲日當空。爲甚覆盆之下。師曰。從來不借他力。（道安靜嗣）

燕京法興寺德涵讓禪師。上堂。轟雷掣電。駒踏麟奔。目視繩床。煥然顯現。不是師資合妙。安得啐啄同時。就中殺活機權。個裏鉗鎚嚴密。全提大用。還他獅子之威。禩代相承。須藉法王之印。到者裏。水到渠成。遇緣即住。各各懷仁抱義。人人啓後光前。驀豎拂子曰。還委悉麼。生涯只在絲綸上。明月扁舟得自由。上堂。聲前悟旨。已涉程途。句下明宗。却成知解。說心說性。謂之惡口。小家言證言修。總歸世諦流布。若有個漢不涉程途。知解不作。惡口世諦。山僧拄杖子雙手分付。良久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示衆。舉鴦崛產難頌曰。賢聖法來不殺生。親言親口有誰爭。堪憐來往途中客。惜却眉毛露眼睛。示衆。舉國師三喚話畢。乃曰。南陽明修棧道。侍者暗渡陳倉。帶累多少人向辜負處轉身不得。示衆。舉趙州二菴主話畢。頌曰。一分家私兩分分。老婆心切剖來均。堪憐無限痴男子。猶向其中論富貧。示衆。舉興化打維那話畢。乃曰。興化善行六韜三略。奇正莫測。克賓運籌帷幄。終不墮他術中。雖然如是。還知克賓喫棒處麼。

具眼者試道看　示衆舉婆子燒菴話舉乃曰婆子似冰者僧如火檢點將來二俱不了　士問庭前柏樹子是何意旨師曰昨夜三更月到牕士曰錯師曰居士又作麼生士曰今日風吹面裏寒師曰錯士曰某甲罪過師曰錯錯（道安靜嗣）

蘇州虎丘甘露雨平定禪師本郡孫氏子母夢北方僧借宿而生父母早亡九歲依甘露純薙染參安田靜究徹法源而受記莂出住甘露示衆舉維摩默然話舉師曰維摩默然其聲如雷文殊讚歎已落第二二大士靴裏弄指則不無若是不二法門要且未在

示衆舉趙州二菴主話舉師曰趙州雖則殺活全提要且鼻孔在別人手裏　頌五通問佛曰無端惡口噴青天却把黃金當碌甎打破那通關棙子瞿曇鼻孔不完全　頌二祖得髓曰禮拜無言聲若雷老胡有口也難開若將皮髓論高下辜負西來破草鞵

頌南泉斬猫曰殺人刀握無人識魔佛當陽遭霹靂若道圓機是趙州鷂子已過新羅國　頌溈山水牯牛曰不是溈山不是牛淸風明月一時收短歌唱出蘆花岸無限青山盡點頭（道安靜嗣）

開封天王印持徹禪師上堂仰之彌高望不及鑽之彌堅劄不入瞻之在前天左轉忽焉在後地右旋驀豎拂子曰若向這裏薦得所見一切見所聞一切聞山河大地百億須彌盡在諸人面前一一顯現了也諸仁還會麼以拂子擊禪床曰劒去久矣　上堂獨露全機觸目菩提踏翻四大海踢倒五須彌也是一場笑具何故從上諸祖只到得這裏且道這裏是甚麼所在喝一喝　上堂佛法禪道無你諸人啓口處無你諸人解會處無你諸人湊泊處無你諸人分別處汝若是個丈夫直下休去歇去多少省力無位眞人在汝面門出入還見麼待汝等打破鏡來纔有喫棒分喝一喝下座　小參佛法二字無說無傳指鹿爲馬肋下還拳天王今日覓個還拳底有麼有麼良久曰也不得按牛頭喫草（道安靜嗣）

睢陽大佛平林旭禪師嘉定馮氏子上堂豁開戶牖萬里不挂片雲杲日當空四顧淸光溢目本來現成何必口喃喃地以拂子畫○曰急著眼復喝一喝曰

休錯認　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直下承當切莫草草若或顧盼躊躇徒白鬚眉到老有個徑捷法門也要當人便了良久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汝道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紅爐烈焰片雪飛騰聖遠乎哉體之卽神寒風凛冽滴水成冰汝等諸人曾撞著無位眞人麼擊禪床一下曰切莫動著　僧問佛祖近不得底是甚麼人師曰不是佛祖曰畢竟是甚麼人師脫一履拋向前僧罔測　問如何是掩關一句師曰向你道不難恐成兩句道安靜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當湖復庵殊貫德禪師示衆舉國師三喚侍者話舉師曰國師將金博金侍者以水投水一期聲應氣求

家寶宅

千古之下足稱父慈子孝　示衆舉興化打克賓維那話舉師曰興化徹底婆心其奈棒頭短克賓不因喫棒怎令此話行雖然只如罰錢出院又作麼生從前汗馬無人問祇要重論蓋代功　問世尊初生雲門一棒且道世尊過在甚麼處師曰知恩方解報恩　問雲門放洞山三頓棒且道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事因叮囑起　問靈雲見桃花悟道玄沙云未徹在如何是未徹處師曰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　頌庭前柏樹子曰一片無私古佛心頻將肝膽向人傾堪憐無限癡男子猶向庭前柏上尋　頌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曰破家散家向誰論赤體無依徹底貧迢遞故鄉消息斷回思不覺倍傷神道安靜嗣

京都白雲瑞平毓禪師佛誕上堂昨夜三更明月朗倒騎玉象下丹墀牛回馬沒稱殊勝難免諸方惡水澆大衆卽今釋迦老子在什麼處擲拄杖曰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樹凋葉落金風動只要諸人放下休且道結角在甚麼處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示衆舉玄沙和尚示衆

日深山懸崖千年萬年人跡不到處還有佛法也無若道有喚甚麼作佛法若道無却有不到處師曰大小玄沙漏逗不少佛法說甚麼有無與麼說話大似黃葉止兒啼大衆山僧與麼道意在于何良久喝一喝曰喚作祖師機猶落第二義　師同天根到勝果指庭前柏樹曰汝向者裏道一句看曰今古一色師曰西來意庭前柏樹子爲甚五祖演道前邊會得不是後邊會得是曰當年若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師曰放汝三十棒　僧問十方無路四面無門因甚又道一門超出妙莊嚴路師曰卽今路頭在甚麼處僧便喝師曰且喜沒交涉（道安靜嗣）

奉川法海樸庵樸禪師姚江韓氏子上堂若道山僧今日生誠哉杓卜聽虛聲古今不離於當念日日無非是誕辰雖然作麼生道箇應時及節句以充衆聽今朝六月六芙蕖香馥郁安分且隨緣唱闋哩囉曲衆中和得者出來通消息看如無山僧拄杖子現大神通轉大法輪去也卓一卓下座（道安靜嗣）

亮公周超端居士拈百丈再參曰豎拂挂拂熟處難忘振威一喝傾湫倒嶽不但百丈三日耳聾直使盡大地人髑髏粉碎　拈丹霞燒木佛曰丹霞因風縱火院主別有生涯要見丹霞則易要見院主則難頌百丈野狐曰不落不昧牢關粉碎玉兎東昇金烏西墜一時吐却野狐涎忽然闖入金毛隊　頌大隨劫火曰壞不壞覩自在劫火光中無隔礙隨他去眞古怪將人財物償人債大用全提超物外（道安靜嗣）

撫州芙蓉瑞庵濟禪師上堂芙蓉近日與諸方不同有時默有時說有時默中說有時說中默你諸人擬向默時見芙蓉芙蓉不在默時處擬向說時見芙蓉芙蓉不在說時處擬向默時說說時默處見芙蓉芙蓉亦不在默時說說時默處你擬不要見芙蓉怎奈諸人無處迴避還有迴避得者麼舉手劈開生死易教人除却是非難（道安靜嗣）

都門李泰然居士參道安靜問和尚住何道場靜曰臨濟老門庭曰何不自建立靜曰料汝跳不出曰却被和尚鈍置靜曰還識趙州語言麼曰趙州有多少語言靜曰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曰瞞得阿誰靜曰

舊未曾在日擬會即錯 道安靜嗣
蘇州定慧瑞旭容禪師示衆吞盡楊岐栗棘蓬吏於
何處覓英雄別峰謾道相逢也未出門時見巳同
示衆豎拂子召衆曰看看若恁麼見得向第三句會
取擊禪床曰若恁麼聞得向第二句會取只如第一
句向何處會取以拂畫(牛)曰休錯認　師落堂見一
僧經行向前搊住曰道道僧擬議師拓開曰山僧罪
過　問日前雙塔終日相峙未審放甚麼光師曰刺
破汝眼曰是何心行師打曰且道是甚麼光 道安靜嗣
松陵泗洲松吼雷禪師上堂夏木陰森黃鸝聲碎梅
熟梔香松蒼竹翠百千法門處處全彰無量妙義頭
頭顯著遂拍案曰少林心髓盡傾翻汝等諸人尙瞌
睡　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條爾新正巳過三老死
將期休放逸拚條窮命力追參旋顧左右曰參參參
釋迦本姓是瞿曇不必逢人乞指南以手掴口曰無
端終日口喃喃 純朴汝嗣
海鹽草堂秀禪師小參火雲時乍斂萬里碧天秋金
風翻貝葉玉露轆珠毬蛩吟幽谷畔蟬噪柳梢頭動

兹應別調葉落自知秋卓拄杖一下 雲阜慧嗣
嬾雲學禪師禮嘉善靈塔冲凡師薙染看竹篦子話
有省後參廣化明得法頌夾山參船子話師曰活計
波心三十年錦鱗高躍出重關相逢點首華亭棹收
拾蘆花月一灣 悅可明嗣
眉庵靈谿源禪師頌高峰六問人人有個影子寸步
不離因甚踏著踏不著曰一江明月浸秋空獨泛扁
舟上下同莫道水中撈不住依然人在月明中　頌
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曰投滿芥城
猶有缺拂殘劫石尙披衣不如斫却無根樹一任旁
人說是非　頌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
曰春風花放一枝新花放春風色愈眞處處縱教春
色好相逢誰是看花人　頌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
甚命根不斷曰難難難易易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
回首啞然只一笑前三三與後三三　頌佛祖公案
本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曰一片婆心舉似
他絕諸訛處韓諸訛都來換却時人眼莫笑時人眼
目多　頌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不照覆盆之下

日騰盡春同感歲華朔風吹雪徧天涯可憐名利江
湖客何事經年不到家 芥子彌嗣

西山廣泉自曉愍禪師吳江馮氏子幼為諸生負豪
俠順治庚申年脫白參福嚴容發明心要依孤雲鑑
最久已而登峨嵋歷五臺遂至京師謁法曇海于延
壽機緣相契即受記莂康熙甲辰秋開白雲山外道
趙圓眞緇服妖言鼓惑甚衆師恐貽患正教志存匡
救直抵榆關同僧悟宗入山諭以正法眞不從回京
著照妖直論一書示之眞怒欲誣師師不得已聞之
當事時大宗伯具疏上聞奉旨以趙圓眞邪教惑人
擬斬又以可矜減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隨發遣陝西
藍田衆結垣中察希納請師住西山廣泉師應之即
閉門謝衆鑿泉栽花之外無他務也間以一拈一頌
發明向上　丁巳師年五十一秋季示微疾以十月
初四日告衆而逝闍維收骨塔于本山其遺稿為不
知者所焚僅存廿之一剃度弟子寂衍編刻之曰焚
餘集與照妖集竝行於世 法曇海嗣

萬善始如愼禪師淨土頌曰淨穢無根何處生識將
修證論圓成試看此土是何土擬議思量千萬程
從來無滅亦無生任性逍遙最現成堪笑隨聲逐色
者跉跰辛苦問途程　一念知歸事怎生無根樹子
蔭涼成頂門一隻金剛眼萬里神光不計程　師資
契合不尋常針芥相投別有方一錐痛處難回互飲
恨而今孰可忘　脫盡皮膚始見眞一眞猶是眼中
塵要知眞妄消融盡萬里長空月一輪 法曇海嗣

吳江羅漢月巖閑禪師示衆舉死了燒了向何處安
身立命頌曰龍歸大海作波瀾東湧西遊過萬山縱
使乾坤搖撼動渠儂不動一毫端 淳樸汝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南陽香嚴蜀叟古禪師先香嚴小祥上堂先師去年

今日入隱身三昧。今年此時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同現普光明三昧。不肖兒孫。將西天祖師西邊著。東土祖師東邊著。過去諸佛且退後。未來諸佛近前。現在諸佛當正令。灘頭緊。渡頭深。丹水氣象。主山高。案山低。白崖家風。諸兄弟于此高低深淺。一一見徹。齊到影堂前禮拜焚香

檢藏上堂。如來寶藏。妙性圓明。見者聞者。誠爲聖種。弘宣勝義。秘密門開。頓教漸教。一時流通。大千普利。以此殊勝功德。甚是難值。看經時。不作字相句義相。是得文殊大智。作務處。不憚疲勞辛苦。方入普賢行門。即此一法。十方同聞。以何爲據。遂作○◒⊜⊓⊼⊡曰。親向靈山承授記。同遊藏海渡迷津

示衆。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屈指數三回。不出是者數。于此明得。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其或未然。各各歸單參

師行脚次。路有僧曰。日子不可錯過。好學佛法。師曰。若是佛法。目前也不少。曰。請舉些看。師正色以手指僧頭曰。帽子都不帶。正僧擬整帽。師笑曰。大好不錯過

問。罽賓國王斬師子尊者。意旨如何。師曰。太平本是將軍定。曰。祇如王臂墮落。又作麼生。師曰。不許將軍見太平 宕山遠嗣

丹霞古宿尊禪師。上堂。藤條箬笠寄高岡。寂寞風規歲月長。不掩柴扉交脚坐。爲知佳客到茅堂。當此之際。山林現瑞。草木呈祥。幽鳥元談。野猿妙唱。同明般若。互演眞常。言言顯佛祖家風。句句作人天榜樣。然雖如是。猶未是衲僧行履處。大衆且道。畢竟作麼生。良久。擲拄杖下座 宕山遠嗣

澧州大同辨海言禪師。中州淅川李氏子。先事戎行。因遇五臺僧指點。棄官薙染。依遮夫元座下。親承心印

回祿上堂。昨朝勝熱婆羅門。顯大威光。逞大神力。以虛空作爐鞴。大地山河作煤炭。將四聖六凡。情與無情。一爐鎔化了也。大衆急著精彩。遂震威一喝曰。但覺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

上堂。知之爲知之。三十棒不較少。不知爲不知。三十棒不較多。是知也。三十棒恰恰好。何故。知之一字。衆禍之門

示衆。金佛不度爐。鎔成一片。木佛不度火。甚生彩談。泥佛不度水。通身打失。眞佛內裏坐。三十棒趂出何

故大海不宿死屍　上堂我愛山中夏日長松陰滿徑足清涼寒泉徹鑑鬚如鬢何必多般對鏡粧　上堂盡大地無纖毫過患撮十方如粟米許因甚熙寧八年崩倒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卓拄杖曰汝等諸人逢人切忌錯舉 遠夫懶嗣

黃梅東禪天澤杲禪師解夏晚參夏末秋初百事臨頭草鞋跟斷破傘難收鼠皎笠帽影也沒有者裏脫去永絕馳求噓一噓　冬日示衆林葉蕭疎後萬緣放下時若人知此意便透祖師機作麼生是祖師機豎拂子曰月落潭無影雲生山有衣 千仞嗣

黃梅五祖無絃琴禪師上堂東山沒計較不會元與妙有問信口詶那顧言精造釋迦不能說信口便說到彌勒不能行信脚便行到行說俱到未能夢見向上竅饒你口似秤錘難免燈籠絕倒　上堂東山立處人難立東山到處人難到非是有心異物情大抵行藏無作造德山臨濟尙茫然法眼雲門空計較其餘固理殊難伸悵怨東山沒頭腦拄杖忽俊不禁爲伊點破一竅無口人喫飯無肚人知飽江西湖南歸去好 千仞嗣

衡石笑玉禪禪師維揚季氏子參南山月月問有一物明歷歷常在動用中爲甚動用中收不得師曰杓卜聽虛聲月不肯三日後師契悟入室曰三日前公案會得也月曰試道看師纔舉前話月驀拈拄杖便打師即呈偈曰今朝臘月八昨日臘月七好笑諸方老凍儂原來都是白拈賊 一菴月嗣

瑞州黃蘗崑禪師宜興王氏子上堂登先師堂入先師室據先師座鎮鎁橫按正令全提元要照用祖代門風殺活縱奪家傳茶飯振黃蘗未墜之宗續臨濟將殘之焰不在茲乎雖然如是攪浪拏雲端藉馬駒門下客擎天浴日還他濟水渡頭人假如躡劒樹刀山入鑊湯爐炭還有相隨得一上者麼顧視左右曰掀翻海嶽求知己撥轉乾坤定太平 一菴月嗣

瑞州黃蘗亦葦岸禪師吉州文江李氏子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如金翅鳥王直取龍吞有時如摩尼寶珠隨方顯色能斷衲子之命根能續佛祖之慧命妙用天然殺活自在所以賤賣則一任東擲西拋

貴拈則縱使千金不換然雖如是衹如喚作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卓一卓曰一切現成（一菴月嗣）

安慶清涼現幡隱禪師臘八小參皇宮賣弄多端又向雪山六年冷坐擡頭夜覩明星依舊將錯就錯大衆何爲將錯就錯良久曰三千剎海盡光輝多少行人草裏臥（天章玉嗣）

萊州福慶妙偉俊禪師上堂人我山便是涅槃山嗔惱海即是法性海可中有個沒量大人從蟭螟眼裏突出不消一摑涅槃山粉碎法性海枯乾且道渠儂又在甚處安身立命良久曰昨夜寒風起今朝刮地霜　晚參金風颯颯動寒林徹體無依忍不禁不借借實難陳擬思早隔萬千尋參　小參踏斷雲邊白玉床倒跨泥牛鞭出血等閒觸著娑竭龍烈焰爐中飛白雪大衆且道是醍醐句毒藥句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晚參古人道白月則隱黑月則現大衆且道是甚麼物衆無語乃曰白月隱黑月現仔細分明爲君判蟲蛀秤錘血滴滴無目波斯親覷見還會麼遂以兩拳置額而起　上堂問道本無言因言顯道如何是道師曰口是禍門僧擬議師便打乃曰今朝五月十五舜若多神起舞撞著南山鱉鼻吞却莫教冤苦休冤苦南泉不打鹽官鼓　頌趙州勘二菴主曰一步笑兩步啼隨風直到夜郎西神頭鬼面人驚怕攪得乾坤爛似泥　頌五祖演牛過牕櫺話曰金鎖元關齊掣斷大方獨步許誰知不堪回首夕陽望一線梅花月上遲（天笠珍嗣）

盛京興善允則欽禪師解制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背後一拳無佛處急走過攔腮贈掌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藝高心膽大恁麼則不去也撞著拳頭禪摘楊花摘楊花零落枝頭多少春向者裏薦得呼喚不回頭羅籠不肯住有恁般手脚任伊南北東西其或未然且莫亂走　佛成道日小參盡謂覩星成道誰知項上著枷四十年含血汙人數十載和贓捉敗佯死拘尸河邊帶累金色頭陀活埋雞足山下死守一袈裟塊從茲兒孫遍塵遍剎拈條白棒嚇鬼欺神正眼豁開誰辨的滔天逆浪起滹沱喝一喝　中秋晚

參半夜虛空裂山河光皎潔廣寒元不遠莫向天邊覓多少守株人錯過者時節南泉拂袖走白雲曾遭跌好笑楊岐老白拈明珠奪去還生鐵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鐵蛇橫古路　問如何是第一義師舉竹篦僧擬議師打曰落七落八　問未生面目作麼生參師曰你面前無我我面前無你僧作禮師打曰有也　頌臨濟宗曰百掺千鎚揮鐵鎚蒼龍窟裏抉明珠印開朱點全提旨五逆雷聲震五湖　頌雲門宗曰自從拶折娘生脚蕩盡家私惹禍殃遂草毒蛇藏要路金鍼不動繡鴛鴦　頌曹洞宗曰絲來線去輥泥團古殿苔生月半殘偏正未分誰解辨當人終不坐金鑾　頌潙仰宗曰不患聾兮豈患瘂風流無限屈難伸相逢莫掩舊團扇半面呈君笑轉新　頌法眼宗曰至化不須重問卜眼聲耳色總相宜東村飲酒西村醉得意潘郎驢倒騎天笠珍嗣

潭州金星中輪智禪師湘潭人上堂召大衆曰若道說的是又道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若道默的是又道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到這裏如何得相應去豎拂子曰識取這枝無孔笛逆風吹又順風吹鐵舟海嗣

濟南玉泉荊谷靈禪師晚參佛也不識祖也受瞞從不囊藏願力要完一時透脫話不虛傳菱角尖尖荷葉團團此段淸光收不得月白風淸徹骨寒　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師曰木鷄叫斷三更月日不會師曰石女聞風暗點頭鐵舟海嗣

趙州觀音院雪山詳禪師晚參正眼豁開萬法融猶如飛鶴出銀籠不空無位生緣密千聖不傳即此宗大衆如何是此宗喝一喝曰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　晚參朔風凜凜不停吹正是寒梅破玉時若個雙睛從此豁東君漏洩本無私顧左右曰有麼有麼衆默然師卓拄杖曰失便宜處得便宜鐵舟海嗣

順天法華閬谷悟禪師上堂百千三昧無量法門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雪覆殿花通身莫辨須具頂門正眼嘗懸肘後靈符豈不見昔日寶壽上堂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曰與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在法華今日設有僧强生節目山

僧亦打不惟此話大行亦要開燕京一城人眼在何故不逢作者不開拳一遇知音便分付　上堂拈花奧旨少室眞機日月不足踰其明虛空焉能比其廣四時莫能合其序鬼神何能測其機巍巍獨運蕩蕩無私擧心即錯動念則乖三藏十二分說食向人一千七百則持燈測日現今諸方盡謂驅耕奪食貴圖宗猷不墜殊不知除熱進火濟寒以冰愈增其劇法華恁麼道非是壓良爲賤所因臂三折而知醫觀多人而識相若是英俊衲僧便請單刀直入斬將搴旗坐享太平豈不快哉顧左右曰有麼有麼稍涉思惟白雲萬里（鐵舟海嗣）

南嶽中國清信菴事禪師滇南昆明周氏子上堂十方同聚會長底長矮底矮個個學無爲白日青天著鬼迷此是選佛場錯心空及第歸錯諸人向這裏檢點得出國清院子兩手分付其或未然鼓寂鐘沉當午夜飛蛾撲滅佛前燈　退院上堂祖翁田地理合耕種爲甚麼苦要告退擲良久顧視左右曰還委悉麼石爛松枯都不是梳風兩鬢雪鬖鬆（明明燈嗣）

江寧金陵寺僧一琇禪師示衆意不在言虎踞關前孤危峭絕來機亦赴龍江城下帶水拖泥同行不同步火爐頭有個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擧著豎拂子曰擧著也且道在虎踞關前在龍江城下揮拂子曰兩手捉來安舊處化爲一片紫金霜　示衆論禪論道兄弟家各各口似血盆乃鳴指一下曰到者裏爲甚一個個眼搭睡地葢爲未曾經過一番寒熱何謂寒放在鳥例峰頭一任風吹雪打何謂熱抛向洪爐大冶從教百煉千鎚然者話謂已經寒熱者說是他見得慣一切尋常若未經者聞得將謂合有與麼事且道是甚麼事拍禪床曰可知禮也　示衆諸仁者長空無路鳥道高懸秋水無波烟光奪目絕纖毫於空劫過患猶存投水乳於中天家鄉何在直得主賓同用縱奪臨時劈面呈機猶爲鈍漢　示衆拄杖橫也十方世界一時橫拄杖豎也十方世界一時豎似恁麼還稱得衲僧性燥也未好女不著嫁時衣作者要求無病藥　示衆事出急家索性拈出也更擬擡眸頭顱破作七分有一棒到你你死裏逃生無一

棒到你時要進進不得要退退不得要觸觸不得要背背不得個眉毛火發也拙婦已炊無米飯巧郎請洗土中泥隱明綸嗣

吳陵覺院山痴侃禪師廬州盧氏子冬至上堂石笋抽條冰河發燄冷灰豆爆枯木花榮三冬和氣煖烘烘夜半日頭紅杲杲且道是甚麼時節良久曰京師出大黃　一日示寂說偈曰幻寄閻浮五十八拖泥帶水利生法如今撥轉死頭陀萬象森羅齊嚇殺震威一喝而逝紹隆祖嗣

沁郡永慶尺木休禪師又號虎眼常問僧曰汝曾見木老虎麼僧曰不曾師曰吽吽曰這畜生師曰我不喫這狗子　問如何是佛師曰賊如何是法師曰賊如何是僧師曰賊賊世號為銅鞮三關有僧問如何得過師曰把將公驗來　順治癸巳二月二日師謂寺僧曰吾今將去矣至夜半示衆曰吾喫了漢陽三頓拳思量何等痛快而今契不了的也要把與人喫又沒人肯張口不識諸方還有慈悲阿師再與老僧喫些麼少少次日看營藏塔說偈曰思不來想不來自己打磨自己擡也奇哉也怪哉臨濟兒孫會活埋仰天大笑擲杖而逝年甫四十一太守王國棟經理其後事所著有臥雲集冷齋草太平三昧記龍珠語錄銅鞮三書行世不退勇嗣

蕭山江寺帯山彥禪師粵之東莞袁氏子參歷諸叢席謁圓照森問向依何人師曰金粟森竪拂子曰金粟還有這個麼師奪却拂子森便打師曰今日且還和尚便出　小參舉法眼因僧問如何是佛眼曰汝名慧超師曰者僧出門不吉利以致打失鼻孔法眼可謂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只如者僧與麼悟去還端的也無不見雪竇曰三尺浪高魚化龍痴人猶戽夜塘水帯溪森嗣

湖州報恩冰澡復禪師金壇戴氏子徧參名宿謁大覺琇一見機契呈頌曰煉成一粒丸還丹點鐵成金也不難惟有貪生怕死者饑逢王膳不能飡琇領之琇問香嚴上樹事如何師曰大似開門引賊琇曰即今問你聻師曰但禮拜而退寂菴洽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一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一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上巘遠堂本禪師上堂。狂風昨夜打䆫紙。萬頃松濤
談妙理。漆桶翻身忍不禁。起來撞著自家底。敢問諸
仁作麼生。是自家底。喝一喝下座。上堂。舉婆子燒
庵話。師曰。婆子電掣雷轟。客路如天遠。者僧星移斗
轉。侯門似海深。還有知得落處者麼。雲收雨散長空
濶。一對鴛鴦畫不成。上堂。舉烏臼打玄紹二上座
話。師曰。烏臼按劍當門。眼空四海。二僧汪洋襟度。不
動干戈。可謂主則始終主。氣宇如王。賓則始終賓。藏
鋒到底。要見烏臼麼。性命在二僧手裏。要見二僧麼。
風流在烏臼棒頭邊。雖然如是。若在興隆門下。要喫
拄杖子且緩緩。頌丹霞燒木佛曰。特撾毒鼓振天
門。一抹雲山氣象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
爲春。頌德山托鉢曰。龍門拔劍攪長河。特地風高
萬頃波。鼓鬣金麟燒尾去。無毛鐵鷂抹新羅。頌趙

◆曰釋云

州勘二庵主曰。一帆春漲展綸竿。兩岸垂楊拖翠藍。
下載清風上載月。鈎頭有意在深潭。頌百丈野狐
曰。去國羇齊路萬重。此身不出我皇封。首陽山在乾
坤內。何處能逃舊影蹤。僧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
師曰。海晏河清。曰。出後時如何。師曰。風行草偃。曰。出
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殺殺天下人。僧問。清淨本然。
曰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天章玉嗣
南嶽蘇臺澍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
僧今日下國清去。來曰。作什麼。師曰。常住一頭水牯
牛凍倒山前。僧擬議。師震威一喝。僧不肯。師又喝。僧
於喝下悟旨。明明燈嗣
南嶽白石仰峰讚禪師斗笠頌曰。智眼通身南與北。
經霜傲雪不知年。而今還在孤峰上。遮著紅輪我聽
泉。明明燈嗣
黃梅南愚玠禪師小參。有般道。先西河當時蹉過多
少英靈。殊不知。憧憧蹉過先師。在諸兄弟。既到老祖
門下。切忌莽鹵蹉過。拍禪床下座。示衆。燈盞撲落
地。魚子開口笑。帶累老瞿曇。攢眉便歸去。且道老瞿

曇向甚麼處去一僧曰雲從龍風從虎師便歸方丈
退院上堂文殊是七佛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文
不加點罔明下方菩薩因甚出得女子定字義炳然
且道即今有出得者麼良久說偈曰山頭忽聽鴈聲
幽木落風號動地愁幸是老僧征不倦楚山踢倒復
南遊喝一喝　小參迴龍露柱夜懷胎又幸陽回大
地輝產下嬰兒頭似雪却依花下舞三台喝一喝
晚參昨日入城拾得兩袖馬糞今晚撒向諸人面前
汝等還聞氣息麼其或不然莫怪山僧去也驀拈拄
杖劃一劃曰悠然歸罷無餘事寄意孤笻一再行
晚參釋迦慳饑虛鼠子嚙枯根彌勒貪月到茅簷祇
一痕山僧也不慳也不貪一條拄杖隨分安其間若
觸靈鋒刃魔佛齊揮絕妄攀且道靜海有甚長處卓
拄杖昔瑯琊覺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
一堆爛柴大慧曰雖然如是恩大難酬千岩祖曰一
人作佛法商量一人作世諦流布簡點將來總欠悟
在師曰三大老雖然如是胸中各有一株樹在靜海
則不然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猢猻絕望天章

玉嗣

竹林果林因禪師上堂師拈拄杖曰拈起也天回地
轉放下也海晏河清祇如不拈不放又作麼生團圝
無縫罅佛祖覷無門　示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
五四三二一針鋒尖上翻觔斗萬仞岩前獨足立
示衆舉趙州訪二庵主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被
二庵主一拳換却　晚參脫却貼肉衫透過祖師關
未明三八九依舊被人瞞且道作麼生是三八九以
拄杖畫一畫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過去已過去未
來猶未來百草頭邊諸聖眼三十三人入虎穴天笠珍嗣
泰州三昧法乳樂禪師上堂向上一句三世諸佛直
得口掛壁上然雖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喝一喝
　中秋晚參十五日已前缺漸圓十五日已後圓漸
缺正當十五日巍巍堂堂煇煇煌煌正好修行正好
供養王老師到這裏為甚拂袖便行去國一身輕似
葉高名千古重如山　病起示衆病從業有妄心生
心滅如何病得人覷破未生生滅滅紅爐𦦨上雪花
紛　晚參諸佛說心為破心相且心相作麼生破不

見道乾屎橛或有箇漢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衆許入虎穴得虎子　解三晚參一二三祖師關能透得即放參三二一遼天鶻萬里雲只一空祇如一亦不守三亦不立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青天也須喫棒擲拄杖歸方丈　晚參豎拂子曰若喚作拂子頭上安頭不喚作拂子斬頭覓活畢竟如何擊拂子曰除卻華山陳處士誰人不帶是非行　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無毛鷂子潑天飛曰落在什麼處師便打僧擬議師打退　問僧不觸不背是箇甚麼曰青天轟霹靂師以手掩耳僧無語師曰雨點全無（鐵舟海嗣）

金陵白衣曇瑞然禪師除夕小參年窮歲畢諸人妄想不息而息山僧乍開斯院凡務奔忙累及大衆寸心無間秉以愛惜眉毛無一爲諸仁慰勞特命行者滿架松火以暖茅堂淸點趙州茶聊爲薄供只要兄弟心眼豁開今宵任爾商量只有一塊八角甎子在僧堂中諸人終日在上經行禮拜折旋俯仰朝參暮請時時委悉只是踏他不著踏得著的神歌社舞自成曲調踏不著底縱爾威儀禮貌總是線牽傀儡驀召大衆曰還有踏得著的麼衆無語良久曰舉步卽錯　示衆舉世尊初生話畢師曰世尊無風起浪雲門雪上加霜後來不向虛空中釘橛便去坦道上掘坑引的時流口喃喃底一味效顰無有了期然上座卻不似雲門興起干戈當時纔見稱尊便向道希有世尊不獨老瞿曇瓦解冰消亦令雲門老棒須自喫爲甚麼如此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鐵舟海嗣）

西山椒園淨公信禪師示衆參學人未會之時須得箇會處巳會之後要識得箇不會底何也會而不會始是眞會且作麼生說箇會而不會底道理良久曰左眼八兩右眼半斤　示衆良久顧視左右曰會麼汝等若直下會去何假繁詞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示衆三世諸佛不知有舌頭何曾離了口貍奴白牯卻知有眼千權作獅子吼南泉用處少人知後學多向燈影走若人更問事如何三十烏藤劈脊摟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黃河九曲曰某甲不會師曰三千年一度淸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

烏銜花天人送供師曰俠為知已用曰見後因甚不來師曰貧不受人憐　頌殃崛產難曰一聲啼鳥亂花叢探聽匆匆西復東堪笑尋枝攀葉者樹頭樹底覓殘紅　頌輿化打維那曰只因一點老婆心結得冤讐海嶽深不是當家眞種草宗風那得到如今 鐵舟海嗣

鎭江江天香林淨禪師掛寺額上堂怒猊頒賜九重天渴驥奔嘶中泠泉浩蕩恩波霑帝澤仰祝皇圖億萬年輝煌金刹昂霄迥鬱秀琳宮湧翠連香惹御爐花欲濕山留宸翰日長懸於斯長也風恬浪靜海晏河淸萬邦寧謐八表歸仁且道林下臣僧如何恭謝捧拂嵩呼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畿　聖明何以報願上萬年書　頌德山托鉢曰遇著出門風色惡狂濤浩浩打頭來轉篷直入蘆灣泊釣罷月明滿載回　頌夾山參船子曰竹林不出柰他何及到秀州鼓碧波釣得錦鱗歸去後淸風月映至今多 鐵舟海嗣

德淸梵行靈草芝禪師小參明明不覆藏明明絕遮礙乃至穿衣喫飯行住坐臥無有不是因甚眼見則瞎耳聽則聾口說則啞到這裏又爭怪得老僧驀豎拂子曰還會麼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退院小參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梵行業緣今已盡擲筇又過別峰頭 美發淳嗣

海鹽靈祐曹水源禪師晚參廚庫對僧堂打躬佛殿與山門鬬額露柱燈籠覷見撫掌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中秋小參秋露滴秋葉秋月照秋林祖師西來意切忌莫沈吟莫沈吟分明學似君　晚參有鹽曰鹹無鹽曰淡人人盡知因甚本來面目等閒著十箇有五雙開口不得以拂子擊禪床一下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

小參談玄談妙屙矢放尿行棒行喝水底捉月所以道臨濟大師在黃檗處三度問話三度被打如藕枝拂睦州拶折雲門一隻足　示衆學道參禪豈是容易大丈夫為誠非細事一刀兩段天地懸隔直下承當白雲萬里如太阿鋒如大火聚顧後瞻前喪身失命　晚參我本黔南人來坐浙西鋪賣箇栗棘蓬是誰能吞吐乃顧視左右曰有麼有麼一僧擬出師

日今朝不著便遂歸方丈掩却門　晚參此事本成現不必重打算兩箇五百文原來是一貫若作實濾會入地獄如箭不作實濾會入地獄如箭眞誠參玄人自然識方便雪峰毬雲門鑑何似臨濟小斷兒一喝晴空生閃電　頌香嚴上樹曰百尺竿頭五兩垂逆風吹又順風吹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頌倩女離魂曰佳人睡起懶梳頭秀抹紅羅下玉樓醉把琵琶彈一曲斷腸春色在南州美發淳嗣

象山瑞龍語松裕禪師上堂舉大覺琇國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琇曰我是蓉城楊四郎師曰超宗異日龍驤虎驟師翁面目師表百世可惜無人證明致令後代兒孫互相鈍置今日不肖孫要與師翁出氣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王將軍今日請山僧住院衆中還有具眼者麼良久曰莫怪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頌六祖風幡曰老盧太饒舌證龜却成鱉一語錯流傳返教人不瞥

頌南院顒禪師因僧問古殿重興曰閒門破戶要支撐殺活臨時正令行斬草蛇頭隨手落等閒扶起碧巇嵋美發淳嗣

蘄州上元捷庵敏禪師上堂建法幢立宗旨須顯其人發大機顯大用洞明格外所以臨濟德山行棒下喝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如天普蓋似地普擎遂拈拄杖衆中還有喫得痛棒的麼卓一下曰賞罰分明　小參青陽照曉風吹桃花紅李花白黃鶯舌巧千般語說向遊人總未知　小參僧問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涅槃門師曰描不成畫不就遂曰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因甚描不成畫不就師曰疑殺天下人乃云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豎拂子曰向者裏會得頭頭上明物物上顯若也不會疑殺天下人　小參上元山長老胸無元字脚問著西來意不棒即便喝連喝兩喝一任諸方貶剝　一日侍者睡起師曰你得睡中三昧者曰也似一睡仙師曰你是上八洞是下八洞者曰無剎不現身師曰糞箸子你還現身麼者曰正是諸佛出身處師拈拄杖打曰且道是賞你的罰你的者擬議師復打曰苦哉佛陀耶　夜聞鬧靜皷聲遂問印宗沙彌曰如何是皷也

◆僧下疑脫僧字

無打甚麼皮曰轟師曰如何是皮也無打甚麼鼓曰
轟師曰今日也有一場好曲調如何是一場好曲調
曰震殺天下人師曰莫震殺老僧擬議師曰轟　頌
世尊拈花曰賣花人遇買花郎醜露人前不覆藏春
色一枝橫劫外賺他蜂蝶逐殘香　頌婆子燒庵曰
婆子兩眼熱如火庵主心腸冷似氷明暗相投誰致
得幾多錯認定盤星天笠珍嗣

成都報國藏庵願禪師簡州謝氏子中歲出家嗣法
大雄峰住成都報國昭覺請上堂報國初開法戰場
滿堂雲水破天荒廚中儋石無儲也自有高明共助
揚舉大慧杲和尚至蔣山訪應庵華禪師上堂舉牛
過窗櫺話者則公案在蔣山肚內多年若不是法叔
老師抑揚小姪一生不敢舉著今日向人大衆前拈
出供養我法叔老師召衆曰大衆旣是頭角四蹄俱
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諸訛在甚麼處良久自代曰
家家門前火把子元來事同一家共相唱和所謂酒
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願上座不敢學古判今茲是
昭覺老人屈尊就卑助揚法化以佛法住持且接物
利生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橫塘宿鷺斜飛起數
隻銀瓶挂樹梢骨嵓峯嗣

保安白愴萬休靜禪師上堂一句無私直須全身吐
露絲毫不隱爲人倒腹傾腸假若機先薦得猶落今
時境界言下承當已墮馬後驢前正眼觀來總是第
二門頭事祖師門下那許鼓脣饒舌若恁麼把住黃
金失色放開瓦礫生光且如不把住不放開恁麼時
如何施設良久曰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
歸　上堂時當滅劫末法秋勸君直下火急修莫待
病來知是苦趁身强健早回頭髮白面皺難精進耳
聾眼花悔莫由六七十年瞬息過依舊荒郊伴土坵
堪慟堪悲誠可嘆何故晏然不驚憂一念迴光同天
地會取雲門六不收祖山地嗣

京都祐聖純素白禪師臘八日小參佛身徧在一切
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
可得旣無形相可得爲甚又覩明星而悟道且道悟
箇什麼揮拂子曰還會麼庭際雪消梅破玉光風化
日最分明　上元日師見殿前雪獅子示衆爪牙藏

◈僧鑑處

伏幾多年佳節相逢豈偶然出窟嚬呻饒有路混融一色體非堅衆兄弟還識得這獅子麼只如杲日當空時又作麼生乃呵呵大笑曰我不學仰山便行

示衆舉雲門大師曰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且道是神通耶法爾耶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拈起拄杖曰山僧今日一條拄杖擔入諸人鼻孔自頭目髓惱以至五藏六腑一一歷徧從脚指尖上出來坐寶蓮華騎獅子脊過於東方十萬八千國土得阿耨菩提化無量衆成三賢十地復還此土向山僧座前作禮三拜曰如是我聞汝等諸人還見還聞麼復卓拄杖曰無端就裏傳消息不覺和身到洞庭　問如何是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曰所供是實進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曰一狀領過問無舌人如何解語師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　頌世尊初生曰春到無私遍界新桃源密處不通秦無端露出桃花片引得漁人亂問津

頌女子出定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瞿曇與女子不值半文錢　頌丹霞燒木佛曰打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眉鬚墮落後門外草青青（繼山地嗣）

燕京龍泉容舒申禪師示衆舉初祖答梁武帝問聖諦第一義話舉師曰武帝錯達磨錯諸人還知麼錯錯　示衆舉趙州答僧鎮州出大蘿蔔頭話舉師曰鎮州出大蘿蔔且道答得恰答不恰若道答得恰則謗趙州若道答不恰則辜負南泉諸人還會麼良久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頌百丈耳聾曰父子作家同鼻孔耳聾三日孰知歸迅雷閃電今猶在兩眼能聞絕百非　頌臨濟三頓棒曰老婆心三頓烏藤親不親太饒舌肋下還拳徹不徹誰知恩大更難酬倒轉干戈入虎穴　頌臨濟四喝曰凜凜威光星斗寒當頭誰敢向前看堂堂正坐時橫按魔佛靈鋒血未乾　踞地巍巍孰敢觀狐猨屏跡絕躋攀當機覿面無回互颯颯威風徧界寒　無孔鐵鎚當面擲機前有令孰知先爛泥有刺須緇素薄處從來立見穿　一喝不作一喝用無星秤子定輕重若知斤兩得分明許你當機共拈弄　僧問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師曰家家門前火把子曰佛傳袈裟外傳

◎世下當有尊字

箇甚麼師驀以手掩其口祖山地嗣
隨州普照祝峰善禪師晚參結制到今整八日未有
一人通消息只見露柱與燈籠紛紛商量堂中事山
僧要問諸人作麼生堂中事良久以香板擊禪床曰
各請經行　除夕小參今朝佛法不相同年月歲遷
物物窮惟有衲僧分上事明晨依舊祝堯風大盡三
十日小盡二十九且問諸人此夕作麼生喝一喝曰
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道昌桂嗣
雲居象巖峻禪師示衆舉世拈華飲光微笑話畢師
曰世尊弄巧成拙迦葉至鑑難逃致令百萬人天遮
掩不及如今莫有遮得底麼萬年滯貨脫不得　頌
女子出定曰日暖風和鳥道平從他出入枉勞神路
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頌南泉斬猫曰
提起干將斷不平死猫無血枉勞神出羣莫若驚羣
手捉賊還他做賊人　頌百丈野狐曰因果不昧百
萬人天都不會因果不落千手大悲摩不著野狐成
隊數如麻祥麟現瑞貴一角　問如何是我手何似
佛手師曰一拳拳倒黃鶴樓曰如何是我脚何似驢
脚師曰一踢踢翻鸚鵡洲曰人人有箇生緣未審生
緣在甚麼處師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
流甯曉尊嗣
涌翠月江印禪師頌世尊初生曰末上重重洩此機
肯將知見誑愚癡而今欲得空三際識取瞿曇未降
時　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覿露當陽本有
分明十箇五雙是處揚塵簸土我脚何似驢脚踏到
三山五嶽歷徧東土西天渾然不曾動著人人有箇
生緣饑餐渴飲倦眠出無神通妙用問我劈脊便拳
甯曉尊嗣
東安東山魯庵性禪師臥佛聖誕小參春風十萬放
梅腮燈火千門次第開此日三城民湧沸咸言臥佛
降生來蓋此道者生於大宋去大清幾七百年今逢
嶽降之辰恰值泥牛踏故鄉田地木宿揮格外春風
銀花火樹鐵鎖星橋連宵歡娛此時此景若領略得
不妨錦上添花其或未契更聽一偈龜毛索縛虛空
碎兎角杖敲娑竭灰若會個中親的旨頭頭顯現臥
如來卓拄杖下座　頌殃崛產難曰一雙俊鶻穿雲

◎肯疑前
該疑誤

去鞭影何堪更著點昨夜寒梅深雪裏春風不到已花開　頌德山托鉢曰捉虎無端已受殃更加一箭暗中傷雖然擊節成雙美未免和身入鑊湯（雲父偃嗣）

宣州奉聖智觀慧禪師佛涅槃示衆四月初八周行七步狼藉不少二月十五槨示雙趺醜態更多驀拈拄杖畫一畫曰蝶穿芳徑雙眉澀蜂掠殘花兩股肥　示衆世尊掩室維摩杜口臨濟下喝德山便棒且道山僧意作麼生遂展兩手曰那　示衆拈拄杖曰遮道神符驅禍祟不須更要貼鍾馗卓一卓曰看看掣電轟雷後爛額焦頭是阿誰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豁花紅似錦岸柳綠如藍　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斗米七文錢　問多子塔肯共該何事師搖手曰低聲低聲　頌牛過窻欞曰牛過窻欞尾巴不過認定盤星錯錯錯　頌德山托鉢曰鐘鼓未響托鉢上堂識法者懼欺敵者亡（梅谷悅嗣）

碩天福德等慈悲禪師示衆學經　題曰蝌蚪赤文唐言梵語萬有包羅總在裏計驀豎拂子召衆曰還會麼良久擲下拂子曰達磨不會禪夫子不識字便起身　小參舉靈雲見桃花頌曰十分濃豔江非日觸著娘生正眼開釣罷忘筌歸去後螺江春色滿南臺（白眉貞嗣）

撫州雲門仁中闇禪師中秋示衆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直饒親見得不免自塗糊大衆既是親見得因甚卻成自塗糊不見道二十年前恁麼來如今去盡光彩　上堂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乃至森羅萬象明暗色空無邊香水海浮幢王剎且道還有空缺處也無忽若擬議山僧在汝脚底（美發淳嗣）

濟寧放生汾雪禪師上堂大隱朝市小節山溪放傑量漢無東無西今日新放生雖非其人且乘碧雲天黃花地竭力孤撑縱不能大廈廣堂向後自有楊岐到底遂仰視曰東魯人性暴西竺法難醫　二居士謁茶次師問二居士春秋多少曰皆七十有餘師曰有一物不屬陰陽迁變不受塵勞關鎖且道春秋多少曰專來求教師曰各奉茶三盞（祖山地嗣）

濟寧地藏庚水西禪師本州楊氏子上堂道是桃花

不是道是李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一番風味汝等諸人是箇漢始見淸明是寒食　示衆一氣潛回晝始長園林化日際羣芳山前一片閑田地自古無分陰與陽　示衆昨夜電掣雷崩夢覺擊碎虛空拄杖無端呈踍跳天明依舊日頭紅大衆且道是何意旨衆佇立師以拄杖旋風打散　頌女子出定曰深山古寺白雲中莫道歸來無路通鐘扣堦前淸夢覺日移塔影上梧桐　頌本來面目曰描不成兮畫不就丹靑恨殺毛延壽何須千里憶招君霜月秋淸眉目秀（徹也融嗣）

法華博庵仁禪師雪夜小參庭前柏樹子不會西來大意帶累靑山愁得頭白十字街前石敢當縮項嗟吁惟有滕六神忍俊不禁平空起舞將園林樹木變作玉蕤瓊枝韓昌黎策馬不前孟浩然尋梅無路慧可因之堅立元亮因之高臥山僧今夜不可無半點熱腸也要向諸人冷竈裏著火連卓拄杖曰照顧鬚眉　頌德山托鉢曰衝寒策杖破烟霞爲訪梅花過嶺斜幸有東君能解意暗傳春信到山家　頌魯祖面壁曰斯門未入已先知疑欲相逢隔水泥莫謂春歸無覓處杜鵑啼在落花枝（用中睿嗣）

無錫惠泉三塢聖心達禪師小參今之知識慈悲太煞今之學者履踐難明親師之念不眞學道之心不切以致叢社凋零法苑荒蕪所以山僧入院之初向九龍峰頂覓箇不自欺的漢遂召衆曰有麼有麼良久卓拄杖曰放待冷來看　江南撫院慕鶴鳴請上堂家珍運出毗耶城供具雲興覿面呈三萬二千獅子座盛來香飯滿盂擎不二法門無內外姑蘇月映惠泉明松靑鶴望千年翠花放鳥鳴萬壑淸蒲團坐鎭靑山下每日焚香賀太平丈室端居無一事元機密契樂無生虎丘名勝梁溪接總賴維摩作翰屏然雖如是且道山僧恁麼舉揚還當得宗乘中事也無良久曰堂堂一默誰能委只許曼殊作者聽　上堂梁溪古名藍山水最幽深野色千家翠花香萬壑陰鳥啼晴日湧漁唱夕陽沉錦帆飛瑞靄玉笛弄淸音茶社接歌管烟島繞雲林沙汀近月渚柳岸鎖梅亭頭頭諸佛國處處祖師心舉揚第一義總入不二門

打開大寶藏受用盡黃金大衆還見大寶藏麼九點高峰懸舜日二泉噴玉沐堯天　頌溈仰摘茶因緣曰陽春白雪韻偏佳琴遇知音兩作家彈罷玉絃歸去後清風明月徧天涯（美發淳嗣）

昌化不器珏禪師韋天開光上堂前是三門佛殿後是方丈僧堂左厨案右庫房一一咸承護法力識得自心心即佛護持常住佛即心喝一喝　僧問祖孫異世一一親承未審承紹箇什麼師曰鼻孔向下垂曰恁麼則不須重註脚師曰眉毛眼上橫　問師子林中師子吼臨濟宗旨請師宣如何是第一元師曰如意兩箇角曰如何是第二元師曰拄杖八隻眼曰如何是三元師曰香𨁝跳上三十三天　師將示寂沐浴更衣焚香禮佛畢衆請留箇末後句師曰使符多謝遠相臨撩起袈裟請共行一曲浩歌歸去樂從來老將不談兵言畢坐脫（祖山地嗣）

陽山梵音匡裔來禪師上堂有時在千山頂上向十字街頭合水和埿有時在十字街頭向千山頂上壁立萬仞拄杖子穿却凡聖眼睛鉢盂子覆却河沙世界賓中有主主中有賓全主成賓全賓成主到得這箇田地與麼也是佛不與麼也是佛與麼不與麼悉皆是佛既能頭頭是佛新陽山未免向有佛處稱尊無法處演法乃拈起拂子曰大衆看看先開山於拂子頭上放大光明坐法空座解頤而說偈曰古柏紫梅擁梵音頭頭物物現全眞磐陀箕踞閒馴虎石上何須喚惺惺先開山既與麼證明某上座未免衆虛接響昔日趙州有僧問如何是佛州曰殿裏底曰殿裏底豈不是埿龕塑像州曰是曰如何是佛州曰殿裏底大衆會麼趙州古佛頂上有光爭奈這僧脚下似漆如今或問新陽山如何是佛但向道少間莫掃先塲各須至誠瞻禮　小參春日和春風賦鵓鴣啼在深苑裏年年光景暗相催誰能於此趣眞旨趣眞旨戴角泥牛入海底　頌僧問雲門諸佛出身處答東山水上行曰花飛蒸舞出溪灣送蕊東風過遠山金谷園中春色曉杜鵑枝上月珊珊（骨巖峰嗣）

黃梅北山寶相瞎庵見禪師師誕日上堂一爲無量無量爲一指北作南言端語的昨夜雲生八極今朝

雨漲前溪父母未生以前看來何似今日時倚松根閒極目數聲鶯囀畵樓西　進新方丈小參奪食驅耕詎堯譽桀總是抑而爲之仰面看梁閉門打睡亦非提持本色北山今者門戶洞開據令條直得寸還寸得尺還尺使泊海有志之士一個個向者裏激昂靑雲揚眉吐氣橫按拄杖曰誰敢道山僧兩眼黑似漆　晚參舉興化雲居何必不必因緣畢師曰雲居何必沙場飲盡刀頭血興化不必老將論兵只彈碁廿年有屈無吽處秤錘捏出黃金汁放下手元是一丸鐵具眼者辯取　示衆古者道者一片地分付來多時也立地待你搆去者一片地分付來多時也坐地待你搆去恁麼說話一往看去甚覺省力若約北山檢點將來不唯違時失候亦乃平白欺人還信得及麼以手拍禪床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天章玉嗣）

東禪夢庵格禪師蕪湖丁氏子示衆二七圓三冬過兩片皮終日播末後句休說破分明聽連卓竹篦曰錯錯錯　立春小參舊年尾新年頭額點黃金五彩畵春牛勾芒得令東風暖春雨下綢繆報道明年麥穗兩岐田禾大有秋山僧聞之不覺手舞足蹈喜得衆兄弟依舊飽齁齁樂悠悠佛法兩字總向周公橋下蕩裏一丟擲拂子　示衆舉亮座主參馬祖公案畢乃曰亮公未出蜀時幸自可憐生及到泐潭被馬祖喚回頭來攔條斷貫索子向西山埋沒一生　頌世尊初生曰西施纔出苧蘿村攪亂吳王宮裏人拋落五湖蹤跡泯歡聲鼎沸徧蘇門　頌高峰枕子落地曰季倫何事愛風流散宅亡家恨未休直到綠珠樓下死那知玉碎粉枯髏（天笠珍嗣）

瑯琊樗巖眞禪師開田晚參如來禪四十九年不曾說著祖師禪四七二三不曾道著既不曾說著道著諸方拈錐豎拂畢竟承誰恩力驀揮拂子曰不勞演大義開徧祖翁田　示衆見見之時見非見蟭螟眼裏黃金殿樓櫊莫認夜叉頭芍藥開非菩薩面　示衆舉曹山四禁語莫行心處路畫蛇重添足不挂本來衣東施嬾效顰何須正恁麼開口早話墮切忌未生時鷂子過遼西於此薦得曹山在你腳底稍設遲疑卒風暴雨打濕靑州布衫莫言不道　頌女子出

定曰古錦織成雙彩鳳莫從顏色辨雌雄曉窗未動
金鍼處迸出丹山一點紅　頌黃檗普請曰師子窟
中施返擲栴檀林裏爇名香驢前馬後從他倒白晝
徙旁閃電光天笠珍嗣
京口寉林瀚如學禪師上堂古釋迦不先今新彌勒
不後直饒倜儻分明未免無繩自縛大衆要見新海
會麼喝一喝曰吹毛不犯當頭令好看滹沱正脉通
　頌百丈野狐曰人人盡道野狐別我說野狐事也
同兩個半千元一貫轆轉不錯漫流通　頌牛過窻
櫺曰四蹄踏地角撑天多少男兒盡錯傳若向尾巴
尖上會流沙巴過路三千天笠珍嗣
瓜洲江門御綸文禪師頌世尊陞座文殊白椎話曰
劍挂眉稜殺活分雷轟白晝刹塵春不知龍去涎津
渡賺殺刻舟求底人　頌狗子無佛性話曰皎潔澄
潭絕點塵崢嶸烈燄那容蚊吹毛磨用山河暗撈得
泥牛血濺人　頌趙州勘二庵主曰千林滯貨乘時
運家有黃金外有秤沒諸訛處起諸訛賺殺許多窮
性命　頌女子出定曰無端立地展旗鎗家崇爲殃
最不祥攪亂三軍難決勝大都擒賊必擒王天竺珍嗣
京口寉林遠涵著禪師晚參我手何似佛手我脚大
似驢脚以手打圓相曰哪大似廚房下案板頭無底
杓遂以拄杖攛下面前作怕勢曰呵呵呵將謂南山
鼈鼻蛇原來寄奴泉邊斷井索　晚參一期以來說
黃道黑不覺眉毛墮盡了諸人眉毛還在麼若在急
須照顧喝一喝便起　解七小參把住玄關不放走
青獅變作子湖狗今朝驀地解翻身八萬毿毛俱抖
擻俱抖擻譖哮吼繃頭猶在山僧手天笠珍嗣
金沙淨土院霞標城禪師於康熙乙亥十月初六日
迎請新方丈入院隨交代畢即沐浴更衣設茶小叙
人事并謝山主諸檀護勸發眞信策勵進修情詞慷
慨聞者流涕隨急起身披衣詣各殿拈香說偈作禮
畢敘謝　就座舉昔日世尊于涅槃會以手摩胸告
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
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
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師曰看着一隊隨邪逐惡
漢萬劫無有解脫之期殊不知黃面老子空教四十

九年說得天花亂墜地湧金蓮何異趙昌畫花終是一場虛設逗到臨歿梢頭抵死命根不斷城上座忝為後裔忍俊不禁今且別資一路使現前大衆個個如龍得水去也遂展兩手曰汝等善觀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離這殼漏子畢竟甚處與諸人相見若謂我滅度是我同流若謂我不滅度亦是我同流何故譬大海若不納百川應倒流起身引衆繞佛至薪塵邊乃曰安排何用巧多般不用棺兮不用龕死後茶毗增厭惡此生叨膽自專權遂入薪趺坐垂問高峰妙禪師道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大衆試答一轉語東禪曰正是老弟受用處師舉手笑曰謝和尚證明遂撫掌歌曰餘年三十六世味俱嘗足堪歎閻浮提幾唱還鄉曲夢幻與空花徒勞思把捉苦樂不相干無榮亦無辱儒釋教雖分無僧亦無俗凡聖本同途無遲亦無速去住任縱橫無拘亦無東出沒本無端休評壽延促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銳利若剛刀鋒鋩似金鏃嗔怒當慈悲甘露翻成毒鐵面不容情怨恨如蔴粟棒喝一齊施觀根知幾熟惡聲載道傳十回九翻歷化度既無緣枉作如來屬無地避慚惶貶向無生國復雙手擎兩燭臺示衆敢問諸上善人且道這個還是金臺耶銀臺耶若向者裏直下搆得便知人人自性彌陀個個共證藥王三昧遂合掌三誦蓮池海會佛菩薩便以燭燃薪須臾其燄大熾一衆環視誦彌陀經至今現在說法句師復高聲曰住衆誦如故莫會師意師復搖手曰不要誦了衆號泣動地有不忍觀者競擁薪覆之俄頃復長伸兩手劈開薪燄出示全身合掌端坐而化（天笠珍嗣）

蘇州石佛獨耀曜禪師頌世尊初生曰一出頭來氣槩雄眼空四海絕倫同乾坤把住要津路直使人人徹骨窮　頌覩明星曰瞭眼不開猶寱只知大地一微塵從茲見後貧如洗始覺從前錯用心（天笠珍嗣）

蘇州宋文森居士別號城南幼慕空門長齋課佛耽嗜禪宗參南澗珍于吳郡放生庵士禮見便曰龍腦薄荷香聞天下珍曰乾矢橛庵中常出幾個士無語珍隨問士如何是乾矢橛士曰八面春風日來此作

麼士曰不求佛不求法要個了當曰萬劫千生不得了士言下頓省珍問竹篦子是什麼東西士曰霹靂針曰爲甚你齋中沒有士曰者裏靑天白日用他不著曰午夜紅爐烈焰中君家留得好家風畢竟向甚處著脚士曰石敢當珍遂羅而印爲（天笠珍嗣）

大悲定空欽禪師上堂心月獨露光吞萬象一種神機全顆拄杖擲下曰如來大寶不落限量　晩參一滴水一滴凍風雨淋漓彰大用夜深不聞人語喧晨鐘時到耳邊送諸仁者只是不得喚作聲會　示衆二年又一年漸漸改容顏時作兒童戲看看兩鬢斑者個是遷變底那個是不遷變底漸良久曰劍去久矣　師一日作把琵琶勢傍一僧曰正好彈師曰不遇知音僧隨作聽勢師曰徒勞側耳　久參蔣山僧問梅老人即今在甚麼處師曰山僧也是客居積善　頌殃崛產難曰濛濛細雨熟梅天兩岸垂楊弄晩烟蜂蝶出林忙不歇波斯倒捲水晶簾　頌臨濟三頓棒曰大鵬擊海取龍吞撤底掀翻波浪深踏著珊瑚枝上月光明照徹歲寒心（梅谷悅嗣）

虔州萬壽跂臘華禪師佛成道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算來八兩是半觔甕中何曾走却鱉不可說不可說微塵剎土中殿裏乾屎橛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謝化主上堂山僧福力軟如綿甘在崖窩飲石泉抱愧孰知天地老無爲此不在塵緣畢竟施者受者功向何所盂中皆是勤辛力莫把金錢換鐵錢　晩參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還有不受惑者麼　晩參達磨西來盡力提持祇道得箇不識大衆還會麼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　問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道過了也曰道箇甚麼師展兩手　問大地爲牀虛空作帳須彌爲枕且道甚麼人得臥師曰無面目者師於康熙丙子夏說偈跏趺而逝世壽七十一坐夏四十七門人奉師全身塔於善慶院之左（梅谷悅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超永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超揆較閱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

信州沙溪正因續崖矚禪師上堂眼空宇宙傍若無人指天指地稱我獨尊當是時天下人只得吞聲忍氣不料百世巳後超羣拔萃忽有雲門卓拄杖曰也在如來脚下行　解制上堂百千鏡燈祇是一燈百千水月祇是一月驀豎拂子曰燈也月也總在者裏輝天鑑地汝等諸人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脚跟下一任東西南北七縱八橫其或未然且按下心猖置之一處莫教動著忽於用力不及處豁開兩眼方見光明燦爛無解無結無古無今一年一度元宵節處處笙歌樂太平揮拂下座全菴進嗣

姑蘇華嚴澹菴昱禪師吳江沈氏子父母蚤亡年十七發心於黎川羅漢禮梵光薙染十九受具戒閱高峰錄立志參方謁大覺琇於報恩便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琇曰十個指頭八個叉師擬議琇喝出後入枯木堂晝夜不許倒身工夫急切一日聞報鐘聲忽然身心廓落疑情頓息一日侍立次琇曰家常事說完了我有現成的話問你祇如盡大地火發向甚處迴避師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琇拈拄杖曰許汝大膽師隨聲一喝拂袖便出琇領之後因琇示寂受天目進記莂出住陸墓華嚴　小參舉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曰多福可謂美盡美矣未盡善也華嚴卽不然或有人問如何是華嚴一叢竹向他道鏡徑百千竿清風可讚人若言不會更向他道青青黯黯處歷歷不相瞞大衆會麼良久顧左右曰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僧請益香嚴上樹公案師大笑曰你還知我蘇州人頭髮根裏多是空心的麼曰卽今樹下請和尚道師拈棒打出曰又是一個逐塊的漢　問本來面目還喫飯否師曰飯羅喫不曾齩著一粒米　士問弟子誦金剛經如何得見性成佛

◎又篇叉

師曰入地獄如箭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作麼生會師曰此去琴川九十里（全菴進嗣）

荊溪磬山起化弘禪師楚之費氏子解制上堂諸人未得個入處須得個入處既得個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施恩望報令人不得暢快弘上座即不然諸人未得個入處須得個入處既得個入處痛與三十拄杖何故有功者賞　小參韶華二月好春光乍雨乍晴白晝長山鳥聲聲來聒耳幽蘭處處發清香佛法分明須薦取拈來不用別宮商山是山水是水寒是寒暖是暖且道佛法在甚麼處良久曰不審不審（雲居瀛嗣）

茗溪張無跡販烟治生一日閱宋如如居士錄有省參濟芝覺令看父母未生前話越二年頓釋所疑隨說偈曰四十餘年赤骨律驀然打失孃生鼻翻身跳出這重關販烟原是張無跡　頌婆子燒菴曰給侍殷勤日日親臨機賣弄十分春風吹雨過苔痕綠月落枝頭霜滿林　頌女子出定曰一片野雲橫太白動定不關輕漏泄一場曲調強惺惺冷地看來誰得

失（濟芝覺嗣）

潭州瀏陽石霜碧眼本開禪師星沙曹氏子髫年投本郡萬壽芟染後參弱翁于石霜尅究三年一日外歸忽覩野鷄飛有省乃述偈呈翁翁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甚麼對師曰鉢盂峰頂浪滔天翁曰道甚麼師曰看者老漢又來納敗拂袖便出一日翁問那個是正眼師曰瞎翁曰為甚如此師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翁頷之復謁洞山百丈雲居翠巖於翠巖機契命掌記室一住六載弱翁聞知乃以書召回一見便問還見翠巖鼻孔麼師曰穿却了也翁曰以何為驗師曰某甲今日行倦且放和尚過越明年翁以衣拂記莂命師首眾翁示寂師繼席焉　上堂一機全殺活大地黑漫漫一句定綱宗當陽風颯颯坐却意根截却語言萬仞峰頭側足猛虎穴裏橫身擲大千於方外擲須彌於芥子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出沒卷舒縱橫自在還委悉麼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上堂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磨礱三尺劒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一棒一條痕

一掌一握血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生擒虎兕活捉獰龍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曰照用已蒙師指示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打曰者鈍漢乃舉古德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山僧則不然舉拂曰拈起也滿慈鶖子口挂壁上放下也泥團土塊辨瀉懸河且道不拈不放時如何擲拂子曰江南江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中秋上堂黑白未分千聖罔測纔形朕兆萬象炳然道甚麼靈山話曹谿指南泉翫寒山比莫怪石霜歷艮爲幾總是一隊弄光影漢大衆還委悉麼以拂子打圓相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浴佛上堂舉遵布衲在藥山會裏充殿主浴佛次藥山問汝只浴得這個還浴得那個麼遵曰把將那個來藥山便休去師曰二老宿一人撩天說價一人就地還錢若據山僧看來杓柄總未摸著在且道杓柄在甚麼人手裏少間親到殿上爲諸人說破　結制小參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錯過那堪左旋右轉有甚麼交涉石霜有年無德且作死馬醫也不要你參活句死句也不要你窮元究妙但飲水定渴喫飯療饑只是日用動步不得踏著常住地喫茶不得打溼自己嘴洗面不得摸著孃生鼻不許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腰　僧問如何是透頂透底句師曰拔出眼中楔曰直下承當去也師曰猶隔一重關　石霜處楚劉之最僻絕無外助唯務苦耕衲子不憚其勞座擁數千指大殿法堂師爲鼎建寮舍樓閣漸次落成竟復舊觀康熙丁卯臘月八日謂衆曰老僧病軀不久于世也乃以院事託同門大唐符初十以書別陳邑侯十一赴山前何檀越請爲祖說法十六自書封龕起龕茶毗入塔四佛事十七早剃髮沐浴更衣說偈辭衆曰生也如是死也如是生死去來了無忌諱長空萬古月常輝誰謂化緣今日畢遂吉祥瞑目而逝世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二塔于寺東之金銀庫語錄十卷行世（爾瞻尊嗣）

潭州石霜首賢本立禪師黃州人上堂僧問既是有佛處因甚不得住師曰莫草草曰無佛處急走過又作麼生師曰太泛泛乃曰一毛頭上識得根源去有

佛處亦如是無佛處亦如是諸昆仲可能解會否如是如是　僧參師問那邊來曰南嶽師曰見七十二峰點頭麼曰見師曰齩人屎橛不是好狗便打出（爾瞻尋嗣）

瀏陽霜華仲孚本虔禪師頌庄上喫油糍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看破了也許伊膽大（爾瞻尋嗣）

醴陵雪凱本珍禪師衡陽人示衆把住也水洩不通放行也如雲赴壑只今坐斷兩頭又作麼生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示衆諸禪子會麼有時騎佛殿出山門有時將須彌納芥子且道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良久曰眨上眉毛（爾瞻尋嗣）

善化西延同文本蔚禪師永州零陵人示衆心也不是心佛也不是佛物也不是物畢竟是個甚麼向前來與汝道明眼人前莫錯舉　上堂舉産難因緣畢驀召大衆曰會麼良久以拄杖旋風打散（爾瞻尋嗣）

衡山朝南天山本定禪師長沙人僧問大師者裏有禪可參麼師曰總不按牛頭喫草曰某甲會也師曰試道看僧無語師曰總不按牛頭喫草　上堂舉女子出定話畢乃曰大家在這裏耳聞及眼見是非不到處那用語言辨（爾瞻尋嗣）

瀏陽石霜月江本印禪師示衆三世諸佛不知有摘楊花摘楊花貍奴白牯却知有摘楊花摘楊花諸禪德能於此諦聽麼南泉老子舌頭拖地（爾瞻尋嗣）

醴陵大唐默可本符禪師示衆佛是衆生家裏人衆生是佛屋裏客眞誠體究自分明何必叮嚀費齒舌（爾瞻尋嗣）

常州荊溪海會雪舲中禪師都梁樊氏子六歲聞僧警世語懼歎禮迴龍爲啓脫白稍長參紫雲剛令看念佛者誰未幾聽板聲有省嗣受記莂剛示寂繼席紫雲又住獅子山漢口湖山宜興法華杭州仁王毗陵海會邗江廣福北京圓通諸刹　示衆花紅雲白山靑水綠怪石如虎奇松若龍端而廣理而微伊闕在南羊腸在北不耕者饑不織者寒更教山僧將何所說　示衆春山有花碧水有月六月炎天紛紛下雪十方世界現全身百尺竿頭須甄別　示衆迷時萬惑累於心田悟時眞空齊於法界如鏡對鏡了了

明明難解難思千差萬別火裏蝍蟟飛上天觀音直入普門下　晚參鷂子已過新羅國且道甚麼人覓得空中鳥跡倘或擬議思量未出黑山鬼窟　示衆抱車入淵丈人播船春不避于風塵夏豈逃於暑熱所以獅子不食鵰殘快鷹那打死兎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明月難教下碧天曰請和尚直指師曰山僧不會曲說　問大死的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何曾移得半步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請和尚道破師曰莫妄想（密嚴剛嗣）

城步玉屏石船本萃禪師都梁朱氏子信向宗乘投紫雲剛剃染參萬法歸一契悟隱于粵西中洲後開法玉屏　小參減半便成圓增半便成缺一條拄杖子拗作中秋月莫謂語不成章却也抽釘拔楔有人道得分明不妨兩手交結　臘八上堂明星傳說已多年好笑瞿曇夜夢顛若論奇哉誇證得不堪憐處也堪憐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向前來曰學的道師曰退後看曰畢竟如何行持師曰立地死漢（密嚴剛嗣）

永州鳳山破有本宣禪師通州潘氏子參密嚴剛於紫雲一見機契出住清溪鳳山　解制上堂合抱之材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八字之門開於方便大地山河無間隔芒鞵似虎杖如龍　至節小參淑氣潛回萬象甦漢宮一線費工夫靈源不逐時遷變凜凜寒光徹太虛　落堂拈拄杖僧出問和尚手裏是甚麼師便打曰打某甲何爲師曰蒼天蒼天　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便得馬（密嚴剛嗣）

武岡州蠏峰碎塵本鑑禪師本州李氏子示衆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天下師僧承虛接響汝等切忌鑽龜打瓦　二僧參一僧出師便打又一僧出師亦打二僧齊下去師曰一箭落雙鵰　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路從平處險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人向靜中忙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何必費思量（密嚴剛嗣）

武岡西竺子愚本玄禪師新寧劉氏子示衆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聽法者無法可聽是名聽法參禪者無禪可參是名參禪學道者無道可學是名學

道所以文殊起佛見法見被世尊貶向二鐵圍山

僧參師問那裏來曰寶慶師曰借實看僧打○相師將拄杖向中劃曰碎也密嚴剛嗣

南康廬山開先樸倫本樹禪師廣西全州馬氏子僧參師問汝到者裏何事曰有疑師曰直說來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蒼天蒼天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淸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春風滿地雨花香曰謝師答話師曰天地懸殊　一日當路中央兀立而逝推不倒地密嚴剛嗣

新寧碧岫寄幻本遵禪師本邑呂氏子髫年投迴龍出家初參燕月曇令看一歸何處後侍紫雲有省乃得衣拂住碧岫四十三年影不出戶　示衆雲門乾矢橛分明空瓚屑洞山麻三觔趙州殿裏底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僧問世尊拈花時如何師曰那裏瞌睡來　示寂本山壽八十四塔存右隴密嚴剛嗣

邵陽西竺瑞參本釉禪師本邑賀氏子示衆有法可說含血噴天無法可說有口如啞衆中有知見過人者出來相見看一僧出師便打僧擬問師直打退密嚴剛嗣

都梁端峰冰履淨堅禪師本州李氏子示衆下得手道得著痛與一頓一僧踴躍而出師便打退又一僧踴躍而出師亦打退復卓拄杖曰要識眞金火裏看　問水裏火起時如何師曰莫亂傳曰和尙爲甚信某甲不過師曰水裏火起密嚴剛嗣

武岡獅子山鐵綸本叟禪師本州馬氏子小參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看破不值半文錢曰望和尙說明師曰悶殺人曰豈無方便師曰蒼天蒼天乃曰佛法不是細事便下座　示衆禪不在參道不在學說到行到是個甚麼喝一喝密嚴剛嗣

新寧觀音山規普本範禪師參紫雲旡庫司雲問實壽生薑辣麼師曰謝和尙證明雲曰實壽卽今在甚麼處師禮拜起叉手而立雲頷之　僧問西來祖意乞師指明師曰祝融峰頂萬年松曰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爛柯殿下水潺湲　頌牛過牕櫺曰教人有法明而已矣擬議思量白雲萬里　頌七觔布衫曰

看取鉤頭意錯認定盤星蹉[illegible][illegible]逐惡千古播虛聲
密嚴剛嗣
新寧大盈彌映本道禪師僧問地獄中人可成佛否
師曰成佛曰直待幾時師曰待他出獄即向汝道
頌世尊覩明星曰盡大地人是瞌睡漢我佛世尊眉
毛已換　頌洞山蔴三觔曰有買有賣無錢莫怪細
殺多人索子現在密嚴剛嗣
六恒侍者永州東安人示衆舉產難因緣拈曰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改之信
夫　示衆舉婆子燒菴拈曰說人十善不如隱人一
惡是則是未免二俱敗闕　僧問一口氣不來時如
何師曰通身慶快曰何處安身立命師曰不是天堂
便是地獄密嚴剛嗣
潭州龍山大石來洪禪師衡陽人示衆頂門具眼者
山僧與他錦上鋪花一撥便轉者山僧一棒也不打
他若是家裏人定知家裏話　問馬祖踏殺天下人
還有怨恨者麼師曰就是你不唧嚁宗乡冒嗣
全州香林瑛崖來淳禪師衡陽人上堂舉雪峰道盡

※磨字字體磨滅或脫

大地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快打鼓普請看
古人與麼道倒腹傾腸了也所以雲門扇子踍跳上
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
傾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上堂僧纔出師一棒
打退僧復進師又一棒打退又僧曰和尚棒頭與麼
利害師曰者瞎漢不打更待何時直打下座宗乡冒嗣
南嶽隆興自眞淸修禪師衡山人示衆磨鏡臺說法
了也己躬崖說法了也俱說法了山僧何得重論便
歸方丈　示衆參活句莫參死句且道那一句是活
句風吹荷葉團團轉雨打梨花蛺蝶飛那一句是死
句推不向前約不退後釘椿搖櫓可憐生諸兄弟還
解坐斷兩頭麼直下若無宗正眼莫來這裏定錙銖
宗乡冒嗣
法海澂徹□禪師結制上堂虛空爲爐大地作炭煆
凡煉聖點鐵成金雖是宗師分內事檢點將來猶是
好肉剜瘡驀豎拂曰會麼于斯會得釋迦不前彌勒
非後其或未然各人挖起眉毛　臘八小參眞金不
避混泥沙堪忍場中顯作家爲要諸人爭意氣故來

揑目又生花　僧問生從何來師以左足示之曰死向何去師以右足示之曰某甲未信在師曰疑則別參　問生從何來師曰幽谷曰死向何去師曰大海曰還許學人棲泊也無師曰不許曰爲甚麼不許師曰從來不納死屍　頌善財五十三參曰不求自己反求人踏遍諸方沒處尋樓閣門開饒薦得了無一法可爲親　頌世尊敕文殊看維摩居士病曰維摩幻疾文殊幻問各顯家風毫無餘蘊有藥還須妙手醫門高不二誰能近　祖山地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二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二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六世隨錄

杭州大慈隱崧璇禪師本業儒不明生死至理卽棄室爲僧徧謁諸方晚參柏山理依止三載行業純一每見貧寒必自捐衣食與之見病苦必躬事之嘗行密行理深器重每謂師曰出家學道須明自心自心不明終非利器饒汝修行恒沙劫數不能出他閻老子掌握在師于是刻勵參究一日登閣有省復侍三載漸叅奧旨出住大慈有刻錄行世後不知所終　素弘理嗣

登州法源寶如玉禪師山東文登于氏子年二十辭家投黃縣體空祝染遍遊講肆首參大覺忞歲餘被友人拉同南下禮堯峰容受具命師灑掃一日掃地畢方擲箒覺身如虛空了無一物乃成一偈呈西堂隨住東蓮繼參大雄末叩柏山理而印可焉出住河陽法源　上堂隨處安居逢場作戲正是衲僧行履須知人人脚跟下有大寶光如天普葢似地普擎無生滅去來之表無迷悟頓漸之殊五眼莫覩千聖難名從上尊宿屈曲垂慈與人解粘去縛早是和泥合水了也而今倘有個具眼底到法源門下好與三十棒何故杖頭有眼明如日欲識眞金火裏看　上堂以手搖曳曰道本無言更說個甚麼若要山僧饒舌

也是抝直作曲性躁漢未動脚跟早巳七通八達從南來底未過黃河崖自知是南從北來底巳到護駕嶺自知是北且道徑捷在甚麼處復以手搖曳便下座　上堂豎拂子云羣山列翠一水涵空魚泳鳥飛悠悠自樂且道有何三昧得不落網罟擊拂子云高高峰頂躍深深海底飛　上堂西天佛祖就樹安居苟放形軀大行化法東土沙門高房大廈圖事豐盈以樂為業法源即不然居屋兼居樹披衣亦披蓑隨分納些須箇箇心安樂破鼓不時打信口唱巴歌橫按拄杖曰囉囉哩哩囉囉去年今日因今日去歲果因果甚分明忽然成寶所殿堂雖窄衆心寬萬指圍遶獅子座滿院憧憧自遠來總是靈山一會過自此法源梵剎新永貼千古作規模 素弘理嗣

玉峰身雲偏禪師蘇州人丱歲脫白有孝行禮三昧律師受具扣荊谿請益禪要次參素弘理于柏山一日問理曰某甲參禪自覺無味不如仍學律去理曰汝若解參禪便解學律會學律即會參禪了明心理為戒悟徹本心為禪名雖有二理則歸一今時人青天白日扶籬摸壁走者甚衆蓋因背覺合塵迷真逐妄或終身不悟或半途自返或藉師友傍通或觸境緣得解如暗室遇明燈如遠客歸故鄉此等人只名初地亦名歡喜地更須自銷現業無始習氣直造威音那畔與麼時持戒也得參禪也得說教也得念佛也得呵佛罵祖也得吟風弄月也得總是神通妙用其施設也不妨三千儀行其收藏也任爾纖毫不立一即無量無量即一豈不自由自在汝若拚身做去從朝至夕從暮至旦刻究話頭忽然腦後眼開罵山僧有分在師于是衣不解帶脅不開單者五載一日聞虎聲覺大地震動身心豁然猶若虛空往見理理肯之一日辭理乞錄稿梓行刻竣仍同侍寮奉理終焉 素弘理嗣

杭州慧彰文玉璣禪師參柏山理一日登厠理見曰清淨地上何撒屎師曰乾屎橛聻理曰錯會不少師曰和尚作麼生理纔開口師曰錯會不少理休去師執侍數載深領厥旨出住烏峯　上堂山僧不會禪從來異類行特訪同道人被強捉上欖入隊水牯牛

難辭犂耙分醜態不能藏鼻孔幸端正良久曰吽
示衆超山雲唐棲水眉目分明不二體阿呵呵當自
委河沙諸佛毫端裏一切臨風覿面呈現前諸人會
也未若不會山僧自道去也拽拄杖歸方丈　示衆
江右針杭州線北馬南舟直無限以如意一畫云會
麼良久云不是知音者徒射穿楊箭素弘理嗣
溫州山斗吼山震禪師學鴛湖用與雪嶠信既月次
信指月曰者半箇在那裏去了用良久曰會麼信曰
也只得半箇用曰者半箇在那裏去了信亦良久用
曰也只得半箇相與大笑頌曰峨嵋山月半輪秋影
入平江浸不流此夕管絃休接拍風情恐動玉關愁
北京安化嘯堂予禪師休寧汪氏子世儒業因閱竺夢堂倪嗣
墳有出塵志二親繼歿從愚山藏薙染投玄水杲秉
具參本來面目話六年無所入偶看般若至若以色
見我分疑情頓解參大覺琇萬善殿見明覺璁命司
書狀機緣頗多未叩安化則則拈拄杖曰一口吸盡
西江且置汝試吞拄杖子看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

則曰尋常喫什麼師曰夜叉頭菩薩面則曰杜撰禪
和師震聲便喝則曰獅子吼野干鳴師曰也要和尚
疑著則打曰還知落處麼師擬開口則又打師禮拜
曰若不親見和尚幾被諸方瞞過則然之命掌院事
親炙五載微旨日益授偈記莂繼席安化　上堂財
法二施等無差別眼上眉橫口裏藏舌尼姑定是女
人秤錘畢竟生鐵如此分明何用多說乃顧衆曰翻
思從上古錐也是看孔著楔　元旦上堂塞北風霜
結凍江南梅柳爭春天時人事兩兩昇平會得即是
妙旨何須立主分賓更若擬議尋思便是鐵壁面橫
喝一喝云爐燒紫柏歌堯德四海朝衣祝聖仁　示
衆豎拂子云大道只在目前要且莫前難覩欲明大
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古德恁麼道帶累多少人向
聲色裏卜度安化者裏饑則喫飯倦則打眠那有許
多般事諸兄弟恁麼會得管取參學事畢還有麼良
久擊拂子曰但得雪消處自然春到來高世則嗣
北京蕉園繼遠戬禪師歷叩尊宿晚見安化則則豎
竹篦曰諸方參得的拈向一邊且道者個是什麼師

[illegible]四字

曰和尚莫強生節目則曰觸不得背不得畢竟如何即得師便喝則曰汝者一喝諸方即得老僧者裏未敢相許師擬開口則便打師又擬開口則又打師點首數下則曰汝見何道理便點首師曰某見數員知識如在雲霧中行今日見和尚若青天白日之下一塵也著不得則曰汝有此見也又打師忽然開解便禮拜則領之（世高則嗣）

北京弘福源池靖禪師蘇州馮氏子禮寒山光剃度諳懃忠秉具恒遊講席參世高則於安化命掌維那示看本來面目話二載未得脫灑一日遊西山聞客曰無邊秋色在山林有省歸告則曰某甲今日摸著鼻孔也則曰本來面目聻師便喝則曰無夢無想主人公在什麼處師曰脚頭脚底則曰甚處見得師曰何必重栽眼上眉心則曰之後付偈曰車溪宗旨付爾流傳一根拄杖開豁人天（世高則嗣）

天津大悲慧林光禪師吳縣張氏子投安化則披剃命參本來面目話一日因僧問睦容如何是本來面目容曰甕裏何曾走却鱉師在傍有省即趨方丈則問本來面目聻師曰描不成畫不就則曰既恁麼喚什麼作本來面目師震聲一喝則曰喝則從汝喝還我本來面目來師曰到者裏有口只堪喫飯則曰三十棒且待來日尋命典書狀巾瓶十載乃受印可初住西山法雲次遷天寧後繼主大悲　上堂喝一喝曰威音那畔更那畔直至於今無改變面目分明只是渠說與諸人仔細看且道看底是阿誰以拂畫○作抛勢云抛向古皇前來朝再打算　立夏上堂諸佛說不到祖師提不起不得動著動著則禍生拈拂子畫一畫曰閒坐羲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　上堂看破趙州無劄碎雲門普拈起石霜夯打動禾山鼓抛出雪峰毬把住嚴頭螃擺手出天津達磨不是祖（世高則嗣）

靜海普度從實虛禪師本郡王氏子幼習武不樂禮天童門披緇命參一口氣不來話因拽石索斷遭跌有省呈門器之旋里見大博乾晚謁世高則于湧泉甚契則遷大悲師任勞匪懈經十載漸益厥旨入室次則曰藥山久不陞座是何意旨師曰秋空孤月

●鼎需首

朗難教下長天曰陞座院主問又作麼生師曰一段傷心處那箇是知音則頷之　示衆開口成雙句揚眉落二三點即犹偏執說之又弗然既總不是畢竟如何即得諸人試甄別看若不會二六時中只在汝脚跟下愼勿錯過驀卓拄杖曰放下著又卓一下曰放不下擔取去　示衆拈拄杖曰好箇消息只恐對面不識便恁麼會功不浪施若不會可放下身心抱箇話頭九旬禁足三切思惟豎起脊梁如蚖鑽壁忽地鑽過那邊便有如許世界逍遙自在任意優游豈不快哉還有恁麼人麼卓拄杖曰把手教人行不得爲人自肯乃方親世高則嗣

濟寧十方濬淵源禪師本郡張氏子齠年圓顱于蓮白從天寧禮乞戒命看一歸何處話晝夜提撕坐臥不懈禮落堂師問一歸何處禮曰三角火輪空裏炙師不覺通身汗流疑情頓失即呈偈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寶劍纔拈髑髏偏地禮身肯命掌記室次參報恩靈巖後抵泗水嶧山聞安化則即往叩師資甚契命理院事數載深得奧旨一日驀召入室問雪峰輥毬禾山打鼓是什麼意師曰打草要蛇驚則豎如意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曰賊身已露則曰正法眼爲甚向瞎驢邊滅却師曰知恩解報則打一如意師便禮拜則印之以偈出住十方次遷大悲世高則嗣

神京南泉心禪宗禪師無錫顧氏子歷叩名宿雖有悟入終不灑脫嘗請益安化則猶未解則屢加痛棒遂別築一室名文星閣晨夕刻責至忘寢食一晚聞鐘聲覺大地震動聲滿虛空返觀身心了無所得往見則則曰且喜汝今日捉賊也師曰若非和尙慈悲幾乎枉遭塑世則曰始知吾不欺汝師珍重禮三拜則頷之世高則嗣

北京安化濬如賢禪師山陰張氏子習青箱喜宗門語適白下投若見芟染詣古林圓具參靈隱禮示本來面目話力參不契後客隱閱傳燈識得大蟲原是虎渙然釋疑謁靈巖儲儲擧竹篦曰者箇喚作什麼師曰蘇卿原是漢朝臣儲曰一口氣不來什處著脚師曰橫身三界外誰是出頭人儲器之最後參世高則于安化一見綠契命充維那一十五載深悉微旨

一日召入室驀頭打曰只此一棒具縱奪殺活汝作麼生會師曰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則又打曰者一棒聻師曰也知和尚太煞婆心則曰未在更道師便與一掌則拓開曰莫亂作師便禮拜則曰如是如是付偈記莂（世高則嗣）

北京天龍致和中禪師浙婺浦江人投華藏慧峰披緇喜誦持峰誨曰誦經不通理循行數墨流明心達本源方名誦持經師請益曰如何即是峰曰須親知識則不失出家志師遂北遊於憫忠受具習律一日忽思受業語即謁隆恩圜看無字話刻究累歲適出門聞呼犬聲有省呈偈曰主翁驀一喚昂頭便轉身觸著些毒氣斷殺天下人圜爲稱喜便問狗子因甚無佛性師曰和尚也要照顧曰如何又道有師曰雪壓梅梢冷應知別有春圜曰善自保護再叩大憬敏敏曰狗子因甚無佛性師曰塞北薰風冷廣南冬日和曰雖却有無道句看師曰釣魚何必子陵臺敏打曰者般跟漢師拂袖便出晚參安化則則問聞你會得無字是否師曰和尚爲甚杓卜聽虛聲則曰既是無用會作麼師曰劈破虛空捻出髓則曰未在更道師曰放出凌天鶻沖開碧落圖則曰放與三十棒師曰某甲今日乍到不敢觸忤和尚則契之師親侍數稔洞明玄旨則印以偈命住天龍次遷華藏（世高則嗣）

北京觀音天然定禪師禮安化則出塵命看無字次參滇波古一晚古落堂謂衆曰看話頭要親切如立在萬仞懸崖上忽然撲落到底直得無一點氣息向者裏甦醒起來方有少許相應聲未絕師豁然省悟便起身作禮古曰此是風力所轉師便喝古便打師連喝兩喝古曰何不道一句亂喝作麼師又喝一喝歸位開靜後古喚師入室問你爲什喝老僧師曰學人見和尚跌殺在萬仞崖下特來相救古撫掌笑曰冷灰裏一粒豆爆師亦撫掌曰活也活也自是機鋒敏捷後省則則問你有箇入處是否師曰和尚莫妄聽傍言則曰經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乃指面前曰因什物物顯現師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則即入方丈掩却門師不解意轉展懷疑立至夜深擡頭見月淸光萬里從前所有廓然不見次早

扣方丈門則曰誰師曰元定則曰道得卽開師曰若
有開口處卽不來見和尙則開門曰老僧只要子恁
麼師珍重禮三拜則頷之高世則嗣
蘇州聖蓮吉庵貞禪師本郡錢氏子北遊京師禮安
化則剃落參三不是話南旋謁金粟石庵玶屢呈見
玶與掃却一日聞隣僧曰不經霜雪操那識歲寒心
有省卽同虎丘參天鼓震偶侍山門外行震問古人
爲什麼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師曰熱心
片片震打曰且照顧性命師引頸曰要頭便取去震
曰逢人但恁麼舉師指千人石曰者是生公說法處
震異之復覲則曰南方去得箇什麼來師曰空手
去空手來則曰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頭頂天脚踏
地則曰脚跟下道句看師禮拜曰今日又得親見和
尙則頷之康熙壬申二月望日告衆畢說偈曰來也
落落脫脫去也脫脫落落且道是箇甚麼咄萬里長
空飛一鶚瞑目而逝高世則嗣
天長藏經院淸映潤禪師三阿蔡氏子幼生多疾父
母捨從靈幼老宿圓顯訓以禮誦每讀惟此一事實
句懷疑不輟往千華具戒精習毗尼企慕禪宗遂參
天笠珍于夾山屢蒙示棒未得悄然後遊金門謁安
化則則曰甚處來師曰天長則曰天有多長師擬答
未恰卽求住則命充記室令看萬法歸一話憤發提
參無所透路除夜聞爆竹聲疑情頓釋卽往方丈則
曰今朝除夜作麼生烹露地白牛與衆分歲師展兩
手則便打師以手加額而出則默契之高世則嗣
英麓天賓劍鋒峻禪師性剛利徧謁知識無契其心
聞古壁文孤邁竟造三角文一見卽舉首衆一日舉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處去因緣請益文令
師自念至王老師不打破鼓處文曰住住恁麼則德
山休去也師曰者老漢一場敗露文曰你又作麼生
師曰某甲到者裏禮拜何辭文曰切忌草草師轉身
便出文閉却方丈　示衆二十年來行脚身貧竟無
穠著坐斷千峰萬峰轉見脚無處插復展兩手云有
甚麼法　後繼席三角晚參盡大地是箇院子挨拶
不入盡大地是個自己從來不識盡大地是箇盋盂
沒處喫食盡大地是箇道場無門可出諸仁者還會

麼艮久曰大地拈來是甚麼無人構得奈如何桃花笑破雲雲眼鄭十三娘一老婆　示衆舉殃崛持盋因緣曰長者因事問事世尊就車打車殃崛旁而無功喝一喝云今日錯下名言頌曰淡抹濃粧倚翠樓隔簾風月動閨愁一聲杜宇園林過驚破莊周蝶夢遊（古壁文嗣）

廣西龍峰鐵輪印禪師上堂炎炎六月火生氷杲杲長空日一輪萬里青山回首處白雲冉冉襲氤氳以拂畫圓相云大衆于此會得入我法中勿論凡聖智愚施為舉措咸遵舊令要明格外單傳斬新條令不免借龍峰鼻孔出氣擊拂子一下（古壁文嗣）

蘄州三角蓮度淵禪師修水盧氏子年十五禮白蓮誠祝髮就旁五載忽思生死事大徑造法昌昌命看一口氣不來話至三七日聞爆竹驚聲撲下單昌近前曰且喜好消息師作禮曰某甲參究目不交睫三晝夜覺前後無際昌曰而今不要你參禪學道只要你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師自念佛法不是小可遂徧叩江楚至鳳山禮東巖璨執侍六載璨一日喚師入室命作本來面目頌師曰黃河曲也水灣灣面目分明不用參換却雙眸天外看回頭石馬過千山璨稱賞之遂印可師嗣禮天峰性于多雲明年性赴三角請命師首衆經七載性受東永福請命師繼席　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嶓嶓雙徑月照徹蠡湖冰曰如何是相承底事師曰偶踏青林路今來最上頭乃曰奮踞地獅威千箇萬箇頂額火迸及盡去也草偃風行正當恁麼時向上一著壁立千仞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諸人向者裏透脫得始有喫棒分何故龍門瀉下飛騰勢倒嶽傾湫徧五湖（東巖璨嗣）

蘄水吳山楚石琇禪師湖南吳氏子母夢月輪墜榻驚趯戸外而生十六出家于崇法寺十九參羅月于圓通二十三謁法昌受具看竹篦子話有省隱住白雲山一日過溪遇虎偏身毛豎師默思此是宿業所致將平生事一時放下危坐溪邊俄頃虎去師乃捨庵出山謁黃檗杲後于百丈破竹傷指始透古人關鍵晩參東巖璨于雙林璨問那裏來師曰雲居璨曰既是雲居因甚到此師曰龍行虎驟遂執侍六載凡

應機深契璨意有克紹許英靈奕葉芬芳起之句師禀囑隱于硃砂巖吳山寺舊址結茅自勵三十年影不出山東巖璨嗣

淮安心宗誠然禪師侍主峰法最久一日法問無水不朝東爲甚濟流西行師曰大海知足應須倒流法曰倒流一句作麼生師曰恁麼則左右逢源去也法然之康熙丁未秋法上堂拈衣拂云龍淵虎穴任縱橫大抵還他氣象雄不是山僧呈醜拙驚人浪裏獲獰龍心宗然公識見無疑侍老僧有年今日兩手分付一任倒用橫拈光揚法化師珍重禮三拜主峰法嗣

石門天柱機峻禪師參古燈炯於仙居請益禪要命看無字炯住青蓮師亦隨之制期炯落堂問衆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還有道得者麼衆無對炯震聲一喝師不覺遍身汗下疑團頓釋即呈偈曰一喝虛空撲落驚起海底泥牛直得通身汗下徹骨徹體風流炯頷之即以偈印曰一回汗下釋疑團徹骨風流眼界寬翻憶當年無字話令人幾度恨無端　示衆擧鴛湖用因金明進參纔跨門便去是甚麼進擬

去疑云

對用震威一喝進豁然契悟便掩耳而出頌曰萬疊銀濤漲禹門揚鬐鼓鬣有鯨鯤一聲霹靂驚天地直得風雷宇宙昏古燈炯嗣

蘇州雷音道成宗禪師參古燈炯於金明炯問上座字甚麼師曰道成炯曰道既成又來者裏作麼師曰若不來怎知道成炯曰如何是道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炯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今日親見和尚炯喝曰是誰見師擬進語炯便打師曰和尚莫强抑人炯叱曰我强抑你連棒打出師曰某特來親近和尚懇求慈悲炯復喚師近前師便掀倒禪床炯曰者風顚漢師曰適來不合打某甲太過炯曰你作打會那師曰和尚也不得作風顚會炯曰是汝深明棒頭事師便禮拜炯然之古燈炯嗣

眞定報恩樗木潔禪師錢塘鍾氏子投北京三教祝髮詣安化則求戒命參無字復徧叩叢林無所入叩青蓮炯于天津大悲纔跨門炯便喝曰者裏無你著脚處即推出師良久復入炯又喝師于此有省擬禮拜炯便掩却門明早師入室禮拜曰和尚昨日著賊

也不知炯曰昨日且置今日事作麼生師便喝炯曰汝深明昨日事也師禮拜炯命理院事後晦跡五臺數載住報恩小參一箇破沙盂且喜大家撐日日齋時飯滿盤誰解吞解吞則不無且道是甚麼滋味山僧不惜口過與你諸人道破飯却是米做　住盛京雷音寺示衆固安邑裏諸檀度笑我終朝祇默坐忽地雷音轟夜半燈籠露柱成錯過休錯過積劫泥團俱裂破　住宣府法華寺上堂僧問北方佛法與南方佛法是同是別師曰塞北霜前冷江南雪後寒曰還有分別也無師曰三千里外不得錯舉乃曰萬里城萬里山行人到此絕躋攀一輪明月自千古迥出而今霄漢間除烽火息狼烟東西南北慶安然大衆且道承誰恩力卓拄杖云烏藤七尺淩天際一念無私頌萬年　上堂上無佛可成下無生可度一炷清香閉門打坐恁麼施爲切勿錯過召衆云還會麼萬全衛畔車馬大路（古燈炯嗣）

長洲無住子陳玉文居士年十九登己卯賢書即任南京御戎事歷經衝險有感辭歸乃學猿公之術因閱壇經至不思善不思惡處有疑久無所入後聞僧曰善惡都莫思量方爲究竟有省值友華慧生偕參石帆于慈航問親到寶山乞師一接帆將茶劈面潑云會麼士曰且喜趙州放光石曰莫眼花士一喝便出石謂華曰者漢異日與風作浪去也士於此悟入雪竇雲至松園邀士往東禪雲曰如何是最初一步士曰看脚下雲曰莫被斷貫索絆倒士曰謝師指示雲拈偈贈曰一片無瑕玉通身只淨文等閒高著眼覷透復何云蔣虎臣太史招士同參鄧尉璧璧曰階坐七堂士曲就虎刻究無所得乃贈偈曰萬峰絕頂見空王撥轉靈明照十方豈爆寒灰紅彈子何須更用煉金剛虎忽悟撫掌大笑報恩賢至舍賢舉杖曰者箇人人本具因甚摸不著士曰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賢曰汝還得麼士曰和尚也須照顧頂門賢撫士背曰瞞你不得士禮拜復數參知識無不契機暨謁大悲炯炯曰聞你久參諸方何處得力士曰總沒交涉炯打曰者一棒作麼生會士曰婆心甚切炯曰莫錯認好士曰阿誰不恁麼炯曰本分上道一句

看士曰渴飲饑餐不爲分外烔印以偈士亦以偈謝曰兩拂從初地一朝雨露深當軒懸祖意喜得古人心烔曰如是如是一日三墖雄見訪談及古人公案雄曰如何是居士修證不無汚染不得的士豎一指雄曰藏身處沒蹤跡爲甚露出尾巴士曰沒蹤跡處不藏身方爲好手雄打曰漏逗不少士曰刼被和尚看破（古燈烔嗣）

霍山鳳鳴慧超先禪師參天峰性性問如何是上座本分事師曰舌鋒滿口性曰未在更道師曰不道性曰爲甚不道師曰恐驚動和尚性策起兩眉曰道道師便禮拜　上堂剖一微塵出如來大經卷豎拂子云大衆且道者是什麼經有僧出師曰明破即不堪便下座（天峯性嗣）

九江崇壽乳石顯禪師參天峰性于三角舉靈雲見桃花因緣徵詰有省　示衆舉徑山南明廣示衆云五峰頭卓朔雙徑尾顛先喝石巖踍跳明月池傾天頌曰太平無事刀開鞘煩惱之時劍入匣忽聽秋風嘯一聲忙轉深宮著鎧甲（天峯性嗣）

黃陂白龍遜野胎禪師參三角性性問口吞佛祖眼蓋乾坤底人到者裏因什不會師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性曰古人爲甚三登投子九上洞山師曰將謂別有性曰你即今又作麼生師曰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性頷之（天峯性嗣）

廣濟鶴林漢辰弘禪師舉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頌曰青山青白雲白水向東流星拱北攜樽夜酌小樓頭醉看峰前千古月（天峯性嗣）

黃梅鷄鳴蔭遐樹禪師參天峰性于多雲纔跨門性問作麼師曰親近和尚性曰將甚麼親近師曰請和尚定當看性曰不勞一拶師曰恁麼則典牛寶庫耶性點首師禮拜（天峯性嗣）

蘄州獅子衡木口禪師參多雲性性豎拄杖云還識者箇麼師便喝性便打師又喝性又打師曰和尚得與麼性躁性曰汝適來得與麼好喝師曰不因柳毅傳書信云何得到洞庭湖（天峯性嗣）

武昌黃龍振子鐸禪師參廣教玉發明心地性敏捷穎悟超卓偏歷叢林無可其意與雲石源友善盤桓

數載聞汞福性鉗鎚往叩一語機契便曰此眞我師也次早卽辭歸護國衆號師爲一宿禪師 住後示衆舉二祖南宗印參三角喜請益趙州置箒撫掌大笑因緣角連打二掌宗曰莫當得麼角又打宗曰金鍮不辨玉石不分角大笑出法堂宗一日聞僧誦風鈴偈曰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計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個中人乃有省呈似角角可之頌曰荷葉羅裙一樣裁芙蓉笑臉兩邊開直入池心看不見歌聲必定有人來天峰性嗣

松江秦瞻明居士參天峰性于種福院性問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你作麼生會士曰某到者裏却不會性曰山僧正要箇不會底士曰和尚爲甚放學人不過性曰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士禮拜天峰性嗣

蕪湖福嚴鞠庵輪禪師晩參海月啓纔跨門啓問是什麼師曰某甲啓拈棒直打出閉却門師曰久聞海月果然寒光逼人啓却開門曰上座是那箇魔王窟裏來的師攔腮便掌啓曰不必也只要上座打得構山僧便罷師禮拜曰和尚知恩卽得啓深契 忍仙

喆參師一見機契尋命齋師拈糍團問若喚作糍團入地獄如箭射喆曰和尚婆心太煞師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喆曰謝和尚賜齋師乃擲却碗曰且道契箇甚麼喆曰且喜財法二施師領之天岸啓嗣

泰州藏經卍庵純禪師上堂僧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什麼字師曰天皇皇地皇皇曰只如五祖道鉢囉穰意作麼生師曰路逢瞎波斯滿口嚼氷霜僧禮拜師曰悔曰悔箇什麼師曰對面不相識誰不著慚惶僧無對師便打 僧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是江南便是江北曰還到和尚此間否師曰不到曰爲甚不到師曰我者裏使他不著天岸啓嗣

楊州大庵禪師學天嚴啓小參孔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人却不信至海月與麼說諸人不信諸人與麼聽海月不信諸人不信海月不信且道是同是別頌曰風前一曲透離微今古無人和得齊仙子騎龍歸碧漢癡人猶戽夜塘西天岸啓嗣

太倉問梅舜日杲禪師吳門馮氏子幼習儒偶閱羅念庵詩籠鷄有食湯鍋近野鶴無糧天地寬之句師

意惻然即詣繡雪禮宦陳修剃染嘗竟日不語一日
歎曰若不明道出家何益直趨方丈求示執侍七載
得徹法源　初住圓覺示衆栴檀林獅子窟狐狠野
犴無踪跡雲門一字太粗疎洞山五位何綿密潙仰
法眼兩相當揑怪弄鬼神爭漆惟有臨濟較些些逢
人慣作白拈賊且道杲上座又作麼生揮拂子云坐
臥閒房春草深指揮如意天花落　托盔上堂佛法
徧在一切處千眼大悲覷不破鉢盂開口語喃喃大
地撮來粒米大梅花引客試春衫三三兩兩成行五
忽然撞著鬬雞兒忘却當年胡達磨（宦陳修嗣）

蘇州西山自耘田禪師本郡人博綜羣典徧遊講肆
聽法華至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有疑遂問曰未
審是那一事座主沉吟莫能對謂曰須是請益宗師
方知師乃謁宦陳修于問梅修問向在何處師曰教
下修曰即今在何處師無對修大笑師面赧于是猛
參至忘寢食一日聞梆聲覺身心泰然疾趨方丈曰
今日要打老漢去修引頸曰便斫頭去也不妨師擬
議被修痛打一頓推出師自謂曰本來現成爲甚道
不出愈加策勵經行次忽風作見落葉旋轉即悟徹
乃入室呈解修曰如是如是師禮拜（宦陳修嗣）

太倉顧商雨孝廉婁東望族心慕禪宗嘗閱內典謁
金明進不契進指參問梅修修問居士何字士曰商
雨修曰試下一點看士擬議修曰且喜密雲彌布士
猶茫然遂日夜研究久之侍修次見僧做麪士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修曰兩手輥麪杖士曰還有祖師
意否修曰雪滾捲春風士點首修曰見何道理士曰
何處不風流修然之（宦陳修嗣）

建寧龍珍覺圓胤禪師閩縣關氏子母施氏禱大士
像感白光燭室如晝有娠不茹葷師兒時每聞殺生
聲輒悲號不已釋之則婆和喜甚及嘗見僧便讓拜
稱大士號不輟有梵僧謂其父玉壺曰此子非俗器
也壺怪不與語門送揖而不見壺驚異悔過師十七
有出塵志以二親不允積鬱成疾越明年父母繼歿
即禮科山埜祝髮造鼓山霈受具求開示霈命看父
母未生前話遂徧叩八閩知識欲出嶺因兵阻乃結
茆西峰三載惟有一箇話頭後緇素請歸科山時時

現曇寓本庵甞蒙策發一日聞客僧相語曰盡大地是箇自己師豁然心開從前所有一時冰泮師詣求證曇問如何是汝父母未生前的面目師曰紅爐飛片雪曇曰未在更道師曰庭前擲碎磚曇甚喜曇住鳳山命師首衆盤桓十載一日曇落堂問衆曰鳳山一期柴火甚熱汝等作麼生師曰烘得泥牛背汗流曇曰許你道得一半師曰如何是那一半曇拈棒便打師把住送兩送曇曰那一半聻師曰大衆證明曇曰未在師禮拜曇頷之康熙庚戌秋曇付以偈明年命分座龍珍　上堂喝一喝召衆云會麼絲傳園客意曲奏楚妃情乃顧左右云噫不有知音者空勞流水聲　上堂彈夜光於碧漢不可謂星沉韶華於淸流不可謂月拍禪床云且道星耶月耶韶華耶夜光耶喝一喝云者裏辨得出許你覺戸不掩對月無迷

示衆神龍何德於萬物乎動則務爲雨澤虺蛇何怨於萬物乎動則務爲毒害不爲恩仇萬物皆有以見於〇此其皆有不能自已者〇⊗〇巳矣（時現曇嗣）

泉州開元希覺銳禪師晉江林氏子母康氏覺有娠不茹腥一白父遠見屋上火光衝天白鶴旋鳴急趨歸乃誕師囫地一聲怡然而笑父怪之及長不共兒戲一日見僧持鉢如舊識問曰作麼僧曰我只恁麼你不恁麼那師喜之不禁卽欲出家年十四恃怙俱忘憂奮幾絕服畢禮戒壇沖如煌剃度朝夕落落無有是處因閱傳燈至斷橋倫命高峰參萬法歸一于此有疑年二十二有方僧激揚師於佛前誓七日爲限不悟卽斷其臂遂寢食都忘單提一箇話頭第七日早聞鐘聲響徹天地通身慶快乃謁鼓山霈受具歷參名宿稱爲法器一日危坐聞隣僧曰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師豁然述偈後聞時現曇開法承天師往叩人事了曇問上座年多少師曰與虛空同生曇曰還有人相伴麼師曰從來不假他力曇曰如何是汝自己力師驀與一摑曇曰者漢也解恁麼那命師首衆一日呈頌本方踏門曇問是何物師呈頌本云請和尚定案曇接得便擲于地曰何勞恁麼師乃頓悟以手掩曇口曇曰你見何道理便如是師曰今日看破和尚了也曇曰三十棒且待

◆用經明

別時師曰說什別時要打便打隨聲便掌疊曰又恁麼那後命師入室問曰世界蕩盡無見無聞向甚麼處去師曰石虎當途踞疊頷之付師法偈次年曇遷化衆請師繼席承天無何又請興復崇福舊址不三載竟成叢林（時現疊嗣）

天津先登皓月皋禪師霸州鄧氏子廿歲隨父遊講肆嗜跏趺閱楞嚴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有疑值世艱依天津雲庵剃落遂參慈翁森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森喝曰誰教汝恁麼師亦喝森曰石上又生苔師擬議森便打往親大覺琇于萬善殿師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琇打曰喚甚麼作山河大地師舉拳曰者箇聻琇曰放下著師便喝琇曰輥泥團漢師疑益切遊盤山聞僧誦曰山河大地咸是妙用真性中物有省即造見雪子淨淨便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春日晴黃鶯鳴淨伸一足曰老僧為甚翹足師曰貧人思舊債淨以足畫一畫曰者裏道句看師曰請和尚收足淨曰未在更道師便喝淨頷之未幾淨遷西山永壽命師理院事淨示寂師率衆建塔于本山衆即延師繼席（雪子淨嗣）

義水宜林天則能禪師黃岡康氏子投本郡安國剃度圓具于杏嚴慕南宗之盛一錫偏參初謁金陵天界盛看三不是有省到龍池微見堂榜曰若有看經念佛持呪禮拜者到者裏急求懺悔遂通夕不安次早入室微舉起扇子曰會麼師曰不會曰為甚不會師曰非我境界曰汝何方來師曰湖廣曰黃梅佛法如何師曰夜半付盧能泥牛歸雪嶺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和尚道甚麼微便喝師拂袖而出復到紫蓋天童雲門俱機契最後謁山翁忞于道場深得奧旨命師首衆無何風鶴不寧遂旋楚之義水結茅語幅山適東林山鋒在開法能仁師往謁值山上堂師問世尊初生便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如何是獨尊底事在曰適逢山僧陞座師曰一枝無孔笛吹出萬年歡在曰罕遇知音師曰從茲高步華峰頂法法頭頭總不疑在曰如何是你不疑處師曰仰面見天低頭見地在曰記取三十棒是冬付師衣法囑依舊處

上堂栗棘蓬三葉五葉金剛圈一個兩個衲僧吞跳得於一毫頭上卸却干戈吞跳不得辜負平生行脚諸仁者畢竟作麼生卓拄杖下座　示衆與女子出定因緣頌曰手把瑤琴　上彈疎慵乘醉倚闌干默地喚蒂霜夜夢撩天黛色映晴嵐（山鐸在嗣）

太陽以山聞禪師蘄水陳氏子其先世有孝聞師生而莊重喜樂不干懷偶至大冶平等山閱七佛偈手不忍釋卷遂投披剃精究毗尼過午不食接人以慈語不傷物世稱古佛參能仁在蘉心印　示衆舉臨濟三頓棒因緣頌曰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禹門若不風雷送怎見洪波萬古聲又頌婆子燒庵曰枯樹上銀花簇簇寒巖中瑞霧重重四時活計身無累閱徧炎涼倚碧松勘人何處動嗔容黑山輥出團圝月鐵壁千尋絕塵踪師著有學海源珍書一百卷行世（山鐸在嗣）

黃州龍泉石源雲禪師麻城周氏子禮興善戒祝髮謁禪通昰圓具命掌院事順治丁酉參天界盛不契即南下見弘覺古南報恩雲門龍池俱有機語庚子歸里參廣教玉久之玉問欲明一切明欲了一切了爲甚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師曰徒知金玉易那辨楚王心又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即不問因甚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師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玉深肯過三祖訪湘翁沄敘及五宗各有其旨遂疑臨濟三頓棒至破夏等語後歸白虎乘涼次見明月出礙胷之物始得泮然是冬隱居大石山福林故址癸卯遷石門黃荊庵師輯五宗聯壁遍索諸祖遺稿復過廣教玉以太平方丈命師主之秋過華桂索斷橋下諸祖機語與在盤桓屢日在據公見解有過人處待來春著人送公至金明必師資有分師笑曰若去金明則喪我兒孫後在赴龍興師結茆白雲山彙聯壁稿成庚戌春再參在於龍興解制上堂付以法卷　上堂去年四月八將此身心奉塵刹土地都忙倒帶累菩薩摩訶薩今年四月八燈籠露柱齊撲瞎毗藍園內掣風顛做甚手脚拄杖子忍俊不禁現神變異踊身梵天與百億虛空鬬額火蛇吞却鐵崑崙水上紅旗千個萬個一時燒殺東海鯉魚

打一棒雨似盆傾　上堂平田淺草翻珠淚烏石嶺頭有一句子南嶽也恁麼道馬祖也恁麼道臨濟也恁麼道楊岐也恁麼道徑山也恁麼道淨慈也恁麼道車溪也恁麼道普明也恁麼道金明也恁麼道東林也恁麼道新龍興也恁麼道大衆還恁麼會麼若恁麼會得駕無底鐵船一任冥海天池釣彼脩鯤長風直破倘或不會山僧重下註脚良久拍禪床下座

東林在大祥上堂懸羊頭賣狗肉底老凍儂一年一度有甚麼憑據生鐵鍬上活烹佛祖赤沙灘上撞著馬郎帶累許多人生陷阿鼻致令大地平沉徧界不覩然雖如是且道大逆雲今日到者裏不立戶限不涉主賓又如何相見以香插爐云紫柏黃檀繞篆靄九霄鷄唳鳳呈祥山鐸在嗣

英麓興福等輝欽禪師楚之安陸人投鄂州洪山剃度習楞嚴素居講席聞山鐸在風高棄席往參在舉庭前柏樹子話問曰座主講多般經語此語出何典試講遍看師罔措求入堂行七七畢在喚座主師應諾在曰柏樹子而今講得麼師擬欲進語在曰錯過了也便起身入室師疑愈切偏閱教典無一辭可措便入寮閉戶斷絕水穀以悟爲期在于戶外逼拶益切至第五日聞板聲頓悟疾趨方丈在惟手舞足蹈曰此回欺公不得也師曰和尚恩逾父母求入弟子之列一日安職陞座師出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意旨如何在曰一個閑人天地間師禮拜山曰你作麼生得與麼徑捷師曰早知龍蟠深水裏傾湫倒嶽過多時在曰不要打溼老僧衲衣師拽出首座曰堂頭老漢今日不著便何不拔劒相助首座擬對師掌曰又淹殺一個拂袖歸衆在曰好與三十棒師一日與石源雲相見同時一喝各歸本寮僧舉問在曰昔臨濟會下兩堂首座同時一喝時有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曰賓主歷然即今二上座同時一喝未審還有賓主也無在曰無僧曰爲甚却無在曰不同臨濟其僧休去三日後復請益前話在曰要會龍興賓主句須問堂中二驢漢僧問師師曰禮拜向汝道僧禮拜師便打又問雲雲曰與我過者箒來僧過箒雲亦打僧擬進語雲又

打僧禮拜云好個消息雲曰驢漢道甚麼堂頭若知打折你腰僧至晚潛詣方丈通所得在命侍者喚師與雲不容分說各與二十棒趁出　住興福上堂擊石火閃電光眨上眉毛錯過了也卓拄杖下座　壬戌正月十七日示微疾書偈而逝塔全身于本山之前隴（山鐸在嗣）

撫州莿溪雨山越禪師本郡夏氏子因世亂投廬山金竹坪出家參湧蓮文有穎悟與以山等輝徧參知識及諸講肆晚叩在于華桂值在上堂師問機囘虎豹趨山嶽玉轉神鯨奔海淵律令斬新卽不問臨濟綱宗意若何在曰閃爍電光迷宇宙師曰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在曰幾家愁閉雨中門師禮拜又一日問一花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如何是一花百億國在豎拂子師曰如何是一國一釋迦在以拂子便打師曰梅因雪壓方知操誰是知恩解報恩在曰忤逆聞雷師禮拜　示衆學徑山廣參車溪冲每聞示誨必垂淚刻究一日偶拾片紙有覩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有省呈冲冲印可郎舉首衆師頌曰河出圖洛出書藍田產美玉赤水育玄珠仙姿不是人間種設裏藏身供上廚（山鐸在嗣）

蘄水增福尼聖拙地禪師親在最久一日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今日和尚又爲阿誰在瞪目視之曰將謂汝是個人師便掩耳而出在曰三足蝦蟇飛上天師住庵事母二十載不出山（山鐸在嗣）

齊安上方古輪玉禪師本郡張氏子投能仁祝髮參山鐸在發明心地侍隨三載在赴龍興命師繼席華桂　圓華嚴期僧問華嚴服畢千佛筵開諸護欽崇未審以何爲驗師曰梅舒香噴三冬煖曰恁麼則坐斷天下人舌頭去也師曰泉落空巖九夏陰曰華峰法雨超羣表大地蒼生盡沐恩師曰合取口（山鐸在嗣）

廬山東林耳觀演禪師禮在披緇參四祖與有省依在最久在住東林能仁龍興命掌院事在一日因塵入目問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爲甚一塵不納師曰和尚今日一場敗缺在曰非公境界師便出方丈（山鐸在嗣）

嘉興金明晦岳旭禪師蘄水王氏子幼不食腥七歲禮萬福心剃染參山鐸在於華桂命看萬法歸一話師朝夕參究寢食無安一晚聞鼠囓琉璃墮地覺身如虛空洞然無際述偈呈在在以師年稚作色待之師亦不自肯年十九圓具過午不食坐不脇席律身精潔在俾爲侍者前後八載入室次在問蓋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汝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何師便喝在曰者喝落在甚處師曰劈破虛空在舉拳曰破得者個麼師擬進語在驀扭住送至地曰且道者個是甚麼速道速道師豁然乃曰和尚且放某甲過在即放起師隨與一掌在曰恁麼那師又掌在曰莫亂作吾望子久矣師珍重禮三拜在曰如是如是師一日偶閱臨濟正宗源流至黃檗吐舌處師忽失聲曰嗄黃檗老漢恁麼那驟趨方丈在曰有甚麼事師曰事即有恐觸忤和尚在拈棒便打師捉住送兩送在震聲一喝師唯然點首數下在曰識此一喝恩大難酬師斂手作女人拜曰屈屈在深肯付偈後南下徧訪吳越知識嘉禾縉紳請住金明　上堂諸佛慧命列祖心宗覿面提持一肩擔荷擂毒鼓于機前振洪鈞于未兆顯出衲僧巴鼻豁開向上重關此猶是古人行履未爲越格超宗大衆會麼驀拈拄杖卓一卓云者裏會得臨濟三元洞中五位是甚麼閑家具若欲克復嘉猷挽回末運直須一踏渦門開兩扇雍雍佳氣樂寰區　示衆虛玄大道體全彰物物頭頭盡顯揚海月湖天空濶處珊瑚翠竹影斜陽千門萬戶重重透理事雙融絕較量諸仁者試揣詳祖翁一片閑田地兒孫永劫受餘殃拈拂子畫⊙相云大衆到者裏也須汗流浹背始得　端節示衆今朝五月五月輪大如斗照徹五須彌舜若顛倒走驚起桃符神撞破帝釋口拈拄杖旋轉曰拄杖子忍俊不禁隨例打筋斗喝云住住不可莽鹵　示衆十五日已前煙迷古渡十五日已後月缺清池正當十五日青松棲白鶴碧沼綻紅蓮寒山子知不知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示衆齒上毛撐玉殿開坐看露柱自懷胎生兒不食人間乳日把靈芝石上栽　示衆若論此事山僧實無下口處只得向第二門與諸人

道破去也隨搖手云莫莫　晚參心不是佛造作卽乖智不是道用修還錯從上佛祖歷代古錐說心性判古今大似挑燈白晝龍淵者裏不是盡法無民葢爲諸人千里尋師不遇作家終成廢器入我門的直教吐盡野狐涎脫却鶻臭衫換骨洗腸少許相應不爾則閻羅大王不怕多知多解莫言不道　小參僧出叉手立師曰是誰使汝顚倒僧低頭視師曰者老漢項上鐵枷也不知師便歸方丈　示衆學車溪沖云世界如許廣濶爲甚在山僧手裏師曰徑山道雖十成不顧通身泥水世界既在手裏且道甚麼處是老漢立地處便起身入室（山鐸在嗣）

漢陽大別惟範琪禪師孝感劉氏子禮月輪老宿出家參龍興在在今看三不是話有省呈偈曰彌天大舍暗藏形突出山河礙眼睛十二瓊樓都折倒機前獨露舊時人在問如何是舊時人師便喝在曰一喝分賓主你者一喝是賓是主師曰和尚坐本琪立在指露柱曰古佛與露柱交參是甚麼時節師曰今日親見和尚在然之師執侍五載盡得微旨及在示寂

同晦岳旭至金明見東巖璨遍參兩浙名宿無不契機戊午春一錫旋楚混跡脫白之地不欲爲人師表（山鐸在嗣）

郢州普雲石航宗禪師初參棲賢敬頒受心要後謁龍興在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在打曰雪色連天暗空花滿地鋪師曰畢竟如何在曰郢前張大媽削髮李尼姑師廓然有省呈偈曰不是心不是佛生鐵崑崙當宇宙和身一拶頂門通萬象森羅齊突兀在豎竹篦曰者個聻師便喝在便打師掣竹篦擲地曰和尚今日打某不得在曰汝信吾不欺汝耶師禮拜　龍興小祥上堂維那白椎畢師曰却被闍黎道著便下座　康熙戊午示寂藏骨于龍左受業墓側（山鐸在嗣）

新安龍興大雲入禪師廣濟余氏子投東林禮在披緇一日請益曰某欲參禪可得否在曰不得師曰誰可得耶在指露柱曰是他却得師於此有省在遷能仁龍興師執勞不怠及在遷化石源雲繼席師亦如之雲遷二祖請師主席師曰某何人敢當此大任遂

虛方丈以待賢者値屢歲奇荒師怡然不以爲苦嘗枵腹以食給衆遐邇緇素無不敬仰　衆請上堂舉僧參和庵庵問何處來曰嵩山曰曾到五乳峰麼曰在彼過夏庵曰聽月巖畔石爲甚大底大小底小僧無對庵打曰何曾到彼來師曰要到五乳峰麼驀豎拂子云盡大地人向者裏相見（山鐸在嗣）

黃安歸源宗如昇禪師示衆舉金明進因主峰法參進豎拂子法便喝進曰從上佛祖盡向者裏流出你還見麼法曰從上佛祖盡從者裏來師曰金明撩頭主峰捺尾父子互換足可觀光若是從上來事只管在語言上卜度者多不錯會者少（山鐸在嗣）

新安胡心維居士少業儒生而端明一日參龍輿在求開示在謂曰公以儒而趨釋者蓋儒釋形貌雖殊其道一而心同也其究性命至理豈有二哉夫學釋者此心也學儒者此心也堯舜與人同亦同此心也但各純於舊習性之所近者朱陸之尊德性與問學果有優劣乎不過趣其性之近耳蓋道之總難言也今子有志于大道而趨向無門故學釋而究性命之理以歸一貫宜矣第此中參須眞參悟須實悟莫以依稀彷彿似是而非因循不追虛棄光陰嘗見世人立言則聖賢莫及歷事則舉措乖張其過在四楞未踏地耳予嘗示徒曰萬境俱寂汝作麼生倚萬境俱彰汝作麼生消萬苦逼身汝作麼生遣以此驗己勘人方可取日新之益知至善之道達眞常之理也予見子懃懃懇懇然非皮膚淺薄之學道者所可語也士研究二載一晚聞城樓鼓聲覺身心踈然卽造龍輿呈解在曰者是心意卜度的祇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士曰穿衣喫飯有什奇特在曰除却穿衣喫飯又作麼生士曰皓月當空在曰月落後如何相見士禮拜在曰何不道取一句士一喝在曰喝後又如何士曰無毛鐵鷂過新羅在曰是何境界士曰山河大地在曰山崩河竭向何處安身立命士乃大笑在曰果然如是切須保護以偈印之　學鶩湖用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用曰金風吹繡水桐葉落苺苔士拈曰若是英俊衲僧腦門有蓋自知金飈一夜來階砌梧桐葉我意似秋雲我心如皎月

學南明廣參徑山古湛久之。一日偶拾片紙。有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得悟。呈湛。湛印可。頌曰。頓絕狐疑遠探玄。劫壺空處妙難詮。而今積聚毫端上。一鼓雷音徧大千（山鐸在嗣）

蘇州蓮花古林如禪師。上海潘氏子。母夢採蓮花。頎之結實。寤而生。師腥不入口。及冠。父母俱喪。遂矢志出家。禮惟一薙染。參二隱謐親炙久之。次謁性空臻于法輪。後見竹庵衍于藕庵。機契。執侍五載　住金墅鎮蓮花寺。上堂。九月九日重陽節。金風颼颼飛紅葉。籬菊凌霜吐晚香。林下禪和甘抱拙。笑他世俗插茱萸。何似蓮花更饒舌。別別。太湖波底撈明月　示衆。春色紛紛花滿枝。黃鶯啼切柳垂絲。見義勇為豪氣爽。方知出格丈夫兒　上堂。今朝五月五。恰是端陽節。呪水與書符。赤口盡消滅。別艾虎龍舟最親切。蓮花更有一句子。不向諸人說。且道甚麼句。良久云。角黍大如錐。榴花紅似血（竹庵衍嗣）

北京興隆天乳哺禪師。睢寧孫氏子。幼習靑箱。有出塵志。投方亭祝髮。詣憫忠受具。徧遊講肆。自謂於生死關頭無得力處。遂謁萬安。命看本來面目話。刻究三載。一早捲簾見日有省。即南詢。見三十五員知識。末後參妙雲雄于大悲。雄曰。甚處來。師曰南方。曰南方佛法如何商量。思曰。與和尚此間不異。曰。用去作麼。師曰。也須到過。曰。到嚴頭麼。師曰。到。曰。他道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祇者個也不消得。便拋水中。意旨如何。師曰。貧恨一身多。曰。從上古德以何為人。師曰。殺人不用刀。雄便打。師便喝。雄曰。參堂去。依止二載。漸登奧旨　元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亨。鳥啼花笑。山高水深。無文印子不現。而章西來祖意無為而成。趙老茶香喚客。金牛飯熟乎僧。頭頭成現。物物從心。香嚴擊竹。靈雲見花。乃至擎拳豎指。鼓棹搖鈴。且道明甚麼邊事。連揮拂云。梅花片片呈祥瑞。爆竹聲聲報太平（妙雲雄嗣）

思疑師

乎疑呼

東昌洪凉天凝善禪師。獲鹿姜氏子。習儒未就。從文宗繫落。禮太虛圓具。參聖儀。令看本來面目話。銳志不怠。偶見山水瀑發有省。謁風穴喜。喜曰。將什麼與山僧相見。師展兩手。喜曰。是甚麼。師作掌勢。喜打曰。

休作怪師拂袖便出晚見妙雲雄於大悲雄問何處來師以手點空雄曰者野狐精拈棒便打師便喝雄曰臨濟有四喝你者是那一喝師曰三世諸佛分疏不下雄曰放汝三十棒入室次雄問德山托盋是何意旨師曰爲憐三尺子不惜兩莖眉雄曰嚴頭密啓其意又作麼生師曰鬼家活計雄曰喚甚麼作末後句師曰片雪點紅爐雄乃命首衆親炙三載稟受囑累出住洪凉　儒士請上堂豎拂子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是孔聖遺言山僧對衆拈出還當得佛法麼續鳧截鶴不妨好手奪嶽盈壑始稱作者不是鬬巧逞能貴要儒釋道同緇素不二更爲下個註脚仰之彌高斫額不見頂鑽之彌堅刀斧劈不開瞻之在前頭頭合轍忽焉在後處處逢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還如是會麼喝一喝云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　示衆舉徑山無幻沖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沖曰一字不著畫曰不問者個沖曰圓相不著圈師曰圓相不圈一字不畫魔佛難名衲僧眼瞎逼塞虛空無人酬價驀地相逢七上八下妙雲

雄嗣

棗强興福天巽贊禪師眞定王氏子幼隨父禮太虛剃染謁金陵劍門謙命看念佛是誰一夜聞雨打牕紙聲有省適謙落堂問師念佛的是誰師從東過西而立謙曰亂走作麼師曰若不登高望焉知滄海寬謙曰脚跟下道一句看師便喝謙打曰且緩緩著因母老歸里結茆素聞妙雲雄道價往謁雄問諸佛智甚深汝從那裏入師拍香几一下雄曰古人道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是如何師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雄曰忽若天崩地裂你向何處安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雄曰作麼生得不觸不背去師曰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雄休去妙雲雄嗣

楚黃王復樸鍊禪師深得老莊之秘嘗與禪衲遊歷參叢席有呂巖之風至嘉禾與旭晦岳槃弘度盤桓甚契往來李蛟門家時人有三教歸一之謂康熙庚午妙雲雄住龍淵晦岳旭請上堂雄末後結云他家自有黃金骨何必栴檀入細雕士默契語旭曰者老漢今日舌頭拖地也旭便扭士胷曰你見何道理與

麼道士曰他家自有黃金骨何必栴檀入細雕旭曰試取黃金骨看士便掌旭托開曰你今日犯竊法罪稟過法叔和尚打你去即同見雄纔進門士便問如何是西來密意雄曰與我東土不異士曰如何是和尚不異底意雄拈杖便打士乃點首唯唯雄曰汝見何道理便點首士曰水歸終到海月落不離天雄曰我幾乎喚汝作道流士禮拜雄可之後因衆羽士請歸武塘凌仙庵臨終書偈曰踏碎虛空徧體寒一身赤肉冷如綿個般消息阿誰會遠在人心近在天跏趺而逝（妙雲雄嗣）

鎮江善業天惟德禪師丹陽人徧叩吳越法席後謁大悲雄雄問塗毒鼓轟天震地因什聽耳不聞師曰識法者懼雄曰嘉州大象被蛇吞却是何意旨師曰小出大遇雄曰一粒米充塞法界八金剛擡舉不起爲什被螻蟻啣去師曰賊是小人知過君子雄打曰者一棒落在什處師曰大地盡同春雄頷之（妙雲雄嗣）

廣平大雲獨空貞禪師參大悲雄雄問上座千里而來還有不動的麼師曰覿面相呈雄舉拳曰還見麼師曰婆心太切雄曰離却見聞覺知試道看師曰某甲到者裏有口只堪掛壁雄曰放子三十棒（妙雲雄嗣）

宜興覺華天嶧修禪師徧參江浙諸老次參大悲雄一見器之命充維那入室次雄問過量人高步毗盧頂上汝尋常向什處行履師曰含元殿裏不問長安雄曰獅子踞地羣獸避道因何喚作繫驢橛師曰屈尊就卑雄曰只者個人人本具個個不無汝爲什不識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雄便打師便喝雄又打師又喝雄曰三喝四喝後又作麼生師連喝兩喝禮拜起依位立雄頷之師一日辭歸南雄曰眞機廓徹始可嚴整韜光聖胎完固方稱出格道人誰云瞌睡虎莫僾踞地獅哮吼則聲震寰宇返擲則裂破虛空不同跛鱉盲龜豈似守株待兎一朝風雲際會雷奔電掣之時必勿滯於池中也珍重（妙雲雄嗣）

蘇州開元睦聞純禪師崑山顧氏子世業儒投邃時剃度禮雙壇受具參古燈炯于金明命看父母未生前話寢食俱廢炯落堂曰做工夫貴要疑情重把話頭如銀牆鐵壁相似用盡氣力忽然推倒多少慶快

師聞覺心境廓然。出問曰。只如墻壁倒壞。意旨如何。烔曰。怎奈磚頭瓦礫何。師曰。一總奉還和尚。烔曰。本來面目聻。師曰。一月當天。無處不照。烔曰。月落後。又作麼生。師擬開口。遭烔痛棒打退。師自謂曰。明明知是般事。爲什道不出。放在胸中一十四載。未嘗吐露於人。忽聞妙雲雄至玉文陳居士留度歲。師往叩。合掌曰。拜即是。不拜即是。雄劈脊便打。師擬開口。雄又打。師復擬開口。雄驀掩師口。師豁然頓悟。便禮拜。雄曰。汝見個什麼便禮拜。師曰。今日幸遇和尚。得見金明和尚立地處。雄曰。莫承嗣古兄去麼。師曰。若恁麼則不來親見和尚也。雄頷之。（妙雲雄嗣）

湖州證道天屋福禪師。參妙雲雄于大悲。雄問。你是何處鄉僧。師曰。浙西。子道什麼。雄拈棒便打。師便喝。雄豎棒曰。向者裏再喝看。師禮拜曰。今日親見和尚。雄頷之。（妙雲雄嗣）

蘇州何棟居士。字楚生。本郡人。世業儒。喜宗門事。初參靈巖儲。看三不是話。一日儲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士茫然無對。即請益曰。求和尚指示一言。儲曰。我喫飯。汝還飽否。士曰。豈無方便。儲曰。汝如何用心。士曰。弟子竟無用心處。儲曰。即此無用心處。正是汝著力處。自是體究亦切。嘗與無住子盤桓。得見三塲雄。雄問。何姓。士曰。姓何。曰。台字。士曰。楚生。雄曰。居士吳人。因什楚生。士曰。和尚莫分別好。雄曰。豈不聞雲月是同。溪山各異。士曰。弟子不恁麼道。雄曰。汝試道看。士曰。盡大地是箇自己。何同何異。曰。只如毗嵐風起。大地銷爍。自己在什麼處。士豁然便禮拜。雄拈棒擬打。士搖手止曰。不必。雄曰。汝向何處用心。士曰。盡大地總被和尚占却了也。雄曰。居士在什處。士便喝。雄肯之。（妙雲雄嗣）

嘉興龍淵諾嚴惺禪師。武塘夏氏子。少業儒。博綜子史。屢試不遂。年二十六。感異夢。有出塵志。偶于僧舍閱楞嚴。未及半。置卷長嘆曰。至理不明。孜孜役於筆墨何爲哉。即投清淨祝髮。謁淨慈岳圓具。執侍久之。一日聞僧舉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悟入。後參夢庵覺于青蓮。問。末後一著。始到牢關。未審如何透得。覺拈杖打曰。不妨爲汝通一線。師曰。通後如何。覺曰。七

縱八橫師便喝覺又打師約住送一送覺擲杖曰今日放汝出一頭地師禮拜覺頷之　上堂拈拄杖云者一著子光騰燄熾五眼難窺其際電掣雷轟千耳莫聞其聲及盡去也相逢者少龍淵者裏有時恁麼倒捲銀河千丈雪有時不恁麼放開金谷萬層光有時不恁麼中却恁麼花影月移香藹露有時恁麼中不恁麼柳絮風吹半點無此四句中有賓有主有照有用莫有撿點得出者麼卓杖云為拋香餌釣金鱗不惜綸竿頻滯水（夢庵覺嗣）

蘇州法華履曇涼禪師本郡盧氏子父無嗣禱南海大士至古松庵見一老尼禮法華如有舊識問曰何來曰求嗣曰嗣即有待期年父禮謝明年上元後見尼至舍父問莫是古松老師否言畢報生子矣父默識之師兒時喜見佛及冠禮不二剃染叩五臺受具徧謁十餘知識後見青蓮覺詰師所得師曰某參諸老併無所益特乞慈悲開我聾瞶若此番大事不明誓投江海以供魚鱉淚猶雨下覺曰我者裏不同諸方圖門庭熱鬧惟種田博飯汝且種田去月餘復詣方丈覺問你的田斲師以手指心復作一圓相曰若無我師親指示幾送殘軀魚鱉吞適有僧持花供佛覺指花問花開見佛佛在何處師曰見花非眼眼見非花覺深肯　浴佛上堂盡道釋迦老子今日降生然釋迦老子于娑婆世界七千返矣且道今日是第幾番降生耶若說不是今日降生現前緇素請山僧陞座却是矢上加尖驀竪拂子云釋迦老子降生也諸人還委悉麼即以杓舀香水澆于佛頭曰也少者杓惡水不得（夢庵覺嗣）

蘇州報恩斷崖淨禪師本郡史氏子往華嚴披剃禮報國受具初遊講肆次謁天童悟命看念佛是誰一夕身心俱定香板一擊豁然冰釋即趨方丈悟纔見便問念佛的是誰師曰寒來向火熱則乘涼悟曰今日閻羅王打算飯錢汝作麼生師展兩手悟打曰賊物不勞拈出師一喝便出後參企賢清子牧園清學如意問者個蘇州有麼師曰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搶奪行市清曰漏逗不少師便喝清曰者一喝落在甚麼處師曰兩眼相對不相識清便打乃命掌記室參

◆南嶽四

詰無虛曰清一日囑以偈後還里住報恩寺(企賢清嗣)

秀水李欽巖居士行履端肅一介不苟初謁金明介頌一歸何處話潛究數載應務之際忽有省介示寂後執弟子禮見空諸性性曰我與子同師金明何得如此士曰老師也不得打作兩橛性曰師今先師在甚處士曰不辭道破恐成埋沒去也性曰也不得推却士豎拳曰金明老人來也性曰埋沒不少士曰師又作麼生性亦豎拳士曰一樣拳頭因甚有得有不得性喝曰者是甚麼所在道得不得士廓然契悟便禮拜性曰子既如是深加保惜士歲首覲性性曰子將何度歲士豎拳性曰我將謂別有士曰機悭無剩語性曰忽有人問張公喫酒李公醉又作麼生士鞠躬曰恭惟吾師新正萬福性曰且坐喫茶一日性問從上佛祖即今何在士豎一指性曰子又在何處士乃作一圓相性曰子與佛祖相去多少士便喝性曰眞獅子善哮吼士禮拜性深肯與偈印焉(空諸性嗣)

嘉興普光潛夫峻禪師金陵蕭氏子禮純湛脫白年十七謁金粟孤雲鑑秉戒看萬法歸一話經歲不契請益茫然纔出門値直歲問公務斧子在那裏曰原在舊處師當下釋然轉趨方丈曰和尚如今瞞某甲不得鑑曰如何是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伸手曰揑之爲拳舒之爲掌曰未在師便掌鑑曰好與三十棒最後見牧公謙有師資之契侍隨二載謙詰師行脚師次日呈之謙閱畢問曰還有麼師曰甚處還少謙曰只因太多師豁然點首謙便打師禮拜一日謙舉衣拂曰雞足山前披坐大庾嶺頭特來瓶山今日事不獲已從頭註破瓶山曾於博山得其毛次見三十餘尊宿得其皮骨末後在金明得其髓不欲囊藏和盤托出然此衣固非形相可拘亦非情識所測佛祖到來不敢正眼覷著而今有個牙如劍樹口似血盆的拈置一邊向者裏道一句看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謙打一拂子師禮拜謙以衣拂幷偈授之出住普光上堂諸佛出興列祖降迹以至拈花面壁斷臂破顏總是以譌傳譌將錯就錯無非要汝諸人識取者個且如何是者個聻松篁拂漢梵字排空鳥語花香

風清月朗頭頭上顯物物上明于斯會去自見堯風
蕩蕩舜日熙熙海宴河清民康物阜且道法筵重闢
法令初行一句又作麼生豐年野老謳歌日共喜嘉
禾合穗生　小參舉斷橋上堂云德山低頭夾山點
頭俱胝豎起手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提起拄杖云
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云一葉落
天下秋師頌曰幾座畵閣瓊樓數條花街柳巷從頭
說與遊人總在長安市上　小參舉車溪冲燒火次
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眞佛冲曰與我搬取一束柴來
僧搬柴了又問冲曰者奴子好惡也不識便打師頌
曰桃源洞口尋春色野老頻呼在此中遊偏園林猶
借問不知身在萬花叢（牧公謙嗣）
眉州報忠慈林旃禪師淮安大河洪氏子薙髮受具
謁夾山報恩皆不契末後見瓶山謙于心空齋一夜
侍次謙與紙燭出師纔接謙便吹息師有省便禮拜
謙曰你向什處會師曰龍門無宿客謙曰爲甚不與
波作浪師震威一喝謙打曰放過不可又月夜經行
偶到端本堂遽睹見皎月當空豁懷廓落渾忘身世
忽踏石作聲頓釋所疑述偈呈謙曰孤輪皎潔鏡磨
天上下光通珠走盤徹體風流無一似大千沙界沒
毫端謙然之師親炙兩載洞悉微旨謙付以偈　上
堂舉阿育王內宮齋賓頭盧尊者策起眉毛因緣舉
師曰育王被賓頭盧塗汙一上當時見他策起眉毛
劈面便掌待云阿耨達池請佛齋吾亦預數但合掌
云謝尊者指示看他怎生合煞　小參舉瑞巖主人
公頌曰春山片片五花飛杜宇聲中最可悲啼得夕
陽山影亂此心能有幾人知（牧公謙嗣）
湖州天聖師王六禪師嘉興項氏子年十六有出塵
志是歲避兵晟溪值素華講楞嚴有所契後禮悅開
披剃習天台教觀聽愚庵盂講次謁雪竇雲究心三
載而雲入寂乃徧參後謁瓶山謙謙以竹篦擊香几
曰響從何處師曰從心起曰心在什處師曰聞在什
處謙便謁一日隨謙覲金明進進問汝做何工夫師
曰無工夫曰不空過也師曰好兒不使爺錢曰汝字
誰師曰師王曰既是師王爲什却被文殊騎師曰老
老大大作者般語話進顧謙曰出羣須是英靈子師

◆生疑在

曰莫塗汙人好進便打師禮拜次日謙付偈印爲

上堂舉臨濟問座主業何經論曰粗習百法明論濟曰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是同是別曰明得卽同明不得卽別洛浦曰者裏是什麼所生說同說別濟回問浦曰汝又作麼生浦便喝濟送座主回乃問適來是汝喝老僧那浦曰是濟便打師曰一等是借路經過了無奇特當時待問是汝喝老僧那但向道古佛過去久矣管教臨濟老漢另眼相看抑且有出身之路 牧公謙嗣

秀水羅紹棠居士字雪匏幼聞祖空譜性與衲子談禪恍如宿習向性啓問性曰是非汝所知士曰孫巳知得性曰試道看士曰可與祖道卽非眞知也性異之曰汝何得此消息來士曰于不思議處得之從此嘗與性盤詰此事奧旨日益後性違和調實煥訊候次性指士謂曰小孫於本分事有些子光影乞再爲開示令其竿頭更進則不受人瞞也士遂問煥曰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煥曰直須一脚踏到底士曰祇如踏到底又作麼生煥曰待汝翻身返擲卽向汝道士

◆生上疑作未字

便喝煥曰者一喝落在何處士曰虛空迸裂煥與性大笑一日煥謂士曰昔何太守得田素庵庵後得四人其法道大行于世杇受金明法要今欲託之吾子士曰紹棠何人敢當此任煥曰據子所見有過人處此子分內事也勿卻士遂禮拜煥取名機徹付之以偈 調實煥嗣

金明天鐸源禪師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與麼說話大似餓逢王饍不能飡依然忍肚過日山僧則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不是金山美玉亦非赤海玄珠驀豎拂子曰看看復擲下曰劒去久矣汝方刻舟 示衆師拈拄杖曰有一則公案三世諸佛不曾說著歷代祖師不曾學著山僧今日忍俊不禁特爲諸人拈出以拄杖作敲棹勢召衆曰大衆會麼不會則山僧自道去也高吟朗唱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浪有誰爭復作敲棹勢下座 別傳化嗣

吳縣茂林松禪師唐氏子世儒業有出塵志竟造大悲禮則髡落參父母生前話久不契一日禮佛投地

頓釋疑呈則則拈拄杖曰識得者箇麼師曰閉家具則曰娘未生時作麼生師曰鼻孔依然搭上唇則肯之一日問盡十方世界是一枝花汝試拈起看師曰又是從頭起則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嫌少那則打一拂子師禮拜則頷而印之安化則嗣

九江護國次僧倫禪師河南人徧參江楚未得悄然特叩多雲性纔入門性問是甚麼師曰也要和尚疑著性怒色叱曰者野狐精卽推出關却門師曰久慕和尚慈悲乞垂方便性不爾師侍立至晚適侍司點燈出師驀有省乃擒住侍司叫曰和尚快來某甲捉得一箇賊性出問曰賊在甚處師於性膊上揑兩揑曰低聲低聲性乃許入室一日命頌世尊拈花因緣師卽衝口曰未拈已前花含笑已拈誰復笑花開頭陀一自羞慚後惹得時人盡見猜性曰花開後又作麼生師曰一夜淒殘雨滿城流水香性頷之多雲性嗣

吉安鈍峰銳禪師姓曠本郡人屢赴棘闈不第憤志出塵徧謁禪講名宿氣宇卓犖不羈所見無不稱賞晚見源於龍興師資契合執侍三載源一日陞座舉

僧問保福雪峰生平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福曰我不可作雪峰弟子源曰設有問碧雲金明生平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只向他道金明不可作我本師且道與古人道的是同是別還有緇素得者麼試出來道看師出便喝源竪拂子曰雲從龍風從虎且道者箇從什麼師曰今日不得鈍置和尚源曰你作麼生用師以坐具摵一摵源曰用後如何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源拈法卷曰者箇話欛從佛及祖傳至山僧卽今上座悉在者箇話欛袋裏師曰靈山授記未至如此源度卷師便禮拜出世荊溪有語錄行世報恩源嗣

揚州九蓮季彬質禪師首參碩揆志看未生話被志一踏豁然乃呈偈曰一脚踏翻生鐵甕重關直破氣春容虛空撲地須彌舞無數笙歌樂禁中志曰虛空撲地你甚處安身立命師曰某甲到者裏有口道不出志曰爲甚麼道不出師曰舌頭無肉志曰好與三十棒後遍訪名宿莫不契機卽與旭晦岳友善幾二十年聞旭住甘露師渡江訪舊值雄退禾之三塔還

山左大悲師曰久嚮和尚高風無緣親覲雄曰即今是有緣耶是無緣耶師曰且喜親見和尚雄曰如何是親見底事師曰偶得瞻禮怎敢造次傍面便掌師禮拜曰果然名不浪傳雄曰那裏見得師珍重歸位立雄遂授之以偈而印焉妙雲雄嗣

蘇州陳溯漢槎居士本郡人善岐黃之學志慕禪宗往親金明烱十有餘稔參萬法歸一話有契入因合藥次烱曰文殊令善財採藥善財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你作麼生會士曰知恩方解報恩烱打曰者是什麼藥頭試吞吐看士便喝烱曰不得喝不得擎拳豎指道取一句來士曰冬日嚴寒請歸暖室商量烱休去甲戌除夜適龍淵雄至讀雪樓士懷香謁見有水乳之契雄曰今夜閻老與你筭飯錢你如何祇對士曰風吹片雪補梅花雄又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士曰鷄寒上樹雄曰一歸何處士曰鴨寒下水雄曰辭舊迎新又作麼生士曰暮夜事繁明日拜祝和尚新禧雄拈拄杖擲地曰露地白牛翻身去也士便禮拜雄頌之付偈曰佛祖心燈照不偏燈燈遞互古今傳眞源一貫無緇素此事從來不自瞞妙雲雄嗣

玉田文龍洞源耀禪師本邑吳氏子幼依慧山披剃受具於愍忠後參大悲則則見便問死了燒了向那裡安身立命師曰光前絕後則曰畢竟得何受用師便喝則曰我有三十棒且待別時又命入室則問佛祖正傳畢竟傳箇甚麼師曰豁開千聖眼風光遍九垓則曰如是如是隨付偈曰豁開千聖眼風光遍九垓信手親拈出曹溪一脉來高世則嗣

文學梁洪居士字崇此雲中人也生時母夢三大士送入室解語時聞祖母誦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有省初謁大悲則令參一歸何處一夜忽人境兩忘覓了不得乃呈偈曰四大原無相身心何處安秋風搖翠竹一夜枕邊寒則然之以偈記莂焉一日與僧渡河乃問絲綸千尺意在深潭未下絲綸時如何僧無對士曰此水無魚僧曰何不收綸士曰今日不利　同學講易曰六十四卦都不離太極士曰太極未分時如何同學無語士曰喜得無語救得

一甲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士曰露頌曰團團皓月正當空湖海江河影不同笑把玉鞭鞭石馬一聲咆哮舞西風　問盡大地是水且道是誰的鼻孔浸爛士曰盡大地是水且道是誰的鼻孔不浸爛頌曰日中有烏月中有兎天上天下光明獨露（世高則嗣）

撫寧張霊居士字念藝初不信佛凡庵寺幢塔鐘磬等字文中槩禁弗用及謁大悲則始感悔則追問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讀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語悟而有得則嘗語士曰汝有拄杖子與汝拄杖子汝無拄杖子還我拄杖子士曰多謝和尚老婆心切則問如何是居士家風士曰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則曰也要你擔當士曰大家有分則印之以偈（世高則嗣）

大同梁壂居士字叔敏通權達變而簡默持重每語人曰退一步行是安樂法嘗獨坐自思酬酢之中主人公在甚麼處聞空中鴈聲忽有省謁大悲則則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畢竟笑箇甚麼士曰太殺多事則曰那裏得這箇消息來士進前捏則一把則與一掌士便禮拜則以偈印爲（世高則嗣）

津門龍震居士字東溟性嗜酒常遊大悲于樹陰塔影間買酒酌之則亦不禁顏後或哭笑或歌罵多有以顯名之者則以頌古摘珠貽士士受之以作下酒物一日讀至調達謗佛生身陷地獄因緣士乃浮一大白引聲作偈曰佛不入地獄魔不出地獄佛一入地獄魔巳出地獄無魔亦無佛何處有地獄舉似則則大喝一聲以拄杖子擲士前便歸方丈士笑而呈偈曰信步入空山空山空香發尋到枯梅根枝枝吐明月則亦付之以偈（世高則嗣）

天津大悲圓音鐸禪師本衛劉氏子兒時喜趺坐里人咸謂有宿習及長剃落參世高則蒙指示嘗徹夜不寐一晚經行廊下聞猫聲有省述偈曰夜深新月照簷楹忽地猫兒解做聲踏碎虛空無著處當陽獨露劫前身呈則則曰如何是你劫前身師曰泥牛夜半吼金烏出海門則曰一歸何處師曰延齡不用九還丹則曰心佛物俱非畢竟是甚麼師曰簸箕不安唇則頷之師親依數稔則受偈曰普化搖鈴鐸圓音

萬古傳。一滴車溪水流出在機先（世高則嗣）

金世純邑侯字靜庵鐵嶺衛人嘗繙禪史及蒞任郟縣政專之暇必禪坐後丁父艱僑居天津造大悲則請益工夫則命看一歸何處話極力參究偶見死尸私謂曰一靈何往疑之益甚夜坐書齋觀生滅相皆如幻夢乃述偈曰死生皆如夢幻一靈超越古今吞却乾坤無相當空皓月獨明呈則則曰吞却乾坤月在甚處純鳴指一下曰那裏學者虛頭來純曰含元殿裏玉液翻波曰一歸何處純曰謝和尚重問則然之親炙二載遂印以偈參妙雲雄雄曰聞居士會得死生如夢是否純曰泥牛踏碎千江月木馬衝開五嶽雲曰猶是生死事純曰太歲頭上土雄打一掌曰勑純便喝（世高則嗣）

法雲了心相禪師蘇州唐氏子參妙雲雄於拈花客舍雄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昨日聞和尚到此雄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今朝相見恨遲雄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上座生緣師曰和尚前怎敢諱却雄拈拄杖曰爲甚木上座不知師曰風吹梧葉落何處不秋清雄打曰正好喫棒師禮拜執侍半載雄以偈印焉　一日雄問如何是佛師曰眼不見鼻孔曰如何是法師曰釣絲絞乾滄海曰如何是僧師曰眉直眼睔瞪　頌石鏡像曰三清偶眺上蓬瀛酌盡壺漿爛已醒幾變滄桑渾不醒酣歌天際曲難賡（妙雲雄嗣）

嘉興高亭古朗鑑靜主海鹽呂氏子幼從雲庵量祝髮禮鄧尉璧得具參福臻看拖死屍話無入嘗請益居士陸熏履蒙策發不能酬酢熏曰汝且一切放下斂念泯心參箇念佛是誰曉夜不懈自有會處緣因聽講世尊徵阿難曰當以直心詶我所問處始釋疑情呈所見熏爲助喜熏示疾師慰問熏曰維摩病三十二大士問老夫病上人問意在甚處師曰我不似三十二大士熏拈起如意曰還識者箇否師曰恭惟居士萬福熏翹一足曰者裏道看師禮拜熏頷之熏豎如意曰汝但於水邊林下深蓄斯道倘有勝緣亦可啓廸將來我此一事賴子傳持愼勿忽諸遂以如意幷偈印之（玄度熏嗣）

嘉興魯公范霞居士秀水人兒時喜見佛志慕空宗

初参眞如傑開示禪要次参如如楫命看三不是話精苦自勵一夜危坐達旦聞報鐘聲有省述偈呈楫曰忽聞一擊鐘聲徹撈得虛空沒處藏大地坦然平似鏡依前覿體露堂堂自是徧叩名宿一日見瓶山師資甚契即以偈拂印焉（牧公謙嗣）

金陵華嚴法界甄禪師俗姓宋延慶州人示衆舉徑山冲曰世界如許開闊爲什麼在老僧手裏師曰徑山道雖十成不顧通身泥水既世界在手裏且道甚麼處是老漢立地處　問達磨西來傳箇什麼師曰破艸鞋曰聞道傳衣與二祖是否師曰且信一半曰和尚莫瞞人好忽鵲噪師曰鵶鳴鵶鵶鵲鳴鵲鵲問古人見何道理便休去師曰無人問得伊（逸祖覺嗣）

湯陰朝陽慈雲度禪師永年陳氏子依慧月剃落詣華山禮受具坐五夏精究毗尼歷遊講肆每私自忖曰戒乃束身之本教亦文義之學俱非究竟之理嘗聞禪宗有解粘去縛了生脫死之要豈欺我乎乃束裝参風穴喜命看萬法歸一話身不倒榻勤苦無怠忽覩日光赫奕頓釋前解入室呈見喜曰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風穴衆山叢曰一歸何處師曰月落長天碧曰未在更道師掀倒禪床便出喜曰者漢亂做後親甘露覺命典客後覺遷神京開化師理院務幾二載覺示疾甚篤召師問曰吾欲建一座無縫塔汝試作箇塔樣看師進前叉手而立覺曰似則似是則未是師曰和尚意作麼生覺推出枕子師曰建塔已竟覺曰向後設有問還邈得師眞麼汝如何祗對師以手畫一圓相作女人拜覺曰更別有麼師曰恩大難酬覺曰如是如是遂出衣拂並法偈印焉（逸祖覺嗣）

紹興衛生月暉光禪師馬姓本郡人世業儒嘗請益三宜石雨諸老深究禪理中齡投東山禮歸鷲髠落圓具看念佛的是誰晨朝洗面聞一僧戲曰脫下青州布衫著師不覺汗流浹背呈偈曰放下前塵本來淸淨摸著鼻孔原非別人曰者是心意記述且道念佛底是誰師曰閻王元是鬼鷲打曰也須驗過師曰和尚太煞婆心曰那裏見得師曰怎敢瞞得大衆曰獨汝自瞞師便喝鷲極加稱賞師雖有所入終不自肯一錫北遊謁企賢淸即針芥相投命理院事不憚

勞役。提究亦切。每結伴做死工夫。一日聞僧誦趙州語。曰念佛一聲。漱口三日。師疑情轉窒。黎明聞騾車聲。震始脫疑滯。乃曰念佛一聲。漱口三日。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呈清。清曰此是古人句。你的。聻。師曰生米煑熟飯。曰鍋漏柴濕時如何。師曰今日不得普請。清打曰放過不可。師曰和尚有成人之美。清契之。企賢清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潭州溈山古梅定冽禪師。邵陵王氏子。少遊邑庠。便念生死事大。乃薙染。完具。依大溈海力參一十五年。出住芙蓉山。廣化　示衆。牛頭沒。馬頭回。風馬牛不相及。玉兔速。金烏急。日月並行而不悖。桑樹上著箭。柳樹上出汁　示衆。殺人須見血。我王庫內無如是刀。爲人須爲徹。我躬不閱。遑恤其他。喝一喝曰。禁止訛言　海退老七星巖命師繼席。上堂。世尊有密語。終日在耳邊。迦葉不覆藏。終日在眼裏。若恁麼會。我要問你。說箇甚麼。見箇甚麼。世尊有密語。父爲子隱。迦葉不覆藏。而子證之。且道。證的是。隱的是　晚參。舉。巴陵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師曰。雞寒上樹。一聲撲落梅梢月。鴨寒下水。生身踏破楚天秋。顧眎左右曰。雖然。註上加註。畢竟祖意教意　黃龍三關頌曰。我手何似佛手。牽著須彌倒走。撞倒碧眼胡僧。無端斷却一肘臂　我脚何似驢脚。鸚鵡洲前趯躍。遇著惡辣楚王。被他雙足刖却。錯　人人有箇生緣。江南江北。東海西川。在上高祖。從下曾元。然　師嚴持律範。道播江楚。著有語錄六卷。行世。（慧山海嗣）

潭州浮山崇福與峰智禪師。上堂。說法無所得。是名獅子吼。說法有所得。是名野犴鳴。有無所得。野犴獅子。一時打斷。卓拄杖曰。直下如輪王解髻。了絕思惟。如象王渡河。逈忘回互。正恁麼時。還有構得的麼。喝一喝　上堂。舉趙州因僧問。三身中那一箇是本來身。州曰。缺一不可。師曰。提本分鉗鎚。接引客作漢。惜乎久客忘家。反覺自瞞了也。如今若問山僧。三身中那一箇是本來身。但度拄杖子與他。他若擬議。便劈頭打出。且道。與趙州相去多少　晚參。炊鐵釘飯。綴齒黏牙。封白紙書。虛多實少。孰若就現成茶飯。發放方來。以文彩爛然。交待尊宿。如會。則事同一家。有禮

有樂不會則萬別千差無黨無偏拍香几曰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一生敗露處板齒缺門前　問大死的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絕誵訛曰和尙住山以何爲驗師曰石象泥牛連夜吼　頌德山托鉢曰一門禮樂擅英豪細把迴文月下敲撼斷玉絃緣底事畫堂贏得語聲高　師歷住荊州果願朗州西禪邵川龍山大梅明熙諸剎語錄十卷行世 慧山海嗣

慈溪白龍萬松曇默聞禪師餘姚翁氏子禮白龍能剃度苦參竹篦子話一夕山行因踢石傷足有省呈偈曰柏子甚奇哉無根石上栽笑他無住處露出一枝來能接偈曰汝作麼用心師便喝能曰發惡作麼師曰髮尖迸出日輪紅能曰意旨何如師曰大地盡回春能頷之　小參爲僧只合住山好無端煎逼出山來誰知福薄難調治帶水拖泥盡力捱　栽松小參山家活計只尋常沐雨梳風不借緣但得工夫成一片白雲絲樹任高眠　康熙己酉八月朔師示寂塔全身於寺之西麓 冰懷能嗣

崇川石渚廣惠荷禪師上堂和光莫與世同塵奮力深培劫外根透得睡中無夢主千花爛熳鳥啼春 冰懷能嗣

吳陵開化大歇定禪師昭陽邢氏子僧問如何是入門句師曰覿見容顏便得知曰如何是門裏句師曰運籌幃幄決勝千里曰如何是當門句師曰吹毛須不動曰如何是出門句師曰杖頭挑日月袖裏貯乾坤曰如何是門外句師曰那山又有那山高 冰懷能嗣

泰州北山古藥智禪師上海人年十七薙染歷參天童六樹瑞光焦山諸老後受白龍能印可　出世上堂萬里長天碧乾坤徹底淸山河成一片箇事有何分會得如是意物物盡皆春千七百則公案一一廣羅將來向者裏還用得一絲毫著麼若用得著也是空中釘橛若用不著畢竟如何遂推倒禪牀拈棒趁衆曰不得食別人家殘羹餿飯 冰懷能嗣

滁州瑯琊祖讓宗衡禪師上堂展左手次展右手復合掌顧衆曰會麼衆無語師云事已再三便歸方丈　上堂以手拽鼻曰諸佛聖人畜生騾馬莫不盡同者箇鼻孔若也識得便可於魔宮虎穴劍樹刀山馬

腹飈胎茶坊酒肆處處遊戲神通淨佛國土若也不識業識情緣輪迴汩沒未有休歇在忽有箇衲僧出來道識與不識且置秖如沒巴鼻底出來又作麼生定山但有一事問伊向甚麼處出氣　上堂妙有不有眞空不空兩頭一擔月白風清棒打不著喝又何從釣魚船上顯家風夜深撐入蘆花裏南北東西不見踪甚處去也擊禪牀一下　問大善知識出世所爲何事師曰貪杯一世償人債賣紙三年欠鬼錢曰和尚何苦也入者箇行戸師曰悔不愼當初（豁堂嵒嗣）

湖州白雀匡瀑青禪師初參靈隱禮於天寧看城東老母因緣有省隨呈頌曰眼花不少老婆婆平地無風自起波十指莫驚都是佛秖緣避溺反投河依淨慈嵒於顯寧呈平昔所作偈頌嵒覽未竟即曰未有喫棒分在師曰過在甚麼嵒曰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師即焚却入堂苦參久之於狗子話下釋然頓悟一日普請次嵒垂問曰一拽石二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如何是千鈞弩衆下語不契師曰到即不點嵒笑而頷之　問不與萬法爲侶是甚麼人師曰十字街頭廖鬍子曰爲甚却道一口吸盡西江水師曰我不如他（豁堂嵒嗣）

金陵蔣山靈谷于南運禪師泰興李氏子十八歲因全家病疫無存遂發心薙染乞戒於天寧禮時南屛嵒爲第一座見即機契隨侍抉擇後受記莂出住靈谷　結制上堂選佛場開十方聚會山僧一以平等心爲爐鞴眞實語作鉗鎚無論是金是鐵是玉是石水擊則成羅浮之磬山鳴則爲于闐之鐘使見者驚奇聞者駭異不惟爲蔣山起價亦足爲宗鏡增輝且憑箇甚麼拈拄杖喝一喝曰犀因望月紋生角象被驚雷花入牙　過堂次師謂行堂曰露柱何不與他一分曰是伊不解喫師曰正該與他一分曰何故師曰若解粒米難消　康熙丁未二月師將示寂時麈僊西堂與師同參兄弟也見師疾篤不輕付授一日舉風穴上堂至垂淚處曰當日若無念法華不如哭到幾時師曰當時風穴舉似念法華今日麈西堂舉似靈谷誰正誰倒曰生意各別養家一般師曰親言出親口曰且借靈谷毒氣上報南屛業債次日師

卽撾鼓升座對衆付囑乃索筆書偈曰來無些子去無些子倒騎鐵馬出重城江國春風吹地起遂沐浴薙髮泊然而逝葬於誌公塔之西大司農張有譽爲之銘（豁堂嵩嗣）

淨慈舜瞿方孝禪師江都王氏子參南屏嵩於顯寧隨衆入室聞舉肇論物不遷有省乃呈有句無句偈曰兩刃交鋒如大火聚纔涉鋒芒髑髏粉碎不粉碎泥人搗鬼舂石碓嵩爲許可　上堂盡大地是衲僧一隻眼淨慈有願不欲撒沙今日亦是不得已還有向電光中使帆石火裏走馬者麼其或未能索性剗心瀝膽將諸佛體相祖師大意百千三昧無量法門拈向諸仁一任丁一卓二橫三豎四（豁堂嵩嗣）

諸暨靈屏同圓禺峰現禪師示衆舉臨濟示寂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公案師曰男兒不喫分家飯女子不著嫁時衣祖父田園都沒了纔能赤手去編籬大衆這籬笆從那一處編起（豁堂嵩嗣）

武林䈄葊尼象菴慧禪師郡之莊氏女也一日閱三峰語錄有人以生死不了請開示峰應聲便掌師于句下有省遂成頌曰四十餘年業識拋驀提寶劍還英豪喝教倒退三千佛大地全收在一毫後見淨慈嵩問作麼生是菩提路師曰入地獄如箭嵩曰寸絲不掛時如何師曰負心人越窮嵩曰如何是差別智師曰三九二十七嵩曰還有方便也無師曰三九二十七嵩便休　頌德山托鉢曰當頭一問豈尋常機轉鋒芒暗裏藏父子各人彈別調聲聲猶叫斷人腸　食筍偈曰久隱深山保聖胎一聲雷動出頭來層層剝盡蒸來喫不負親嘗者一回（豁堂嵩嗣）

神山報慈樹可徹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軟暖處收拾伊不下袈裟裏草鞋且聽草草鉢盂裏放屎匙筯邊還知氣息麼喝一喝　上堂春風楊柳媚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都漏泄古人恁麼道話作兩橛報慈則不然春風楊柳媚春禽弄百舌幽哉委幽哉快活眞快活一片只是一片漏泄不曾漏泄　早參昨夜湖頭秋色好今朝移棹別宮商離鉤一曲誰堪和鬢髮捐除有謝郎拍案一下（灰如亮嗣）

安吉寶梵宣玉瑄禪師長洲許氏子投三昧律師薙

◎甚要作恁

染完具謁瑞光徹棒頭機契後中興範繼席命師力參竹篦話心甚迷悶白方丈曰某甲不解竹篦譬如以豆投壁隨投拋颺終無入處範曰可看父母未生前話去師歸堂猛參一晝夜黎明聞黃鶯聲不覺心地豁然急趨方丈纔擬開口範卽打出時一足恩爲西堂師詣問前話恩便喝師又喝恩又喝師乃通身汗下洞徹法源　上堂卽心卽佛紅爐點雪非心非佛分明漏泄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衲僧腦後三斤鐵伶俐漢撩起便行猶謂未嘗何故陽春雪曲和皆難却被風吹調轉別　示衆六月炎炎飛大雪生兮死兮消息絕消息絕爲君說月落不離天口開便見舌別別我常於此切中興範嗣

海虞三峰佛日圓禪師上堂舉南泉參百丈丈曰從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的法麼泉曰有丈曰如何是不爲人說的法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曰說了也泉曰某甲祇甚麼和尙作麼生丈曰我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泉曰某甲不會丈曰我忒煞爲汝說了也師曰百丈有舌無口南泉有口無舌設

◎會要作爲

有問山僧從上諸聖還有不會人說的法麼便向道無更問一切諸聖俱有法施和尙何得道無山僧便與劈脊一棒曰孟八郞漢又恁麼去也良久顧左右下座中興範嗣

翠峰海印祖涵禪師洞庭東山張氏子因同參指古松稱奇師驀頭一覷疑情頓釋遂述偈曰生前面目無縫罅趯破脚尖稱痛快人人舉眼看奇松那知更有奇松在後參瑞光範山遊次範曰古人道山花開似錦澗水碧於藍意作麼生師曰和尙莫將境示人範曰老僧不作境示人師曰古人意作麼生範曰山花開似錦澗水碧於藍師曰某甲不甘範曰飯袋子便恁麼去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菴後桃花樹樹紅偈曰春色晴明觸處通由來不負好東風有人問我西來意菴後桃花樹樹紅中興範嗣

汝州羅山百靈然禪師上堂舉本師霈曰三際握來爲拄杖十方元是舊袈裟泥牛石虎知消息踏破虛空便到家師曰羅山則不然觸背雙關似轆轤力窮氣盡罷沉浮忽然輥到心機斷撫掌呵呵笑不休大

衆老人恁麼道羅山恁麼道還有優劣也無卓拄杖曰父子不傳千古印也要當人著眼看（眉山嗣）

瑞光西禪楚珍善禪師吳郡沈氏子初參靈巖儲問曰汝年多少師曰十七儲曰讀書否師曰讀書且置求和尚開示儲奇之後儲到瑞光上堂師出問久知雲巖峰峻翠削難攀今日四瑞堂中現身說法未審如何指示儲曰客聽主裁師曰果然一峰雲起山山映三桂飄香處處聞儲曰是瑞光底是靈巖底師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儲曰若有不妨拈出師曰人天衆前爭敢驚動和尚　頌三元三要曰頂門亞眼矚無私脚下神通亦可奇看到春歸花盡處寒崖枯木長靈芝（笠雲嗣）

太倉玉泉誼堂蘊禪師婁東陸氏子首參天童忞有省後在瑞光充記室時雲爲西堂爲師曰筆尖頭露些好消息出來師曰文不加點雲曰觸背不得諦當道將一句師曰百雜碎雲復詰曰纔開口便打又作麼生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笠雲嗣）

姑蘇積慶御堂光禪師廣陵周氏子伯父爲金陵帥府無子立師爲嗣一日因渡江感發宿因堅辭出家十七秉戒安隱十八謁靈隱禮參有句無句公案三載不契一日偶至冷泉亭見水波猛省詣白方丈禮徵曰有句無句作麼生會師曰雲外有山連暮雨禮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曰霧中無路豁朝暾禮曰潙山呵呵大笑歸方丈又作麼生師曰今日隨衆出坡無暇與和尚答話禮曰瞎漢參堂去　上堂門庭施設且恁麼破二作三入理深譚也須是七穿八穴當機敲點擊碎金鎖元門據令而行直得掃踪滅跡雖然有時將一毫頭現瓊樓玉殿有時將瓊樓玉殿歸攝一毫頭若能飽足觀光便乃取之不竭用之無窮且道有甚長處便乃開張大口今日山僧略借拄杖子威權與諸人應箇時節乃卓一下曰大衆拄杖子吞却乾坤了也你等又向那裏安身立命衆罔首師曰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笠雲嗣）

西山廣福道源禮禪師湖州武康人投本邑康山雲剃染雲示趙州喫茶話有省述頌曰趙州待客本家常覿面相承不覆藏試問往來諸衲子幾人親把舌

頭眥。己亥歲

世祖章皇帝詔集有道沙門於蕉園。師亦與沐恩渥。辛丑主廣福寺在西山。而師刀耕火種。志尙高深。殊得古人風味焉 笠雲嗣

江陰觀音院心舒性禪師。參瑞光徹頒無字話有省。頌曰。狗子佛性。量量一斗。堪笑趙州說道無有　潙山水牯頌曰。何物潙山水牯牛。一名兩姓沒來由。有時直上千峰頂。不待雲擎也出頭　師德臘俱高。佐輔叢席。有睦州之風 笠雲嗣

蘇州瑞光行起提禪師。玉峰張氏子。師生名族。不樂仕進。隱居村曲。茗椀爐香。讀書自得。至四十投瑞光徹脫白。後參雲於梅隱。令看僧問法眼。如何是佛。汝是慧超話有省。頌曰。院冷三更月落時。天然風景本無私。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笠雲嗣

蘇州金天翅居士。字漢翔。奉母最孝。篤信禪宗。參瑞光雲於無下。口處得悟。元旨南泉斬貓頌曰。因垂一釣絲楊渚。意在金鱗豈在水。不是趙州知此意。滿船空載桃花雨 笠雲嗣

蘇州接待率菴性禪師。吳縣張氏子。十六出家。二十圓具。入瑞光精進堂。忘餐廢寢。偶聞報鐘豁省。入尋郎芒鞵竹杖。三湘兩浙。南嶽天台。無不徧歷。歸來得法東厓森。出世接待　結夏上堂。山僧繼席以來。行則與諸兄弟同行。坐則與諸兄弟同坐。饑同飯。臥齊眠。雖不知向上元關。踏著不踏。衲僧巴鼻。手提未提。然東語西話。料想未曾落虛。今日是吾佛如來最後安居。諸方各各提唱宗風。未審接待以何施設。若是行棒行喝。學今舉古。未免拖泥帶水。更云外不放入。內不放出。也是煎過藥查。既不恁麼。只得尋常過日。明窗下一任長養聖胎。不妨量才補職。呈我本地風光。展事投機。培他蔭天大樹。全功終非分外。妙用端在當人。雖然如是。總跳他九十日不出。珍重 東厓森嗣

蘇州勝感慈菴文禪師。吳縣許氏子。上堂。涅槃心正法眼。十字街頭一塊磚。祖師印解脫門。百草頭邊爛斷繩。拈來擲向婁江內。免得人前刺眼睛　中秋晚參。心月孤圓。光吞萬象。諸仁者還見月麼。以拂子指月曰。這箇是月。劍去久矣。爾方刻舟。這箇不是月。公

案現成當面蹉過直饒見得分明若到諸方管取明窗下安排勝感這裏放過則不可何謂不見道萬里不掛片雲青天也須喫棒古德云責買硃砂畫月算來枉用工夫純將白粉塗成要且未是真月畢竟如何是真月復以拂子畫○曰光明皎潔無偏照冷露無聲濕桂花東匡森嗣

崑山資福秉菴達禪師古暍徐氏子參究本分終以大事未明為憂晝夜不放參者九年忽聞譙樓聲始得了明箇事遂有偈曰一刀劈破孃生面恰似街頭墨鐵硯落盡楊花杜宇啼曉來依舊成一片東匡森嗣

蘇州金沙化燈用禪師無錫秦氏子上堂飯得羹衣得布起即行倦即臥切莫咬人屎橛直須如鷹捉兔委悉麼落花片片飛紅雨　上堂今朝八月十六把斷天關地軸放出南山大蟲猩猩不食伏肉　上堂月生一西河獅子頻翻擲月生二燈籠動輒入露柱月生三蟭蟟吞却須彌山會麼參　康熙丙辰二月晦日索浴趺坐以拄杖橫肩曰昔年與麼來雲現蓮峰之影今日與麼去月沉震澤之輝正與麼時如何道箇一真不立底句擲下拄杖曰好看北斗掛南枝遂整衣而逝巨冶敬嗣

揚州天寧一樹蔭禪師僧參求開示話頭師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僧跓思復求開示師曰將謂別有麼僧云沒處下脚師打一掌曰我這裏下手不下脚　僧搭衣經行師見曰大似箇律師曰不做這小乘人師曰何不小中現大曰我如今大中現小師曰大好不做小乘人　師見二僧經行勇猛驀搊住曰正當恁麼時還我話頭來二僧無語師便掌曰一箭落雙鵰巨渤恒嗣

京口雨華堅明願禪師西蜀開縣趙氏子披剃後上萬峰完具壁令參萬法歸一話一日打茶方掀鍋蓋被茶頭一瓢冷水師忽有省壁聞令首座入堂勘驗座問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師曰不飲從他酒價高座曰上堂不妨喫我一杯師曰人天首座何得出言如醉座語稍遲師掌曰一總付與首座座笑曰作家禪客後謁天寧恒問臨濟被黃檗三頓棒如土上加泥未審又悟箇甚麼恒曰莫眼

花師擬議恒打曰果然土上加泥師於言下頓徹法源　示衆一塵飛而翳天遍塞虛空一芥墜而覆地遍界難藏打鼓普請賣圖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汝諸人既是聞見分明且道一塵一芥畢竟落在甚麼處衆無語師喝一喝曰切忌鑽龜打瓦　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自家辨驗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切忌亂走曰人人有箇生緣某甲生緣在甚麼處師曰二時粥飯未曾欠少僧一喝師曰亂叫作麼僧無語師曰想是行堂的少與他一碗　問德山棒臨濟喝這兩箇漢那箇親切師曰俱不親切曰畢竟如何親切師曰夜來牀暖一覺到天明　康熙丁巳十月三日疾革說偈辭衆而逝墖全身於八公洞之西麓（亙湖恒嗣）

繼揚天寧兩山思禪師上堂闡提有佛性佛非妄語狗子無佛性祖是眞言非妄語處爲凡夫開入理之門是眞言時爲聖人闢出身之路驀豎拂子曰看看無面目漢來也在天寧拂子頭上揚聲大叫道者二老漢一箇闡揚教意其明如鏡一箇提唱祖意其直如弦雖然佛祖分上足可觀光若據衲僧正令而行一人好與三十拄杖何故寧不見東山演祖曰說心說性倚屬惡口討甚閑工夫說有說無來今日天寧掃除枝葉直示本根庶幾乎免諸仁倚他門戶傍他牆壁被時人喚作郞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上堂若論眞實提綱不在湜舌劍唇鋒以爲本事果是作家禪客只消籬落邊拾一莖草便可穿天下人鼻孔可笑德山茅廣漢到處用一條毒棒臨濟小廝兒隨處鼓一聲熱喝那知傳到於今盡成流布自餘滾毬打鼓之輩擎叉擊地之流些小伎倆何足稱祖域爭衡之上將哉天寧若不嚴其關防豈免濫觴偏界驀拈拄杖畫一畫曰一齊趂向他方世界可中有超然獨脫底展出本有神通與山僧相見天寧拄杖便兩手分付何故不逢作者不開拳一遇知音便分付　上堂秋樹凋秋葉落體露金風言端語確雲門一句以火傳薪天寧一句如水赴壑有眼者知有耳者覺若要返本還源乃豎拂子曰到底不離者一著（亙徹恒嗣）

江都尼拈花靈璽融禪師胎素天隶薙染後謁天寧恒領參竹篦子話久而徹悟恒問前話師曰水向石

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恒曰。直須拋過一邊始得。師即呈偈曰。此事分明在目前。何須向外覓生緣。重關擊碎清風起。慧日高懸徧大千。恒頷之。 冬至小參。孤風凛凛孰堪誇。佛眼何曾著得沙。妙用坦然神莫測。鉗錘毒辣有分拏。一聲哮吼驚天地。突出威音徧界賒。今日分明重舉似。一毛頭上定龍蛇。且道如何是冬至一句。以拂子揮一揮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巨勘恒嗣

蘇州天池古滌尼慧照蓮禪師。金沙孫氏女。年十九白父出家。謁天寧恒。言下知歸。得蒙印可。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頌曰。法王法令是非關。多少行人著眼難。雨後花殘春寂寂。青山只在白雲間。 南泉斬貓頌曰。斬貓機用誰能委。草履擎來費力多。只向低頭舒一笑。任他伎倆自消磨。 趙州庭柏頌曰。趙州活計嘴唇邊。點著風馳與電旋。柏子堅來曾有據。是誰甘與祖師拳。 俱胝豎指頌曰。俱胝一指莫疑猜。已是和盤托出來。漫道作家無禮數。酒濃原不在多杯。 趙州訪二菴主頌曰。等閒看破菴中主。甜者甜兮苦者苦。殺活臨時八面風。發機須是千鈞弩。巨勘恒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三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三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荼陵郁山劍庵興禪師。上堂。殺人刀。活人劍。信手拈來便拗折。有人問我祖師禪。長柄鋤頭三斤鐵。呵呵呵。深深掘。神通妙用誰會得。每日生涯只一鉏。按下雲頭且休歇。倦來洗脚上床眠。夢裏何曾走却鱉。 小參。百丈開田說大義。報慈不可太無言。從來與衆無虛日。生涯只在鉏頭邊。以拂子召衆曰。既在鉏頭邊。你諸人尋常舉手動鋤。因甚不會。乃放下拂子曰。祇為分明極。返令所得遲。 退院示衆。雨過春山翠黛濃。芒鞋竹杖出熊峰。盈眸不盡西來意。雲抱蒼松老化龍。 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切莫妄想。

恒鑑亘

僧參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莫犯苗稼僧一喝師打出（占天性嗣）

靈峰惺禪師示衆此事如烈火如塗毒卽之則膚裂肌殘聞之則魂銷魄喪三世聖人先行不到六代開士末後太過天下老和尚甜口薄舌亦只水上描痕空中繪影山僧一夢做了三大阿僧祇劫至今無人推醒你輩茄子瓠子拖拖曳曳討箇甚麼以手自摑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便歸方丈　示衆放教閒閒地如童稚一般念念眞事事眞時時眞刻刻眞遇境逢緣如木人見花鳥雖然忽遇阿修羅王耗動三有大千又作麼生以手作伸欠勢曰今朝是甚麼日子　結夏示衆歷歷沒遮攔明明無回互亘古恒今騎聲蓋色有時孤峰得路萬別同源有時十字無門千差一貫小中現大寬同法界大中現小細入隣虛豎拂子曰是大圓覺是平等性果是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可以經行可以坐臥有麼有麼擊拂子曰熏風來殿閣脫體有餘涼　示衆把斷要津不通水洩爲甚土地嶺一隊來一隊去衆罔措師代曰看木上座寬行濶步便打　示衆黃花翠竹般若眞如山色溪聲廣長妙相祇如六根不具八識不全底還有應接分麼咄　頌女子出定曰化母都來伎倆窮一番寒熱一番風鷓鴣啼破雲中月枯木花開劫外功　頌達磨遇武帝曰和盤托出絕商量就地還錢要當行翻轉面皮還不識烟波萬頃轉微茫　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厲聲曰甚麼要緊僧曰不會師劈面掌曰面目現在　師送僧出門僧曰何處再會師指僧背曰待汝踏破草鞋與你相見僧走數步曰草鞋破也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餘（眉山霈嗣）

湘西道吾大木慧禪師元宵上堂正月十五大開門戶放出鶖奴白牯菩薩子莫鹵莽護道草鞋似虎饒你神通走上天須彌燈王攧毒鼓喝一喝　晚參盡十方世界是箇話頭光明燦爛諸兄於中開眼也著合眼也著總作住山家計山僧不惜眉毛索性與諸人說破卓拄杖下座　示衆盡十方世界是箇解脫法門把手拽不入到處行脚也須帶眼拈拄杖畫一畫曰山僧若不畫斷未免葛藤徧界　示衆擧法華

和尚曰釋迦未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譚玄口不開靈巖儲曰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佛法無可說三門日日開師曰過去已過去未來尚未來現前一句子有口向誰開　遊山回示衆奇哉奇哉五老峰擢破虛空獅子崖笑開鼻孔雲門大師北斗裏藏身山僧一一勘破畢似兄弟乃拈拄杖卓一下曰且道勘破箇什麼喝一喝　示衆臨濟的的意如擊石火電光蔡州千箇萬箇打破只在須臾拈拄杖曰放過卽不可一時趁散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打曰東山下左邊的僧曰學人不會師曰盲人看戲

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打曰屋破見青天 無盡聞嗣

君溪地藏逸庵新禪師示衆舉世尊覩明星話舉師曰這老漢揑目生花一場特地到這裏無星可覩無道可成無相可具無慧可分鳥道玄關澄虛絕點但是一夜東風催箭急徧空渾濕雨摩訶　示衆滯貨多年要出行苦無酬價暫相當等閒丈六珊瑚樹喚作尋常朽木槽　示衆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雪竇曰臘月火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道林曰大小雪竇隨婁藪不能截斷諸訛若是道林卽不然臘月火燒山特地無端綿包特石鐵裏泥團若在綺浮更則不然臘月火燒山漫漫宇宙間金漆泥牛走花斑石虎眠　示衆朕兆未分前威音更那邊有眼不能見有口不能宣鐵牛打出嘉州象一行白露上青天 月航函嗣

南陽觀音喆庵揆禪師上堂對一說踏著秤鎚硬似鐵倒一說鵲眼龍睛難辯別麻三斤乾矢橛分明有語非干舌趙州無報慈隔金剛寶劍當頭截鄮比頂上喫蒺藜泥牛脚下流出血知不知瞥不瞥剔開耳竅海山傾拶破面門天地黑喝一喝　大士誕日上堂啼鶯出谷競傳不二圓宗藥雪飛林豁示無邊妙相是以隨機普現應用無虧化物垂慈纖塵不昧驀拈拄杖召衆曰看看觀世音菩薩來也三十二相莫向外求十四無畏豈存內見若也內外兩忘身心俱泯普令一切衆生悉入無礙陀羅尼門有甚難事攤

拄杖曰丹鳳自騰霄漢去寒鴉猶噪夕陽西　晚參豎拂子曰不是象骨毬亦非鹽官扇雪霽風光河淸海晏說甚麼殺人刀活人劍虎體斑花枝艷擲拂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　小參舉霍山和尙因仰山會下一僧至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霍乃喚維那打鐘著僧驟步而出師曰如龍出海似鶻搏鳩不無一期盛作若到南陽門下說什四藤条卓拄杖曰棒折猶未放在　啓萬佛懺會上堂諦信諦信九千九百九十九尊喝一喝曰唯者一尊最爲第一直焉而弗迂明焉而弗昧居凡不減入聖不增與天地同根天地不知共萬物一體萬物莫測智照無私根塵不立聆其音出生死之窟承其旨越得失之關雪莫雪之德於倏忽際報不報之恩在剎那間遂顧視左右曰還委悉麼也不得當面諱却復喝一喝　上堂忤逆兒曹振大唐三玄戈甲絕囊藏鶯啼燕語于林曉日麗風和百卉香　晚參拈拄杖曰今夜有向山僧拄杖頭邊放得一稠許伊是眞獅子兒一僧便出師截住曰道道僧便喝師曰野干鳴僧曰莫錯會好師便打僧又喝師曰獅子孔僧沉吟師連棒打出復顧左右曰還有麼衆無語師曰山僧今日失利靠拄杖下座　頌百丈再參曰棋逢輸局意偏濃詩到重吟趣自窮三日耳聾君不信長江千古水流東　舉靈樹敏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後遷化立行狀碑欲選此語刻石時雲門爲首座僧問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門代曰師頌曰門開不二驗英奇無那斯文不在茲郭象平將莊子註紛紛蝴蝶鬧鬆眉　頌南泉隨分納些些曰寥寂更殘月轉廊老漁猶自泛湘江扁舟不犯東西岸鐵笛梅花四塞香　頌玄沙因僧問親切事沙曰我是謝三郎曰親切事謝三郎永日寥寥坐草堂兩道眉峰橫碧落一棚花影漾雲床字雲蹤嗣

姑蘇華藏圓音鏞禪師浴佛上堂初八日以前佛未生時諸人本無所見初八日以後佛乃降生諸人見箇甚麼豎拂子曰卽今釋迦老子現在山僧拂子頭上放光動地說法利生汝諸人還見麼連揮拂曰若將眼見終難會耳裏聞聲始得知　上堂久雨不晴

鼻孔連朝打失詹豎不斷眉毛何處分開拈拄杖曰
只有山僧拄杖子年年晴雨自相隨卓一卓下座果數
嗣數
大覺恭讓遜禪師示衆我輩出家兒不耕而食不織
而衣昔人判爲朝廷懶漢佛門嬌子然哉山僧敢曰
嬌則嬌矣懶則懶矣有朝閻老子打算飯錢時還是
酬之以嬌乎對之以懶乎喝一喝嬌也懶也到這裏
一總用他不著且道這一盤帳畢竟如何消算喝一
喝　結制上堂豎拂子曰向這裏遑得便行脚跟下
早是泥深三尺若待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循循善誘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方見百官之富宗廟之美
非唯埋沒己靈亦且辜他先聖不見昔人有言曰庭
前露柱久懷胎產下麟兒煩傻哉未解語言先作賦
一操直取狀元來諸兄弟苟能奪彩爭先敢保不落
在第二揮拂子下座　小參豎起竹篦曰看看竹篦
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
棒雨似盆傾咄咄咄怪力亂神子不語也諸兄弟還
識山僧這片心麼擲下竹篦　僧問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是甚麼師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問黃檗
打臨濟意旨如何師打曰我與汝下箇註脚僧禮拜
師曰逢人不得錯舉　問德山低頭歸方丈岩頭密
啓其意諸方盡道據虎頭收虎尾還端的也無師曰
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曰師意如何師曰我爲法王於
法自在僧應諾諾師曰摘楊花摘楊花　問如何是
正法眼師曰絕毫絕釐曰如何是涅槃心師曰如山
如嶽恒嗣亘徹
溈山同慶易庵應禪師龍標蔣氏子投都梁薙染參
溈山海看三不是公案一早侍海因行者遞幞帽言
下有省而受記莂開法白雲龍山溈山上堂今朝四
月一春事欲畢未畢嶺上麥秋黃南畝農夫急輸却
山中人無固亦無必幾片白雲綿綿密密整日空生
巖下座不知巖畔花狼籍　上堂二由一有一亦莫
守六祖愛喫和羅飯李公好飲卯時酒風吹石白演
摩訶妙德空生讚希有大地山河著眼聽森羅萬象
齊稽首惟有藥山老漢跛跛挈挈百醜千拙與麼過
日又作麼生龎公失却笊籬寒山拈起笤帚大笑下

座　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街頭酒帘子曰如何是
非心非佛師曰泰山廟裏紙錢灰　康熙乙丑正月
命諸法子至山訣別誡勉四月十六日自製龕舉火
辭世諸法偈拱手而逝門人建塔於白雲世壽五十
有八僧臘三十有七語錄一十二卷行世（慧山海嗣）

潙山同慶揆庵空禪師潡浦趙氏子二十落髮參潙
山慧海充飯頭後于棒下豁然契證開法同慶次住
密印　上堂三春已過九夏初臨禁足護生拘直作
曲怎似同慶者裏種田博飯受用天然桑疇雨過羅
紈膩麥隴風生餅餌香　上堂涼風颯颯古佛嘉猷
綠水潺潺道人活計恁麼會得釋迦彌勒站過一邊
其或未然父母所生口終不為汝說　上堂拈拄杖
曰者條活路三世諸佛共成歷代祖師同證現前大
衆一往一來毋固毋必無黨無偏因甚有長者長法
身短者短法身若會得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不會
諸人性命在山僧手裏　問狗子佛性無是何意旨
師曰生鐵鑄成曰有佛性又作麼生師曰純鋼打就
己巳七月初四示微恙吩咐後事沐浴更衣至子
時插香爐中烟未起而師已寂矣荼毗分塔于同慶
開元二處世壽六十有七僧臘三十有七語錄八卷
行世（慧山海嗣）

長沙上林月愍權禪師上堂喝一喝曰須就明中取
則莫於暗裏偷光花柳街頭逢得九衢春色芙蓉岸
畔帶來八面秋光應用無虧隨緣自在祇於樹倒藤
枯句歸何處風送泉聲來几畔月移花影到聰前
大殿告落上堂卓拄杖曰會麼此是戒靈禪師當時
建法幢立宗旨大開爐韛陶鑄聖凡之所數百年來
荊棘縱橫飛鳥不度山僧今日花攢梁棟錦簇簷牙
出自諸人搬磚運瓦之妙用揮斤弄斧之神通顯揚
從上風規展拓今時蹊徑且遇臨濟德山到來又作
麼生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喜同儔卓拄杖下
座（慧山海嗣）

都梁西禪月堂湛禪師常德王氏子結冬上堂鉗鎚
初展爐韛弘開是聖是凡乃佛乃祖總與縛作一束
抛向烈燄中一火煆就他日鼻孔遼天眼空四海不
得孤負西禪　上堂紙窗生白月來初笑破寒梅白

玉腮古澗幽深人罕至尋香公子謾疑猜　康熙庚申冬揮偈而逝建塔于荊竹寺之後山語錄四卷行世世壽五十有四僧臘四十有二（慧山海嗣）

上梅大雄千如一禪師上堂大雄山下豺虎縱橫凡有來者即便咬殺且作麼生入得大雄門見得大雄人良久喝一喝曰參堂去　上堂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山僧今日將一大藏教千七百則葛藤總作一句布施大衆良久卓拄杖曰鷂子過新羅六句日集衆書偈曰生順死逆死逆生順吩咐後來學道人眞誠不是小兒戲怡然而逝塔於本山與峰智爲撰銘（慧山海嗣）

南嶽指南翫輪月禪師臘八上堂今朝臘八良期乃佛成道之日切莫講之乎者也祇說如來智慧德相人人皆因妄想迷眞不能證具拈拄杖曰會麼山僧今朝一條門路打得通天徹地亦任汝諸禪縱橫無礙作箇駒逢勝會奇緣祇如瞿曇老子夜覩明星大悟無生法忍未審一衆還信得及麼且道如何是成的道良久喝一喝曰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朶紅雲捧

問凝開

玉皇復喝一喝下座　示衆不是癡癡戀世塵柰緣門戶力支撐因茲布袋難收恰苦向皆頭等箇人　四月八日上堂拈拄杖喝一喝曰今朝四月八諸方沐悉達指南則不然高登曲彔木床彈壓古今說客恁是雲門到來管教忘鋒結舌雖然如是或有箇漢出頭道山僧令行太嚴且上座與他劈脊便棒曰是賊識賊冤家結正法眼藏瞎驢滅天上人間沒處藏入泥入水無休歇喝一喝下座　示衆指南門下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無佛可成無法可說亦無珍饈百味只蓄得無影樹子留與後人蔭覆天下傍僧曰大衆你看這老漢一場敗闕師曰三十年後要此話行

僧參師問甚處來僧曰溈山師曰來時牛起也未僧擬議師打曰虛消草料漢復連棒趁出　師問僧問闍黎在黃檗久住是不僧曰三載有餘師曰黃檗道佛法無多子意旨如何僧劈開胸曰是多少師曰料掉沒交涉　僧參纔跨方丈門師作抽坐具勢僧便出師曰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僧回首師展兩手曰討什麼碗　僧辭師問上座往甚處去僧曰

回姑蘇去師曰不得道山僧的過僧曰某甲怎敢謗和尚師便打僧曰未甚却打某甲師曰我要這話行庭栢觀嗣

法雲眉白常禪師示衆學趙州勘二庵主話畢師曰趙州掘坑阱于當途慣擒虎兕握勾錐子覿面察辯臨時雖曰把柄在手殺活由我也是屋裏販揚州祇如一樣竪拳頭因甚肯一不肯一喝一喝曰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頌丹霞燒佛曰寒來燒佛老丹霞格外全提驗作家機盡烟塵餘赤手眉鬚墮落絕周遮巨渤恒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七世隨錄

杭州雲林證南參禪師上堂若論升祖父堂據祖父室三十八年前蚤已親到一回了也何用辭禹穴渡錢塘經百里踰三城而後謂之一會靈山儼然未散然則我法叔碩和尚之命豈徒然哉繼席開堂則吾豈敢聊向泉亭執帚分所應也遂以拂子拂曰雲門三句掃向一邊洞山五位掃向一邊法眼六相溈仰一十九門掃向一邊直饒滹沱老子三元三要四料揀雖不路傍搕㩆要非屋裏家珍到這裏也不得放過祇如今日建立一句又且如何大喝一喝曰新雲林且令行一半　晚參高峰大師道工夫不到不方圓而今工夫到了也且道是方是圓良久曰西冷橋外斷頭船　晚參古人道月到中秋分外明今晚已中秋了分外明的月聻大衆要見麼豆莢剝老菱皎幾箇知他滋味好　上堂將心來與汝安那箇葫蘆醋不酸將罪來與汝懺不是我衣莫晒䁥更言五十自知非老鼠啣著油燈盞凡莫知聖豈會大喝曰不是箇中人休教來插觜三目澗嗣

建昌雲居九屏燕雷鵬禪師結制上堂欲知護末猶當慎初脚跟努力空裏步躍出那邊三脚驢威音王

佛猶是他奴大唐國內割稻栽畬不入荊棘林不坐曲彔牀頭正尾正阿誰直下分疎擲拄杖曰穿却鼻孔　解制上堂匡衆十年來得箇住山法子不學汾陽置酒肉紙錢趕散閒神野鬼不學葉縣水潑旦過堂驅騐英靈又不學諸方巧黠羅致掠虛雛兒多多打發但只去者任去不用鉤子鉤伊住者任住不用錐子錐伊設有知得飯是米做的更須七棒對十三索取飯錢著（晦山顯嗣）

撫州疎山白雲顧西器禪師上堂舉白侍郎參見道林禮拜起曰乞和尚開示林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恁麼說話三歲孩童也解道林曰三歲孩童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師曰道林太煞直截侍郎當面錯過若問山僧但向他道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設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何得走入舊路山僧便合掌曰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　疎山堉頌曰使盡三文全體露同風千里合知音層層影落秋江水一道寒光翠鎖深　趙州訪二菴主頌曰懸羊頭賣狗肉口甜如蜜心狠如毒前箭猶輕後箭深討人便宜不知足（晦山顯嗣）

饒州莞山寶應巽目宗禪師示衆見聞覺知乃生死之本見聞覺知乃解脫之源苦瓜連根苦甜瓜徹底甜與麼會去如隔天淵　示衆攔腮一掌劈胸一拓可笑灌溪只得半杓何故關南鼓普化鐸（晦山顯嗣）

饒州南天巽峰逈禪師示衆無手人行拳摑倒須彌山無口人發渴吸乾大海水識得渠面目千華生碓嘴且道是甚麼面目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　雲門乾屎橛頌曰這一橛太直截硬似泥軟如鐵驀地拈來虛空逼塞咄咄莫覷著覷著則眼瞎（晦山顯嗣）

鄂州梅亭嗣昌雲白映禪師小參昨日晴今日雨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仔細思量生擒活捉一串穿却鼻孔拋向十字街頭高聲曰不作貴不作賤還有人酧價麼良久曰山僧今日失利　示衆識得一萬事畢有餘無言童子口喃喃新羅鷂子過多時昔日丹霞燒木佛偶然院主墮鬚眉　小參高懸古鏡突出難辨漢來胡來不隔一線從空放下無背無面直饒一

擊紛碎誰知七片八片拋向糞埽堆頭剔起眉毛不見迸出頂門三隻眼倒騎泥牛入佛殿晦山顯嗣

杭州香積玉山玢禪師上堂無生國裏荊棘參天糞埽堆邊光明動地雖乃一道平等不許扚曲作直饒是淨名杜口於毗耶也須脚下一椎釋迦掩室於摩竭亦要當頭一劄何故從來官不容情殺人須待見血　上堂衲僧家不識這箇消息東觸西觸天驚地動一朝打破漆桶鼻直眼橫始知瓦解冰消若便與麼會去正是用管窺天須知更有事在且道畢竟如何徹證遂顧左右曰半百白頭雲覆頂萬家冷竈火生烟　輿化擯維那頌曰戈戟森森奮虎威霜鋒不展勢崔嵬金鞭倒捲乾坤黑蓋代功高腦後槌　德山托鉢頌曰碧海無風浪拍天幾回翻轉釣魚船渾身是口難分訴一日恩深萬劫寃　趙州洗鉢頌曰十分容易萬分難無限癡人苦自瞞饒你於斯能薦取須知更有一重關　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東山高西嶺濶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無你插足處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阿爺不是自家親

晦山顯嗣

鄂渚大洪山報國潤堂證禪師上堂世尊設教露布葛藤達磨安心眉間掛劒引得後代兒孫分門列戶至我先師老人橫拈七事法戰當場饒他鈍鐵打就底也著鎗頭亂點山僧既是他種草敢不依樣畫貓開爐已來逼得幾箇屎牀鬼子破家散宅餘者趂入水牯牛隊裏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解制上堂把住繩頭是佛亦打是魔亦打管甚船來陸去九十日內饑也一餐飽也一餐且喜隨家豐儉放開一線緊峭草鞋逢人且乞一文沒蹤跡處切莫藏身遇佛堪消三拜吾在諸方二十年祇明箇事汝等若到他家逢人切莫錯舉　除夕示衆一年今夜已畢沒者閑工夫說祖翁底長話祇要諸人識得鼻孔眼睛原在自己面上從來不借他人的出氣立地翻得轉禪牀上老漢痛椎一頓大丈夫兒捋虎鬚不為分外萬一不然明朝又添一歲　問頭尾一齊收如何是把住句師曰鐵蛇橫古路曰兩頭俱坐斷如何是放行句師曰追風天馬戴麒麟曰威音那畔事請師又重拈師

打日話墮了也(曉山顯嗣)

揚州圓通北來別傳續禪師湖廣元江徐氏子小參舉德山托鉢公案畢師曰機輪轉處龍象磕額瓜牙相叩雷轟電掣折轉旌旗搏天跨月撾鼓擎王還他箇賊攔胸把住曰賊賊免教叢林證龜爲鱉　小參梅蘂欲放未放春風似來未來不如截斷岐路看取拄杖花開直得燈籠夜半結子露柱午後懷胎不知是男是女切忌胡亂疑猜山門佛殿從新起僧堂廚庫兩邊排驀喝一喝曰要識圓通這句子大家出手舞三臺(紫蓋衡嗣)

朱華山芥巢宗禪師越州蔣氏子壯年棄室出家禮佛日衡參無夢無想公案有省卽呈偈曰一輪明月照西溪黃鶴峰頭黃鶴棲展翼不知何處去擡眸猶見海天低衡曰如何是大用現前師曰石虎馳兒過別峰衡笑而頷之　柏樹子頭曰趙州舌頭硬似鐵滾滾機輪無間歇放去收來得自由殺人活人不見血有人更問西來意拈起柏子驀頭楔問諸人撒不撒珊瑚枝枝撐著月(紫蓋衡嗣)

江都上方鐵壑普禪師盱眙朱氏子母馮孀居守節備歷艱虞既長念生死事大依邑之嘉祐薙染後參靈隱志機契而印可焉　問如何是學人得力處師曰禮拜頭須著地曰如何是學人轉身句師曰脚跟下須帶眼走僧擬議師便喝　無夢無想頌曰燈籠沿壁上須彌高唱虛空沒字碑喚起木童吹鳥道前峰石女報生兒(石揆志嗣)

信州玉山白雲隆濟紹燈明禪師福建汀州吳氏子依臥龍山剃度參僊潭晉得法入室次晉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如何是大用見前師曰鼻孔裏翻身晉曰香嚴上樹如何話會師曰再犯不容晉曰文殊乃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莫謗他好晉曰罔明乃下地菩薩爲甚出得師曰賊是小人晉首肯焉　問猛虎當路時如何師曰却被山僧騎著曰將謂猴白更有猴黑師曰草賊大敗僧作虎聲師打曰者畜生　問如何是佛師曰壞苕帚曰某甲不會師曰要用便用說甚不會僧於言下有省(鐵一晉嗣)

京都報恩楚林睿禪師小參笠下淸風胸次無塵始

見杖頭明月。頂門具眼。方窺汝等各各眼光。爍破四天下。還見興化老做處麼。眾無對。師曰。一似瞎漢

小參。三日前三日後。仔細看來。全漏逗十字街頭石敢當。始終不解藏家醜。報道達磨無心。釋迦有口。說了四十九年。猥饒八斛四斗。贏得神光立雪深一箇渾身盡分劄。山僧無法施行。總付糞箕苕箒　解制上堂。天無門。地無戶。饒走衲僧向什處去。饒汝道箇不是西天。便歸東土。也被興化拄杖子穿却鼻孔。擬拄杖下座　小參。結冬來半月了。半月前不問你。半月後道將一句來。一僧曰。待某甲禮拜和尚。師便打。一僧曰。山門前佛殿後。師曰。前後一齊敗。僧便喝。師便打。乃曰。山門前佛殿後。向上向下。全提半提。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德山棒。臨濟喝。是什破草鞋。總拈置一壁。畢竟如何。歸堂吃茶　小參。鷓鴣鳥鷓鴣鳥。終朝兀兀棲烟島。脚下魚行總不知。耽耽只覷池塘草。守到天昏地黑時。空腹高心飛去了。知他何處是歸林。前路茫茫添懊惱。知是魚形是蚌形。傷哉如何好。爭免山禽舌嗷嗷　早參。今朝三月一。光陰真可惜。春山遠若眉。春雨濃如汁。春日不曾晴。春色從何覓。卓拄杖一下。曰。潦倒靈雲見不全。桃花幾陣空狼藉

小參。瞞瞞頇頇。問訊燒籠。眼睛在甚麼處。懵懵懂懂。禮拜露柱。脚跟下錯過。不知空王殿上打得箇背翻筋斗。百草頭邊許你同坐同行（獻堂法嗣）

太平乳山普明載月舟禪師。上堂。有一句子。從上諸佛列祖。古今天下老和尚。橫說豎說。隱顯說。方便說。種種譬喻說。總未曾說到。乳山今日不惜口業。與諸兄弟道破。良久。曰。耳朶兩片皮。牙齒一具骨　上堂考鐘伐鼓。攢簇將來。事不獲已。聊通一綫。呵呵大笑。歸方丈　晚參。一冬來燒榾柮火。擁百衲被。饑來喫飯。困來打睡。曾無少法當情。那來禪道理會。諸兄弟攢簇上來。將謂我惠汝三昧。眾引首。師以竹篦旋風打散　小參。住山無奇特。一日缽盂兩度濕。豐儉但隨緣。物物頭頭皆具足。乃目顧大眾曰。幸是人家男女。便歸方丈　小參。即心即佛錯。非心非佛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錯。諸人還會麼。若還不會。更聽一頌。乳山三錯。笊籬木杓。一任諸人。橫卜豎度　小參

南泉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奢而不儉趙州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儉而不奢有人道得平展句掉臂出乳山門　小參乳山一往家風別弄瓦搬磚無刻欹有人若問西來意放下泥盤笑不徹　上堂天之高地之厚折旋俯仰誰解搆燈籠三露柱四認著依然還不是卓拄杖一下曰切須仔細　上堂洞明堂奧迥絕羣趨扶竪宗乘肯資餘力纔得大綱在手自然橫拈倒用殺活全彰東擲西拋權衡有據有時建立則如山如嶽全主全賓有時掃蕩則無剩無餘絕朕絕兆變化若神龍出海脫略同香象截流軌則弗存印文畢具且畢竟以何爲驗喝一喝曰由臨濟至今七百有餘禩　先慈忌日上堂擧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師曰骨肉既還父母且喚甚麽作本身今日山僧飲水思源深恩罔報也不析甚骨肉亦不運甚神力祇將我母曠大劫來不沉不掉一段光明直下穿透熬奴白牯髑髏爍破燈籠露柱眼睛且汝等尋常面門出入的又是甚乾矢橛連聲喝下座山菴林嗣

泰興建安澹風位禪師小參卽心卽佛毗盧墮在凡夫非心非佛普賢失其境界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若向這裏徹去卽便㧞折拄杖高挂鉢囊若也如何若何奚啻白雲萬里　小參破故紙糊窗防風不住黑牽牛過嶺滑石難行拈拄杖曰看看拄杖四百四病一時頓發還有相救者麽衆無語師曰觀音觀音熱嗣

靜嗣

蘇州華山㵼潭自求濟禪師上堂百千妙義總在心源一句無私十方坐斷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且道有法說無法說蓮華峰高高處觀之不足默然洞低低處平之有餘豁開鳥道撥轉龍池一樹兩樹花千莖萬莖竹紅底自紅綠底自綠斜底自斜曲底自曲南北東西參學人畫蛇不用重添足　示衆擧臨濟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云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床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麽乾矢橛便歸方丈師曰臨濟大師如將谷響千斤換得空花萬片若作佛法商量還未夢見

在何也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僧鑒青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四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四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京都報恩楚林睿禪師示衆擧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話擧師曰馬祖父子不動干戈全鋒敵勝這僧只要深入重圍不顧臏門中箭祖曰藏頭白海頭黑也是鐵作面皮　示衆擧世尊覩明星因緣擧師曰諸方盡道話作兩橛何似徐六擔板殊不知大小世尊開得一張口打失兩莖眉　示衆擧婆子燒庵話擧師曰一人暗藏春色一人明露秋光雖然咸歸造化要且時分不同若到報恩門下二俱喫棒　示衆擧盤山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慈明曰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大慧曰向上一路熱碗鳴聲師曰諸大老各各張吞佛祖底口勦凡聖底舌及至向上一條捷徑大路依舊提掇不出山僧要與諸人覿面拈出如何是向上一路看脚下便歸方丈　示衆擧藥山化主與甘贄行者因緣擧師曰者僧著賊猶可藥山著賊更甚具眼者試辨看　示衆擧南泉示衆曰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余住法興時擧問琮監寺如何是三世諸佛不知有答曰黃金殿上青苔老如何是貍奴白牯却知有答曰鐵壁峰前水草香又問輝維那答前語曰掩耳搥耙渾閒事答後語曰帶水沾泥總不妨余曰你者兩箇漢作恁麼語話披毛帶角無有了日在（愈昭汾嗣）

竟陵寶嚴頑谷璘禪師青陽邑侯請上堂豎起拂子召衆曰看看這漢無端跨跳撞倒妙喜國土現蹟轉輪號無諍念一時統領王及千子來到寶嚴自謂我於寶藏如來所發阿耨多羅三菩提心誘諭惟心法門宏道教外旨趣聲未息被山僧一摑直得瓦解氷消進聲叫曰屈屈且道屈箇什麼擲下拂子曰三段

不同收歸上科　解制上堂結却布袋口三世諸佛不知有解卻布袋口狸奴白牯却知有逗到功成行滿時依舊面南看北斗恁麼見得猶是矮子看戲直饒向未結已前掀倒禪床喝散大衆寶殿拄杖未肯輕放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上堂鼇子峰高萬山環簇卓錫泉深孤雲出沒艮覆盎盂巒逼塞咽喉唇吻脫離羅漢橋把斷聖凡要路任具獅子爪牙縱象王威猛的到來未免望崖而退驀顧左右門風豈欲高天下聳峻孤峰勢如然　報恩上堂擧僧問首山曰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山曰低聲低聲曰如何受持山曰不染汚師迺喝一喝有問如何是此經莫向者一喝下薦取如何受持念千念萬倘或躊躇更聽一頌二月南湖春草徧橫江渡口常如練相期一夜在孤舟空見浮雲三兩片（俞昭汾嗣）

久依慧定禪師潤州陳氏子世業儒早孤食貧奉母每有出塵之想以終鮮兄弟而弗忍命之娶即痛哭避去母察其志堅乃不之强母歿始薙染誓志參學風瓢雨笠單丁無侶徧歷諸方先是參西來意頭面俱腫一日見梧葉墜堦疑情頓釋腫處全消作偈曰徹體金風吹瑟瑟堦下梧桐落一葉只道今朝是立秋不知已過寒露節後至武昌禮洪山嚴序紀機緣相契遂蒙記莂焉　一日鷓鴣頭陀問秋色滿空庭萬法非眞實且道以何爲驗師曰長年不出戶士曰堪作甚麼師曰撞著老維摩虛空連底脫士曰劄出鋒鋩你可曾見師曰金風一動徧體清涼士曰住住師便喝　洪山紀問德山入門便喝臨濟入門便棒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師一喝紀起身拓開目向者裏添個註脚師一掌紀曰山僧今日失利　頌本來面目曰驀然踏著娘生鼻萬物從來非法時向日西來沒半字至今東去有無爲　頌萬法歸一曰萬法一歸何所疑九年冷坐盡皆知而今識得佳人面暗寫秋光寄阿誰（嚴序紀嗣）

袁州仰山獅乳猊禪師上堂氷凌走馬劍刃行拳那吒手裏展紅旗金剛背上翻白眼三百六十骨節節節放光動地八萬四千毛孔孔孔現寶王刹海但得南山解起雲未必北山不下雨若是久參上士向這

裏直下坐斷方有少分相應何故不入洪波內怎見
弄潮人　晚參仰山平實生涯懶向淨地撒沙說甚
子胡狗趙州茶禾山打皷秘魔擎叉乃至五乘三藏
諸子百家無量法門妙義恒沙不消仰山咳嗽一聲
盡情收拾了也且道是何章句良久喝一喝　僧問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師便打曰學人不會
師曰莫謂辜負汝　頌世尊初生曰惡毒多生種得
親出胎便解皷風塵至今無限郎當漢餿飯拈來祭
鬼神照杲照嗣
蘇州祇園湘鄰濟禪師小參斬得釘截得鐵出匣鋩
寒倚天照雪若嶽破碎五分同具一身莫羨團圞兩
口却無一舌千偈讀瀾翻且喜沒交涉一句解全提
重把虎鬚捋千七百則盡是達摩眼睛四十九年無
非釋迦心血諦聽諦聽莫說莫說若到無智人前添
他一箇驢橛　小參大好齋筵人人得飽東邊來者
東邊坐西邊來者西邊坐你莫管他杓大碗小但要
知得飯是米做祇如鹹酸苦辣一一打從諸人舌頭
歷過因甚孔子又道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良

久曰今朝應酬事煩明日到齋堂裏與你說破　小
參乾矢橛南無佛饒你念得口滑但有出氣無進氣
還曾念著一句麼所以說大統綱宗中事先須識句
若不識句難作箇話會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你作麼
生念纔擬舉念早入邪途一言蔽諸直須會取喝一
喝曰莫妄想僧鑒青嗣
海雲浣墨源禪師小參古人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
截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迴旋顧衆
曰千倍萬倍盡在斯矣擊竹篦一下曰不堪持贈君
　小參咽喉纔偭吞却一對達摩眼睛即今在臟腑
中橫窺豎睨嘆曰可惜許打入這個皮袋去也乃撫
手久之曰具眼衲僧且居門外　中秋小參清光如
洗萬象涵虛潑出松濤寧沉空寂直得虎頭岩藏身
無地疊石磨嶺展無從端嚴如坐水晶宮當顧何須
超物外　乞食回小參住山人無別計饑則乞食持
盂飽即歸家任意念觀音的當念觀音呼揭諦的頻
呼揭諦負春者繼大鑑之高風掃地者奪寒山之長
技拾片雲補就袈裟對殘月課完經偈灼然無事於

心怡然無心於事長聯牀上飽齁齁卽此便名歡喜地諸仁者祇如一飽忘百饑的還曾嚼著自己舌頭麼（僧鑒青嗣）

興國天岳峻禪師示衆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萬別千差古人恁麼道祇堪入佛不能入魔伏龍則不然不會則事同一家會則萬別千差汝等諸人還會夢見麼　示衆臨濟有三要伏龍有四要不免舉似諸人也要大家知有第一要薪水第二要茶鹽第三要米谷第四要喫飯穿衣屙屎睡覺諸入者不得作禪道佛法會不得作世諦語言會且作麼生會參　上堂哆哆和和說無病憑實商量不可信更有一種告諸人耳聽何如眼聽正喝一喝（照泉嗣）

邑宰大慧居士牟欽元字東山原籍關東隨父任淮揚粵西士生聰慧博通經史晉宰秦邑夙具根器信重禪宗向上事苦志窮究有年雖解會稍能趨向不能直下了然一日到蓮花寺參肩遠鍾士問畢竟如何得明正法眼藏鍾震威一喝士曰除此之外還別有麼鍾却掩其門良久復開士擬問鍾掩却士曰道道士直下洞明乃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復呈偈曰正法眼開法法融一機纔動萬機通本來面目今方見盡在逢緣不借中鍾首肯卽授之以偈而記莂焉（肩遠鍾嗣）

山東臨清林文伯居士名秀早年登科甲官居主政世善之家伊父芝山道長曾得旨印心於兜率廣行六度士閱藏得悟洞徹玄要曰今日方知一字無復呈偈曰五千大藏隨心轉心法雙忘徹底掀親悟本來眞面目拈來用去總逢源肩遠鍾乃以源流法偈印可焉（肩遠鍾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鼎州德山沭鐵宗禪師廳城宋氏子普請插田小參

舉百丈示衆曰你諸人與我開田我與你諸人說大義諸人開田竟請和尚說大義丈展兩手示之師曰是則故是未免拖泥帶水新德山不然你諸人與我揷田我不與你說大義何也不可枝老生節（原直賦嗣）

澧州欽山明民時暉禪師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我從賢聖法來不曾殺生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我誓不與二乘人說法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難得良馬見鞭影而行（原直賦嗣）

衡嶽福嚴得坤展厚禪師上堂僧纔出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某甲何敢說似師曰這箇是古人底曰將和尙底出看師便打曰同坑無異土師曰何妨說似（原直賦嗣）

桂林南院山學慧禪師上堂一峰峻峭不掛苔痕多少人到這裏退身有分且道新南院如何行履喝一喝曰不向東山水上行（原直賦嗣）

舒州太平選寄遠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不必互分賓主馳騁問答自然鉗鎚妙密機用高超喝一喝曰你道我德山老子那一半在什麼處　小參行說俱到有什碑記行說不到白雲萬里無位眞人瞥嗔瞥喜棒喫靑天囉哩囉哩

小參舉芭蕉拄杖子公案師曰拄杖頭邊可是你賣弄言語得底設有箇明眼衲僧向前一手把住拄杖子又向甚麼處著（原直賦嗣）

太倉祇園倚鳴秀禪師滇之保山周氏子年十六薙染秉具參九峰賦教看臨濟三頓棒公案忽聞鐘有省述偈曰萬仭嵯峨一徑通輪斤打碎太虛空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　上堂心不是佛處處絲楊堪繫馬智不是道家家有路透長安喝一喝曰彷彿落花三月雨依稀殘夢五更鐘　上堂今年白浪多栽曰博飯苦競欲覓三條束之亦何補復顧左右曰你道終日風風雨雨呆椿椿坐這破屋裏將謂如來惠我三昧喝一喝曰特地成莽鹵（原直賦嗣）

衡州甘露無言侃禪師楚之永州人久參德山於棒下得箇休歇處後隱衡之甘露僧問萬緣頓息時如何師曰江國春風吹不起（原直賦嗣）

虎丘甘露澹園仁禪師初參靈巖儲有省繼參萬壽

章得受記剪四衆迎主甘露儲喜而寄以偈曰短言十丈贈文孫矢報滹沱上祖恩垂手定知稽彩著直提法運起沉淪　晚參擧茶盃曰昔趙州以一盃茶普請往來衲子今日却落在山僧手裏願與諸上座大家喫口你道箇中有味也無祇要識取這茶假使放下茶盃又向甚麼處齊顧左右曰只這一味人人具有阿誰放下（僧鑒完章嗣）

吳江長慶上嚴道禪師興化人上堂擧僧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曰怕爛却那僧問睦州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州曰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圓悟曰若問崇寧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對他道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曰設問新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只向他道頭顚連眼卓朔他若擬議劈脊便棒何以故不見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僧鑒青嗣）

大佛寺示權寂興禪師天津高氏子依憫忠潤受具至浙江謁靈隱禮看竹篦子話有省復參三峰青打

失布袋室中嘗垂三問驗人一曰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既不知因甚金襴袈裟遞相傳授自代曰綿州附子漢州薑一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因甚眼裏著沙不得自代曰再犯不容一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因甚禹力不到處河聲向西流自代曰且放過一著（僧鑒青嗣）

虞山白雀雨華雪爐治禪師上堂擧古德曰我三十年前曾斷一人命根而今日夜憂愁如何免得白雀則不然我三十年前曾斷一人命根夜來床薦暖一覺到天明　上堂若論此事不掛一元字脚靈巖儲師翁曰不道無元字脚只是不掛首山暗中爲照燭靈巖險處作津梁白雀孟八郎也有個道處不道不掛只是無元字脚　早參前日說向你似水投石昨日說向你如沙壓油今日不可更唐突也眉毛依舊還你眼上鼻孔依舊搭你唇上你也怨悵我不得我也怨悵你不得（檗菴志嗣）

梁溪龍護尼道遇禪師除夕示衆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此是陳年語話烹白牛分歲閣拄杖過年乃

是諸方葛藤喚沙彌曰換水添香著山僧今日要與
諸人應個時節雖然如是猶是衲僧家尋常活計且
道格外提持又作麼生乃喝一喝曰特地爆聲震裂
各自惜取眉毛（檗菴志嗣）
無錫德慶月指標禪師出毗陵白氏上堂德慶單提
一句子人間天上實無比擬議思量不較多蹉過白
雲千萬里（問松原嗣）
常州横山復松祖裁體禪師琴川錢氏子年十九隨
靈巖儲完具因儲問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面目師
悚然罔對乃極力參尋後謁祥符運一日見榴花盛
開胸次釋然呈偈曰梅雨不絕聲松風穿耳過舉目
見榴花二三都劈破運爲助喜後依太平原一日原
問曰久參上士莫有格外之機麼師曰說似即不中
原便喝師伏膺而受印焉（問松原嗣）
吳江長慶字伊汝禪師虞山金氏子上堂卓拄杖曰
此是伽藍何爲圓覺三世諸佛移丘盈壑天下衲僧
無繩自縛設有人問和尚擲下拄杖曰任你卜度
（月掌恒嗣）

問疑閣

江西寶掌鑒衡謨禪師上堂百草頭邊捉敗古錐拄
杖頭上按捺上座過橋拔橋得路塞路直饒釋迦老
子親自到來且教退後一步顧左右曰莫道新寶掌
不近人情太無回互（雨青膏嗣）
南嶽西園白兆粲禪師文殊三處度夏頌曰晚醉扶
笻過竹村數家殘雪擁籬根風前有恨梅千點沙上
無人月一痕　馬祖不安頌曰日面月面朝夕相見
暗地摸著是何嘴臉（月函潛嗣）
毗陵脫菴古漁薪逸禪師靖江夏氏子上堂雷太簡
聽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見蛇鬭而草書長長慶坐
破七個蒲團高亭隔江招手横趨而去此事的的如
合虎符相似向後洞然幸無辜負　示衆一白二黑
三碧四綠顧衆曰人間無顧陸令我憶丹青　康熙
壬子秋師臨寂有同參問如何是臨濟家法師曰無
人解問同參再申前話師乃震聲一喝而逝（月函潛嗣）
菁山常照香谷蔭在禪師生湖濵皇甫氏少負義虎
聲善詩文參寶雲潛一日大雪中問紙燭因緣豁然
開悟　靈雲見桃花頌曰靈雲跌入深井元沙更歷

大石可惜一樹桃花開得猥猥藉藉　題蔬菜曰蔬蔬葉上蛙蟲眼點點根頭野菜花信得個中滋味好連根齩嚼不留渣　師于康熙甲寅說偈而逝有樫菴集菁山客話數卷傳世月函潛嗣

蘇州紫石霜樵謂超禪師郡之湖口萬氏子依寶雲潛參不與萬法爲侶甚麼人久而不省求改參因緣潛叱曰你要改參因緣那師大疑一日聞林梢鳥語喧喧猛然有省　問香嚴上樹意旨如何師曰古殿不禁寒　問南泉斬猫是何意旨師曰山青水綠曰趙州頭帶草鞋作麼生師曰殿角一林風　問如何是佛師曰鎮日長廊捲風葉曰如何是法師曰他家門戶不輕開曰如何是僧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問古人拶個甚麼逢人便喝師曰屋角聽鷄聲曰古人拶個甚麼逢人便棒師曰千手大悲援不得月函潛嗣

寒溪秋岸源鴻禪師靑暘莊氏子依寶雲潛于梅谿因舉女子出定公案豁然開悟曰當初只道茅長短燒了原來地不平　古廟香爐頌曰伴他太古龍蛇筆月冷霜寒總未辭些子氤氳烟縷上現來樓閣自然奇　師品行高卓得記三年卽化去有寒溪遺語一册月函潛嗣

吳江鈍菴秉樹讓禪師邑之漁村倪氏子依寶雲結夏石屛一日分衛歸潛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纔開口潛便喝師愕然潛呼曰秉樹來適纔問你你答甚麼師擬開口潛又喝師于此有入次日詣方丈問如何是至理不當機潛曰你不解問這話隨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游絲千尺康熙丁巳師將示寂潛爲舉洞山臨逝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衆儼然坐化因大衆號慟忽開目責之復令主事僧辦愚癡齋延七日隨衆齋畢而終子今若何師厲聲曰洞山卽爾我則不然潛曰將不然底呈似看師彈指一聲卽化去月函潛嗣

文殊訒堂覺從禪師廣惠興寧何氏子年十五補弟子員閱壇經有感絕意進取父强之舉于鄉時天啓辛酉科也計偕過黃山普門祝髮不赴春官初參聞谷印于迴龍示以橋流水不流語不契忽沉沉湘舟

中有獨乃省一時尊宿道望名臘叢席歷主數剎機叩瀾翻意旨邃遠崇禎壬午有徒九一西者來省師舉殃崛產難因緣勘之九為直示古人閫奧至五祖曰我這裏如馬前相撲一倒便休師拍手大笑願嗣九一西謝不敢遜去師復通嗣法書有以人師道以道師人降尊為卑極宗風之獨唱云云西為陞座而印薊焉順治戊子六月十七日示微疾浴畢禮佛歸寢室顧左右曰有末後一句擬付諸人得麼眾無對師長吁一聲而逝塔于神光山下靈巖儲為之銘一九西嗣

常州祥符湘雨紀蔭禪師婺源游氏子上堂硬址虛空塞住口舌頭占却地三畝金剛手內八楞拳三世諸佛不知有風吹石臼念摩訶驚起南辰藏北斗昨夜三更失却牛火中劚得船如藕否否南閻浮提黃童白叟卑牧謙嗣

常州天寧天輿賀禪師本郡劉氏子力究三不是話聞磬聲有省後參靈巖謙受囑上堂喝一喝曰打開潑天門戶踏著祖父田園風流何處不是說甚四諦三元更若低昂佛祖陶鑄人天盡是無風帀帀之波彼自無瘡弗傷之也復喝一喝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天寧一向為諸人可謂太煞盡情若欲布蔓牽枝叮嚀恐損君德卑牧謙嗣

嘉善大聖古薪紀鑑禪師荊溪閔氏子上堂舉拂子曰難以瞞眾人之眼喝一喝曰難以塞眾人之耳遑得便行的固不尋常掉頭不顧的實為罕有良久曰山僧終不肯以第二義誑惑諸仁便下座卑牧謙嗣

天池落木連山紀易禪師玉峰王氏子幼慕空宗投國清樹剃度參上方志洞明大事從青龍斯得具戒華山俾職維那尋參先靈巖室中溫研者久之蕭然遠引適謙補住靈巖分衛婁東晤于龍谿言下契合次冬制期遂典堂司尋遷西堂付授鍵關祥符藏雲室　示眾驀顧左右曰直須放下放下一任卜度卜度若論佛法不須穿鑿震威一喝　示眾驀豎拂子曰禪不須參道不須悟祥符門外官馬大路一任兄兄弟弟東去西去只要識取路頭隨以拂子畫一畫

曰且道如何是向上一路連擊拂子曰不可又恁麼去也　晚參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回頭擬議思量曲直因誰致得遂顧左右曰今日三千明朝五百　示衆眼親手辨底何妨賣買賤賣眉橫鼻直底一任指東話西遂展兩手　示衆四山風月靜一塢竹陰凉適得便行底休嫌杓柄長顧兩行曰湖南飯袋子切忌錯商量連聲喝下座　晚參蕪擊竹篦子一下曰諸佛未出世松盤萬塢諸佛已出世花落一庭幸是太虛境界何必驅犬馬于大野之中掃風塵于千山之外而後較眉毛短長論鼻孔淺深復擊一下曰更嫌甚麼　小參無一法可當情定不轉腦回頭空王殿裏石虎巖前一日走幾轉說甚月明簾外迴絕遮攔終日共鉢盂喫飯聽板聲上堂還知擬未生時一椿奇特事麼連卓拄杖曰切忌從他覓（卑牧謙嗣）

吳陵覺胤紹宗祖禪師上堂恁麼恁麼不恁麼殺人刀活人劍此是古人一段風規衲僧尋常作用擬議思量白雲萬里召大衆蕪拈拄杖旋風打散（威菴及嗣）

潭州益陽白鹿天長慧禪師雲南陸凉人上堂自從那年發風顛直至而今賣不完有時豎一指有時拈一拳明來施棒喝暗裏畫個圈有人問我西來意綠的竹一簇紅的花一團（顯秀悟嗣）

辰州浦峰長明旻禪師蜀涪陵石氏子上堂一僧纔出師曰止止不須說僧拂坐具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又一僧出曰某甲禮拜是不禮拜是師拈棒曰山僧打即是不打即是僧退後三步師曰不是不是乃曰今朝衲子當機一味棒喝齊施不是强生枝節要人翻轉面皮衆中還有翻轉者麼如無請看木上座自翻轉去也擲拄杖下座（顯秀悟嗣）

辰州龍山六濶杲禪師蜀渝州長壽黃氏子上堂舉臨濟三頓棒公案師曰棒頭三頓活如龍佛祖齊來也下風點著頂門開正眼轉身捋却虎髭鬚（顯秀悟嗣）

辰州雲棲大都定禪師黃岡人族姓何初鎮守辰州後感宿因棄官薙髮芷江參龍山充侍司一日入室次悟曰汝昨日道無是有中無是無中無師曰法本不二悟曰再道一句來師便喝悟便打師連喝悟便

休　上堂雲盡一天波清四海人人鼻孔撩天個個脚跟立地更要山僧說個甚麼拈拄杖卓一卓曰七尺烏藤開正眼是魔是佛總皆愁當陽擊碎虛空後大笑一聲天地秋乃呵呵笑下座（穎秀悟嗣）

辰州沅陵智鼎禪師州之瞿氏子示衆萬法無心便是休隨緣動止得優遊一天明月照今古堪笑人從指上求（穎秀悟嗣）

歸州觀音純備德禪師蜀東酆都李氏子上堂若不恁麼則負當機若只恁麼有負山野只得向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豎拂子曰本是圓成無欠缺只因擬議涉趦趄從斯直下承當去一日了然括十虛（耳菴泰嗣）

武岡金城在邇道禪師西蜀渝州桂溪人參獅山申允侍司巾瓶有年後聞雪林梅道望腰包往依梅曰別却雲山來此作麼師曰兩頭扶起梅曰你作麼生扶師便喝梅便掌後入室梅問你近日事何如師曰一事不爲梅曰一事不爲是個死漢師撫掌作舞而出　上堂無法可說三山五嶽有法可說龜毛兎角虛空開口須彌倒卓佛法有無間人人不自覺覺不覺收放風雲如掌握喝一喝（雪林梅嗣）

鼎州護國通玉禪師州之李氏子頌溈山水牯牛曰天曉黃鸝樹上啼一聲嘹喨一聲低東君昨夜傳消息帀地春風打竹籬（天機舜嗣）

澧州慈利道林百獃善禪師上堂達磨大師來也在道林拂子頭上與慈運悲爲汝等說第一義諦還見麼若也見得今日正是小雪節個個面門冷似鐵其或未然大家剔起眉毛務要討個明白何故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上堂全提祖印獨坐雄峰棒喝齊施令行有緒道林這裏唯握一柄金剛寶劒凡有來者即教脫却貼肉汗衫便與一刀兩段震威喝一喝（一念龍嗣）

澧州伏牛憨鄧賢禪師初投神鼎澤披剃後依龍潭龍服勤有省囑住伏牛　問大師在神鼎時如何師曰頭帶夜叉帽曰在龍潭時如何師曰手持榔㮮條（一念龍嗣）

澧州龍潭光孝斷雪初禪師荊楚歸州項氏子上堂

奇言妙句俱是歷代祖師道過錦繡珠璣盡是諸方大老說盡今日新光孝作麼生道乃提起僧伽黎曰乞兒破席府袋抖一抖（一菴龍嗣）

石梁青蓮不辭常覺禪師楚青江杜氏子禮德山波完具服勤三載恒喫痛棒一日波問生從何來師曰初一初二又問死從何去師曰小盡二十九大盡有三十波深器之後佐中邑徹入室次徹問萬法歸一作麼生會師曰落花有意隨流水徹曰畢竟一歸何處師曰流水無心戀落花（枕石徹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五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五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阡郁羅漢雲林地禪師通江董氏子參石谷慧嗣法重建阡郁羅漢乃馬祖脫白處也上堂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參天蒼竹密塡空古栢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大雄殿一座頭陀祇十人曰人境不立時如何師曰斷汝到與麼境界乃曰一棒一喝一拳一腳直指臨濟心髓全彰德山韜略古之不多一點今之不少一劃全得草偃風行如虎戴角撞著磕著橫機殺活脫或未然山僧未免重下註腳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也是千錯與萬錯復卓曰錯錯（石谷慧嗣）

龍門淨居月目初禪師樂至鄒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龍門境師曰清風橋下兩池水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歇曰人境以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如何師便打乃曰時開飯店止飢寒引水龍門且種田佛法寧教齊爛却從斯弗說老婆禪（石谷慧嗣）

綦江石門蒼桐華禪師綦江封氏子丱歲出家石谷慧印證隱山爲常其示衆曰山悠悠也水悠悠一杖雲深任自遊樹杪松花堪作食秋迴荷葉可爲裘堂堂佛法消塵鏡渺渺光陰送客舟若要頓超如幻景只須常牧此心牛　又云溪山一一都成畫竹樹叢叢畫不成堪笑住山人性蠢钁頭一柄足平生　暮

年仍歸石門臨行偈曰來時黃菊節僉去時青山舖
白想起者個骷髏千回萬回作客今朝踢倒須彌拶
得虛空出血涅槃城裏不相知笑殺率陀古彌勒石谷
慧嗣
郟箇護國天然貴禪師上堂今朝腊月初八處處闡
揚佛法惟有護國不然見人只是生罵驀拈拂子曰
向者裏薦得剎剎塵塵毗盧境界溪聲鳥語觀音理
門其或未然依舊鼻孔向下垂擊拂子下座　元宵
上堂不唱陳年曲調要打新鮮鼓笛無言童子口吧
吧無舌人兒能解語等閑操動沒絃琴海水騰波山
自起且道沒絃琴作麼生操以拄杖作操琴勢曰會
麼若將耳聽終難會眼底聞聲方始知紫芝藏嗣
錦官萬福瓊目溫禪師上堂昔人聚石說法今我法
說亦空石火電光難為湊泊驀拈拄杖卓曰惟有者
個赤條條光灼灼有時和泥合水社舞村歌有時孤
峰獨立挂月懸星動則俾觀音勢至結舌藏鋒靜則
令釋迦老子無本可據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良久曰
參紫芝藏嗣

少峨慈明嵩耳住禪師上堂弘機獨唱千聖潛蹤截
斷衆流棒雲無路若箇正因衲子顯大機施大用于
石火閃電光中啐啄縱奪人天權衡佛祖敲唱雙行
殺活齊彰行凡聖窠窟斷生死根苗猶未是向上事
王令已行天下偏將軍塞外絕烟塵語嵩裔嗣
西蜀定遠舌響訥禪師定遠龍氏子參牟天下于林
野奇掌下有省回蜀見書雪昆以印證爲上堂打開
光明藏現出本常理天地絕點翳四海清如洗森羅
與萬象都盧在裏許休言覩明星謾惑癡男女　上
堂爐鞴弘開魔佛頓鎔鉗錘高舉理凡情盡箇箇焦
頭爛額人人皮綻肉鎔任是百煉精金到此也須失
色卓拄杖曰拈出紅爐金彈子篴破諸人鐵面皮書雲
昆嗣
金川中巖選眉采禪師開爐上堂個事人人本具何
須向外討覓頭頭頂著青天步步踏著實地山僧不
是妄言要且理無二致所以龐居士曰神通並妙用
運水及搬柴若于此中透徹一生參學事畢其或未
然長連床上豎起脊梁切莫瞌睡抖擻精神只看穿

畢下疑脫覺字

衣喫飯運水搬柴底畢是個甚麼參（書雲昆嗣）

西川峨嵋舒光照禪師蘄水人避世入峨嵋絕頂影不下山者二十餘載忽一日欲下山鳴鼓上堂九旬限滿巧中藏拙晝夜殷勤拙中藏巧養馴一個水牯牛頭角崢嶸世上少今朝四足印莓苔笑殺平田黃大老辭世示衆形本無形說亦無說盡大地人難摸索七十九年住娑婆彈指光陰如夢覺舉步踢倒峨嵋山者邊那畔總一箇喝一喝擲筆而逝（大冶況嗣）

射洪會靈幻住明禪師上堂雨過莓苔淨陞堂說法時斯緣誰解會啼鳥上花枝　小參初撾塗毒鼓三擧撲地鐘敵勝超羣句生蛇始化龍咄（耳毒泰嗣）

夔陵黃陵純備德禪師鄷都上堂立教明宗須張縵天網子活捉龍蛇可以直下承當安邦定國要展揭世經綸生擒虎兕乃能全身擔荷所以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于斯擬議錯過千山少涉思惟白雲萬里致使三世諸佛總放不下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伶俐衲僧自救不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喝一喝曰振奮毘沙無向背爍迦羅眼莫能窺（耳毒泰嗣）

重慶香國寶堂秀禪師開爐上堂爐火乍燔是鐵是銅須經煅橐籥大煽若凡若聖盡鎔鎔淬般若之智鋒礪金剛之神劍若是躍冶之金徒勞鍛煉驀豎拂云者一星兒火種自鷲峰發燄嵩少騰芳太白山中標天之光彩錦江江上闡亘古之宗猷如如意珠似帝青寶可以福國裕民爲祥爲瑞入聖超凡而今落在香國者裏只得借曼殊普賢作爐頭勢至圓通爲冶匠五百聲聞緣覺作散工扇火扇風添煤添炭山僧忍俊不禁未免助其熾用遂擲拂子曰直下來也急著眼覷（佛語御嗣）

唐安曇雲文壁福禪師上堂柳舒金梅正白幾經霜凌幾經雪寒枝傲骨占春先却把清香輕漏泄惟佛與佛無分別揮拂子曰簡過東家作竹林藕穿池面爲荷葉　臘八上堂積劫深懷疑彈子實難吞吐田皇宮六年雪嶺時無憐驀地擡眸見已朔此是大覺老人在霜天月下悟得底今日福上座向情與無情

煥然等現處學似大衆還會麼若會得天地虛空生汝心內人物殿堂皆汝元常正恁麼時且道大覺老人畢竟悟箇甚麼良久曰泥牛掣斷黃金鎖鐵馬衝開碧玉關（孔一等嗣）

成都德元玉諾昌禪師上堂吾年三十四佛法總不識強登曲彔牀渾無些子伎全提臨濟宗惟憑斯箇力頭頭絕覆藏處處無蹤跡活潑潑耀古騰今峭巍巍輝天鑑地當陽露出端倪揚眉已落第二且如何是全提意旨卓拄杖曰青天也皺眉（瑞林遠嗣）

窰山鎮疆大旭宗禪師至節上堂六花亂墜寒氣逼人日南長至百卉萌生山僧裏頭大睡誰管他人屋上霜凝以拄杖作圓相云會麼于中薦得百千三昧一時證得神通妙用無越此宗人人向文殊眉睫上往來個個于普賢行門中出入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到恁麼田地有無不立凡聖一如隨緣放曠任運逍遙又何必山僧再下註脚（曉元濟嗣）

嘉州九頂子開乾禪師上堂若論箇事一味尋常騎聲蓋色法法全彰縱奪殺活不犯鋒鋩清風明月不坐玉堂快須揭瞎娘生眼烱烱寒光照大唐靈利衲僧聊聞舉著直下承當雖然如是脚跟下與伊三十拄杖且道利害在甚處卓拄杖曰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佛寬綱嗣）

興元淨明天湛爛禪師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時當秋末萬卉潛榮或抑或揚觸目現成豈不見置山河大地于一毫端透頂透底絕羅絕籠顯大機明大用觸處普賢境界發揮佛祖機籌有時拋三放兩拈尾作頭有時充塞虛空擘開華嶽叢豎拂曰會麼步步登高易深深入海難擊禪床下座（佛寬綱嗣）

秦州普門籌室燦禪師上堂赤體條條絕所依生平莽鹵沒思惟一椎打就無今古途路行人誰箇知是日墜堂重漏逗且喜當陽毋自欺（佛寬綱嗣）

江津淨慈非指明禪師頌丹霞燒木佛曰離宮勅令降將來簇錦攢花當下灰驚起牛兒渾不見行人得去邑人災　頌石霜橫刀水盆上傍置草鞋曰空把瑤琴月下彈無生曲調自超然子期不諳何處去孤負渠儂意一翻　頌婆子燒庵曰正恁麼時如龕得

寶焚却莽子一了百了　頌日面佛月面佛曰日面
佛夕月面佛一條拄杖兩頭禿敲風打雨人不知拄
地撐天光煜煜（懶石聆嗣）
古湼印心佛敏訥禪師上堂山野一向以來白醭生
於嘴邊青草長於舌上遂按膝咦一聲錯下註脚
佛成道日上堂活驚殺活笑殺山頭老漢没傷㑲無
端夜半覩明星兩眼明明都塡瞎卓拄杖曰瞎瞎
上堂拈拄杖曰木上座于黑漆桶裏住著未敢輕示
其人以杖置右手曰今日出來指東話西似與鉢盂
安柄也雖然如是且不得辜負拄杖子何也爲伊項
門上有眼（壽雲寔嗣）
眉州燈壁文衡權禪師佛成道日上堂佳景時逢臘
月天嚴寒凝凍雪爲簾頓分一線回春令却放梅花
一著先遂擧世尊覩明星悟道話畢師曰老瞿曇須
是頂天立地到頭知尾不妨漏逗只如遠孫又作麼
生行履視左右曰切須仔細（竹鏡嵩嗣）
蜀南玉泉融徹項禪師蜀南人結制上堂今朝十月
十五行耆考鐘伐鼓玉泉結制上堂驚起魚龍躍舞

心身上疑脫悟字

坐斷諸佛關鍵綱維從上列祖衲僧擬議思量一棒
打折驢腰莫道山僧莽鹵　上堂諸佛本無說祖師
未曾聞留下一轉語千古鎮乾坤且道是甚麼語呢
喝一喝曰今日冬月一萬卉俱凋悉玉泉爐增燄山
門輝佛日復喝一喝下座（其白富嗣）
亞慶華嚴勒正進禪師陝西華州吳氏子二十七齡
身世無常詣四川重慶華嵓禮指雲孝薙染痛念生
死脇不至席者數年後侍師翁聖可玉于雲峰値上
堂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玉驀頭一棒惛
死少頃漸甦乃說偈曰者迴喫棒不尋常始覺毗盧
解脫場萬象森羅皆拱手拈來盡是返魂香孝因而
印證後有頌慈明冬日榜云論捶是誰搬弄打破千
年鐵甕頻頻呼喚無他不離自已作用呵呵總是一
場大夢（指雲孝嗣）
隆興正覺濟得正禪師頌庭前栢樹子曰信手拈來
了弗疑龜毛兎角豁當機眼中若是停金屑辜負蒼
蒼兩道眉（大器成嗣）
漢州開元素如佩禪師嘗頌產難因緣曰積雪凝氷

結未消一枝寒玉寄梅梢靈苗不借東皇令一段清香向外飄　頌達磨會武帝曰朔風凜凜入樓臺春意潛舒雪上梅縷縷暗香浮嶺外相思無計勢難回法空證嗣

黔西獅峰乾御源禪師蜀人受印于赤松嶺後江浙歸覲嶺命秉拂小參神機密運獨類傍涌廓爾圓明不落諸數所以南詢五十鋒鋩初露于妙峰樓閣門開大機終涵于海藏百千妙義無量法門總在一毛頭上彰顯現前一一無非受用大衆既爾受用十方現前因甚彌勒大士却從遠方歸來若向者裏見得徹黔天風月一團和氣脚跟不動華藏遍遊其或未然不免曲引傍資再下註脚七載離師海上遊歸來時節正逢秋籬邊菊露三玄句桂蕚香浮意外幽赤松嶺嗣

金川興國隱南廣禪師士供法衣請上堂大庾嶺頭拈提不起德善居士覿體承當正所謂于施等者于法亦等且道結角羅紋在甚麼處靠拄杖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嗣燈胤嗣

待疑特

陝西寧夏準提洞然舜禪師中秋月蝕晚參靈山話曹溪指馬祖翫寒山此者一夥老古錐都是弄光影漢正眼覷來合喫舜上座手中痛棒遮者鐘鼓鏗鏘盡道孤輪半掩癡呆竚望朦矓沉吟殊不知本有一段光明早已印徹廣寒之府爲甚無人覺得或有覷得破者出來與舜上座拄杖相見其或未然特爲指出去也以拂子畫○曰徧界不藏高著眼大家休在闇中行純愚機嗣

奉天般若古林智禪師湖廣長沙李氏子幼失怙恃顚沛萬狀六歲至峨嵋脫白侍雙桂十數年屢遭毒打後因木墩打中腿肚遂有省焉歷參諸方末與德山語嵩裔機契而受記莂出住奉天般若遼陽建寧如來諸剎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達磨九年面壁覷不破瞿曇三百餘會道不著摩醯三眼也難見大悲千手也難摸歷代祖師古今知識咬定牙關一場懡㦬今日般若不免拈出供養大衆及大地有情無情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受用良久曰季冬嚴寒各歸爐火　上堂奇持因緣

須以奇特激發殊勝大事須以殊勝舉揚圓明有驗人句法眼有超宗眼圓悟順水推船雪竇迎風把舵雖然各出手眼成得箇什麼邊事若是山僧待他道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復打曰可殺不識好惡當時德山下得這一棒不惟截斷天下人舌頭也免得他道箇龍頭蛇尾　上堂二百一十億佛刹當年法藏悉觀知今日古林重舉出阿誰不是丈夫兒　上堂丁一卓二是般若體七縱八橫是般若用耀古騰今是般若光烹金琢玉是般若力若能有如是力徹如是光得如是用具如是體便見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遂以拂子打圓相曰自從一授靈山記直至於今願不忘　問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曰觸不得曰因甚觸不得師打曰頭落也不知僧佇思師復打曰還不拖者死屍去　問如何是般若境師曰萬木榮紆一溪浩渺如何山中人饑飡麥粥倦臥茸草曰人境不立時如何遂劈面一掌曰是立不立僧罔措復示曰人境不立時劈面無情掌是箇血性兒當下知痛痒　師於康熙

乙亥冬十月十六日夜閒坐邀迨天曉自思來去不明恐人撿點復延至本月三十日辰刻手書邀醒魁吾居士飛奔方丈師下床接曰受你數十年供養無可酬答謝汝兩掌遂於士面上左右各打一掌大笑而坐士曰和尚舉動十分精爽何故出此誑言師曰汝不識老僧士求和尚手脈評之曰脈上並無一些病何出此言師曰汝不識老僧我明日定去僧俗見師訣絕難留悲泣請師垂示師曰汝等好俗氣我豈眞死耶我時時在汝等面門出入但汝等不識汝等存善心作善事定生西方存歹心作歹事定墮三塗明明放著何用我說談笑過午飲食陪常凡殯殮等事荼毗日期立塔地方分付妥當推逼相別衆不忍散師携手送出山門一士拉住不放師回凡過往人圍繞擾數層說的說哭的哭有不信者說是明日郎辦眞假約有起更時候方散脫身師回院內經行夜半方歸方丈靜坐約有寅時呼侍者問曰什麼時候侍者答以五更師曰吾當行矣遂點燈設供器昏鐘安置几上又炷香命侍僧曰香燃二寸許推門看我

書偈曰東方寅我卽行菩薩接彌陀迎端坐寂然而逝二侍者推門視之師巍巍不動侍者凝視良久喚大衆曰和尙圓寂矣大衆齊至成服手腕尙溫墨跡未乾三日入龕師容顏如常遍身柔輭三七荼毗送者萬數初發火時烟談五色少頃龕門自開現金色毗盧像大衆俯伏合掌佛聲動地從辰至午骨竪端坐衣文數珠宛然不動舍利無數一齒不壞世壽七十有三僧臘六十七語嵩裔嗣

溧水普濟渤輪旭禪師廣東香山梁氏子晩參生佛不二物我無差拈起拄杖曰喚作拄杖子得麼牛羊無角不喚作拄杖得麼兎馬有角擲下拄杖曰畢竟如何良久曰破家散宅　頌婆生七子曰劈面無端下一橈至今寃對結眉梢滔天白浪全機露明月蘆花吼夜濤孔一等嗣

武岡伏牛慈化醒朋智禪師上堂春纔盡夏又臨處處村歌樂太平杜鵑喚醒利名客何必區區向外尋　上堂唱德山歌和雲門曲一喝震乾坤掀翻獅子窟跳過金剛圈脫却龜毛傳萬仞峰頭解哮吼頭尾俱至趾一足語嵩裔嗣

邵州牛山清溪載華哲禪師上堂忽地西風泛碧波石人叉手語婆娑因緣時節分明契梧樹飄黃會也麼喝一喝　香嚴上樹頌曰八花毬子幌公門何勝傍觀見者親白日移輪天外去痴人多看月邊星雪林梅嗣

如皇集賢坤亭道禪師上堂西方無一句到你是把斷要津是壁立萬仞良久曰貴圖天下太平　上堂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夫不因吳越爭鋒後那得扁舟泛五湖　小參佛有佛語祖有祖語纔涉思惟白雲萬里現前一衆旣是家裏人毋勞說客話飯足充饑茶堪止渴且道非非想天深多少濶多少良久曰且待別時來　小參二不成雙一不是隻夫子難措一言達磨更道不識良久拍膝一下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問如何是佛師曰擔水河頭賣如何是法師曰三千條罪莫大於不孝如何是道師曰高而不危低而不凹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山僧遣你鈍置曰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

七斤又作麼生師曰你再擬鈍置山僧那僧一喝師
曰莫因閑事長無明　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
曰三寸舌頭在汝口裏曰某甲不會師曰鹹酸苦辣
幾不嘗過（弇牧謙嗣）

蘇州寶華向若嵩禪師上堂法法圓成佛祖心英靈
於此共知聞何勞普化搖鈴鐸突過峰千跨虎行當
機了了無他事只要人人兩眼明喝一喝　結制上
堂天涯覓徧無相識徒把芒鞋脚底穿拄杖持來且
靠壁鉢盂高掛絕攀緣三條椽下眞風露七尺單前
面目全囫地一聲消息斷虎頭戴角出林間（雍廣晟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超永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超揆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七世隨錄

邵武安國開蓮受禪師示衆牛頭沒馬頭回原隰諸
方近奪鄰金鉤布鐵網亦非越格提持山僧一十六
年擔囊行脚窮盡家私今日撥亂歸來爭敢重循舊
轍雖不謹守門庭只要諸人搆去喝一喝　明覺諱
日示衆向壚壃堆裏橫空佛祖眼睛於錦繡叢中直
揑　帝王鼻孔頓令途路波吒底當下歸家穩坐却
使孤峰頂上者抑凡按下雲頭增徑山霹靂之家聲
響太平琳瑯之曲調此是我本師老人尋常行履處
若是放兩拋三增多減少至于末後示寂掃跡滅踪
莫道諸方窺覷無門直教佛祖潛身無路不肖深慚
匪類辱附師門茲者業負難逃寃家路狹要且如何
得見我老人立地處驀豎拂子曰春風未易著鉏犂
爲馬爲牛却看時口縫纔開咸忤逆此心能有幾人
知　示衆驀拈拄杖曰我看你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究竟長年只在半途復橫按曰明知是滿腹絲綸塡
胸錦繡因甚問著便開口不得復豎起曰直饒過東
山下左邊底拈得王節級失却帖正好勘過了打且
道衲僧門下又且如何卓一卓曰刀山劒樹平時路
熱鐵烊銅潤口漿要得拖犂幷拽耙何妨倒腹與傾

勝　問如何是佛師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問如何是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曰某甲蒙昧請師細指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　問如何是安國境師曰萬壑松聲來不盡一池皓月夜長明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堦下痛刪非類草雨中閑種及時蔬（慈璞聽嗣）

蟠山甘泉語石德禪師上堂法無定相定莫非禪頭頭顯露法法全彰舉止動步無非本有風光運水搬柴正是當人作略喝一喝曰直下承襯愼弗擬議　解制上堂圓通法門無在不在昔本無結今何有解豎拂子曰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乃至先師三昧山僧不知只如甘泉一冬東語西話今日撤開布袋現前諸人還知否擲拂子曰我不敢輕于汝等　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放你三十棒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猛虎當途踞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問來答去有甚了期（慈璞聽嗣）

崑山太音居士鄔曉三歲能畫地作佛字長通儒術善丹靑一日旅次逢老衲教以宗門見性工夫遂留心參學後見明發衡問未生前話衡曰只今在甚麼處士曰道得恰好衡曰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士曰金寒水冷切宜珍重乃呈偈曰莫認明莫認暗明明暗暗臨機辨勸君切莫强安排春光好處無人見東風便是不寒面衡肯之　竹篦子頌曰竹篦不觸不背當人直下承當若還擬議卜度便是無明覆藏又曰天生一段好風光凡聖何曾有覆藏自家有寶不薦取反爲觸背錯商量　狗子佛性頌曰狗子無佛性非邪亦非正身旺無財官正是孤窮命（懶拙衡嗣）

南梁準提宗濟俊禪師問如何是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師曰切忌死水浸殺　問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師曰不可釘椿搖櫓　問鐘樓上唱讚床脚下種菜意旨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師示疾堂衆候安師曰苦苦次日集衆曰樂樂衆曰昨日道苦因甚今日道樂師曰昨日苦今日樂楊岐驢子三隻脚衆曰到此時節宜自珍重師曰快便難逢

宋肇書偈而逝乳峯卓嗣
大原慈菴楊耀祖進士山西廣陽人父祖三世胎齋
世稱業善士幼穎悟長中康熙癸卯解元聯登甲榜
因見天目尺木休示現末後一著了脫非常有感乃
單提向上抉志禪宗後仕官眞州訪天王海于地藏
言下投機授拂記莂　呈海偈曰果是天童一脉來
相逢一笑我知哉歸來盡是兒孫事喝下承當正眼
開　又呈洗澡偈曰眞空無相法王身荷葉露珠不
染塵賓主一堂誰辨得歸來明月照行人　示佛眉
偈曰喚作佛眉定有魔眼佛魔不著眉眼俱遣隨緣
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顚倒　先
嚴諱日舉哀拈香曰一身分化若干身無始從來只
一心囫地一聲掀破後年年今日識新春　恭人諱
日拈香曰爐中香縹緲岸上柳青青雨灑淸明節春
雷兆太平復舉世尊初生話畢乃曰在天不以天爲
樂在世不以世爲相在生不以生爲戀在死不以死
爲憂明得惟吾獨尊我身卽母身今日覿面相呈不
好舉揚個事上報深恩喝一喝　月夜有客送指月
錄言別士曰貪看他人寶忘却自已珍客曰眼中著
不得玉屑麼士曰且喫茶去復示偈曰月上梅梢一
鏡圓那知月落不離天月圓月缺光無減君再來時
又一年　士居官以法門金湯爲力任每遇僧俗諸
參語多激引時魏雙闕按鹺臨邑景其高風贈有官
舍渾加僧舍冷吏人一似道人閑之句甌爲切當沙翁
海嗣
鹽官中洲海嶽禪師住緣蘿示衆終日忙鞭鞭地都
是沒要緊事且道那一件是要緊底良久曰幾乎忘
却　上堂略說廣說險說直說讚說毀說安立說顯
了說以至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總不出這一句
且道是那一句喝一喝曰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嘴處
愚山藏嗣
揚州龍象楚菴祖禪師小參夜雨瀟瀟片雪飄飄雲
横鷲嶺水接天遙柳含春色棲鳥歸巢頭頭顯用莫
言寂寥　蘇三勍頌曰露筋露骨當陽拈出日晒風
吹雨灑不溼　靈雲見桃花頌曰忽然舉目見桃花
當下疑情頓破家涌出家珍全體露拈來還是舊袈

禹門正嗣

湖南長沙洪恩鐵山弘禪師南昌葉氏子上堂山高未是高海深不足深唯有諸人鼻孔深實是深盡大地人都浸殺白浪滔天不見痕　小參周行七步六步無功進這一步也不消得目顧四方更有一方尙未看到召曰大衆且道是那一方卓拄杖曰中央戊己土　小參斧劈不開針劄不入底物件山僧爲衆分析遂喝一喝曰撤向十方世界了也楚峯元嗣

永嘉崻巖大曉廣禪師小參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汝是門外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陌上問行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打曰這裏須薦取乃曰當陽的旨逈絕周遮覿面全提了無回互霜酣紅葉千樹萬樹以飄搖露滴黃花三莖兩莖而馥郁苟能直下薦得便爾獨步大方火爐頭坐關賓主劒刃上互展機籌殺活臨時縱橫無礙更說甚麼打三打七畫地爲牢指東話西遷成鈍置然雖如是也要衆兄弟共相委悉驀豎拂子曰還會麼當年面壁非他事歷代傳心總是渠　示衆舉雲門乾矢橛話舉乃曰將謂氣宇如王元來見處只在這裏頌曰搕𢶍堆頭乾矢橛拈來使用却驚人薰天炙地難藏覆剎剎塵塵現此身多子無嗣

永嘉密印靜公練禪師上堂豎拄杖曰若向者裏會得不妨轉山河大地爲自己橫拄杖曰若向者裏會得不妨轉自己爲山河大地卓一卓曰粉碎了也諸人畢竟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靠拄杖　小參僧出師曰未動步已前早錯了也僧拂袖而退師曰錯錯乃曰鶴頸長鳧頸短松自直棘自曲八面玲瓏十方寥廓何事諸人無繩自縛山僧忍俊不禁直下爲君劃截以拄杖旋風打下歸方丈　小參以拂子作○曰三世諸佛出興只爲者個歷代祖師授受只爲者個天下老和尙屈曲垂慈只爲者個山僧播兩片皮指東話西只爲者個諸人還知者個落處麼良久曰密印今日失利擲拂子　鞔法鼓小參舉鹽官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槌阿誰打得南泉曰王老師不打者破鼓鹽官開恁般大口至今合不得若論破鼓不獨南泉不打密印有手亦無處下今日幸得二浴主不

忘本願協力成褫從虛空中翰起信手擊來響振如雷直得盡大地人聞所未聞不唯爲鹽官出氣抑令現前衆等飽足觀光驀豎拄杖作擊鼓勢召曰大衆還知落處麼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始親卓一卓　小參于世諦中會取佛法向佛法內明取世諦更須知世諦外無佛法佛法外無世諦世諦佛法打成一片始得慶快平生祇如蚰蜒驀過東海蝦蟇踍跳上天且道是甚麼意旨良久曰參　問見而不見聞而不聞時如何師曰且居門外曰如何則得師曰板响過堂梆响出坡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晴日出　士問屛却咽喉唇吻請師道看師曰我不知你問甚麼士理前問師便叱出　問如何是化城境師曰一水開明鏡千峰擁翠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來者來往者往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曰喫茶去（多子無嗣）

鴈蕩石梁碧漢霽禪師永嘉姜氏子少穎利不茹葷依外道嘗習靜碧湖山中有僧與論色空義師翻然知非遂造淨社禮印堂智薙落未幾入密印槽廠知有宗門事偏歷諸方歸覲密印無問學甚麼師展兩手無曰是者個用學作麼師曰不學爭識得一日堂衆爭百丈野狐因緣是非不已質之于師師曰是則總是不是則總不是又曰既墮野狐爲甚却作老人聽法既作老人聽法如何又道久墮狐身者裏偶儻分明許你親見百丈無病篤授師以偈印可即卜隱鴈蕩之石梁洞火種刀耕諸緣寢息越三載辛酉端午後四日沾微恙遂來密印作別時同門靜公練有芝田之役令人速還至十五日午刻有悟心送楊梅至師趺坐連啗數枚曰世尊末後受純陀供霽上座末後受悟心供畢竟還有優劣否練曰兩口無一舌師大噓一聲屹然不動（多子無嗣）

自立本禪師東嘉王氏子甫壯得度于甌泉參淨社印堂智看主人公話脇不至蓆寺後有巖岑寂夜坐其中或自喚復諸久而有省參仙巖智一日入室師握一莖草置智前曰不可喚作一莖草智拈杖師拂袖便出解制返淨社印堂智曰一期參得底不妨舉似山僧師作掀禪床勢智便打師便出後參密印無

機緣相契輒蒙印可　元旦秉拂小參旣承方丈和尙嚴命聊爲衆兄弟通個消息驀豎拄杖曰還會麼若向者裏會去處無不宜如其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喫飯穿衣大須仔細卓一卓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淡泊經營省疎慵禮數忘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目前無闍黎座上無老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陣雲生海上拔劍攪龍門　一日示微疾次早沐浴剃髮與衆決別徒請說偈師曰平日已作了也何待此時縱饒說得徹頭徹尾于汝分中有何交涉若要此事相應須在常時向已躬下端的討個著落到生死岸頭始得受用言訖吉祥而逝多子無嗣

瑞安瑞雲介石芳禪師本邑李氏子九歲脫白從座主聽講天台止觀鍾如如激發令參仲覺居士覺曰一念不生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不省覺指參五雲秳秳曰仲覺指汝到此且道先覺後覺覺個甚麼師擬對秳曰汝終日在仲覺處因甚不識仲覺拍案喝出住數月不放參一日遇秳秳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擬對秳便掌師愈增迷悶冬夜參究忽觸雪竇頌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句信口有偈開眼便了然轉眼即錯過居士與阿師堂堂覿體露呈秳秳曰如何是根本智師曰覿面相呈曰如何是差別智師曰何處不風流秳曰放汝三十棒師後問仲覺曰五雲和尙與芳三十棒未審過在甚麼處覺曰不妨疑著師便舉三頓棒請益覺曰且道臨濟從黃檗得力從大愚得力師曰痛處難忘覺曰向後如何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覺驀面一掌師一喝便行覺令作頌師信口曰黃檗佛法無多子分明不從大愚得脇下還拳快轉身是賊方能識得賊覺遽曰賊在甚麼處師曰今日識得居士覺休去一日以拈頌呈秳秳曰昔白雲語五祖曰有數禪客皆有悟入處說亦說得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汝拈頌亦如是且道因甚未在師曰和尙莫惑亂人好秳曰五祖因玆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淸風如何是下載淸風師曰渠儂得自由秳痛與一棒師喝秳復棒師觸禮便出次日秳乃授

以源流衣拂　閉關小參寶劒在匣誰敢犯其鋒鋩明珠在淵自難掩夫光彩苟馳情于炫露不免虛侚名聞設離妄而求眞究竟實無把捉所以道獅子遊行不求侶伴鷲王擇乳素非鴨羣不藉修證劬勞亦無方便漸次但能觀體歸元豈有絲毫滲漏行住坐臥處處圓成產業治生頭頭合轍試看曹溪碓舂兩脚密祖柴荷一肩米熟自然經篩雲散佇看日現少垂一言半語足堪耀古騰今何在逐鬧趨時始可承先裕後明芳愚懦無知自少隨波逐浪因叨知巳激勵指參心地法門趨向雖堅習氣深重不是病魔作難便爲熱境牽纏猶幸緊著草鞋直入五雲深處四威儀內無非孤峻鉗鎚二六時中常示人天師範一夜大夢忽醒摸著娘生鼻孔始知面目儼然多費常住鹽醬既然如是則一超直入萬行莊嚴淨穢悉圓覺伽藍寂喧皆彌勒樓閣又要閉關作甚麼良久起身曰敢煩大衆同到關前聽明芳再爲露布便入閉菴嗣詔發

龍聖龍門濟禪師三山陳氏子示衆泉鳴澗底風響枝頭西來祖意全放全收你等諸人更覓甚麼碗拈杖旋風打散　示衆孤迥迥無變易石人夜半競吹笛曉來門啓興翛然山自青兮水自碧更思借火添燈只向他道不必　小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陝府鐵牛眼突出嘉州大象忽擡頭鷂子飛過新羅國更有踏斷草鞋跟掀翻坐具地到者裏山僧直須驗過了打何故嚥津絕粒非爲妙換骨丹成始是仙　示衆狗子佛性有衣破露出肘狗子佛性無滄海竭底枯若能于此知端的看破趙州好大哥良久曰大衆還知端的麼搖頭擺尾非他物莫向旁人問有無　問盡大地是某甲本來面目是否師指路邊松曰喚者個作甚麼僧擬對師遽行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身得與麼矮小僧禮拜師便與一踏　問萬里無雲青天也須喫棒今日雲垂四野合喫多少師曰怪山僧不得　師問別菴居士你昨日因甚偷斫常住柴菴擬對師約住曰一欵便招機佐年嗣

瑞安旃山傑峰解禪師開爐上堂今日開爐有四件事告報大衆第一世界安穩第二禪堂地平第三柴

火鮮明第四大衆樸實若作好事商量不見道好事
不如無若作閒事話會今日豈是講閒話的時節畢
竟合作麼生試斷看若斷得出不妨撩起便行奚待
三月安居九旬禁足不然且在布袋裏作一場佛事
以拂子打〇相喝一喝　小參把斷要津不通凡聖
放開一線任運隨緣祇如不收不放又作麼生不見
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驀豎拂
子曰者個是明白耶不明白耶直饒見得更有三十
棒在何故絕後再甦欺君不得　問如何是旃山境
師曰松柏參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眼橫鼻直曰
如何是人中意師曰坐立儼然曰祇如臨濟向大愚
脇下還拳意作麼生師曰以毒攻毒曰請師別施方
便師便打（機佐年嗣）
栴山懷越志禪師結制小參三世諸佛于一毫端建
寶王刹歷代祖師于一微塵轉大法輪若作好事話
會豈不見道好事不如無若作虛妄商量今日豈是
虛妄時節者裏擔荷得去便可掀倒禪床其或未然
且進堂努力　問如何是菩提道師曰貪瞋痴曰如
何是生死業師曰戒定慧曰顛倒不少師曰汝分上
作麼曰捨貪瞋痴修戒定慧師曰顛倒不少　問本
來有生滅也無師曰惺惺萬法俱生寂寂萬法俱滅
曰既有生滅應有變易師曰轉萬物爲自己轉自己
爲萬物曰安有定數師打曰誰與汝卜度（機佐年嗣）
毗陽石谿禹門統禪師小參從來無法可說紙解看
孔著楔單提濟北鉗錘個事斬釘截鐵若人違得便
行說甚紅爐點雪更有鑿壁偷光驢腰打教骨出報
諸人曾未曾實際理地不受塵一念萬年始了徹
冬至示衆一二三四五蝍蟟吞却南山虎五四三二
一獨角泥牛水面立露柱痛撈上須彌鐵鎚無孔也
出汁誰知日日是好日祇緣冬節是今朝漏洩全機
沒巴鼻　小參蘇州有常州有說甚面南看北斗無
影樹下合同船伸手原在于縮手顧左右曰還會麼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機佐年嗣）
京都毗盧證心明江禪師保定清苑魏氏子父母早
亡投桂芳林公薙染廣濟完授具戒同林修造寶珠
洞繼興聖感師功實多參竺菴　于善聽結制有省

維那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曰。赤紅皂黑。曰。死了燒了。聻。師曰。眞金不怕火試。維那首肯。從此精持戒律。粒米同飡。布服芒鞵。終身自誓。次謁雲居古入枯木堂。一日古問。雪覆千山。因甚孤峰不白。師曰。特出一頭地。又問。南泉斬猫事如何。師曰。驗在目前。古曰。趙州頂草鞋。又作麼生。師曰。遲了八刻。又問。左邊是高崖。右邊是大水。前邊萬丈深坑。後邊大火來逼。且道如何迴避。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古頷之。嗣受記莂焉。　出住毗盧入院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今蒙安護法虔請說法。且道說個甚麼。朔風透骨。滴水成冰。雪裏梅生。古今不昧。有時毫呑巨海。有時芥納須彌。在大不增。在小不減。威音那畔。無欠無餘。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必定是個甚麼。聻。古人道。有一物明歷歷。黑漆漆。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間。動用中收不得。且道收不得。又如何。喝一喝曰。玲瓏兎角橫三際。燦爛龜毛遶九皐。溟波古嗣

京都慈明圓通明光禪師。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隨時應現。舊店新開。慈航早駕。動則無處不顯。靜則何地可藏。召衆曰。還會麼。本無一物。著空花。豈撒時人眼裏沙。　上堂。最初一機。千聖不傳。末後一句。薦在言前。風吹大地。杲日當天。等閑踏斷毗盧頂。脫體無依本自然。喝一喝。　上堂。常光獨露。耀古騰今。權衡在子。斬斷葛藤。獨超方外。任意縱橫。卓拄杖曰。大道本來無隔礙。要假兒孫脚下行。拋杖下座。　臘八上堂。隆冬時節冷如鐵。人人閉口深藏舌。凝成冰雪聳孤峰。夜覩明星猶不徹。大衆。世尊覩星成道。今古相承。為甚又道個不徹。良久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汝說。溟波古嗣

子疑手

檇李素堂道禪師。小參。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只如適來上座問。麻三觔。向他道我本東土人。却說西番話。且道還有商量處麼。若道有。辜負他洞山。若道無。辜負那上座。事是恁麼事。人須恁麼人。何妨問若雲興。答如瓶瀉。設纖毫義理。塡在胸中。挂在唇齒。向者裏水漉漉地。日後呑熱鐵丸。莫怨今日不為上座說破。　為仁菴覺道者對靈小參。妙

總放過大慧驪龍頷下握珠衮行勘驗浮杯金翅翻
空劈海乃至臺山路上𩟄子鐺邊施大機發大令莫
不肘後符靈頂門眼活這一隊巾幗英賢法苑流芳
子古至如今日仁菴大士十年歸信宗乘一著當陽
獨用匡扶法社輔弼師承無上勝妙之心較之昔人
猶勝十倍眞可為獅子窟中獅子栴檀林裏栴檀即
如一期能事既圓遽爾退藏于密遊徧化城不離寶
所一句又且如何良久曰即此名園安養國不須更
自獻明珠　示衆舉世尊覩星頌曰閨中少婦不知
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覩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
封侯　示衆舉張拙參石霜霜問秀才何姓云姓張
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拙豁然省悟呈
偈師頌曰石霜換斗移星手巧字拈來拙不如致使
秀才全入夢猶言勝讀十年書　示衆舉婆子燒菴
話畢乃曰婆子有啓鴻門之略奈何撞破玉斗者僧
有赴宴之膽未免委曲一時（解三洪嗣）
天津淨業仁安數禪師上堂互融凡聖于一源交燦
主賓于雙照心光獨露鑒覺全彰開火宅之青蓮淨
紅塵之白業磨不磷涅不緇修不無染不得動則涉
塵勞之境靜則沉昏醉之鄉不動不靜作麼生木童
火裏吹笙石女雲中作舞　解制上堂百歲光陰少
春生秋復老要透生死關須明向上道大海任翻身
乾坤隨起倒一念澄清時眞性可常保佛身併驢形
何從外所造告報行脚人參學休草草貧富如朝露
英名頃刻了直下歇狂心休向虛空討誰脫夏天衫
誰披冬月襖叮嚀記我言臨行休懊惱喝一喝下座
（解三洪嗣）
順天圓通法曇衷禪師山西陽曲李氏子母徐氏夢
一老僧託宿而生師幼樂靜坐十歲得痼疾醫藥無
効父母懇佛許師出家由是漸愈十四歲禮佛本郡
魔庵守宗薙落年二十登盤山了宗心處圓具因隨
衆打七至第四日忽有省發胞弟偉珠淵激勵結伴
參方到揚州首謁天寧不契復上龍池天童雖然扣
激無虛中未穩當後入南㵎聞研紫聲洞明向上然
終未灑脫復之顯聖平陽五磊因在資福隨衆出坡
聞鼓聲忽然虛空迸裂慶快通身又聞黃山雨峰綱

道風特往親依一見便問何來師曰天目綱曰彼處爲人如何師曰慣斷人命根綱曰因甚你命根不斷師曰我無命根斷箇甚麼綱曰前言不副後語師曰今日親見和尚綱又問你僊鄉那裏師曰山西綱曰汾陽昭祖是鄉里耶師曰從不識這漢綱拈香板師拂袖便出綱曰轉身句未在師迴作掌勢綱頷之嗣受記莂服勤二載辭往燕都初居正覺復遷嚴淨繼住圓通　上堂把住時盡十方世界森羅萬象洪纖長短不漏絲毫放行時如大鵬劈海水擊三千鯤圓南扶搖萬里眞有如是眼目方許獨步大方倘若遲疑白雲萬里　解制小參門前有路放足通行袋口一開錐尖畢露箇箇頭昂似虎人人脚底如龍祇有一件要與諸人說過黑漆崑崙山下過莫教打失兩行眉　上堂熱時熱著寒時寒著寒暑不到處是甚乾矢橛以拄杖畫一畫曰鬼神不能滅其眎佛祖不能窺其體圓通門下論實不論虛爭不足讓有餘曳拄杖下座　頌南泉斬猫曰半蓑烟雨半江風不釣金鱗擬釣龍腥氣渾身難躲閃一言從此定綱宗

僧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師曰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問所飲母乳如四海水此身積骨如毗富羅山未審誰是最初父母師曰行也著坐也著　師經行一僧跪問如何是三元師舉足示之曰如何是三要師蹶足一下曰意旨如何師踢倒便行　廬山斗護法問恒河沙數佛未卜先由幾位生師曰當面錯過曰若有僧家參得透便能證果好修行麼師曰莫相謗好曰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于今無消息是何宗旨師曰一點瞞他不得曰問著不應成箇甚麼道理師曰聲震如雷　山斗又呈本來面目偈曰依依湛湛妙難名浩浩蒼蒼宇宙盈謾道禪關空法界了然一念卽前生師亦以偈印之（雨峰綱嗣）

盛京千山龍泉偉珠淵禪師山西陽曲李氏子母徐氏夢紅光入室分娩三歲因病母許出家五歲母亡十歲父送本邑伏魔庵守宗剃度十八發心參方首謁平陽憨予暹示念佛是誰未知落處二十歲往汾陽圓戒北上燕京謁大憬敏敏豎一拳示之酬答不

恰憧懼汗下進堂參究半年無所入辭出復歷講肆繼參沛庵源於海會執侍左右時時提究晝夜不眠如同癡人一日源問汝參甚麼師曰念佛是誰源曰可有入處師曰無處可入源曰殿裏拜佛去師纔跨門限見萬道霞光射入目中少頃從鏡光映出無數物件而彼時跕在供案前不覺竟到五更殿主開門失驚問曰是誰師曰是我主曰汝是誰時豁然有省主又問師劈面便掌主大叫曰有賊了源曰賊在那裏師亦掌源曰元來是箇家賊師一喝源休去次春源受津門請師隨行上船源見有魚戲水乃曰何日是了期師曰湖海波濤潤渠儂任自由源一掌打師落水師纔起源曰道道師未開口源又打入水師復起源又打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波濤意自舒源曰如是如是至解制付授衣拂而記莂焉出住北京戢盧遵化金峰豐潤寶慶王田龍池盛京清風千山龍泉萬壽蓋州興隆諸刹　上堂大而無外小而無內把住放行超群拔萃電光影裏正好翻身石火燄中各安本位無地不稱尊是處爲祥瑞遂喝一喝日更有要言切忌瞌睡　小參今晚圓七勘驗已畢哮吼獅兒解空返擲鼻孔遼天千聖不識至今還有識者麼良久曰一捺骨出　晚參師垂問什到陽回萬物發生且道無陰陽地上發生箇什麼衆答不愜師乃曰木樝片細細嚼緩緩嚥擐過古香爐山門騎佛殿

京都興隆大珠智禪師（沛庵源嗣）江南丹陽袁氏子父汝瑞母王氏生時自能端坐七歲隨母進香見佛金色歡喜因而求出家十六歲父母俱亡遂投普慈寺禮棲眞薙染二十上華山圓戒訖登三峰首參碩揆志一日挑水見地淸徹忽悟心源洞明萬法遂入方丈志曰你挑水來此作麼師曰扁擔化爲龍志曰珠在什麼處師便劈面一掌志曰這村兒好打師云珠也不識志曰未在師曰再犯不容志曰可號大珠莫叫大符遂易今號繼往楊墳謁靈機觀一日晚參觀問如何是不從人得句師曰盡大地是箇學人覓甚麼句觀連打兩棒曰且道老僧在學人內學人外師曰深領一問覿領之後遊五臺到都門過嚴淨謁聖心覺機

見相投師資契合又蒙和碩裕親王虔備衣拂再三勸慰遂受覺記荊焉丙辰繼席嚴淨次住興隆　上堂萬法融通頓見無邊剎境心空及第全彰玉殿瓊樓直得泥神自起瓦礫增光耀古騰今輝天鑑地指長安爲極樂以大地作伽藍撐無底船聖凡齊度唱無生曲幽顯均資秖如今日覺院重光一句又作麼生驀卓拄杖曰頑石迸開新佛面法幢高豎萬年春　上堂法身無病妙藥醍醐猶是剩法眼無瑕佛祖雖尊亦不爲總饒證無量三昧現無盡神通住無量億劫說河沙妙理其義無窮猶是淨法邊垢與道合乖作麼生別通消息良久曰簷前水滴非干雨夜半鵶鳴不是聲　上堂心空無住若古鑑之無痕觸目皆眞似寒冰而皆水明自心是萬法之根源悟萬法與自心不二且道即今心在甚麼處喝一喝曰燈籠入露柱聖心覺嗣

嚴淨香雲興禪師上堂三九臨年第一月相逢正遇好時節舉目遙觀法界寬屈指算來大小雪若問佛法事如何霜嚴樹頭光皎潔象王手內把氷稜獅子口中含生鐵會得明明不等閒倒一說來無間歇喝一喝下座　臘八小參世尊或道本無元妙正令當行照用齊到雪山六年氷懷雪操挂蛛網於眉間容鵲巢於頂輿如斯苦行逗到今覩星消息如何道顧視左右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示衆舉世尊初生話畢乃曰這老漢只知貪途不覺天曉雲門雖行正令也是接竹點月撿點將來各與三十棒何故灣家醜那可外揚　頌世尊覩明星曰夜半明星光瀲灩骷髏觸著成一片通身是口向誰言强把衆生穿一串聖心覺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六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六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寧遠首山寧一暹禪師三韓郭氏子三歲因痘風父

毋禱許爲僧十一歲送天寧洞明薙髮因見禪關策進遂參念佛是誰愍忠得戒後逢本師了宗宗盛京結制䟦涉往參得徹法源而受記莂出住首山大士誕辰小參日麗風和蕩煙霞扶柳枝黃鶯啼古韻露出幾多詞不是觀音示現亦非普賢行施泛慈航而渡羣危甘露一滴大地資雖然如是且道無陰陽地上又作麼生喝一喝曰陽回瑞靄彌天地萬物枝頭總得宜　小參父母未生前有箇本來面黑豆未生芽善財尋不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晚參上下偷安爲叢林大患古人言之切矣豈是懶惰成道懈怠可得耶且畢竟佛如何成道如何得證若有箇漢聞恁麼道便掩耳而去首山撫掌稱慶不見達磨老漢從西天來無非覓一箇不受惑的人山僧與麼道是醍醐語是毒藥語　頌睹星悟道曰寒空月落夜三更露出銀砂觸眼睛堪笑瞿曇黃面老悟來亦是目中釘　月落三更夜已寒明星纔露眼皮穿總饒悟得成何事直至而今夢未還　頌五通問佛曰問道如何那一通桃花開放杏花紅飛鴻叫後秋空老依舊遊人在夢中了宗見嗣

灤州萬善暉洲昊禪師灤州樂亭劉氏子胎不食葷幼而凝靜十一歲母逝父送韓家道禮曉空薙髮十八歲發心閉關跪誦法華至安樂品見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頓然生疑赴萬善參了宗見將疑語請問見便打越發疑情親依日久始得諦當中秋同衆翫月見令著語師以手畫圓相呈偈曰碧天雲淨智光圓洞徹玄微絕正偏萬戶千門悉仰賴威嚴空寂映人間見頷之卽囑出住灤州萬善白道石佛盛京華嚴寧遠地藏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八角磨盤空裏走青州布衫重七斤普化搖鈴慣抖擻須彌頂上扣金鐘驚起泥牛夜半吼嶺上石人暗點頭誰解南辰藏北斗喝一喝　上堂山僧今日抖擻精神將如來三乘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祖師千七百則陳爛葛藤天下老尊宿長歌短曲傾心吐膽不惜唇皮盡情吐露舉似大衆良久曰會麼惟此一是實餘二則非眞　解制上堂灤陽城畔水流南逐浪隨波下釣竿夜靜水寒魚不餌輕舟高舉過蘆灣　上堂黃鍾月

十五一陽從地鼓郊外野烟飄太史書雲舞分明說與知音知冬至寒食一百五　上堂子粒成熟秋後看物物何曾有餘欠信手拈來呈似君盡力承當只一半且道如何是那一半露柱撞倒燈籠山門走入佛殿　上堂華嚴有一語分明爲君舉不是趙州無亦非雲門普千聖莫能測萬靈提不起若問意如何眉毛是兩縷　頌文殊白椎曰文彩未彰機關漏洩直下一槌節上生節靈山無數英豪未免眼中著楔　頌那吒太子析骨肉還父母曰幻色不是色眞空不是空皮膚脫落盡八面顯玲瓏了宗見嗣

玉田重興無虛界禪師玉田賈氏子投蟠龍香林披剃首參體眞眞得箇相應復參了宗宗得入堂奧即時印可出住林西觀音繼住崇興圓通蟠龍妙峰上堂山花野草笑春風臘去氷消萬物豐結制九旬今已滿解開繩索任西東　上堂箇裏圓明透徹眞空無去無來達本歸宗石女懷胎走却西東貓兒解捕鼠露柱撞燈籠藍田郡裏結制圓通院裏打鐘柳樹著箭桑樹紅大千何處不春風　小參茶能解渴飯能充饑禪能越聖戒能防非若向這裏領略得去可以種無漏因得無漏果發無量願度無量生顧視左右曰還見麼彈指即如來了達眞實相　頌調達謗佛曰調達謗佛身陷獄堂堂順逆總家鄉雖然解道三禪樂也是啞子喫生薑　頌南泉莊上喫油糍曰揑目生花老古錐油糍喫了許誰知言前難解饑腸餓不管他人說是非　師於康熙己巳五月小盡日示微疾語衆曰吾時至也隨沐浴著衣書偈曰直下承當無黨無偏空華夢幻六十餘年咄踏碎虛空雲片片佛國魔宮任往還端坐而逝建塔于蟠龍山了宗見嗣

樂邑龍泉朗空順禪師昌黎趙氏子禮萬善了宗宗薙髮參隨數十餘年年示寂時親蒙付囑出住靜龍泉小參覿面相呈無餘事千林落葉盡歸根雖然不掛絲毫相照徹乾坤耀古今寂滅場中離色相眞空界內絕纖塵天地同根原一體說與知音著眼聽　小參若論佛法本無言說但有言說都無實意佛說三藏十二部一口吞盡總是噇酒糟漢與自己分上

都没交涉所以道說似一物卽不中但能會取未生已前一生參學事畢雖然如是不著一番親到處焉能識得本來源（了宗見嗣）

仁壽吼林鯨禪師江南興化徐氏子得法海會出住仁壽頌婆子燒庵曰凍葉無聲花不知蕎甘徒博蓼蟲疑高山流水難同調龜策茫茫欲扣誰　頌百丈野狐曰寧可殞身莫違國制不落不昧猿啼鶴唳黑霧漫空古路迷行人寸寸肝腸碎　頌南陽擯侍者曰鐵甲將軍入虎巢伏兵亂發罪難逃若非主帥全機變爭見從前汗馬高　頌古德喫油糍曰春日猶寒晴空閃電雨打桃花紅片片綿綿密密不隔一線

頌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曰靑天白日起雷霆佛土魔宮盡著驚大地山河都粉碎吹毛猶帶血痕腥

頌一喝如踞地獅子曰桓侯據水斷當陽百萬貔貅望影藏濯濯英聲高日月於今誰敢犯鋒鋩　頌一喝如探竿影草曰千尺絲垂計釣鯨先生減竈又添兵火光舉處釣機發鐵額銅頭也繫纓　頌一喝不作一喝用曰王命旗出萬將寒殺活由他掌內安戰北征南遑莫測從教狐兎髑髏乾（慈璞瑯嗣）

京都靖安慧溥仁禪師平梁逯氏子初參木卜安發明心要次參國教洪乃蒙印可出住汾陽香嚴京都靖安上堂問如何是正令行師曰殺人刀活人劍僧擬議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向上無事向下問來僧擬議師便打乃擧世尊陞座文殊白椎話畢師曰老將不談兵文殊特請纓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正當恁麼時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其或眼目定動諸人性命却在山僧手裏喝一喝下座　上堂諸方結冬浩浩山僧這裏剛値修造殿脊日曬風吹墻壁東歪西倒也欲袖手偷閑爭奈公案未了撐持此箇法門要討當家種草直須著著機先切莫點卽不到何故全機大用露堂堂且漫蒙頭衲被好　上堂雪滿千山寒松獨秀祖意西來分明泄漏換人眼睛幾枚烏豆伶俐衲僧一槌便就果能取證本天然萬別千差俱徹透（解三洪嗣）

京都護法慈意昭禪師長沙安化賀氏子幼歲投本邑報恩禮嬴輝出家首參大潙養拙明得法於圓教

解三洪出住護法寺　上堂者條通霄活路千聖同途萬靈合轍南北東西總是祖翁田地行住坐臥無非古佛家風踏著的脚下無私天然穩密機機相應法法全彰不假思惟通身受用現前緇素聞則同聞見則同見畢竟如何委悉卓拄杖曰人人心地明如鏡箇箇眉毛眼上横　解制上堂結也得解也得千古叢林舊規則無可比無可說杖頭指出當天月大地衆生影現中兩眼分明光皎潔凡也得聖也得何必當來問彌勒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刧喝一喝　上堂釋迦老子横說竪說費盡婆心總不出這箇綫續以拂畫○曰這箇喚作正法眼藏得麼良久喝一喝曰瞎驢趁大隊　示衆舉文殊白椎世尊下座畢乃曰世尊雖然穿透諸佛鼻孔也是畫蛇添足還識文殊麼可謂無紋鐵印向空抛海底泥牛連夜吼　示衆舉文殊令善財採藥公案畢乃曰文殊開權顯實了無半點顢預善財眼快手親豈有絲毫造作雖然如是可奈一莖草何（解三洪嗣）

天津維摩陶明濬居士都門望族也根性不凡髫年學道參請於諸禪宿之門深有所得末受圓教洪記莂即辭家行化創維摩院於中山建立規範接納緇素結冬休夏殆無虛日因學者之請而有垂示語錄輯而成帙并著先覺集乃居士之傳燈始於維摩終於本朝蓋緣建此院而設其位即考其入道之由參詳訂證以成此書亦士林中之罕有者　示衆即心即佛也是錯非心非佛也是錯貧道與麼道也是錯諸人不與麼道亦是錯驀召衆曰其間四錯內有一錯有賓有主有殺有活若人檢點得出日消萬兩黃金若檢點不出滴水也難受何故不是其人難共話大都緇素要分明　示衆舉趙州曰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屋內坐趙州古佛雖則爲人赤心吐露大似開眼說夢淨業這裏金佛度爐木佛度火泥佛度水祇如眞佛聻良久曰朝到西天暮歸東土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顧視左右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示衆隔墻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烟便知是火因甚問著祖師西來意十箇有五雙不會良久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示衆舉初祖

達磨曰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無物不如端坐靜觀心只此心心心是佛元叟端曰坐殺達磨大師了也惜乎端老不與初祖同時若也同時眞箇坐殺祇如貧道分上又作麼生驀以拄杖架肩起身垂下一足高聲召衆曰達磨大師來也連棒打散便歸方丈　解制示衆舉翠嵓道一冬以來諸公東語西語看翠嵓眉毛在甚麼處中山則不然一冬以來並無一字與諸公說還知中山爲人處麼若也會得鼻孔依然如或未然直須挖起眉毛參　示衆若論佛法徧一切處非色非聲滿眼滿耳佛祖心肝盡情吐露是汝諸人當面錯過忽然不錯又作麼生道喝一喝曰魚化龍飛夜塘休戽　示衆樹頭落葉亂飄金啼止難休赤子心覩影追風機貴捷撥塵揮劍用須深霜林遍布韶陽普山水長鳴太古琴剎剎熾然無間歇逢緣若箇解知音　示衆鷹化鳩眼在魚化龍鱗在凡化聖心在拂子化天大將軍無在無不在天大將軍復化爲拂子有時將此方世界移于他方世界有時將他方世界移于此方世界其中衆生竟不知覺何故聻良久曰只因太近　問如何是不二法門士向上覷曰向上之事意如何士向下覷曰一張無絃琴惟師彈得妙士曰看破不値半文錢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士打曰會麼曰要會作麼士曰認著依然還不是（解三洪嗣）

江南龍舒澹庵龍禪師小參汾陽庫下燒錢葉縣堂前潑水雖則各展家風看來是何面觜爭似我這裏也不燒錢也不潑水毋論南來北往未入門時領取一頓且道還有爲人處麼驗人須用生鐵棒佛祖到來魂膽喪　除夕小參諸佛不知有貍奴却知有識得野犴鳴原是師子吼有了趙州茶不用曹山酒張公吃李公走兩兩不成雙三三亦非九莫若無位眞人常年面南北斗　示衆舉古德喫油糍話舉師曰古德喫油糍畢竟難瞞庄主侍者因甚不知不道他不知末後也救得一半遂震威一喝曰莫寐語好　頌世尊初生曰一聲霹靂心空後萬里歌謠建太平不是久經行陣者幾乎錯認定盤星　頌百丈耳聾曰馬駒出廐乾坤動踏殺閻浮人萬千今古儼然猶

息在不知若箇髑髏穿　頌百丈野狐曰兩處諸訛總不眞鐵船無底載乾坤數聲腔笛離亭晚一片孤帆過洞庭（古水源嗣）

京都廣慶西來禪禪師上堂不立語言文字山僧舌頭不在口不許棒喝交馳廣慶拄杖不在手畢竟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一行白鷺上靑天兩個黃鸝鳴翠柳　長至上堂葭管灰飛陰陽消長祇如坐斷兩頭又作麼生卓拄杖曰寸絲不挂赤條條刼火洞然終不變　盂蘭會小參師震威一喝曰地獄空也又一喝曰三途息也地獄既空三途既息則上無諸佛可成下無衆生只因逐妄迷眞故爾改頭換面帶累我觀音大士地藏本尊拖泥帶水鬼出神沒雖然如是且至化無爲功超億刼一句作麼生道復喝一喝曰共證菩提登彼岸罪因業果盡氷消　示衆舉趙州勘二庵主話畢師曰一般豎拳何得何失趙州雖然杓柄在手爭奈得便宜處失便宜　示衆舉大顚擯首座首座口是禍門大顚家法森嚴活埋俗漢即不無且道首座過在甚麼處具眼者看　頌女子出定曰澄澄秋水月娉婷寂寂黃花滿院馨夜靜酒闌人盡睡霜鐘敲散滿天星　頌殃崛產難曰傳言送語路頭賒幾片黃雲日色遮一陣朔風寒徹骨枯樁早已綻梅花（洞源基嗣）

隨州雙泉天睿沐禪師頌丹霞燒木佛曰嚴子持竿上釣臺羊裘不脫令人猜到頭光武親尋得故舊相逢笑滿腮　頌趙州洗鉢盂曰一聲啼徹五更寒喚醒朦朧夢已殘擬謂東窗將欲白原來日上已三竿（祝峯善嗣）

京都隆禧大量宣禪師上堂月落天邊雲歸洞口荊棘林中無片葉千峰猿穴有寒聲啼到耳邊人不識刼從箇裏幾沉吟顧衆曰還會麼我不輕于汝等示衆秋風秋月入秋濤秋色秋山秋菊饒秋日秋雲秋最巧秋來秋去杖頭挑卓拄杖曰挑的是甚麼物聞之無聲觀之無色動之無形靜之無影佛祖不能覷破衲僧亦未踏著衆中可有踏得著的麼衆默然師良久曰看脚下　佛成道上堂舉世尊覩明星因緣畢乃豎拂子曰見麼擊案曰聞麼世尊證此而末

後拈花迦葉證此而破顏微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證此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天下老和尙證此建立法幢施設綱宗山僧證此續佛慧命接利後昆諸兄者若能證此不妨動用施爲卷舒自在未審諸人如何證此良久曰不經冰霜苦怎識歲寒心容宇貴嗣

池陽龍門眉劍如禪師小參東若相西若將這盤好棋當仁不讓顧視左右曰南不收北不收兩處譊訛也須一棒喝一喝曰縱饒鐵笛齊吹響任是飛龍點額回　小參明不明暗不暗分明說話只一半大家到底暗中看不是分明休錯亂鐵牛連日走長安踏到窮途成倒斷翠亭燦嗣

□□□□□□□□□禪師示衆石虎厓前呫怒雷木童拍版唱高臺燈籠沿壁逡巡去露柱呵呵笑滿腮枯木花糝飄劫外鐵蛇橫路任徘徊殷勤報汝參元士歸額泥牛尙未回　浴佛上堂今朝四月八王宮生悉達遺骸滿支那惡水澆不殺四十九年餘饒舌恣切怛雙眼黑漫漫脚底乾坤濶馬腹與驢胎分身偏塵刹春風浩劫長杜宇聲聲滑聯燈滾倒多猶把柄

澹藪　問寒暑到來向甚處迴避師曰佛眼覷不見□□□□

宛平西山雙泉了空心禪師闢雲溪居士啓龍華會請上堂問西來大意卽不問龍華三會請師宣師曰畫廊不必重添翠僧擬議師便打乃曰擬議思量隔萬山那堪拈弄許多般會得如來眞妙境分明只在一毫端大衆還會麼今日闢護法虔請陞座無可言說無可呈示祇得將龍華會中人人共有的通箇消息驀豎拂子曰性體如如廓太虛常光顯露更無餘寒來暑往仍如是妙用何曾在梵書揮拂子下座德心常嗣

京都廣渠門章京羅居士諱起鳳號岐山世家四川成都簡州人自幼因亂出蜀在軍營中二十餘年卽慕向上一事後仕京師遍扣名宿皆不契復謁海會聖心覺覺令參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克意參究寢食俱廢一日偶過四牌樓目覩五彩光有省遂述偈曰鬧市場中機用全常光寂照本悠然威音那畔眞消息水在長江月在天復到覺處覺問來作

甚麼士拈香曰拈起一瓣香朗朗照十方如來眞實意遍界不曾藏覺舉古今公案一切諸訛處徵詰之士應機無滯覺首肯書偈付囑士每清夜不寐人所異焉　小參今朝五月三路上行人面負慚脚踏草鞋頭頂笠眉連兩眼不須參咄　拈趙州洗鉢盂話曰這僧入門便問趙州隨口便答畢竟悟在甚麼處良久曰事從叮囑起　拈世尊拈花曰世尊無風起浪迦葉播土揚塵帶累他百萬人天個個眼裏著沙　拈廬陵米價曰這僧逢人便問青原信口相酬諸公還會麼今年雨水好黍穀一齊收　拈文殊起佛見法見曰曼殊室利被世尊貶向二鐵圍山畢竟過在何處諸人欲知麼遂搖手曰再犯不容　頌泗洲塔頭侍者鎖門曰纔見沙灘放白鷺忽然平地起風波翻身踏破澄潭月回首春山錦繡多　頌本來面目曰本來空洞寂寥寥搜跡尋蹤路轉遙六十四年祗這漢騎驟直上御溝橋　一日過南臺臺問夜半放烏鷄意旨如何士曰月明天又曉臺首肯(聖心覺嗣)

雙泉證庵印首座建寧張氏子徧謁諸方至伍山始釋然放下居首座寮二十八載一日伍山基話及大顛擯首座因緣祇如當時首座合下個什麼語免教擯出師曰待大顛問是汝恁麼道那但向道某甲無此語基曰文公道山門前見首座亦扣齒三十聲師曰莫聽人言基休去(洞源基嗣)

安州伍山蝶庵栩禪師竟陵羅氏子久參江浙歸楚謁伍山基基曰什麼處來師便喝基曰著忙作麼師提起坐具曰這個是什麼基打曰放過則不可師喝基領之囑後繼席上堂祖印高提十方坐斷拈起吹毛掃除胡亂臨濟德山兩個一貫立旨建宗還他個漢卓拄杖曰信手拈來巍然炳煥喝一喝退居郢州善慶而逝(洞源基嗣)

隨州雙泉楚嵐逸禪師楚漢川倪氏子示眾拂拂熏風殿閣涼冷灰豆爆也風光天然一段眞消息耀古騰今不覆藏若論此事在諸人分上頭頭揭示凡聖一如乃至十方世界一切衆生無不光明動地有何隔礙豎拄杖曰見麼卓一下曰聞麼良久復卓曰向道是龍渾不信拈來便用也(洞源基嗣)

隨州雙泉埜嶠坤禪師楚郢州王氏子總角依雙泉基芟烏巾侍有年深入玄奧長至上堂群陰今剝盡一陽此日生冬來有何意榜上問慈明以拂打○相日於斯會得大道豈隨消長弱線任其增添五九盡日又逢春寸金難買寸光陰擲拂下座　晚參舉五祖演曰學則公案事事成辦向外馳求癡漢癡漢夫山儲曰有甚公案抵死要辦頂天立地須讓個漢師曰一個道癡漢癡漢一個道須讓個漢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顧衆曰還知二老麽兩個五百卻成一貫雖然雙泉亦有個說處本有公案自家置辦頭頭撞著大丈夫漢　僧參師問從甚麽來曰漢曰師曰一路上還踏著麽曰步步不曾離師曰踏著底事作麽生僧擬議師便打洞源基嗣

安州伍山隱謙讓禪師太原李氏子參洞源基於祇園問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麽處師曰滴水滴凍基曰未在更道師轉身便出基曰且信一半師一日經行次基以竹篦逆迎之曰覿面相逢事若何師曰不是冤家不聚頭基曰祇如隣單壓枕高峰因甚悟去師曰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基曰到後如何師曰原是舊時人基打曰者一棒合是老僧喫後繼席伍山僧問個事從來不遷變因甚麽昔年伍子宅今日梵王宮師打曰正是不遷義洞源基嗣

北京白雲密修林禪師上堂白雲常封戶今日為誰開吹簫引鳳至鳴琴喚鶴來風雲繞際會掣電復轟雷摩訶衍一義鐵鋸舞三臺祖師玄妙訣不用更安排洞源基嗣

奉化呂明字大紀居士頌趙州勘二庵主曰一個拳頭用不同收來放去在其中縱橫殺活渠儂事覿面堂堂腦後通　頌趙州茶曰一盞清茶眥醉人肚中腸胃有區分茫茫宇宙誰能別打破鍾兒方始親辭世偈曰休休休七十年華付碧流笙歌競過眞消息明月清風得自由自牧心嗣

壁城居士戴銘元霄看燈士有省作一偈呈楷庵承曰銀燭高燒滿眼紅頂門爍破躍飛龍而今始信不傳妙物物頭頭現本容承閱畢問如何是本容濟士曰觸處風光承曰未在更道士曰將謂別有那承休

去　次夕承見又問曰來消息如何士曰笙管夜吹
千嶂月松篁空鎖一山雲承曰卽今作麼士曰一任
覷瞻承曰看脚下士便喝尙首肯而記莂焉　問如
何是諸佛出身處士曰庭前緣竹長新稍曰意旨如
何士曰葢覆天下去在曰學士分上又作麼生士曰
古佛過去久矣　頌雲門扇曰孄孄春風輕撲面無
言桃李自成溪一般意味何窮盡宇宙茫茫幾個知
　頌勘二庵主曰琵琶斜把向烟蘿一曲清平古調
歌堪咲歌人兩片舌暗乘明月泛秋波楷庵承嗣
萬壽記室古堂植禪師吳江吳氏子元旦小參無無
無有有有問著生緣伸佛手一聲爆竹報新禧大家
祝聖無疆壽山自高兮水自深何用尋花并問柳春
到江南樹樹芳六花五出俱漏逗且道如何是漏逗
處良久曰雲門餬餅趙州茶雪峰木毬紫湖狗哭無闇嗣
茶陵海機滙禪師示衆舉竹篦子話畢乃曰黑漆一
條竹篦抵死妄生節目橫拈豎握隨時何處分背分
觸乃橫按竹篦曰現前諸昆季試定當看良久曰禹
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頌德山托鉢曰抵頭歸去

早成疑密啓何堪更弄奇蠱毒之家無好味愛他閑
漢得便宜　頌女子出定曰女子脫體風流世尊開
口招禍若是文殊罔明早已與君勘破潤空圓嗣
龍舒佛緣一庵堅禪師示衆舉谷泉慈明同浴毒龍
湫話畢曰艸窠裏翻身波心中跳出一滴水脈兩處
成龍於此徹去興波不作浪攪霧不拏雲於此未會
好一條毒龍死水裏浸殺　頌正法眼藏瞎驢邊滅
却曰蹉過一生擔片板兒孫那許亂承當臨行掀倒
婆娑國只得渾身沒處藏函山圓嗣
靑培中一量禪師上堂翹首俄觀天際雲全提格外
一枝春馨香馥郁分高下不顧從傍笑轉親若是英
靈衲子須向百尺竿頭進步萬峰深處精研逈離成
壞杳絕悟迷到這裏纖塵不立正眼難窺截斷衆流
歸家穩坐還有如是人麼喝一喝曰眞機本是超聞
見何必無端更撒沙　示衆舉殃崛產難話畢師曰
一點眞機逼古渡兩頭坐斷應時新撿點將來恐毋
子未得平安在何故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頌女子
出定曰池塘瀲灩綠楊新一片花飛渡水濵魚躍朝

朝蒙潤澤鷗雛來往樂芳春（永慶源嗣）

天仙古霞佛禪師示衆舉世尊陞座話畢師曰世尊揚眉瞬目文殊接響承虛雖然同聲相應爭奈落七落八若欲據令而行二老俱合吃棒　示衆舉拄杖曰一條白棒信手拈來有收有放放則充滿法界收則一毫頭上且道不收不放時又作麼生卓一卓曰留與兒孫做榜樣（大嚴虔嗣）

京都隆壽昇雲相禪師上堂回光返照別展家風山青水綠八面玲瓏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諸佛命脉懸絲在握祖師秘訣鼻孔撩天且道今日事又作麼生喝一喝曰明星當午現白日不移輪　上堂風寒飛白雲松老凝青藹一片住山心泉流聲不改驀豎拄杖曰還會麼七尺烏藤無用處依稀形似赤斑蛇擲拄杖下座　頌德山托鉢曰當陽句奪箭鋒機父子雙雙各展奇鉢柄被人偷去了不堪疑處更堪疑頌女子出定曰嵬嵬乎青山洋洋乎流水清商調譜伯牙琴一曲寥寥寒鳳尾（聖心覺嗣）

荊州報恩法鋼澄禪師荊之枝江陳氏子住天王佛成道上堂僧問如何是天王境師曰御路如絃直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相逢覿面親曰人境雙忘時如何師曰天邊一鴈飛乃曰夜覩明星阿誰曉是聖是凡都釁倒惟有鼻孔無處藏碧稜稜底光皎皎天王見得為他扭揑一上以手作扭鼻勢曰釋迦老子隨手來也既曰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何故大驚小怪雖然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上堂秀公北宗地千載絕是非山僧今到來雪曲和難齊聊作住山翁輸我都不會報與諸方參學人輕輕莫蹋度門路（水鑑海嗣）

揚州儀眞地藏愍石珂禪師蘇州范氏子繼席上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豎拂子曰會麼等閒刺破娘生眼無限風光笑不休（水鑑海嗣）

重慶寶蓋本懷上禪師郡之璧山人參棲賢敬日則汲水供衆夜則入堂參究竭盡勤勞及隨天王海住荊之鐵佛儀之地藏每充要職戊申描海眞歸蜀海授以偈入蜀覔親墳廬莫知其處漣然拭淚後住寶蓋履行氷潔四衆景仰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奴

兒婢子僧禮拜師喝出康熙甲戌住天王旋示寂塔
於天王（水鑑海嗣）

長沙益陽石門信庵哲禪師江陵陳氏子年三十三
投天王海薙染旋領院事端重稱職海景崇信剃髮
天王遂以信庵字之住儀眞地藏晚遷石門上堂天
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拄杖子得一又作麼生良久
卓一下曰天晴不肯走直待雨淋頭一齊打散（水鑑海嗣）

儀眞地藏楚庵璨禪師荊之枝江人初住董市金龍
寺復遷儀之地藏僧問如何是地藏境師曰楚楚牛
林竹蕭蕭一徑煙曰如何是道師曰門前河路達長
安（水鑑海嗣）

武昌鶴林芝庵明禪師荊州公安周氏子佛誕上堂
僧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今日
事作麼生師曰開口不在舌頭上乃曰指天指地七
步周行頭角既露無處藏身雖然未遇雲門手却使
兒孫皺嘴唇康熙丁丑補漢陽棲賢閱五越月示寂
門人迎龕歸鶴林塔於寺左雙峰山北（水鑑海嗣）

鄂州黃龍牛峰靑禪師竟陵吳氏子參天王海於棲
賢俾職堂司一日海竪拂子曰向這裏道一句看師
曰道過久矣海曰不妨再道師曰若再道是第二句
海領之同參相訪問近有新鮮句子麼師曰曲徑無
人到山高有鶴棲　示衆歷滿春山洞口花背陰岳
畔有雲遮分明有句無人識道者家風事事賒　繼
席天王上堂向上一機天然逈別突出當陽千聖罔
測山僧今日符到奉行又如何道太平不用施謀略
惟把心香祝　聖明（水鑑海嗣）

荊州天王還燈敏禪師孝感張氏子受天王請示衆
山僧克念住煙巒投老閒身耐歲寒今日使符天上
至是非從此落人間　問世尊具無量海口說不思
議法如何是不思議法師曰風吹石臼演摩訶曰一
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
此二途請師速道師曰冬至寒食一百五（水鑑海嗣）

荊州極樂佛照寬禪師安陸雷氏子示衆極樂院向
西住兩池夾鏡波光翠槐陰罩地馬登枝柳影橫塘
魚上樹諸人若作山門境話會敢保未踏故鄉地若
作眞如法性會此人未達圓通理且道畢竟如何滿

院薔薇昨夜開渾身不覺香魂醉（水鑑海嗣）

荊南寶勝傳一福禪師本郡陳氏子示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揮案一下曰豁然擊斷黃金鎖笑看章臺桃李花（水鑑海嗣）

荊州延壽尼上機本禪師魯山人姓金禮天王海披緇受具乃以本參話頭不明每自泣下一日問海曰如何是一歸何處海曰師姑元是汝人做師便喝海曰青州衫又作麼生師提起衣曰此是破羅衣海印以偈曰百千三昧何爲本彈指門開非上機喜汝眼睛端的處青州衫換破羅衣（水鑑海嗣）

樊川大唐律綱宗禪師武昌王氏子幼歲超羣棄儒就釋投本邑洞暎燈薙染示衆頭頭示現物物全彰馬師一喝百丈耳聾黃檗吐舌臨濟還拳一箇箇敲出虛空骨髓劈開佛祖面門乃顧視左右曰還見麼近水不知遭渴處飲人一滴也難消（盧堂偉嗣）

海會量舟汗禪師上堂偏界不曾藏明明全顯露五葉自聯芳祖祖相傳授展兩手曰莫錯過休錯過驚起嵩山破竈墮　小參舉普化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虛空來連架打左右來旋風打師曰普化用鐵牛機奪饑人食還他作家海會者裏只有一味鐵釘飯木查羹任你諸人橫呑豎嚼倘若一下嚼破自能通身暢快何必山僧重爲饒舌拈竹篦子一齊打散　解制上堂雲從龍風從虎鸞好歌鳳好舞堪笑驢子弄蹄行春風浩蕩雲門普八角磨盤空裏飛鷟起須彌顛倒吼今朝七九六十三禪和騎牛摸鼻走草鞋踏在月明中更有八九共九九　頌女子出定曰杜鵑啼徹百花深風弄飛花滿地金春令冬行貧也富紛紛濃艷漫相尋（眞波古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七世續錄

處州半山壁觀默禪師頌古德喫油糍曰山前流水

弄瑤琴。聽罷漁翁笑不禁。今古未知霜月裏。脚跟走斷是何人。隨菴猷嗣

處州福安景蓮源禪師。問如何是福安境。師曰。天池深莫測。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倚杖看雲飛。曰不薦師機。再請剖露。師拈拄杖卓一下。曰。假鷄聲裏難瞞我。未肯模糊放過關。隨菴猷嗣

處州宣陽東巖慧觀賢禪師。問如何是東巖境。師曰。泉底穿明月。峰頭起白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香飯慣分霜雪裏。衆山狷鳥飽無聲。僧作女人拜。曰謝和尚慈悲。師曰。西巖今日有齋。隨菴猷嗣

處州青田石門大圓鏡禪師。問如何是妙音境。師曰。田上月明三尺浪。屋頭春老六朝松。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沓乾大海半邊杓。指住斜陽一杖藜。曰作家相見事如何。師曰。且坐喫茶。蒼石立嗣

石潴太平谷應乾禪師。上堂。舉臨濟一日與普化克符二人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二人可承襯我。三日後普化問。三日前和尚道甚麼。濟便打。三日後克符問。三日前和尚打普化做甚麼。濟亦打。師曰。你看那普化克符二人。展大旗鼓。逆風揚塵。臨濟大師雖成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只是眼孔太窄。欲立先宗。止望那二人成襯。山僧不然。亦欲于此建立廣惠宗旨。現前大衆個個都教成襯。我若要成襯。不待三日前三日後。上來下去。總教喫山僧手中痛棒。何故。濟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啓密綿嗣

益州兜率不磷宗堅禪師。蘄州孫氏子。二十五歲投雲南嵩山慧脫白。參本來無一物。三年無所得。一日兀坐。聞旁僧一喝有省。呈悟由。慧打曰。臨濟在黃檗處得力。在大愚處得力。師曰。落得一場笑具。慧曰。未在更道。師舞具便出。一日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師曰。明如日。黑似漆。如何是衲僧巴鼻。師曰。瓦礫相然諾。石頭解笑人。慧頷之。上堂。活人劒。離相離名。活人刀。絕魔絕異。拈起則乾坤鼓舞。放下則大地增輝。到者裏。直須知有向上一竅。格外提持。佛魔俱遣。凡聖兩忘。方有入路。今日兜率不惜眉毛。旁通一線去也。以杖擊禪床。曰。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嵩山慧嗣

契嵩嶽禪師山居示衆。冷披破衲。熱披葛。渴飲一瓢。饑一鉢。山中無曆記年華。轉眼花開葉又脫。晦菴道嗣

揚州葉菴果禪師。郡之陳氏子。示衆。師舉扇曰。拈起也函蓋乾坤。拂拂涼風生大地。放下也縱橫日月。炎炎暑氣逼涼天。忽拈忽放。全體照用。不拈不放。迴絕炎涼。人人盡道臘月扇子用不著。山僧則不然。何故相逢自有風流態。何必扶搖天地間。大乾明嗣

仙巖首座化國鐸秉拂小參。諸兄弟來此山中參究。還有透徹者麼。驀豎拂子曰。于此透徹去。能使盲者見。聾者聞。啞者說。所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還會麼。須知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始知。天目智嗣

天堂太虛空禪師中秋小參。天上月正圓。人間道月半。不用擬思量。打鼓普請看。大衆看則一任看。畢竟那個是眞月。以拂子畫○曰。莫錯認　示衆。以拄杖卓一卓曰。若向者裏薦取。落二落三。不向者裏薦取。落二落三。畢竟如何話會。復卓拄杖曰。參。天目智嗣

永嘉大羅兜率中安質禪師。被盜示衆。山居兜率靜即天宮。盜者相尋囊藏不得。由是家私刼盡。幻物一空。要知宿債應償。不免歡喜忍受。其奈人心不滿。貪欲無邊。逼拶將來。鞭敲綳縛。喝不領會。默示徒然。到這裏通身手眼也無用處。畢竟作麼生得休歇。驀豎拂子曰。大衆見麼。到底家珍偷不去。可憐空做賊名聲　問和尙被盜綳縛。得無熬煎。師曰。山僧似覺通身慶快。曰好事不如無。師曰。知音者少。天目智嗣

永嘉護國範遠彥禪師小參。山僧昨日有一句子。未出方丈門。早與諸人道破了也。還有聞得記得者麼。試出來舉看。衆皆默然。自代曰。晝夜鐘聲一百八

開爐上堂。師以拂子打圓相曰。大衆還識護國者裏現成爐鞴麼。一向柴足炭足。惜乎幾歷兵燹。直得烟消灰冷。山僧今日于冷竈裏下一把火。爲要兩序勤舊。添柴添炭。互相著力。將十方三世盡空法界。塵勞生死。解脫涅槃。情與無情。一齊打入爐中。管取金聲玉振。普有光輝。正恁麼時。設有不入爐鞴。不受鉗鎚的。山僧但冷笑一聲。若知山僧這一笑。管取參學事畢　元旦上堂。新年佛法有舌頭常在口。新年佛法

無水上捺葫蘆新舊有無都不涉光陰迅速莫蹉跎天目智嗣

永嘉白門卓然立禪師示衆我有沒絃琴一向懸高壁不是不會彈只是少人識以杖置案作彈勢曰欲識琴中意何煩絃上聲　勦田示衆我無大義可說慣用勦頭一橛鑱除異見稠林翻轉劫初田地下菩提種開優鉢花結無生果令一切衆生齩嚼飽滿顧左右曰還有知味者麼良久以勦築地曰正好著力　示衆未生前屋破見青天巳生後袖穿露赤肘現在的直到驢年會卓拄杖喝一喝天目智嗣

永嘉白塔尼照清光禪師本邑相國張文忠公孫女十三歲爲父死難卽持齋誓不出字二十四薙染參仙巖智一日呈偈頌智曰偈頌且止你將公案說看師進步默然而立智曰囫圇吞棗師曰千峰勢到嶽邊止智曰萬派聲歸海上消又作麼生會師退步默然而立智休去　示衆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辣手不容情祖師眞妙訣識此訣生死徹擲下竹篦曰惟此最親切天目智嗣

眉聲居士明誠浙瑞安林氏子世名齊鉉字仲覺幼聰穎攻文史韜略年十五省父法幢幟于四明大梅山知發心參究幟指謁雪竇雲多所訓誨嗣見大梅寤于武林令參狗子佛性趙州因甚道無道有每參諸方皆以狗子佛性話爲問適游浦江昭多子無于水月菴見案頭有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話忽有省曰趙州敗闕被我捉得了也無曰那裏是趙州敗闕處士曰不被和尚惑無曰狗子聻士擬對被無一喝疑情復發時霽崙永卓錫雲外士登峰參請凡十寒暑一日復叩前話永曰佛性則且置喚甚麼作狗子士不覺從前膺礙一時放下踴躍曰嗄永徵曰佛性聻士仍作舞躍狀永曰是甚伎倆士卽呈偈曰獅兒不受黃金索隨類翻身展大雄却笑趙州無伎倆隨人起倒敗家風永領之臨行乃問永曰不昧本來人請師分付永曰清泉流出甚分明士觸禮一拜永曰本來人聻士曰弟子告辭和尚去也永搊住鼻曰還在這裏士拂袖便行一日問永曰如何是太平本是將軍定永曰惺惺著士曰不許將軍見太平又作麼生

永曰正好著力士曰學人則不然永曰你又作麼生士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永曰咦丁巳秋永乃授如意源流偈曰十載爐錘鍼芥合西江吸盡了無依須知吾法同儒道善自施爲展大機　文學陳罡僉問文殊七佛之師因甚出不得女子定士曰文殊且置喚甚麼作女子陳沈吟士震威一喝曰因甚瞌睡至此陳踴躍曰原來如此士曰悧明齊陳作禮曰一串穿却士頷之　隨喜楞嚴講期座主講至第一月第二月月影士失笑僧介石芳便問士曰且道如何是第一月士曰無眼耳鼻身意舌芳曰如何是第二月士曰蒼黃赤白憑君說芳曰如何是月影士曰長江水面波千頃芳復請作偈士信口曰問我楞嚴第一月覿體圓明非喻說堂堂密密爍虛空十方世界都含攝問我楞嚴第二月有情無情爛然說揚眉瞬目直承當粗拳惡棒當頭楔更問楞嚴說月影日用常行自不領一念迴光是甚麼五雙十個雲門餅芳遂矢願參宗一日問士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甚麼佛放眉間白毫光照東方萬八千國土衆生不能士

喚童子曰天亮也未童子報道日頭正上山士曰還可道衆生不能麼芳躍然　李標遠問如何是海底泥牛銜月走士曰時至若知無滲漏風迴便可結靈胎李曰如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士曰動靜不隨聲色去保持豈在有無中李曰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士曰扶桑合璧方成朔滄海擒龍始見珠李曰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士曰樓閣門開彈指入衆生魔佛共毗盧李曰高峰道四句中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畢竟是那一句士驀面便唾　耆儒章于磐問不落因果因何却墮野狐士曰此處無銀二兩章曰不昧因果因甚却脫野狐士曰如上所供是實章曰祇如脫却野狐還作甚麼士高聲喚章先生章遂信宗門卽問喜怒哀樂未發時如何士復喚章章應諾士曰是甚麼章欣然復問孔顏樂處又作麼生士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僧問趙州訪二菴主一樣豎拳因甚有肯有不肯士曰你道不肯那一個曰淺水不是泊舟處士曰獅子齩人韓盧逐塊僧忽省曰恁麼則二菴主俱是作家也士曰獅子齩人韓盧

遙境僧踴躍作禮曰從今不被天下老和尚惑亂去便掌曰遙人莫錯舉　陳光彬問五祖演謝監修上堂曰人之眞性命須是〇這個這個是甚麼士曰龍從火裏出彬曰五祖道若欲成就這個先須防于〇這個這個又是甚麼士曰虎向水中生彬曰五祖道若是眞〇這個人這個是甚麼人士曰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彬曰〇〇又是甚麼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士嘗有偈曰北海泥牛吼中天玉兎生金烏吞一口動靜悉圓明一掌又一喝毒人痛到骨俗漢最用情切莫道唐突玉泉揆輯靈威永嗣

東嘉大羅山玉泉寺肅印正禪師本邑徐氏子父母念其胎齋七歲時命禮羅隱洞石龕任老宿薙染年十七任公指參諸方末入深雪室徹法源底闢即記莂開法玉泉　小參舉梁山道南來者與他三十棒北來者與他三十棒雖然與麼不當宗乘後來瑯瑘道梁山將一片眞金當頑鐵賣却瑯瑘即不然南來者與他三十棒北來者與他三十棒一任天下人貶剝師曰玉泉又不然南來者聽他南來北來者聽他北來各與濃茶白飯欲待若要山僧棒喫未敢相許何故瀝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示衆鐺是鐵鑄飯是米做汝等諸人終日觸著齩著只是不肯承當覿面錯過帶累山僧鼓舌搖唇指東話西舊題新做不錯過驀豎拄杖曰且道這個是甚麼

上堂僧出擬問師以杖約住曰住住今朝仲冬初一山僧無法可說擲下拄杖曰有人直下承當一生參學事畢　晚參舉雪峰拈拄杖曰山僧這個爲中下人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峰驀拄杖便休雲門曰山僧這個也爲中下人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問拈拄杖便打師拈拄杖曰山僧這個一味平等不論上中下根總教伊立地構去汝等諸人還識這個麼衆無語師連卓拄杖歸方丈　佛成道日上堂黃面瞿曇夜出城娑婆由此禍根生雪山六載饑寒逼却被明星換眼睛以拂子作〇相曰祇這個莫沈吟不是佛兮不是心復擲拂曰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丁卯元旦上堂立春已十日鳴鐘慶元旦時序暗推遷初一仍不換大衆既是初一因甚又喚作元旦不見道月

月有初一日日是好日山僧住此已三年本命元辰何得失忽有個漢道今日元旦上堂說到本命元辰作甚麼山僧只向他道記取一萬事畢春三夏六忽逢秋千里神駒追不及（師于是年七月初一日示寂） 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因甚不肯見佛師曰抱贓叫屈曰兩手遮面總皆是佛又作麼生師曰料你放不下僧禮拜曰某甲親見和尚師曰更禮三拜 問如何是一同一質師曰錦繡重重如何是二同大事師曰石頭土塊如何是三總同參師曰泥豬癩狗如何是四同眞智師曰紅爐點雪如何是五同遍普師曰萬象森羅如何是六同具足師曰頂天立地如何是七同得失師曰坐斷虛空如何是八同生殺師曰橫按鏌鎁如何是九同音吼師曰風吹石臼如何是十同得入師卓拄杖曰向這裏薦取 問如何是佛師豎拳曰如何是道師展手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钁頭刀斧曰還更有麼師曰斫斷汝脚跟師門風孤峻嚼蘗飲冰本色鉗鎚象龍蹴踏 康熙丁卯之歲朝上堂微露順世之意無何示疾至孟秋朔日晨起書偈曰

三十三年大夢一朝緣盡歸休四恩重大未曾酬争怪卒難分手生死不離覺海何須分外牽愁泥牛吼動海天秋試看再翻觔斗擲筆而逝塔于羅隱洞之西麓同門明誠輯（聖感永嗣）

鶴沙冰輪祚道者參深雪本師制期中有省值黃捷菴問本師一口氣不來向那裏安身立命本師振威一喝捷菴茫然本師曰山僧今日失利道者便問適纔和尚喝捷菴這一喝是臨濟四喝中第幾喝本師便掌道者亦掌本師把住曰是第幾喝道者連喝本師曰還有一喝濟道者吹滅燈火而出本師曰慣得其便 深雪解制上堂道者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達磨西來得遇神光和尚今日佛法流通何處本師曰汝還瞌睡在道者曰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本師曰抱贓叫屈漢道者曰也須和尚證明本師曰又與麼去也 道場山兀菴源問冰輪曰出又如何道者曰爍破和尚面門 鐸菴遠問堂中磬終日口向天爲甚不下一語道者曰開口成雙橛無言落二三金粟天岸昇問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因甚不

黑漫漫之下道者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問德雲
見妙高峰因甚七日不相見道者曰官不容鍼曰因
甚七日後別峰相見道者曰私通車馬　問黑豆未
生芽事如何道者曰昨日秋日黑豆已生芽聻道者
曰今日冬　頌女子出定曰七佛之師顛倒顛何勞
用盡力千般識得瞿曇眞面目憑他女子坐驢年
頌百丈野狐曰不落不昧韓獹逐塊不昧不落兩途
俱錯直饒因果分明總與一坑埋却　頌庭前柏樹
子曰西來不是柏樹子柏子不是西來意雖然拈得
目前機到底終成第二句　頌德山托盞曰托盞堂
前遇雪峰熱腸遭在是非中果然只得三年活移却
西來換却東　讚本師像曰臨濟兒孫銅頭鐵額惟
有景雲逾加惡極白棒毫不容情一喝千江水逆描
畫未成誰能辨的覿面相逢佛祖不識某甲有恨難
消只把瓣香薰鼻同門明誠錄聖感永嗣
繼雪堂仁菴覺道者氏出華胄夙慧不凡少嗜易理
嗣聞孫雪本師名修書問道甚是懇切本師初致問
曰喚著念珠則觸不喚念珠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

語速道速道道者苦參數晝夜忽聞鐘有省即復本
師曰喚著念珠則錯不喚念珠亦錯不得有語則恰
不得無語亦恰速道速道不道不道和尚以爲何如
本師曰只爲分明極本師又致問曰道者果爾信徹
無時不與三教聖人覿面且道如何是覿面句于此
識得初祖安心竟道者答曰承問三教聖人覿面句
弟子向未有三教已前早已道破又何必初祖安心
師畫○曰這個聻道者拈白紙一幅來本師首肯而
記莂焉　靜祖百日之期本師上堂道者問花放當
林柳垂古渡今朝成服百期老祖遺範宛然大衆不
敢錯過不錯過的共作陽春一助本師曰雨添三尺
水風散一庭花道者曰臨風吹玉笛恰是一家音本
師曰一回飲水一回噎一度臨風一度愁道者曰不
妨傾盡此時心本師曰善爲珍重　本師誕日上堂
道者問花開根熟地久天長未審本來面目還落視
聽也無本師曰不與虛空安耳穴道者曰劫石可磨
此心不易本師曰豈憑露柱著眉端道者曰勿將支
遁鶴喚作右軍鵞本師曰一以貫之道者顧左右曰

既到翠微峰頂上大家齊賀太平時本師曰可謂晉之以禮　問過去佛阿誰證明未來佛我不喜聞現在佛何處藏身道者曰莫瞌睡　問昨日地動犬吠人喧護法可曾受驚恐麼道者曰長安雖鬧我國晏然　頌世尊覩星曰千年老樹忽成精刹刹塵塵盡露形可笑後人無智眼見他還道悟明星　頌女子出定曰本是青天與白日文殊罔明俱著賊兩頭坐斷甚分明任從入兮任從出　頌百丈野狐曰也莫認眞也莫假桃紅李白兩相宜任憑雨打芭蕉葉無耳之人總不知　頌十智同眞曰强把虛空分塊數只將燈草拄須彌自從捉敗汾陽後不向山前讀舊碑　頌德山托鉢曰知音莫向知音學若遇知音禍轉多密啓纔明末後句紛紛從此起誵訛　道者病篤因老嫗問僧耶俗耶道者隨聲應曰若喚是僧原在俗若喚是俗本來僧已得圓通自在便成淸淨法身聖亦不減凡亦不增亘古堂堂眞實相廖醯正眼頂門新晨起焚香禮佛坐中堂集諸眷屬揮拂說偈以示訣別少頃本師至道者稽首曰弟子不能侍師矣早生南方長者家童眞入道弘揚臨濟正宗是所願也微笑而逝同門明誠錄（聖感永嗣）

瑞安雲嶼天頴浩禪師記莂曰玉泉請小參諸佛有寬廓不盡的法列祖有縱橫無礙的機祇在覿面承當所貴全身擔荷如壯士展臂豈假他力浚風快鷂一舉翀霄今日浩上座既膺本師老人大任又蒙長兄和尙相推可謂道誼重千秋意氣膠和漆只得將現前衆兄弟人人共有的拈來作個證據驀豎拂子曰還委悉麼山本崔嵬水本深知音鳥用頻頻舉揮拂子　示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若人覷破奴喚釋迦僕呼彌勒其或躊躇直到驢年相救不得　問鑿破鐵酸餡因甚路上有饑人師曰切忌話墮　問虛空無背向何緣有東西南北師曰不因一問幾乎忘却了也同門明誠輯（聖感永嗣）

長洲萬靑居士錢選業儒信佛事母至孝母蘇氏飯僧好施長齋課佛後示微疾念佛而終士深悲切諸華嚴昱處問如何參究得報母恩昱曰不見昔日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拆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爲父母說

法如能會得不唯一生父母多生父母一時酬畢從此立念參學悟徹方休嘗腰包遍禮名宿如資福靈機觀報恩骨巖峰天目全菴進金粟石菴瑈吳越諸山參請者不下百餘員雖時有契會機緣頗多然一種膺礙未釋不敢自欺一日訪蛤菴圜于西山隆恩纔入方丈圜曰居士帶得小蘇州來麼士曰教壞人家男女圜曰因甚麼走到老僧脚底下來士曰某甲罪過圜曰汝不會我語有霽崙和尚明眼宗匠汝必須志誠參請當與汝說破士因謁本師于萬佛寺初到丈室士曰和尚住此可謂龍到水到旁僧曰居士莫塗汚好士曰自領三十棒本師曰老僧只管看士曰今日親見和尚本師曰昨日已相見了也士曰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本師曰也是隨人脚跟轉士便喝本師曰著忙作麼士曰知心能幾人本師曰將謂忘却士後請益本師即變色呵斥凡下語俱不許一日引看滿井本師指曰你看此水如何高起數尺士纔欲起答本師搖手曰不是于此豁然徹底即呈偈曰徹底掀翻滿井泉從今更不被師瞞若將體用分前後算到驢年未會禪本師頷之次年本師被旨住聖感入山省覲適值本師垂問曰臨濟有三要我這裏有四要大衆還會麼士曰今日天寒請師尊重本師曰山僧罪過尋受記莂偈有滿井寒泉徹底清照見鬚眉俱凛冽之句　問如何是神通妙用士曰擬翻個觔斗恐被你笑曰觔斗阿誰不會翻士曰磕破髑髏　訪華嚴昱值昱閱磬山錄有涅槃相語昱掩卷問士如何是涅槃相士曰剔去久矣少頃士亦問昱如何是涅槃相昱指梅樹曰者枝梅長那枝梅短士曰有人來也相視大笑　過接待訪雪屛主人纔見屛曰古人道三日不見刮目相待久不晤居士還我親切一句來士曰今日特來相看屛曰眞個那士曰莫眼花　過祇園訪童碩本士指荷花池曰內有魚否本曰有士曰因甚麼不見興波作浪本曰甚麼世界敢出頭來士曰低聲低聲　訪子音首座值雪士曰古人道好雪片片不落別處且道落在甚處座曰正要居士疑著士曰一釣便上　訪瞿奉石士曰經年不相見親切道一句看石作掌勢士曰打

郎任打未許親切在石擬議士曰看破了也同門明誠輯（畢威永嗣）

天津天安淨已樂禪師示衆舉南泉一日不赴堂侍者請和尚赴堂泉云我在庄上喫油糍飽者云和尚不曾出入泉云你去問庄主侍者方出門遇庄主歸謝和尚到庄喫油糍師頌曰喫飽油糍不赴堂南泉老漢爲誰忙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話短長　曉參師豎拂子曰眼觀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嚐味口談議手持物足運奔眉毛乃是無用之物因甚麼反居其上一曰只爲太近答都不契師代曰少他一點不得（沖涵恒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七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七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鄧州永隆昱堂燜禪師鄧之宋氏子出家誓以發明大事北遊依香巖風穴兩法席最久旋楚參一揆於月掌得法繼住永隆上堂幸自無事不可塗汙諸仁若也尙留觀聽將謂長老恁詞蔫拈拄杖曰良馬已窺鞭影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問教外別傳所傳何事師曰杓卜聽虛聲（一揆嗣）

明州翠山月濤粲禪師入神鼎揆室揆問懸崖撒手自肯承當汝作麼生承當師曰八花毬子上不用鏽紅旗揆曰好事也要大家知師曰土上加泥鼎曰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滲師便喝鼎便打　示衆舉天童僊因僧問如何是佛答曰郵田坂裏牛脚跡師頌曰脫珍書敝在郵田隱隱猶懷舊日嫌貧恨一身多赤骨曲肱一枕伴雲眠　示衆八兩半斤人人知有及乎拈頭作尾展露全機未免十箇五雙依然對面千

里雖然河裏失錢不離河裏恁麼告報莫有不甘者麼三十年後莫怪今日多嘴　問破沙盆意旨如何師曰泥做底曰因甚喚作正法眼師曰十八十九擬人夜走一揆揆嗣

郢州永隆洞野先禪師上堂道不遠人而人自遠若待山僧口巴巴地遠之更遠爭奈何爭奈何丘壑易塡人心難滿卓拄杖下座　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甚麼曰豈無直指師曰早曲了也一揆揆嗣

廣州景泰眞嬾定禪師衡州桂陽栢氏子上堂廣南無佛性一派涌曹溪塵內有大經量等三千界剖出八字沒丿宣來字義炳然佛化王化圓融眞諦俗諦平等緇素平等男女平等雖然堯舜之君猶有化在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回神鼎省覲揆問聞汝在廣南大作佛事是否師曰不曾辜負和尚　僧問如何是廣南人事師便掌之一揆揆嗣

湘陰文殊鑛山智禪師西蜀資寧何氏子爲薦其兄何邑侯小參生于蜀地德化湘江無生死中示現生死亦非偶然所以無而有之之謂聖有而無之之謂賢賢聖位中留不住百里焉能困大年喝一喝下座一揆揆嗣

黃麻接待節庵穌禪師性曼簡立志操方常思古人一人所在千人所在須到之語所歷叢林皆陸沉下板罕見其囊錐穎露聞神鼎心切慕之一見而針芥相投一日揆問一口氣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師曰出牛欄入馬捲揆曰照顧脚跟師拂袖而出鼎遂奇之　示衆玄沙不出嶺擔板一生趙州老行脚逢人不盡二大老同道不同行多少人鄙鄲學唐步直得前不遘村後不迭店望烟尋食地錯入薰皮家可悲可痛總不恁麼底人又作麼生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頌臨濟三頓棒因緣曰痛棒打不死玄要定宗旨接響承虛流抱橋柱澡洗　問如何是佛師曰合取口一揆揆嗣

潭州楊道道權法禪師醴陵彭氏子參神鼎揆揆問神鼎峰高遊人罕到因甚到即不點師曰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揆曰伶俐禪客師曰是何言歟　示衆學同安丕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

作弔慰勢不放下衣袖提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却頭不曰蒼天蒼天師曰主賓互換縱奪可觀放過則彼此作家撿點將來總是涅槃堂裏漢　頌不是是日水中鹽味色裏膠青肝膽逢人徹底傾雨霽雲收天地潤僧繇巧筆畫難成（一揆揆嗣）

蘇州洞庭修木林禪師郡之柴氏子剃草于神鼎堂前一日揆問人人有箇主人公且道是何面目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揆頷之　示衆擧龐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濟搊住曰曰因緣師曰二大老與麼施設雖則主賓互換縱奪可觀若是大悲千手眼有甚交涉當時待問何不和聲便棒曰淨地上不要放屙看龐谷者漢又作麼生湊泊　頌黃梅意旨會佛法人得曰了無一物絕纖塵傑出黃梅孰可倫覿面不逢淸白眼徒將肝膽向人傾（一揆揆嗣）

長沙密弘易九有居士業儒應科擧時偶竹院逢僧聞丹霞選官選佛之論士曰偉哉斯人先我心也遂決高世之念然苦塵纓未遂脫然且追從龐老常遊禪席孳切究心參神鼎揆而羣疑頓釋常通書上曰弟子此生若不遇和尙幾虛度一生俗漢也從今不愧爲俗中僧耳一日揆問本來人直饒汝說盡道理用盡伎能參是奴兒婢子邊事如何是眞實主人公士曰誰敢正眼覷著揆曰將謂俗漢士曰且莫壓良爲賤自茲與禪宗宿衲箭鋒相觸輒當仁不讓著警世文集若干卷行世（一揆揆嗣）

越州舜江壁觀默禪師上堂僧問燒庵婆話有曰婆是僧非便恁麼去可否師曰我有三十棒要打婆子僧無語師曰諸仁者婆兒既是如何又要喫棒驀拈拄杖左右顧視曰會麼祖父相傳這榔栗從來扶正不扶邪卓一卓下座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翠巖峰頂天立地曰出後如何師曰明月池洗象調龍（隨庵猷嗣）

越州寧峰禹庵琇禪師上堂有僧出來畫一圓相師便喝僧連喝兩喝師曰我不如汝僧又喝師不顧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禮拜著僧便拜師曰會麼曰某甲會也師曰試道看僧擬進語師曰錯錯拍禪床下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山僧今

日在莊上杉樹親栽一萬株曰恁麼則勞倦也師曰却被闍黎道著僧近前曰和尚師連掌打出隨庵猷嗣

新昌慈慧文朗郁禪師上堂慈慧有一物日夜光皎潔雪霜打不枯風雨打不濕十餘年問大唐師南北東西都不識畢竟是箇什麼亘久曰不辭向君道恐怕君狠藉隨庵猷嗣

建寧鷲山思修琛禪師上堂江上風高雲走去山中松老鶴歸來今年東谷甚奇怪四月桃花還未開一僧纔出師以拄杖約住曰老僧無氣力答話便下座

小參舉燒庵婆話舉師曰婆子頂門雖則具眼性命却在者僧手裏雖然這僧性命卽今又在甚麼人手裏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須胡隨庵猷嗣

樂清雁山竺蓮盛禪師謁隨庵猷時大旱猷垂問曰至公無私莫過于天者邊稻得恁麼好那邊稻得恁麼乾師曰賞罰分明猷頷之　上堂浪靜風恬簾捲漁歌江上雨桃紅柳綠天空鳥語樹頭春恁麼會雲在嶺頭閑不徹恁麼會水流澗底太忙生是事且止慶讚句又作麼生道芝蘭生幽谷松栢凌清霜　問一靈眞性不假包胎時如何師曰鴈山今歲開爐僧作禮師曰上座禮拜意山僧不審道道僧無語師曰夜深歸堂去隨庵猷嗣

處州福安德如安禪師上堂舉素弘理僧參理問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爲甚麼出者裏不得僧擬議師便打師曰資壽棒頭無眼似者般撞露柱漢明打作麼南州則不然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爲什出這裏不得震威一喝大衆資聖棒福安喝敢問諸人且道還有優劣也無者裏有人體取得出山僧雖老大願與侍巾瓶　僧問如何是佛師喚闍黎僧遂有省便拜師曰曇花開昨日喜事見今朝僧掩耳便出師謂侍者曰這僧只悟得目前句若是格外句還未夢見在隨庵猷嗣

紹興五洩志學心禪師一日山行次僧問古人道大林不動草因甚脚下踏倒許多師曰只知盡法那管無民僧便拜師曰降將不斬　僧問具得正眼當明向上一機作麼生是向上一機師便喝僧亦喝師曰山僧拄杖不喫瞎漢僧禮拜師便歸方丈至晚師問

侍者曰今日問話上座齊曰去也師曰這僧會一喝不作一喝用曰祇如和尚道山僧拄杖不喫瞎漢未審是肯伊不肯伊師曰若肯伊喪我兒孫 隨庵猷嗣

松陽福安潤山泉禪師示衆學道別無法先當穩脚跟再加心事好道業自然成以拄杖指顧露柱曰再犯不容卓拄杖一下歸方丈　示衆舉趙州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州曰看箭吾曰過也州曰中師曰有者道道吾輸趙州一籌瞎有者道二俱作家瞎畢竟如何良久曰當時若是福安曰南泉一隻箭來也聲未絕便與一掌他更如何若何對曰不是今日定在來朝一任通身是手眼此時爭得不狐疑 隨庵猷嗣

東安雙峰亘圓如禪師上堂時有二僧齊出拜起一僧便喝一僧拂袖竟去師乃曰一人有主無賓一人有賓無主總合喫棒蓋緣新舖初開若據正令而令未免望洋而退且置只於為國開堂應時及節一句又作麼生道久旱逢甘雨五湖四海春　示衆舉女子出定話畢師曰白拈賊一夥今古慣迷人雙峰不惜腕頭力捉敗龍潭秋水清召衆曰且道以何為驗昨夜風和雨今朝天大晴 隨庵猷嗣

東安弘法九默勝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風送雲來楊十五日已後花開月上樓正當十五日又作麼生齊諸天雙眼裏萬國寸心中喝一喝 隨庵猷嗣

芝城寶坊大鑒全禪師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金剛寶劍當頭截莫管人間是與非僧近前作聽勢師曰寶坊這裏不用弄泥團漢直趁出 隨庵猷嗣

金陵佛國覺初濬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喚闍黎僧應諾師曰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問立宗旨建叢林元為利生祇如透網金鱗和尚又作麼生師和聲便棒曰向慕蔣山今見也果然手眼別諸方師又打僧擬進語師復打趁出 檮庵煜嗣

江寧上元湛一澄禪師叅蔣山煜纔跨門曰和尚煜取拂子擬舉師一喝乃下叅堂煜顧侍司曰者僧一喝賓主歷然棲止三年得法問僧甚處去來曰南山去來師曰鱉鼻蛇大德曾見否曰見師曰是何模樣曰花臉黑尾巴師叱退 檮庵煜嗣

金陵輝遠睿禪師問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足跡難尋。師曰不是苦心人不知。曰和尚還見否。師曰山野適纔向汝道什麼。僧茫然。師曰驢前馬後漢出去檮庵煜嗣

太湖朗明禪師問如何是道。師曰田上薦取。曰和尚謾別人即得。師曰闍黎是那裏人。僧擬對。師曰來處也不知。問箇什麼。道便打趁古巖言嗣

青州玉泉噴雪聽禪師上堂不可道。有不可道無。良久左右顧視曰任汝蓋頭又蓋面。何曾瞞得箇中人。喝一喝萬祥麒嗣

興化佛果廣禪師問如何是佛。師曰山僧姓謝家住揚州。曰謝師指示。師曰片片樹上雲。落落江頭雨。僧以言下悟旨梅桴濟嗣

通玄斯準衡禪師姑蘇顧氏子。上堂祖翁田地契券分明。法王大寶時至運彰。何煩鐘鳴鼓響。自然布彩揚輝。衡上座拈撒尿腸。實無一字可說。只得借寒山禿箒與大衆應箇時節。驀豎拂子曰諸仁者還會麼。耳聞不如眼見。眼見不如耳聞。且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驀揮拂子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治翁伯嗣

嘉興平湖大乘介白素禪師勾餘應氏子。示衆舉婆子燒庵話畢。師曰寒岩發不抱死火。氷灰枯木花開。豈定春前秋後。當時者僧待女子抱住曰正當與麼時如何。但向他道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設若如何若何。遂與一掌曰這一掌須教婆子喫　示衆舉鹽官會下主事僧見鬼使來追因緣畢。師曰諸仁者且道前見鬼使追是這僧。不是這僧。後復來覓了不可得。又向什麼處去也。于斯薦得。說甚閻羅老子。直饒三世諸佛到來。亦無下手處。倘或覓著時將何抵對。他道道鐵鼓昔嗣

平湖普福曇瑞奇禪師大用顯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曰平地起風波　顯又問一日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渠無生死大用顯嗣

當湖芥庵道堅愷禪師嘉興莊氏子。頌洗鉢盂曰入戶希圖求寶珍。豈知空室淨無塵。這僧若果偷心息悔殺從前錯上門　頌趙州勘二庵主曰趙州收放有來由。驗盡當機不易酬。雨過青山呈舊面。幾人得意幾人愁　頌高峰枕子墮地曰擡頭已薦拖尸句

覿面如何似未親。隨枕聲中殘夢破。開眸依舊昔時人(殊貫德嗣)

當湖復庵石隱琳禪師。頌香林臘月火燒山曰。香林臘月火燒山。烈焰堆頭絕躋攀。多少行人赤骨力。白頭空嘆路行難　頌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曰。擊碎無明窟。掀翻五蘊山。箇中無一物。何地著慚顏　頌棗山久不陞座曰。疎枝吐玉碧岩前。匝地馨香孰可宣。忽爾狂風驟雨後。遊蜂何處著爭妍(殊貫德嗣)

當湖復庵又新銘禪師。姑蘇席氏子。示衆。一機透脫。坐斷根塵。萬彙全彰。頭頭無礙。花街柳巷。顯向上宗乘。牧唱漁歌。得自然三昧。果能如是。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非為分外。其或未然。莫道庭前多是草。未曾移步草芊芊　頌南泉斬猫曰。兩堂爭取這猫兒。認影迷頭總是癡。直下一刀揮兩段。腥風匝地令無虛　頌一息不來曰。識得親時用得親。楊橋花市總分明。隨機擲地他方去。鼻孔依然搭上唇　頌興化打克賓曰。父子相逢弄爪牙。投機合拍唱胡笳。不因打出僧堂去。怎顯當年兩作家(殊貫德嗣)

河西瀛西麓芝馥禪師。上堂。法無定相。建立由人。喝一喝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且道不分別不思量時。是個什麼。分別思量時。又是個什麼。復喝一喝曰。劍刃有路。鐵壁無門　上堂。若論漸也。返常合道。若論頓也。朕跡不存。於此會得。棒頭有眼明如日。於此不會。木人也解唱巴歌。祗如頓漸不立時如何。卓拄杖下座(雪厂慧嗣)

揚州光孝魯庵喆禪師。崇明張氏子。禮越州萬壽永徹剃髮。後參光孝焯。令看無字。聞犬吠有省。未幾印可。繼席光孝　晚參。大衆還知歷代尊宿。一箇箇打入葛藤窩裏去也。且道山僧這般舉揚。堪作甚麼。復曰。葛藤葛藤　示衆。二六時中。要認眞一番。提起一番新。驀然觸著娘生面。鼻孔依然搭上唇　示衆。舉女子出定話。舉師曰。若道有定可出。文殊因甚出不得。若道無定可出。罔明因甚出得。舉拳曰。鳥宿枝頭月。飛花野岸風　天寧梅後堂與師偕行。見舁棺過曰。還救得麼。師曰。救得。梅曰。作麼生救。師曰。蒼天蒼天。梅便喝。師曰。活也　頌殃崛產難曰。驚蟄纔逢煖

27

氣狂深林花鳥報春忙蒼松不解隨時變冬夏長青

映草堂（旭峰焯嗣）

岩頭慧修解禪師問大師掛錫此山見說多年是否師曰是僧一喝師曰岩頭不如上座僧又喝師曰上座不如岩頭師便打僧退（燦容義嗣）

武清楊村報成嵩雲岱禪師入院晚參師竪拄杖曰大衆看看舊報成先師在新報成拄杖頭上放大光明出廣長舌佛法世法盡情說去了也新報成又說箇甚麼既爾大衆現前不妨應箇時節連卓拄杖曰大家共出聖賢心扶起從前破沙盆只要重新千古令是則名爲報佛恩　上堂今朝孟冬十五祝聖鳴鐘擊鼓山僧拽杖登堂四衆雲臻若堵諸方說道談禪報成一味莽鹵不容擬議踟躕直截當陽薦取虗空努目揚眉露柱殿前作舞山門天王點頭山僧未敢相許爲甚如此從來重法有先賢此道時人賤若土　上堂舉古德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是甚麼物良久曰鵲是白烏是黑豐城雙寶劍兩塊是邠鐵（起聖仁嗣）

陽臺秀峰眞燦鏡禪師佛成道日上堂二千六百年前事今日重拈一度新雖然熱鍈然頭上大似重添眼裏釘祇解教人成佛去不知迷卻許多人如來無伎倆夜半覩明星直饒悟得無生法鼻孔依然搭上唇　解制上堂九旬趺坐在峰頭撕結恒沙衲子仇今日開門覰霄漢山自青兮水自悠大底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道不須悟佛不必求因思淸白傳家行洗耳谿邊不飲牛　小參問和尚者裏不種一畝田不蓄一粒粟將甚麼接待往來師竪如意𩚦曰不種一畒田不蓄一粒粟銅頭鍈額來千足與萬足何故濟不種一畝田大地無寸土不蓄一粒粟世上沒饑人以如意畫○曰劍埋豐城光射斗雲在青天水上瓶　問如何是秀峰境師曰兩岸烟霞迎古寺一谿流水遶陽臺曰如何境中人師曰閑持經卷倚松立借問客從何處來（百拙倫嗣）

六安佛國五嶽海禪師西蜀順慶人棄職出家隱山十數年不出世因聞鳥聲有省徧歷諸方最後參文楚演於佛國一見機契授囑繼席上堂驀竪拂子曰

有佛處不得住淨掃池塘閒客座無佛處急走過安排旗鼓鬧軍營若與麼會去不妨泥牛吼月木馬嘶風倘或未然任你逞盡神通卻瞞山僧一點不得燈籠掩口露柱橫眉只為無花起樣畫虎描龍哄得十字街頭喧酒糟漢稱奇說妙辨異道同山僧從來不敢妄通消息今朝登師座說師法不免一番露布為甚如此恐辜負現前大衆以拂子擊香几下座（文楚演嗣）

湖廣麻城觀音庵幢源禪師上堂高登曲彔牀籬菊正披黃今古何同異從教風雨狂喝一喝曰大家和一曲共樂賞重陽　示衆舉二祖立雪因緣畢師曰熱血淋漓濺梵天班班赤雪歷眉尖然雖贏得安心訣未免娘生背不全喝一喝（文楚演嗣）

黃梅東禪佛源燊禪師湖州彭氏子上堂驀拈拄杖曰這一著子五眼難窺六通莫識月朗星輝公案現成如何若何轉見不堪　示衆舉國師三喚侍者話畢師曰三呼三應最嬌癡撥轉風帆挂別津莫謂舌頭原在口從來孝子諱爺名（文楚演嗣）

六安佛圖仁峰傑禪師閩之福清林氏子參文楚演演問汝從什處來師曰不從人間天上來演曰畢竟從甚麼處來師便喝演曰喝後聻師曰更覓甚麼碗演休去乃蒙印可　問如何是出外法師便打如何是脫生死法師復打如何是不落有無法師亦打（文楚演嗣）

舒州太湖和山菩提文輝嵩禪師示衆如春在花非離非即如鏡著像非虛非實一念純眞築太平基縱橫自在觸處逢緣且道阿誰境界亘久曰五濁塵勞可厭離西方淨土是歸期直須念念光明現便見華開七寶池（古巖言嗣）

太湖和山菩提皎堂朗禪師示衆舉德山托鉢畢師曰毒鼓喧轟撾頂門德山空有肚饑心鉢盂有柄難開口明月還將渣滓盛喝一喝下座　僧參纔禮拜師便打曰某甲話也未問為什打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正與山僧諱不二居然新月挂松梢（古巖言嗣）

南嶽祝融峰頂文峰山禪師大雪上堂萬山氷雪連根凍一片身心徹底寒回想數年饑餓處令人不覺

鼻頭酸(宗遠淳嗣)

泰州定慧子厚淳禪師。參建隆濼。濼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打一拳。濼曰。恁麼則不本分也。師禮便出。濼曰。更不本分也。師即呈偈曰。千里雲山見此心。聊將一掌寄禪林。我今不負風流事。寂寞孤峰日日新。復謁容德。裕問。從那裏來。師曰。建隆來。裕曰。建隆老漢在麼。師曰。在。裕曰。向汝道什麼。師曰。三十棒一棒少不得。裕曰。這老漢教壞人家男女。師隨聲一掌。裕曰。未得早行。更有先到。便打。(容德裕嗣)

揚州東陵明徹沈道婆。參建隆濼。看本來面目話。入堂打七。一日濼落堂。婆問。如何是某甲本來面目。濼便打。婆曰。打便是麼。濼曰。難道有兩箇。婆拜。後謁風化泰。泰問。稻割完未。婆曰。完久矣。泰曰。無事好。婆曰。饑則喫飯。寒則添衣。(風化泰嗣)

揚州實勝轅機識禪師。山東青州人。參玉泉麒。麒問。從那裏來。師曰。揚州。麒曰。見瓊花麼。師曰。見。麒豎拂子曰。還見這箇麼。師曰。見。麒曰。還見老僧麼。師便掌曰。不可更見。麒曰。那裏學得來底。師拂袖便出。示眾。舉百丈再參因緣。頌曰。一喝當陽意氣雄。全提正令顯家風。心源妙理無生法。法法無非妙密中。(萬祥麒嗣)

江都天乘崇立端禪師。參建隆濼。看父母未生前話。每痛棒。師終不領。一日洞然。偈曰。棒頭無退步。頭破血迸紅。因得江南信。報與老建隆。後謁萬祥麒。機洽得法。僧問。今日相見事如何。師曰。把泥帶水。(萬祥麒嗣)

江都佛果弘傳廣禪師。如皋陸氏子。僧問。和尚還有為人處麼。師曰。無。曰。豈無方便。師曰。若有方便。非為人處。曰。畢竟如何。師便打曰。不得作為人會去好。(梓海濟嗣)

眞州大慈徹禪師。江西吉水人。示眾。舉文殊三處度夏話。師曰。三番起倒不勝勞。堪笑傍觀更饒舌。不是爺貧憐子苦。從來家富小兒嬌。(梓海濟嗣)

常州化城。源傳禪師。泰興人。陳氏子。示眾。舉達磨見武帝。頌曰。磁齒應牙入大梁。問渠不識好慚惶。可憐有貨無人識。只得淒涼暗渡江。(弘治濟嗣)

句容寶藏機先悟禪師。晚參。臘月三十晚。豈容話歲寒。客請歸堂去。衣單下照管。大眾且照管底是箇甚

麼良久曰黑　小參丙寅丁卯鑪中火庚辰辛巳白蠟金收拾蒲團歸位坐參取從前上大人擲拂曰低聲低聲　問狂風四起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出門便錯曰黑夜穿針如何透得孔竅師曰白日作麼曰兩刃交鋒如何得分勝負師曰有人唉你敗闕僧喝師便打（百拙倫嗣）

蘭溪大呂音禪師參祝峰松問參學是作麼生師便喝松曰如何是如子得母句師曰乞兒籃滿松曰如何是時時奉重句師曰我常于此切松曰如何是曹山孝滿句師曰敗楊梅折本見穀樹子也心酸松曰自已且置如何為人師曰看孔著楔見病下藥松首肯印以偈焉（祝峰松嗣）

吳門香巖印日慧禪師示衆舉世尊初生雲門一棒師曰瞿曇一期逞俊只是飯飽弄筋韶陽話行天下要且抱薪救火復頌曰莫言肉臭惹蒼蠅游刃須誇新發硎葉落疎林堪著眼插天齊見遠山靑　頌黃龍三關曰人人有箇生緣受用太煞現前夜半一窗明月曉來滿目靑山我手何似佛手撒土撒沙齊有黑豆要換眼睛憐兒何曾覺醜我脚何似驢脚明月淸風寥廓撲倒老賊楊岐不見趙州略彴生緣佛手驢脚斷貫一時穿却已過關者是誰黃龍也未夢著（雨平定嗣）

京都西山崇寧大用體禪師房山李氏子年十五依聖感林隨侍十載祝髮受具遍參諸方末扣法興之室舉黃檗三頓棒釋然契合而記莂焉示衆舉教中道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驀拈拄杖曰拄杖子聞恁麼道早已入龍奮迅三昧去也且道崇寧為人在甚麼處擲拄杖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示衆舉足動步落二落三閉目藏睛依稀彷彿更若動靜雙泯又落在無事之鄉且二六時中合向甚處行履喝一喝曰截斷千差路渠儂得自由　頌臺山婆子曰墻壍堆頭起怪魁迅雷一霹冷如灰若非撈得水中月到底難分炭裏煤　頌神前酒臺盤曰江海撈乾無滴點蚌胎吐出盡驪珠至今古廟紙灰裏猶有餘光爍太虛（德涵讓嗣）

法衡成璽禪師寶峰挑柴次峰曰人人長棍短棒大

似捉賊一般侍者曰賊在那裏師指峰手中擔曰賊物現在峰曰你是那司差役師曰特請和尚挑柴峰曰山僧不去師曰普請牌未肯在　頌女子出定曰東風撩峭雪初凝燕語鶯啼繡閣驚白眼看他陽燄起一枝楊柳吐芳春宏度梁嗣

蠡堂舟禪師示衆擧雪竇一日上堂衆纔集乃曰不用低頭思量難得便下座師曰雪竇老漢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傍觀者哂當時舟上座若見恁麼說話便好掀倒禪床拂袖便行敢問大衆且道是低頭是思量良久以手擊面曰猫　示衆擧雲門曰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師展兩手曰且道是放過不是放過顧左右曰祖師來也　頌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插足便飛騰肝膽悉傾吐　頌女子出定曰誰道男兒意氣賒相將只慣摘楊花不知身落深春裏何必逢人把面遮　頌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墮地獄曰萬象之中獨露身何曾一葉去沾塵漫言青色無高下黃自黃兮青自青禹風叟嗣

鷄鳴卉堂弘禪師小參僧問觀音聖誕龍象交參觀面全彰是何消息師曰爐內香臺前燭曰高登法座普利人天和尚與大士相去多少師曰東邊也著西邊也著僧禮拜師乃曰淨明一條杖佛祖也不讓虛空白汗流人天豈可量驀豎杖曰會麼拋下曰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頌世尊拈花曰偶爾拈花空兩眸幾多恩怨幾多愁人天百萬都聰俊惟有頭陀少一籌禹風叟嗣

壽州洪福智堂海禪師解七小參結七與解七三七二十一香板與燈籠出來高作揖共唱哩囉歌只為分明極衆兄弟且道甚麼歌囉嚕囉嚕嘍唎嘍唎　頌女子出定曰他若無心我便休思唯纔涉便難酬無端一拶乾坤轉直得黃河水逆流　頌城東老母不欲見佛馬瘦毛長怨草稀通身是病藥難醫分明報與知音者莫向人前辨是非禹風叟嗣

傳萬洪居士頌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曰好個丹青畫美人淡描輕抹更精神風流持向春

圓挂到處攀花到處眞　頌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
三昧不被他燒却曰綠樹陰濃夏日長西湖歌舞更
淸涼薰風不礙遊人醉一度吹來一度香（景雲叟嗣）
兗州普濟撝謙運禪師師途行僧問如何是佛師指
牛曰黑的是牛又指羊曰白的是羊曰何得戲弄師
曰你適纔問甚麼曰如何是佛師曰黑的是牛白的
是羊僧有省　晩參舉女子出定云云師曰文殊爲
甚出不得因他是箇文殊罔明爲甚出得因他是箇
罔明卓拄杖曰世尊女子文殊罔明總被山僧縛作
一束抛向諸人面前倘若薦得許汝與拄杖子把手
共行　客至上堂茅庵僻處白雲多古逕年來客少
過老衲自慚非佛印二公何事到山阿所以道象遊
獅窟龍宿鳳巢非其人而不能入也且道將何欵待
遂卓拄杖曰聊剪嶺霞五七片漫烹潭月兩三甌（景雲瑞嗣）
奉化石門毛承鳴永乾居士頌狗子佛性無曰狗子
佛性無籬穿直出入解開夜光珠三更高日紅　頌
狗子佛性有曰狗子佛性有風狂波浪驟凜凜莫邪

瞎驢勝

鋒千古寒光透　頌麻三觔曰麻三觔沒秤秤可奈
人多向外尋覿面提持猶未識不知緘口過殘春（景雲瑞嗣）
鎭江勝果邑峰嵩禪師立春小參春風來嶺畔梅花
雪裏呈欲明今日事須是個中人且道誰是個中人
驀竪拂子曰黃金鑄就子期心　小參大道無爲趣
向即乖大法無相馳求即錯不乖不錯是名正覺喝
一喝曰三脚驢子弄蹄行踏斷驪龍頭上角（虛靈遲嗣）
金陵圓通卓隱瑾禪師頌大顚擯首座曰盡言順水
推舟我道逆風把舵佛法還他父子明明錯處非錯
　頌庄上喫油糍曰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兩個
一坑埋免教後人擬（昉崖昱嗣）
姚江東山廣教玫石瑾禪師午節上堂今朝蒲劍露
鋒鋩百怪千妖膽喪亡一道神符光動地諸人何不
早承當且道承當個甚麼驀喝一喝　頌產難因緣
曰會得日午三更打須夜半一輪紅半庭花影休疑
月滿院松聲總是風（柏堂靜嗣）
天香大牛什禪師上堂牢樹上鴨剃石人髮哺潙山

牛放莊周蝶。狹路相逢入樓子墖　爲本師終七小參。七七四十九。顚影迷頭走。好肉剜成瘡。南辰爲北斗。拄杖化爲龍。草鞋不見口。喝一喝（漢關喻嗣）

荊州微舒恒禪師。頌世尊覩星曰。冷坐六年無結煞。覩星剛謂道方成。累他多少痴男女。白日青天摸壁行　頌女子出定曰。那伽大定絕端倪。出入平添數不齊。邀得東風染紅紫。又隨春雨過前溪（宏度梁嗣）

天台斧山積禪師。小參。萬慮氷銷。千峰卓立。刀斧斫不開。針錐搊不入。驀喝一喝曰。露堂堂。明歷歷。隨分隨緣。破塵破的。說甚麼東土二三。西天四七。縱有鐵額銅頭。到來也須下風站立。復喝一喝（宏度梁嗣）

廣州西禪希燦鏡禪師。端節上堂。鼇峰五月五。打破無皮皷。嶺上賽龍舟。松筠齊下舞。大衆還知麼。白鵝潭。沙角尾。菖蒲角黍珠江水　晚參。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山僧三十年前。大似啞子食黃蓮。吞吐不得。三十年後。常於此切。汝等諸人作麼生會。良久曰。蒼天蒼天。不是親生子。爲能哭斷腸（翠亭耀嗣）

湖州黃龍清涼飛濤宗禪師。桐鄉縣沈氏子。小參。六月初一日。大家須委悉。暑氣漸來侵。珍重須努力。雖然一番提起一番新。謾向他人數甲乙。數甲乙。轉驚惕。三伏炎光有幾時。金風纔忽暗蕭瑟。謹白參主人。切忌妄固必（竺峰緒嗣）

潁州乾祖通禪師。頌三不是曰。非心非佛亦非物。碧眼胡僧口齒缺。萬丈波濤一滴泉。十個人當九個噎　頌城東老母曰。與佛同生不欲見。相逢何必手遮面。機關用盡沒來由。那覺渾身早著箭　頌疎山訪香嚴話曰。險似刀山爛似泥。甜如巖蜜毒如砒。明修棧道人皆見。暗度陳倉幾個知　頌日面佛月面佛曰。日面與月面。晴空掣閃電。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盧靈還嗣）

寶乘月禪師。頌廣額屠兒曰。歷劫無從當下空。昂藏氣槩顯眞風。頂門正眼開千古。放却屠刀入佛中（盧靈還嗣）

安樂訾高學禪師。頌慈明放參曰。將軍單騎破重圍。手裏金刀任意揮。只待邊庭烽火盡。歸來方可解征

衣　頌隱山和尚曰歸去青山同虎臥洗淸凡骨共仙游一搥打碎精靈窟不放如來退出頭（南耕晨嗣）

廣濟橋堂建禪師小參斬新條令百怪潛蹤惡辣鉗鎚黃金失色新長老恁麼道可爲陸地行舟虛空著楔若是伶俐衲僧自然不受人惑直饒鐵眼銅睛到此難窺難測擊拂子曰蒼天蒼天眞不掩僞曲不藏直　示衆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珍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個消息良久曰夢回月色依稀曉掩映庭前爛熳春

上堂莖草未拈建刹已竟片言弗措法說熾然且道正當恁麼時誰是說者誰是聽者誰是住者于此辨明始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問如何是佛師曰衣豐食足曰如何是法師曰防君子制小人曰如何是僧師曰光剃頭淨洗鉢（禹風叟嗣）

幽靖勝峰秋水海禪師裝佛告成上堂法身無相大道離言歷微塵而不窄涉沙界以非寬一莖草上現丈六金身一實性中顯金剛正體唱導門中猶可觀光若在宗乘分上豈止朝三千暮八百驀拈拄杖曰不用求他目前可驗　小參上是天下是地中是人三才判然不相紊雜豎拂子曰祇有這個置之天上不得處之地下不得安之人中不得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測其起處不得放下拂子曰住住說一丈不如行一尺　示衆舉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山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岩前後法眼道老僧二十年只作境會師曰夾山道出常情法眼虛空著彩設有人問如何是勝峰境向他道門前溪澗千尋瀑屋後松杉萬疊雲法眼若在又不知道箇甚麼然雖如是要見夾山則易要見勝峯則難　退院上堂拈杖作╳相羅紋結角尋難見復作十相觸目縱橫道易親復作此儿相隨處溪山全得力復作㋑從來只是箇中眞有人會此四句不惟卷舒合轍而且來去自由脫或未然山僧自道去也以杖架肩下座便行（野竹慧嗣）

龍湖道林茂禪師上堂舍衛宗風此地從乎下載靈峰慧月斯時久已沉埋茲日宗風始振慧月新輝法幢建時豈無達士良久顧左右曰果係太平無個事

大家樂業與安邦　上堂。忤逆聞雷。弗更疑。紅旗閃爍動天威。馳書未到家何在。古路碑橫孰敢窺。舉拄杖曰。眉毛地揷鼻孔天齊。亘古亘今。無變無移。蠢動含靈之命脉。森羅萬象之良基。汝等向這裏理會得麼。連卓拄杖曰。是鐵是金。憑鍛鍊。猶凡猶聖。聽提撕

問如何是佛。師曰。風雨連山。曰莫就是麼。師曰。切忌錯承當。僧作禮。師曰。錯錯　問二六時中以何作主。師曰。除却四威儀。別致一問來。僧擬議。師叱曰。停機注想。未脫根塵。出去　問何名般若。師以手掩其口。僧罔措。師便掌鍵錢詮嗣

三韓佟明道德齋居士。參謁京都仁王旭。開示追拶既久。一夜四更。忽聞墻倒。豁然無礙。遂作一偈曰。驀地墻傾倒。其聲如掣電。驚惺主人公。佛眼覷不見一日呈偈。旭驀竪一拳曰。還覷得這箇麼。士曰。何須更見。旭曰。汝見甚麼道理。士曰。眼裏休著屑。旭曰。似則似。是則未是　一日旭舉興化打維那話問士曰。汝作麼生會。士曰。火煉眞金不變色。旭曰。爲甚明日復罰錢飯趂出院。士曰。迅雷不及掩耳。旭便打。士曰。疑殺天下人　問掣開向上關。親見本來人。如何是本來人。士曰。你適纔從那來。曰家裏。士曰。錯過了也

問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如何是不生不滅底消息。士指庭前二牛曰。這一箇恁麼大。這一箇恁麼小。曰各人心下事。獨許自家知。士拍牛背一下曰。看這畜生曉山旭嗣

山東萊州張明鑑見安居士。夙慕禪宗。無有所向。一日謁仁王旭。指示主人翁話。反覆參究。忽然有省。遂作偈曰。識得主人更是誰。就中消息自便宜。青山依舊白雲裏。地覆天翻不動伊　一日旭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汝作麼生會。士曰。也是平地風波。旭曰。畢竟拈花是何意旨。士曰。家醜無端露盡。旭震威一喝。士曰。情知和尚這一喝。旭又喝。士拂袖便出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既是不傳。爲甚要人參悟。士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惟恐渠儂滯半途　問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如何第一句。士曰。眉橫鼻直如何第二句。士曰。開口即錯。如何第三句。士曰。照顧頂門。學人禮拜。士踏一脚曰。不可落在第二　問天

理之性人欲私之天地萬物本同一體如何是一體士曰東洋海底鐵崑崙曰太遠生士喝曰且道這個是多少僧纔開口士以手掩之曰太遠生曉山旭嗣

自心融禪師頌女子出定曰伯牙善弄七絃琴流水高山調轉深一自子期點破後空遺絃斷到如今月山珠嗣

玉峰珏禪師頌拈花微笑曰絲綸輕擲碧江頭引得金鰲故戲鈎何事空遺千載恨蘆花明月滿漁舟　頌女子出定曰多般做作也徒然空使春情寄柳烟用巧計時傷巧計引他黃鳥恨花箋月山珠嗣

西秦翠昌紅崖智覺慧禪師年十六歲依本里了塵得度受具遊方以習苦行稍知入處隨假風顛導化閭閻後至京都參謁法興讓讓舉似興化擯維那話師纔開口讓連棒逬出於此始盡所疑　上堂諸佛有一說諸祖有一訣獨運無私豁然自徹喝一喝曰且道這一喝是說是訣復喝一喝曰莫教輕漏泄　上堂驀拈拄杖曰看看這箇是滹沱河邊的卓一卓曰這箇是太白峰頭的復卓一卓曰且道這箇是那裏的擲下拄杖曰三日後看取　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展兩手如何是透法身事師端嚴合掌僧便作禮師震威喝曰適來你問什麼僧擬議師打曰莫謗山僧好　問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下禪床扭住曰道什麼僧纔開口師驀面掌曰向這裏定奪德涵讓嗣

張明宗居士字嵩一勵志參宗心無異緣後依法興讓遂領深旨一日讓問近日向何處留心士曰一味平常讓曰誰得恁麼士曰長年不出戶讓曰如何是不出戶的消息士向前築師一拳讓曰似則似太粗生　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士撫掌呵呵曰會麼曰不會士曰昨夜失却牛今朝不見跡　問不涉萬緣的還可成佛否士曰龍吟徒側耳虎嘯謾沉吟曰如何是佛士曰仰面見天低頭見地　問明知生死大事爲甚被生死所轉士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曰不落境緣還有徹悟否士曰話長神不倦花形入簾斜德涵讓嗣

揚州慈蔭耕隱疇禪師晚參魯祖面壁墻塹不牢秘

魔擎乂戈鋋自亂須知慈廕門下別有長處良久曰
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晚參蕭騷晚
籟松釵短突出普賢家風游漾春風柳線長揭示文
殊境界且道毗盧師法身主漸遂竪拂子曰直饒識
得不為冤識得依前還不是破愚智嗣

壽昌金牛洞暎燈禪師武昌張氏子示衆舉趙州勘
二庵主話畢遂竪拳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喚作拳
頭得麼水淺不是泊舟處不喚作拳頭得麼既總不
恁麼畢竟如何結案乃頌曰報言本色住山人縱奪
分明始是親憶昔趙州行履處從教千載屈難伸克修
挺嗣

魚鱗心印明禪師小參有見有聞無見無聞見而無
見聞而無聞打開南北東西路去來原不涉途程喝
一喝　晚參會得一法全無不會萬法實有恁麼度
盡衆生果爾本來是佛融融物化心源寂滚滚波停
定海清大志祚嗣

虔州萬壽大機有禪師上堂羅睺鐘禾山皷秘魔杈
金牛舞雖然各出手眼未免釘椿搖櫓召大衆曰還
知萬壽落處麼卓拄杖曰雲從龍風從虎　上堂深
固幽遠無人能到恁麼說話自救不了既無人到孰
知幽遠良久展兩手曰待彌勒下生向汝道　問如
何是大解脫場師曰劍樹刀山　問如何是奇特事
師曰猛虎項下繫金鈴鼓應華嗣

金陵靜海宣智鑑禪師立春小參春日萬綠吉春風
齊著力寒氣盡催殘陽和生八極卓拄杖曰杖頭點
出大光明未審衲僧瞥不瞥若也瞥莫把光陰等閒
擲　解制上堂始賀歲朝春不覺又十五報道解制
辰日輪正當午拈起須彌椎打動虛空皷放出鱉鼻
蛇吞却佛與祖九旬雖已畢光陰莫虛度甜瓜徹蒂
甜苦瓜連根苦撫掌呵呵云苦　頌婆子燒庵曰鴛
鴦繡出從君看放去收來意更閒莫把是非來辨我
浮生穿鑿不相關　頌趙州訪二菴主曰鶯啼兩岸
弄春晴兩岸春晴物物明一曲是含陽雪調遊人願
使動鄉情南愚玠嗣

永慶子雍如禪師小參揮拂子曰參尋箇事不尋常
爐火通紅煉鐵鋼覷破一星空大地更須換骨與抽

腸好分菽麥還辨奴郎現前諸兄弟切忌亂承當揮拂子下座　小參道得放參句山僧與你一箇枕頭道不得亦與你一箇枕頭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衆無語師曰天晴不肯走直待雨淋頭以拄杖旋風打散歸方丈古律範嗣

景州天寧三空善禪師立秋上堂秋螢一點雨中飛謝傅林亭暑氣微新水亂侵靑草路好風輕透白練衣大衆這箇喚作祖師機喚作向上意以手拍禪床曰切忌切忌　上堂高提祖印坐據寰宇萬里無雲光輝匝地只如現前俱是眞實人爲甚覷他不見喝一喝曰貶起眉毛早已錯過　上堂楖櫟橫拈無甚巧收來放去活如龍靈利漢莫矇矓觸著管教立下風　問連朝瑞雪地凍天寒且道還有祖師西來意麼師曰鼻頭凍裂　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師曰摸著枕子不是手曰某甲不會師曰何似床頭鼠盜金

德涵讓嗣

淸河極樂四維鑑禪師上堂閉門打坐接上上機顧鑑頻伸曲爲中下不落問答又作麼生良久曰野色

若無山隔斷月光原與水相連　上堂若道有法說眼中重著屑若道無法說拔出腦後楔二邊俱坐斷中間亦打徹石笋抽條梅花鬬雪塵說剎說且道是箇甚麼時節以拂子點三點擲拂下座　上堂問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僧禮拜師便打乃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放出西河獅咬殺南山虎梅瘦添雪肥竹稀倩煙補杜禪和休莽鹵若還收得返魂香方可來搗塗毒鼓喝一喝下座雪兆性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臨濟宗

南嶽下三十七世隨錄

瑞安本寂雲蔭德禪師問旣是無縫塔因甚又用灰泥師曰爭奈者一問何　僧聞牛鳴問者是甚麼聲

師曰是佛聲曰因甚墮到這裏師曰蒼天蒼天　示
衆舉舍利弗入城公案畢乃曰舍利弗纔起思惟却
被月上女看破直至如今身入荒草　示衆舉女子
出定話畢乃曰文殊放去太賖罔明收來太速帶累
瞿曇女子通身泥水（紫芝有嗣）
瑞安雙貞尼通體敬禪師姓陳係林眉聲堂孀也矢
節焚修眉聲令參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
恁麼會又爭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
麼會猶較些子久之未有所入偶閱冰輪道者柏樹
子頌有省上寶寧求證紫芝有曰祇如趙州道狗
子佛住無又作麼生師曰謝和尚證明有曰既是無
又證明甚麼師曰惟人自肯乃方親有曰汝猶未徹
在師禮拜便出　康熙庚午二月二十日對衆說偈
坐脫（紫芝有嗣）
山西蒲州萬固文源燦禪師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莫
謂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拄杖七尺二拂子二尺
五　上堂擿砂點眼不蒙便瞎救火送薪有甚奇特
喚作是佛眼見空花不喚是佛不可少他些名凡號

打瓦鑽龜作麼喝一喝曰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
羅齊點首（奇然□嗣）
太平靑山竺菴瑞禪師示衆城子埂項王橋等閒踏
著兩頭搖不是山前溪水秀有錢難買白雲高　元
宵晚參今宵正月半走馬燈似鑽說與諸人知轉眼
時光換以杖卓一卓顧左右曰看看　示衆年來無
所悅高臥白雲堂雨過松山翠風來竹戶涼頭頭非
取捨物物本全彰有問西來意庭前梔子香（芝山覲嗣）
潭州石霜憨峰聞慧禪師上堂一見一切見天地日
月萬象森羅一明一切明春榮夏茂秋蕭冬寒喚作
佛祖心墮坑落塹不喚作佛祖心斬頭覓活畢竟如
何是透脫一路隺有九皋纔舉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上堂秋風涼秋空碧秋水淸秋山寂秋雁飛秋蟲
泣秋樹凋秋葉赤且道衲僧分上明得甚麼邊事迢
迢十萬里西來親對梁皇道不識　丈寺田上堂若
論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從來授受契券分明其奈
自暴自殘癡狂外邊以致拋荒失業跉跰孤苦幸我
聖主神明淸其界理其業前至萬歲橋一百畝晚田

後至白米倉二十畝荒田左至金銀庫四十畝旱田右至芭蕉沖三十畝中田遠近方圓荒熟共三百餘畝徑以丈尺度以分寸科以升合派以毫釐誰敢隱瞞些子山僧幸獲觀光忍俊不禁將原本契書乘時拈出分付諸人去也卓拄杖曰還委悉麼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　問疋馬單鎗請師相見師曰降將不斬　問佛度一切衆生因甚見殺不救師曰情知你命根不肯斷　問學人發疑情不起求和尚開示師舉竹篦曰喚作竹篦入地獄如箭射僧擬議師直打出方丈　頌殃崛產難話曰虎伸腰處風生谷鶴側身時月到廊眉底若無宗正眼回頭只見碧天長　頌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話曰紅爛熳撥不開探芳遊子去還來不知已泄春多少猶向鷓鴣啼處猜（碧眼開嗣）

劉水鳳翔唱宗來鑑禪師　僧問曾子曰唯黃蘗無師且道是一是二師曰上大人可知禮也曰恁麼則儒釋分明去也師曰金風吹玉管那個是知音（碧眼開嗣）

潭州石霜大用來珍禪師　侍石霜開最久開一日入堂問諸禪德還見山僧心肝五臟麼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開曰汝分上道將一句來師曰粉骨碎身未足酬開又問鳳翔峰今日為甚點頭師曰某甲徹也開領之　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大悲千眼看不見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八臂那吒道不出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月明簷外一輪圓（碧眼開嗣）

長沙霜華楚芝來悟禪師　僧問如何是霜華境師曰一夜雷遷塔一座至今何處不傳聞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八百高賢同聚首馨香不但楚王城曰人境且蒙師拈出格外元機又若何師曰不可節外更生枝　示衆恒沙諸佛體本元同我及衆生同一性命蟭螟眼裏四大海當陽看取蝦蟇腳下五須彌端的分明召大衆曰會麼為汝保任終不虛也喝一喝（碧眼開嗣）

瀏陽石霜澗月來仁禪師　石霜開命入侍寮行藏骨格有異人處一日開問汝有古人之氣不知心行若何師曰和尚何得打作兩橛開曰也要看過始得開又問破沙盆汝能扶起否師曰將此深心奉塵剎是

則名爲報佛恩。開領之　小參。法是大法。寶爲大。寶所謂法王之寶不虗妄也。汝諸禪德。能見法王大寶麼若道見也不是。若道不見也不是。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碧眼開嗣）

新寧草菴佛言來經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畢。乃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不落不昧。絕疎絕親。長安市上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眞　師一日同衆挑。土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頭上塊。曰意旨如何。師曰風吹日曬（雪𦨭中嗣）

宜興法華嗣嶽來燈禪師。示衆。僧問如何是湖山境。師。曰畫不成描不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推不開約不。散。曰如何是湖山佛法。師曰海口難宣。乃曰湖山境有眼者見。境中人覿面難藏。將謂佛法別有。未免墮坑落塹（雪𦨭中嗣）

漢陽大湖道務來勝禪師。示衆。靈雲被桃花瞎却一雙。眼我輩諸兄弟休以物。所轉。松含風而夜寒。溪帶雨而春漲（雪𦨭中嗣）

城步玉屏野雲禪師。僧問。十字縱橫如時。何。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曰穩坐家堂時如何。師曰恭惟起居萬福　小參。卓拄杖。曰道得棒下死。道不得棒下。死諸兄弟試道。看衆不出。師曰。噁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便歸方丈（石𦨭萃嗣）

城步大悲含舒來詠禪師。示衆。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且。道夜叉羅刹鬼子母阿修羅。眼在甚麼處。這裏分剖得。出可謂了事。衲僧其或未。然山僧罪過（石𦨭萃嗣）

杭州仁王梅璞來育禪師。示衆。錐頭利。鑿頭方。明歷歷。絕商量。昨夜三更月到（子愚玄嗣）

東安鳳山非石來珵禪師。僧問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曰識法者懼。曰恁麼則獅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師曰大唐國裏有幾人　示衆。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山不是山。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水不。是水月明照見夜行人。萬里山河圓一鏡（破有宣嗣）

武岡觀音再履來崑禪師。示衆。殃崛持盋婦人產難覿面相。逢棒打不散　示。衆卓拄杖一下。曰大衆見。麼又喝一喝。曰大衆聞。麼若也聞見。分明不必東撈

西摸其或未然莫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鐵輪昊嗣
鼎州護國洪菴玉禪師頌女子出定曰嶺南鷓鴣亂
啼時價重聲高覓所知古調曲中音韻遠誰能會取
絕思唯　頌乾闥婆王奏樂曰幽禽三四聲喚醒佳
人夢有意不堪聞靜把絲桐弄天機舜嗣
鼎州陽山楞嚴楚草勝林禪師頌洞山麻三觔曰如
如是佛麻三觔纏縛往來多少人任是大悲千手眼
至今不識定盤星　頌雲門對一說曰鳥語春深啼
杜鵑一聲遙送百花天殘紅墜地難迴復夏日陰濃
馬不前枕石徹嗣
京口夾山乾彰緇禪師示衆一二三四五六七顛倒
衆生空見識七六五四三二一大地山河黑漆漆個
中數目甚分明具眼衲僧須辨的若辨的虎齩大蟲
蛇吞鱉鼻　示衆昨夜三更拄杖子吞却山河大地
山河大地即是拄杖子拄杖子即是山河大地汝等
諸人在甚處安身立命卓拄杖喝一喝曰漆桶不快
歸堂努力　頌無夢無想主人公話曰長江千古自
流東萬里無雲印碧空夜靜水寒人睡穩蘆花深處

一燈紅辯海言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八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八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磬山下

潭州石霜治滆澄禪師上堂聞聲悟道承虛接響見
色明心金沙翳眼壓破脚指了沒交涉扭住鼻頭錯
過了也者隊無面目漢不是石霜壓良爲賤我王庫
內無如是刀　解制小參制無結解而人自生結解
道無悟迷而人自生悟迷穿衣喫飯本來成現行住
坐臥覿體堂堂何用三條椽下七尺單前瞠眉努目
晝三夜三堪什麼事逗到伎窮倆盡依舊緊捎草鞋
三千里外逢人但不得道從石霜來何故你不識山
僧山僧不識你有什麼交涉　上堂西風急桂子香
西來祖意絕囊藏咄兎徑非大象之所游鷄粟豈鳳

墨之略啄便下座　示衆青山青白雪白一夜朔風寒濩湯連底結剔剔乾坤萬里一條鐵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厲聲曰是什麼人僧擬對師打出　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學人自己本來面目師曰青山夾亂流（碧眼閱嗣）

趙州古觀音院禪林意禪師秉拂小參曰者磯頭截衆流今借坐展釣鉤衆中有衝浪錦鱗不妨出來游泳看左右顧視曰有麼有麼雨花巍禪師問趙州古佛刹庭前祖意猶存臨濟滹沱邊座上元風廣博請問法兄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目前無老兄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座上有禪林進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趙州路滑難以著脚進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夾路梅開偏逢驛使進曰料簡已聞其詳利生之事若何師曰焉辭拖泥帶水進曰與麼則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師曰賴兄證盟首山禪師問滹沱一滴卽不問如何是機前一句師良久曰會麼進曰如何是語後一句師曰切忌鑽龜打瓦進曰劫外頓然消息斷知音知外更誰知師曰首上座眞名持戒乃曰雙睛覷透齊秦月隻杖卓餘燕趙雲教管律鈴渾厭掇誰知又打宗門葛藤以拂子畫○相曰若論者箇大鼓堂上老人恒常擿擊音韻淸雅令人樂聞而現前諸昆季無不耳之稔矣又奚俟意上座今日之續響乎哉但承慈命不得不一接拍耳遂震聲一喝曰只此一通非漁陽可該豈三臺能收惟要當人從大火聚中翻身千尋海底著脚然後具得一副揩毒蛇頭上癢奪餓虎口邊食底手段始敢當軒擿動不惟直教尋言逐句穿鑿卜度者藏竄無地卽久參上士多智賢明亦乃側耳悚聽咦妙應羣機卽且置親承記莂一句作麼生諦審高風此日韻非弱慚愧繼芳猷遮喝兩喝下座（雪山祥嗣）

北京龍泉曉愚講禪師登州程氏子投法源髠髮示參萬法歸一話諳憫忠受具每提話頭懵無所趣乃束裝至羅那延窟一晩危坐忘所以忽聞風吹松淸梵入耳汗流浹衣疑慮俱失乃南下至浙之柏山靑州大覺末覲法源玉玉問善財參徧處爲甚黑豆未生芽師曰若生芽則禍事玉曰用南詢作麼師曰不

入洪波裏怎見弄潮人玉曰別峰相見有什麼事師曰大似重栽眼上眉玉曰放子三十棒師禮拜巾侍十稔乃得微旨（寶如玉嗣）

登州法源仁山能禪師本郡焦氏子從法源玉芟染任勞不息暇則焚禮感大士現相白玉玉命參萬法歸一一夜見佛燈光燄騰空有省呈玉玉適迓亡僧歸便問亡僧遷化向什處去師曰鼻孔朝天曰因什顚倒師曰正是他放身命處曰大家燒作一堆灰什處相見師曰安南地暖塞北天寒源異之命理院事即成叢林玉問法源一鋪功德成褫否師曰何須片雪點紅爐玉曰果圓成否師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玉曰脚跟下道句看師曰怎敢勞煩和尙便禮拜玉頷之命繼席法源（寶如玉嗣）

儀眞地藏具函廣禪師揚州陳氏子初參許村虎餘命看一歸何處話歷三載未脫臀礙次詣慈雲參大覺琇再謁嘯堂予於安化入室次予問一歸何處師曰西山高絕頂一望四無垠予卓杖曰向者裏道句看師喝予便打師擬議予又打師豁然禮拜予頷之

舉東瑜野翁禪師參天目目曰子以到不疑之地何生死之懼哉翁于言下豁然師頌曰父子相逢話正長夜深秋月照人涼說盡當年辛苦事一度傷思一斷腸（鳳堂予嗣）

□□□□□□□禪師餘姚陸氏子投智顯披剃禮白馬忍得戒示衆竹篦子話後參諸方觸石遭跌有省口忽曰虛空粉碎渺無霞祇恨從前入路差今日始知無一物西村元是舊親家甲戌禮臺山至都中謁安化賢賢問那裏來師曰楊關賢曰甚麼物與麼來師曰蘇州有常州有賢曰這樣滯貨師曰滯即且止請和尙定價賢曰也少三十棒不得師曰和尙太煞婆心便出入室一日賢問文殊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點即不到賢曰罔明初地菩薩因甚出得女子定師曰到即不點賢高聲曰女子瀞師便作女人拜曰和尙萬福賢頷之

金華華藏藥海孟禪師姓蔣浦江人投湖山庵妙吉落髮嘗習坐禪北參天龍中値妙雲雄請禪要工夫雄命看萬法歸一話自謂有契入一日中問妙老人

與你道甚麼師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中打曰者念篇章漢有甚了期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中擲杖曰我即不打你試親切道句看師曰乞和尚拽起某甲著中即拽起師便與一掌中呵呵大笑師禮拜中肯之致和中嗣

天津水月殊庵定禪師餘姚劉氏子禮摩竭剃染詣京嚴淨圓具後參慧林光令看萬法歸一話刻責自究久無所入偶過村落聞砧杵聲有省歸呈所見光曰如何是萬法歸一師曰水向東流光曰一歸何處師曰大家在者裏光曰親切處道一句看師禮拜光曰放汝三十棒晚參驀召師問曰三藏十二部俱是佛說忽翹一足曰且道者是誰說師曰請和尚尊重光頷之後以偈付之慧林光嗣

杭州慈廕涵靜振禪師桐鄉宋氏子禮以仁薙染北遊天津覲慧林光於大悲令參三不是話刻究無所入一夕經行擡頭覩飛星有省趨方丈光問不是心佛物畢竟是個什麼師曰拄杖長七尺曰那裏得者箇消息師便喝光便打師曰和尚婆心太煞光休去入室次光曰昨日風今日雨是何意旨師曰穿破鐵牛鼻孔光曰爲什拄杖子吞却乾坤師便喝光打曰者一棒瞥師曰恩大難酬光頷之慧林光嗣

北京茶蓬忍僊藹禪師金陵湯氏子幼而頴慧知有向上事辭親依峯感圓初脫白禮覺胤受具參遯村命看父母未生前話聞風折樹聲有省入室呈解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堤邊柳色含烟綠陌上桃花映日紅曰未在更道師曰記得當年相識處回頭又見月華新曰什處學來底師拂袖便出參弘覺忞于平陽忞問那裏來師曰苕溪東霅水西曰爲什走兩條路師曰也要和尚疑著曰我道你不從苕霅來師曰請和尚道曰汝從水灣灣山凸凸處來師曰大好平陽曰汝還見虎麼師作怕勢曰且照顧性命師便作虎聲忞謂客司曰領者僧參堂去參靈機觀觀問倩女離魂那個是眞師便喝觀曰者一喝落在甚處師又喝觀打曰少者棒不得最後見蕪湖福嚴輪師資機契執侍五載得受印記　掩關小參萬法本閑爲人自鬧眞智圓明情生性隔若欲本源淸徹性體

淵弘必須靜極光通自然造車含轍千江有水星月皆含萬里無雲純淸絕點了亦無可了得亦無可得正恁麼時且道如何卽是乃拽杖入關云一輪杲日當空照萬象森羅影現中喝一喝鞠庵輪嗣

泰州藏經石泯囗禪師上堂擧天巖啓小參云孔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人却不信烏大如山魚大如海人却不信父少於子弟長於兄人却不信明星午現紅輪夜照人却不信海月與麼說諸人不信諸人與麼說海月不信海月不信諸人不信且道是同是別顧左右云畢竟作麼生復云參卍庵純曰魚游松頂鶴宿波瀾倒騎鐵馬直上青天一曲豪歌聲落幽玄耳聞不會眼聽始全諸人不信海月難聞海月不信諸人高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豈其爲然復云參師頌曰轆轆通紅鐵一團週遭宛轉絕躋攀和烟拋入靑霄外三眼摩醯未許看卍庵純嗣

義水語崎梅徹爾禪師本邑人參宜林能令看父母未生前話久之一日能問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的面目師不能對遭能痛棒師曰乞和尚寬容能又問師擬對能又打師冰釋所疑乃禮拜曰和尚恩逾父母能曰汝見個甚麼恁麼道師曰金剛手裏八輪棒能曰未在更道師便喝能頷之　擧天則能參龍池微微擧扇曰會麼能曰不會曰爲什不會能曰非我境界曰汝何處來能曰湖廣曰黃梅佛法如何能曰夜半付盧能泥牛歸雪嶺曰卽今事作麼生能曰和尙道個甚麼微便喝能曰老作家師頌曰江國春闌風信幽漁翁把釣曲江頭一聲笛奏千林曉破浪金鱗徹斷鉤天則能嗣

長沙印宗奇禪師初參劍叟有悟入晚謁石源雲于石門深悉微旨　上堂擧山鐸在參金明進問不是心佛物是個什麼在曰露曰昨日有人恁麼道趁出了也在曰要打便打說什昨日隨聲便掌進約住曰者瞎驢亂作那在擬進語進便打復擬進語進又打在豁然契證師頌曰歷徧千峰與萬峰白雲深處見孏蹤翻身直上最高頂激電驅雷縱遠鴻石源雲嗣

黃安獨山微壓盛禪師本邑人歷參尊宿晚謁石源雲于龍興得受記莂　小參擧聞谷印問南明廣了

即業障本來空。為甚師子尊者被罽賓國王斬卻。廣曰。本來空。曰。爭奈頭何。廣曰。本來空。曰。為什罽賓國王一手墮地。廣曰。本來空。師頌曰。柳汀斜對野人聰。零落衰條件曉江。正是霜風飄斷處。寒鷗驚起一雙雙。石源雲嗣

英麓興福穎戢易禪師。蘄水人。禮黃尖欽剃落受具。參柏樹子話。一日斫柴傷指有省。呈欽。欽曰。柏樹子蘄。師曰。血淋淋的。欽領之　郢方山寶凡見僧入室概豎拂子曰。是甚麼。僧擬議。直打出。二十年少有契其機者。石門雲曰。祇如師。僧家識得拂子。又作麼生。良久。彈指一下。金明旭曰。識得拂子。買草鞋行脚。師曰。古人門庭。恁麼施設。近時惟恐蟻不解腥。蠅不來。臭可不歎息。等輝欽嗣

建寧眞如餘力恒禪師。建陽陳氏子。禮浿雲脫白。嘗請益穎素鑒。鑒曰。出家學道。非小根劣志可趣向也。師曰。如何即是。鑒曰。汝但一切善惡都莫計意。單提個無字。全身靠定。如一把金剛王劍。佛來也斬。魔來也斬。久久自然瞞你不得。師于是刻究。雖執勞任重。未嘗放過。一日晦嶽旭至。普明索從上遺稿。師朝夕請益。旭問還我無字意來。師曰。無本無意。曰。既無意誰來請益。師于言下有省。便禮拜。旭然之　舉希覺銳參時。現曇曇問。上座年多少。銳曰。與虛空同生。曰。還有人相伴麼。銳曰。從來不借他人力。曰。如何是汝自己力。銳便摑。曇曰。者漢恁麼那。師頌曰。紀年多少同空生。日是誰相伴。不借他力。等閑輕撥著。迎風劈箭急。凜凜威風。山崩海立。晦岳旭嗣

浦城龍珍天秀潤禪師。本郡人。丱歲禮龍珍胤披緇。謁鼓山賢受具。隨胤參鳳山曇。命看柏話子話。一日值曇自攜水。師擬接。曇伸手曰。還我話頭來。師曰。待某甲淨脚了。向和尚道。曇曰。即今事作麼生。師便喝。曇曰。甚麼學來底。師又喝。曇擬掌。師攜水便行。曇曰。卻也有些衲僧氣息。師曰。也要和尚著一驚。曇器之。後胤受曇印記。命師理院事。二十載看法華。次胤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胤曰。子又作麼生。師以兩手作托呈勢。胤曰。錯會也。師便喝。胤曰。還更有麼。師作禮三拜。珍重而出。胤喚監院師

回首胤曰山僧亦有一大事因緣要汝提掇他日向鑊頭邊覓得一個半個續佛慧命不負先人之念吾願足矣付偈印焉覺圓胤嗣

北京千佛普韻法禪師濟寧鬱氏子造淮城投靜然披緇抵京謁雲光受具閱禪燈如夙習參廣嗣杲命看三不是話力究累年一日聞僧誦風鈴偈曰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個中人豁然氷泮即見檀度次謁大悲深領提誨復造普慧哺哺命典藏一日哺問黃檗打臨濟意作麼生師曰金將火試哺曰爲甚向大愚肋下還拳師曰者裏失錢那裏拔本哺曰當時得大愚力何以承嗣黃檗師曰冤有頭債有主哺曰放汝三十棒師禮三拜哺契之乃付以偈天乳哺嗣

臨濟大悲穎謙律禪師本郡韓氏子投靈鷲祝髮請益妙雲雄指示禪要命看三不是話夙夜刻究不怠一日挑水灌園忽籮爆桶落豁然有省詣方丈呈解雲叱之曰此不過暫時現量非爲究竟師擬伸問雄亂棒打出遂徧扣名宿末後參天癡善善曰三日不相見莫作等閒看汝眉毛長多少師曰與和尚一般

善曰眞個那師震威一喝善曰一喝不作一喝用你作麼生會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善曰恁麼會又怎得師又喝善打曰參堂去執侍五載善印以偈天癡善嗣

惠州圓通玉巖弘禪師鎭江人上堂舉法眼云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淨居云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子不在者箒柄聊與三十師曰二大老分疆列界各顯家風則不無若是開人眼目斷人命根要且未在圓通即不如是拈拄杖召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豎起拄杖曰是甚麼旋風一齊打散擲杖于地呵呵大笑歸方丈潛夫峻嗣

荊州天龍可藏用禪師參普光峻峻問何處來師曰請師鑑峻曰者尿床鬼子拈棒便打師曰早知和尚有此機要峻又打師曰某甲過在甚處峻曰墮也師豁然便禮拜曰若不親見和尚幾被諸方賺悞一生峻然之執侍數載峻付以偈　示衆拈拄杖云者個不得喚作拄杖若喚作拄杖入地獄如箭射復以拄杖召衆曰者箇端是拄杖若不喚作拄杖入地獄如

箭射且道如何即得便下座　上堂舉高峰云三十年來合得一服快活無憂散其藥雖微其功極大不問佛病祖病心病禪病凡病聖病是病非病生病死病除禪和子一種毛病之外聞者見者莫不靈驗師曰者服快活散雖則神妙不過有三年之艾能灸七年之病若是膏肓之疾未免束手傍觀天龍也有個單方不假造作其功莫有逾者佛病祖病以至生病死病且置一邊專治禪和子一種毛病見者聞者喪卻性命且道是什麼藥頭嚮神農不敢嘗（潛夫峻嗣）

崑山王全信居士本邑人知有宗門事嘗自究竟生從何來死從何去遇遯叟開示數語深明一貫之理一日呈偈讀雪子曰尋常日用本非他物物頭頭事豈蹉信手拈來無剩法只將一著定諸訛讀雪閱畢問如何是你日用一著士豎起拳讀雪曰放下著士舒掌曰不可弄巧成拙讀雪曰去此二途道一句看士便喝住曰再喝看士曰那更矢上加尖讀雪便打自是嘗炙左右讀雪印偈曰祖師鐵牛機克振在機先我今斯付汝宗風播大千（讀雪章嗣）

蘄州盤山位輿實禪師宛平卞氏子初謁興隆示竹篦話刻究忘倦及參大悲則苦切倍常偶過瀛海聞潮聲有省則問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汝如何會師曰波斯嚼氷雪不覺齒牙寒則稱善乃命依吉庵貞貞問如何是入門句師曰恰值金吾不禁貞拈杖橫按曰怎奈者箇何師曰和尚婆心太切貞豎杖曰轉身一句又作麼生師作禮曰成實禮拜有分貞曰三十棒且待別時師約住一掌曰要打便打說甚別時貞拓開曰不畱汝到恁麼地師作噓噓聲自是執巾五載漸悉妙理後承印記（聖蓮貞嗣）

黃梅萬緣法禪師吉安人從銳剃落叩天峰有悟入峰仍命見銳銳每示鉗鎚師無難色一日銳命入室問無字公案凡十三語銳不加諸師曰和尚莫强壓人好銳曰不道汝不會怎奈禪太多師佇思點首便禮拜銳曰子見何道理乃爾師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銳可之（鐵峰銳嗣）

黃陂彌陀慈若印禪師荊州萬氏子隨父禮雲谷脫白禀戒於揚州天寧受學於匡山紫淵徧參諸老俱

克疑充

有機語末造金明值旭搬瓦次旭拈瓦示衆曰一大藏教只說者箇師進前亦拈一片瓦曰一大藏教不說者箇旭曰說與不說只消一文錢師曰半文亦不值旭曰山僧今日折本也師微笑旭深器之命克侍司前後九載旭以偈印焉（金明旭嗣）

漢陽三河一葦蓮禪師本郡人齠年薙染志慕禪宗禮演受具求開示令看一歸話三載精勤不怠七期演落堂問一歸何處師面赤不能對演扭師鼻曰者畜生在此多時尚使不得耶師負痛失聲演曰却甚親切師聞而汗出覺身與空等便禮拜演曰何不道一句師曰天寒滴凍請和尚暖室裏坐演便休命師書狀師雖得悟日夜猶勤刻究彌切演印以偈師乃問只如燈燈不息時如何演曰大似瞎驢趁隊走師曰謝師答話演打七棒趁出（東林演嗣）

黃安得雲峰定禪師本邑人嘗聞僧談及禪理師喜不自勝因造大聖稟戒值演與胡心維盤桓如忘忽記即進前禮拜曰和尚與居士所言何事演曰非汝境界師曰已被學人看破也演拈竹篦曰看得者箇破麽師奪得擲之便出演語士曰此子莫參禪麽士相與稱奇後命師入室問子曾參那箇知識師曰大聖和尚演拈杖打曰者掠虛頭漢來誑老僧那師曰却是拄杖子記得演乃喝曰不是者箇道理遂命看柏樹子話師擬祇對演打曰開口即錯出去師亦知其意後演印之以偈（東林演嗣）

普應尼蘊古宗禪師上堂天空海潤月白風清在處漁樵起舞隨方物類生歡新普應怎敢違時失候千差萬別向者裏一齊坐斷迴絕誵訛踏開生佛頂顱揭露須彌腦蓋大衆且道神通耶法爾耶怎麽會得盡十方世界總不出我者裏若是門庭施設也要另出隻手以拂子畫○曰心燈焰焰傳芳遠一點無私徹古今　小參洪鐘在架有扣則鳴寶鏡當臺有來則現諸大德各各本有一段光明用無窮取無竭灼然一切處不昧著明鏡洪鏡無二無別自是汝不薦蓋爲妄執學勞分別影事汩沒生死浮沉苦海被根境縛著累劫難脫諸人要會直下便會有什麽相隔處如不爾者三根椽下七尺單前把身心打疊得乾

乾淨淨仔細諦審看是什麼物者裏翻得身轉一點
也瞞你不得方知吾不汝欺還有麼良久曰把手勸
君行不得爲人自肯乃方親寶如玉嗣
徑山千指蘭谷邃禪師頌青州布衫曰巧樣裁成恰
稱身非長非短覺相親尋常不浣春江水日炙風吹
豈染塵悟松裕嗣
金陵普濟宗鏡徹禪師晥參石頭城下燕子磯頭長
江浪湧烟雨空濛諸佛機祖師意分明揭露亘古彌
今本無變遷若能覿面會去便可歸家穩坐何須歷
徧百城奚用闍門彈指驀豎拂子曰大衆還見麼復
擲拂曰切忌換却眼睛闊谷悟嗣
安州法雲天機徹禪師閩中泉州林氏子弱冠薙髮
於汴州相國寺遍歷諸方末侍祝峰善乃蒙印可繼
席示衆法無定相遇緣卽宗道本無言因言而顯所
以三際求而罔得二諦推而莫知無相無名不可測
其深廣無依無住不可察其指蹤到者裏須知有透
脫一路始得卓拄杖曰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
徹底淸喝一喝　示衆拈拄杖曰是法非思量分別

之所能解卓一卓曰惟有一乘法無二一無三於此
透得明得一大藏教盡是拭瘡癩故紙良久曰還會
麼三脚驢兒弄蹄行踏碎乾坤無寸土墖於普照寺
之北隅祝峰善嗣
隨州水南徵宗省禪師參祝峰善善曰年多少師曰
三十六善曰水牯牛多少師曰兩個善領之　上堂
祖庭傾頹已多春四至分明記不親雨傘撐開新世
界犂耙耕轉舊乾坤卓拄杖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
湖烟景有誰爭祝峰善嗣
漢陽三河一葦蓮禪師初參護國不契遂徧歷叢林
末造大聖演纔入門演拈杖卓一下曰拄杖子踍跳
師曰和尚莫探頭如演便打師曰學人過在甚處演
曰好惡也不識師不領演置杖曰上座不必忙曾有
諸當處不妨舉似爲你證據師歷舉所得機緣演曰
者總是心意卜度得底祇趙州道個無你作麼生會
師茫然演曰且去別時來師出門次演驀喚上座師
回首演曰是甚麼師於此有省便禮拜演曰何不道
道師曰一雙靑白眼那更著泥沙演曰還我無字來

師曰雙城驛前官馬路行人幾個不辛酸演曰走殺闍黎師曰步步不沾塵演曰三十棒且待別時後印以偈（耳觀演嗣）

黃安得得庵雲峯定禪師本邑程氏子依雪居髡染詣大聖獲戒請益工夫演命參一歸話二載一日覩山水瀑發波浪洶湧忽有所入呈演演曰一歸何處師曰山頭翻白浪海底起紅塵演曰是見若受即成障隔師曰如何即是演痛棒打出掩却門壁立堦前半晌忽有人問牛在那裏有僧答曰就在者裏師聞之頓釋前解疾趨扣方丈演曰誰師曰不是別人演開門師禮拜演然之（耳觀演嗣）

嘉興敬畏韞石琳禪師海鹽陸氏子從雪介剃度禮晦岳旭於三壇圓戒命看一歸話次入楚徧參旋歷匡廬俱不契再見旭旭數回盤詰應對頗捷移時旭喚師曰從前三則語盡是躲跟未到實地今日快快供說不然打你疾死師赧然擬對旭便打師又擬對旭又打師茫無措旭連棒打曰一歸何處速道速道師頓有省乃禮拜曰全琳今日始知和尚一片婆心碎身難報旭可之　示衆舉楞嚴曰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頌曰畫樓春色最嬌華逞盡風流與莫遮試向清波手畫月冰容難並玉容嘉　頌南泉刈茅僧問南泉路因緣曰踏嚇梯雲欲學仙不知身在葛洪前一壺妙藥都傾與稚子猶然問洞天（晦岳旭嗣）

嘉興在聞本禪師本邑洪氏子幼出塵禮同岑燈圓具造金明求指示旭曰本無建立指示個甚麼師曰弟子愚頑乞師慈誨旭舉趙州無字命師參究無虛日偶聞車水聲有省述偈曰趙州一個無字匝地普天不漏驀然打碎虛空塞斷黃河倒注呈旭旭稱善（晦岳旭嗣）

鎮江帝青實禪師本郡人脫白中隱參天寧命看生前話數載後呈見甘露旭每掃却師動止不安一夜危坐聞炮聲響徹天地心境廓然侵晨呈旭旭曰即今炮聲落在甚處師便喝旭曰汝者一喝又落甚處師又喝旭曰未在師禮拜起連喝兩喝而出旭頷之師頌青州布衫曰青州七斤衫團圞無縫隙幾多

人向此中迷不識趙州赤骨𩩲南岳旭嗣

青龍覆載證禪師小參覺印當軒逈超無極先天之表妙湛圓明徹證恒河沙界之中正令全提縱橫無礙刮龜毛於牛背截兎角於虎頭展大機顯大用何妨藏天下於天下正好徘徊廣莫之野逍遙何有之鄉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喝一喝　小參穴知雨巢知風殘花落盡月輝空塵塵寂寞刹刹圓融的的三乘外家家一印中祖師意沒西東縱驢橛上生芝草黑漆盤中日正紅　立春上堂泥牛鞭出黃金骨蕩蕩春風散五湖吞綠含紅無限意看取江山一畫圖展手曰是什麼切忌道破辨海言嗣

揚州普濟機先宗禪師上堂道無向背法離見聞當陽獨露凡聖不存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箭過西天白雲萬里闊谷悟嗣

法華天然順禪師小參無絃琴上撫出五音六律沒底鉢中托出百味珍饈碁盤石跨跳上三十三天洗鉢池哮吼入汪洋大海順上座忍俊不禁到這裏將祖翁田地點露當陽未耕者耕未得者得信手拈來和盤受用且道如何受用壽長久喝一喝下座闊谷悟嗣

奉天蕭鳳儀扶雲居士本業儒隨父國麟宦遊學東京口偏歷禪席知有此事後父歿扶柩旋京參寶如玉于三大士庵一聞開導心生踴躍更求垂示命看萬法歸一話後聞更皷聲有省即見玉玉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士曰衆星拱月曰一歸何處士曰月落天空玉曰正恁麼時道一句看士曰佛祖難窺玉曰未在更道士便喝玉頷之士嘗侍玉左右深領提攜得入幽奧後玉示疾告衆畢召士囑以偈曰入室知堂奧出門車合轍踏翻向上關無孔笛吹徹士唯然拜受　士訪友山石石問是蕭居士否士曰和尚須具眼始得石曰看破了也士曰換却眼睛也不知石震威一喝士曰又恁麼去也石曰原來是作家士曰塗汚人作麼　士到天甕禮妙雲雄雄問居士高姓士曰姓蕭雄曰古人一管簫吹散八千兵汝試吹看士展兩手曰又是一場禍事雄曰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士曰老和尚棒頭太香雄曰幾乎喚你作俗人士曰和尚捺人向坑子裏作麼雄曰雁過長空影沉秋

水士曰理長卽就雄打曰逢人切忌錯舉士禮拜寶如玉嗣

南蘭成正禪師參安化中中問如何是上座底野鴨子師曰收來人不見放去不成羣中曰非汝分上事師曰不是某甲分上事且道是阿誰分上事中打曰瞎師便喝中曰也是賊過張弓師搊住中曰爭奈贓物現在中曰太煞無禮師作禮呈頌中頷而印之致和中嗣

永平茶棚圓融諦禪師吳縣施氏子投普明薙染禮海會得戒參父母未生前話忽聞香板落地聲有省出謁南澗珍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南人泛舟北地乘馬珍曰兩頭不著師曰磨盤空裏走珍便打師一喝而出晚依普度虛作務次虛曰鑁頭在手阿誰運用師曰何須掘地覓天虛曰汝既不會何不問山僧師豎鑁曰大衆證明虛頌之從實虛嗣

金華善慶靈慧智禪師義烏吳氏子參致和中於安化有師資契命理院事參請無虛日又旋浙渡錢塘忽失前有復北上呈中中曰錢塘江幾許深師曰直似海中近面覷曰果然鼻孔浸爛師曰和尙莫眼花中曰且喜眉毛還在師曰謝師證明中休去入室中問南泉喫油糍莊主來謝話訛在甚處師曰疑殺天下人中曰還識南泉麼師曰今日捉敗者老漢中可之執侍十載中以偈印焉致和中嗣

太倉鈍機顯禪師玉峰李氏子幼投南廣雲髡髻命看一歸話禮椒山制秉戒日夜參究不懈因普請挑柴雪中著跌有省呈偈曰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辨路高低等閑觸破威音上原是娘生箇面皮制曰只如娘未生時又作麼生師曰佛祖覷不見制打曰者一棒落在甚處師便喝制器之次親百愚斯於靑龍斯問上座參方何年師曰威音王前斯曰太遲生師曰幸逢和尙住世斯異之復徧參諸老俱有機語晚造心莊陳讀雪問子曾脚跟點地麼師曰太湖三萬六千頃誰知到岸不須舟雪曰如何是到岸一句師曰特地一場愁雪拈棒師便喝雪曰俊哉衲子師拂袖便出遂親依數載雪印以偈曰是法無彼我是心超古今顯了非心法眞機廓太淸陳玉文嗣

常州黃山藥師補石天禪師本郡劉氏子性穎悟十歲受學有會心處輒起立同學異之年十九怙恃俱失就耕一十三載一日棄妻子飄然入黃山禮完白老宿薙染二子嘗依之師不顧竟造靈巖受具命看三不是夜坐更深開門見月光廓無際返觀自身猶虛空等述偈呈童碩宏曰不是心佛物倏然當宇宙踏碎上頭關突出虛空口宏曰喚甚麼作上頭關師便喝宏器之復參眠雲濟水洸問何處來師曰天台曰見羅漢麼師曰又見一箇曰莫錯認師曰已露賊身洸便打師接住送倒洸喚侍者一掌便出晚覲晦嶽旭於龍淵擬展具旭曰不是師收具旭曰轉錯師曰學人錯和尚不是旭便打師曰久聞龍淵深果爾浪頭高旭曰淹殺闍黎師便喝後至甘露再參命首衆入室次旭拈拂子問當時馬祖底與山僧底同耶別耶師奪得豎起曰請和尚道旭曰你道百丈意作麼生師擲下拂子旭震聲喝師禮拜尋印以偈晦岳旭嗣

嘉善惠民古仙眞禪師江寧李氏子幼投弘渡律主剃染十八遊講肆謁海會受具看一歸話不契南參龍淵雄師問如何是即心即佛曰獅子咬人韓獹逐塊師曰如何是非心非佛曰手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師擬議曰汝作麼生會師佇思雄便打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劍嚮師一喝歸衆復徧參諸方最後覲晦嶽旭問甚處來師曰南海曰見大士麼師曰學人去時得潮來時得風曰放下餬餅爲甚却是饅頭師曰也是平常事旭拈竹篦曰既是平常事者裏道句看師纔開口旭便打師曰深領和尚一棒曰你向甚處會師禮拜歸衆旭肯之後示偈曰法法無形表非物非名字我親分付汝橋流聲不住晦岳旭嗣

金陵眞如二輪明禪師本郡呂氏子依弘渡出家謁勝果受具造顯聖理問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師無對理便打師擬開口理又打師有省未幾理寂師造磬山操問是甚麼師曰不審曰上座今日太歲當頭師曰且喜和尚土星入命操便打師便喝後參甘露旭有契普請挑柴憩江岸旭問既是悟的人爲甚氣急師曰魚行水濁忽見死魚旭指曰魚以水爲命因甚死於水師曰恩深不忘旭曰如何是恩深處師禮拜

旭曰拄杖不在手記取三十依二哉旭印以偈晦岳旭嗣

滁州瑯琊慈門聖禪師武昌毛氏子甫十歲二親俱喪十八禮五祖岡落髮圓具苦行三年看無字依廣教玉數載南下抵夾山憩旦過聞僧誦有物先天地句有省遂結茆滁之皆山八載後棄菴參報恩淳入浴次淳問古人道一口吸盡西江你試吸浴堂水看師曰某甲不作者野狐見解淳器之復徧參諸方終不自諾末後至甘露方跨門旭問是甚麼師曰素仰高風特來瞻禮旭曰老老大大著甚來由師曰古人三登投子九上洞山還是遊覽山川還是別有道理旭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師曰萬點烟消天地淨一腔風月廓無垠曰莫是子見處麼師便喝親炙二載旭印以偈晦岳旭嗣

膠州普濟惟一道禪師萊州劉氏子參法光石棠勵彌切力究數稔一夜孤坐達旦聞迅雷猛風覺身心頓空廓無涯際往呈石石曰生前面目在甚麼處師曰徧界不能藏曰既徧界不能藏何處安身立命師便喝石拈棒師曰者老漢手忙脚亂作麼便出石器之即南下徧謁叢席晚參甘露有師資之契即命典客一日旭召入室問今日幾人新到師曰早期三人晚來五人曰幾人得體幾人得用師曰請和尚勘旭便打師曰即此是用如何是體曰汝向甚處見山僧師便禮拜旭又打兩棒後印以偈晦岳旭嗣

黃安恒河瑩璋珩禪師本邑盧氏子生不茹葷性沖澹二親既歿禮微庵剃染命看三不是話師曰既不是心佛物又參個甚麼塵曰正好著力謁大聖演受具入七堂聞香板聲有省演舉香板問者是甚麼師便喝曰亂喝師又喝演便打遂參諸方晚親甘露旭問學人遠來乞師一接旭便打師以坐具打圓相托呈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你是最下一品師曰是精識精旭直打出入室次旭拈棒問者裏親切道句來師曰北固山頭浪湧揚子江心火發曰燒却你眉毛浸爛你鼻孔師曰乾坤浪蕩無拘束倒跨須彌象外遊曰莫是汝見處麼師曰無見可見曰怎奈目前何師禮拜旭然之晦岳旭嗣

黃梅萬緣發禪師吉安人從鈍鋒銳剃落依崧岫源

於羅漢久之次叩天峰性有悟入性仍命見鋭嘗詰無字凡十數語不諾師曰和尚莫强抑人好鋭曰不道汝不會怎奈太多生師唯唯點首便禮拜鋭曰子意如何師曰全發今日會和尚婆心片片鋭然之鋭鋒

鋭嗣

南泉雲楼渡禪師武進王氏子親天寧桂昌鋭開導向上一著曉夜疑慮投祖印剃度詣龍池圓具看三不是話北遊金門參南泉宗激發用功歷三寒暑聞更鼓聲有省宗問溈山踢倒淨瓶雪峰淘米去砂是同是別師曰兩段不同收歸上科宗曰南泉斬猫歸宗斲蛇是何意旨師曰長劍倚天髑髏徧地宗打曰者一棒如何理會師曰直得大地震動宗肯之心宗禪嗣

杭州慧彰自餘弘禪師侍慧彰璣甚久參究不怠一日聞梆聲有省呈偈曰槌槌一擊有來由驚起溈山水牯牛兩角撐天會不兕自收自放自風流璣問如何是自收自放自風流的事師拂袖出方丈璣曰放汝三十棒自是漸益妙旨璣印以偈曰鐵船高駕許誰酬吞海金鱗躍上舟細驗絕無粘帶處絕無粘帶

接英流 上堂天地未分時固是無可覆載日月未明時光輝洞照無邊釋迦彌勒有口無說處文殊普賢有智無用處圓通大士無聞證處善財童子無參見處大衆正恁麼時且道山僧在於何處便下座文玉

璣嗣

山陰衛生鑑俞堅禪師本邑人親平陽顯聖諸宿有年看三不是話精勵不懈後參月暉光執勞甚勤會築殿堂開鑿陂池而本參話頭未嘗有間偶聞僧曰鑿池不待月池成月自來凝膺冰釋乃呈光光曰靈雲見桃花悟道因甚玄沙不肯師曰試玉須憑火曰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枯木綻銀花曰你即今悟也未師曰須彌何更戴須彌光便打師禮拜光頷之月暉

光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越州彌陀寺無迹淨敏禪師武康沈氏子上堂少林一曲傳來久山僧向瞥無何有業風鼓動沒絃琴不用挑彈唯拍手霜風颯颯捲殘霞列宿煌煌籠北斗禪源祖意祇狐涎莫逐狐涎遭掣肘丈夫壯氣塞乾坤何藉山僧再開口烏藤未擧早新羅棒底翻身猶笑醜大衆如何是不醜底事良久曰箭鋒交處龍象驚塵拂飛揚猊獅走　住演教上堂昨日雨霏霏今朝晴皎皎照燭既無遺個事爭尋討拍案一下曰了

上堂掀翻海嶽裂破乾坤演教門下祇可教他提瓶挈箒彈沒絃琴唱無音曲總教你立在下風運無相神通現百千身量速速趕出山門若人問我緣因但道青天白日何假挑燈　上堂臨濟竪钁仰山插鍬雖曰顯脫尙未英豪山僧無巴鼻狠藉在今朝以兩手作掀眉勢曰猫　解制上堂孰得孰失何證何修六橋花柳艷三浙水長流最初句眼中著屑末後句醉後添杯大丈夫漢決決不向死水裏潛身語言中取的直須奮鵬翅而遍攫獰龍奪驪珠而生烹大象略較些子諸仁者可有具通身手眼現全體作用者麼良久曰神蛟不假風雷送暗駕江潮度海門

問如何是內紹師曰勛勣開霄壤綸功擢五侯曰如何是誕生師曰頂心匡宇宙終不坐金鑾曰如何是朝生師曰克勤彰聖化律呂佐朝堂曰如何是末生師曰令嚴烟塞靜威烈壯山河曰如何是內生師曰仰承君父命俛察萬機儔曰如何是離見滲漏師曰應機須審句出格在當陽曰如何是離情滲漏師曰兩途無滯著萬派自歸源曰如何是離語滲漏師曰始終存一際不動那頭機（袞淚懷嗣）

杭州六通院願菴淨伊禪師清溪丁氏子示衆出格超羣拔萃機天民古法兩難齊靈兒獨透威音外不外吾人眼上眉　小參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人爲

蕩金剛體非妄亦非眞拍禪床曰會麼到者裏父子
相逢君臣道合一道如如體無異致正恁麼時可能
辯得主中主麼良久曰月落江天形影收靑山片片
暗雲愁松風陣陣淸虛碧鴻雁徘徊任去留（麥浪懷嗣）
古越睿壽大鼎淨新禪師山陰馬氏子上堂會聞月
鎖空王殿適値簾垂信不通非是威音難話會此因
淑女未忘工豎拂曰會麼滿樹梨花翻作雪無端一
見令人寒　上堂昨日雨洗千崖今朝風搖古木設
若箇點將來未稱道人耳目何故以手作環抱勢曰
你可曾見我蹤渚埠頭者樣大蘿蔔　上堂拈拄杖
曰者個上座自出圈圚已來常在長安道上綠柳堤
畔不特吟風嘯月抑亦合水和泥到恁麼地始可迴
絕離微祇如罷裏無柴廚下無米又作麼生商量玉
人剛匪渾成夢忽聽鄰雞午夜啼　上堂山一帶水
一帶白露搖拽乾坤外金雞飛起碧巖前誰信波斯
擬彩繪擬彩繪誠昏昧爭知我八角井亭覓做了彌
天寶蓋戉懸在十字街頭你道有幾許高大揮拂曰
奈　師示寂康熙庚戌春世壽六十有九僧臘五十

全身窆于謝市古興教院之陽（石雨方嗣）
杭州龍唐遠門淨柱禪師閩之龍溪陳氏子母夢雙
龍遶榻而生性不喜俗躭心內典禮碧巖賦薙染樵
雲常處受具因讀五燈見宋元明以來諸祖機緣事
跡漫無所考焚香誓曰某若發明大事當續此書初
謁圓通盛深蒙激勵次參午星烱有省復謁寶壽方
深得要旨　出住龍唐上堂攜笻選勝入唐昌最愛
鷲峰古道場翠遶松杉山色古穿雲石乳落微茫若
以色見聲求總是認奴作郎不以色見聲求又逐春
風過短牆明歷歷絕覆藏竿頭如進步便是古龍唐
歸去好歸去好免教子規鳥啼血五更霜　上堂長
松蔽日修竹干霄薰風入奏殿閣微涼任從溽暑蒸
人我者裏六月山房冷如冰雪且道與衆苦不能到
處相去多少擊拂子曰七尺單前自較量　上堂朔
風凜凜正嚴寒葉落林空遍地丹惟有衲僧一著子
本無榮茂與凋殘喝一喝　佛日上堂羚羊挂角善
藏身此地空留不了因室內繩床風雨爛扶持齒齩
個中人諸昆仲先老人遺下一個皴砂盆七穿八竅

大家扶將起來亦有用處然一手不獨拍兩掌鳴摑摑正恁麼時如何祇奉誕生王子父從敎諸道自分權　上堂烟籠鳳塢霧鎖龍峰不落第二見坐斷主人公恁麼舉揚當倣宗乘管取法堂前草深丈二畢竟如何琪樹花開七級松　寶壽退院上堂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爲甚如此解瞻前不能顧後祇如寶壽今日進前底是退後底是擲拂子曰侍者收取拂子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閉戶藏春色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開軒納晚凉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黑漆崑崙上釣臺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驀地相逢全意氣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魚沈雁杳無音耗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八臂那吒扛不起曰如何是報身師曰竿頭絲綫從君弄曰如何是化身師曰走盡千山及萬山　問直透威音那畔時如何師曰死水不翻身　師將順世聲鐘上堂古人叫苦叫快活都是野鬼山精山僧則不然良久曰漢家自有制度語畢頎然坐脫當順治甲午冬臘月十三日世壽五十有四夏二十有二集有五宗續略行世門人奉全身塔于本山

石雨方嗣

古虞象田即念淨現禪師示衆據座良久曰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無壅塞靑山靑白雲白額尾巴焦烏龜眼睛赤好消息明中坐舌頭暗裏抽橫骨　示衆古鏡埋塵黑似漆左揩右磨光赫奕懸向虛空照膽寒偷心管敎一時息大衆要見古鏡麼遂畫○相曰應如是知如是見　示衆盡十方世界是個自己爭奈諸人不委只得强你看個話頭大似按牛頭飮水且教日日如此却如合眼跳黃河喝一喝　問如何是萬法之源師曰生鐵如意被虫蛀問如何是佛種從緣起師曰香巖書梵字

石雨方嗣

杭州南山天愚淨寶禪師建昌新城人姓歐陽年十二出家看三不是話聞板聲有省謁弁山音一見便問自遠趨風乞師一接音曰我者裏無手師曰再請慈悲音便打師曰莫道無手好音大笑尋謁寶壽方于秀州東塔入室次方曰古人聞釵釧聲悉名破戒即今金玉合雜朱紫駢塡是破戒不破戒師曰石人無耳却知音方曰雪覆千山爲甚孤峰不白師曰頭

戴寶華冠。 住後上堂。南山者片祖翁田地。來也任你來。去也任你去。來底踏著方知落處。如若不然。脚跟下看取。 上堂。無事衲僧。寂然不動。踢倒須彌。打翻鸑鷟。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久立珍重。 上堂。乃大喝曰。與麼會得。太煞無端。稍若不然。厓州萬里 上堂。良久曰。若是宗門慣戰作家。亦怪南山好手不得。便下座。 上堂。聲前不許停機。句下無容插嘴。且道是甚麼物得恁麼難搆。若是獅子兒。決不隨人後 有僧出曰。獅子兒來也。師作隱身勢。僧無語。師拈杖直打出法堂。 上堂。佛佛道同。祖祖不別。天上人間塵說剎說。春暖花香。冬寒夏熱。無作無違。心行處滅葉落秋清。一輪明月。休論那畔者邊。切忌喚龜作鼈 上堂。八月秋。何處熱。日坐蒲團。夜談風月。笑迦葉之無聞。怪瞿曇而不說。閉戶怯天寒。出門恐合轍。不合轍。東震西乾恁麼來。曲唱新豐無間歇。遂展手曰咄。吾宵于此切 上堂。拈拄杖遶法堂作舞一帀。依位而坐。眾皆默然。乃曰。山僧今日勞而無功。便歸方丈。 上堂。秋風清。秋水綠。秋月明。秋氣肅。秋空葉葉盡成金丹。桂花開。香滿屋。吾無隱乎爾。問取黃山谷 上堂。摩騰入漢。誘人犯爭。西來祖意。太不容情。山僧恁麼道也是路見不平。 問如何是佛。師曰。江豬落海負須彌 問三界惟心。如何是心。師良久曰。會麼 問如何是類墮。師曰。入田不揀。三春草戴角披簑和月眠。曰如何是隨墮。師曰。雲淨九天飛一鶚。夜深歌管鳳樓前。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臣主相忘。金屋重太平無象古猶今(石雨方嗣)

嚴州烏龍寶林深谷淨岑禪師。武烏陳氏子。主顯聖上堂。流水滔滔。閒雲曼曼。虛空無古今。青山常不老釋迦夜半觀明星。不覺全身入荒草。打失眼睛沒處尋。情與無情皆笑倒。諸昆仲且道笑個甚麼。始終不本分。前後多顛倒 示眾。初三月十五。月月聯輝荷花燈。百子燈。燈續焰。直得明暗相參。黑白互顯更須知古人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只如光境俱忘是何消息。無几曰。大家打睡瞌去(石雨方嗣)

建州歐寧翠巖午星淨烱禪師。吉州泰和羅氏子。幼習儒。立歲投博山闇剃落。以初心精進得少輕安。闇

示以做工夫緊要處一夜夢中提撕覺有省力扣方丈闈問不思善不思惡那個是闍黎本來面目師纔開口被闈掩其口然猶不自決後入閩閉關寶石巖因捧花供佛花墮地拾之乃會得掩口落處適寶壽方來住福州長慶師往參一日方問古人道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如何是門門一切境師顧左右曰大衆證明方曰如何是回互不回互師曰蜻蜓點水隨波去蜂蝶尋花過短墻後因出城方問鎮州蘿蔔汝作麼生會師曰某二十年向者裏打失眼睛越明年方記莂順治己亥冬師示微恙說偈辭衆歸寂世壽六十有四僧臘三十有三門人智傳奉全身塔于翠巖 石雨方嗣

吉州五峰木公院昇木淨材禪師安成周氏子幼見僧輒喜禮敬出家受具天童悟參博山誾于大慈次參弁山雪于崆峒問那裏來師曰吉州雪曰誰人拖你死屍來師曰全得他力雪曰號甚麼師曰好木雪曰好木好作棟梁材師曰乞和尚斧鑿雪低頭歸方丈次日又問如何是五位意旨師曰坐斷乾坤無異色雪曰即今那個是你主人公師曰寶蓋峰頭親覿面雪曰趙州勘婆意如何師曰雨過青山秀風生荷葉香參寶壽方問死了燒了畢竟如何師曰只得者件衣服後乃記莂　問如何是麻三斤的意師曰三月桃花二月紅 石雨方嗣

婺州文峰樵之淨玉禪師舒城廖氏子初于黃州集賢薙髮尋參弁山雪看死了燒了話因打七有省雪問死了燒了作麼生師撫香几曰蒼天蒼天便出是夜雪落堂擧香嚴擊竹話乃拍案曰者裏會得原不存知用忘亦是多了師聞如放下千斤擔子相似次春參寶壽偶聞梆聲脫然識得本來信口曰自今而後更不敲冰覓火也　住後上堂持書不到家即今家已到矣到家不通信信已通矣祇如子轉身而就父爲甚父全不顧良久曰老僧住持事繁　上堂要津把斷聖凡不通說甚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到者裏死水不藏龍若是一口吸盡西江蕩則不妨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自有通霄一路如或未然寒山逢拾得正好上天台　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錯知見無

見斯即湼槃錯老瞿曇直欲掃盡葛藤殊不知葛藤徧地今日被山僧掃除知見剗盡葛藤大衆會麼若會得者兩錯便是引泉來月下果熟自然香　上堂驀豎拂子曰大衆見麼萬象之中獨露身分明覿面爲相呈山是山水是水桃紅柳綠竹翠松青若向者裏會得含元殿裏休問長安如或未然也須行過竹口橋宛轉歷山腰到得慶元縣家鄉路不遙（石雨方嗣）

衢州南華山界滋淨澤禪師上堂法無定相道有多途有依倚碧潭青霄無依倚銀山鐵壁恁麼恁麼總不恁麼且作麼生是脫體無依向上一句卓拄杖下座　端節上堂今朝正値端午節汨羅江上悲風烈屈原今古壯忠魂嘯傲踏翻波底月蒲劍輪空艾虎威千妖百怪盡消滅龍舟鬭戰楚歌聲須彌擊碎虛空骨喝一喝下座　問世尊未生時還有大義否師曰臨崖看瀞眼特地一場愁曰達磨未來東土時如何是祖師意師曰不聞瓦鼓響那聽凱歌聲曰達磨隻履歸西還有大義也無師曰揭開九淵雲踏翻波底月曰和尚今日陞座設有大義分付阿誰師曰輪王不作夢寶殿夜燃燈　問如何是雲門餅師曰貧兒遇餿飯　問如何是當陽一句師曰毒蛇當大路師逝于順治戊戌九月初五世壽六十三僧臘五十七塔于本山（石雨方嗣）

劒州南峰無量寺來雲淨現禪師越之蕭山汪氏子常夢入五百僧數遂有出塵志禮恒照得度照以首楞嚴授師熟讀師信受無怠照順世謁寶壽方一日頌雲門扇子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擬向東行却西走李公喫酒醉張公拈得鼻頭却失口方見喚入方丈師纔跨門方遽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君尊臣卑父慈子孝若還不是更請別道方曰未在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未幾方命住南峰　鳳凌上堂寶鏡堂前千機頓起鳳凌深處坐斷十方不似嚳祖面壁墻塹不牢秘魔擎叉戈鋋自亂豈同亮座主之抱拙政黃牛之裝憨今山僧爲衆激揚要使雲門眞風不墮且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共拗延津月同撥石傘雲　浴佛上堂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昨夜猛虎吞大虫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水底烏龜頭戴

雪毗籃裏本不生三脚驢子弄蹄行雙林樹下何曾滅大似蚊虫嚙生鐵一僧纔出師打曰龍頭蛇尾便歸方丈　上堂徧界不曾藏山河無影象冉冉白雲流春鳥啼花上分明目前機龜毛長數丈　除夕上堂道頭知尾不如蘇州有起死回生須是補天手古人道日日是好日爲甚麼直逗到臘月二十九喝一喝曰若會得者一喝那用梅花幾點復喝一喝曰若會得者一喝何煩爆竹聲聲如或不知正好揭開新歲曆莫教頻剔舊時燈　上堂蛙聲叫落中天月虻語呼回陌柳風識得個中無固必誰云時節不相同　上堂春風解凍東君運無功之用萬象開顏草纓結心印之文古人道深山中亦有佛法你看飛底是雲流底是水笑底是花啼底是鳥畢竟如何是佛法擲拂曰開得乾坤眼方知劫外春　問困魚止濼鈍鳥棲蘆還是君邊事臣邊事師曰三更月下梅無影一徑風來竹有聲　師示寂塔全身于寺右石雨方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九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九補遺

曹洞宗

青原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江寧濟生雪樵證禪師別號白雲僧問世尊道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是否師曰是僧踢一犬曰者衆生因甚却入者皮袋師曰積代簪纓暫時落薄　大水浮一龍神至僧問既是龍神因甚被水推得七顛八倒師曰隨流得妙曰因何不作主師曰住岸卽迷源僧佇思師直打出明因懷嗣

饒州薦福石浘如禪師勉參舉須菩提巖中晏坐因緣乃曰大小空生不善晏坐惹得一隊漢撒沙撒土當面塗汚一上如來弟子解空何在當時但兀坐不采梵天縱有惡水管教無處澆潑　勉參舉元實上座參天衣因緣乃曰天衣爲其向上關未透大法未明乃一時婆心所至妙手巧心有難於形容者自非元實未易神會然祖師門下果有如是事乎果無如是事乎元實云一位纔彰五位分我要問他五位且

置只者一位從甚處得來（石雨方嗣）

天斗慵庵淨偉禪師未詳姓氏嘗依寶壽方於長慶雪峰一日壽上堂師出問七九六十三且置父母未生前還許學人會也無壽曰問卽不得師曰恁麼則不弄啼鶯舌解吟無字碑壽曰易拾爐中雪難分海底燈師曰冐諾不全蒙師指不犯師顏請借寶壽曰好炊無米飯供養莫將來師曰祇如將來又作麼生壽曰恐喪我兒孫師作女人拜曰與麼則借他香燭稱他壽去也壽曰新荔枝新荔枝未幾壽印以偈曰讀無字碑不干舌界冐諾不全子能無礙問主借賓心行自在解討荔枝作女人拜、住後舉永明壽因二僧參乃問參頭曾到此間否曰曾到又問第二位曾到此間否曰不曾到明曰一得一失少選侍者問適來二僧未審那箇得那箇失明曰你曾識者二僧也無曰不曾失明曰同坑無異土拈曰黃河九曲非無其源梗楠千尺非無其本永明一期施設自非本深源遠豈可得哉然懵懂侍者且置勿論當時被二僧道箇情知和尚曾見法眼又作麼生舉天童覺示衆呑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開口不得云云拈曰大小天童者兩種人底病痛不妨爲伊拈却若是十成通暢則未可諸人要得十成通暢麼喫官酒臥官街毫無一物挂胸懷狂歌明月淸風裏天子徵書召不來（石雨方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超永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超揆較閱

進
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錢塘白巖位中淨符禪師佛涅槃上堂釋迦老子于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二月十五向拘尸那城娑羅雙木間入般涅槃乃曰我以甚深般若徧觀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虛空相一無所有喝一喝曰者瞿曇一時向無佛處稱尊白日裏說夢以爲聾俗可以輕欺稚小可以誑嚇誰知二千年後有個鐵面皮

的寶壽未肯放過今日人天衆前要與伊據欵發落
乃高聲叫曰行者將笤箒柄向山門前下馬臺聊與
三十顧大衆曰還有不甘者麼出來與瞿曇雪屈如
無莫怪山僧今日歷㝠爲賤　上堂紫燕喃喃繞畫
梁祖師心印日宣揚獨憐醉客猶酣臥辜負渠儂舌
廣長撫胸曰蒼天者裏既不能得個入處他若釋迦
掩室淨名杜口乃至魯祖面壁一隊漢壁立萬仞雖
飛鳥不得而泊你又如何搆上拍案曰罷罷山僧不
惜眉毛借木侍者再與傍通一綫以拄杖擲下曰薦
　上堂在閙林未發足前有一句子罩天絡地越古
超今適纔淨椿子爲諸人徹底掀露了也直得唐公
嶺雲門亭踍跳上十八梵天蝦蟇蚯蚓抹過東洋大
海顧左右曰大衆便好從者裏去不妨縱橫宇宙眼
蓋十洲稜稜氣宇沖斗牛拳倒舟枕山脚踢烟雨樓
風流隊裏逞風流腰纏十萬貫跨鶴上揚州雖然也
要者裏與你個信票始得拍案曰隱几山堆千點翠
隔花鶯囀一聲幽　問無夢無想主人公畢竟在甚
麼處師曰好春不在絲楊枝　問作麼生是衲僧家
事師曰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曰莫更有麼師便
喝　問大顚擯首座意旨如何師曰爲打黃鶯兒不
惜金彈子石雨方嗣
杭州龍門樵風淨妙禪師蕭山汪氏子因隨喜蘭盆
會見衆僧嚴肅遂爾發心出家後于寶壽親躔密踐
繼住龍門　上堂拆東籬補西壁龍門寺裏何準的
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拾得馬要騎便騎要下
便下惹得鷄鳴峰忍俊不禁差口道著個甚麼今朝
臘月八　上堂天地同根鯨吞海水盡萬物一體露
出珊瑚枝頌悟無生旨咸言上上機如是三昧海智
慧神通力驀卓拄杖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石雨方嗣
紹興光相至善淨得禪師武康鄭氏子上堂昨夜西
風陡然發今朝滿地盡鋪金迥然裸裸無遮障露出
文殊隻眼睛直得輝天鑒地耀古明今祇是牛羊踐
蹋牧唱樵歌且道在眼內在眼外㝠久曰㱾生也
上堂耳處好消息霜打樹頭赤眼處好消息鐘鼓音
交徹大開圓通門諸人不肯入且道如何是圓通門

以拂子畫〇曰。祇從者裏入　上堂。船來陸來。烟林水際。盡顯眞機。者邊那邊。雲月溪山。全彰妙體。堪笑南詢童子。徒誇五十三。莫謂德雲比丘。祇在別峰相見。祇今山河大地。上來來往往。且道法身在甚麼處。若向者裏見得。正好與三十棒。何故。瀆賞罰分明　問如何是光相境。師曰。一帶湖塘十里烟。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攢攢簇簇。沒疎親。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曰。愛喫白米飯。懶去做田庄。曰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拂子離披不讓人。石雨方嗣

越州保福九達淨達禪師。楚衡山劉氏子。母夢紅日墜床而生。年十四出家南嶽。桑梓既逝。師痛悼不已。受業示以父母未生話。誡曰。須努力確參。若會即多生劬勞亦報。師稟命。二載聞童子誦心經。發明斯旨。謁弁山雪于崆峒。深有所得。始圓戒。後依寶壽方得受心印　住後上堂。徹夜風雨狂。新泉潤濯。忙情與無情同說法。衲僧眼底更郎當。無情說法。諸佛解聽。諸佛說法。有情得聞。有情說法。頑石點頭。若要無手人行棒。無舌人解語。也大難。在何故。瀆石睡境忘雲伴主。月高方識水爲賓　上堂。好雪片片。不落別處。畢竟落在甚麼處。向者裏道得一轉語。保福今朝許汝解制。若道不得。臨行尚有絆脚索在。雖然。祇如閉門造車。開門合轍。又作麼生。聽取一偈。樹響秋聲落葉時。離離風月挂寒枝。鞦韆夢冷歸何處。試問佳人知不知　上堂。春風拂拂。樹生衣。入徑方知處世宜。柳綠花紅爭翫賞。融融旭日古招提。大衆會麼。此乃示佛知見。如何是悟佛知見。良久。喝一喝。下座　元旦上堂。燈者燈光。月者月色。燈月交輝。梅花映雪。忽憶曹山三種墮。且道是伊是我。白牯黧奴。恰好恰好　上堂。選佛場開。十方聚會。毋論是凡是聖。皆可得入。只不許你生心動念。汝若生心動念。則自負己靈。若不生心動念。則沉埋佛祖。離此二途。又作麼生。拈拄杖卓一卓曰。參　問如何是曹洞宗旨。師曰。日落空山照遠林　師順世康熙戊申。壽五十八。奉全身塔于寺之大殿右。石雨方嗣

杭州淨性紫仙淨陽禪師。鹽官戴氏子。誕師之夕。母夢老僧假榻。立歲出家。稟具天童。次依寶壽。服勤久

之遂承印記　住後上堂徧處不逢雲遮一帶峰巒元中不失雪覆萬年松徑苟能于此薦得一任靈機密運展手通元寶印昭彰當風得妙坐徹威音那畔沉沉滿目烟光默照空劫以前湛湛一壺風月便好橫抽玉綫繡出鴛鴦倒拔金梭織成古錦雖然者箇是建化邊事須知更有功忘勛泯句始得且道如何是功忘勛泯句不知有處成知有須信南泉喚作牛　同門至上堂經旬蓬戶鎖重重懶運靈機度別峰四顧寥寥人境寂當陽一句許誰通有般漢聞淨性恁麼道便謂絕斷衆流閉門作活若恁麼會正似古塚情靈黑山鬼子有甚交涉殊不知鶴騰霄漢朕迹不留龍歸大海踪由悉滅所以有時孤峰頂上兀坐却在十字街頭運步有時十字街頭運步却在孤峰頂上兀坐是則是猶是者邊說話大衆還知那邊說話麼幸遇我龍門法兄金錫枉顧必也不悋慈悲爲汝說破　上堂打開解脫門放出鐵崑崙擺尾搖頭去飛騰海嶽昏山僧恁麼舉揚忽有個出來道和尚恁麼說話正是亡家失業漢但向他道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　順治丙申九月忽示微恙書偈而逝壽六十三建堂武林高麗寺前龍石雨方嗣

西鏞證果印如淨成禪師閩長汀楊氏子髫齡脫白二十五遊金陵聽講巢松若昧之門知筭沙非了生死棄之謁潙山學學問子閩人來此何爲師曰聽講法華學曰佛種從緣起汝作麼生會師罔然莫知對自是決志參究登鶩湖秉具戒復還淸流夢溪棲止爲誓立四誓以堅其志不設床榻不過午食不談世諦不履俗舍晨昏與衆同甘苦時寶壽方結制靈山師懷香趨見方問近住何處師對夢溪橋山方曰如何是橋山主師曰今早寅時起身方曰奴兒婢子見解師曰也少他不得由是久親爐鞴遂得受法　上堂舉如意曰會麼西鏞城裏鐵面銅睛夢溪峰頭迎賓待客騰騰日用處不妨截斷衆流坐斷白雲時却又縱橫自在復擊如意曰還會麼對對泥牛奔海面雙雙鐵鷂舞風前　立兩序上堂金多出鑛米盡除砂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呵呵且道他笑個甚麼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木人方打碓石女便烹茶指空

曰看看春風回郭外鐵樹盡開花　示衆瀞瀞君子竹鬱鬱大夫松月照天然妙風來舞六龍乃豎如意曰傅大士來也他道普州龜毛縛殺嘉州大象鎭州兎角吞却陜府鐵牛被山僧劈脊一棒瓦解冰消了也諸禪德會麼良久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師生平篤實賦性閒雅宅心慈忍與物無爭所立四事終身力行不少易順治壬辰夏忽思厭世以書辭諸檀護一日命香湯浴罷歸方丈衆集時有梵僧曰西來大士者特爲進粥師從容食畢以手三摩其頂曰汝同我遊乎大士曰某過幾日即來師將大士髯一捋遂寂去當七月初七日午刻懸眞次幢內得一題語有六十頭來生兎角龜毛打就黃金索縛取虎空活潑行與渠共往無生國之句蓋辭世偈也太士果數日化去師世壽六十二臘三十七塔全身于法堂之右方石雨嗣

新安寶蓋峰大治淨鼎禪師歙之方氏子上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育焉獨有無名叟寥寥天地間嶺頭雲七片八片丹青客左瞻右瞻下筆時雲先嶺先　上堂舉萬象之中獨露身話畢頌曰秋水一潭碧青山四面開巖懸松子老流溢浪花催虎嘯颷風吼龍飛震怒雷何期今夜月清放洗庭梅　上堂舉洞山與泰首座茶話畢頌曰決勝千里坐籌帷幄過在動用掇退果桌三氣周瑜七擒孟獲撲面東風曹公罔措　上堂舉拂子曰會麼藥病相治無端無端大地是藥波斯眼寒攙問自己攔腮摑嘴古井秤鎚浮五湖乾徹底龍王叫蒼天冤屈從何起擊拂子下座三宜盂嗣

嘉善慈雲佷亭淨挺禪師錢塘徐氏子舉明經棄而徧遊叢席看泥牛入海以居士身參雲門盂久之看皓布裩葡萄棚語一日入市偶踢著蚌殼忽悟詣雲門求正盂問正恁麼時如何師曰月照千峰白盂曰再道一句看師曰湖開兩岸明盂曰記得三年前宗會菴相見麼師曰牡丹花下玉麒麟盂頷之因承記莂年至四十有六事父母畢方出俗首住慈雲次梵受次顯聖　上堂顚倒顚須彌頂上浪滔天旱地徧紅蓮驅大象藕絲牽夜半騎魚過市廛拄杖兩頭穿

還自笑絕堪憐波斯持密呪舌上翾金錢　上堂尋常道個唱和句也不容易有般鹵莽禪和只曉得個掀翻法座推倒禪床以爲是當機不讓那知同生同死能弱能强放出收來却自有宛轉機絲之妙罷罷罷達磨一宗料想無人識得高山流水千年調白雪陽春萬古心不是巖頭雪峰誰與共賡此曲顧左右曰有人麼　上堂買賤賣貴巳是鈍置煞人有麼啐啄同時漆桶不快　上堂大鵬金翅鳥直取龍吞也是饑不擇食常言道好事不如無　問鳥道不逢時如何師曰綿絲籠碧鶴曰逢後如何師曰玉象挂紅雲　問如何是佛師曰八角夜叉牽犬吠　問即今事作麼生師曰石羊生乳虎三宜孟嗣

武林福勝一機淨瞬禪師桐鄉沈氏子小參以如意打⊖相曰一畫未彰休云戾裏藏身兩儀既判豈在雪中著脚諸昆仲向者裏見得便知敲唱雙行偏正回互將西湖水注入耶溪耶溪不知把石傘峰移置孤山孤山不覺東長庚西啓明南斗七北斗六祖師趂出牛欄瞎驢闖入佛殿元宵九月九重陽正月半當暗中有明當明中有暗羣峰卓卓雲漢無聲萬竹珊珊清風有韻拍案一下曰大衆還知麼金牛鐵角尖黑犬銀蹄爛三宜孟嗣

越州宗鏡眉悉淨通禪師本郡陶氏子上堂雲冉冉水悠悠黃花滿地催人老紅葉雙溪換白頭祇有香爐峰依然突兀獅子崖無喜無愁得遨遊處且遨遊不嫌褰敝過秦關不忻騎鶴上揚州任他紫燕語春秋　誕日上堂昔非今是成何比東山日出西山雨今是昨非有何別月缺圓時圓復缺卓拄杖曰者天機都漏洩多因齒落不關風吾年五十羞人說離邊黃菊都開徧看看又是小春節數聲鴻雁下平沙月缺寒窗風翦葉　上堂數日巳來搖唇鼓舌倒腹傾腹寬控佛祖扭捏諸方致使天王努目密跡擎拳翦諸見之稠林亦是步空捉影假饒問答如雲興瓶瀉議論似海闊天高也是餘殘剩汁敢瞥陳蘧直須明曇花之現瑞知寶所之非遙方稱衲僧能事良久曰掃除落葉風偏猛拂去花痕月又斜　上堂未明有說俱成謗明了無言亦是非揑就泥丸金彈子打破

闍黎鐵面皮喝一喝曰寧使截舌不犯國諱　上堂
千山寒色萬壑凝霜雲屯雨降風動塵揚者著子極
是現成因甚不肯承當遂振威一喝曰但莫憎愛洞
然明白　上堂細鋪紅葉橋邊錦碎剪蘆花江上銀
只有漁翁知此意夜寒猶自戲沙汀驀拈拄杖作搖
櫓勢曰幸有斯翁在此不免唱個歸去來辭乃高聲
唱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身爲行役
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
途之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噴噓曰阿啾阿啾便下座
三宜孟嗣

越州大能仁寺盟石淨息禪師山陰毛氏子二十一
歲出家稟具華山參六如老宿看主人公話一日聞
僧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忽猛省謂維那
曰我會也那便問誰是你主人公師震威一喝那曰
未在更道師展兩手曰不敢相瞞一日擔柴路坐忘
歸忽有僧向背一拍曰日落了也師通身汗下卽擔
柴歸六如一見便問一歸何處師放下曰怯力殺人
又問靑州布衫又作麼生師指柴曰者一束大那一
束小六如然之時愚菴孟住顯聖師往禮而問曰昨
日有一問在方丈裏請和尚著語孟曰前日道過了
也師曰猶帶偏在孟曰向正位中道一句來師曰金
烏夜半麗中天孟曰縱道十成猶是偏位師便出孟
再徵女子出定話師頌曰柳暗花明春意濃黃鸝嚦
入翠微中風景好步從容笑看遊蜂趁落紅孟然之
元日上堂今日丁巳元初一花雨繽紛祝聖畢國
增新禧境愈昌民安舊藝心猶赤村歌謳巧賀堯章
社鼓喧闐開舜曆柳眼乍舒窺曉烟梅腮競展含春
色山僧獨自坐匡床兩序雲臻依位立祖意西來本
現成不妨更舉庭前柏拈拄杖召衆曰共享淸虞伏
惟珍惜　小參上方日卓午西天人打鼓驚起山童
笑不休足之蹈之手且舞牧者牛水草便宜隨步武
處處逢渠我非渠月照濤聲松一塢一葉落知天下
秋不知天下誰堪伍拈拄杖曰三載養成無礙力耕
翻大地絕回互擲拄杖下座三宜孟嗣

苕溪鳳山多福妙叶淨啓禪師錢塘陳氏子世業儒
投寶壽方披剃一日方示衆曰此事教你沒趣向處

師聞直得行坐不安偶有省遂作臺山婆子頌曰踏斷臺山路風流老趙州相看成底事婆子自含羞　上堂拳豎青林蕨芽抽玉版孫春雨如膏峰巒滴翠滿塢白雲窈窕一溪綠水潺湲法眼道我二十年只作境會直得上大人丘乙已插足不入其餘七十士只好袖手傍觀爾小生童稚無知樂著嬉戲致使狠藉枝頭落花滿地說甚麼佳作仁可知禮也若是個漢何妨隨緣作主就路還家阿呵呵誰是其人鄭拄杖下座　上堂白雲冉冉流水汪洋枝上黃鸝嘹嚦風來野徑花香正恁麼時如何良久曰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　上堂趙州八十猶行脚老不厭心元沙一生不越嶺得少為足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也是日午打三更阿呵呵好大哥倒騎驢背歸華嶽醉寫黃庭換白鵞　問如何免得語滲漏師曰出語直教燒不著草就元妙涉離微曰如何免得見滲漏師曰百尺竿頭休踞足好看彩鳳舞丹霄曰如何免得情滲漏師曰髑髏不盡喜猶在枯木龍吟大地春　師于康熙甲寅秋示寂塔本山（三宜孟嗣）

樗里保寧端實淨嚴禪師崑山孫氏子參顓愚衡衡曰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個饅頭你作麼生師曰某甲未出廬山早知有此一問衡震聲一喝師有省後入雲門孟之室孟舉帶月荷鋤歸處處花狠藉徵之師曰花狠藉某甲親收得孟頷之一日孟上堂師出衆遶一帀孟曰者是山僧二十年操履用不盡的師曰恁麼則隨緣消舊業也孟休去後隱樗里惟勤操作聚徒十餘人參究本分執勞役供衆僅食殘剩偶鳥鼠爭食師分飼之每食鳥鼠輒至以為常因治普同塔于保寧之右謂衆曰來年是日吾當歸骨于此及期無疾忽對衆一笑而寂闍維入塔時屆先年此日也（三宜孟嗣）

虔州崆峒不遜淨滿禪師儀眞笪氏子出家華山首參弁山雪看拖死屍話復遊兩浙值雪赴天台護國師再謁受具一日雪呼茶師擎茶至雪曰擎茶者誰師曰某甲雪別指花瓶曰他為甚不擎茶師曰他無情雪曰無情尚能說法豈擎茶乎師曰某甲總不聞

雪掌曰者無情露柱師纔下拜雪曰露柱倒也便抽身入方丈師由此悟入　明崇禎庚辰以僧伽黎付師繼席崆峒師持衣陞座曰會麼不因夜來雁爭見海門秋祇如大庾嶺頭提不起今朝因甚落在滿上座手裏雖然新長老披此衣坐此座如何作用豎拂子曰祇者分明高著眼知恩方解報深恩　師因恙擊鼓集衆上堂此事諸人盡向奇特處著倒縱饒你見超佛祖機越古今若到生死分中全沒交涉爭如崆峒者裏赤手空拳宴然無事閉門緘口接上上之機所以道我爲法王如法自在蒙合山哀請結制山僧今日解制放參去也且如何是放參底事揮拂曰平生事業都完備何妨處處任施爲咄咄咄何所疑野鳥噪寒枝好個歸家時擲下拂子泊然而化師世壽四十有五靈骨與謂斯教同葬五位峰前 瑞白雪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補遺

曹洞宗

青原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諸暨寶壽道曉悅禪師本邑邵氏子年十九出家從龍華音稟具往參弁山雪於百丈嵩山激勵刻苦參究一日聞鐘聲有省呈偈曰囫地一聲如夢醒乾坤撞破露全身覷破分明無別意東西南北任通津山領之後參愚庵盂於雲門值上堂師問曰映千峰外光舒萬壑前意旨如何庵曰當道種青松師曰人人本有爲甚麼今日三明日四庵曰脚跟下道一句看師曰朔風凜凜通消息滿地霜花徹骨寒庵曰怎怪得今日三明日四師禮拜歸衆 愚庵盂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一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中州獻公淨眞禪師本州崔氏子顯聖小參言前薦得猶在半途句裏呈機那堪話會如擊石火閃電光點著不來虛空話墮更若雕龍繡虎意下丹青描摸將來堪作甚麼還知石傘峰孤迥迥峭巍巍壁立萬仞麼若是通方上士聊聞舉著不消一顧便爾追風少覺佇思白雲萬里卓拄杖曰斜陽影裏千條綫誰識耶溪楊柳新 三宜孟嗣

婺州白雲鄰木淨時禪師問如何是登高境師曰鳥道青霄外松篁落楚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携籃尋野菜一曲和哩嗹　問如何是潙仰宗師曰珊瑚樹上影重重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夜深玉鳳宿梧桐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青天霹靂打晴空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波斯擊碎水晶宮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帝珠面面透玲瓏 三宜孟嗣

東越西遯居士淨超山陰祁氏子俗名駿佳家世通顯父參知彝度公名儒名宦而兼通教乘母王氏嚴肅有度訓士與其弟忠敏公世培互相師友屢冠黌序崇禎戊辰中恩選進士因連喪父兄忽悟無常偶得雲棲宏諸淨土書如鳥出籠遂專持佛號入城市不見有人舟行數十里如飯食頃麥浪懷策以宗乘事遂事參究閱楞嚴至覺明爲咎處大疑曰世界未起衆生未有此念是誰動耶質之懷懷喜曰子眞疑啓矣勉之不與說破辛未結伴坐禪坐中每覺身界俱空而未大發明次年結友度夏偶午睡聞磬聲驚覺見心遍空界遂打破生死去來之疑著語曰咄不妨被汝道著又有磬聲一擊夢初回突出虛空破鐵圍之偈然尚覺空中有物也冬參天童悟值悟論格物旨忽顧士曰還會麼便棒此時胸中如脫去萬斛泥沙有牛頭捺著馬頭動折箸攪海魚龍湧之偈然自知坐在虛寂中於一念緣起不能快然次年入都

挂疑挂

廷對畢即焚擻歸隱每冬必結友枯坐如是者五六年戊寅參雲門孟于龍門度夏坐冬適孟與旁僧舉摩訶衍義忽豁破從前所執遂述罷戰吟曰死守寒巖六七秋常將戎事挂心頭一朝四海同家也百戰功勳何處酬山自青水自幽鳥啼花放自優悠不教移動鍼鋒許處處堯歌樂未休孟乃舉捕魚公案勘之曰如何是兄欠悟處士曰佞臣造甕商鞅制刑又舉淩行婆公案士曰趙州不打自招豈可再添蛇足又問趙州勘婆意旨如何士曰火燒斗尾有雷無雨孟曰未在更道士曰自小服甘菊到老眼不花孟曰公之操履精確見地穩密偈頌逸格乃吾宗之重望遂以如意并偈記之(三宜孟嗣)

杭州法相坦持淨鎰禪師小參轉功就位枯木芳叢轉位就功泥牛獨角功位齊彰權挂敝衣强名作佛功位齊隱威音那畔莫擡頭畢竟喚甚麽作位喚甚麽作功蹔展兩手曰參(三宜孟嗣)

越州妙峰指源淨信禪師諸暨陳氏子上堂妙高峰頂向上機關逼塞虛空天旋地轉雪裏梅花風中竹韻未離丈室已示諸人何必今朝再勞啓口　上堂韶光輝地蘭吐幽香鳥噪梅枝花飛滿院大衆還會麽不會我今日爲汝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喝一喝下座　住天章上堂雨過峰巒景致美山陰道上花放藥少年公子步蘭亭把盞相將看曲水却憶當時王右軍不知今日歸何里茂林修竹空自存物在人非成故址喝一喝曰試看棚頭弄傀儡　上堂崇山聳秀四時蒼翠曲水迂迴萬派流源錫杖山響天震地盔孟峰吐霧吞雲說甚麽人人鼻孔撩天個個脚跟點地管教運水搬柴無非自己風光開田掘地盡是當人大用大衆且道如何是大用便下座　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者個茶鍾是泥燒成　問妙高峰頂爲何善財尋覓不見師曰昨日山僧在越城　問如何是正位一色師曰月沉金殿冷曰如何是大功一色師曰飛鷺入蘆花曰如何是今時一色師曰磕著腦門寒(三宜孟嗣)

桐川妙覺三立淨覺禪師宛陵劉氏子投東星鑑薙髮年十八南遊多所參請因讀楞嚴知見立知卽無

明本嘆曰古今作破句讀且受用不盡我何爲滯此耶遂詣徑山見語風信看生從何來話因見百年三萬六千朝語打失鼻孔受具天童值雲門開法三江師往謁機緣相扣遂得法焉　上堂峭壁危峰白雲冉冉澄潭碧沼赤日騰騰竹韻松濤泉聲鳥語一幅天然畫圖任他張僧繇吳道子有筆難描大衆于此會得從教蛣蜣蟻子各逞風流跛鼈盲龜多增意氣何煩拂上座輕搖唇吻奮武揚威雖然日用之中如何保任良久揮拂曰幾陣清風來殿角一輪明月照樓臺　上堂妙超情謂學無意路如何若何漫勞顧佇山僧未出方丈時千聖頓難措足已出方丈後萬物盡乃增輝由是奮大機發大用使他鈍鳥飛空困魚出海會得者鐵牛吞吐千峰月不會者石虎呼回五嶽雲會與不會又作麼生齧婁頭走狗叟噹突帝都丁　上堂掣開金鎖劈破元關雲中木馬追風海底泥牛銜月諸仁者花明水秀雲淡天空崖石粼粼琅玕拂拂何處不是當人捨身命處爲甚麼被他聲色羅籠見聞沈溺百花叢裏荊棘裏若能掉臂而過自然頓忘能所不假修持說甚麼磅礴虛空揮淩八極豎拂曰能殺人能活人　師得法後愈聲跡晦遠隱桐川東山數年妙覺寶坊巍然而起未幾無疾化去

三宜盂嗣

杭州佛日沐溪淨融禪師錢塘任氏子上堂雲漠漠水瀰瀰桃花風雨亂鶯啼石鼓幾聲齊山寂寂草離離峰頭黃鶴一時飛特地使人疑三宜盂嗣

嘉禾東塔爲則淨範禪師姑蘇稽氏子年十五出家看竹篦話致疑尋謁弁山音力究此事一日出坡正中亭聞雷震有省後參雲門盂一見便問自遠趨風乞師一接盂曰不接師曰豈無方便盂便打自是屢從參請盂槩痛詈之後桃柴踢破脚指頓悟述偈曰石亂青山古路危禍從今日遇何奇脚尖鮮血橫流處不是親遭痛不知盂見稱賞由此師資契合遂與記莂　住後上堂久雨得晴人盡喜出門行路脚頭輕衲僧偏白生煩惱個個攢眉努眼睛事則如是理上又作麼生顧左右曰東村王老分明說一定來年米價平喝一喝　上堂今朝仲冬初一日從天降下

眞消息疾風捲起屋上茅細雨打溼階前石鳥鵲棲殿角逐隊飛鳴黃葉墜空庭隨風狼藉不知領略是何人莫教過後重相憶良久曰休相憶風靜黑雲消紅輪自迸出　上堂踢開萬里雲頭歷盡千家門戶忽朝戰馬收韁便乃干戈永息五蘊浮雲不吹而散三途熾焰不撲而滅死生去來無非遊戲迷悟眞妄悉是假名所以得此事底猶如妙趁搏風猛虎戴角喫飽飯了東聒西噪其或茫然難把遊絲繫白日莫教冉冉過青春　上堂樹密鳥聲和夜淸月色好神光自不來面壁空懊惱諸人如會得隨意村醪飲一盃若理會不來謫仙去後相知少喝一喝　上堂薰風殿閣生涼明月庭墀散彩畫樓人酌金樽如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以手斫額曰原來相隔不遠

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年老畏寒要襪著

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光芒射斗牛曰出匣後如何師曰切菜猶嫌鈍　問和尚未見雲門時如何師曰金樽有佳客曰見後如何師曰秋山無故人

問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北牖淸風透骨涼　問王未登殿時如何師曰五朝門外斷金馬　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秋風吹斷鷺鷥行（三宜孟嗣）

廬山慧日元木淨恒禪師新安汪氏子小參道無不在觸處皆眞眨上眉毛匡州萬里孤村紅樹溢日生光寒雁悲鳴霜風括耳到者裏直得牛角尖點額香爐峰起舞驀地裏打破趙州關踢破雲門普說甚麼象骨輥毬禾山打鼓山門頭彌勒呵呵大笑笑道堂中鐵羅漢商今確古總不如陳如尊者如愚若魯

上堂恁麼告報且道別有甚麼長處雖然要與人天爲師面前端的是虎喝一喝　小參拈拄杖曰枯藤扶力出人間惱亂人天衆聖賢臨濟親遭黃檗屈韶陽擔向雪峰前途中得力的萬峰直上竿木隨身的倒用橫拈垂手時隨機赴感明暗處理事俱全到者裏只是一根榔栗所以道通身沒些孔竅爲人貴在機先芭蕉老子奮不定爭似葛陂公乘時御天恒上座不敢安生節目以杖左卓曰具足臨濟三元三要復右卓曰回互洞山五位正偏復連卓曰發明從上佛祖綱要擊碎今時儱侗邪禪衆中還有與拄杖子

相見者麼良久曰者回如不會異日更悤惶三宜孟嗣

越州天章鄰哲淨彥禪師常州江陰何氏子髫年看金剛經至色見聲求處有疑一日聞孩喚娘聲有所警發參天童悟問那裏來師曰江陰悟曰江陰來底是個甚麼師進前叉手面立悟曰䆫你者死屍底是甚麼人師曰休相鈍置悟拈棒師曰拗折拄杖和尚拈個甚麼悟曰者後生甚知來處師後出家納具于天童忞後參語風信于雲門曰你識得我麼師曰識即識只是不得名信曰淸珠兩眼名也不知師曰若不淸珠兩眼則錯認師太也師病中聞僧誦經豁然徹底　問南泉斬猫還有過也無師曰棒打石人驚吐舌池塘水鴨聽雷聲曰恁麼則無過也師曰脚底魚遊千萬頃又來沿岸捉螺螄曰祇如趙州戴草鞵是何意旨師曰石上栽花紅朶朶一枝拈出萬人看

僧參打○相卓然而立師竪兩指僧近前作聽勢師便打三宜孟嗣

海寧水月菴法純淨愼禪師錢塘陳氏子參雲門孟于顯聖看誰字因七堂中聞板聲乃悟徹矢口頌曰誰誰誰擊碎虛空腦後槌梅花暗裏傳消息不萌枝上月如眉　住後上堂臘盡春回萬象新一雙孤雁落沙汀木童敲落天邊月水底泥牛銜月行驀竪拂子曰看看指月示人難瞞作者還會麼但可自怡悅那堪持贈君乃畫○曰向者裏會得信受奉行若還不會山僧爲諸人註解去也復畫○○下座三宜孟嗣

古虞龍田柏子淨地禪師楚黃安蕭氏子結制上堂秋林蕭瑟滿烟霞霜葉紅如二月花寂寞門庭無理事碧天空闊數歸鴉望何極自堪誇珍重老胡休撒沙捏定布袋口迸出眼中花猢猻切忌亂如麻伎倆百般都不是冷灰豆爆有生涯莫飮曹山酒休喫趙州茶撥轉乾坤是作家　上堂一法不有萬法無差眞機絕跡略露些些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乾坤坐斷偏地霜花只是風頭太硬不妨畢似作家良久以拂子畫○曰嘗使泥牛耕巨海頻教石女繡鴛鴦　上堂放白牛無地藏身掃空林金風獨露把住關津却使涸水逆流拈提向上直教娥江枯竭欲知此事如孝女廟裏邯鄲碑蘭芎峰頂葛洪井須知龍田者裏

家風各別。炊無米飯。濟饑餓人。如或不然。更聽山僧五種識法。一不得虛空打觔斗。二不得死水裏藏身。三不得指鹿爲馬。四不得囫圇歲月。五不得背地裏眞言。若能如是行得去。方受他眞實人供養。且道眞實人復是阿誰。鍾徐丘駱印宿白懷　解制上堂。一向恁麼來。小雪復大雪。今朝恁麼去。大寒逼小寒。來時未嘗踏著龍田。山僧性命。却在諸人手裏。去時未嘗離却龍田。諸人鼻孔。却被山僧穿却。且道來卽是。去卽是。來去且置。諸兄弟。祇如九十日中。晝三夜三。摩裙擦褲。又成得個甚麼。泥牛初睡覺。吸盡海山雲。

上堂。今時不到。劫外長明。法法現前。塵塵自在。金門無鎖鑰。玉殿禮常存。燦午夜之銀燈。懸中天之杲日。花開枯木。葉老長春。鳳舞丹霄。鸞騰碧嶂。野老不知尊貴。佳人獨掩柴扉。還是誰家屋裏事。良久曰。珍重。三宜盂嗣

嘉禾天寧休山淨炬禪師。無錫華氏子。上堂。對一說。烟雨樓頭好風月。倒一說。無限秋光齊漏洩。銀蟾影裏桂花飄。天香閣上風流客。卓拄杖曰。阿呵呵。識不識處處撞頭與磕額　中秋小參。秋風陣陣桂飄香。飛雁成行帶夕陽。岸柳金絲穿玉露。西來祖意絕商量。顧左右曰。吾無隱乎爾　師住世六十年。無疾跏趺而逝。塔于杭之賽西湖左首。三宜盂嗣

湖州清凉三疾淨甫禪師。浙之紹興呂氏子。幼時閱伊洛淵源。便慕心性之理。長遊台山。遇念休靜主。始識宗門中事。看萬法話。年十九。痛母去世。遂依雲門澄剃染。後參天童悟。悟方坐牀下。師從前過。乃以拄杖橫截曰。過卽從汝過。只不許跨吾拄杖。師竟跨杖過。悟隨一棒。住半載。心悶口怯。毫無頭緒。次春偶散步園中。聞鳥聲。忽覺昏悶豁開。乃有入處。纔七日。不覺柳梢青。策杖南園。見林中鳥一聲之偈。同步園者金粟乘寶華。忍見其有得意狀。忍撫師背曰。還未曉在。語未竟。卽走不顧。後參雲門盂。問古人未跨船舷三十棒。如何免得。師曰。看脚下。隨頌曰。未跨船舷三十棒。免得遭他活埋葬。卽刻進單渾不消。青山綠水姿放浪。盂見自此契合　冬至陞座。朔風凛冽。碧空凍折。水陸不通。鳥道殊絕。今朝數到清明。邊黎花處

處飃香雪大衆者消息且道從何處得來昨夜三更時分拄杖子忽然睡去李供奉闖入夢來互相酬唱遂得一首近體菾咏那九日不食的碩果七月來復的初爻長者從今長消者自茲消雖妙得風人之體也只道得個時節不相饒却也有此興有推敲既不犯平頭上尾又不犯鶴膝蜂腰雖則內剝外剝却又單拋雙拋又典雅又風騷拈拄杖曰今日不免請者老兄出來對大衆前按一宮商朗吟一遍擊拄杖曰何似生顧大衆曰你看者上座臉上有多少箏籜然雖如是不見道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人神以和豫之時義大矣哉打噴嚏曰大吉利市下座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十劫後阿那個不說今朝是三月初三日曰傾湫倒嶽來時如何師曰緩些待我上櫈子上立了著　順治庚子臘月二十七日示寂建塔邑之烏嘴山凝翠菴後（三宜盂嗣）

建州龍山介眉淨傳禪師劍津湖峰張氏子年十二投慈林落髮納戒鼓山依雲門盂于嘉禾梵受久之盂以偈記曰從上不覆藏我今非漏泄悠悠一慧燈勿爾等閒滅歸嶺別創龍山　上堂二十年來方覓得個去處慶快生平一僧出問如何是慶快平生的去處師曰一總不相似便下座　上堂新春又減五日桶底依然黑漆好生涯休打失瞞眼青山如疊出驀拈杖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畢竟喚作甚麼擲下杖曰摩訶般若波羅密　示衆龍山今日不暈晴不較雨豁開戶牖掃清廊廡無拘無束無賓無主一任諸人安閒步武切莫觸犯當頭石虎（三宜盂嗣）

東關天華法聚淨理禪師投東藏落髮受具戒于弁山音歷見二十餘員宗匠末上參雲門十餘載始獲印證　住後上堂從上來專會在而今刻刻共知共證人人同具同修獨有者個佛子出則手攀南辰入則身藏北斗三世諸佛無處窺蹤歷代祖師那容湊泊還會麼良久揮拂曰昨夜優曇香徧界今辰雲水盡朝宗　顯聖掃塔上堂客路雲門裏花宮玉笥前凝情瞻祖父白鷺下平田山僧入山爲祖父拜掃只得客聽主裁高陞此座且道舉揚個甚麼則得未免

將官路當人情去也驀豎拂曰大衆看看者便是靈鷲拈花頭陀微笑聖諦不爲階級不落底豎拂曰五乳峰頭沒鏃箭大地而今盡被穿只有佛殿脊兩個瓦獸兒至今卻無下落擊拂曰門庭接拍總在者裏若也不會請問方丈便知端的　問如何是曹洞宗師曰靜聽鈴語落松風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晴空霹靂打雷公曰如何是潙仰宗師曰日暈雨月暈風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千里孤帆咫尺通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爐峰夕照晚霞紅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孤峰聳翠白雲閒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賣油娘子不識秤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座倚筍峰錦障開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龍驤鳳翥逞朋伎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霜寒露冷忘歸道（三宜孟嗣）

嘉興津梁菴詹明淨純禪師餘杭人原籍徽州吳氏子依三塔梵行剃落受具于天童悟令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因打翻燈盞當下釋然次參雲門孟于梵受孟問衲僧行腳事試道一句看師曰青山原不動白雲任往還孟曰那裏學者虛頭來便打師便喝孟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師掩耳而出孟頷之授以衣拂源流偈曰我有袈裟價重連城于獅子座代佛傳燈　住後上堂高驅白鳳賽雲飛一陣風鈴徹四圍同踏黃龍遊赤水千層波撼便消歸奉慶剗除魔軍寶劍揮時天地清入廛垂手化興論指示衣珠無別旨大家鼓舞和陽春桃紅柳綠垂枝折燕語鶯啼話素心銅頭鐵額堪成對木馬泥牛吼似雷莫錯會張公喫酒李公醉　上堂法身藏北斗丹桂映冰輪運轉施爲處頭頭露本眞說甚麼新豐曲子和覓知音到者裏石上栽花無可用心若是當家種草自能透徹古今良久曰須委悉莫沉吟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上堂頭上帶霜去脚下踏月回雲鎖山壓額風吹水皺眉木童頻拍板石女把笙吹者般淸意味料得少人知拈拄杖作舞下座（三宜孟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一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二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紹興蜀阜東星淨鑑禪師壽州王氏子師聞博山來在金陵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具眼處來曰善逝橋邊逢聖主彼時有個會處往參弁山雪雪問你一路來何者是你自己師曰但見青山綠水雪曰你會見甚麼人來師舉前話雪復徵三不是語師鈍置經數日茶次雪舉盞曰者個是茶鍾將何為法身師直得汗下從此豁然　住後上堂迴文織綿剪綵鋪花轉處幽微機緘御於樞口用時綿密絲綸吐於梭腸全憑化母之工乃成天然之巧如千光瀲灔似萬象含春金龍不守於澄潭玉兔豈棲於碧影到者裏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珍珠直須格外轉機豈容個中擬議三世諸佛且向背後叉手歷代祖師祇好左右旁觀正是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上堂久晴無怨纔落便憂衲子浸爛鼻孔露柱愁斷眉頭道道愁個甚麼擊拂曰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上堂春風蕩蕩春日熙熙溪柳半舒嫩色崖花初綻纖枝物物全彰頭頭成現胡笳曲子不墮五音無孔鐵錘了無向背不必問佛問祖求妙求元但得一念不落諸緣自然取證自家境界為何向外尋求費盡許多氣力且道過在于何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　上堂古佛堂中撥棹烟波水面行車雪映蘆花風吹玉蘂狂猿嘯月羊腸大路沒人行靈鵲喬松枯木巖前尋伴侶正恁麼時前不遘村後不迭店進一步則參天荊棘退一步則古澗寒泉且道不進不退又作麼生凍雞未唱鄰家曉隱隱行人過雪山　上堂蟭螟眼裏放夜市急水灘頭鳥作窠不識本來真面目謾言我唱脫空歌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黃帝得之以御崑崙河伯得之以遊大川王母得之壽延千古且道衲僧得之又如何喝一喝下座　上堂顛倒想生生死續顛倒想滅生死絕生死絕處

涅槃空涅槃空處眼中屑攧拂曰觀音彌勒文殊普
賢廚庫僧堂山門佛殿若向者裏悟去揑怪也不難
大衆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上堂譬如暗中寶
無燈不能見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急水灘頭拋
繡毬琉璃殿上種荒草桃花開徧蜀山錦石女栽成
紅衲襖且道說是不說是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
不如緘口過殘春爾密復嗣
杭州普明石照淨燁禪師嘉興曾氏子萬曆己酉秋
毋夢九華僧假榻乃生師雖在總角有過人志受具
金粟參無字聞磬聲有省謁東山得法　上堂有一
人身居高堂大廈上無片瓦遮頭有一人栽花種竹
下無卓錐之地且道二人姓甚麼名誰拈拄杖曰秘
魔叉　上堂顧左右曰諸兄弟延頸舉踵所爲何事
莫是生死未明無明未破底麼阿呵呵少林老漢空
中釘橛皇宮恐達陸地興波若將佛法與元妙錯把
黃庭喚白鷺　師住普明金竺順治戊戌秋撾鼓陞
堂曰久病神疲不可說今朝跳出娑婆國上堂消息
事如何盡力當陽只一喝隨聲一喝便逝壽五十夏

三十有三塔全身于寺前爾密復嗣
東越剡溪雨錢寧遠淨地禪師蘇州崑山馬氏子上
堂霜露滑如苔竿木隨身走道伴交肩過切忌頻回
首斜街狹巷中須防子湖狗急行越不上緩步落人
後瞻風撥草時不得亂開口兄弟結制句子盡情分
付了也更有一件要緊事且歸暖室商量　上堂燕
尾峰前無剩語今朝對衆如何舉打壁敲籬罵四鄰
街頭賣卜瞞神鬼石上栽花連夜開陸地行船十萬
里　上堂今朝十月小陽春天暖霜輕日更明山花
三朵四朵寒鳥一聲兩聲牛背牧童吹短篷溪邊稚
了唱歌行誰管你李道士誰管你張先生喫了黃虀
脫粟飯大家任運飽膨脝　上堂昨日行至中途聽
得村翁說四句話纖妙最元最親最切若人識得可
以籠罩古今凌跨佛祖千七百則葛藤到此冰消瓦
解三十二傳曲調直是熱碗鳴聲且道是甚話得恁
麼奇特諸仁者還願聞麼良久曰四九三十六柴米
家家有後園種芥菜生個大蘿蔔　上堂今朝十月
半底事爲君判蚤間喫白粥天暖身流汗珍御服不

值半錢。破草鞵黃金不換。慚愧兜率宮珍重豬肉案。曼殊昨夜見空王。劈頭一棒趂出院。問諸人薦不薦。蘆花江上白如綿。鷺鷥飛入尋不見　上堂。處處花開日暖。家家月白風清。不須門外挂桃神自安然眠高枕。放得下者。左之右之。七縱八橫。放不下者。撞頭磕額。縛上加繩。諸兄弟。天何高。地何平。潑天活路從人走。何用區區摸壁行。不管南泉猫惡。那怕子湖狗獰。見怪不怪。怪自息。鎮州蘿蔔重三斤　問畢竟如何得相應去。師曰。連日天陰。雨蒼苔滿地新　問一塵起大地收。將甚麼喚作塵。師曰。堆山積嶽。曰未審大地如何收得。師曰。多不用添。少不用減　問如何是衲僧格外事。師曰。向火胸前煖　問如何是明覺境。師曰。燕尾峰頭雲靄靄。臥龍池畔水盈盈（爾密復嗣）

越州融光自聞淨音禪師。暨陽陳氏子。結制上堂。摩醯首眼。洞貫十虛。肘後靈符。廓周沙界。得諸佛之總持。絕古今之消息。於是不起于座。行遍天下無足跡。不動舌頭。言遍天下無口過。唯赤心之恒湛。絕生死之根株。直得念念爾。時時爾。頭頭爾。法法爾。然後為無為事無事。白雲千里外。逢人終不錯舉。喝一喝　解制。晚參。鐵牛耕轉劫初田。石虎終宵抱月眠。鶴不停機峰競秀。鳳無依處木迢然。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亦與你拄杖子。相將無過斷橋水。一任伴歸明月村　上堂。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雲收山瘦秋容澹。春藹珊瑚光焰赫。瀟灑辛辭不露顏。遨遊巖壑空塵迹。箭鋒相拄電機先。銀盌香浮雪花白。拈來塞斷水雲喉。掃空法界幽元宅　上堂。有僧纔出。師以拄杖約曰。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曰行藏原不屬他人。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僧擬議。師便打（爾密復嗣）

越州清化唯岑淨嵓禪師。荊州張氏子。母夢青蓮現于庭而生。六歲失父。十五入靈湖寺落髮。天啓壬戌謁博山來。示以參禪切要。師日任眾務。夜則坐禪。因入方丈請益。師纔跨門。被來喝出。師愈猛烈。是冬稟具。偶坐次。覩香烟起處有省。辛未結伴誓不語。戒適堂外打破碗。爭曰。你甞只知喫常住飯。不管常住事。師聞契悟。偈曰。打破常住碗。還從常住討。相逢不相

識空自生懊惱咄無端禪者兩相爭笑倒堂中張長老尋參弁山雪久之復扣東山渡于顯聖命入室渡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木上座通身是眼渡曰如何是德山末後句師曰騎牛不戴帽過水却著靴渡曰總沒交涉師曰南山園裏曾刈茅拂袖便出辛巳得法癸巳主顯聖次東山越之普濟江陰之芙蓉數刹　上堂淡烟籠古寺嵐色涌山巔拈起龜毛拂揮開碧落天正與麼時山山鳥語處處鶯啼物物眞機獨露頭頭大用全彰聞聲悟道則且置祇如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良久曰古今懷寶迷邦客區區祇向那邊討　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携飯來會得其中意元關金鎖開有般漢認個穿衣喫飯言談語默底爲自己豈不是認賊爲子將奴作郎與麼見解不特二六時中被五欲七情搖動只恐眼光落地時被四生六道牽去在　上堂有收有放能縱能奪龐公笊籬清平木杓雪峰輥毬元沙塑脚過在動用撥退菓桌阿呵呵會也麼隱嶺流雲從地涌娥江明月自天來　問如何是曹溪一滴水師曰不與衆流同　問如何是萬象體師曰屋後青松帶露寒曰如何是萬象用師曰庭前翠柏搖空影　問窮冬一句請師激揚師曰午夜床頭冷天明帀地霜問如何是水邊林下事師曰泥牛吼處秋光老曰恁麼則截斷衆流去也師曰木馬嘶時春日回　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白露罩秋江　康熙甲辰夏師無疾而終壽七十臘五十葬全身于清化後山

爾密渡嗣

嘉興大慈院放眉淨眞禪師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太阿高握定乾坤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就路還家蹋故址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芒鞋竹杖活如龍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毒咒當軒觸者死曰賓主已蒙師指示項顗一著事如何師曰無腔調沒絃琴

爾密渡嗣

古杭菩曇自若淨深禪師山陰王氏子上堂向上一著物物相呈袖裏一機頭頭顯露不見先德云鷄鳴犬吠盡啓圓通時雨調風咸垂妙義牡丹庭柏何用重拈赤鯉金猊固當奮躍衆中還有奮躍者麼良久曰三汲浪高須急過懸巖返躑始成獰　上堂夜半明星日午出現釋迦老子眼睛被換大地山河融成

一貫今朝解制各還鄉水陸行人須好看須好看燭地輝天光燦爛　東山結制上堂自上東山將二載于心未補幾焦勞今朝再下任公釣只聽潮聲吼巨鼇拈杖作釣勢曰有麼有麼好乘春日風雷便直躍龍門上九霄　上堂揮金剛劍掃閫外烟塵傾甘露缾潤寰中枯槁時時砥礪鬬之則永斷命根刻刻提持嚼之則恒滋性體雖然更有向上一著在驀拈拄杖卓一下　上堂鐘聲鉉鼓聲諍觀音耳底悟眞空桃花紅李花白靈雲眼裏重著屑汝等聞亦如見亦如因甚麼不瞥瞥不瞥枝頭黃鳥語關關大悲院裏誦秘訣　東山退院上堂拈拄杖作收釣勢曰劍江垂釣已三週不獲金鱗竿且收自愧聖恩酬未足移舟別下任公鉤雲笠動雪簑浮父業公行豈苟留欵乃一聲無限意白鷗飛過碧沙洲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物無私照曰磨後如何師曰影跡難藏　問如何是道師曰溪山行不盡曰不問者個道師曰汝問那個道曰佛道師曰展轉路無窮　師歷主九剎愼重洪門康熙庚戌春順寂　塔世壽六十三僧臘四十四門人奉全身塔于東山國慶寺左（爾密復嗣）

古虞寶泉素端淨譽禪師本邑張氏子示衆卷起夜明簾三更無私照放下琉璃瓶渾身無孔竅進一步踏斷毗盧頂顖退一步觸翻千年炭窖不進不退木人水上插紅旗石女峰頭和雪調　師一日偶擊鼓集衆說偈曰六十餘年談天論地八苦交煎自有長技夢幻空花說甚眞諦寂滅逍遙賢聖閉鎖如如而來如如而去偈畢正寢門人石徽奉龕塋本寺之右（有密復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二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二補遺

曹洞宗

青原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清江普賢疎庵淨禪師初住七峰順治己丑遷普賢上堂窮萬法之底源識陰陽之始末未爲好手橫眼

碧落豎立雲霄豈足觀光直須拈撐天拂子穿却天下衲僧鼻孔握縱橫拄杖撥轉盡大地迷情一念遊歷四天下一時蹋徧五須彌大用隨處以施張法幢隨地而建立正恁麼時十成通暢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獨木橋心能撒手萬人叢裏任揚眉　上堂尖新巧妙剽竊成文辨利言詞尋章摘句如斯解會鈍置宗風更若周遮有乖先聖神通妙用不假言詮就裏玄機豈容造作必須迴脫情塵意想撥轉向上關頭一一從本地中得來字字向自性中流出然後句中有意意中有句橫拈豎用順逆無拘果有縱橫寰宇之胸襟格外提提之大用到者裏佛亦不立聖又何安呼文殊爲婢子視普賢爲梢郎且道是甚麼人作略驀拈拄杖下座施風打散　僧問曹溪一派闔國聞知普賢堂上是何意旨師曰半夜烏龜飛上天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無面目底漢　問如何是觀世音師曰鐵蛇齩著石龜鳴僧禮拜師曰詐明頭　問大地春回事若何師曰玉樓公子醉扶歸　問如何是七峰底佛法師曰七峰且止如何是闍黎脚跟下事曰覿面薦取師曰學來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打曰亂喝作麼　問一念未生時作麼生會師曰草賊大敗　問如何是的的相傳底意師曰舌頭有骨　順治十七年九月七日示寂建塔於清江浦福田庵之左（爾密澓嗣）

大安斗庵晦公雋禪師因誦金剛至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處致疑未審此經從何而出一日聞鈴鳴有省然隱隱地自覺有物礙膺一日出行失足一跌礙膺之物冰釋占偈有蹋破乾坤跌一交十方世界當時消之句往參東山澓承印可尋住斗庵　東山忌日拈香父南子北太無情何事翻成怨恨心一片栴檀一爇若只圖雪屈不酬恩　天宮寺有活善財像借衆往瞻一僧曰若喚得應是活善財喚不應猶是死的便咳嗽兩聲僧瞪目視師曰童子已往南方去矣（爾密澓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湖州弁山龍華久默大音禪師。淛西石門姚氏子。母有蓮敷之夢。乃生。家貧。操舟為業。每於僧舍聞佛聲。輒生踴躍。廿四薙染。首謁雲門澄。值門示衆曰。放下放下又放下。并放下者亦放下。師聞之。慶快。然猶未徹。諸謁。忽嬰病幾斃。悟前非。因看趙州勘婆語。謁實壽方。發憤力究。廢寢食。目幾損。因僧問托鉢因緣。方作擎鉢勢。遶禪牀曰。哪哪。師驀地打徹。後聞弁山雪拙龍華。特禮覲。盤桓信宿。雪印之。　繼席上堂。山僧是個杜拗子。志煨折脚鐺於窮谷。今日大衆以吾老人囑累。為口實。逼作者個蟲豸。不得已。露個敗闕。非圖熱鬧門庭。要了大家公案。且道大家公案作麼生了。竹放雲邊泯。松收月下濤。　上堂。涷斷江南萬里流。三冬不著赤梢游。要飛直待春雷動。布雨興雲潤九州。賒千錢不如現八百。打○相曰。大衆會麼。會也跳不出。不會也跳不出。卓拄杖曰。只為貧兒不怕冷。故來雪上又加霜。　師誕日上堂。暗九之年曲不藏直。四十五歲直不藏曲。且道不落數量者。是甚麼人。卓拄杖曰。從來不著孃生袴。自古遭人笑赤條。　上堂。鶯遷喬。燕繞梁。忻忻草木正芬芳。韶光盡向今朝露。莫謂東君還覆藏。諸仁者還見麼。見也換却眼睛。不見也換却眼睛。還有不被換却者麼。下座。　解制上堂。廬陵米價索遼天。無敢能酬著地錢。肯把盆盂安箇柄。誰家竈裏不生烟。會得去。莫廉纖。陸行有馬。水行有船。大衆還當得解制事麼。直待來年十月斗象峰開口再重宣。　元旦小參。一聲爆竹堅冰裂。無限春光皆漏泄。膏雨紛紛落不休。十年枯木一朝活。諸善知識。新年頭佛法雖多。若要受用。也須唧嚼。衆中忽一喝。師以手拍案曰。莫忙莫忙。滿目皆是。不許汝觀。滿耳皆是。不許汝聞。滿脚皆是。不許汝踐踏。滿口皆是。不許汝咬嚼。且道如何始得。舉如意曰。山中

自有新條令那用桃符呈舊科　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平地高如山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溪水濶如海　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東有日西有月曰明箇甚麼師曰只要人著眼崇禎壬午五月望日師示微疾次早手書遺命或問和尚更有別事也無師曰道人去就非爾所測當午集衆曰無常迅速各須及早倒斷莫待臨渴掘井老僧今日先告別也遂吉祥而逝世壽五十僧臘二十有七塔全身於本山　瑞白雪嗣

松江青龍百愚淨斯禪師南陽桐柏谷氏子幼喜繪佛像成輒禮拜年十九棄家走終南薙染後南詢值弁山雪主湖州白鵲師往參禮明年謁天童悟舉本來面目爲問被悟打出師恍然知有落處崇禎戊寅聞弁山隱居虔州崆峒師再參理前問山亦打復領槽廠一日上方丈仍踵前問又打出師纔行數步山喚米頭師回首山曰是甚麼師忽頓釋前疑後聞鐘聲乃大徹　出世住嘉定之古昭慶上堂陣陣朔風揭戸開紛紛凍雨打窻破滿堂禪客暗嗟吁衲被蒙頭牀上坐牀上坐休錯過金毛獅子解翻身癩狗泥豬草裏臥　上堂氣稜層峽光兀異中來也是何物。遂豎拂子曰覿面施爲不見形擊香几曰分明打破精靈窟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而換骨咄莫輕忽擲拂子曰衝霄須是遼天鶻　上堂凜凜朔風遍界寒千林葉落水成團透肌徹骨誰能委惟有梅花笑破顏明舉似休瞞頂剔起眉毛仔細看豎拂子曰大衆見麼凍鷄啼處家園曉隱隱行人過雪山　上堂風蕭蕭兮紅日淡山寂寂兮冷雲堆天欲雪而不雪梅似開而未開可憐羈旅客愁聽夜猿哀相逢若得陶徵士攜手長吟歸去來　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驀拈拄杖曰是以簑上座一生不肯德山老漢跛足師直欲打殺黃面瞿曇到者裏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若也檢點得出一任呵佛罵祖有甚麼難驀顧左右曰有麼有麼果是金毛獅子子三千里外見誵訛　上堂香閣沉沉冷繡幃佳人倚戸淚沾衣堪憐異國竛竮子歲暮如何不見歸歸不歸眞懊惱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教誰掃　善慶解制上堂九十日期今已滿打開欄圈一時休崢嶸頭角無回互放出

潙山水牯牛大衆還見麽雖然鼻頭繩索猶在善慶手中教你往東不敢往西教你往西不敢往東你欲去去不得你欲住住不得何故殺活臨時收放在我只如不落收放又作麽生施設以拂子擊曰一聲羌遂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康熙乙巳秋師偶示微疾悉將長物散給中秋示衆風燭曉霜待時而已老僧去後不得披蔴悲慟有類世俗首座問古人預知時至和尚又如何師曰日日是好日有問安者捉師手曰不妨再來相看師搖手曰只好別峰相會是夜沐浴更衣端坐至黎明索筆書偈曰生年五十復零六大事因緣今已足釣罷金鱗歸去休漁翁不向蘆灣宿鄰筆而逝塔於宜興善權寺東北萬松嶺上

瑞白雪嗣

鈞州洞山孤崖淨聰禪師楚德安李氏子上堂新豐洞裏嘯月臺前中有一機覿體渾然全該五位妙契三元若人會得了了還源諸仁者且作麽生是還源一句良久曰翠竹風搖聲細細清流投澗響潺潺上堂雪峰嶺峻本絕攀緣曲水逢渠略通消息所以道目前一著五眼難窺一句截流十方坐斷直得千車合派萬派朝宗列聖同遊四生均具或時向孤峰頂上打眠土曠人稀獨行獨步或時在十字街頭八橫七縱同死同生主且道渠儂有何本據得與麽收放自由還知麽揮拂曰箇箇眼睛端的去青山綠水盡知音　小參今朝元旦佳節萬象森羅饒舌梅花暗遞春先不用山僧更泄唯有露柱燈籠大笑呵呵不歇大衆且道笑箇甚麽三陽運轉時清泰萬物咸亨皆自得　師端潔高古慈心接物初住廬山足不越閫者一十八載嗣後中興洞山順治丁亥春偶占微恙集衆陞堂而逝春秋五十有七坐夏三十五塔全身於寺之陽

瑞白雪嗣

吳興佛川離言淨義禪師浙之蕭山孔氏子　冬至上堂照日當軒霜風撲面冬至陽生天長一綫報諸人薦不薦若也薦荅雲二谿拖白練如不薦弁山與汝開方便卓拄杖三下　上堂有一句子不居那畔那畔親聞常在目前目前難覩弁山不敢被葢囊藏眞與當陽揭露喝一喝　上堂彌勒峰一時惡發擻

下緩天羅網覆却大地山河直得花石潤漩流寶珠池匿耀龍罔龜石有力難施象嶺獅岩無繩自縛蹤使出格靈禽莫能展翅逸羣猛獸無計翻身且道利害在甚麼處以拂子擊禪牀曰弁山今日結制　上堂五五五一百五趙州茶雲門普雪峰毬禾山鼓禪家流莫莽鹵雲從龍風從虎（瑞白雪嗣）

蘇州金僊蕃光淨璨禪師金陵朱氏子母夢僧而誕幼爲黃冠棄投空門抵博山閱南泉瓶鵝因緣有省然後擥捨身心雖祁寒溽暑苦不可忍處力究斯道數稔偶大病一七水穀不沾因睡夢中撈著本分聞樹頭果落瓦聲頓覺虛空粉碎參弁山問賓主穆時全是妄君臣道合正中斜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泥牛吼水面曰意旨如何師曰夫子不識字　繼主弁山上堂日面佛月面佛錙銖不謬前三三後三三數兩難分不在聲前句後惟務當下圓成且作麼生是圓成底事卓拄杖曰南泉不善調猫意累及兒孫弄草鞵　三祖燈至上堂散木散馨花梢皎潔山南山北榮枝茂葉把住臨濟三元振開五位妙訣點枯寂以咸甦指狂馳而頓歇今朝光射象峰頭巍巍率堵祥雲結幸遇法兄到來畢竟有何良晤顧左右曰扶筇緩步松陰下拍手披襟笑一場　示衆昨日晴今日雨何用老僧頻頻舉昨日雨今日晴讒言此處盡圓成杵臼咬却山門脊茶寮踢倒正中亭且道華林拄杖子還有出氣分也無良久度拄杖與侍者曰爲我好好收拾待有人摸著老僧的行藏也少他一頓不得　師首住蘇州金仙嗣後爲華林五代住持示寂塔於湖州白龍山之麓（瑞白雪嗣）

寧州雲巖元潔淨瑩禪師江都莊氏子結制上堂十五日已前天不收地不管混走天下衲僧十五日已後雲不飛鳥不度坐斷佛祖鼻孔正當十五日風蕭蕭雨灑灑威音那畔覿體全該今世門頭眼橫鼻豎且道在諸人分上成得甚麼邊事於此委得一任逍遙設或未委長連牀上有粥有飯　臘八上堂好箇太平風景坐著則該三十棒何故逞逞隨衆生於無事甲裏攸出皇宮登雪嶺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凍不知寒饑不知餓睹明星開夢眼回起好事檢點將來

亦不免三十棒何故惱亂衆生無盡期　長至上堂冬至月前葉落千峰冬至月後芳生萬彙正當今日一陽初動處萬物未彰時人人頂門壁立萬仞箇箇眼光爍破千差未審此片田地還有添減也無良久曰眞淨界中纔一念閻浮早已八千年　師世壽六十有一示寂越州顯聖門人奉遺骨葬雲巖無住塔左（瑞白雪嗣）

越州道林鏡愚淨慧禪師浙之蕭山樓氏子幼持法華參弁山雪示以本來面目話久之釋然一日蒲團坐至三更雪忽喚曰樓居士師應諾雪曰且道在甚麼處師聞通身汗下遂徹法源嗣後依雪剃落結茅道林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石鞏張弓道吾舞笏者一隊漢不向淨地上放屙偏在人前颺沙撒土山僧到者裏不可矢上加尖且要與諸人抽釘拔楔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龍華上堂今朝十月十五重打禾山舊鼓滿堂雲水高賢促膝攢頭鼓舞三條椽下擦掌摩拳七尺單前揚威耀武眉端挂劍斬諸見之稠林腦後抽釘拔異端之鏃羽眼蓋乾坤氣吞佛祖拈拄杖曰雲從龍風從虎（瑞白雪嗣）

虔州興國獅子巖中也淨慈禪師新安程氏子幼穎異出家後受具金粟過姑蘇聞弁山雪寓兜率園師往謁請益父母未生話雪與一掌師有省是秋值雪主白雀師隨侍雪忽問未生徽州時是那裏人師曰一物無依底人作麼生修證雪曰秋樹梧桐老師停思雪便打師憤發目不交睫者三晝夜因喫粥偶翻粥盌忽契悟雪乃印可　住獅崖小參若向語言棒喝中薦得原非親切若于聲前色外處承當轉見糊塗縱饒踏破化城未是到家消息掀翻寶所何殊正在半途若是英靈衲子慷慨丈夫打開自家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取之則左右逢源用之則貴賤平等所謂欲爲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不藍田射石虎何人知是李將軍　崆峒小參今朝仲冬初八五龍湫底火發擊碎鐵壁銀山迸出無縫寶塔突出無位眞人凡聖一齊抹殺嚇得楊岐三脚驢子倒退三千里惶恐灘頭遇著雪峰鱉鼻蛇兩箇唧唧噥噥叨叨怛怛大衆且道說個甚麼參　問如何是向師曰葵花仰

面曰如何是奉師曰荷葉低頭曰如何是功師曰木童敲鼓曰如何是共功師曰月冷霜寒曰如何是功功師曰珠沉玉碎曰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山高水遠　師於順治丙戌秋九月得微恙時兵變學者星散旁無給侍鳳日眉鑒法姪迎師調治至十月中索筆書曰世起刀兵劫生靈實可傷我且歸去來皓月在滄浪擲筆翛然而逝壽四十五臘二十一塔骨鳳日之西距寺二里許太僕卿李陳玉譔碑瑞白雪嗣

荊谿鑒山衍慶石鼓淨滋禪師四明郭氏子師處胎十有二月乃生幼迥殊羣童長卽就武一夜夢入武場學射見一金色相自曰我是釋迦復曰汝違我教該責凡如此者三師驚寤念曰此非我事也遂赴台之高明落髮歷講肆有年掩關修懺三春出叩稟具天童悟後值語風信大策發參弁山雪聞雨聲有省乃偏謁名宿探窮律藏因思弁山極力爲人處束裝再謁弁山於虔之崆峒山見便問那裏來師曰金陵雪曰鄱陽湖白浪滔天汝作麼生過師曰不借東風力輕帆漾碧秋雪曰章貢合流一句又作麼生師曰綠水帶清波雪曰如何是正位中事師曰佛眼亦難窺雪曰如何是偏位中事師曰白雲鎖青山雪曰天台山中牛個子也　住後上堂春日晴春風生春水綠春山青靈光迥脫絕周遮西來祖意甚分明元關金鎖無回互足下無私向上行喝一喝　解制上堂今朝解開布袋放出一羣獅子或在山林或遊城市或向魔宮或入佛國等閒哮吼一聲直教魔佛潛蹤衆獸腦裂大衆且道爲甚麼縮在跨下喝一喝曰翻身迸斷黃金索始可全超白玉關　問如何是菩提道師曰白雲飛度綠楊波　問如何是卽今之佛師曰何不禮拜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風動樹搖　師無疾坐逝塔於衍慶寺之陽瑞白雪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三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四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南安府谷山金峰淨雲禪師。河南人。開爐上堂。拈拄杖作撥火勢曰。看看冷灰裏火星𨁝跳。上三十三天。燎著帝釋眉毛。東海老龍王傍觀不憤。轟一個霹靂。得鷓鴣石撲地高飛。出穀崖仰天大笑。諸人見麼。若也見得明白。正好直勇向前。將谷山扯下爛捶一頓。也怪伊不得。何故。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為。　解制上堂。春同大地。萬卉滋榮。日煖風和。山禽噪野。正法眼頭頭俱是。涅槃心處處皆眞。苟能覷得破。通上徹下。跨古凌今。毗盧師法身主。好似榼𣘻邊破草鞋。臨濟喝。德山棒。亦如廁坑傍籌子。有甚顧釆處。雖然。只恐猶豫未決。谷山有箇本道公驗相送。遂豎拳曰。合作麼生。委悉者。裏過得谷山關。不妨橫行天下　問如何是師祖西來意。師曰。山僧參學二十年。未曾聞恁麼消息。瑞白雪嗣

寧州西峰獅吼淨振禪師。鄧州崔氏子。因閱首楞嚴。疑情頓發。往見弁山雪。令看女子出定。一日聞鄰單曰。會麼。師忽猛省。雪見師天生靈縱頴悟逸羣。謂曰。子異日當為王者師。至崇禎丁丑。果符所記。豫章建安王嚮師道風。降香迎至內殿。賜紫說法。　上堂。慈風蕩蕩。霏花空。法雨霏霏。壽嶽隆。具不思議三昧。海更嫌何處不圓融。所以道。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昨日同大衆於梵音閣上。今朝揚家聲於建安府中。處處顯本地風光。頭頭全衲僧巴鼻。大衆且道。節目在甚麼處。舉如意曰。會麼。釋迦老子在山僧如意頭上現不思議光明。照徹大千沙界。若是皮下有血漢。一撥便轉。即知盡大地是箇自己。包括無餘。三際平等。幸我了心居士現國王身。行菩薩道。不昧靈山記莂。深心般若。慈航命山僧舉揚法化。提挈宗綱。大衆還委悉麼。揮拂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王復宣問。如何是吾無隱乎爾。師曰。鳥啼花笑。曰。如何是密邊

一步師曰山自高兮水自深曰東山水上行畢竟明甚麼邊事師曰怪石形如虎曰八角磨盤空裏走作麼生會師曰泥童發笑端曰渴鹿趂陽燄如何得飲師曰莫妄想曰不在內外中間在甚麼處師曰白雲片片溪水潺潺曰佛祖門頭如何入得師曰將謂別有奇特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黑漆皮燈籠曰意旨何如師曰待殿下打破來即道王大悅加以師禮

師將順世上堂卓拄杖曰大衆還聞麼衆方作禮師便下座歸方丈書偈怡然就化塔於本山瑞白雪嗣

洪州百丈石澗淨泐禪師餘姚周氏子父學西樂平尹師生署中幼敏異不茹葷長喜佛書過目成誦因歸鄉赴考偶病幾死遂有出世志薙染遊講肆博通性相受具姑蘇報國究毗尼深明作犯尋謁弁山雪茶次雪問溈山道一切衆生無佛性鹽官道一切衆生有佛性阿那個是師不能對後聞僧論萬象之中獨露身疑之聞梆聲有省復閱雲門須彌山語不覺諸疑頓釋再省雪於崆峒雪曰如何是住靜底事師曰半窓疎影滿眼烟霞雪曰忽遇客來如何抵待師曰摘得大菱和殼咬雪曰如何是室中主人師便喝雪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曰更深獨步西江月曙色歸來霧正濃雪頗稱善後雪入寂百丈師繼席焉

上堂水足草足水枯馴伏不犯苗稼亦無觝觸此是尋常行履處芭蕉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芭蕉得處眞實用處孤危檢點將來只道得一半百丈則不然你有拄杖子不與你拄杖子將三十三天按向十八重地獄直得虛空撲落佛祖平沉你無拄杖子不奪你拄杖子將十八重地獄擡向三十三天直得雲迻山更綠雨過浪初平豈不得處孤危用處眞實雖然也只道得一半更聽一偈今日花朝二月中桃紅柳綠鬬芳叢子規枝上聲聲叫歸去好歸去好得便宜處落便宜莫待臨岐悔不蚤瑞白雪嗣

虔州鳳日山本珠淨玥禪師徽州張氏子因看教曰佛法在日用處舉心動念知又不是師誓曰此事不明此生不休即來浙之龍居尅苦力究寢食俱忘一日聞首座與知衆犯諍旁僧曰首座有理知衆亦有

理師聞有省然於話頭疑情猶在也尋依弁山雪間旋七載閱洞山無情說法偈復大疑一日瀑雨雷奔師在樓憑窓漠然若不知者半晌俄聞山上瀑水聲乃豁然打徹　住後示衆空階蟋蟀報深秋江岸蘆花白點頭爽氣蕭蕭鳴玉笛一彎新月挂銀鉤正當此際還有同時賞鑒不失其宜者麼如無三十年後切莫作境話會好　示衆卓錐無地未爲貧錐也無時快活人知音不在多開口家醜難將說向君雖然如是坐斷十方猶點額密趯一步看龍飛還知密趯一步麼頑石溪邊吼青山水上行　晚參獨瞎金剛眼何處覓生滅掀翻自己珍欣厭一齊歇古殿尙慵登元途誰肯躡撲面寒風吹鼻頭冷如鐵參禪學道流也好知時節擊拂子曰還知時節麼太煞分明太煞親切　師無疾而終春秋四十有二僧臘十有九塔于本山方丈太僕卿李陳玉譔碑（瑞白雪嗣）

天台護國眠石淨蘊禪師舒州懷寧潘氏子上堂僧問涅槃妙心則且置正法眼藏請師宣師曰瑞氣滿庭曰秖如涅槃妙心又作麼生指示師曰祥雲捧日僧禮拜曰覿面無回互拈來總自繇師卓杖曰大家高著眼切勿逐聲飄乃曰一問一答全露佛祖眞機設若滯句承言不免當陽錯過所以道河邊受渴飯裏耽饑眞藥現前自不能識秖如山僧道個祥雲捧日意作麼生衣裏洞明落處徹見根源不唯汝等己事了辦亦且護國爲人事畢拈杖曰會麼兩手分付無餘事秖要當人著眼親復卓拄杖下座　上堂大道無向背至理絕離微聖諦不爲階級不落言思莫及棒喝非親問訊燒香蚤成多事舉今驗古開眼尿牀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達磨西來意作麼生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問如何是借功明位師曰波濤歸大海曰如何是借位明功師曰青山戴白雲曰如何是借借不借借師曰木童解笑非唇吻曰如何是全超不借借師曰月落寒潭影不留（瑞白雪嗣）

湖州佛燈白嵓淨博禪師積善寺示衆苕南佛燈苕北積善日照千山雲摩霄漢雨灑林坵溪流白練處處逢渠曾無餘欠諸仁者見不見打破黃龍關拗折

石峯箭青草窩中深復深黃霧堆頭離背面驀豎拄杖曰佛燈朗耀乾坤正萬派從玆歸積善　問如何是弁湖境師曰兩株古柏勝蒼龍一對清池如寶鏡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策杖峰頭擒虎兕溪邊掬水探獰龍師首住弁湖次遷積善終于佛燈門人建塔本山（瑞白雪嗣）

衡州西山邃谷淨源禪師楚蒲圻丘氏子弁山上堂衆星拱北萬水朝東葵花向日修竹搖風一班無情漢各自逞神通且道山僧手中拂子逞箇甚麼遂豎拂曰當陽舉出人皆薦驀地收回佛不知　上堂今朝大雪節箇事活鱍鱍動念隔千山揚眉成兩橛非言語可及非心量可測何謂如此不見道我法妙難思不可以言說　上堂揮拂曰四九三十六夜眠如獨宿石女戴花冠木人寒徹骨朔風臨古幹共唱無生曲父母未生前一句作麼生道雲行山結彩風動水陳紋　問如何是一貫之旨師曰逼鼠猫兒口向天　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深崖藏白額勸子不須行曰莫不是和尚為人處麼師曰射虎不眞徒誇沒羽　順治庚寅冬命浴更衣正坐而逝壽五十六臘二十八全身塔於本山至善菴中（瑞白雪嗣）

南嶽荊紫峰萬仞淨壁禪師楚湘鄉譚氏子出胎有異跡八歲失怙恃十五出家讀楞嚴少有發明十七參荊紫幻深聆玄譚即掩關屏去牀榻每夜昏散師立至達旦如斯須間偶如震雷從頂顖劈下相似疑情由此氷釋遂破關圓具崇禎庚辰參弁山雪于百丈充園頭一日茶次雪問如何是園房下事師曰清明下種雪曰佛法不是者箇道理師曰二年一春雪曰汝是法師家子孫未離聲色在師拈棗子曰者箇喚作色得麼雪曰不喚作色喚作甚麼師曰青州有雪笑曰此子甚堪雕琢越明年雪付授之　住後上堂當陽妙句烜耀胸懷格外元機空昭眉目迴避不及正眼難覩可中設有一箇半箇驀地摸著面門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上堂問鐘樓上念讚牀腳下種菜事如何師曰口是禍門曰猛虎當路坐意作麼生師曰恰好乃曰猛虎當路坐狙公膽裂破兩手摟搜頭翻身直下過會得許你鐘樓上念讚牀腳

下種菜不會禪堂裏坐臥經行恰好七穿八穴然雖如是禍不入愼家之門喝一喝　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師曰鐵蛇穿古洞曰直下薦取去也師曰瞎驢趂隊行　問南泉斬猫事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勅　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曰大旗峰頂當軒立　師賦性純潔自百丈受法以後屢欲崖居澗飲不意鼎革之際荊紫莖茆灰燼師委身住持叢林復其舊觀順治壬辰春正月師染痘疹至二月初二集衆援筆書偈而逝春秋三十六塔于本山龍岡之左埠（瑞白雪嗣）

湖州夾山伴我淨侶禪師德清張氏子以子衿參弁山雪看玄沙轉自己歸山河語雪問如何是自己師擬對山打一竹篦曰還我自己來師失色後與西堂遯谷茶次遯舉不與萬法爲侶話詰之師拈盞曰若道茶盞則兩箇也何轉身之有不覺失聲大笑一衆驚疑雪因更名贈偈伴我非他物淨侶亦無人會得箇中意金魚壁上行師拜受及雪住百丈臨示疾遺命久默音迎龕弁山爲師龕前落髮受具收入嗣法繼主弁山　解制上堂花飛柳舞總屬春光風摩雲馳難逃霄漢是以南來北往盡成解脫之門東去西來總是歸家之路然而途中受用底擡脚不起家裏安身底攢簇不來去此二途作麼生與山僧相見崑崙著鐵褲打一棒行一步不是箇中人難買者般貨　上堂趯身不趯步蛺蝶謾遊花底路趯步不趯身撥轉烟塵見太平是以春風至而花滿枯木喜氣盈而春光載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承當者一任承當息肩者一任息肩所謂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且道如何是奉重一句藕穿平地爲荷葉笋過東家作竹林　問隔牆見角便知是牛因甚百尺竿頭未肯休師曰奈何你不得曰祇如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低低處平之有餘曰不假一鎚猶是鈍從教千古話流傳師曰紅爐不鎔敗鐵　康熙己酉臘月三十日示寂世壽六十三塔全身於弁山（瑞白雪嗣）

湖州弁山玄素淨禮禪師錢塘單氏子上堂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正當今日佛法委在弁山會得者

有馬騎馬無馬步行不會者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或者道有一人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此人到來如何接伊向伊道我有三十棒今日不打你　端午上堂五月五日午時節三閭大夫正喫跌世人醉兮我獨醒笑落天邊第二月江湖處處競龍舟歌管接兮聲哽咽大家喫杯菖蒲湯百怪千妖俱殄滅驀卓杖曰更有拄杖沒人情扣著總教頭腦裂靠拄杖下座　師臨終擲管述偈曰生緣五十七風火相煎逼匡山頂上遊來去無蹤跡書畢側目而逝窆全身於湖州匡山之左瑞白雪嗣

虔州崆峒山謂斯淨教禪師雲間人上堂自別白雲窩相將半載多驀拈拄杖曰見麼磊磊落落婆婆和和有時為道路指東畫西有時上孤峰撐風捉月且道即今事作麼生復卓杖曰依然立在孤峰上畫斷天雲不放高　小參少林有一機青山常與白雲齊曹溪有一語塡溝塞壑無知已是以把住則了無涓滴放行則在處通途直饒一一分明正是徐六擔板須知把住中有放行放行中有把住諸昆仲且道過此二途如何是本分事僧出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師曰三十棒自領出去示寂閣維塔於本山瑞白雪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四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四補遺

曹洞宗

青原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信豐穀山如菴平禪師臨終偈曰陽燄空花四十秋水中捉月我無求今朝草鞋跟底折來去清風總自悠瑞白雪嗣

建寧歐寧同凡聖禪師參弁山雪問虎頭戴角出荒草未審以何為食山曰吞卻你也不識師拂具曰橫衝直撞去也山曰粉骨碎身師一喝山便打瑞白雪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五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安吉州樂平淑安淨周禪師。鹽官吳氏子。偶見里中死亡者。憾曰。一息不來。向甚處安身立命。頓起參學之志。及聽首楞嚴至世尊咄阿難此非汝心。展轉疑甚。聞弁山開法越之戢山戒珠寺。宗風丕振。遂往叩參。一日聞鄰單有箇悟處。師問你的悟處如何。僧豎拳。師自是脫然大徹。　住後上堂。法身無相。大道無形。擬置不開。提掇不起。陝府鐵牛頭角異。嘉州大象鼻頭長。未盡今時。難逃不犯。卓拄杖曰。已被拄杖子穿却了也。　送法衣上堂。大庾嶺頭爭之不足。雞足山內讓之有餘。何似拈沒鼻金鍼。引芒長玉綫。刺古錦之衣。易垢弊之服。不拘數量。豈落功勛。遂披服曰。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過北山雲。　祈壽上堂。輝天鑒地。耀古騰今。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靈苗元有種。仙葉豈無根。　解夏上堂。高超三界。濶步大方。頭頭體露金風。處處月圓秋夜。樹靜山空。松子落林。高風急響聲寒。　上堂。昨日晴。今日陰。蕭蕭風雨打濕法身。山頭鼓白浪。海底起紅塵。擊拂子。　誕日上堂。拈拄杖曰。不屬虎。不屬龍。慣打東西南北風。十地三賢渾不識。造次凡流豈易通。且道他本命元辰落在甚麼處。卓杖一下曰。吽吽。　元日上堂。孟八郎向明窗下大書。歲朝把筆。百事大吉。爭似山僧拄杖子。不曾有一點墨汁。染汚他人。佛來也靠倒。魔來也靠倒。惟有大闡提人。不在其限。何也。罷公道底。　師賦性沖澹。律己寬人。語無虛發。不事浮靡。處世儉素。雖遇患難。了無慍色。常被賊魁突門。執師索寶。師曰。高著眼。賊欲加害。師說偈。其略曰。有寶一顆。藏不得。明似日兮黑似墨。常在諸人動用中。胡為向我相凌逼。賊異之。釋縛而去。　順治戊子年。示寂。世壽五十二。僧臘三十八。門人奉全身。塔於安吉州期堂山之麓。瑞白雪嗣

天台護國一念淨緣禪師。會稽夏氏子。有惟政。南泉

酧唱因緣頌曰因邪打正相席施令盡道美玉無瑕誰識光呑五蘊　涅槃開田頌曰開田大義向誰說展手明明都漏泄雄峰老太周折和盤托出重饒舌休饒舌饑飡渴飲倦時歇（瑞白雪嗣）

三祖山乾元寺破闇淨燈禪師桐城江氏子誕師之夕母夢紅日昇庭及生修耳重瞳初閱楞嚴有所得首參博山尋謁弁山雪雪見便問那裏來師曰金陵雪舉竹篦曰金陵還有者箇麼師曰非但金陵無即今亦不有雪打一竹篦曰甚處學來底師曰適纔新到尚未洗浴雪由此契合一日雪拈拄杖曰阿誰是你本來面目師曰鬫被人借去雪曰何不呈似老僧師曰若呈似即在也雪打一棒曰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師首住湖州弁山次遷眞州之五臺鎭江之焦山舒之古唐其次則中方三祖吳國州之圓通安吉州之東禪能忍妙喜海印諸處約十餘刹　上堂老木含雲瘦新篁帶雨香斷橋扶月過野鳥囀滄浪乾三連坤六斷剖破不須藏疊而為三變盡成五良久揮拂曰者是疊而為三如何是變盡成五若向者裏⊖個儻分明方知混之不得類之不齊雖然只如銀盌盛雪明月藏鷺更作麼生莫有伶俐者出來老僧為汝證據　古唐解制上堂翩翩玉樹倚雲栽疊疊銀花匝地開機前未明三三五句中未免自疑猜猜疑盡處偷心盡雙雙瓦雀舞三台穿樓赤蝀連雲去抱子金雞帶月歸如此句中元會得子房虎嘯漢奇才　上堂萬里共長天光分寶鏡三山瞻霽色烟靜冰壺到者裏撒開杖頭萬斛珠灑灑落落湧出麈尾一輪月熙熙穆穆正恁麼時如何相見良久曰海門樓外新枝秀陣陣梅香送遠音　問如何是實際理中事師曰碧雲香雨竹樓寒　順治己亥八月十三師示衆來便恁麼來去便恁麼去遂豎指曰會麼明月一輪天柱外摩空老鶴出銀霄語畢而逝春秋五十七塔全身於三祖寺右（瑞白雪嗣）

越州道林離愚淨志禪師師即道林慧胞弟也師與同開道林髫齡落髮參無字寒暑不輟有省得入弁山華林之室示衆古人道青青翠竹總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然而黃花翠竹滿目可陳且道般若

眞如卽今在甚麼處顧衆曰河裏失錢河裏摝　顧
治甲午冬卒於杭州北關紫雲葊辭世偈曰不出西
關門不入北關限打破中間的權且吾著便壽四十
八全身塔兜率之陽 瑞白雪嗣

除杭實壽梵則淨律禪師建昌朱氏子上堂新婦騎
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大衆向者裏見得千七百則
洗脚上船設有箇漢出來道老禪翁老禪翁實舟何
處去向他道五虎下西川　徑山立兩序上堂天目
那邊量水打碓徑山者裏補職諒才任是祥麟威鳳
獅子象王一併請來凌霄獨步卓拄杖曰大地山河
懷揣裏星辰明月掌心中　上堂拈拄杖曰祇者一
條白練界破青山更說什麼白雲深處雪屋梅花美
不堪誇妙不堪誇直須撥轉天關掀翻地軸始得咄
咄咄明眼衲僧休向枯樁覓且畢竟如何是一條白
練以拄杖一時打散　上堂雲翳散盡獨露天機江
月澄澄孤峰不宿有時擧頭在五峰峰頂天不知地
不管有時掉臂於林間道中和其光同其塵可謂隨
身竿木妙用逢場沿路通霄孤清圓照雖然正當恁
麼時雙劍倚長空誰是前進者喝一喝　康熙庚戌
秋師示疾命撾鼓別衆曰今日幾何曰八月朔四師
曰明日月忌不若今日恰好卽瞑目而逝壽六十僧
臘三十有七塔全身於寺首 石雨方嗣

宣州佛南山葦渡淨蘆禪師長安杜氏子弁山首座
寮小參古路草揚脚頭脚底擎拳竪拂眼裏耳裏方
丈內條令新開祇要揭示諸人腦蓋衆兄弟還覺頂
門重麼設有箇漢出來道首座今日有何法爲人但
云待他髑髏著地卽向汝道 瑞白雪嗣

越州梅山本覺歷然淨相禪師本郡人上堂杖頭鐵
印用處無文麈尾金槌擊時逸格若無如是令方堪
與麼行不爲效顰寧容依倚所以有力者眉間日月
足下風雲主立聲前機垂物外且道卽今誰任其事
還委悉麼欲識箇中元急須高著眼　上堂歷歷禪
機在眼明明寶鏡懸眉變現六臂三頭宛轉四方八
面直得三乘膽喪十地魂驚若非奇特之人對面如
盲似啞是以過量者千觔不覺重赤手不知輕水底
起紅塵雲間翻白浪遂拍案曰還委悉麼不怕拔脚

抽腸纔見赤心露膽　解制小參昨夜笠子生花今朝草鞋踍跳慌忙去問文殊未知是何卦兆不期撞著普賢他便破顏微笑我道他失威儀他道我儱頭倒及乎問著其間漫云一期已到大衆且道臨行一句作麼生道卓杖曰天晴須著屐下雨莫拋鞋　小參風寒羞露面日煖愛抽衣法爾皆如是知君到不疑山僧卻肯你一半只如凍雲不礙自在流水不怕忙生卻又如何山僧也只肯他一半諸昆仲你道有全肯的麼今日且不道破待諸公自證始得　問如何是有句師曰烏龜生子曰如何是無句師曰石女亡兼曰有無不立又作麼生師便打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三人擡不動曰莫者便是麼師曰八箇夜叉扛僧領旨

瑞白雪嗣

越州城山資教浹水淨洽禪師檇李桐鄉沈氏子弱齡厭世禮弁山雪得度雪示以拖死屍話輒疑久之雪每詰之累嬰痛棒入侍寮終日如愚偶聞僧參舉荒田不揀草語雖洞徹猶覺礙膺復隨雪赴崆峒之請遂得了辦首住山陰曹山　上堂如來禪猢猻上樹尾連顛祖師意穿花蛺蝶身遊戲玉門金鎖兩重關豎起拂子曰者裏須當著眼覷覷得破好杵機烟波歷歷總全提山外遠山多岌嶤白雲流水共依依　上堂驀拈拄杖召衆曰見麼照用雙彰賓主分逗機樞紐意深深收來兔角長千尺放去龜毛重九觔卓拄杖下座　住大嶺廣濟上堂大地朔風急長空寒更威凍得嘉州象皮頑骨露拶出陝府牛水草忘疲拈杖曰惟有山僧拄杖子巍巍八表獨全提攜雲霧展元機佛祖從來難著眼叵耐時人會者稀可有覷破落處者請來喫棒看　城山資教上堂紫寶丹崖斷不窮峰巒圖畫好詩工縱教寫盡離騷句豎拂曰未免渠儂指色空　上堂道無可道有道即錯法無可學有學即乖所以道當陽徹證猶涉二門纔落思惟白雲萬里祇如洞山道救則雙目不覩不救則形影兩彰是何道理揮拂曰青蓮花裏含銀杏白雪堆中結蠟桃　臘朔上堂大塊嚴寒凍赤開庭前先綻一枝梅稜稜俠骨何堪勁綽約精神蓋世才香黯黯笑盈腮珠璣點綴占花魁根盤鷲嶺穿雲竇奕葉

芳名遍九垓　住湖州弁山上堂第一義爲君宣薰風乍起薜蘿牽青萍游泳池塘穿梅墜櫻桃顆顆圓急著眼莫遲延電機展處直須絃仙陀若解前生意月裏麒麐笑破天　上堂春山青春水綠無限芳新滿林麓堪嗟遊子不知歸蹉過元途豈再復莫蹉過聽叮嚀鳥翔乎淵鱗躍於陸卓拄杖曰收　上堂諸佛吐不盡底弁山豈可不說列祖學不盡底弁山豈可不拈拈出也絕顢頇說破時急須薦秋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問雲巖寶鏡三昧宗旨儼然洞山因甚復立五位正偏師曰沒絃琴操中秋月無孔笛吹上巳風曰祇如曹山不借借又作麼生師曰處處晴光疑草木山山佳氣入樓臺　問如何是不慮而知師曰春來草自青　問如何是夫子樂在其中師曰饑餐渴飲　師爲衆竭力同衆甘苦建立叢林無絲毫苟免有百丈不作不食之誠春秋五十九示寂當康熙辛亥三月廿六日塔全身於本寺右麓（瑞白雪嗣）

越州曹山起元淨生禪師蕭山愈氏子幼習儒業禮弁山發明禪旨棄家落髮隨往崆峒事檟巖得法後歸浙東住曹山報恩寺首住五臺碧山寺　引座上堂法道寥寥正此時大家出手共撐持偶來臺北眠殘月快覩江南春一枝撲鼻香風彌宇宙爍晴光焰照茆茨不期萬古淸涼界碧玉山中產紫芝大衆還見麼不具超方眼難逢出格奇今我某和尚逍遙物外蒙見訪於善財洞中正與老曼殊把臂高談忽被碧山覷見直欲分香納彩耀古騰今然法大機小難爲湊泊山僧只得旁通一綫引玉拋磚　師春秋五十八塔存本山（瑞白雪嗣）

嘉禾福善寺雲松淨品禪師吳江桂氏子上堂以拂子畫一畫曰盡乾坤大地有情無情一時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若也聞得塵塵爾剎剎爾乃至鳶飛魚躍花笑鳥啼無非本地風光當人妙用祇如大方獨步的又作麼生復擊拂曰昔年普化搖鈴鐸今日獨聞磊落聲　同門至上堂橫穿碧落十方剎海掌中覩互換投機曠劫今時無彼此不須格外論量豈可元中取則提持祖印擔荷宗乘和光同塵隨類同現或展佛手於荊棘林裏或伸驢腳於劍樹刀山祇如

遇著家裏人且作麼生說家裏話顧左右曰大衆各各懷香恭請東禪和尚爲汝說破　上堂白椎竟曰適才者一椎直得雪水倒流龍淵瀚漫在此會者無不拖泥帶水直饒未入斯門未免凝眸顧佇山僧且乃展演平鋪去也遂揮拂顧衆曰會麼和風煦日乾坤暖陣陣梅花遞遠香（瑞白雪嗣）

齊溪西水菴丹溟淨幢禪師鹽官張氏子生而穎悟出家以眞寂印孳孳爲道勤諸勞務一日齋堂行粥次猛然有省具白方丈印呵曰未可在古人發明大事須千里求人決擇詎以一知半解爲得耶可速行勿滯此師禮辭謁雲門博山壽參弁山雪一見便問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曰火把子在我手裏雪微笑師作禮而出自是朝夕親炙細臻堂奧及得法後寄跡烟霞歲庚寅冬值雲門孟主嘉禾梵受師充第二座後衆請出世師固辭不已乃陞座曰幢上座於天啓年間會得法身邊事惟法身向上事直至而今無消息敎山僧說箇甚麼驀卓拄杖曰淑氣餘三月鶯花已半稀便下座　師春秋六十有七塟塔菴後示寂順治辛亥冬也（瑞白雪嗣）

衢州大義山雲淙淨訥禪師本郡安仁王氏子幼失怙恃因入寺觀大佛相好感悟出家年二十六稟具莿紫復謁弁山雪於嶝崗問曰如何是西來大意雪曰春寒猶向火師曰如何是學人自己雪曰夏熱便乘涼師信受時不溢中也二禪在坐互相激發因打七溢曰魚以水爲命因甚死在水裏師無答中曰又死了一箇師於言下契悟雪起百丈之請師隨侍掃智祖塔同衆入室次雪曰見祖師麼師曰瘦骨一條石輕衣滿苑林雪曰有何指示師曰和風撲面涼雪曰卽今灣師曰隨來了也雪曰來後如何師曰雄峰踍跳雪曰祇得一半師曰也是多了雪頷之未幾卽承印記師歸楚之宜陽首闢義山繼主弁山結冬顯聖　上堂孤峰峻拔碧落靑霄萬木條然千山一色龍吟霧起虎嘯風生雖乃賓主混融君臣道合須知更有向上事在驀卓杖曰還委悉麼寧可截舌莫犯國諱　佛誕上堂八千番往返未免帶水拖泥百億國受生何曾改頭換面二俱若是有負己靈二俱不

是有負先聖且道透過是非一句作麼生良久曰鈍置煞人　師誕上堂呵呵大笑曰會麼三百五十九日乃是諸人占了山僧無分惟有今朝輪到山僧又被露柱分去一半餘得者一半也濟事不得未免交村太歲免得拈輪流牌子雖然正恁麼時山僧以何爲壽喝一喝曰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上堂久晴山色瘦乍雨水聲肥道是無生旨猶來第二機且道如何是第一機以拂子畫○曰劄　佛成道上堂未離兜率巳降皇宮明月隨法船而到岸未出母胎度人巳畢青山同旭日以朧輝具眼者一踏到底瞌睡漢萬里厓州還有寸絲不掛底試跨跳看僧纔出師便下座　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師曰撈蝦摝蜆　問如何是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師曰昨夜大風吼　問如何是石傘峰師曰蔭覆無私曰如何是耶溪水師曰千派同源　康熙癸丑二月初五忽命擂鼓退弁山院上堂灑掃三周愧力微恒將祖道日提持從前鑪鞴都敲碎免使人間話是非遂擲拄杖下座斯盞預知報謝師性不少留說法無羈室中常誡弟子曰不可斯須怠惰使佛法慢滅至四月二十三晨起索浴淨髮弁書囑義山弁山院事入戌瞑目正寢壽六十四臘五十四荼毗獲舍利一顆五色霞光若白果然頂骨牙齒數珠不壞身骨分爲二一留弁山建塔寺前一歸義山青原三宗祖堂浙江學憲黎元寬塔銘所載備悉瑞白雪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五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六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建州松溪華嚴元錫弘恩禪師明瑞昌王四子也生而厖目淸奇性不染俗投博山來落髮次參瀛山誾常自閉門一日見桃柳發暢衝口成偈誾痛罵者三

九疑凡

日後改參大好山弁示先壽昌用功處曰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之語師即力究出關上方丈問祖祖相傳慧命源請師的的明指出聞乃據座師曰須是和尚始得聞曰莫向鬼窟裏作活計師彈指曰也要和尚證盟聞笑頷而記莂繼住博山瀛山董岩諸剎　小參師據座直視良久曰無如者部經文最簡切會麼若也不會未免數他寶在纔有是非紛然不少咄念未生時尤妄覺他羣不入始師兒如何是不入他羣隊底不是牝雞鳴早已韓獹吠要見金毛獅子麼喝一喝曰倒却門前聚驢橛　小參心外無法乃至學之智鑰如貧得寶受用無窮雖身居九地而聖位已齊諸聖學千佛者等無信諸然而法外無心又作麼生問取剎竿風車子　小參聖和凡何所別醒將來一突兀且道喚甚麼作一突兀向伊道作而不遮　小參上大人至道無難丘乙己唯嫌揀擇化三千但莫憎愛可知禮也不須更說珍重師派天潢丁茲版蕩早具巢烏之行鉏斧住山真出世之標格師生萬曆戊戌夏四月沒於順治丙戌秋八月壽四十有九臘二十有八奉全身瘞於卍山之右

雪關誾嗣

信州瀛山雲岫成巒禪師饒州余氏子父性澄母王俱奉佛茹素幼而逢僧有不捨之意生來清澹無所嗜好年十九閱雲棲七筆句語依依不停志欲出塵投博山誾脫白受具得聆參禪二字遂專心請益典職侍寮力究無門復求進堂儵爾見燈花墮地有省　住後上堂紅日當空照清風匝地來李桃春爛熳松竹繞籬栽祖師現成意何必更登臺雖然達磨遺下一隻皮鞋是何意旨良久曰弄醜出乖　師誕上堂水消月現風動雲駛本來面目添眉插觜纔出母胎花甲周光陰迅速一彈指如夢如幻代謝不已知有者案指發光不知有者舉心塵起直須金烏啄破琉璃殼玉兎推乾滄海底正恁麼時撥轉船頭不妨優游自在

雪關誾嗣

洪都奉新頭陀顯學弘敏禪師宜豐陳氏子生不茹葷閱楞嚴經遂有出塵矢志尋頭陀宗妙微薙染參博山誾入侍寮看船沒子踪跡處話有省隨往浙主

大慈掌記室一日入室闇問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子作麼生會師曰某甲口門窄闇撫膝曰道甚麼師曰昨日有人長短和尚虧某甲與和尚解交闇笑而頷之復自武林還瀛山師爲第一座闇印以偈曰昔年招手不思歸父子團圞信有時滿月琅玕鱗甲異潑天風雨濕龍衣是冬闇涅槃建窣墖工竣歸頭陀開法　時受業遷墖上堂就裏難名有客堪稱涙子虚中不載無人打破圈兒不敢吠影尋椿祇貴知恩有地南陽忠國師於無陰陽地上建一座無縫墖巧飛鈴鐸妙叶烟雲八面玲瓏不尋丹艧肅宗皇帝領荷全機無忝外護是佛心天子却後侍者耽源轉折傷奇弄得七穿八穴帶累他古今多少人薰沐歸心向胡餅裏討汁即令汾陽有尊酒片肉遣不去者些野鬼閑神爭似我頭陀老人示一機一境造次之流向死椿上活句裏描寫不來正不知緇素分明機緣有在而今日之主伴靈輿若有自他方而湧現者各各入奮迅三昧將陳年未了公案乞缾塡坑成就莊嚴東湧西沒可稱盡善盡美雖然如此

只如我師棲遲隱密且道是陰陽地耶無陰陽地耶卓杖曰眼底渾無金屑累碌磚頑石盡生光　師生萬曆丙午正月二十四日示寂康熙壬子冬十一月晦世壽六十有六僧臘四十有二墖於本山雪關闇嗣

淮安觀音院南菴大依禪師元旦上堂僧來竪拂客至擎茶有權有實有照有用三元歸句一喝分宗卽賓卽主無古無今觀音門下一齊生按過活捉倒騎龍直教解其粘去其縛而不費雕披之工且道觀音有何長處遂拱手曰仁風永扇帝道咸和汝等食其食正其襟端坐　上堂白雲無變識包裹千差青山無異心發育萬有從上聖人談經三百餘會末後拈花刀刃若新發於硎只爲曾參一貫令他函谷關前紫氣橫竪亘三千丈神光老子依舊覓心了不可得今日觀音門下事同一家騎燈籠入露柱裏拈露柱在燈籠上喝一喝曰如是之法我從佛聞　上堂欲雪不雪半晴半陰彌勒打開布袋釋迦瞠著眼睛學頭則便有尾見俗則知有僧所以道逢人不出出則便爲人只如今年去年洞山說富香嚴說貧今日觀

音門下雖是入春四日依舊喚作年新 解制上堂 柳葉生嫩黃湖光漾虛碧透過祖師關急急通消息 諸人屋裏一緉草鞋一脚高一脚低不知踏過多少程途宋雲依舊傳播不實風吹乾雨灑濕經冬過夏那裏有些顏色孰知千山之遙萬木之隔景物滿閻浮彈指超微密驀喝一喝曰倒退三千 問如何是鳥道師曰不行曰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照曰如何是出格之談師曰滿口是 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七斤猫兒夜捕鼠 問如何是道師曰一去二三里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烟村四五家曰如何奉持師曰捕魚爲業彙種桑麻 問如何是親切句師曰掉棒打月 問如何是本生父母師曰總非汝親 嵩乳密嗣

淮陰卓錫破崖弘繼禪師 姑蘇濮氏子 上堂 大道不離目前要且目前難覩上看看爲父爲金下看看爲母爲釜南看看爲日爲電北看看爲月爲水東看看爲長子爲善鳴西看看爲少女爲口舌不知者懼作人境上會去只恐入於林中又見載鬼一車瞎却雙瞳何時得利見大人去咄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問如何是得力句師曰劍刃上走馬 嵩乳密嗣

淮西洪福靈焰大弘禪師 上堂節令不相饒倏忽麥老不圖十分豐稔試看農人舞蹈風味一亘簇新歲運仍舊恰好任教村歌社飲西欹東倒無腔鐵笛聲嗚咽放浪橫吹驚起拾得遇著豐干騎虎不知歸向道難難吸盡長淮王影寒更有寒山子踏落華頂峰笑道易易易一溪界破靑山勢驀喝一喝曰有甚碑記 上堂晴光一帶萬里絕無點塵一念纔與彈指千差疊現因甚麼菴內人不知菴外事灼然舉著未免致伊笑怪師顧侍者曰逢人不得錯舉 元旦上堂歲朝事孳抑逼用出誰管否吉舉措不循條例說甚何必不必燈火處處交歡金翅時時喧集春色自然盈眸和風依舊四壁卓拄杖曰汝等笊籬木杓向甚處撈影摝跡 解制上堂良久曰即此荒院無甚軌則便恁麼去或東或西然而溪山有異雲月是同江南江北蹴踏隨宜過橋便拆橋得路便塞路有甚麼難雖然你若掀翻此座許汝不妨靈俐 嵩乳密嗣

六十三

廬山歸宗天然函昰禪師番禺曾氏子年七歲一日坐屏處忽覺此身生無所從大生悲泣至困極乃睡又二年亦如前覺十三讀易至太極生兩儀不知大極著落遂打翻前二次疑然彼時尚未信向至入庠序因同學所指始知有宗門事每思出世為父母所阻後入鄉薦都歸舟抵吉州患病中期以愈日即斷世緣次早忽起即誓不茹葷酒不入內寢極力參究日夕禪坐衣不解帶一日聞人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豁然省入後從孝廉張荊公得長慶獨風旛頌始徹證向上關捩問道深相契合獨以偈印之曰風旛一頌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上黃巖問端的方知野老不相欺乃於崇禎己卯脫白於歸宗越二載隨獨赴華首學師立僧壬午開法廣州訶林自訶林歷雷峰海幢華首芥菴廬山棲賢韶州丹霞諸大剎康熙庚戌返歸宗遂投老焉　上堂卓拄杖曰天然自是住丹霞今古殊同驗作家遠岫千層朝座直平江百里繞門斜大衆即是老僧老僧却不是大衆其或不知日日丹霞同門出入同堂上下老僧即是大衆大衆且不是老僧與麼舉揚猶是門庭施設老僧三十年笑具且從今日止須知深山裏更有好商量麼帶霧鋤雲去穿蘿擔月回　臘八上堂我佛世尊昔年於此夜睹明星悟道悟則不無爭奈落第二頭如何是第二頭以拄杖一時趕散復召衆曰悔悔便歸方丈　上堂大衆只管將問來問脚跟下一段事浮逼逼地古人纔開口便知落處豈一棒兩棒總不回頭有什麼打發處還會麼卓杖一下曰若向者裏開得一隻眼堪與佛祖為師復卓一下曰若向者裏瞎却一隻眼堪與佛祖為師擲下拄杖曰且道堪作什麼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除日晚參古人烹露地白牛與大衆度歲丹霞老漢久矣沒有者個且道將甚麼供養驀豎拄杖曰飽一任飽只是不許得味卓拄杖下座　晚參盡大地在烜赫虛空裏總無一箇知恩設有知恩不免旁觀竊笑且道解笑者是什麼人以竹篦指露柱曰大衆莫輕覷他（宗寶獨嗣）

奉天千山祖心函可禪師惠州博羅韓氏子別號剩

人父若海明萬曆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母車姓師生聰穎少補諸生性好義豪快疎濶參長慶獨於廣州東官因見僧問諸識義獨曰我者裏一識也無僧曰恁麼則同寒灰枯木去也獨曰寒灰枯木爭解問話師聞此信入獨復示無字令參久之師有頌曰道有道無老作精黃金如玉酒如澠門前更是長安路莫向西湖覓水程嗣後徹細披剃無虛日兩踰歲復聞

●已下佚失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七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超永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超揆較閱進

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浦城竹源直指弘南禪師廣信永豐徐氏子少遊博山知有參禪事年二十歲投浦邑玉池菴披剃參天界盛于夢筆受具依止兩載多承激發次參善權斯于雲門承開示疑情奮發忽憶平常心是道有省作本來面目頌有直饒見得分明極笑破虛空案半邊之句呈斯斯頷之後參博山奉典監院一日有蛇盤案上趂亦不去奉問衆曰因甚趂亦不去衆無對師曰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奉曰看他日化龍去在師曰弘南不作者蟲豸奉曰爭奈已在洪波浩渺裏師禮退自是盤桓古今深臻元奧奉以衣拂囑之命主瀛山遷信州靑巖又赴潘雪僧請鼎建竹源　解制上堂指峰倒插紫芝塢二老亭前花似雨大雪紛紛徹骨寒凍殺元沙白額虎誰云六六三十六五月端陽定初五咦者且置祇如昔日結制今朝解制畢竟意作麼生良久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師誕日上堂歸猖攀得枝頭月去鳥衝開石上雲物物本來成現事不勞諸子外邊尋眞不掩僞曲不藏直南山東海兩同庚無事此中休久立爲甚麼鐵錘有甚黃金汁　上堂眞西山楊大年江文通鐵遂仙以杖畫一畫曰一狀領過孔夫子又作麼生良久曰吾無隱乎爾　小參白如漆黑如雪硬如錦輭似鐵飛上天是跛鱉以拄杖作舞曰參　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古磵寒泉湧喬松雪後蒼　問如何
是瀛山境師曰泉聲常在耳山色不離門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
潘雪僧問建法幢立宗旨者是和尚尋常茶飯今日
利生一句作麼生道師曰高山流水尋常事除却子
期誰賞音曰恁麼則峩眉山色今古翠帶水溪聲日
夜寒師曰斷絃不必鸞膠續只要知音側耳聽　問
如何是人中境師曰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一杖橫天地雙眸輝古今　問如
何是不用安排底句師曰青天非染皂流水別高低
曰利生接物又作麼生師曰兎角不用有牛角不用
無　問如何是死中活句師曰石牛慣吐三春霧曰
如何是活中死句師曰靈鳥豈棲無影枝　問迷時
千卷少悟後一言多祇如悟後底人如何履踐師曰
金殿坐忘尊貴甚玉人夜半臥清風（雪磵奉嗣）
信州博山元祚弘裕禪師饒之德興傅氏子年十一
丁母難十二依宿雲旻出塵十六閱高峰錄至枕子
墮地疑造謁博山奉受具越二年受業遷化始上

山參究座元激勵嚴切曰汝爲甚麼疑情不斷師曰
不會座擲下竹篦曰我今爲汝倒斷去師忙然不覺
失聲大笑次日因奉命入城有同行師問你還識睡
中主麼同行曰日中主某尚不識況睡中主耶師震
聲一喝同行無語師自疑無夢無想者一喝畢竟落
在甚麼處正提撕間忽失脚跌倒如放下千斤擔子
相似輒衝口偈曰熟眠無夢主何安始覺從前被熱
瞞自倒應須還自起未曾相隔一毫端彧歸見首座
隱几熟睡師拈案上竹篦座醒擡頭一喝師亦喝座
問且道者兩喝孰賓孰主師復喝座連喝曰途寒向
火去師掩耳而出　嗣後繼席結制上堂祖師禪西
來意饑來喫飯困來睡無端鷲嶺笑拈花震旦竺乾
多失利求安心復斷臂走遍本山供不避有人築破
脚指頭笑落虛空半邊鼻大丈夫須決志切勿思量
與議擬有麼有麼分明在目前今古應無墜卓拄杖
曰果能直下自知非頓覺山僧成特地擲下拄杖
本師九十忌辰上堂鳥跡空中九十年魚蹤水底覓
徒然先師面目分明示覆隨紙裏復龐遍覓者邊覓

那邊婁至不後威音何先莫是涅槃城裏麼咦死水原不藏龍畢竟在那一邊卓拄杖曰蛇女巳歸霄漢去猷郞猶向火邊蹲 雪磵奉嗣

信州博山怡生弘喜禪師永豐潘氏子世業儒因版蕩之際隨父母避兵山中失怙卽欲出塵母兄弗爲許允過經年恃亦亡方遂其志卽依博山奉落髮巾瓶有年奉一日室中舉大千俱壞語師有疑決志參究乞假走浙參靈隱禮有省打脫無夢無想本參禮有古人之風推歸博山適奉受瀛山主席師爲首領因坐香昏睡失跌得徹奉上堂召師問昔日黃梅夜半傳衣今朝博山當堂授記畢竟是同是別師曰蘆花與岸雪烟水一江秋奉曰不虛爲我室中子也遂分座說法 上堂風飄飄雲片片魚躍鳶飛物物顯現個裏眞機阿誰能薦薦直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 上堂切切露柱得夢眞實說濯纓井底生蓬塵三脚蝦蟇變作鷺諸人還信得切否信得切萬里長空一條鐵信不切莫怪山僧重饒舌 上堂一年三十六旬今朝從頭始起文殊表率風規普賢提立綱紀露柱交相慶讚燈籠大笑歡喜且道歡喜個甚麼東君昨夜行春令無講花開生碓嘴 小參日日說時時說祇要諸人知休歇歇歇大似紅爐一點雪 雪磵奉嗣

江寧攝山棲霞竺菴大成禪師潭州醴陵龍氏子母王產師多異徵七歲違怙恃稍長夢遊南嶽廿一投毗盧洞落髮因讀高峰錄至狗舐油鐺語有省乃事參方往謁博山聞徵其本參復示偈深爲感發師泣下後至瀛山危坐不起者五晝夜因止靜聞魚聲打失布袋大笑曰從前謬矣和尚眞我導師也崇禎丁丑閩示寂師建塔畢辛巳扣天界盛盛問汝當時見雪關得個甚麼師方對盛以手掩其口師曰何得干戈相待盛曰錯過了也是冬師領衆自此師資日契盛印之以偈命主圓通次主壽昌景雲棲霞諸剎 上堂一條榔栗辭南嶽祇爲先師後事來今日無端居此寺辭扶公子上高臺諸仁者莫是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麼且喜沒交涉莫是若不傳法救迷情畢竟無有報恩者麼且喜沒交涉既不如此今日拖

虎疑盧

泥帶水來此住持所爲何事不見昔日法燈道山僧本志棲息巖谷奈先師有個未了公案出來爲伊了却雖然此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只貴一回徹悟大用現前還會麼村歌社舞偶成曲莫向宮商韻裏尋　元旦上堂新年頭佛法有無俱戲論拋出鐵崑崙十方同聽命風從虎雲從龍以拂子打○相曰無盡生涯在此中等閒撥動毛頭許大地乾坤用不窮江南三尺雪入道十年豐擊拂子　上堂雪未銷風不歇虎空凍得筋齊折泥牛海底嚼冰花木馬崖前奔玉屑此事明明絕覆藏因甚諸人打不徹打得徹眉間迸出一輪紅萬里山河光皎潔到者裏始知山僧平日無故向諸人說黃道白雖然汝也須是個人始得喝一喝　上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直下欲知端的眞趙州東壁挂葫蘆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巖頭落葉堆樵徑曰見後如何師曰那畔無人說向誰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山花冷落千峰色　師再住壽昌時入閩武夷報親鼓山掃諸祖塔來福之長慶示疾手書囑壽昌樓霞兩住持事并自書封龕起龕擧火三偈曰樓閣門開開已復閉我住其中法當如是曰老大年來行必動衆今日依然伏惟珍重曰烈燄光中三十年拿雲攫浪奮空拳于今撒手還鄉去分付紅爐徹底煎雖然如是且道如何是老僧末後句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怡然委順當康熙丙午十一月十九日也師壽五十有七臘三十六門人歸骨南嶽毗盧洞覺浪盛嗣

建昌覆船福山石湖大寧禪師進賢傅氏子上堂連日半晴半雨風漸急天漸寒空中霜氣滿河畔水聲乾落木巖前文殊縮項臘梅枝上普賢破顏是甚麼不合無端饒舌　元旦上堂揮拂曰新民新令還他舊日之風愈出愈奇卓爾今時之用花開鶯囀春令不逅鼓擊鑼鳴歡聲相續直得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一齊起舞驀豎拂子曰天上人間斯爲元首擊拂子下座　上堂一聲寒鴈帶來塞外秋光幾處黃花別露人間風骨秖如鐘樓上唱讚床脚下種菜明甚麼邊事擊拂子曰太歲頭上動土　上堂春日晴春鳥鳴江村柳枝綠郊外草痕靑畢竟承誰恩力揮拂曰

溪深杓柄長　上堂。庭外花枝紅紅絲絲。因甚都在眼裏。嶺上松聲澎澎湃湃。因甚都在耳裏。良久曰。如意曰。風流不是誇王謝。祇爲渠儂得自由　元旦上堂。初一是今朝。乾坤怪未了。春光動十洲。吹回舊花鳥。大地盡飛香。五嶽姿容好。偉哉無邊身。隨處恣探討。正當恁麼時。擊拂子曰。後園驢喫草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大洋海底點金燈　問青州布衫是何意旨。師曰。一秤稱不起　問如何是日用施爲底事。師曰。火抄頭上雪花飛　問如何是撮欵結案句。師曰。鄱陽湖口石鐘山　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兩岸紅塵飛不到　問如何是入廛垂手句。師曰。番人不繫腰（覺浪盛嗣）

杭州虎跑大慈石公大璸禪師。錢塘顧氏子。幼從母謁雲棲宏。宏一見喜甚。摩其頂曰。吾家眞種子。異日當繼予席。遂命名大璸。過目成誦世間書史三藏元詮。無不熟記。宏與剃落受具。弘經吳越間。聞天界盛住西湖鳳林。師往叩法要。盤桓數日。歎曰。雲棲古佛有此兒耶。明年盛遷徑山。師再見。盛曰。入門須有語。師曰。和尚年尊。嘗未聞。盛大笑。命師與書狀。一日登藏天樓。將欲致問。盛扭師鼻。負痛作聲。豁然契悟。盛曰。見甚麼道理。師點首曰。元來卽便如此。順治壬辰出住大慈　上堂。凍合玉樓寒起粟。相携行聽無生曲。石人拍板木人歌。響遏行雲聽不足。聽不足。珊瑚影映澄江綠　上堂。椎鐘撾鼓。早是惡水澆人。禮拜燒香。轉見互相鈍置。豈不知從上諸聖向劒刃上橫身。火燄裏垂手。也都是勞而無功。那更到者裏。如何若何。絲涉語言。堪作甚麼。汝諸人見山僧上來。便掀倒禪床。喝散大衆。略較些子。今既不能。總成世諦流布。重加一杓惡水去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鐵叢中熱燄花不禁東掀西撤。燈籠昨夜笑哈哈。却與露柱惡發。驚起大慈山上白鶴峰。從南閻浮提直走向北鬱單越。報道山僧連日口嘮切。將釋迦老子七寶八珍太煞狼藉。良久曰。是甚麼乾矢橛　上堂。喃喃幽鳥出雲岑。檻外長江空古今。荒草深村豈無意。他年莫負老婆心。諸人還有共出隻手者麼。他牽犂你拽耙。不爲分外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沉沉禁殿

月當軒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波濤萬丈寒潭淨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百卉承春偏地香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狂風暴雨爭迴避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師示寂葬于皋亭山歇祖塔左覺浪盛嗣

吉州龍華梅逢大忍禪師九江劉氏子出家廬山迴峰年十六扣圓通盛卽偏參尋謁語風信于雲門復結茅廬山歷數稔再省盛于崇先纔見便問何處來師曰廬山盛曰在彼何爲師曰若有所爲辜負和尚盛曰脫空謾語作麼師一喝盛便掌師曰老和尚探頭大過盛呵呵大笑師出世住揚州石塔次遷蕪湖興國後繼席壽昌後興龍華　上堂南天獅子閑弄影通身文彩西舍玉人暗抛梭錦繡昭然蹋步向前天然湊巧顧姱停思白雲萬里一口吸盡西江且道魚龍蝦蟹甚麼處安立卓拄杖曰此時決定無香餌新月何煩作釣鈎　上堂從上祖師信脚行隨口道後代兒孫巧生計較剛道是有賓有主有元有要通宗通途挾帶挾妙壽昌今日斷定牙關分明向諸人說也是灞陵橋上望西川　解制上堂陶鑄佛祖煅煉英賢手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大好山中乘時耕鑿扶犁底扶犁拽耙底拽耙田地穩密家常之言絲染簑衣三徑草一犁春雨鷓鴣天　廣陵石塔退院上堂依依嫩綠水雲鄉柳綫牽風日漸長江北江南無限意聲聲好鳥弄晴光只此八字打開一一華藏莊嚴山僧不妨土上添泥更與諸人下個註脚卓拄杖曰分明記取　蕪湖興國上堂江上春風梅信早山中日暖筍抽芽要知今日天心意先看庭前玉樹花須各曉讒矜跨善財樓閣門方啓曼倩眉長老歲華卓拄杖曰天然一片好生涯　上堂漁家客蓬隱夢醒東方白旋理輕舫上釣磯一江寒氣冷如鐵報君知古人有言兮欲識佛性義當觀好時節遠烟浪靜渾無隔超然獨對千崖雪覺浪盛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七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八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曹洞宗

青原下三十七世隨錄

杭州皐亭崇光觀濤大奇禪師撫州彭氏子解夏上堂一葉落天下秋霜鴻陣陣向南征滿天凉氣斗西指水落石出句分明行脚士莫因循南嶽天台不涉程顧左右曰秖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良久曰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稜層　上堂雪峰于法堂裏輥毬子湖向山門頭卓牌見怪不怪其怪自壞諸人旣全身入作山僧亦隨緣而得自在年來潦倒渾無力坐看霜鴻翔天外　上堂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文殊不住金剛窟獅子嚬呻翠靄中脚瘦草鞵寛衲僧家人人知有前三三後三三畢竟是多少　問雪山悟後事如何師曰大地沒閒人　問新年佛法如何施設師曰排空揮卍字曰慶時納祜一句又作麼生師曰寫出古皇眞　問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蹋破草鞵也未曰如何是辯衲僧句師曰拄杖不消一擊曰如何是正令行句師曰斬草蛇頭落曰如何是定乾坤句師曰拄杖在握覺浪盛嗣

越州安隱亭山大充禪師山陰錢氏子幼業儒看未生話往九華祝髮稟戒靈隱禮初參古南門有省次謁天界盛于虎跑因機緣停思盛痛打一頓師卽誓不展被至寢食難安一晩値風息燈光遂打徹矢口偈曰夜半狂風何太惡忽然吹滅琉璃火從今跳出葛藤窠始信磨盤生八角一日侍盛問達磨見梁武因甚道不識師曰寶寶波斯讀梵書盛曰面壁九年又作麼生師曰萬丈懸崖拋直鈞　上堂山蒼蒼水茫茫日漸短夜漸長繩床兀坐諸禪德頓覺心空百念忘猶有一件要緊事不得不與共商量且道是甚麼事以拂子擊香几曰鎭州出蘿蔔漢地出生薑　上堂指鹿爲馬喚鐘作甕眼觀南北意在西東從上祖師恁麼說話也是打水魚頭痛　上堂險崖句劒門關踢倒須彌不是山把手携君不肯去據眸空惜

鈎疑鈞

路行難拔拄杖歸方丈　上堂多說不如少說少說不如不說諸禪德須猛烈推倒金剛泥一堆打開八字無兩撇耳聞却虛眼見是實無位眞人是甚麼乾矢橛　冬至上堂眉毛雖長不曾礙眼鼻孔雖高何曾礙面諸佛雖悟無二心衆生雖迷無二見衲子本分工夫總要打成一片露柱跨山門燈籠騎佛殿光陰一綫長個事長一綫且道以何爲驗良久曰冬至一陽生梅花呈舊面　小參驀卓杖曰楊岐驢紫胡狗成羣逐隊揚家醜一不做二不休忽然輥出雪峰毬手握金剛王寶劍揮空魔佛有來由且道是甚麼來由安隱門下從不許人求劍刻舟喝一喝擲拄杖下座（覺浪盛嗣）

建寧潭陽仰山千丈大英禪師閩福清陳氏子從父出家歷徧諸方末參天界盛于崇光盛見器重留記室盛上堂師出問高閣垂簾擬接何人盛曰搖曳彩雲飛嶺外師曰與麼則龍歸大海珠翻浪雲起蒼梧秋色新盛曰玉簫引得鳳凰來出住仰山　佛成道上堂世事花開落人情潮去來修道未到眞窮處芒鞋依舊帶青苔一隊行脚僧似東京大相國寺裏撮馬糞漢有口如啞有眼如盲聞恁麼道便云世尊棄皇宮入雪山六載勞形忽饑忽于臘月八覩明星悟道灒灼然灼然如何獨許瞿曇見咄咄時人快過來　上堂青帝乍回春信至山翁端的有何爲橫拈一枝無孔笛格外逍遙信口吹阿呵呵好個時節佇看草色半含青試問桃花開也未桃花開也則不無可笑靈雲不再覩絕言端但得雪消去自然春色闌拍一拍下座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山翁枕倦西江月老鶴冲開洞上雲曰如何是不居正位底人師曰須知尊貴一路曰如何是尊貴一路師曰庭際草青簾月影邊邦德化凱歌歸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紫荊花下囀黃鸝曰離此還有意也無師曰輕輕喚醒未歸人　問如何是金剛體師曰鴨子吞螺螄　問一切經戒殺爲第一南泉斬貓此戒何在師曰汝是無血漢　師春秋四十二無疾而終建塔于蓮華峰後龍山之左（覺浪盛嗣）

吉州青原墨歷大智禪師桐城方氏子別號藥地壽

昌上堂向上不傳向下文長何必爭如不必通身話若偏身若作話會徒辱家風只如老祖曰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攙中便不成還曾親過此煅煉關麼三十棒頭開正眼何曾傳得祖師心　上堂與麼與麼爛泥膠屐齒不與麼不與麼逐日鄧林西與麼中不與麼不與麼中却與麼石人眼不花揮拂子曰此事不容近傍本絕周遮若是作意矜夸去之愈遠直饒毒蛇戴角乳虎生翼轉見乖張得何所益到不如初發心衆生一念至誠却自塞天塞地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一步即爲千里雖然今日因衆請山僧舉揚第一義諦且如何是第一義諦瞥良久喝一喝下座

覺浪盛嗣

新城壽昌其天大浩禪師虔州信豐楊氏子母夢老僧化一屋基有娠師生惟熟睡弱不好弄讀書敏悟喜持素趨梵剎年十五以應郡校後于西來菴求薙染于夫呆法主父母聽許呆延明師開別館使博通內外典籍年十八受具寶華亦侍者復徧遊二十四依天界得法後住蕪湖興國　上堂道窮則變妙應神通物極則還理無不盡若也放開一綫道直得沐河發焰枯木花榮曳取豁山古寺疊向興國山門揮灑同雷電咳唾成風雲如是則冬至月頭本不曾添一綫夏至月尾又何曾減一絲可以促千百劫于剎那可以延剎那頃而洞觀數劫念念爾剎剎爾又何冬至消長之足云雖然今日一陽初動萬彙資彰作麼生道以拂子作點勢曰高空點出賽書雲正值辛年子月一　解制上堂結制倏忽間已圓九十日苔錢布錦階柳眼窺新碧長江漲滿春潮急蟄戶驚明騰屈蠖況又是走馬燈荷花燈慶賞元宵松蘿茶饆饠䭔信心托出正所謂時節既至其理自彰饒你衲僧家坐殘千澗雪行帶一溪烟被囊直袋打疊成裝拄杖芒鞋鼻頭向外山僧初不見怪只有一件事諸仁倘或出門時撞著道伴交肩過切忌切忌切忌個甚麼切忌認奴作郎　應壽昌請上堂千里同人氣誼深瑤箋累幅到雲林披襟獨操南薰曲按指風前展玉音大衆你若向緘封未啓前薦得不妨祖業箕裘一時紹續宗門正脉當下親承追踪古佛家風豈

見兒孫得力雖然若是若欲顯示好山面目別開鷲嶺鉗鎚要且不難隨喝一喝曰萬人遐仰止紅日到天心　問父母未生前請師一句師曰突出腦後曰巳生一句又作麼生師曰打破面前曰巳生與未生是同是別師打曰一併交足　師示寂于康熙甲辰秋九月朔二壽三十七臘二十三塔于壽昌南昌督學黎元寬譔碑 覺浪盛嗣

江寧弘濟方融如璽禪師陝西涇陽任氏子上堂貌古形疎氣宇豪闌來鬧市弄金毛一聲震吼人皆畏走獸飛禽望影逃莫有向箭鋒下出頭的麼良久曰雨打泥塗壁　冬至上堂冬至短夏至長春分暖秋分涼四時運物如輪轉八節催人似箭忙祇有山僧拄杖子不屬造化與陰陽饑餐渴飲傲雪凌霜一段眞風空劫外不離日用出尋常　中秋弘濟上堂江上淸風拂拂山中明月團團聞見本同一體聲光各自流傳山僧借此佳境與諸人舉揚箇事乃豎一指曰看看認着老僧指頭失却諸人眼目　僧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師曰一拔連根脫曰畢竟句歸何處師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你有甚麼蓋覆曰得者如何師曰不踏生草 覺浪盛嗣

天目思予大聞禪師初參寶壽方於東塔久之無所入及方遷佛日師奮處進堂經二七力倦瞌睡忽有悟入急走見方方曰夜深來此何爲師曰有事在方曰甚麼事師曰夜鼠嚙靈貓方曰不用機鋒轉語古人道從緣悟入永無退失汝悟得箇甚麼師曰某甲瞌睡巳醒方曰醒底聻師曰寒時徹骨寒方痛叱之師直得汗下曰和尚作麼生方曰又向別人討分曉師禮拜而出自是徧歷諸方後參天界盛於常熟虞一見命充堂司一日盛問近日堂中事作麼生師曰夜明簾不捲金殿曉雲棲盛然之 覺浪盛嗣

吉州靑原嘯峰天然禪師鎭江丹徒人宋倪文節公思之後也幼嗜學無倦明天啓壬戌舉進士與集生余公爲僚友師與公同參無字一日倚仗忽定去不覺念無字出口得前後際斷幾欲出塵畢此一事不果至乙酉始解綬越明春稟具願愚衡丁亥參天界

盛於報恩入室盛舉狗子有佛性也無師曰道甚麼有無盛曰汝猶作道理會在速道師連聲曰道不得盛曰汝爲甚又道得師曰頷盛打曰頷箇甚麼師擬對盛復打曰要汝從者裏親見趙州師珍重而出次日早再見便問我昨日疑你者公案師又擬對盛乃呵呵大笑師忽契悟方禮謝盛曰你適來會得我者一笑麼師曰鯨呑海水盡露出珊瑚枝盛然之辛卯盛主太平萬壽印之以偈壬辰命繼席棲霞丁酉住青原　元旦上堂擊如意曰雞兒日照犬兒歲鳴者鳴兮吠者吠莫將聲響鬧比鄰妨着山僧春打睡今朝睡起日高春猛然踏着黃梅碓夜半擕衣過嶺來青原南嶽遙相對馬駒踏人毛骨寒石頭滑人心膽碎知不知會不會得一歲兮失一歲西來意旨竟如何等閒拈起渾然醉是事且置祇如古人道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意作麼生良久曰千年荊樹已萌芽庭前又蕋雙雙桂喝一喝　師誕日上堂山僧今年七十生緣歲在己丑算來原是屬牛人拽耙牽犁到處走石田耕出鐵蒺藜吞吐不得令人嘔驅耕即是力耕人與食全成奪食手南山有北山有何必笙鏞歌耦耟蘇州有常州有早已將身藏北斗却被青原綑索牽且于祖地操箕帚爲問廬陵米價高直至于今誰下口此事且置祇如山僧生緣還是己丑不是己丑鐵牛卸却黃金角金毛復化銀蹄狗八角磨盤空裏走且道走向甚麼處去以如意打二〇〇相曰一微塵裏轉雙輪磨心不動無前後喝一喝下座　元宵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圓時尖相在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尖時圓相隱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今日正團圞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雲月相會聚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雲散月華皎　問如何是君師曰星中月最尊曰如何是臣師曰日下棒紅雲曰如何是臣奉君師曰衆星皆拱北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無水不朝東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從龍風從虎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翠屏崖下水潺潺曰如何是青原境師曰待月橋邊風謖謖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空庭橫蝃蝀曰向上宗乘還許學人通箇消息麼師曰斷碣偃龍蛇（覺浪盛嗣）

浦城好山戒弘大伊禪師閩丹霞黃氏子禀戒弁山雪雪問誰人拖你死屍來師忽疑情頓發旬日不安一夜五鼓聞鐘聲有省入方丈雪曰誰人拖你死屍來師曰臘月早梅香又問阿那個是你自己師曰對面不相識雪曰那裏學得來師一喝便出又問無情說法意如何師曰山自高兮水自深覺浪盛嗣

吉州青原叶妙大權禪師廣昌吳氏子九歲出家于本邑大覺寺受戒于摔山後因讀楞嚴經咄此非汝心遂得入處復歸省天界盛入室禮拜起盛搊住曰速道速道師便喝盛打出師復入連喝盛曰那個師亦摑住曰速道速道盛靠禪床曰侍者相救師掌侍僧曰者掌合應老漢喫便出　解制上堂雨到山頭落松枝小吏青隨松過聖域一徑出紅亭來也恁麼來江上漁舟朝泛泛去也恁麼去途中牧篴暮聲聲一鉢飄飄象外隨情日月雙眸烱烱寰中任意烟霞秖如萬機休罷千聖不攜一句又作麼生道殘梅得雨猶堪翫嫩柳含烟又見春　晚參建立君臣打瞎綱宗鬼眼方知父子驅除料揀蛇心處處全提雀噪寒枝玉藥頭頭向上魚遊絕澗冰壺堯天共亨昇平舜日咸沾王化景仰當今之福恩叨上古之隆大衆秖如知恩報恩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曰朝來掃葉雲中臥晚去攜泉月下行　除夕晚參牛生東奔西走年窮褪破無口雲中爆竹堆聲水上權鯨疊吼嚴居一種風流冷水快飲三斗笑倒拾得寒山撫掌竟忘禿帚近來費盡米鹽養得一頭癩狗度歲聊以烹陳愧乏泰和老酒遂以手作拱勢曰請覺浪盛嗣

蘇州西洞庭同岑大燈禪師嘉興項氏子家世簪纓鼎革後師志慕宗乘投里之賢溪出家從愚菴孟于資聖禀具尋事徧參有所得未參天界盛于皋亭充記室一日盛問今日事作麼生師曰坐看黃鶴飛臥聽蒼龍起盛曰承誰恩力師禮拜曰親見和尚盛又問洞山邈得雲巖眞子向後邈得老僧眞麼師曰敢爲流通盛曰秖如雲巖道秖者是子作麼生會師曰大燈禮拜有分便禮拜出順治戊戌侍盛遷龍淵室中記莂　山居小參揮拂曰十年行脚飽領風霜途路邊不曾逢著半客一旦居山烟雲裏何妨遇個大

虫所要操虎頭收虎尾隨緣自在任性逍遙只是獨寤獨歌無人作伴驀擊拂曰龍山大梅來也道曰恭喜我輩千百年來未曾得個知己今既有子同心合志當為浩歌一闋去也山寂寂水悠悠青松白石任優遊堪笑老翁成老大九年面壁不知羞師顧左右曰莫謂嵇康後知音遇者稀　元日小參元正啓祚萬物咸亨否去泰來剝盡復至梅花香煖雪花寒沉水烟凝泉水凍椒盤茗椀各慶其時谷鳥淵鱗同欣永日者是新年頭佛法舉向諸仁須知更有不隨新舊所移不為寒暑所轉者在若能透得此關便許齊肩佛祖卓拄杖曰待晚間與大眾說個徹困（覺浪盛嗣）

廬江治父南洲月禪師六安李氏子幼願離塵順治丙申依治父星朗雄薙染首參藏身處沒蹤跡話力究兩載無所入偶經行爐頭覩佛像得省詣方丈呈似雄勉以竿頭進步一日侍雄山行雄問與麼來時如何師曰鷄啣燈盞走雄曰不與麼來時如何師曰鷺鷥釣魚竿雄曰來與不來又如何師曰前不搆村後不迭店雄曰一言契合時如何師曰刀斧斫不開嗣是游歷諸方至庚子隱靜於英廖之大望山閱歲嶇救產難因緣忽大徹證即走治父見雄乃承印可命師首眾遂記莂焉癸丑冬繼席治父結制上堂諸昆仲還知法輪大轉麼喝一喝曰夜半石人誇錦繡平分鳳嶺蟾光曉來老鶴唳晴空占斷治溪秀色是以就路還家切莫捨父逃逝汝等今日南明日北山僧左手提右手挈古佛堂中曾無異旨琉璃殿上那有別說常憶祖翁一句好那畔烏鷄頭戴雪若不直下薦春光直待梅開香已歇復喝一喝　上堂朔風凜冽霜花凝結佛祖要妙頭頭漏洩青雲布碧漢之章綠水印銀蟾之月格外真機當陽直截拂子劈面揮拄杖驀頭楔活捉生擒入火烹直教大地流鮮血若是美玉精金自然應無變色復顧左右下座　小參棲鳳嶺頭雲化龍池畔月此事甚分明何須更饒舌叵耐參玄人不解當下瞥裡奴白牯出頭來露柱燈籠生欣悅好大哥真奇特卓拄杖曰石女銜笙井底吹木人把板雲中拍　小參舉盤山上堂諸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元孤峻如石含玉不知

玉本無瑕若如此者是眞出家師曰於此會得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汝等諸人還見盤山麼喝一喝曰切忌話墮　小參舉長蘆眞歇了禪師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師曰處處覓不得花滿枝頭水滿湖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豎拂子曰此去廬陽不遠　問法雷運震瀛川內實鑑高懸實際中續燄傳芳即不問威音那畔請宣通師曰我今日答者話不得曰祇如正不坐正夜半正明纔覺明時便落偏位如何是正位師曰菱花未照前曰偏不坐偏天曉不露如其不露依然正位如何是偏位師曰金鷄三唱後曰正偏不立賓主互融又作麼生師卓拄杖三下曰恁麼則臨流無限意盡在棹聲中師曰不須重着彩　頌拈花微笑曰晴烟漠漠柳毿毿無那離情酒半酣雖把玉鞭雲外指斷腸春色在江南　頌殃崛問產難曰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星朗雄嗣）

廬江治父笠庵蔭禪師上堂治父峰頭雲靄靄川公橋下水潺潺於此豁然能透脫更無禪道可相參山僧恁麼告報早是與賊過梯更擬轉腦回頭奚啻白雲萬里雖然不妨更爲下箇註脚以拄杖卓一卓曰逢人莫錯舉　晚參棒頭已露仙陀眼不見同行共轍人速速閉門重換轂自然推出合途行　上堂寶劍橫抽魔佛盡皆喪膽金丹一點鋼鐵悉令流輝若要玄中辯的格外明宗直須具殺活之神機得縱橫之妙用自然八面玲瓏十方通暢還有到此田地者麼驀豎拄杖曰到與不到總向者裏通箇消息　晚參千說萬說祇說者箇識得者箇萬事俱足卓拄杖曰且道者箇是什麼良久曰可惜許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鉢盂口向天曰作麼生接待往來師曰一日兩度濕曰還有不受者麼師打曰好人不肯做却向屎裏臥　問如何是治父境師曰高低怪石獰蹲虎遠近長松欲化龍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饑餐渴飲更由誰曰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此義文長且待別時（星朗雄嗣）

廬江治父松翁徠禪師中秋小參三蘇橋畔葉落歸

根實際堂前月明寂照亙古今而不昧歷塵劫以常存說甚麼初三十五增減盈虧殊不知性海圓融光華獨露諸昆仲還有向明暗未分以前著得隻眼者麼乃擊如意曰金鍾擊碎珊瑚月散作人間不夜燈

小參一二三四五六七須彌撑破虛空脊七六五四三二一秤鎚揑出黃金汁重重門戶豁天開一任諸人從此入已躬下事好因緣七日之中須打徹大冶紅爐飛片雪　雪中晚參千峰倒卓八面玲瓏粉碎虛空渾然一色寂光智照太平玉燭長明素朴家風實際一塵不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大衆還知目前法麼乃指雪曰一片二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飛入梅花尋不見遂蹶步歸方丈　問三身中那一身說法師曰諦聽諦聽曰未審是甚麼法師曰你不是鍾子期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枯藤倒挂長生月野鶴閒隨自在雲（星朗雄嗣）

廬江冶父天濟樫禪師結制上堂逢炎坐蠟六月雪花飛遇冷開爐三冬枯木秀諸人既入社火那拍眉焦煉得十成寶色自然觀體全彰所以古人道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一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試問諸人作麼生照破卓拄杖曰大開寶藏憑君委要識眞金火裏看　冬至上堂問得如雲似雨答得似粟如麻不是七花八裂便是陰錯陽差正熱處焦甎結凍值冷時碓觜生花較之於本色分上有甚麼交涉殊不知此事如箭鋒相拄似函蓋無罅任他夏極斯短一絲不減冬極斯長一線不加於此明得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於此不明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諸昆仲既爾事從理住節逐時催且道承誰恩力喝一喝曰寒巖枯木回春始凍壑氷河發燄初（星朗雄嗣）

昭慶天目方禪師小參花錦鋪岩春光值半以拂子打一〇曰分付諸昆宜向此薦　小參若論此事向鍾鼓未鳴大衆未集山僧未出方丈撩起便行略較些子何待鍾鼓已鳴大衆已集山僧已陞座早是落七落八轉見不堪良久曰雖然如是事無一向理有萬端山僧今日也不惜口吻重爲諸人下箇註脚驀拈拄杖卓一卓　頌丹霞燒佛曰丹霞燒佛業非輕院主眉鬚火裏生自作從來還自受孰言因果不分

明　頌硤崛産難曰出岫雲無心還林鳥知倦孩子下生時瞿曇口靈驗　頌德山托鉢曰月落空林寂秋光濃欲滴但聞露有聲不見桂花濕 星朗雄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八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九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呈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因同參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手拈拄杖倚放左邊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便下座

中觀沼禪師海雲印簡之受業師也嘗誨海雲曰汝所欲者文字語言耳向去皆止之令身心大死一場休有餘氣到那時節瞥然自省方可與吾相見師將示寂有客求偈師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客曰師幾時行師曰三日後時五月二十七日也至六月初一果無疾而逝

僧肇法師遭秦王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以斬春風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心師無對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祇如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對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槌擊土次見一大塊戲槌碎擊之應碎豁然大悟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泉州人以再下春闈往雲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鼎諲後見羅漢下尊

宿始徹己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爲項三教　僧問如何是和尙日用事師曰我喫飯汝受饑曰法法不相到又作麼生師曰汝作罪我皆知　問如何是和尙一枝拂師曰打破修行窟曰恁麼則本來無一物也師曰知無者是誰曰學人罪過師曰再恩可矣　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臥千年士呼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　九龍觀道士弁三士人請上堂儒門畫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回道門朝九皇錬眞氣不逃三祇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劫數救六道輪回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說此法門如虛空俱含萬象一爲無量無量爲一若人得一即萬事畢珍重

婺州雲幽重惲禪師初謁雪峰次依石霜乃開悟旋里隱居蔽形唯一衲住後上堂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面射去徧十方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尙一隻箭師曰盡大地人無髑髏（雲幽即今之法雲）

雙溪布衲如玉禪師因閑卿嵩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懶尋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閑卿于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亡于六十年後塔戶自啓其眞容儼然

舒州投子通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兩岸唱漁歌曰來後如何師曰大海涌風波　問如何是孤峰頂上節操長松師曰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問如何是和尙這裏佛法師曰東壁打西壁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朝廷有旨革本寺爲神霄宮師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爲不眞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尙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個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于無根樹下嘯月

怎麼甚

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奏其事奉旨敗其寺曰眞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攺德士日師登座謝恩畢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卽歛目而逝

蜀中仁王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聞名不如見面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鬧市裏弄猢猻曰如何是道師曰大蟲看水磨

金陵鐵索山主僧問久嚮鐵索未審作何面目主打露柱曰謝見示主曰你據個甚麼便恁麼道僧却打露柱主曰且道索在恁麼處僧作量勢主曰今日遇個同參

樓子和尙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間于酒樓下整襪帶次聞樓上人唱曲曰你旣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旨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曰汝名本如師卽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鄕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仙問具變之道蓮指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爲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嘗患本宗學者囿于名相膠于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菴元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元曰尙未見路徑何言到耶師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個消息元曰是門外漢耳師曰和尙不吝可爲說破元曰却祇從這裏猛著精彩覰捕看若覰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著落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持以告元元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

謝未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元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始得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稽首稽首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頓首頓首僧作舞而出師曰似則恰似是卽未是

本嵩律師因無爲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講毗尼性體師以偈答曰情智何嘗異犬吠蛇自行終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祇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暫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曰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汚却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看經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個是甚麼字主無對

昔有一老宿住菴于門上書心字于牕上書心字于壁上書心字

昔有二菴主住菴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菴主問下菴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菴主曰在菴中造個無縫塔上菴主曰某甲也要造一個就兄借取塔樣子下菴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

昔有一菴主見僧來竪起火筒曰會麼曰不會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個甚麼主無對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子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僧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宿曰還見祖師麼僧無對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葚如何是家園葚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爲訪智音若恁麼會

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兎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

昔有一老宿曰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搆去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趂出

昔有僧到曹溪時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曰為甚麼在上座手裏僧無對

昔有僧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忽疑不決行住坐臥每自體究都無所得忽春月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

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略如何主曰鈔解疏疏解經宿曰經解甚麼主無對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昇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剎不現身聖像為甚不去高麗國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僧既是聖僧為甚麼有漏僧無對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甚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纔喚便發業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燈代曰是弟子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藏問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僧無對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甚麼假船僧無對

洪州太守宋令公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開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衆無語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曰誰人欠少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

廣南有僧住菴國主出獵左右報菴主大王來請起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主曰是王曰見師爲甚麼不起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僧無對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麼處去主無對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曰汝道無我聻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于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師無對

死魚浮放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僧曰是曰為甚麼却向水中死僧無對

鴿子趂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為甚麼却顫僧無對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甚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盡會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雖翁曰你喚這個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麼翁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昔有婆子供養一菴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個俗漢遂遣出燒却菴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菴僧問婆有眷屬否曰有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曰汝見我是甚麼僧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佛法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溫州陳道婆嘗徧扣諸方名宿後于長老山淨和尚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盡懷刀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昔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

青州佛覺禪師（疑雲門宗）頌仰山師子曰一色無過指示人白銀世界裏嚬呻超然推倒還扶起爭似東風照日新

圓通善國師（疑雲門宗嗣佛覺）佛日自江右至燕寓大聖安一夕與佛覺晦堂夜話次時師年方十二座右侍立曰曰山僧自南方來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者師叉手進前曰自是和尚拄杖短曰大驚曰可乞此子續吾臨濟一宗師曰雲門臨濟豈有二耶曰稱

賞不已　金世宗幸聖安瑞像殿問師曰禮卽是不禮卽是師曰禮則相敬相重不禮則各自稱尊帝大悅　後住延聖示衆舉洞山曰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曰卽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大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且道諸人卽今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若道萬里無寸草許你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參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許你參見大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聖何故唯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閒話落人間　示衆舉雲門大師觀音餬餅話師曰韶陽老人可謂唱彌高和彌寡如今卻向延聖拂子頭上入方廣三昧東方入定西方起乃至男身入定女身起還會麼野色更無山隔斷月光直與水相連

燕京慶壽元悟玉禪師疑雲門宗 嗣圓通 金顯宗遣中使持紙一張書心佛二字問師者是甚麼字師曰不是心不是佛稱旨次日賜長短句曰但能了淨萬法因緣何足問日用無爲十二時中更勿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罣礙佛佛心心心若依佛也是塵師答曰無爲無作認作無爲還是縛照用同時電卷星流已是遲非心非佛喚作非心猶是物人境俱空萬象森羅一鏡中

黃山趙文孺居士疑雲門宗 嗣圓通 嘗有偈曰妄想元來本自眞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仔細看來無二人

高郵州定禪師疑雲門宗 嗣元悟 初參元悟室中舉僧問元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曰膿滴滴地師于是有省僧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乾屎橛

杭州徑山雲菴慶禪師建陽人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是者便是麼岐曰湖南長老頌曰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踏殺天下人說甚三隻脚

竹林巨川海禪師頌風鈴曰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記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個中人

雪峰樵隱悟逸禪師懷安龔氏子皇慶泰定間賜佛智號奉旨三住雪峰百廢具修大爲法門盛事嘗序

雪峰錄曰老眞覺自德山一棒桶底脫後直得鰲店月寒象峰雪霽攪醒翻于一杓彰大用于三毬譬之轟百億雷霆于四天之下曠數百世眞聲愈宏所有垂示流出胸襟蓋天蓋地廣陵一奏幺絃下里不復聲矣　元統二年示寂塔于本山

玦北和尙涉獵經史言辭簡邃鬐首垢面動靜不羈嘗題詩曰萬紫千紅總是春何須饒舌問東君啞人得夢向誰說豎起空拳指白雲又曰不偏不倚立于中不著西邊不著東超出東西南北外一毫頭上釣蒼龍一日謂衆曰吾垂化盡矣若等勉之言絕而蛻

鎭州嘉山來禪師僧問鎭牛和尙塔何在師以手指之忽然省發乃示頌曰鎭牛鎭牛更莫別求有人問我豎起指頭

潙山太初禪師字子愚溫陵人世爲儒者倜儻有大志讀書過目成誦博綜內外典多所發明所爲詩文皆不凡士大夫多推目之一旦棄去選佛于尊勝以律自檢盡去豪舉之習出嶺遍參叢林有聲久之罷參歸閩會南劍報恩虛席郡守陳宓聞師名命主之未幾眞德秀西山居士延師主大潙二十餘載百廢俱舉日繞萬指師說法縱橫博大鉗鎚學者不讓古宿風西山既致政每與師游從容論道莫不心醉大抵師以平實接人故諸儒雅重之

五臺鎭勒院子範慧洪大師因閱楞嚴至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忽大悟遂造河朔見汝禪師陳所見汝印可之臨終說偈曰六十春光又八年浮雲收盡露靑天臨行踢倒須彌去後夜山頭月正圓更衣坐脫

建寧府蔣山慧空元模禪師古田蘇氏子大德庚子定中遊蔣山元獎道場有老人迎謁曰吾爲師守此山五百年矣言畢化黑龍而去既寤乃曰吾當還此山也遂往卓菴一日謂衆曰吾昔於佛所號慧空菩薩今化緣既畢卽當入滅因爲衆說四諦法復說偈曰四十年餘寄俗塵如今刼顯個中尊巖頭一夜東風起吹得花開滿樹春鎭船無柁亦無篷撑入金蓮性海中末後一機今說破白雲元不離長空大地山河覓無跡虛空撞破見端的縱使鎭輪項上旋本性

圓明常不失復曰西天第三代商那和修尊者隱象白山現龍奮迅三昧說法調伏諸外道然後化火自焚吾今象鼻巖前亦當如是言畢雲霧四起雷雨大作化火自焚塔于菴之西

鄭州普照寺佛光道悟禪師臨洮蘭州冠氏子偶宿瀼子店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得一物母曰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了底母掌曰何喜之有遂辭母參方母曰將何之師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遂往參白雲海乃承印記泰定二十四年出主普照身著白衫跨黃犢吹短笛遊於洛中嘗曰道我凡耶昔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却向毗盧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入滅

杭州靈隱普覺淳朋禪師嘉祐九年奉旨斷還九里松集慶占路上堂山前一片閒田地曠大劫來無界至今朝恢復又歸來坐斷脚頭并脚尾東也是西也是南北縱橫無不是畢竟酬恩作麼生十里荷花九里松直指堂前香一炷

明州雪竇常藏主橫山之高弟也不諳文字專習禪定儕輩呼為常達磨云所作偈頌事理圓融音律調暢其頌鐵牛曰百煉爐中輥出來頭角崢嶸體絕埃打又不行牽不動者回端不入胞胎海門偈曰業風吹起浪如山多少漁翁著脚難拚命捨身挨得入方知玉戶不曾關苦筍偈曰紫衣脫盡白如銀百沸鍋中轉得身自是苦心人不信等閒嚼著味全真息菴偈曰百尺竿頭罷問津孤峰絕頂養閒身雖然破屋無遮蓋難把家私說向人

台州黃巖濠頭丁安人諱覺真號竺心初見絕田耕子委刈山有省入遂棄家築室自居　復參湧泉古愚愚曰良家子女東奔西走作麼真曰特來禮拜和尚愚曰者裏容你不得真乃拍手一下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愚便休去　又往雁山春雨菴謁無際纔入門便曰春雨如膏行人惡其泥濘際曰不是不是真擬進語被際喝出　晚年就邑中明因寺側開接待一僧提包笠直入臥內真問是甚麼曰行脚僧真遽指其足曰草鞋繩斷為甚不知僧無對真便將

包笠驀出曰者裏無汝措足處　一日明因奎相看眞曰聞說長老夜來生得兒子是否奎曰且道是男是女眞曰鷄銜燈盞走鷺鷀釣魚竿

明州育王勉侍者空室之族姪也少年有志不幸短命而死嘗有送同事僧遊台雁偈曰烏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雖不涉言詮早已成露布天台嶺上雲雁宕山中樹此去好商量莫觸當頭諱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死亦非死秘魔擎叉俱胝豎指

鍛工張生諱德鄰之下水人世爲大慈供堂隨衆聽法有省一日大雪沙彌團雪作佛像衆皆述偈詠之生亦隨後占偈曰一花擘出一如來六出團團笑臉開識得髑髏元是水摩耶宮裏不投胎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禀性虛明參大光敬玄禪師乃曰秖是箇草裏漢遂參福嚴雅和尙又曰秖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景祐四年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

闡宗風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爲人師曰莫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曰莫問靑靑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若師曰黃泉無老少曰春來草自靑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吽吽問臨濟學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衆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此意如何師曰乾柴濕炭僧便喝師曰紅燄炎天上堂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參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十九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二十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未詳法嗣

永福靈江浩首座依古林於饒州永福居第一座結夏秉拂僧問進一步時如何座曰撞墻撞壁曰退一步時如何座曰墮坑落塹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座曰立地死漢

老素首座生平一關深隱罕有識之者天曆間有僧得其山居述懷三偈手跡詣紫籜求竺元和尚著語竺元曰諸方皆以其不出世不說法爲恨今讀此三偈如金鐘大鏞一擊衆響俱廢謂之不說法可乎偈曰傳燈讀罷鬢先華功業爭幾落叉午睡起來塵滿案半簷斜日落庭花尖頭屋子不教低上有長林下有池夜久驚猋掠黃葉却如蓬底雨來時浮世光陰自不多題詩聊復答年華今朝我在長松下背立西風數亂鴉

潙山羅漢寺證首座目瞽見道明白晨朝躬自汛掃或問者片田地掃得乾淨也未座豎起苕帚示之又問眞淨界中本無一塵掃個甚麼座亦豎起苕帚示之嘗題九牛山偈曰四五成羣知幾年春來秋去飽風烟清溪有水何曾飲綠野不耕長自眠個個脚跟皆點地頭頭鼻孔盡撩天尋常只在千峰頂大地人來作麼牽

淨慈元菴會藏主臨安人參晦機于淨慈居蒙堂因修涅槃堂有偈曰涅槃一路盡掀翻觸處工夫見不難洗面驀然摸著鼻繡鍼眼裏好藏山晦機稱賞之

杭州天目一山魁菴主蘇州人也天資敏捷通內外典與平石砥友善棲遲嚴谷不與世接僅有山麓洪氏子弟往來送供一夕洪氏婦夢主乘肩輿至其舍覺而產一子翌日登山候之果化去矣因名應魁字士元幼讀書補邑庠娶妻生子年三十一旦忽自猛省遂棄家既茅于東峰絕頂晝夜精勤行道一日空室和尚因避寇自徑山過其廬見其舉止閒雅應對從容叩其所以乃知其爲一山後身也因謂之曰公

前身與平石翁爲莫逆交翁今年垂九十尚耳目聰明何不通個信息亦見一夢兩覺而夢覺一如乎主欣然揮毫作偈寄之曰語寄天童老平石一念非今亦非昔欲聽寒山夜半鐘吳江依舊連天碧

溫州壽昌絕照輝禪師嘗坐夏于淨慈東圊寮壁間有水墨大士像師朝夕禮拜懇禱甚切一日忽見淨瓶水從壁湧出通身慶快從此智鑑日明嘗有偈曰工夫未到方圓地幾度憑闌獨自愁今日是三明日四雪霜容易上人頭有志者聞之莫不興起蓋其至誠感人如此

溫州靈雲省菴思禪師性方介台之寧海人兄弟四人師居長同時發心出家祖父遺業悉散與宗親編叩諸方後出世靈雲次遷靈巖　結夏上堂以大圓覺牛角馬角爲我伽藍瓜籃菜籃　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頌曰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猴愁摟搜頭狗走抖擻口　晚年退居靈雲之前山至正甲申空室偕數衲往謁時師年踰九十矣龐眉皓髮頎然清聳拽履而出且行且問曰何處來空室曰江心師曰深幾百丈室曰謾老和尚不得師曰且坐喫茶徐覩其壁間題有嘗僧詩格調頗肖寒山其辭曰五瘟不打頭自髠黃布遮身便是僧佛法世法都不會噇豬噇狗十分能空室須臾拜辭不敢再犯其鋒

文獻黃溍居士字晉卿婺之義烏人天曆初詔天下僧儒善書者會集杭州淨慈泥金書大藏尊經士亦預焉每食必與衆僧共處若別爲治具則不樂甚至詬罵不食而去　嘗題懸崖墨蘭曰婀娜春風一樣吹託身高處擬何爲從他自作顛倒想要見懸崖撒手時　又題東坡像贊曰五祖禪師世外人娑婆久已斷生因誰將描邈虛空手去覓他年身外身　題山谷像曰笑殺當年老晦堂相逢剛道桂花香披圖面目渾依舊鼻孔何嘗有短長　士以文章名世蔚爲一代儒宗以其造詣入微不覺冥符聖意況與吾輩雜處不肎自異亦可尚矣

明州育王虛菴實首座寄臥雲菴主偈曰黃金園裏馬交馳徑寸多成按劍疑月曬梅花千樹雪臥雲一枕夢回時

明州天童幻菴住首座禮應菴祖塔偈曰眈眈睡虎管窺斑便把中峰作鼻山不得破沙盆一個兒孫乞活也應難

明州天童愁中唯西堂詠蠶偈曰桑空柘盡始心休綿密工夫一繭收爐炭鑊湯捹得入爲人只在一絲頭

宜興佛隴可上座聽雨偈曰簷頭滴瀝甚分明迷己衆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春宵一枕夢難成

瑞州九峰壽首座臨終偈曰七十二年者邊那邊喫十方飯參達磨禪今朝一擲翻身去笑破傍觀眾半邊

天台山上雲峰無盡祖燈禪師四明王氏子初見日溪詠于天寧復參方山洎諸大老尋車錫上雲峰影不出山者五十載洪武已酉二月八日示微疾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曰未也或曰和尚正當此際何如師破顔笑曰昔德山坐疾僧問還有不病者麼德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德曰阿哪阿哪恁麼喚作病得麼衆無語師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去矣侍者執紙乞偈師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捞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

杭州僊林寺雪庭禪師仁和桂氏子毀齒喪父患痘風雙目短視數求出家謁休休于僊林一見契合因閱楞嚴至于一毫端現寶王剎有疑後詣江陰乾明寺覩萬佛閣金碧崢嶸于眉宇間忽有省弘治改元除夕聞鐘聲數年行履不覺瓦解述偈曰圓響心非聞大千同一照抹過上頭關更不存元妙乙卯休休應淨慈請師復依侍乃蒙印可師自號幻寄嘗曰夫幻卽寄之踪寄乃幻之跡幻起寄亡全寄是幻幻逐寄生全幻是寄翳目生華山河大地華翳不生眞空實際幻之寄之誠哉兒戲

金陵永寧古淵清禪師聞鷄鳴有省占偈曰喔喔金鷄報曉時不因渠響詎能知三千世界渾如雪井底泥蛇舞柘枝

淮南祐上座者久歷叢席儕輩重之客鼎州天王寺以道自牧人不得而親疎居無何語衆曰吾去矣或

謂其戲也迫之求頌即索毫楮大書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打破虛空更無回互拍手呵呵歸去來白雲散盡青山露乃趺坐奄化主事僧亟呼撼之師復張目舉手謝曰不致上累善爲保重是時郡守蘇公亦往致敬撫其遺體曰可謂了事衲僧也

嘉興聖壽宜翁可覿禪師出家于南屏從車溪得省建炎初主聖壽遷當湖德藏退隱竹菴每自怡曰松風山月我無盡衣鉢也乾道辛卯丞相魏杞請主吳之北禪入院適重九指座曰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

吉州武功山白雲明星禪師閩之長汀張氏子投龍歸通落髮受具專修止觀忽嘆曰大丈夫道業未就如生死何遂徧叩名宿機緣或契師不自少肯見盤龍陽顒釋凝滯陽以衣拂付之隱瀟峰二十餘年太守汪公勉師出世師復移茅深入學侶嚮至漸成精藍一日辭衆曰吾去矣衆問何往師示偈曰明月落波心白雲橫嶺上欲識本來機鐵牛吞大象語畢端坐而逝全身塔于本山世壽八十有四

佛妙禪師昆明人也出家于天華寺洪武癸亥赴京賜衣鉢錫杖遊兩浙宣德己酉十二月沐浴更衣書偈曰去年七十九今年滿八十萬里爲參尋世緣今已畢擲筆端坐而化

徑山傑峰英禪師爲徑山首座歸鄞楚石琦有偈送曰凌霄峰頂第一座摩訶衍法皆明破百非四句俱已離白雪陽春誰敢和　上堂衲僧行履豈尋常出匣吹毛不隱藏奪食驅耕全正令東西無復鬼分贓

徑山敬菴莊禪師台州人自幼厭葷穢薄世塵父母捨出家遍參知識了徹宗源往依全室于天界全處以二座未幾推主徑山道化隆盛永樂十二年奉詔入京同修大典寓天界少師姚公等交章薦師住持堅辭不受歸徑山示寂塔于水嶺小池上

待詔沈士榮居士建安人洪武中爲翰林院待詔嘗著續原教論辯解一十四篇其論略曰人之爲類不同故聖人之教不一此教之迹所以異也然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窮其至妙不出一心此教之理所以同也此心也此理也天下未嘗有異也迹之雖異苟推

而極之必當致其同也又曰若得本忘末不爲迹之所惑研窮心性之原直趨至善之地則殊途同歸無有彼此之間矣又曰是心也變而不動死而不滅斯理之明昭如皎日且安得而自徹歟若人識此心悟此理在儒爲眞儒在僧爲聖僧矣心昏理迷莫知所往本之既失諍論復何益哉又曰儒者志在排佛故作人死斷滅之說以破生死輪迴之論不知反違周孔聖人之意甚則撥無因果廢滅天理以造物歸于無知善惡皆無果報至仁夭暴壽敬愼蒙禍淫佚獲福小人徼倖君子無辜不明前因曲爲之說理則不通障正知見惑亦甚焉又曰自漢以來經書迭至究其指歸誠所謂窮心性之原入至善之地者也又非但文字而已至如日月雲霞飛潛動植色聲香味而咸臻妙理此教之體也得失違順生死苦樂事物遷流而常住眞性此教之相也文音語默食作動息威儀典章而隨機普應此教之用也具是三者其道大行矣孰能排而毀之拒而絕之乎智者體吾佛之理觀孔聖之道性理之學益加詳焉而勸善戒惡之文尤爲緊切大有功于名教豈可自生違背蔽吾心之眞知也哉　其觀心解略曰心該萬法法徹心源至理難知觀心斯得故世尊初成正覺歎云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蓋人由迷此心體不知反求外爲六塵所惑內生沉掉二病是以局促無知偏僻異見唯佛如來返觀此心頓悟本性成等正覺故于世間無量百千法門出世間無量百千法門莫不洞明無礙廓徹無違故號三界大師十方慈父今儒者尙自不識本心豈能以心觀物哉又曰蓋不識自心則其本已失安能觀物明理哉又曰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心學之源也人心妄想也由執著顚倒故危道心天理也非思議之所能及故微精者不昧一者不雜由無思故不昧無爲故不雜乃能盡其至誠固守此中道也中者卽中庸之中在心而不在物在內而不在外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者是也後儒但以情識未動卽是中義與吾佛一念無生之理相近止欠悟耳儒者釋中云不偏不

倚無過不及乃已發中節之和也便違子思之意矣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無有形相可見豈有偏倚過與不及之事乎又曰彼既不知觀心之妙徒欲以偏計之妄心觀物以窮理譬如塵鏡未磨水漩未止擬求鑒物未之有也自不知此理在內惟務外求故學解益多去道愈遠矣又曰一日觀心證理則天下萬物萬事之理皆貫通焉夫子亦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亦求其在內者矣　其內教外教辯略曰教有內外不同故造理有淺深之異求之于內心性是也求之于外學解是也故心通則萬法俱融著相則目前自昧嗚呼外求之失斯爲甚矣今儒學之弊浮華者固以辭章爲事純實者亦不過以文義爲宗其視心學則皆罔然也宋之大儒深知其病又知吾心上工夫爲有本是當敦本抑末以斥其言語文字之非可也何自爲矛盾歟又曰昔者聖人皆以內學爲本而推其用于外後世文儒務外遂不知有心學之源乃以學解爲事惟宋河南之學始言性理而有實踐之跡然但知心之用而不究心之體遂不知

養未發之中又昧太極之理在兩儀未判之先或以物理爲性理故本末體用于是乎不明而堯舜周孔之道微矣又曰悟則謂之內解則謂之外此內教外教所以不同也儒者專用力于外凡知解所不能及者不復窮究故不知允執厥中之道天理流行之處皆在思慮不起物欲淨盡之時履踐雖專終不入聖人之域矣　其作用是性解略曰大覺無思乃偏知于法界識情有著徒妄起于塵勞佛與衆生本同一體但因迷悟見有殊途佛性只在眼耳鼻舌之間妙用不離見聞覺知之際直是一塵不受一法不舍名爲直至道場頓見本來面目又曰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擧心塵勞先起若無心體會則森羅萬象一鑑照然此按指發光所謂一念不生全體現也若說是性即是認著影子使毫釐繫念瞥爾情生業相宛然仍前迷倒此學心塵起所謂六根纔動被雲遮也到此著力不得又曰三代而上未有佛可名惟聖帝繼天立極推本于天言人得此明覺之理于天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者言人皆以此明覺爲體也率

依此覺性而常不昧謂之道修者即養其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者私欲未起之時純乎天理者也私欲未起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寂者誠也至誠無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也繼之以戒謹恐懼不覩不聞之際不使隱微之或動皆是養此未發之中常覺不昧故發為中節之和則仁義禮智不待思而中矣斯所以為教後章言誠者寂也明者覺也寂而覺曰天之道覺而寂曰人之道皆修道之義也又曰聖人得此理乃立世間治教之法吾佛得此理乃立世間出世間解脫之法儒門但明天人之道吾佛則明四聖六凡之道若盡天人之道則可以趨佛道矣其于性理不明則天人之理有所不明又安能究佛氏之理乎士識遠材全深達法相議論縱橫無礙剖發幽賾直明心宗而辭旨猶善巧精妙其曰續原教亦可謂克續鐔津之緒者哉

杭州雲棲蓮池袾宏大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年十七補邑庠每書生死事大四字于案頭一日失手碎茶甌有省作七筆勾見志投西山性天祝髮北遊參徧融復謁笑巖于柳巷求開示巖曰阿你三千里外來開示我我有甚麼開示你師怳然辭歸過東昌道中聞樵樓鼓聲忽大悟述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後住雲棲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甚一部華嚴經師曰貓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曰走却法師留下講案遂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貓兒突出畫堂前床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

時因饑荒疫癘盛行餓莩載道當道發儲賑濟命醫救療舉師董其事銓部虞公淳熙問慧日點五百病僧因緣師曰慧日自甘窮子捨己從人西院屈陷平民將生就死可惜五百僧只解點著便行曾無一個高臥不起致令慧日顯異惑衆禍及兒孫郡主深切民瘼我山僧急趁時難倉卒中失帶了竹杖子不免奮空拳向居士雍腫上劈地一下敢保沈痾潰散毒血淋漓鳶脉流通百骸舒暢雖然如是云何一人能令衆生不見道陽回片葉春滿千林者事且止只

如終日把竹杖子東指西揮不如一直在木頭上朝持暮守守來守去忽然枯木重花便是死人再活說甚麼竹木管取盡大地草木叢林悉皆成佛去也何以故青青物外虎空體即是如來堅實心　問參禪念佛可融通否師曰若然是兩物用得融通著　問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謂開我迷雲空生宴坐不言帝釋曰善說般若意旨如何師曰良久處欲望開迷陰盡萬里宴坐邊擬聞般若說竟多時雖然如是鞭頭得旨空裏飛花者畢竟見個甚麼　示採蕨者曰心訣教我如何譚蹉過山前好時節蕨蕨豎起拳頭向君說　新春日示衆今日賀新春歲時重換却昨日作麼生十二月廿八　嘗自贊曰十畫九不像惱殺丹青匠庶幾此近之權留作供養若道者便是依然成兩樣不兩樣三十棒　臨終時預于半月前別衆曰吾將他往矣人皆莫測至期示微疾面西端坐而逝

紫柏達觀眞可大師句曲沈氏子性慷慨激烈弱不好弄不喜見婦人年十七剃髮遊方聞誦張拙偈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大疑之一日齋次忽大悟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北遊京師參徧融萬曆癸卯秋忽妖書發師罹難先是神宗手書般若經偶汗下漬紙疑當易函遣近侍質于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大悅由是注意焉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著審而巳榜訊時師神色自若持議甚正以衰老殘軀備當箠楚抵死不屈十二月五日入獄法司定罪欲死師師說偈曰一笑由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孃生足鐵樹花開不待春又曰世法若此久住何爲及索浴罷囑侍者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復說偈曰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宿緣我自西歸君自北多生晤語更泠然語畢端坐而逝時明神宗萬曆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壽六十有一臘四十有一塔全身于徑山文殊臺左所著有紫柏集行世

瑞州黃檗無念深有禪師黃州麻城熊氏子偶遊蕩山有宿衲謂師曰十方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還不

了道披毛戴角還師悚然又聞僧舉僧問大休如何是西來意休曰黃瓜茄子師大疑遂往五臺伏牛遍叩知識一夕聞哭笑二聲相觸有省又一日失手櫃蓋打頭渾身汗流撫掌笑曰遍大地是個無念何疑之有往龍湖同李卓吾居士到駟馬山會有講主至士問主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主依文講罷士顧謂師曰你試說看師擬開口士將師膝上一推曰者個聻師忽大悟有偈曰四十餘年不住功窮來窮去轉無蹤而今窮到無依倚始悔從前錯用功

住後僧問道舉有耶舉無耶師曰說有說無二俱成謗曰如何即得師曰無求即得曰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著曰四大離散時如何師豎起拳曰者個不屬四大　問古人迸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者一句如何道師曰我不迸却咽喉唇吻你且道一句看僧無對師曰你被音聲塞却口　問見性成佛是否師曰是曰性是無形底如何得見師曰性是有形底只你不見曰請和尚指出我看師曰我說汝不見　問如何出離生死師召僧僧應諾師曰從者裏出曰和尚說底話某甲不曉得師曰等你曉得堪作甚麼　復友人書曰山中兀坐不聞動息學道要趂初心猛利就要討個分曉日用對境逢緣纔得出脫不然日久月深漸忘精進依舊流于世情耳近時學道人只圖口舌利便見識聰明忘却本命元辰直待病苦臨身手脚忙亂時一些也用不著又不恨自己念頭不切立志差錯反說先聖佛祖也只如此便是毀謗如來正法輪自夢未醒且莫錯會古聖一言半句如吹毛劍鋏釘飯木札羹塗毒鼓無你側耳處無你下口處無你著意處無你近傍處狹路相逢眨眼蹉過到者裏情枯想絕思盡神窮寒暑兩忘寢食俱廢于無可捉摸處驀地猛省馳求心一時頓息慶快平生更不隨逐聲色知見全消是非泯跡到此田地但是聰明解會能所神通脫手讓與他人終日如癡似訥虛腹閒心世人莫能識鬼神覷不見閻老子何處著眼纔是眞自在也

夔州白馬寺儀峰方彖禪師達州羅氏子參金佛山雲菴令看如何是鬼神覷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出峽

偏謁知識結茅雙溪一日午炊聞甑中作聲忽大悟作頌曰三元三要沒來由用盡機思無處求驀地一聲何所作白雲青峰齊點頭嘗遊浙中菴居杭之清平眞寂印肯依之一日師舉青峰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詰之曰青峰恁麼道法眼亦恁麼道爲甚麼有悟不悟印曰初以識心湊泊所以不悟後乃直下承當故能大悟師遽舉拳揮案一下厲聲曰恁麼則汝今大悟耶印擬議師便痛罵趂出印直得汗流浹背由茲憤志力參萬曆壬辰師歸白馬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兩頭燒火一頭烟師手中常執一鼗鼓一面書蟲字一面書犇字凡應機多舉而搖之示寂塔于龍神山

廣信府鷲湖養菴心禪師郡之上饒朱氏子偶過戚屬會道者談四生之義師于言下洞了物我平等大意往洛之太平落髮南還焦山度臘聞江中推船聲有省述偈曰夜靜江空闊推船囫圇聲不知何所往擔子半邊輕謁華山聞山拈一段生涯六不收話有疑猛提七日身心脫然　尋歸里住靈山嘗晝大圓相于壁間曰內寫莫教塗黑外寫勿使傷曰有人向圈裏圈外下得註脚者許汝學道無疑不然總是㦬㦬　後遷鷲湖十年不立座元無異來參以趙州無字話相契請居厥職贈以偈曰鷲湖十載虛元位一旦緣何立少年兩道眉毛八個繓須知佛祖不容前又嘗置無門鎖室中以驗方來偈曰上古留傳鎖憑君智鑰開若無開鎖法相見不須來　萬曆丁卯二月晦日上堂說法置齋作別復示偈曰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半夜金烏帶日紅端坐而逝

韶州曹溪憨山德清大師全椒蔡氏子幼習儒業年十二禮報恩林爲師十九芟染受具與妙峰爲友偶閱肇論至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猶在耶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忽有省曰今日始知鼻孔向下妙峰曰何所得耶師曰夜來兩個泥牛鬭入水中去至今絕消息峰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尋往燕都參笑巖寶祖寶問何處來師曰南方寶曰記得來時路麼師曰一過便休寶曰子却來處分明

師便禮拜後爲黃冠所詆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至韶陽禮祖偈曰曹溪滴水自靈源流入滄溟浪拍天多少魚龍爭變化源頭一脉尙泠然越十有一年免戍留曹溪又九年始還僧服乃歸匡廬結菴五乳峰作遜老計　師嘗過德山禮祖塔偈曰堂前閒托鉢獅子漫謝兒覿面難回處低頭不語時未明末後句翻使至今疑爲問三年事因何得早知　山居偈曰生平蹤跡任東西投老那能擇木棲縱使脊梁剛似鐵奈何脛骨軟如泥閒從絕壑看雲起坐對孤峰聽鳥啼不必更拈言外句現前聲色是全提　復還曹溪未幾忽告衆曰緣與時違化將焉託一期事畢吾將歸矣索浴更衣端坐而化時明熹宗天啟癸亥十月十三日也壽七十有八臘五十有九供全身于南華祖堂所著夢遊集四十卷行世

杭州眞寂聞谷廣印禪師嘉善周氏子母夢元武神仗劍率諸甲士擁護其門而生七歲常瞑目端坐父母送之杭州開元寺剃度後師歸省親母誡之曰三朝新婦一世禪和子其勉之師每述其兩句終身受用不盡一日見壁間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從何處生其師不能答時儀峰和尙結茅清平往叩之峰曰汝要會須妙悟始得師曰如何得悟去峰乃教看雲門露字師一聞便信直下挨拶至忘寢食尋上雙徑結茅白雲峰下看亮座主參馬祖因緣疑不能釋一日見黃瑞香花忽大悟曰却是虛空講得經碌磚瓦礫正堪聽向來扭揑娘生鼻錯認葫蘆作淨瓶于是往雲棲盡得蓮池大師之益　次參龍池傳和尙適傳負暄堦下師問曰和尙在那裏傳曰恰好不在師即展禮人事畢傳出所著德山托鉢頌示師且曰汝別頌看師即頌曰末後之句有也無德山父子太譊訛同條生不同條死活得三年恨轉多傳喜甚謂師曰何不承當此事共相唱和師不自肯傳曰更欲如何師曰視圓悟大慧爲多愧耳傳憮然曰當今學者未會先會那能得不自肯如子者乎老僧當避一頭地矣須行傳送至門外撫師背曰老姪我還疑你在師曰甚處疑某甲傳曰如何是密啟其意師曰今日不打宜興轉傳呵呵大笑師頂笠便行北

遊五臺還眞寂四衆懇請開堂師堅持不肯遂南遊隱建州廢寺及自閩歸司理黃端伯復以爲請師曰某孀居久矣豈更適人耶　師生平滴水滴凍不肯一念外馳雖洞透祖關而挽回流俗終不以悟自居教律三宗鼎立師皆能洞晰其微時或爲衆演說聞者靡不心服　崇禎丙子臘月辭衆告寂塔全身于孔青之陽

海虞破山洞聞法乘禪師別號雪柏吳江李氏子少從華山剃度單身行脚參紫柏可尊者可問一句中具三元即不問一元中具三要如何師屈指曰也是死蛇當頭可大悅以禪虎稱之一時名重叢林　師住天目中雲菴雪嶠信參次師坐火箱口喃喃地信即跳入火箱同坐曰口喃喃地作甚麼師笑曰汝從何處來到此天目信曰從無陰陽地上來師默然信即跳下火箱　林皐豫參師適在山門相遇師曰那裏來豫展兩手師曰這裏天王殿倒却還知麼豫曰既是天王殿爲甚麼倒却師曰賊　師一日謂嚴天池曰穹窿山昨夜點頭矣不知居士道個甚麼勿謂三世諸佛口挂東壁也如居士灑灑落落不妨我多多和和　師住破山舉漢月藏爲首座每言近日禪病往往搏量公案註解因緣磨楞合縫稱斤度兩不惟自隔千生更復陷人無算　天啓三年七月臨示寂呼侍者至即爲坐脫供全身三七日儼然如生世壽七十二塔于破山寺南牧雲門刊師語錄十卷行世雪嶠信爲之序

翠巖古雪通喆禪師開爐上堂翠巖啓大爐鞴柴炭渾無半塊一雙赤手空拳煅盡凡情聖解且道煅盡後如何火裏蝍蟟吞却螃蟹　上堂南泉斬猫歸宗斬蛇金牛喚飯趙州喫茶盡謂是宗門向上全提底時節仔細檢點將來俱未作家何故淨白地上不可撒沙　上堂今朝臘月十五屋角梅花正吐長連床上衲僧承當切忌莽鹵不莽鹵焦尾大蟲原是虎　一喝　上堂三十年前登山涉水歷盡艱辛覓個住處不可得三十年後南北東西無非住處四方延請不肯住大衆未得住處時辛苦覓求既得住處後爲甚不肯住還知此意麼籠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

入市廛 上堂。翠巖有句話頭。不假著意參求。若人直下薦得。成佛也是縣疣。且道是甚麼話頭。拽拄杖下座 問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是如何。師曰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階前石礫。盤僧禮拜。師曰看看礫盤動也 問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紅爐飛片雪 問不離當念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 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師曰火裏鐵牛行 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炎天不著袴。曰如何是法身。師曰皮裹骨 問如何諸佛出身處。師曰㩳㨃堆頭 問如何是五家宗旨。師曰姑蘇城外寒山寺。黃鶴樓前鸚鵡洲 問如何是正眼。師曰金州漆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茅屋畫譽門。曰見後如何。師曰縣崖生石耳 問疑情頓發時如何。師曰萬里一條鐵。曰本來成現事。何故最難明。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 問昔日聞風。今朝覿面。覿面一句。請師分付。師曰棒打石人頭

黃介子居士諱毓祺。毗陵澄江人也。慧業夙稟。博綜內外典籍。久遊天童磬山之門。有所契入。嘗作語錄序。有石磬音嘹亮。聾人耳更聞。斯言不我欺也。昔漢武以兵法教去病。病曰不在學古。願方略何如。明皇示韓幹御府圖。幹曰不願觀也。去病胸中有活法。韓幹胸中有活馬。磬山胸中有活元要。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挑為天下人抽釘拔楔。豈口耳所能傳授耶。我于是錄。聊窺一班云云。後天童將順世。以衲衣贈之。至甲申鼎革。士罹難南都。獄中一日書偈扇頭。寄同參古南門曰。劒樹刀山掉臂過。長伸兩脚自為摩。三千善逝原非佛。百萬波旬豈是魔。潦倒不妨天亦醉。掀翻一任水生波。夜來夢作修羅手。其奈雙九忽跳何。遂擲筆而終

◎九字原本不明或丸字歟

僧摩居士馬一驄。永嘉人。自幼警敏。好讀異書。過目不忘。補邑弟子員。文有時譽。保舉授州刺史。不應。其為學。不事章句。直窺理奧。早已歸心內典。深智弘慈。雅欲度盡一世。首著明明德論。頓覺自性虛通。年二十八。閱屠門宰割聲。遂不食。受戒于天台無盡燈。後從華嚴語入。具無師智。得大辨才。再參博山來。默承

印可欲留薙染顧謂各從所願重取雲門臨濟語句及趙州公案反覆徵詰豁然透豁嗣是胸臆中便有丹霞艮遂榜樣且謂一入博山勝古人三登九上也厥後一以提唱佛祖正令爲宗至于福田利益如放生掩骼施藥濟貧諸事皆以無緣慈行之則偏游吳越金陵豫章楚粵諸名區都會間杖履所至緇白趨風一以平等遇之三根普接宿願初心無不喪其所懷來而得所未曾有者及門林增志太史延之入燕都人士以及海內諸名雋嚮往者不異在吳越時覲面酬機俾人人踴躍抃舞嘗之市見避難諸困民饑寒狀乃拉同人合金衣食之輒微行手給歡聲沸地亡何示疾一榻獨坐捉麈揮毫不殊平昔差少飲食耳易簀前及門張二無入室求示士舉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想不獨世諦是妄想即于出世妙法若起絲毫見便是命根不斷又曰古德室中三問如版鳴爲甚犬吠等語皆是勘驗學人欲打斷命根辣手若于此處擬議早已白雲萬里二無領略微旨越一日櫛沐更衣書遺囑曰我夙願在勝果山中櫬過武林便當以此山爲斯丘復語增志曰奄忽之期不出隔宿汝但勿離左右志曰預知時至亦如是乎士曰此時非專指一期生死乃一切聖凡同時圓寂也說個預知猶是揑目生花魏元起問曰弟子于祖師關棙未能轉身士指臥榻曰此高多少起曰七尺八尺士曰莫錯會任澹公問曰生平于此事非不深信只未免儱侗士曰若生死岸頭亦復儱侗得去正是不惡陸文垓問曰向參父母未生前至今未有消息士曰汝未到無消息地垓曰師向謂青色青光作麼生士曰我于今又不與麼說淨土黑如漆黃以實後到拜于床下士合十實問曰師有囑付麼士曰若世法事則從來不起一念若出世法事則西天東土諸佛祖從無實法與人若曰有可囑付便好三十棒復書偈曰此事不容商量開口打斷脊梁不容商量處可道一句麼駱駝形狀古于象南人驚叫自愴惶擲筆而逝所著有牛樹菴錄南詢草宗門三關彌陀十詠心識源流圖說王舍城遺草等書士生于萬曆庚辰夏卒于崇禎丁丑秋世壽五十有八塔于勝果

山麓

太史蔣超虎臣居士江南金壇人謁鐵舟海于金山問山河大地俱有壞時且道金山壞不壞海伸一足曰向這裏下得一轉語便見端的士曰下語也不難祇恐與師隔一層了也海曰恁麼道又爭得士曰和尚又如何海曰切莫當面錯過士諾諾又問蘇長公與佛印禪師玉帶機緣請師代一轉語海曰山衲若代語玉帶又要還了也士曰畢竟下甚麼語方得相應海曰莫謂山衲無語好士曰將謂別有海曰今日方始瞥地那士一日舉似同年孝孫則孝曰何不道是語何有是坐何處　士寓孝則居士園久之孝問曰還來不見兄有禪士曰禪可見麼孝曰試道看士曰想不必道次日孝謂士曰大悲閣記是兄的是古人的士曰是我的孝曰兄忘却了也士點首後入都寄書曰此行良苦幸蚤為我賦招魂也孝復曰安得便心動北風有何惡士請告歸道經高郵乃別孝曰予將浪蕩了此一生孝曰何處去士曰過得廬山又峩嵋矣後果終于峩眉伏虎寺臨寂留詩一律曰翛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端墮業塵直向鑊湯求避熱又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一念祝能仁題畢趺坐擲筆而逝

江西泐潭元白可尊宿楚之武攸鄧氏子受業雲居顯久依金粟悟出住泐潭上堂死蛇把作活蛇弄曹家女千古風流雪峰擲下拄杖眞個嚇人寶峰擲下拄杖可有要喫嚇的衲僧麼平地商量千峰互峻一任當堂打破古鏡　上堂有時言句硬如鐵有時言句軟如綿遇薑則辣遇鹽則鹹且道遇著達磨祖師如個什麼西天梵語東土華言　上堂道不屬修屬修非道心不屬知屬知非心不是心不是物喚作道得麼牆外底牆外底此去靖安三十里足下何人不得知　上堂入道無難惟嫌揀擇大的大小的小拈過一邊只如三月桃花九月菊花安頓何處一春一秋一放一收豁開法眼不見來由　上堂東峰發曉日輪出也地爐發紅凍冰釋也衲僧發急也個什麼元正初六光陰甚速誰不曾聞鼓聲塗毒　頭拈花

徵笑曰說一遭記一遍耳聞深處多坑塹翻身吐出鐵圂圇聲色頭邊開八面刃上鋒機上箭賺殺騎獅跨象人剎竿倒却何曾見　頌一喝耳聾曰打失一星火一喝三日聾大家只是看山君咬大蟲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二十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二十補遺

未詳法嗣

順天大千佛寺徧融眞圓禪師西蜀營山槐氏子家世業儒書史過目不忘族人曰振吾宗者必此子至年將立感生死無常遂捨家入雲華山禮可公爲師薙染抵京師聽講華嚴至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處倏然頓悟身超虛空不覺屋廬爲礙私謂曰法界玄宗毗盧性海無外吾之方寸矣且道離文字孰衍孰聽畫餅不能充饑斯言信矣翌日曳杖東下至洪州居馬祖庵時同氣相求者畢至歷七載乃入匡廬躬爨薪易米供衆不避風雨寒暑者二十餘年居獅子巖時常橫一棒坐巖口僧來輒熱棒棒之惜無有契其機者前後四入京師初住龍華次住柏林又迻世剎海最後慈聖太后建千佛叢林請師居之嘗在杲日寺講華嚴有狂僧觸太宰繫獄因併逮師至于棰師稱大經名而鋏索檀棰轟然爲盡裂人皆感其異相率皈依而圜扉中皆浩浩佛聲矣刑部獄中苦逼萬端師處之晏然同刑者驚其異操師曰無他術也心存中正雖處患難而不知有患難也張大岳上章明師無罪得免慈聖皇后命復居世剎海陸五臺問如何是文殊智師曰不隨心外境曰如何是普賢行師曰調理一切心曰如何是毗盧法界師曰事事無礙陸嘆曰今而後萬殊一體我知之矣　趙大州問孔子方佛奚若師曰仲尼治世聖人也佛則治出世之聖人也懲惡勸善理誠無異剖裂玄微佛氏方磬州爲首肯明神宗萬曆甲申九月師命迭龕無緩適一孤鴈集方丈師曰爾來耶至九日尚坐繩床聞晚課誦願生西方句遂泊然而化壽七十

九臘五十。全身瘞德勝門外普同塔

太原臺山妙峯福登禪師。山西平陽徐氏子。從蒲州萬固朗出家。有願行普賢行。始於讚嘆寺立禪三載。遇異僧指示曰。普賢行乃潛行密用。調一切心。非勞筋苦骨之謂也。師遂南遊金陵。參雲谷。谷拈念佛是誰話令參。同憨山淸北游。參徧融圓嘯巖寶大千潤諸公。萬曆初再參大千於少林。一日請益千曰。九年面壁。坐耶非坐耶。千曰。坐不坐兩頭語。須知旋嵐偃嶽。就中原自不遷。師不解。問憨曰。物不遷耶。憨曰。諸法元無去來。遷箇甚麼。師有省。隱居臺山。獲文殊摩頂授記。豁然大悟。道望隆重。至有猛虎引路。菩薩送燈。建橋梁修梵剎。功行多不及錄。神宗夢師像。徵赴京。賜紫衣師號。示寂塔于臺山。勅封眞正佛子 大千碑後不立師名。缺疑。因附于此。來者再詳

南康雲居顓愚觀衡禪師。行脚時。嘗過雲間。因訪陳眉公。三度通刺。適公有事未及接見。師乃留偈而去。偈曰。硯池三泖秀。筆架九峯高。堂上讀書子。淸風吹布袍。公見偈。急呼舟追之。至蘇州。而師卻杜門不見

有圓通頌百首。一日展脚長眠白月下。光明不讓水晶宮。睡濃不做圓通夢。佛祖都爲過耳風。一日廣大普門深復深。九重宵寞更沉沉。玉階靑鎖行人斷。鎮日簾垂鳥不音。一日誰家公子慣風流。淺履輕衫錦市遊。醉倒春臺迷出處。不知身在岳陽樓。一日眼底笙簧聽不盡。耳邊朱子任參差。飛刀雨矢盈空下。正是圓通自在時

達澄受昭禪師。通州人。不言姓氏。嘗參天童悟。充西堂。未幾。忽棄去。人莫測其意。或嚴寒履冰。或深夜陟巘。或俗其頂。或民其衣。獨語咄咄不休。或談鬼幻事。聞者疑駭。遇衆環拜。視如路人。輒叱之曰。我不識汝。或反拜之　林野奇留師住天童別室。禮欵甚恭。少頃。所有牀坐。一時擊碎擲階下。衆愕不知所謂。更爲陳設。師即掩戶不語。粥飯從牖入。徒衆每隔戶稱名禮拜。師皆不內。忽一日逸去。不知所之。四衆悲戀。收雲門爲師立道行塔

靑林如鑑老宿。侯官林氏子。十八矢志慕道。出嶺禮雲棲宏。又參顯聖澄。看無字有省。以偈呈曰。趙州狗

子無佛性。脫下裤子來遮面。面子未曾遮得全半身露出。令人厭。澄撫而印之。師不自當。後以省親歸閩。及祝髮復出嶺。侍澄久之。歸鼓山。居東庵。及博山無異和尚開法兹山。宿傾心事之。遂稱得旨。自是深埋頭角。潛修密煉。至年八十七。示寂於石林舊隱。閱七□□□火光金色。香氣馥郁。平日所持木念珠不壞。

□□□禪師。湖廣人。族姓甯。十九投顓愚衡祝髮。後參天童悟。依侍久之。悟一日見師擡石。遽喝曰。翻轉石頭來。師于言下有省。悟深然之。次日去辭。結茅深隱。後住靜江都。參徒日集。師終不自肯。口喃喃梵唄不歇。凡有請益。皆叱之曰。參方去。 康熙壬子五月朔。示微疾。至初八日。命諸參徒入室。問汝等還知老僧去處麼。愚侍者曰。月明照見夜行人。師曰。套語。曰師意何如。師曰。壬寅年不生。壬子年不死。汝再道看。曰壬寅年刼生。壬子年刼死。師振聲大喝。曰得恁麼塗汚老僧。曰畢竟如何。師示偈曰。咫尺雲程九十州

巳下佚失